

高阳诗文集 (明) 孙承宗 着

●目录

序

- 卷之一 五言古诗
卷之二 七言古诗
卷之三 五言律诗
卷之四 五言排律
卷之五 七言律诗
卷之六 七言排律
卷之七 五言绝句
卷之八 六言绝句
卷之九 七言绝句
卷之十 诗余
卷之十一 序文
卷之十二 赠贺文
卷之十三 寿序
卷之十四 策 疏 表 笺 经筵讲章
卷之十五 册文 诏 制词 【上】
卷之十六 制词 【下】
卷之十七 墓志铭 传 祭文
卷之十八 碑 记
卷之十九 尺牋 【上】
卷之二十 尺牋 【下】

●序

叶向高

佟国器

周亮工

杨璧

○叶向高

凯阳孙公奏议序

文武之分途久矣以周之多才而礼乐属之姬旦韬铃属之姜望汉兴首推子房亦运筹帷幄耳唐之房杜姚宋 明之青田皆不典兵宋之张德远典兵而败韩范之胆寒西贼皆虚名耳其身兼将相真能用兵者亘古今惟诸葛孔明一人然亦偏安之业非全盛之世也今凯阳孙公躬逢圣主入参帷幄出典戎枢而又不辞艰险督师榆关当边庭

多事之际褫其魄而不敢进者已三载于兹非真具文武才无施不可曷能胜兹任哉余于公有一日之雅自托于相知然当是时闻士大夫多推毂公欲登之坛坫心不无少讶词臣耳何以得此名其后余入都见士大夫推毂公愈甚上亦心注公自讲帷爰立且领司马事公亦慷慨任之畧无难色于是服公之识力抱负果有大过人者其注榆关也属广宁新破中外宿胸无敢行甚至已被命之经畧抵死力辞上怒褫其职而终不能鼓懦夫之气公之出督非举朝所敢望使公不自请谁迫公者舍密勿论思之安而就戎马倥偬之苦凡少顾身家知择利害者决不肯为而公冒然为之其忠肝义胆急公忘私自武乡而后岂可多见余每念之不觉汗之浹踵也从来当事难议论易非议论之易也彼其议论之时原未尝从国家封疆起念但取唇吻为快耳夫惟自为之而自议之议而不效则身受其责安得不难故以赵营平之自负犹必至金城乃图上方畧孔明出师亦曰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覩赵括之母知括之必败亦不过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余观自东西多事以来谈兵者如刺蜚公交车之疏无日不腾听其言若凿凿乎孙吴复生韬铃满腹试之于事曾无一效或友回以僨此皆括母之所谓易言者假令因其言即令任其事且将缄口缩舌而不敢咄而惜哉此法之不可行耳公在榆关久议者亦稍有异同然公持之甚坚不为人折摇夺上信倚公不啻塞下长城所请事朝上朝报夕上少报无顷刻留滞赐予骈蕃玺书屡下若不能一日去公于榆关者公屡疏请归见上面论机宜余亦竭力为公从臾终不听也以社稷之福主上之盛灵与公之宏猷大畧可旦夕告成功以报命于天子岂非纶阁之光华千亡第一快心之事哉余不佞固拭目俟焉公筦枢出督奏疏若若干篇将付梓而属余序余非知兵者不足以窥公然知公所条画皆自为之而自议之每上一章辄费多少筹筭字字自心胆流出与取快于唇吻者不同故为发明其意使公一片心不至于莞结而莫舒后有券公勋业者于此亦可征矣

赐进士第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兼支尚书俸知经筵 日讲 制诰总裁国史前予告存问奉诏召起友人福唐叶向高顿首拜撰

○佟国器

高阳孙公传文集序

余髫年侍先大夫宦游瀛海即耳轰高阳孙先生盛名璀时先生政给札内廷典试京国翕然穉斯文匠石宇内掺觚之家莫不视为準则迨后来金匱石宝之藏益富而旗常鼎吕之业□然或□代天言或经筵□廸儆言议礼横笔该兵山川人物之纪载开治论道之吁谟□布师中传割塞上指陈利害入告嘉谋剖析名理之精微考撰古今之典实及夫文游赠答触境成文是以卷帙浩繁几于充栋余每评论一代馆阁诸公政治文章媲美者以李长沙外指不多屈而太傅□以宰辅兼本兵进参机务出镇榆关其治忽机宜上必亲为咨问战守筹划国所待为安危□历代近臣所不敢□者夫昔贤以雍□期硕之词□抒治平景□而太传公决策纶扉定计密勿帅师边境当戎马倥偬之时

论思敷奏立言有体如□大都以严□正性抒忠说笃切之言□字字沉雄坚定宜其焜耀千秋昭著日月为馆□第一流之文尔筹边之胜畧之□传稿甚富珍藏于家天尔概之兵燹之余几成不传之秘令孙都阨君之滂孝思不匮徧检残编多方摺辑得二十卷宦游入闽珍以什袭幸予与都阨共事会城而都阨之尊公尔与先大夫昔□谱谍年谊为较笃焉予抚闽二载训练征调日□联给赖都阨共考军实选士励兵勤襄乃事见余羽檄稍请之余尔喜摺览遗乘以广见□都阨君乃出太傅公文集□余较正卒业之后付之剞劂以寿诸世吾深幸杜相业量贾经济韩柳文□毕萃于□集中而欣然为叙其景仰之素志如法肯

顺治乙未五月既望巡抚南赣等处都御史前巡抚福阵襄平年家晚生佟国器谨撰

高阳集序

诗生于情情本乎忠字纾天而鼎??义象类以征辞莫切于四言矣华居豫悦征诸鸞练村成干征诸莪肃止敦行征诸鸨依盈就歉□诸壘怡颜顺声征诸黄鸟秉廉宣洁征诸白华内志外功因心富业惟诗信而有征迨立宋明间寻潦问準必师汉魏盛唐不位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此志缘识定匪语于情自性开也程绳孙公运理庭伦兴讴邦佐五章焕发聿亟荣光之图六律咸和共覲奏金之字位忠显孝鸣盛美于神熹炳旅常于□□洋□如庆善之在可先大夫与嗣君全桂谱兹兰荪接武三山编次公高阳诗集十卷余爰得诵歌之□感丝篁篆变金石情必尽致以写物辞必穷工以追新于子之雅茂先之清景阳之丽洵有兼长应制则庄严典贍燕游则隽逸潇疏别离则感歎低回边塞则悲壮凄惋触情移韵恰中其宜如池闲飞燕子砌古长宜男五言之李□林也白发纵横下丹心慷慨生五言之杜工部也襟披海色黏天碧旆拔山□捶地青排律之王右丞也□臣奏捷连三自圣主兴□第四年七言之储光义也廿载骑云弄月万年绿拊青山把酒任花开口披襟看鸟飞还六言之李颀常建也不必沾沾王杨卢骆而自弗光恠酸寒六朝而上公为折□是岂非情之所生□公行笃于家乘勋着于疆扬十疏归里注位以林兹集特情韵之不匮者耳敬为之序肯

顺治乙未春王正月上元之吉巡抚福建等处都御史年家晓生长白佟国器顿首撰

○周亮工

孙高阳先生全集序

文章式□自宋□来权归□□即□地历下极力争之而□不能胜但其流为□□蔓衍摠不脱宋人□习三百季来□推李长沙奏议□杨后淙其□虽□业勋名景爆千古而求□确朕可僮□顾乃阙□余产中州束发受书再□劄举菽中习知□孙高阳先生以未及得探先生岂匱石室□藏□□□通藉□翰□刻先生全□于白门私心窃喜□为得慰三十年仰慕出私而共燹□后旋复□佚殊觉□然不释于襄卅与先生

□孙都阉星衡君为十年□不□合□于□因□尽读先生著作而都阉君□将再刻
□广□唐属余序之余□先生叙□同史记制诰同中翰奏疏□孚同贾谊陆贽至于辨
驳考核虽复□朕一出于正而严厉沈鸷之□大□本□韩□殆近代馆□譚□与□地
正下合为一入□也先生□诸生时即怀当□之志负剑历游塞上几情形得失坐川险
阻罔不按芳指掌及给札内廷□孰于累翰掌故翰家议祧议□诸大典礼一□皆属先
生□裁先生矢口为文出言成章□中款会机宜而息盈庭之□□于进讲经筵尤孜孜
□辅养君德□务业拜端揆仍兼司马□晋吕鼎随守榆关其豈羽檄□午燧□唐噓而
先生征□□分片丝一出即老□宿将莫不□蹠□□身□师中□不释券□□长沙石
淙尤为繁难劳勩而蕃还不啻伯倍富之此岂可与韩魏公未遑文章司马温□不能
□□□日而语哉顾先生□言虽未尽明于豈而征之身后□有不可废□都阉君守其
家学□有□才向用未艾余于是歉哲人之□后而兹集□必唐者□□疑也昔蕪子瞻
少时□庆历圣德诔□有范文正□□名□□不得见为□嗣后获遇范□宣丞相而
□得序□集为□于门下□之列余虽未及奉先生颜色然得□□阉君共事一方而挂
名于先生□集也□幸又可胜道哉因拜手而叙□向慕先生□于右

顺治甲午初冬大梁后学周亮工顿首题

○杨璧

孙文正公全集序

夫士君子束身名教志法圣贤非徒以文章毕乃事也然又未尝不以文章见其真
盖文章即忠孝之端倪而忠孝乃文章之实效二者若为两途而实归于一致故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所以垂不朽之三以炳耀乎天下后世者名臣贤相由此其选也
予束发时輒耳热愷阳先生之名丙寅岁筮仕高阳亟取邑志读之见其勋名事业行表
言坊谈笑从戎慷慨赴义百世之下凛然尚有生气然犹以未读先生全集为憾丁卯春
其裔孙茂才克录至誠国学生澜捧家藏全集以作序请予披读至再觉言该经史字蓄
箴规世道人心赖以维系文搜两汉之腴诗探四唐之奥至其对策陈疏讲经制诏以及
铭志序牋之属莫不以致君泽民为先匡扶补救为任予不禁掩卷流连窃有感于先生
之为人矣先生生当末季力挽倾颓纵虎穴之能探奈蚊雷之聚处卒能鞠躬尽瘁百折
不回求仁得仁以身殉道迄今读其遗编仰其英烈始知文章流于血性忠孝发乎天真
又岂沾沾章句者所可同日语哉嘻不朽之三非先生其谁与归先生事功颠末已详志
乘予固不赘聊抒所见以跋其卷尾

嘉庆十二年岁次丁卯病月上澣八日知高阳县事光山后学杨璧谨撰

●高阳集诗卷之一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吴桥范景文质公较

五言古诗

◆五言古诗

谒杨太常椒出祠

题田家图赠乔明府

偶作

夏四月不雨山出云风辄散之有作

隘园雨

杂咏 【 五首】

渔父词

再赠蜀上人

戏赠

洋口雨

满野行

夜登陴

凌云行

生鹑行

濡阳行

文安行

雄令行

遂城行

辛苦行

战城南

范阳行

征兵

闻急报

一夫行

端五先一日有作

八月十八日闻雁

咏史蔺相如廉颇 【 二首】

关山月

赠刘生

○谒杨太常椒出祠

杨公负奇颖舞象成奇调孝友自天植义烈为谭笑两疏志竟酬一泓血未耗代造
始逾尊祚薄神复耀皎皎夜台月风吹清庭微我来采芳芷洒泣一投吊

○题田家图赠乔明府

何来生幅绡写作田家状老农自力作馐妇相晤饷穰穰秔稻秋轧轧篝车上野罄
有余闲官租不负旷箫鼓鸣粉榆壶榼向林莽指点陇头云呼卢醉盆酉?央渠盃映如银
拊髀歌荡扬谁念三时苦竭来同一食?央谁知百姓欢总是公家貺猗欤花县春玩此图
中象

○偶作

上天自好生杀机轻岂动百千万不宁日为天地川即使不宁来乾坤已成讼试观
法口法何杀不归正古无百岁人无亦爱生重忍栽石菖蒲为杀风生【兽名】供数
车薪不燃铁锤锻乃痛取脑和菊花不当一朝饗及尽五百年到此终成恟青豹有轮回
安知不为开尝读清吏牒曾笑请入瓮

○夏四月不雨山出云风辄散之有作

我闻云从龙亦闻风从虎如何云方兴大窍风辄吐应是龙耽眠意不霖下土以兹
虎纵横日伺云间舞虎固有睡穴行风岂不苦风威未易当而为虎僭口我愿睡龙醒留
云护雷斧再愿虎戢恣勿嫌风力沮唐家龙以文周家虎以武文武自兼资云风乃相选
嗟彼蓑笠翁锄禾日当午罢锄荷豚孟走以告田租风伯大无赖驱云致不雨田祖若为
笑事干天公府龙借风追秦虎借云张楚口口宁为口矫矫宁为腐方今大圣人风云万
物睹

○隘园雨

坐隘园北窗下独日当午乌阳迫近疏帘不敢拒时五体亦觉以旱为魃而草木垂
头倮背如企思上泽无何大雷雨而倮者昂垂者伸亭中人喜可知作纪雨望之

予园自隘园亦作万生主园中千万生都待雨予方遗桔槔以傲丰隆斧激其
一作霖流膏苏下土果尔怒呵香金蛇为我舞须臾沟浍盈怒生怒如虎振枪叶成声鼓
腹告田祖我亦罢桔槔园丁欣无语应遭天公笑望云何太苦吁嗟未雨时桔槔未可去

○杂咏【五首】

汾阳亦羸官而动合至理君宠恩自渥宠去思未已部曲即散落国难忍不弥单骑
岂忘身胸中早定矣其处观军容乃成大君子相州九节度谁咎公无纪

其二

黄扉岂不安而乃榄兵纪略已料口口我兵正口埋马隆列兵厢十万横千里盖牟
东铁山西南濒海涘以我排余皇直逼青石底扣舷三万人附舱三月米四卫归于囊三
韩仍我鄙叩马非书生少保已退矣

其三

仓猝起田间五日平台对霁威是卿书面勅合外内刻夜阅层楼寒云月爚碇单骑
下潞阳周匝胡万铠白板驱风雷亦觉口口駉再勅略检关用返怀光饗渔阳天为鸣卢
龙月如醉以我当独冲遂消东西燧五月恢残区一朝集羣喙后先上口口七千有余
口最喜邮马歼更快韩僧雍朝廷任一官所向成功易忽开两抚军杂以中枢议事亟伏

师贞事平恣小吏师勿用小人所愿当轴记

其四

駮哉吉士纶而乃身试忠吴趋何足闻浪托为车攻清水河水赤白草坡草红智不足周身愚竟以害公涟如当陞血其心映大空

其五

狡狡主事嘉跳身为鬼雄窜疏木海滨而兴三屯戍拆枝为枢役图杀偏厢隆抚辽乃祸辽力弯同室弓既以借我力遂以冒我功官缘恢复始谋绿缮循终移口媚新枢眯心伤大公予终欲无言愚而诈乃穷愿客金缕腰铃辖未可充

○渔父词

洋风何逢逢洋流日濺濺白云茅屋边绿水蓬舡侧放歌一棹闲提网万鱼集尚不分鲈腮谁能惜鸡肋箫幸声殷雷终日垂青笠蛙廩顷为公鱼租催且急芦火昼不然渔姓饶苦色无心云水清不竞风波息泽畔有独醒从来不相识

○再赠蜀上人

飞锡下孤洲渡杯安行脚结字枕清流素心那复淪泡影风动旛波光月临箔洗钵食分鱼唤铁客招鹤汀树起孤云渔舟藏大壑■〈口答〉然跌坐间消此无生乐

○戏赠

菡萏照回波玉台联二妙嫣然乘熏风羞与泥同调采采须及时无宁谓尚少

○洋口雨

洋口云头黑野老遥相谓一雨见蛙沈再雨惊鱼沸尔家上平田穗乎可获未

○满野行

满野下豺狼何地不荆棘尽室办兵食何人不偪仄雾露空为朦荧眯天为惑绮罗照輿台而谁忧社稷组练护扉墙而谁念邦域百人共漏舟乃日防淤濶三老泣扣舷衣袂祈补塞

○夜登陴

老绿发庭槐凉飈夜侵迫城幕兵如宾梁泥燕作客厉气一循城水苻漾波白灯球乱星检行扈亦嘯哨天高河汉亲便可汛夷貊

○凌云行

凌云台高议未暇千里遥秉钺护神京那得及空嶮登登岂不筑而闻黔皙谣桓桓岂不兵而徒咏招摇眼见逃亡屋生人任离漂骨肉非身存而念骨肉凋所愿杰豪人安弦一更调

○生鹞行

生鹞竦秋骨不殊健儿心元戎出迢阳□□踏松林似闻绝饗野蚩尤已成擒如何方城南而复报陆沈东兵南北合不见马骏骏勇哉观□容乃肯入贼深但能前杀贼小衄何足吟

○濡阳行

濡水既绕城而不断灼略濡火可烧屯而不戒震■〈火仑〉俞儿报警急而犹作
嗝噓大口斫讹言□骑已搏攫尚认捕守兵起居方勒恪不戢且自焚城火已为熇不绝
且自陷城水已为壑哀哉房次律而同死抄掠州牧仍丈夫陷胸亦宽绰士女且百千束
手八嬖繁乃闻濡北关壮士何矍铄百余大白掬而竟拒弩彊田家一与伍愤激出双镞
谁哉弱纤儿销要而力却么么几匹维方州顿有??石

○文安行

汉县文安古广陵尚有城其城地空旷其人口纵横从来丙丁年互换为倾□门铺
一不备上厪至尊营如何烽未传而已避地生间说土寇导岂人尽室行纵使百余骑未
必□果勅登城便不支何称百万兵嗟哉几大吏弦弛须用更

○雄令行

仁哉雄令尹孤城空万家城既不可守守亦不能遮何如散四方莠楚乐无涯健儿
枉跳梁入豳徒纷拏忿骋无所掠不坚亦无瑕恠尔贪婪更政虎赋方蛇营橐不营城置
置复置笈痴黠半相拗枯菀竟为哗聚徒护一躯而从万咨嗟岂谓城当空不守空为嘉
大雄与小雄衰柳仍寒鸦

○遂城行

此地古梁门荒台堪四望如何百余□而竟凭陵上大郑小郑君子姓多凋丧令公
亦已忠学□何其壮杀劫辱为权荒途强无恙绘图耿全□入对劳张亢刺问袖中疏判
官竟□将父吏□刺促宁茧无宁障城上不作甌兵乡下议饷死法无死敌纍纍相背项

○辛苦行 【田平野二郎脱□述】

辛苦□中来僦言辛苦走初盟护老亲事急复难守同作芦中人泣启房公□二鼓
闾城头褰裾向城阜健婢下隍中有妇扶其母一妇成家儿步趋独相后女墙尚未过顿
死力剑手相牵赴城河十郎入水留九之女呱呱一声已触笱八郎生不慧妇与死同藪
长郎之仲儿文彩光祖父与其弟五者俱赴河泊蹂尚有两妇女死不知何搂当其墮城
时安知城河陡泣不敢为喙呼不敢为喙哀亲敢乞扶乳儿敢乞谷水声方如雷杀声更
似吼一木羣婢持小太木为耦忽闻拨棹呼有船可恰受摇摇上曲堤惊魂堪定否身各
无完衣安问徒蓬首再拜雨如泣我橐尚堪剖

○战城南

老鹰烟雾质腾撇云沙际健儿自健生况复乘秋□风气觉未扬岂其藏佩悦当急
倚观军诸公不踔厉适闻战城南亦独观军锐谁其统六师而卒竞佶儻祇言貂不足不
忧马不驶始尚需大剏其终为忸状数闻征大兵尽室解歌杖安得大英雄一钤宾月竈

○范阳行

燕南鹿太常矫矫人中隼一闻陷范阳几度惊相问以予切担心听说还疑信既见
遗权官应知城蹂躪阖门德纪中天其有遗愁平治诘无期而忍失忠□翘首望云天急

足将无迅

○征兵

大吏下征兵更从乡兵选乡兵闻远征点名已破胆主兵力解说尔兵勿选慊仆射如父兄况复交锋鲜不比乡兵劳实实教摘掬不见元戎车新从闲道返

○闻急报

天地顿无情而日陷州邑杀人纷如麻掠人乱如絜岂无大师临钟鼓日为袭有躡辄破缺安问大小入大弦日以缓小弦日以急缓急亦何凭间里日鸣咽尚须豪隼人更张不暇给

○一夫行

一夫餐分二枵腹夜负墙潇然下秋霖高风易为凉况其念四野妻弩远相望火甲亦登陴而不食官粮纷纷陌路客骨肉醪为防渠亦念骨肉事缓姑同行不看掉臂者傍城顾覆隍

○端五先一日有作

是日为亡室王夫人生之日忆丙辰予病夫人力劝予归是日举儿辈觞夫人更有衷言曰官从且大责难谢矣予佩其言而旋以谊激抵关浹岁是日儿辈为夫人设食恫焉有作

予当赋归来子肯劝予驾予岂更遄回相与安乡舍禄从恩愈深宦长责难卸念尔平生言谁复为世藉歇后射伊优风前料■〈禾罢〉稴亦既乐且耽而乃忧天下弄兵九地惊执法千夫讶予本澹荡人逢场辄欲罢室别六经年家别四历夏睽焉望并州羈如不复暇準既惭中书恂宁堪再借胡不从有劳而图一时蜡胡不送五穷而为七萃馯念尔其茹荼知予非噉蔗弦月下检关有怀歌子夜

○八月十八日闻雁

雁从辽泽来似厌羣雏乱雛雛相顾鸣蚤识中泽窜去年我复来汝回声凄断今年汝复来我留岁且半今汝行将归而我仍羈絆古称雁有臣岂以宵为早汝谁奴与宾秋春同汗滂雁特对以臆曾不羣雏僕一蜚已摩天弋人宁挟弹冥冥过长安为君写黯淡长安见我归应为劳人叹

○咏史蔺相如廉颇 【二首】

两蚪不竞渊两虓不竞谷交臂立同朝而宁怀怨讟不见唐虞际吁咈相惟穀蔺生当纷拏谊不愾私屺索城壁可还击缶瑟亦复岂无秦庭血不溅将军辐从容辞舍人感慨如可掬乃知侠烈士当为社稷福

其二

人亦矜予容而遇怨辄动况复不吝者忿激能不恫恩由契阔多怨随反复重好胜廉将军意气凌侪众一闻先国家负荆而自讼嗟哉蔺人口名位幻相闕幽谷飞弱茎峻岩隕乔种悠悠同矜子无为□不用

○关山月

一对关山月再对关山雨关山雨与月合作关山苦日暮云飞扬绝漠冲风怒雨急水声咽况复临山岫四顾虚无人槭槭振莎羽有剑长倚天略试浑脱舞化为破浪兼之射潮弩还我关山月晶晶光天字一夕其清光千里人同庑

○赠刘生

念尔成金吾谓予能玉汝岂予曾助君实尔能张楚貂狗何足云狐虎正堪憊一意以身当羣猜遂此阻鸞鸞下西昆翱翔以求侣珪璋达明堂酝藉以安处尔问古梅福应快予相许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一终

●高阳集诗卷之二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七言古诗

◆七言古诗

将进酒

关山月

渥洞口

夜泊莲子口喜雨

藺家口

赠孙孝廉启泰

杂咏【十首】

鹿太常

○将进酒

幕中宋程两君作将进酒偶置案头遂效之以勉诸将

君不见骏狼隙驹去复回六千三万相竞推生不成名致身早安取累然丈夫七尺哉将军之胆之印都如斗黄金可销骨可朽倚天有剑崆峒长狐短鲸长须授首月抱关西孽鸟惊旗梟克汗获匪丑青茅白马还公等与君但饮黄龙酒滇黔捷胡不闻月羽日羽浑纒纒■〈足斤〉■〈足也〉罽驾一御之雨如豨勇谋如云为我箸筹狼烽息天下谁人不识君鯤亦垂天飞鸟亦惊人鸣麒麟高阁久拂拭君今谁是第一行

○关山月

有琴不上关山手有杯不倾关山酒枯坐关山月自明对人寂寂还搔首几看月色似家山灵光片片白珊珊昔照寄一亭鬓绿今照筹边楼鬓斑自知双鬓不关月却恠楼中月更寒关山人苦关山月冷艳寒华相映发千土乡心一镜悬何年夜踏鹅池雪关山月苦关山人眼泚糜攒相傍亲口尘未净生青珥何况风起元规尘

○渥洞口

浑泥城东渥之藪雨渥簇来渥洞口家家惯养弄潮儿舴艋在门鱼在罾箫鼓一声走村翁蓄眼相看未曾有小艇耐将采芰荷大堤不解折杨柳假髻婉媚半疑真却顾绿窓惊老丑渔梁南畔第三家绕径蓬蒿宫半亩似是玄亭杨子云下帷寂寞不窥牖

○夜泊莲子口喜雨

春深芳草何尔尔同人载酒醉旖旎篙师款乃声殷雷穷日计程三千里帆饱冲风扑柳花舟维入夜泊莲子一泓月浸波光寒万井林横暮烟紫因忆去年秋潏落骆驼湾外禾如洗岂河但解灌田庐胡为泥中行且止四野澜翻侵座明片云头上雨忽成岸头老鸦若为傴波底痴龙矫欲起无乃冯夷解世情为我长年添新水

○藺家口

三河吞灭蒲阴下余流达势奔如洒紫纒滹沱竞相参蹙缩渊潭瀛之野何年天地顿开坼巨灵擘浪雷车车?累右足盘礴百川柱左足踏莎天倒泻突兀匹练陵阳西衣带紫紫禾为赭灌潭风雨龙车回穗乎不获居无厦疑遭狡猾老豪豨戏来枉道弄妖冶几欲拔剑斩此妖不然犀照蹴如苴陵谷沧桑念何常褊心那得怨风瓦掀髯一笑暮云横藺家口东河堪把

○赠孙孝廉启泰

君家兄弟两执亲丧倚墓门而居者六载诗以赠之

容城城坳大如斗今古贤豪萃作藪静修之修忠愍忠撑柱乾坤万不朽行天日月地江河出奉君王入父母孝廉崛起两豪乡手握天常为世纽黄金台上已知名高堂舞彩歌曼寿一朝风雨下庭帟大椿零落蕙花剖夜台长夜寂无人忍见野林狐兔走九原日忆念儿心六载枕苫相与守诸妇同集一亩宫优龙劣虎声如喁蓼莪有句不成读黄土一坏泪为阜紫荆花烂雨盈口鸿鴈影联月在牖陇笛咽塞几断肠夜乌泣云空翘首我亲亦未尝君食帝书日月悬培塿感君兄弟倍心酸孝子忠臣天并久君家兄弟远相传亭亭玉树师且友能与朝廷生异人应得异朝还报厚

○杂咏 【十首】

大炮砰砰小炮急硫磺未滤硝成汁三大营操亦暂息

其二

狡狡铮铮学兵样邻城却笑官丛谤饷不减人人减饷

其三

夜夜城头走健令据鞍不问城纷定兵勿索食兵可敬

其四

短衣白棓称乡勇观军抽调充巡警大箭长弓真雄猛

其五

一蝉老却满庭绿双燕掠残半湾玉当夏主人看不足

其六

远阜崔嵬洲窈窕飞花飞絮春多少野棠杖上鸣好鸟

其七

骆花叱拨黄金勒云是上谷五陵客醉来驰向长安陌

其八

拟倩游丝系白日游丝断续随风疾长柳不分丝如织

其九

冬日如铁夏如□百物还应人爱惜莫谓无情轻弃掷

其十

老燕带雏缀旧垒画梁衔取龙沟水雏又生雏真燕喜

○鹿太常

天下尚在鹿太常十生九死天茫茫当辽千里□□遁立朝百折不挫强金花奏居雷霆下天子明圣名更芳如何圉人一不戒□尘纷起畿南疆太常许为庸人守百不备一拳空张大人小人岂不惨杀惨犹或遗忠良岂如此番大惨烈太常一死天无光予每屈指计平治应需十辈定纪纲太常其一数难满太常亦死又何望即使太常岁满百亦终一死死何妨独是当今望平治时非殄瘁人云亡家居自好需绸缪纤儿撞破忠良当狡 一人空人国杀尽纤儿何足偿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二终

●高阳集诗卷之三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冯洪业茂远较

五言律诗

◆五言律诗

初入丹白园八首

喜臧方兄抵舍

房侍御函问云偃沐定中章程寄二首

春日八首

马家河放舟二首

同口移舟

入淀

夜泊白子港

夜过水门有怀冒令公

马头月

弘济桥放舟

舟中六首

陈村港

野寺

榆林渡

齐育轩邀饮遂拉同游

暮抵弘济桥别同游诸君子

九日诣舅氏里

同阁开府浮檀鹿臈方干岳沈臈方彦威杜武库培亭孙司厅初阳袁山石自如刘
关内如纶万广宁同予泊三大将军马沧渊王敬之尤定宇出宁远眺首山诸雄要马上
用程幕韵 【 二首】

海亭用韵

关城雨 【 三首】

闻石塘报用鎔韵 【 二首】

不寐

子月十八日子夜不寐次日为王夫人忌辰

人日抵宁远有作示同行幕僚 【 四首】

宁城夜雪披裘诣老松下低徊久之风色清绝殊饶远致遂访幕中诸君子同满将
军论兵

喜尤大将军论兵

拟兵自辽泽入满将军自请

马都护畫鷹

宁城元夕 【 二首】

元夕阅煤山归见人家灯火喜复成聚乃其生事可掬也有作 【 二首】

宁远阅城

宁远迟儿鈇

抵宁远却寄田高岗齐宾甫刘维翰三窓丈时三丈留关城欲归

抵宁远得刘安甫广文书却寄 【 三首】

左肱下用刘生韵

爵啄榴花用韵

偶集句

雨后

又雨

答友人用韵

秋思

苦雨四首

同鹿臧方经幕田都护登黄岭读戚大将军盟忠楼诗遂同马李两大将军袁刘
两兵备项金吾少憩

入一片石五首

一片石公署作 【五首】

山海关二首

中左

不寐二首

闻杨文弱备兵关内二首

送房生

送刁郎中再饷永平

三十五忠 【有前后二序】

哭鹿干岳太常四十九首 【有序】

恭导太祖高皇帝神主于皇穹宇配飨圜丘 【二首】

○初入丹白园八首

解组脱词馆考盘来硕迈呼从元辈少坐觉后生多妙语千人废闲园二仲过松筠
欣意托相向欲婆娑

其二

不是耽松菊由来聚鴈鸿操觚仍学子掷镜漫成翁发壮惊虹白颜衰笑酒红平生
忧国意孤剑倚长空

其三

肯以金门隐而忘玉版参池闲飞燕子砌古种宜男法在舌无二听残耳有三归来
重据地歌酒亦须酣

其四

从来羞狗监宁肯泣牛衣自是天难问何妨世与违青虫看对舞白鸟见孤飞莫恠
投深树南枝不可依

其五

水水欢相见莺花况复浓归来罗雀地差可起高春且自怜宁翼其谁比卧龙纸田
多不治诗债任纵横

其六

繁鴈何堪数冥鸿似可騫遽能成独往祇益负君恩海上方难觅橘中局易翻老拳
闲却尽编不护鸡孙

其七

耐久青灯在寻常白发生一官余傲骨廿载愧浮名宦拙人从笑身闲意与清柳花
浑扑面春雪有藏莺

其八

沥胆披青管歆丹入碧山白扉溅佛水乌几隐江关野性疑天乐深恩忆 圣颜十
年无寸补口愧点朝班

○喜臧方兄抵舍

相次羈名网相怜去住心偶闻啣使到且喜聚同襟倦鸟还欣托幽怀可自任明时
归去也不羨两疏金

○房侍御函问云偃沐定中章程寄二首

休假旋粉社函言自栢台出山原小草解组诘长材倦翻还飞蚤雄心老自猜滂怜
千里志天厖有龙媒

其二

莫是犹龙手应悬持虎心圣朝归口吏野眼换尘襟懒慢从来惯疏狂意诘深须知
麋鹿性偏自适长林

○春日八首

为予风色好况复平生人此夕堪留兴良宵岂再晨飞觥惊耳语呼雉辟愁怜一笑
醉颜破瞥然天地春

其二

百里余三户君其问水滨以予忧国意念此物华春悔裊天心改沾驩岁钥新时平
饶健令野食娱嘉宾

其三

儿童催老大先酌见屠苏有训还趋鲤无欢可弄雏 帝纶光素业家学愧贻谟欲
振春晖藻乾坤尚腐儒

其四

春钥回铜漏辛盘间瓦盆低徊三十载摇落北堂萱开筇堪流涕含饴几黯魂杯棊
不忍见口泽在儿孙

其五

愁来不问夜谢草竟如何官有含香入人谁载酒过枫宸瞻缀豹槐市听鸣珂笛里
关山月随风 帝宅多

其六

去年同此日插笏点朝班六引前帷帐千官口佩环风摇旌虎豹云合乐狨蛮下里
星辰口口口绕 圣颜

其七

白兽尊开早黄龙帷御迟遥知春色好先上万年枝刻烛愁藜火挥毫集凤池冥鸿

风雨夜何以慰相思

其八

不学东方子金门叹陆沈酬知频看剑耽寂一抽簪刘向遨游意羊求过酒心年华
惜一倍摇膝恣长吟

○马家河放舟二首

联骑窥青渚扬舲脱紫氛片颿初挂雨远岫自成云胜地怀孤赏名流集众芬倚舷
浑欲醉不着卧游文

其二

烦暑欲披襟同人忽解缆湍高棹影深雨歇云容淡对酒须成欢采花当及苍前舟
杳蔼间几度回风参

○同口移舟

野航堪载酒鼓枻一经过渐入白洋水平桥落照多□乌风舞袖檣燕语行歌不是
思鲈鲙垂纶向碧波

○入淀

渡口官河狭风波不肯前远滩急倦鸟野宿傍渔船枕簟饶秋意笙箫破暝烟停杯
一以望孤棹月清圆

○夜泊白子港

独抱江湖意不涉江湖边对此望洋日还同秋水篇远岸疑无地悬流别有天浮槎
不可问何以济长川

○夜过水门有怀冒令公

此地何时别惊心已十年美人不可作捷石自河软结缆依高岸联镳踏暝烟最最
怜湖上月恋恋绕朝鞭

○马头月

马上看明月清光应更鲜中天开万里不借水□□客影侵鸿雁香风人锦鞞西挺
不肯随相□□城□

○弘济桥放舟

襟情一苇问宛在怀滇渺夕气下昙雯空寒揽月练笛翻鴈鹭羣灯黯鱼龙漩渺予
千里心击汰无?羨

○舟中六首

陆沈劳砚北一日见浮家林晚鸦争树水深鹭傍槎远峰留落照归楫卧平沙词赋
工何益还来问钓车

其二

泽畔一灯啸新声满棹歌宛虹残雨尽柔橹夕阳多坼岸斜穿笋闲垣细压莎临流
千古意不是傲风波

其三

耐可乘明月一篙擘暝烟蓬声急夜雨灯影乱鸣泉星斗低连树蛟螭惊扣舷悬流
回泊者莫是子猷船

其四

野旷更无漏月明空在船披襟临断岸结缆近高天生事轻鸥外浮名过鴈前夜深
渔火黯风烛下寒烟

其五

村酒诗思苦客衣寒气饶怒涛杂鼓吹激羽上云霄晚榜拔重胃风颿落野桥谁家
依绿水稚子弄轻潮

其六

停舟一以眺采采杰囊花野寺余残衲长林促暮鸦远看绿树里合有赤松家人谁
怜缟纈吾欲话桑麻

○陈村港

澄烟荡蒲牢夜色侵莎翠卷巾??月移舟揽衣云盈把滩头鸥鹭寒笛里牛羊下平
浦风成文杨花一点鴈

○野寺

可能出半偈一为豁烦襟傍水溪声挣环桥月影深蓼花纔吐叶荻笋欲成林残碣
无堪语空怜不住心

○榆林渡

忽霁巾??亭雨布帆青西山来爽气秋水落寒汀棹曳波心月槎浮河上星沈蛙声
聒耳一鴈叫青冥

○齐育轩邀饮遂拉同游

滂索登楼赋君其问水滨野航恰受客樽酒欲留宾落日情偏洽归游兴倍新罟师
欢得意举网见文鳞

○暮抵弘济桥别同游诸君子

斗酒城阴暮相将罢钓纶云霞香结袖星月静随人诗思醉逾健交情别更真樵青
还有调浮白乱无巡

○九日诣舅氏里

出门开远目芳节又重阳宅相堪谁寄金英独自芳有途卧宿草无酒醉萸房尚想
成童日提壶向北堂

○同阎开府浮檀鹿臈方干岳沈臈方彦威杜武库培亭孙司厅初阳袁山石自如

刘关内如纶万广宁同予泊三大将军马沧渊王敬之尤定宇出宁远眺首山诸雄要马
上用程幕韵 【二首】

真个家居好纤儿自不关遍寻遗父老一指旧江山野寺疑僧定空城有鸟还潮回

应寂寞胡骑下孱颜

其二

予当开小队尔复念予瘥大患身方剧忠言药更多燕泥看旧垒鹤表识新萝几欲
掷孤剑其如汉患何

○海亭用韵

雄襟开万里杰阁更亭亭不是环瀛海谁堪托北溟龙渊夹日白剑水插天青楯鼻
挥池墨锷山勒一铭

○关城雨 【三首】

关城竟日雨蜗润写征衣夜火连星灭阴云共幕飞山鸣豺虎下谷暗蛟螭归呜咽
看人吏劳劳口采薇

其二

入夜潮声急兼之挟雨威风檣挂石发厢剑佩垣衣齐马千羣黯官蛙万灶饥汉家
饶猛士无复歌云飞

其三

大兵初合阵连雨洗迎秋涛怒天兼涌云骄月共愁一泓归万壑孤■〈山与〉拥
羣流闻说开东邸专封定远侯

○闻石塘报用銓韵 【二首】

白马阙头马传来北向嘶遥知明主意永夜下辽西魏绛宁无饵渔阳自有擎壮心
还剑舞不是为闻鸡

其二

入夜看荧惑朝来朝议生谁将舌上剑一割塞垣兵未抵黄龙府先惊白马营岳家
军好在口骑漫雄行

○不寐

岂是听金鑰投签竟夜闻铃檐风自语虫壁候仍分欲下高人榻惊飞猛士云晓钟
春不尽客思又纷纷

○子月十八日子夜不寐次日为王夫人忌辰

不念规予意番来定世波军中长不寐地下近如何绝塞传烽急浮云变态多西原
千里月夜雪几经过

○人日抵宁远有作示同行幕僚 【四首】

经年浑作客此日又逢人入幕原相洽出门觉更亲华颠惊岁月孤剑老风尘便得
平□□相将拜紫宸

其二

相看人到日都说日为人一复知天地重来愧主臣汉缙饶岁额辽泽阻王春尚自
劳公等谁能爱笑嚬

其三

可能当此日不复愧斯人许尔饶豪胆堪谁问反唇主恩黄发重交道白头新莫漫
嫌聋俗孤弦好自亲

其四

亦拟人如日独怜日作人风霜还自苦肝胆向谁亲拊髀精神减论年岁月新家园
有纤缕儿女簇盘辛

○宁城夜雪披裘诣老松下低徊久之风色清绝殊饶远致遂访幕中诸君子同满
将军论兵

夜雪不成寐堪谁问子猷世情高驷马吾意对三驹树老虬疑古更严箭正遁鸭鹅
池上意一为借前筹

○喜尤大将军论兵

小阁聊悬榻将军揖客回壮心原尚易侠气肯低徊着翅人龙上惊帆天马狹匣中
有宝剑不为短狐开

○拟兵自辽泽入满将军自请

兵要从天一勳须不日成将军汉宠后赤胆向予倾愿抵黄龙府同戡员勒城闾山
片石好为尔勒燕铭

○马都护畫鷹

好试屠龙手且看攫兔图回风留劲草蹠血酒平芜窟自成三狡雄谁失一跑健儿
饶气意把臂听吹篪

○宁城元夕 【二首】

一片长安月向人特地明遥知灯火夕不解玉关情挹海鲸吞酒刊山鶚作铭这回
堪痛饮几欲问从征

其二

小楼先着月差可一披襟大地无篱落同人有盍簪星河开火树笳鼓竞清音闻说
宁阳石特怜不二心

○元夕阅煤山归见人家灯火喜复成聚乃其生事可掬也有作 【二首】

不作纆干雀犹存琐尾身中华原乐土流冗亦王人强结清平调番怜生事贫向来
甘苦意三叹转相亲

其二

山月向人静炮雷惊座鸣阿谁学盛事兀自乱乡情甲首謹投石丁年尽请纓 圣
明东顾急何以奏升平

○宁远阅城

帝室山河壮岩城车马同抽刀迎旭日拔旆当雄风海色侵征袖军声荡灏空东朝
开邸第闻说待元功

○宁远迟儿鈇

闻说家园信相将尔共来如何惊蛰后不见便鸿回意作倚门望思深奉几随小楼夕日下念尔几低徊

○抵宁远却寄田高岗齐宾甫刘维翰三窻丈时三丈留关城欲归

欲去番相远别来觉更亲羊裘春寄傲象局日成新肝胆向谁是形骸对尔真小园芳树发载酒念征人

○抵宁远得刘安甫广文书却寄 【三首】

三年别笑语千里寄封书言念同怀子伴来一起居水晶盘自好金仆姑何如丹白园中月相看未忍疏

其二

以予鼓鼙日念尔钱镈时月向投签冷风随听角移如何丹白里促膝夜谈诗调骑归来好低徊有所思

其三

一官堪寄口骑马问鸡栖傲狎春秋榜矜看岁月题论文高足笑投牒上官携座外佳桃李双柑好听鹂

○左肱下用刘生韵

一丸塞绝塞三策谢严尤为爱孤峯秀频登百尺楼榴燃当夏火潮涌入边秋不忍独醒好功成乞醉侯

○爵啄榴花用韵

有鸟怜芳树拏花弄晓晖落红还片片撷采故飞飞似识春华好宁堪剥啄稀家园归未得口眼忆菲薇

○偶集句

爽气澄兰沼金壶夜渐阑朱楼云自盖鱼海路常难野润烟光薄山空木叶干更惭衰朽质未敢忆长安

○雨后

晓来饶意绪一雨万人家亦自怜飞鸟其如揖怒蝇倦云高鹤井积水下龙沙心拆雄风裹无劳揽鬓华

○又雨

晚霞不自信十雨未成期四野肤云合千山倦鸟低鴈行微有阵花队欲迷枝独有田家乐芄芄慰所思

○答友人用韵

日夕烽烟急风尘听子回严兵万甲合略地五丁开汉代谁麟阁秦原有劫灰同襟相问信不复念参陪

○秋思

□同一曲在谁复恋三台白簟先秋卷黄花尽日开登楼聊骋望鸿雁逐羣来独有孤飞者将予别绪回

○苦雨四首

不耐秋窗雨冥冥离绪多三山不可见九水漫相过沉漏疑寒露惊涛想怒波明朝山对话秋色更如何

其二

何得生蕉叶愁中鬪雨花长楹散锦杵高盖下凝笳合点东头筱同催生耳车长安一鴈去莫使片云遮

其三

永夜不成寐非关恋故园浑身应是胆一指岂尝鼇山近容排闥天高欲叫阍低徊孤剑在终自负深恩

其四

依山归未得且此无孤松石寝疑蹲虎波涵有伏龙梅风生画角悟雨落疏钟秋色相怜意寒云暮晚峰

○同鹿臈方程经幕田都护登黄岭读戚大将军盟忠楼诗遂同马李两大将军袁刘两兵备项金吾少憩

圣神开万寓片石当重门地险堪乘障天高欲叩阍残碑留胜筭孤剑答君恩脉脉情何限前山落日昏

○入一片石五首

予卧痾数月起阅蓟门甫入一片石而疾作有天无人有君无臣伏枕流涕予且死此体惫矣口占志恨

秋风乱禾黍夕日下牛羊营垒迷宫道烟鬢簇女墙中流石作柱枯室玉为堂社稷安危里狂生自不狂

其二

山分一片石水合九门关大壑开双阙孤亭压五环倦飞怜弱羽蹇步爱孱颜枕漱饶生事高风不可攀

其三

好磨一片石一勒燕然铭万卉随云绿四山当户青乱峰时让月樵火半疑星可恁饶山鬼皈心夜听经

其四

押牙传吉语插羽听鸣珂石簇平原少峰高落照多阖扉涛正怒乘障雨初过莫漫怜征佩山山有薜萝

其五

小草谁如石大毛自有关向来忧乐意此际后先间山引轻雷入霞容孤鹜还似闻

黄合老亦苦紫宸班

○一片石公署作 【五首】

四山烦应接当牖不须延占候长河烂严更竟夕传月巘羣鴈过风峡片云寘耐可
随留滞胸春滂相捐

其二

巘问无结构片石孤亭开一负游鱼乐独看倦鸟回松涛当佩落巘岫向隅来真想
披襟在班庐尚可裁

其三

古人怜弱子遂用忘华簪而我盘荒徼三年损道心关山一以眺明月几长吟不尽
秋风意谁堪听捣砧

其四

双屿近人面凉飈吹短襟好将山水会揽结贮清音古柏森千尺纤萝苑一岑谁能
勤拂拭一为洗云浔

其五

偶逢山水乐何异幽栖时漠漠生烟远亭亭旧树奇近人唯好鸟邀月有凉飈再岁
苦行役相看独在兹

○山海关二首

甲冑诗篇少乾坤戎马多幻仍看海市壮拟挽天河塞上人先老山头月柰何羣雄
骄语日一剑几经过

其二

入夜闻刀口将军可是程天山开重地怒海撼孤城生力兵方壮角弓气未平一传
出寒令不待裹装行

○中左

谁遣山为塔空余司寇名宛丘龙意合迭嶂蜃云生大炮曾惊雨偏车尚列城烧灯
呼将旧一当诘戎兵

○不寐二首

漫睡何曾稳荒鸡不肯鸣系鸿乡信远说虎壮心惊一榻人千里孤窗月四更起来
修梦纪却喜晤同声

其二

大觉醒为梦经年夜作明挑灯焚旧草请剑截长鲸雨雪冲铃语风涛杂鼓声通宵
浑未寐不是为孤征

○闻杨文弱备兵关内二首

关西今世业曾掌大农司忆尔谭兵意占予口远期安危中令胆旦暮故人知每叹
云林子虚堂有所思

其二

汉患东西虏危边父子心后前班共缀俯仰树千寻晟愬功方大纪羣交更深寸心
天地在子我愿同襟

○送房生

生为予友凤修公子予师中丞公孙予去?州时生襁褓今一见之顿披予友雄风怆
然今昔赋此

与尔交三世相看喜不胜父风今始见祖武若为绳泣砚窥天远遗经卜代兴松楸
盘岳麓须仰最高层

○送刁郎中再饷永平

几度关山月同君马上看秋菰吹野戍檣燕舞春鞍壮略余鞭笞雄心赋鷓冠卢龙
雄要地孤竹自清寒

○三十五忠 【有前后二序】

盖自宫府盘互而忠死者藉藉死不同要于死忠也魂一变成虹血三年藏碧惨矣
烈矣当局高踏厚时徒悁悒于令咫尺谁为矫意一舒怦怦者况其叩九齿而祈焉 圣
明御宇忠直为昭亦既念忠矣遂为忠诗三十五其人随笔次不次第其人故诗不必尽
其人人不必尽其事

赵太宰南星

高总宪攀龙

周侍郎炳谟

杨副院璉

冯副院从吾

何总督士晋

左佾院光斗

李御史应升

夏御史之令

周中丞起元

缪宫諲昌期

苏考功继欧

张太宰问达

汪侍郎辉

丁简讨干学

邓中丞漾

吴总督用先

顾宪副大章

王司寇纪
魏给谏大中
邹总宪元标
王侍飮之寀
周主事顺昌
夏文选嘉遇
周御史宗建
周罔少朝瑞
黄御史尊素
刘知府铎
万郎中燦
吴御史裕中
张都事汶
赵宗伯讳秉忠
公侍郎鼐
孟参军淑孔
某子甲南部郎
△赵太宰南星

予馆局时太宰辄从里中寄声时泰昌初起废不及太宰最后乃出游历天部有良心疏标行特峻予在边以莫知其乡广之太宰惓惓于杨墨横议禽兽也而相勉殊深未几歹?爰于谪所然终不及识太宰

太宰厘羣辟中权向四星良心议翼翼那忍独为醒雅志辟杨墨痲怀辨渭泾投荒天更远终自在朝廷

△高总宪攀龙

盖钱梅谷纳言宰予邑数言总宪之贤也当其起废籍则愿择所以了天下大计者而误向予予既入政府每从所知有衷言予摄枢多综其大总宪谓当合综小大以周念潜寄声后乃悉予兼了层屑者不必自身也而信之仅从念潜门一望颜色而未交一语后竟以瑯裊死南乐以予为总宪及太宰清 君侧也盖予有疏明两公入京师而左沧

■ 〈山与〉止不奏

东林饶善士予敢附东林矫矫高司宪中肖竟自沈几行忧国泪一死抗章心莫叹重泉闭高天见远襟

△周侍郎炳谟

侍郎齿长予而同籍中特向予居每为邻同直讲每以所讲相商确愿有当 圣治者与要人语予每好尽言而侍郎爱予特甚然不以予为过两家纶命易手拟之气竟见

弟也予行塞上侍郎出春明为中要所阨寻卒

翰林二十载荷橐上明光秉喆怀先德执经侍圣皇三长在国史一疏计封疆大雅谁堪继名山好闾藏

△杨副院琯

盖副院与李宗伯合议祧睿宗予稍驳之二公特受予言更相得也曾为副院拟制诵而移宫之议以恩补义颇从左金宪是予言初以弹逆瑄罢抵范阳则手书移予惓惓为天下计既逮抵京则要人欲并杀予曰杨左辈将以某清君侧无何正人中有怜杨左而赂南乐为地瑄乃逐南乐杀二公而恚予

大心杨副宪抗志万言书割毒手难下撤帘功忍居热心良自苦剑术未应疏千古英雄泪谁堪别帝裾

△冯副院从吾

副院修关学以躬行为大指初同四品班每晤言则移日相厉以圣学也读予督师奏更以圣学许与独愧戇愚不副副院其倡道关中有天中间以学禁毁之副院寻以□贬削歿

少墟窥道域一见契予深灏气怜孤注春风坐满襟月仍留阁上学自见天心白雪真孤调无弦抚素琴

△何总督士晋

予初读总督工垣须知书心异之吴去闻少宰称其孝之武也寻以谏草乞予叙予颇着其忠孝大节有远识深心而言路异议遂恚予甚予又以直外制为总督撰拟及留京策程出众更恚予特甚故厕予田林而总督以戍谴卒

拗手何司马百年孝作忠勋名高两粤工记补三空力抉纤儿秘冲居上相功夜来闻迅震犹拟见英风

△左金院光斗

予入宫谕适金院按屯再三诣予语予为言同中小人异中君子合天下摈一隅必落轮回是唯宽之使其自来徐之俟其自化激之别甘为小人而势□金院拜予言及南乐初合瑄予有疏言中外交通而言官为搏击不利社稷金院寝其奏曰公在外吾辈方急是疏入将无生理及生出春明而后竟以瑄杀瑄不忘杀予矣

桐江金院左远志包寰区稂莠愁难尽苻惊毕逋不虞驱走狗【南乐自称走狗】翻令脱精魄化碧魂犹烈应堪猎右孟

△李御史应升

御史少年有志介弹劾不避权要见大僚进不以正殊怦怦抨弹之而绳南乐尤力南乐以御史师予愿附予覆其漉而予乞边叙予不敢受而御史抨弹更力瑄遂杀御史而恚予为党

直哉李柱史不忍见披猖有草肠逾烈无生骨更香力能光社稷重岂独门墙结泪

殷勤语犹口报圣皇

△夏御史之令

御史以劾内草厂为羣瑯哄遂至批瑯之颊瑯有疏送阁口传治御史予以御史核草而内持之两相击何得偏责御史特寝其事后大瑯理向来伤其类者遂借劾毛弁害边事杀御史而咄咄曰此某所左袒免者而恚予云

殿中执法吏夏史拥双鞬泪手批奸颊忠言戡弁魂以予扶直意含尔应时言谁谓酬恩重翻成祸福门

△周中丞起元

予以募舟江淮寄声中丞也中丞念天下大计特护所募舟茅生而又护其治军实各省数百千更以舟遗也予以潞河之请骇中要旋三河接中丞书谓关门系天下安危而宫府安危更关天下时逻骑在门调中丞向予也后以忤织瑯杀中丞而恚予特甚

予当回潞水手牍自留京举世戈相向唯君意转倾壮心脱距尽健臂当车轻三叹还惊骨斯人竟不生

△缪宫諫昌期

予不敢以先辈接宫諫即宫諫谨接予每坐倾日多节谊正言乙卯五月六日事宫諫持议甚高予叙何司马谏草有不可不问不可深问语宫諫以为然自是予两人遂不容于诸君子其后按大罪二十四以为宫諫佐之遂杀宫諫且将及予

忠贞缪諫德秉节入承明白发纵横下丹心慷慨生自来忧社稷谁复计身名死谢髯庵老无烦老婢声 【宫諫逮入时同里有孽卿焉不为宫諫一语痛哉】

△苏考功继欧

考功为予师房中丞所拔士予自诸生知考功后考功以畿令入都门同乡相晤语甚相驩既司铎交颇??广阔而雅以分袂正去异同相勉考功亦若以长者接予泊予行塞上而考功寻迫逆党死盖 新天子改元予始闻考功状

伟干怜标远沈衷阅世纷包荒期佐泰涣小已成羣不自插篱棘其谁翻雨云长松风雪下疑比一苏君

△张太宰问达

予登朝与太宰同官七品也又十年太宰跻大列予犹七叩眩宰道广而雅不早予每为予言相州韩稚圭以予相州人而乃翁曾官相州万泰间凭几诸大政予颇参大议则当事从予面太宰契予特深予行塞太宰寻罢去无何以瑯破其家而歿其门人黄阁老为言罢其逋

太宰清通手登朝四十年弄丸一玩世夹袋几抡贤家以残方破身从死更怜殷勤黄阁老一语报重泉

△汪侍郎辉

侍郎先解馆而避也盖从予议二十年儿子而弟之浑朴不作乖崖而分别白黑其

所不可责育不夺也不连瑯而连瑯之党得贬削里中寄扇头诗予亦以韵答有八节滩头语盖相期以大义云 新圣人方以蒲征而歿

圣明方重道夔一亦人存材是金为砺人其玉比温生平不自异身世见孤寡宿草经秋老谁何问陆浑

△丁简讨干学

羣天下大贤大奸多聚都下故都人士习于集菀集枯多贱简孤子而喜趋附简讨抑何矫矫特操也当在庶常遂占标迈英魂烈烈过倾朝罗拜地其化蜚亘天长虹乎尚问之予友米君

京穀饶豪略特操或鲜终英雄丁翰简抱节何公忠岂大箴贱中要其将矫媚天街羸马市遂觉入羣空

△邓中丞漾

中丞初备潞河兵予属也擢蓟抚相得驩甚然非知兵也而精敏有干局能以意继岳中丞治悉意草虚冒补戚帅废缺蹻然有后劲（下佚 袁御史化中题亦佚）

△吴总督用先

侍郎与先職方同门而左浮丘姻亲也特相契困事肯佐予议不少自异以附时无何南乐倡减兵省饷中外靡然侍郎徒有尺一叹骇而已潞河之行侍郎晤语于途相与骇叹诸君子之逐也当在喜峰张兵使先縉云韩象翁又逐予不觉骇叹两语俱闻都下而要人切齿相次逐削侍郎侍里卒

念我同心友疆场戮力时风威移帐幕云色变旌旗官道殷勤话私函缱绻辞至今忧社稷那得不相思

△顾宪副大章

宪副之尊人曾备益津兵事旧知两公子大章大韶也宪副主西曹以钱受之宗伯来晤语甚驩调司马子曹为属司予行塞上宪副历仪部出备关中兵事寻及于难

公子翩翩俊津关旧有名西曹初筮羽司马更论兵予既浮渝海君还备汉京向来忧国泪几度为君倾

△王司寇纪

司寇抚畿辅有威它立朝蕲蕲敦尚风节予有疏飭法有 旨旬日外司寇与邹南皋总宪称未见予疏言此必有蒙两臣者两君子俱以过谢法稍明而两君子殊不予咎也司寇严政府结中要贬削卒然朝廷终受此患

中要盘宫府从来社稷忧君方愁偃月时已恨清流钩党关炎祚同文岂宋谋不知槐柳客相见夜毫不

△魏给谏大中

给谏初劾蜀人王德完语颇不典予稍疑之而给谏不予咎也泊入掌吏垣而予行塞给谏遂以中要盘互得裋其家清如水生平固嶄嶄有略而死中要也天下闻而哀之

圣朝初愿治特起驳流铨报国贤臣颂怀清秋水篇天方薄上善人亦向中涓矫矫
匡时略逢时一怆然

△邹总宪元标

总宪以五十年宿旧为天下名儒其应征而起不复作旧日风棱予谓威风祥麟蔚
为世瑞其用更大而异议纷嚣总宪故与魏是泉中丞以风节相厉恨南乐之撞家居也
每叹见泉无儿乃从歿后得削夺

握骥五十载抱学上君门林栗方持议曹鸾漫叩阍以兹常侍贵翻令孽卿尊何损
千秋业终烦圣主恩

△王侍飮之案

吴次辅■〈目署〉谷以乙卯五月六日事问予于邸予谓不可不问不可深问文
云唯 上乃可用此语泊慈宁一召仰见大慈大孝千古为高时侍郎执欲深问寻得罪
去后再起乞予叙其议予时方藉侍郎发问焉特予之叙谓极力护之必如此极力发之
必如此而侍郎不谓然予尝谓天下之患莫大乎下知之而不敢言侍郎敢言即所执为
过亦足破后世或然之胆而生窘之死不复怜之过矣

圣孝高千古神慈翼万昆如君或过计于众却孤寡国是谁能定人知自不言何如
留此议倘可警司阍

△周主事顺昌

予不识主事而痛其以谊死也其于魏给谏逮时结婚颇类予乡王大司马遴结婚
杨忠愍于狱也而主事遭祸独酷予友鹿干岳玺卿尝客主事所善门人朱生能以身伴
主事于患难依玺卿为周旋也主事固应得此生乎后亦以痛悼劳瘁死

吴市高华子一祠捐半千君同吴市隐高谊薄云天橐洗当官日盟成必死年朱家
谈大烈生气尚依然

△夏文选嘉遇

文选解褐为予郡司法以平允佐府公为良予曾为文选拟封制文选说朗有风格
一入都门为世标向旋谒归后赵太宰执衡将大合豪手澄汰品流特超文选于里未及
试也旋遭瑯瑯坐胥靡以死

中要相盘互人传锋气来起君还典剧惊代一抡才来刷鸾凰羽翻成鹰隼猜至今
城旦处心劫有遗灰

△周御史宗建

御史与齐主事琦名读予拟程义以为可而愿交焉予不即习御史而时见御史抨
弹风棱也予行塞上御史弹交瑯瑯者甚力无何去而后竟以瑯瑯死恐谏者方以杀媚而含
酸茹叹谁能矫掌为解者

谷永忠串伯安昌薄小生汉家四十万新颂满西京有剑谁堪请无门不竞声烈哉
周杜史尚作一鸣惊

△周罔少朝瑞

罔少时与杨左诸君子为义烈多怦怦于公愤而抚膺鸣楮自非胆谿之士未有不
为诸君子遥悚者故更为逆党切齿杀杨左遂欲绝其类而借杀于脱辽经也一网惨矣
定秦汉剑在阍宦却相寻朝岂乏陈寔人其口永钦以今趋媪相宁自披雄襟骈首
都亭泪谁怜庆忌心

△黄御史尊素

予不识御史然往在塞上颇忆御史上边事即未悉边事乎而心实忠远无他瑄裯
起御史以织瑄死呜呼杀御史者次第以御史杀矣御史死为公忠而后死竟何如

何必悉边略其如有远心生来饶劲骨身许比南金世自矜功狗君方叹陆沈如饴
归视死那忍友芳林

△刘知府铎

予不识太守而曾读其中蜚语诗殆愤世以意匡讽者而竟遭汤火佐杀者岂有意
好杀特恐以不杀忤瑄遂媚瑄以杀而今且议抵太守以杀然不足抵太守也呜呼等死
耳而多一媚一杀可不念哉

几自忧时意读君愤世诗一庭方作颂□□□能支忠矣三千石冤哉三字辞于今
抵□□□恨未相宜

△万郎中燦

予不识缮郎当塞上闻缮郎受廷捶死天下闻而冤之盖宫府盘互之势成而借缮
郎以张虐焰嗣后草菅士大夫顿令铮铮者一变为喁喁而蒙死以谀呜呼谁为佐瑄俑
杀者

谁觚貂瑄客门看槐柳齐自怜心似水不忍用如泥抱患狐为虎防微牛有鬮纵令
身玉碎其肯学鸡栖

△吴御史裕中

世人徼富贵遂媚要人至杀其所欲杀以媚而兼杀其防我富贵者以为不如此无
以长富贵而曾无何顿捐其富贵之身也近传御史以连执政死执政白日见御史竟死
于御史也执政固媚人以杀者然乎否予不识御史而借御史以警杀机

人传杀尔者尔亦竟歼之胡不恨貂竖而番追于思乃知中毒手都是外纤儿几日
轮回劫相逢可有辞

△张都事汶

予不识都事而都事之大父行为予友者二一同举思行一侍郎我续侍郎方为一
切指目曰结瑄而都事其子姓也以瑄杀岂其结瑄而得死乎都事不独身洁忠而似为
侍郎一雪此言也死亦何恨

君家饶宦业那忍负嫌名尔裯惊方惨羣言量未平邯鄲终有步薏苡漫成声最喜
韩中令恩仇不欲明

△赵宗伯讳秉忠

宗之登甲辰榜则太宗伯益都赵公佐大宗伯武进孙公主礼记宗乃得师两宗伯后中要肆毒及同宗伯益都公稍轻于武进而以慎郁歿匡时大略百未一试而先被口语后更遭此荼毒也宗衰残不能出门户何时一望總函痛哉

少年登上第况复负才名以此遭蜚语其宁损旧声重来跻泰道似可展生平几日常谒归去惊传枥马鸣

△公侍郎鼎

侍郎与予友王劬生为同年友相善予乃得交侍郎也侍郎豁达有酝藉同羣冯宗伯琦以友为师雅服其博雅侍郎亦以经济自负以词苑约结其奇而遭瑯裊死

纶池传世风学海见人龙老宿饶雄略清涂寄远踪要人方据重而我一当锋念尔集枯意其宁为世容

△孟参军淑孔

参军初以游御史表游击将军将兵淮上时指御史乃及参军寻罢去以楚中及鞏上诸君子荐来渝水见而复游御史知人也令参五部军事遂之东江阅毛师底里并沿海汛迫连归正人能一一悉窾窍无何瑯以御史事逮入死诏狱其对簿激烈详明不少屈也参军有子能文今不知何如

铮铮奇略士矫足向风波一苇东江上千羣漠北过从容甘对簿慷慨忆挥戈知尔还堪用不怜在网罗

△某子甲南部郎

当中要盘互举世若狂然有秉节而不能杀亦有进熟而身先陨南部郎少作风棱曾绝宦姬晚为祠祝以徼高迁而咄嗟死矣小人枉做小人岂不信哉笑骂由他周旋作我胡不念之而妄谓要人真能生人死人也

天意成忠彦而云丞相瞑望尘矜有拜入幕敢称宾亦有工为媚先怜患若身乃知卢扁手不起不生人

予为三十五忠诗盖深有感于今之君子也今之君子既自别于小人辄好合天下以摈一隅而反为一隅胜其生在以同为君子而不以君子为同故不独所摈有君子将所合有小人夫天下各抱其愿以共酌大尊我既分岐于所摈而亦或不能遍及于所合夫摈于我方兢兢于不合乃合于我亦不得尽如其愿其兢兢更甚于所摈由是同我之异援异我以为同而我亦且彷徨四顾以自为异故一翻一覆天下之杀机无已时而一代之元神递乘于翻覆之数而不能固然而天终不令小人乘君子也当君子不胜小人则天固已预生大圣人豪杰伺天下之纷嚣而式于正是大圣人豪杰或独在上或独在下或上与下两相遭力能安小人于其所而使小人为我用其调之制之振以名法收以才略无激之使其无忌无迫之使其有合盖小人乘君子唯是耦以乘独合以乘分凡君子所耻不忍接惮不敢为皆小人所收为乘君子之具当其低回岐路未尝不愿借

君子为覆而进不得容则退求其耦急且与乘权之小人两相合而恣杀天下之异已当是时岂惟有顺之抑且有佐之而又或有借之至自诩为三百年廓清之略而去犹曰兔死狗不烹也嗟夫此其人亦曾修简行为大家儿弟而至此予观旧事戴御史缙之颂直屈给事铨之颂瑾纔一两人便已为天下诟病而今且为一两人几遍天下然瑾所杀数千人视今为甚此岂今之杀数为少无亦今之颂数为多也然则百余年后之风气更薄而百余年前之忠鯁犹盛乎起三十五人于九京未必人人大有勋烈而大有勋烈者必此三十五人彼其忘君父之伦而苟一时曾其躬之不阅而勋烈何能故今天下在急还忠谊于人心使君子用其正而小人藉君子以尽其才特不得恣其衰于君子予观高皇帝之驱文皇帝之靖乱肃皇帝之逐奸直还星日于天还河山于地还忠义于人今上起藩服绥大烈同符肃皇而天纵神明以平奸宄而振醒之人则又同符二祖夫天既生大圣人以拨天下之乱则夫提衡一世之人心为主上别君子小人遂以安小人于其所而无使乘君子天其属二三大豪杰哉丘壑中且为天下望之

○哭鹿干岳太常四十九首 【有序】

范阳鹿伯顺以进士高第主计曹政署广东司辄发金花饷辽神皇帝震怒索金花急大司农急上他金且谓伯顺不说堂也伯顺得谪一时省台诸忠直大列无不伯顺诵言者历光庙熹庙两朝起官迁司马曹主臈方政予兼枢务则伯顺管章奏题覆从予行边予后当居东则伯顺推铨司矣伯顺辞从予凡后先有事于边无不增秩或以迁调不成行若辞铨居枢辞京毂居边历四年仅以叙迁副郎遭瑯患从予归口不言功功亦不及惟伯顺独耳今皇帝起太常管光禄事请告其居东口地四百里退七百里无一不出伯顺经画而光禄细大兼营无一不似发金花也旋里居范阳之江村奉太翁课儿若孙若曾孙远近百千及门之士无不服鹿夫子教盖太翁佩其先侍御忠直为教伯顺奉太翁之教以教诸子泄泄融融顿不知世上有穷通得丧毁誉成亏也今年秋敌犯畿南州邑告急范阳令谒公为守实无一备伯顺以太翁命人城方走尺牋案炮手高阳而不饷之兵不甌之城不联之众心张空拳调练而欲已薄城伯顺御之东而西偏有踰垣逋者敌遂登陴向伯顺索所衣伯顺怒大骂不绝口而婴白刃不避也尚欲绝气于明伦堂不得入乃歿于东城小园而一仆某从伯顺死难予所炮手不得入城从太翁他适得无患予既知伯顺在城而闻城陷曰噫伯顺死矣噫天乎死伯顺乎世人利害之属有穷通得丧有毁誉成亏至死生而极予向固觐伯顺之一穷口齐得丧忘毁誉浑成亏也今乃亲觐其不二死生乎悲天全师议成重兵不战乃起患何人居平不以人科备而乱成乃?之其人仓猝以责其成而又百掣其肘纤儿旁睨不乐其成而幸其死伯顺其一也乃随念为章有口伯顺诗伯顺莅官大略别有纪

鸿鴈冥冥远孤飞亦念羣如何连没灭空自搅缤纷千里登楼月一帘倚席云相看
满眼泪不独为论文

其二

念尔巘巘气丰棱予所钦仍来寻逆旅别泪失江村此夕柴门月当年草地心都来
今夕感偏怆老人襟

其三

一居同五世都自爱忠贞亦解冈陵寿惭同草木荣劝酬兄弟意贻燕子孙情但认
真为谱谁邀李杜名

其四

尚有高堂在如何便许人原来夔铄老偏爱戇愚身奏策雷霆下投鞭沧海滨濒危
都不死一死见诚臣

其五

一片婆心切常思救世人眼看真骨肉情忍比乡邻百中鞴难下三孱胆未匀南来
呼炮日几度念严亲

其六

大敌筹多胜如何小敌伤由来习什伍只在自弛张拗吏难为肘痴人空有肠丹心
终自苦白发为君长

其七

念尔身多病忧天意未平联镳惊健骨弹铗忆长纓既喜家余庆应看世可清谁知
人已死吾道欲何凭

其八

壮子未已处都寄有心人以尔忽零落其谁关笑顰高才属散地甸野尽风尘念此
心还折堪悲社稷臣

其九

以我悬弧日劳君揽辔行扇头亲笔字杯底旧书名怀袖春风满交酬德意倾眼中
浑若见应是气如生

其十

百里宿穷日约分两夕程归寻濡上寺遗恨范阳城稍意为长别宁甘放蚤行思君
不可见反复念前盟

其十一

曾诣江村里柴门月色新衣冠联五世尊酒象三宾星为膝儿聚天从腔子真生平
知已尽此意向谁亲

其十二

记得□□薄单车出便门君当病少愈予更凛深恩未得驱羣力宁堪忧至尊念兹
相别意何地返忠魂

其十三

岂有鹿干岳解衣以乞生痛余南入恨不绝睢阳声一醒开长夜丹心付太清潇潇

风更咽■〈木邑〉注为君倾

其十四

有父承先德课儿成大忠促装东海上护法北司中德纪人伦表文盟世道功祗缘
急面命仍以一当戎

其十五

有儿承燕翼无恨抱麟经易水终成白燕山未了青魏公争殿上汲黯在朝廷事已
浑为吃人谁思独醒

其十六

麟经家作谱大义最分明既已谋人国其宁爱此生聊将一日事以谢万年名遗恨
江城在阿谁护帝京

其十七

十三山上月还照范阳城海右欢留碣燕南痛结纓有生终报国不死岂图荣一坏
埋英骨东园万古名

其十八

纤儿不自意独有一全身百计方调户一瑕已破闾兵原需诡道天更爱真人莫讶
城门火长虹岂作磷

其十九

不奏山公启来参庶子军花营驰暮雪锦水怅晴云几载龙为腹一朝雁别羣凉风
吹短笛凄断不堪闻

其二十

人或薄正直天岂助权奸既已摧梁木其难撼岳山无家问弟妹有恨湿斑襦满眼
英雄泪东园草木斑

其二十一

记得居东日旌旗在眼中短衣逐夜雪长铗叹秋风战野推■〈勾鸟〉举车偏识
马隆空拳不可下遗恨误英雄

其二十二

予怜中令胆念尔比韩公不避雷霆下来居戎马丛气如急殿上谣尔满军中试问
当吾世宁堪失此翁

其二十三

由前三十载边料何其饶自托封侯骨谁怜残客腰一乘东下马半插侍中貂借尔
程孱胆忠魂不可招

其二十四

千秋人是鉴一代将登坛嗔笑辞颜谢安危任范韩大忠忧社稷高谊启衣冠莫听
东来水潇潇风正寒

其二十五

恭忆神皇帝于臣无厌心似从真爵禄以觐假胸襟千里秋风鲙一清暮夜金念君
当此际抱痛几长吟

其二十六

拟公生一世胡乃死其身抱病骨仍健居危名益亲谓天多不定岂道果难均旦夕
风云会如公复几人

其二十七

王师涿鹿野口骑范阳城有咫烟尘隔几时道路清元戎骄不战司马懦相成事已
看如此如公何以生

其二十八

莫惊南牧马为逐远神京岂不念州邑而仍惜甲兵频年烦调练一夕忍争雄却恨
南云矢不加贺进明

其二十九

古人重骨气骨劲虞偏刚以尔神疑志于时天秉阳寒潭秋月近春礪静琴张自是
饶村韵思君入渺茫

其三十

可惜英雄骨空埋三里城官仍担世道死不尽生平事共纤儿误学缘定力成觉华
山佩月夜夜照清卿

其三十一

海古孤城远名山咏十三昔曾怜退蠲今遽遭旋风似蝶浑成梦犹龙不是口大招
空有些何地问遗簪

其三十二

楼船当下濼舷则黑云平檣燕凌波起海鲸荡楫横登山仍佩月解缆一扬旌倏忽
安危里谁能辨死生

其三十三

当在围城日书来字字明云中闻吉语辇上发新兵似喜皇猷远宁虞竖子盟开奩
一再读无泪为君倾

其三十四

柴门新月偃有客门雷栖家自怀纛剑人谁割彘犀蠹曾存狡越单亦振罢齐念尔
生平略空悲枥马嘶

其三十五

十万提司马独攒涿鹿城有人催转战何将竟寒盟岂不怜乡棚且同护上京君当
悉此意此恨几时平

其三十六

为子须纯孝当官岂诈忠行间常戮力退处不言功学擅三冬足文开一世蒙斯人
今竟死天地几昭融

其三十七

曾闻伏节士多在敢言中疏奏金花草威名细柳丛撻鳞领未睡埒虎气方雄慷慨
生来骨空留土一方

其三十八

一片广长舌妙莲花自生大悲宁有怒谓觉岂无明睢自留双庙颜谁问两卿吾将
貌五烈不貌舌中英

其三十九

野老吞声哭嗷嗷不忍听河山浣未洗草木气还腥最苦人中隼先摇天上星天公
应错误一老亦凋零

其四十

尚有祖鞭在谁寒先着盟南来不肯进西上未成行忍以遗君父老于称弟兄得君
驱若辈宁止保孤城

其四十一

曾与论心地秋阳江汉中暴来沾湿少濯去净明融天马看神骏人龙岂鬼雄一真
应不散何处问天公

其四十二

尘满河山暗腥闻日月荒自严土一掬谁按法三章多垒焚通德长楸失室皇此中
岂不惨无若陨忠良

其四十三

尝抵太云寺与君分守来冥鸿志已远高隼意方猜最后分中外出于今数往回摩天
应有会而意赋堪哀

其四十四

夜雪驱口马春风渡汉关二庭看陟幕万队尽环山锁钥原随準麾幢襴苻班思君
当此际魂梦海山间

其四十五

清鉴悬人镜拔登马伏波众人皆欲杀莱尔力调和器以盘根别功因发纵多谁知
真死矣公论定如何

其四十六

万斛舟方太阳侯波正倾猱声有懦吏乌合无坚盟应念城千雉空余胸万兵长虹
天竟远不肯掩贞明

其四十七

朝廷三百载养士最恩深偶际安危会辄怀去住心如君真慷慨于世几胸襟亦有

新亭泪谁能洒陆沈

其四十八

北海孙宾右于君见范阳平生怀戇直高谊护忠良
烧节风方竞褒融意更长国手今沦没谁为启迷方

其四十九

栢耆堪料备庶子岂文章有客屠龙手同君我马场
怜才憎识命开胆纳同方闻说茅容泪潇潇道路长

○恭导太祖高皇帝神主于皇穹宇配飨圜丘 【二首】

恭诣皇穹宇趋迎圣祖前小臣瞻帝座仙乐奏钧天象阙云霄迴
龙光星月鲜圣明隆上典持笔赋甘泉

其二

圣主原开世高明竟配天文孙隆大祀御佑跻仙筵象纬随环卫
辟公护大圆趋跽未缀后陶宋愧前贤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三终

●高阳诗集卷之四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茅元仪止生较

五言排律

◆五言排律

夏日书隘园

隘园鹊

谦美堂燕老友以儿子辈七人诗寄高苑令铨

失题

○夏日书隘园

题园曰隘取齐大夫之湫隘也高苑令为此园而官于齐特以齐大夫之俭训之而园又实隘若管夷吾之器隘不取也诗写其隘

三亩城坳下层楼俯碧浔孤亭依近堞高树瞰遥岑篱壁黄金雀檐楹白玉簪
无将宥楮意错认植槐心消恨枝偏长忘忧草自侵云来散木赋鸟向夜棠沈
有美幽兰秀传香丛桂参文官纷鴈缀帝女罢鹃暗白粉铺榆荚黑甜卧柳阴
苍松随附莛丹柰耀来禽拾紫鸡冠重采蓝羊角森蒲公英颖茂安石榴房深倾叶忠
为向食红孝好音行歌霞纂纂归骑绿駉駉布彩辎川馆开荣箭谷林杨花风点絮
薇雨露穿针枳棘谣堪咏葡萄酒未斟大椿年几筭小栢气千寻鹊避怀中鹞蝉鸣指上
琴双飞旋振羽百舌喜成瘖一樾谁清磬千家急暮碇闭门身似茧翻字意如蝉世骇鸛鹑语人宁
络纬经花香贫可断风

窈病同吟井落梧桐月墙开薜荔襟水行桃叶渡日翳麦秋雨?泠倚幌延西爽疏帘过晚霖蓬蒿没谿径濠濮见蹄涔语客称高苑怀人半不禁 【 闰夏三之日书于隘园之谈经处】

○隘园鹄

园固隘乃容鹄百千蓬蓬下上若相呼而就食而避所吓也声喧境挣日任啁晰然有时而地集于苑而风窈逦鸣尚胜一部官蛙也诗以纪之

双双书案下高集孟城坳鹄吓深藏树鸠驯远让巢引鷓花底散结伴雨中啁过堞车喧食巡檐燕对抛风翻和铁凤日落杂笙??果莫使歌无角一穿杜屋茅

○谦美堂燕老友以儿子辈七人诗寄高苑令铨

尔能严世学予敢忘君恩家室饥寒色厅堂水壁心合来为草具聊以燕同襟岂为美堪食应缘清可斟无将惠养意不念膏脂吟

○失题

帝心开世业雷首发天祥佩揽芙蓉秀垣飞薜荔杳兑文惊雾豹人瑞见星凤铄羽驯龙性探梅柱石肠黄河清比笑白雪调如芳闾左标通德人羣畏彦方断金无短薄结袜有髯张横卧怜油素天游失墨庄束绅来上国伏轸问禹强壮击铁如意侠函金错囊一经饶绿鬓万石寄青箱不尽屠龙拔犹余绣虎章凤毛俱五彩马史独三长兰畹荃同发鸿飞鴈趁行文心初漱润笔彩竟回狂阶树联羣从庭槐见二郎恩波浹少海纶命锡高堂共曳星辰履同依日月光彩衣人竞羨银诏世全昌耀耀千金剑嫵爛九酝觞昂霄瞻国器奋翼空羣良道大宁车舞色锄识德将醇能傅数马惧更切循墙雍伯原高谊徐公自有长多君私两露文字挟风霜聊以皇芩蓂同声赋未央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四

●高阳诗集卷之五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吴桥范景文质公较

七言律诗

◆七言律诗

落花 【 上下平三十韵有序】

续落花 【 三十首】

赐貂纪事用台翁叶相公韵 【 二首】

阅操用程幕韵

和姜孝廉九日观射

殫忠楼阅雪貽马大将军沧渊

殫忠楼阅雪答幕中诸君子

殫忠楼阅雪示诸将

上遣中使出内府甲仗万有奇缎百五十金十万命督师府酌发官兵臣宗特荷鏐
麟异数恭纪二首

平川营示诸将

殫忠楼同鹿干曜杜培亭宋园如程星海张起闲霁次田杜亦河有作 【二首】

宁远闻袁自如宪副至自中右

春怀八首

小阁

夏夜同诸君露坐

塞上寄许社丈紫垣兼怀陈罔卿冲然

张忠烈御史祠在辽城南谍者云杀忠烈时时见忠烈也为祠

九日一片石小集 【二首】

宁远督师府新成适朝命至鹿司马有作答之遂柬马大将军

抵宁远得马大将军报

同鹿臧方善继程经幕仑携儿鋤阅清凉寺以王参将家拣马游击爨先驱

阅中右所盐场

盐官说盐政再用前韵

中右城得魏道冲信

过大岭用左司马陈匡左韵有作寄王大司马岵云

儿侄鏘视予渝门其归也用韩韵为诗

孙儿之沆之泳旋里为诗仍用韵

过中前所

乞归十上二首

初抵里第有作

望■〈木罌〉严塔

马蹄河

圈头寺老僧僧蜀人故识黄太史 【二首】

河决访文鳞于舟子怅然赋之

夜过蒲口

王华亭明府过舟中

佩水亭四首

别柴孝廉馨寰

登遂州佑圣观饮郑月轩文学次邢士登郑思成两大夫壁间韵二首

再登殫忠楼

读王太史宫人入道诗

予起家应召目不交睫者四十日矣偶夜半袜脱两足相荡快相得也闻鸡结袜曰不为例

闻袁自如被逮 【二首】

己巳嘉平廿四日榆关同诸文武祝万寿

除夕用茅止生韵

除夕再用韵

山海卫城头用王郎中饷司韵

答鲜藩使者郑司宪 【二首】

驻渝海门人王献我投诗用其韵 【二首】

殫忠楼 【二首】

闻箫用韵

商山

小清河

灵侯祠

孝妇河

古狄城

灵异台

锦秋浦

高节书院

过田镇

隘园六首

适园八首

谦美堂十首

次友人韵

诸将 【二首】

白燕

○落花 【上下平三十韵有序】

先職方喜为诗文又尝课予为诗故诸儿皆学先職方为诗予未尝课儿为诗也偶涉丹白园感二柰之成阴伤棠华之既谢方拟为诗见儿辈案头诗咏落花也一一比之铨欲沉欲雅鈇欲雄欲迈镞欲满欲丽钤欲圆欲俊金?舍欲轩豁钥欲柔清似各有先职方之一体而未成也遂援笔为春怀感落花三十绝因念花之落有情有态有声有色有香有影有阵有韵有味有景又有飞有沉有聚有散有去有来其上乘之有风有雨有日有月其下乘之为水为泥为裊为径有林有桥有洲有舫有杯而中赏之有诗乃以三十

字倚三十韵为三十诗盖儿辈启予为诗予未尝言?里儿为诗也独不得起先臆方一课之耳既念世务纷纭予固食人之食而间为流连光景之词予过矣因汇付儿辈以识予过若曰侈咏芝兰而効回风半面金谷汉皋北宋家兄弟则何敢

一笑春残锦绣中那堪风雨更西东集来枯苑浑无定说到繁华半已空羞向碧霄翻紫燕忍同芳草衬青骢依依自带愁千种不为飘零恋故丛

其二

雨积花深深几重朝曦初见觉丰茸温柔欲褪风犹软清润纒回露正浓肯以依人添妩媚却缘绝世觉从容低徊自解黄鹂语似说娇芳未易逢

其三

谁将锦伞建花幢闻道胭脂山已降瑟瑟春蚕惊饲叶珊珊交佩失寒江天飞未许泥沾絮风约依微雪打牕几上楸枰江上雨合来情响口银缸

其四

三月轻红殢燕泥风裾不拟倩人持愁来泣雨偏宜粉恨逐行云别有姿淡扫近前承主泽半妆误下妬蛾眉须知春老羞繁艳莫遣狂蜂舞旧枝

其五

非烟非雾冪轻绯怨逐东风散落晖屐迹印泥红片片桂熏摇佩暖霏霏梦回炉篆云和雨魂返檀霞是与非却笑楼空新燕子镂金犹上画罗衣

其六

泠泠风驭拥清裾谁写花神下碧除祗为浮云迷旧疏翻怜明月见真如无言穆径虚疑蝶取意窥波静趁鱼滂道飘零先得地小牕凌乱更愁余

其七

排来艳质倾城国练就宫娃鬪画图着雨低徊还似怯凌风上下未全输金铃响断降诗敌羯鼓挝残破酒胡纵恁飘摇春尚在肯随春燕掠平芜

其八

软芳谁托任东西绣队翩■〈扁迁〉映画闺笛里落梅风细细天涯芳草雨萋萋乱云度月帘栊静碎锦飘香蛺蝶迷欲拟风流谁得似双柑斗酒听黄鹂

其九

春簇红英满缘阶兴平煎不尽春怀拾来水面清逾绝看比枝头兴更佳一片夕阳迎雒浦半帆明月下吴娃个中空色真三昧不道春残处处蛙

其十

南園几日报花开谁道轻芳扑面来深树乱霞先得句小牕微霰一衔杯歌清古锦胭脂暖舞簇研光锦绣堆不是午桥春富贵蒲帘白雨任徘徊

其十一

花开曾趁东风力便遂东风乱趁人栩栩漆园蝴蝶梦行行巫峡雨云身回看自觉

青山隔直上偏怜碧落亲莫以游丝牵别绪一行白鹭正装春

其十二

三径迷茫半未分
红红白白总成交
莲花欲步停金缕
珊佩其来迟
栢袞頰尾吞霞
摇弱藻马蹄踏月避残芬
昙华不布给园地
当眼何缘有蔓云

其十三

一夜东风花满园
何来风约更花繁
笛中杨柳同摇落
槛外莓苔鬪雨痕
池皱半湾明绣水
霞开三界拥江村
杨家秦虢休相妬
不扫蛾眉向至尊

其十四

花信催春春欲阑
风回紫阁见流丹
云来踽踽浑成怨
日下纷纷半未残
不与流莺作护卫
却随飞絮共弥漫
自怜弱质从飘泊
莫是东皇借羽翰

其十五

宛虹亭下舞斓斓
惜别无心学小蛮
滂摘蜂须摇雨佩
直从燕尾认云鬟
裾风欲挽娇无语
珠月纔逢暮可攀
树绕南枝怜倦鸟
影销芳草怨离颜

其十六

香风一簇拥羣仙
艳态迎春欲近前
去去应知仍念旧
依依端不为争妍
窥帘草色珊珊佩
绕砌苔痕步步莲
明月淡云如有约
休言辜负养花天

其十七

何处玉楼吹玉箫
带来花信雨潇潇
楚台襟快雌雄冷
汉殿裾持姊妹娇
飘泊几看随意住
虚徐初定向人骄
东南不必关开谢
况是妖红歌凤么

其十八

花□□深走□条催□欲就带花敲
洗妆粉□浑□□泣月红轻有□苞
莺燕衔春来锦水蛟螭舞雪上霞旖
似缘错着东风恨却向东风一解嘲

其十九

日上繁花开锦步
花□晴日□林□□余□□羞□素笺
映轻红有薛涛江浦摇光仙佩下
昭阳度影暮鸦高六□自是催桑野
错认风轮似剪刀

其二十

一夕林花怨孟婆
纷纷红紫弄纤阿
娇依龙镜穿妆合
淡学蛾眉眺影娥
绮席艳移光皎皎
霓裳情映舞僮□
婵娟自耐清虚冷也向阎扶照锦窝

其二十一

池塘不分生春草
又逐东风细着花
带绣□□翻藻苻脂香曳日倒云霞
蓉江多雨偏成□□溲无人自浣纱
应是品高花叟上飘零终不□泥沙

其二十二

故园一别应成恨
况是泥涂不自伤
锦障霞濺驄亦惜新巢红坠燕初忙
马嵬露浥芳尘湿青冢沙飞夜雨长
可惜道衡堪妬处空梁不说落红香

其二十三

许家学士风流尽邀月坐花一放觥便与游人眠仔细不妨醉客吐纵横几经枕籍
香犹在纔委衣裳骨已清风起倚栏偷学舞锦■〈毛瞿〉毵上二花明

其二十四

花神解佩下林垵似恠蓬蒿当径青红入夕阳怜去骑白来明月上中庭袜波锦浪
行云识金步莲香曳履听应是求羊春醉里惜它轻艳不曾经

其二十五

羣芳三月气如蒸春□中林花几□□□枝头莺语细繁红树底□华凝楼高金谷
还征伎□结秣佗独傍僧莫□年来流落意一人相见亦何曾

其二十六

小桥不其野云流杜曲繁花曲水头银汉落霞疑过雨宛虹飞彩正当眸龙蟠眉目
横华表镜破烟鬢接素湫莫倚天津歌翠辇宫莺啼老上阳秋

其二十七

黄莺晚树啼春深花破西洲满碧浔四照鱼龙窥彩袖三山麟凤下瑶林烟霞自带
白苹色锦浪犹生鸚鵡心倚钓不堪成落莫环流芳杜可谁寻

其二十八

春来花径拟三三径尽花舟到碧潭一叶凌波风正细万红摇桨雨如毳夺标自喜
龙文丽载酒人怜国色酣却恠鴟夷东去后司花空说态成憨

其二十九

花边斗酒醉厌厌花影缤纷度画帘点去芳酥情脉脉繁来红袖玉纤纤香分琼树
鸬鹚暖色借兰生琥珀黏解道春襟销不尽何妨索笑倚虚檐

其三十

□花摇彩点春衫几度诗成手白芟啜尽繁莘莺嘶语残轻艳燕呢喃晓钟未到
春犹在好景纔临句已函莫把流连供底事棘松甫栢有堪巘

○续落花【三十首用沈石田原韵】

曾向贞元占早春天香十里未全贫飞扬恰应风云会飘落还窥天地仁却月有妆
调翠额流莺无语殢花神不知醉舞层裊客可是前村问酒人

其二

东风开遍晚悠悠万□曲江江上头弄色深红还妩媚成阴肥绿更风流柏飘锦幄
云铺庀歌拂珠帘月上钩自是武陵春薄幸不关韩令总成愁

其三

一片香风破锦堆声残羯鼓玉山颓羞随飞絮狂依袂肯倚虚檐乱点杯却恠绿阴
偏自护其如白发通相催明年春信知无赖万紫千红次第开

其四

花时同作看花游一片花飞觉更愁红蹙玉环无乐府香回金谷有危楼似怜醉客
嗒嗒舞不恋南枝故故留却恨司花浑未解错将芳艳破糟丘

其五

拟摘林花纪胜游那知花畔绕天愁有情■〈鸟是〉■〈鸟央〉娇还语无力
■〈毛睢〉■〈毛俞〉舞且休脉脉春泉逐远兴冥冥芳树搅离忧兰舟一系故园意
倚醉漫登江上楼

其六

春深落日武陵西来岸渔郎路半迷碧唾雨余浑欲点红冰霞衬未成啼丽娟一曲
风回叶么凤双垂醉傍■〈女奚〉开落从来识帝力双柑斗酒正堪携

其七

风番花信几须臾花满风骄寂若无云坠玉钗旋腿粉影分鸾镜罢施朱相看袅袅
浑无语独立姗姗自有夫莫措离魂惊岁月等闲朝夕是荣枯

其八

春色惊过妖冶时鸟翻余艳护巢儿一枝半折还疑笑万点纷披可有私灵合分钗
飞玉燕浣溪逐水载西施桃红李白浑相鬪零落残英老鬓丝

其九

飘来几点艳阳中总是花朝花信风燕尾拖香翻弱羽马蹄着意避残红漫缘蓓蕾
先知色肯向离披错认空满地丹霞收不尽朝曦高映海云东

其十

仙地曾逢黄道真桃源一别漫伤神光先映日初成色力怯回风却减春欲减春桥
看绿野番疑三径惹红尘不知轻雨微云里羞见繁华有几人

其十一

几向含草伴画看研光重舞燕来时拂妆欲散龙消粉隐几新裁佩冷诗霞起赤城
日杲杲云回丹地雨丝丝树头莫恨东风恶一却空华子满枝

其十二

飞霞佩解相鲜新娇立沉香有步尘开去偶供眼底意别来不及卷中人溶溶小院
月同梦恋恋残枝蝶系春省识色空浑不染东风一夜破贪嗔

其十三

凤台春老暮云横故国飘零燕语轻汉渚尚疑迷旧佩梨园无复谱新名仙飞絳雪
留丹灶地拥赤霞护锦城千里王孙归未得懒从芳草忆盈盈

其十四

休将春睡误春晴春尽花残百感生几树白云同自散何人青鬓解闲行两催山带
香随燕红敛云□晓诉莺眼底旧游浑落莫花砖犹愧傍承明

其十五

萋萋芳草遍闲门一夜春消桃李园白雪黄金迷旧态青山碧树有孤村鸟同解语
还倾国风似多情为返魂安得元彻顷刻手光华都比苑中旛

其十六

莺花三月太匆匆一曲花寒御苑空蒂影低徊轻着露须香绮靡静含风尚余嫩叶
随萍缘不洗铅华伴酒红莫恨平泉今落莫新丰树老月明中

其十七

玉砌香铺月有痕繁华芳树几枝存回波浸酒连鱼藻夹路和云籍鹤轩似倚长门
同望幸不知纨扇罢承恩天公未问春消息蜂蝶何缘为断魂

其十八

九春花拥锦官城无奈风檐夜雨声蝴蝶欲随夕梦乱杜鹃先逐旅魂惊绮寮香透
红将敛玉笛愁翻月未盈漫倚芳辰矜国色沉香亭畔几余羸

其十九

韶光初听晓莺夸万紫千红总一家几见花须飞粉絮■〈去页〉令蓬召有霜华
闲侵屐齿浮香软乱拂檐牙落影斜却恠东风都不管池塘一部卅鸣蛙

其二十

花日诗逋不可陪诗成花老紫云回一随急雨无心落应恠东风着力催开遍旧枝
还自散去从前度更谁来流莺解欣千般在似劝游人酒一杯

其二十一

玄都千树几枝全一入长林了万缘帘外繁英随意尽苑边高柳对愁眠翻来蓬谱
春多少醉后湖光酒十千老眼惊看风雨夕等闲休负月明船

其二十二

缘肥红瘦总成春雨急风骄未可嗔门掩黄昏飞燕子窗余残月伴幽人枝枝故殢
看花眼点点轻浮漉酒巾却是东风供胜赏醉眠犹自有香裯

其二十三

为怜春尽强登台风到披襟亦快哉百舌正随花底静一枝犹向雨中催惊鸿态袅
金铃断少女歌残玉燕来莫以江花劳梦寐却嫌门巷有莓苔

其二十四

有美荧荧苕之荣燕莺却恠口舌争结子雨先欲催老仓香风独为意倾不堪歌管
结绮下犹自繁华倚云生清梦莫化漆园蝶残枝栩栩空复情

其二十五

东风的皪花如恠况是朱明火力添流水带香还绕竹夕阳和影故穿帘眉成京兆
娇偏妬云化巫山梦亦恬倚树不堪春寂寂夜深红烛为重枯

其二十六

月傍残枝吐半规故人千里忆归时晓钟未到春犹在野草纔芳日欲迟鸟啄云霞

还漠漠笛翻杨柳故垂垂不知管领东风意换得春华更对谁

其二十七

飞花片片向春阑手摘余芳试月团三径有尘苔寂寂一楼无雨草漫漫宫娃傍辇
曾余态楚岫行云半损欢自是香魂招不得箜龙终日报平安

其二十八

百花如锦扬晴空一片花飞便不同细叶怒生常带雨柔香狼藉易为风黄鹂日日
啼清晓杜宇声声怨落红惆怅浮名浑未尽那堪人在别离中

其二十九

共把离觞洛水边残英况复夕阳前开来飘泊真堪惜落处飞扬不受怜尚以芬柏
供丽句肯随莺燕鬪芳年须知四序关春令漫向繁华觅静缘

其三十

花开曾唤晓风吹此夕风狂花不遗自信高华绝世带人怜飘落有新辞枝头明月
乌栖后天际轻阴日暮时应是花残春未尽个中消息有谁知

○赐貂纪事用台翁叶相公韵 【二首】

温纶初下腊全消百万欣瞻赐紫貂鹅鹞陈成青海岸鹭鸶行对玉宸朝华颠老尽
兜鍪重□首謹腾塞马骄拜罢明恩还手额不知何箸借筹辽

其二

遥向龙亭叩 帝阁威仪争识汉官尊韩公差可惊西胆寇準应惭壮北门天覆华
□浑布暖春回顶□尽知恩年来战士无哗久为讶丝纶竟日喧

○阅操用程幕韵

霜拂高牙日未移元戎初报六花齐壮余编具登金马老向钩铃冠水犀千里陈横
燕市骏三挝声绝渔阳鼙凭君好作军中乐浹月频看下紫泥

○和姜孝廉九日观射

醉倚胡床羽自挥关山笳鼓静生威黄花插帽军中乐白鴈随阳塞上飞雅会似怜
如旧里风埃不分满征衣好将木叶同悬瓠囊鞬应看雪夜归

○殫忠楼阅雪贻马大将军沧渊

关城五月一登楼万里晴光雪未收风杂鹅池堪问夜月寒鸭绿正乘流鬢云琪树
新惊眼冷葢疏枝正满头共拟跼鸢飞舞意伏波新钺待封侯

○殫忠楼阅雪答幕中诸君子

弄雪晴檐更上楼长安遥见浮云收鹤来华表怜人语蜃吐疑城遶塞流千里轻烟
描白发万檣攒玉拥黄头据床忽下阳春曲挥羽谁堪傲武侯

○殫忠楼阅雪示诸将

行边特上最高头万里晴光雪未收蝶躞千羣同锦练陆离双剑若星流烽高遥辨
三城戍月暗还明百尺楼闻道至尊临便殿念寒特解紫貂裘

○上遣中使出内府甲仗万有奇緞百五十金十万命督师府酌发官兵臣宗特荷
鏐麟异数恭纪二首

孤剑初分鸂鹭班温纶频下五云间并时宠锡还金马满路光华又玉关散水偏承
浓雨露新亭空对旧河山极知 圣德天同大可有涓埃抵报环

其二

恩华稠迭一身轻特遣双瞻日月明剑拥蛟螭劓暮气鼓翻夔鹭振天声诸君但饮
黄龙酒汉室应新白马盟莫向蟠花怜旧战相看投袂报升平

○平川营示诸将

猎猎牙旌向晚分薄寒冲轡乱重云草枯平野疾鹰眼叶落霜枫过鴈羣羽檄乍惊
当户报胡笳遥隔戍楼闻夜来偶读东秦语司马于今正策勋

○殫忠楼同鹿干曜杜培亭宋园如程星海张起闲霁次田杜亦河有作 【 二首

】
高楼更上一层楼看四望浑开大将坛千里金汤横雉蹠万方车骑拥雕栏真人气接
尘先静猛士云气胆亦寒却忆中山徐太傅独留兵法向平蛮

其二

槛外雯华手欲拈阵成鹅鹳鬪风帘山屏翠拥云横塞海带晴纒日绕檐有客筹边
还借箸无眠警夜几投签莫须百尺元龙傲信美相看意未厌

○宁远闻袁自如宪副至自中右

与尔筹边再阅年东西烽火尚依然马头东下鞭须着生口西来数未还翠翡几时
方入贡旃裘何地可鸣弦知君定发黄公略自昔王师贵万全

○春怀八首

塞上春回风日清延耆山下雪花明催归澗听啼鹃血布谷先传贾■〈金危〉声
一道官裨惊射虎两关节镇听鸣莺从来百舌原无■〈舌今〉尽趁东华弄晚晴

其二

石门南畔直鹰窝葆塞纷纍毳幕多一柱天擎看白塔两庭山界拥红螺平芜千里
无芳草盘涧孤怀有硕迈都说近年王少傅行边投策向辽河

其三

满城灯火静胡笳大将谁堪问室家南北汛头重夹砦东西河口对浮槎霜凋木叶
清威远日压扶桑映觉华却羨庭松饶古意虬枝不下暮栖鸦

其四

春游不踏藿藜平大壑鱼龙夜未惊县古汤泉迷旧垒台高望海控新旌鹼花万灶
歌三月宝气千山到五城寄语燕齐迂恠士休从徐福问长生

其五

猎火千羣向晓红凌河水泮未全通枣龟有意戡灵武风鹤无人问八公属国豸弓

弯汉月上林鸿帛系秋风黄公秘法人间少生口谁怜空大东

其六

一剑三年万里心天涯芳草又駉駉帷中胜决和戎策海外疑传奏凯音结市黄金
消塞马放衙白发作书蟬春来玉宇寒应峭莫问孤臣半不禁

其七

边奏频年入大庭独怜未解与同醒襟披海色黏天碧旆拔山容插地青万顷冰花
浸晓月半泓云叶护残星椒盘胜有家园酒箫鼓谁堪塞上听

其八

春光随马度关东小队纵横意自雄大业古来轩较下铨材独向启肱中楼船百道
谁先岸车骑千羣我既攻负托有怀浑未効好凭筹略待诸公

○小阁

小阁沉沉万事稀石榴瓦鹊竞芳菲香和嘲晰随声下影傍罍罍带雨飞霁后登枝
欣有托南来绕树岂无依乱红扑地迷芳草却羨新泥燕子归

○夏夜同诸君露坐

高城孤鴈鬪飞霞五月秋风搅鬓华曲谢莫愁湖上月诗慳何逊阁中花翹材饱听
三挝鼓揖怒惊看一部蛙最是蒲牢声断续撞残归思满天涯

○塞上寄许社丈紫垣兼怀陈罔卿冲然

玄度别来岁月賒怀人清梦满天涯榆关自识真人气栗里谁同处士家千里云山
闲虎落十年风雨忆龙华荀家上食饶惊座贯酒还堪醉菊花

○张忠烈御史祠在辽城南谍者云杀忠烈时时见忠烈也为祠

河山千里草离离忠烈人传尚有祠雨霁怒蛙陈部鼓月明飞鹊绕南枝巫问云出
乘骢马华表魂归听子规可有汉官频荐藻忍从遗像认威仪

○九日一片石小集 【二首】

三年三地度重阳佳节东篱忆草堂黄石篋中经岁月青松岩下老风霜云飞猎骑
秋潭净日落征鸿塞影长自笑调鹰双健臂登高仍佩紫萸囊

其二

一片石城拥万家幔亭风雨乱悲笳愁心原自仝飞鴈诗思还因问晚霞北海尊前
衔落日南山篱下见黄花登临此昌多词客滂说龙山有孟嘉

○宁远督师府新成适朝命至鹿司马有作答之遂柬马大将军

一年两度入宁阳千里重开建节堂几拊春松歌白雪还依秋菊傲清霜周家大业
彤弓旧汉室元功带砺长最喜马隆饶意绪偏厢不独下西凉

○抵宁远得马大将军报

十万天兵渡海阳元戎开队更堂堂双鞬欲下鹅池雪列戟先清鴈阵霜一片痴肠
堪自信九重筹箸竟谁长朝来漫渡延耆水几念征衣试夜凉

○同鹿臧方善继程经幕仑携儿鋏阅清凉寺以王参将家拣马游击爨先驱
策马登临海上山到来拾级其跻攀石花漫灭残碑老木叶萧森野径斑万里长风
初入幕十连精旅正当关投鞭自觉尘襟快况复清凉俯碧湾

○阅中右所盐场

牙旌西驻小沙河结队时联碧玉珂万灶晴烟云自减六花雄阵雪初多作盐漫笑
和羹手拊髀谁挥指日戈匹马长鸣应有意健儿新挽武刚过

○盐官说盐政再用前韵

畧地东来几渡河颓檐文径罢鸣珂霜花半拭青萍落飞絮偏从细柳多海估已看
供贡赋灶丁仍自负干戈不知盐坂息车日可有孙阳向此过

○中右城得魏道冲信

□山秋尽鴈随阳鴈去人闲不下堂绝塞猫弓空抱月孤城画角自吹霜青天欲问
云霄远白发还惊岁月长慢说安危浑注意可从国手试温凉

○过大岭用左司马陈匡左韵有作寄王大司马岵云

帝座雯华散紫宸风烟千里护征轮于今社稷劳明主自昔安危寄大臣插羽当关
惊伏虎借筹开阁几图麟侧身东望揄山近似说旌旗气色轩

○儿侄锵视予渝门其归也用韩韵为诗

塞上风云更一天怀人渝水路盈千老臣奏捷连三月圣主兴平第四年已信人归
落鴈后且看别酒向灯前到家寄语同游侣夜夜同游缘墅边

○孙儿之沆之泳旋里为诗仍用韵

紫濠烽火动惊天上将龙城捷几千祇以拔刀看截玉顿令归旆又经年西园明月
层楼上大海寒涛小榻前休讶北山猿鹤怨误将白发更筹边

○过中前所

手札十行下玉京敢从风雪问余生山川拟识新雄要草木仍怜旧姓名百万遗黎
增几口半千残土痛三城重来急水河边过父老环车愿致声

○乞归十上二首

边城孤月影悠悠身世重看第六朝百里青山开绿野几茎白发更丹青鹅池十万
还惊雪犀甲三千不射潮逋客有章今十上敢烦猿鹤苦相招

其二

欲倩丹笻手自扶谁将魂梦破潜夫潮回射雪风前絮纒满秦箫月下芦拥剑敢惊
身是胆抽簪休愧戟如须最怜野逸张忠定老觉临官气味麤

○初抵里第有作

三十年来白板扉避贤初向此中归犊庐差自遮风雨鹤表何人料是非客到重门
随几个鴈还深树任孤飞夜阑秉烛饶佳话怕说霜华上铁衣

○望■〈木号〉严塔

仙掌芙蓉片片鲜鸚林分缀布金田根盘大陆三千界影落长空万井烟浪说龙标
还插地浑疑鳌柱可擎天不须近听风铃语万古兜罗一指禅

○马蹄河

十里马蹄水欲满一篙鷁首雨相随枳篱院静飞蝴蝶蛙灶人间饱肉糜宫柳飞来
愁作絮女桑枯尽发为丝我来泛宅逃喧者不奈滩声搅夜思

○圈头寺老僧僧蜀人故识黄太史 【二首】

江天渺渺独愁予卧楫来翻贝叶书到岸有航还一苇出门何地觅三车旧时梵员
闻金马入夜涛声杂水鱼多少风波眼底过钵囊茗椀自如如

其二

布地中流胜布金波流面面绕婴林野航漉载红尘入经案偏嫌乱水侵降后蛟龙
浑有口定中鸥鹭总无心夜深说法天花落散作青莲满碧浸

○河决访文鳞于舟子怅然赋之

美人遥在水中央几采芙蓉远寄将题处千花阿软后醒来一酌次公狂白波灼影
吹华发明月论心醉碧香忽忆十年风雨夜长歌秋水向河梁

○夜过蒲口

暂解尘缨半日闲片帆小艇弄潺湲长裾调笑余金埒秋药翻飞鬪玉颜酒态偏从
烟雨里诗情半在水云间不知万顷玻璃月何似蓬瀛供奉班

○王华亭明府过舟中

欹侧葛巾曳薜萝那堪车骑漫相过蟠空鳧鷖惊云舄彻底鱼龙避玉珂马踏横塘
芳草腻舟维野渡落花多人怜茂宰崔秋浦白袷红颜映碧波

○佩水亭四首

灵光十里郁嵯峨狎鸟看云辍棹过签轴文华开二酉池塘风色带三河鱼牵弱藻
浮香远燕蹴飞花落照多拟逐清溪寻旧赏无劳清梦绕烟波

其二

碧树青岚漾彩毫清酣聊复寄风涛天空气爽星河近野旷声闲鼓角高梦枕乍醒
山简酒醉琴初罢汉阴棒横塘日暮重回首首里龙津拥佩刀

其三

城西日脚空山平小憩孤亭暮景清三管好辞来雨夜四筵妙语挟风声松翻地籁
惊涛壮河佩天神匹练明一饮百觚浑未醉虚檐铁凤撩人鸣

其四

午夜星河下四筵可堪孤兴答云烟怜君细酿长腰米醉我闲钩缩项鳊岗上木奴
黄绢在簇头冰茧素丝传一经旧德文孙远谄燕应拈芭水篇

○别柴孝廉馨寰

春深三径草芊芊几度芳池钓紫烟把袂好携溪上月开尊疑坐镜中天雄谭达曙

文心壮剧饮兼宵酒态妍便欲拉君同解缆追陪犹傍孝廉船

○登遂州佑圣观饮郑月轩文学次邢士登郑思成两大夫壁间韵二首

匹马冲寒古戍隈青阳夹道倚天开层檐下瞰三生石复磴平临四望台日落云霞
杯底□夜深星月杖头来陶然共醉雄风里一夕披襟鬣铄哉

其二

踏尽云霄第几盘纷纷凉月堕雕栏一尊对客来何暮万壑冲襟势欲攒地面似缘
孤客迴酒肠聊为主人宽独看直北寒云里五夜风鸣问典冠

○再登殫忠楼 【以下系己巳再出关门之作】

四年重上殫忠楼总为筹边边未筹渝海蛟龙浑不夜北山猿鹤漫相求六朝发老
心头泪万国眉攒醉里愁倚槛一穷千里目不知天地几同仇

○读王太史宫人入道诗

闾苑疏钟谢景阳八璈初奏白云乡双瞻尚是趋瑶阁合乎分明捧玉皇宝笈斗符
金凤字法冠鹤佩汉宫妆等闲结得长门月恁取蓬莱伴未央

○予起家应召目不交睫者四十日矣偶夜半袜脱两足相荡快相得也闻鸡结袜
曰不为例

夜夜分筹到夜分鸡声喔喔舞刘琨据鞍自觉忘衰朽枕股何时动 至尊漫比王
生方结袜却来阮籍笑游棍中原倘得无征战芹曝仍期献负暄

○闻袁自如被逮 【二首】

甘泉烽火彻重悼信手提戈护九扉一缕痴肠看赐剑几行血泪洒征衣风惊鹤表
丁威去雪满鹅池中令归闻说长杨枝上鹊羞同□马向尘飞

其二

练尔多方练未成空闻曾铄尔前生恢疆五载承天语却□三师傍帝城魏絳偏和
原有恨汾阳单骑更无兵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黄龙半不平

○己巳嘉平廿四日榆关同诸文武祝万寿

问夜何其夜未央起来炮火着衣裳天威咫尺违颜远職业寻常入心忙 帝语忠
勤慚匪懈官家明圣咏无疆时艰正倚股肱力可有虞廷一字良

○除夕用茅止生韵

谁遗风烟满四墟重来人事几乘除孤城自度它乡岁弱线人看旧客裾楼阁鬢云
同海若冈陵华祝咏含誉汉家一猎空王幕司马还堪赋子虚

○除夕再用韵

旧时营垒几成墟十古遗 尚未除绝塞风霜堪短鬢故乡儿女忆牵裾身名徐邈
随通介方略营平半訾誉入夜海涛还自怒壮心偏向水玄虚

○山海卫城头用王郎中饷司韵

一笑颀颀为酒红玉关初见度春风谈来当世饶扞风字寄南林有篡鸿海上楼台

随懒慢意中天地几英雄城头压阵黄云满孤剑犹堪倚断虹

○答鲜藩使者郑司宪 【二首】

朝鲜贡使郑之羽持平谒予殫忠楼下以新□滦永□有赠赋此答之

皇輿不敢万方諄银管初悬合有人莫以囿■〈山敖〉识丽句似从英荡见诚臣
低徊风景河山旧邂逅交情缟纈新古锦好题黄绢字却嫌多病扰闲身

其二

十万重提老将兵筹边楼下集羣英橐空南海传新语地挟中山表旧营鹤表是非
千古恨鸡林文字远人情盈盈衣带扶桑水不隔周颠告太平

○驻渝海门人王献我投诗用其韵 【二首】

纔对天颜别帝宫单车就道学乘骢龙韬尽说忧方大鼉技能缘数易穷万垒新军
屯旧野一缟孤剑倚长空中原但得绝烽火谁愿麟图论上功

其二

谁遗元戎赋小戎老臣承召抒愚忠借筹且漫称开济缓颊仍先论战攻边徼半残
明汉月天河一挽洗□风唐家仙李盘根远莫说中兴有令公

○殫忠楼 【二首】

小筑凭高百尺头漫从暇日觅销忧目穷江树家千里笛倚风檐月一钩藻井幕天
开鴈阵鬢云结市失龙湫西山南浦应如许浑作孤襟万壑秋

其二

曾楼高矗建霞标■〈木蚤〉首青天发更凋乍听风铃语咄咄纔凌云磴气飘飘
花开韦树歌初发草满春池梦已销西望晴行高不极故园鸥鹭喜相招

○闻箫用韵

抵关城来日闻笳鼓即关人无复生趣近稍复业而顿若不知有它警偶闻箫声为
快更足念也

落日关山相与清何来清绝更箫声梦回楚壁鹤初过月到秦台凤自鸣岂为吴越
开远兴似将幽咽写孤征年来未洗繁器耳笳鼓愁中感慨生

○商山

山在邑东南九十里寄益都境古铁冶处有神祠曰■〈牛 菁〉铁牛者后魏鹿念
讨清河贼于山有盘龙山有铁牛峰有莲花洞有金山祠有垆神祠在绝顶傍有圣水泉
志云奇峰晴岚四时皆佳至雪霁后则千岩簇玉万树缀琼宛然天开图画也

商山遥望余三舍倚郭分封定几年高下桑田藏大麓东南农馔认平田■〈牛 菁〉
牛铁冶莲花洞司马金戈圣水泉独有晴峰峰上雪楮颐犹许借虚檐

○小清河

济水之小支也济之源为滦合七□二泉而东入大□分一支经□□□□□沙三
河红邹平长山新城入邑□□□鬼头岔河是为小清会孝妇河东□□兴又东北至乐

安马车入海岁久河口淤而邻或为壑志曰济水明霞特□□游致云耳

顾清门外水潺潺分得济南玉一湾过客风□天远近亲人鱼鸟月关山烟鬢朴雨
孤城晓石发衡波老树闲且任壑舟横野渡谁调人瘼紫宸班

○灵侯祠

志云周厉王三谏官也废而客吴复而按究宋碑云苑墙有祠榜曰吴客三将军又
称朝廷初复燕台藁未征转饷之役旁逮东蚩而阴相之遂以上闻额祠曰威佑意童贯
媼相为之至祥符从空而下则枢密钦若神道设教耳复燕在政和间第未详何以历历
三灵与俱而又何以俱有高丘于邑志题灵庙遗忠盖有遗直之思云

雨水清清何代丘祁连佳气郁露湫一朝阿阁鸣三凤千古高城有列侯野老谁从
古伏腊寒鸦自认旧松楸不缘大义流风远那得郟秦更佐周

○孝妇河

河在邑西南七里盖颜文姜笮盖水也合小清而东近颇有溢患予谓鞶帨而感天
为泉感地为河至以名镇名水孝之日与地天无穷也予祝颜神曰慎事姑无令岁发笮
盖也志云笮河播孝

花城南畔锦为湖笮水千年开画图河润有天怜漆室海田何地问麻姑银床水淀
芙蓉冷素纓风丝杨柳枯为语少君提瓮后等闲休弄笮□盂

○古狄城

在邑西北三里许长堤如带地腴而润父老曰此古狄城也志称桃李桑麻偏盈春
雨余凭高寄眺泱泱大国之风犹有存者题曰狄城春雨

西北狄城古野边长堤曲曲宛虹连地环横水龙蛇远天擎高原日月偏桃李千家
花是县桑麻合塋海为田独怜抒轴东空日揽结河山意惘然

○灵异台

台高二丈许在郭东稍北岿然平楚中传曰灵异也有玉皇阁俯城郭四顾轩敞当
木?火霄月上把酒凭栏一瞬千里势尽青徐志侈为胜槩云

天苑风华秋自开挈壶东眺集露台一方海岱排青下千里淮徐入望来聚远云寒
鸿没灭凌空水远月低徊兼夷苦忆夷吾手纵以兵车亦壮哉

○锦秋浦

此麻大泊也邑与新博共之一名官湖亦曰鱼龙湾周可五六十里志曰浦饶鱼藕
士人竞操舟取之每萃白荷绿雨歇烟消款乃之声响穷水际苏子瞻云霜风收绿锦万
顷水云秋特以名浦而题曰浦鱼歌

学制天涯未豁襟偶从锦浦伴行吟布帆风满云千里静练春寒月一林醉听黄鹂
呼柳絮坐看白鹭点秧针扬舲莫压星河影怕有光明俯碧浔

○高节书院

在城西王里有鲁先生墓盖邑人称周高士鲁仲连也王孝廉之翁以父兄命为先

生祠及讲堂有祭田学宪邹颖泉题曰高节书院予过而仅慨古墟也晤孝廉念高节谓
当有祠以养士高节而孝廉始谈其世谊志曰古墟牧唱徒雍门之慨耳孝廉名道泰其
兄道平登辛丑第父士尚官鸿序有文章

春秋志在夷吾老谁把苑周问水滨海岱高深锤大地乾坤纷难属闲身千金岂谓
能辞赵六国合应不帝秦最喜汉家赤帝子先从图籍慰斯人

○过田镇

齐王横故居也尚有裔姓在横慷慨数语大有英雄气三千年尚得以姓予镇也过
而吊之

王孙芳草徧齐中故国犹传结客功百战功成羞马上万人敌在负江东宗人不惜
循城气高士空留蹈海风漫说汉家封齿意侯王那得赚英雄

○隘园六首

侧身东望宛墙东离绪纷披杯酒中排闷尚嫌羣说恠问奇无复更谈空岛中云雾
千山暗海上舳舻万里通便欲尚书寻旧舄凌霄一问大齐风

其二

两地高城去几何小园终日倚城阿繁华露冷迎金素芳草云深隐玉珂半醉半醒
春易老一觞一咏客频过青齐剩有名贤迹几读泱泱表海歌

其三

百花簇簇拥高亭秋色仍堪贮一庭莫以时危轻说剑祇绿多难罢谈经万家井牧
人占两百里郎官自列星东去不愁东道主更看嘉绩奏新硎

其四

名姓那堪上玉墀厅缘戎马又离披秋声着树愁难赋月色窥庭剩有诗白发从新
凋木叶碧云依旧上花枝小清河水平如许莫向波臣问水涯

其五

层楼矗矗帝城闾人境结庐却谢人两到今来宁有客地容署外尚留身树迎秋色
蝉方急花受轻颺鸟亦新自是谢庭饶玉树不妨野水有垂纶

其六

乾坤落落此孤亭清梦分明说旧经志士自惭悲骥老弋人谁复慕鸿冥夏云列队
花千树秋露一团月满庭语尔官家清绝意万波心水涌寒星

○适园八首

近游几拟近城隈选胜轩从此地开树荫北窗低亦入山街西日远还来云晴马耳
清当眼月冷檐牙静落杯我有太平书未奏聊随同学咏康哉

其二

便从百里越城闾日涉应知未厌频返照入林还避影纤阿当户欲窥人丹丘不问
楼台地绿野聊清车马尘爱客可能文字饮西园飞盖莫须论

其三

□山自昔青当眼近野于今绿有轩咫尺尘埃还谢客寻常花鸟一开尊遗风留在乾坤老今雨应无车马喧最喜闲身饶盛会问中忍不念君恩

其四

苑边西北状元祠博学仙才自一奇道启八英才子地天当五百圣明时好从揽结窥真宰肯向虫鱼注琐辞却恠世人燃姓字都从县钵觅摩尼

其五

九曲三河马水滨山中结构草亭新地当近市三朝盛花压高城百里春丹白合勇传佛柰八千双引咏庄椿名园林问张丞相旷适于今有几人

其六

每从缓步拉同人特结茅亭坐负闾白板扉问飞燕雀紫荆花外卧龙麟江山自是饶风月今古谁堪认主宾小树如芥人未老休将篱壁误良辰

其七

一亭特结西园客满座翻疏北海杯不是当车难缓步祇缘多落易纷挨种花自湊河阳胜增灶人传虞诩来几咏杜陵真切句安危须仗出羣材

其八

闲身独坐涧盘蕙报客应知二仲过人境寂喧濠上乐世情今旧雨中歌几番醒醉随花老一局高低入夏多忽漫当杯生世念中原戎马近如何

○谦美堂十首

一雨中原快卧龙烟霞作色上芙蓉座驱残客人三径图上流民天九重当急持筹难借箸登临安步未须筇闲身尽可闲歌咏只是甘泉有警烽

其二

春老闲门草正肥泥融金井燕双飞年来鬓发心先短眼底交游近更稀不为乍晴扶垫角每缘多难赋无衣西园昨夜梨花□醉拉同人佩月归

其三

独坐删诗诗未成重檐西个鼓成声不缘问字能惊座要使三挝识祢衡代雨催花觉更缓回风随棹意还平卢龙幕府元戎夜曾听晴宵天鼓鸣

其四

万家砧杵动秋思又听鸣蝉上旧枝暑溽尚嫌风力嫩硕宽偏眺夏云奇无弦不问琴三弄有客还邀酒一卮人夜挑灯浑未憩诸郎应训奏诗诗

其五

摊书独坐拥秋风挟雨当秋风更雄雨喜鱼龙浑不夜风掀燕雀舞晴空昆源未问八天柱泽国先调一亩宫笑向拗堂成底□□□□约论元功

其六

秋空片片涌□云坐□□□目未□乳燕受□还自语羣鱼浮水总成文三农慰满
鱼龙夜□室歌□草木□□使诸公忧社稷不嫌戎□有观军

其七

高城风色□□楼云叶垂垂雨欲流地缺陇头播晚种天开□脊课鸣□□鱼百室
偿奢愿板筑频年□野谋倘得四郊□垒尽何妨盘涧更先忧

其八

瓮城如瓮傍城隈四角城仍四角开三水远从百里下千山高向九衢回瘴人自费
龚黄力精甲谁当卫霍材闻说至尊勒远略遍从关隘起楼台

其九

自缘齿至老蓬蒿敢以羊裘傲锦袍邸报传来心已短旧游说到气仍豪闲身差可
随鸥鹭病眼谁堪见节旄清夜几行忧国泪不禁狂醉□离骚

其十

百花灼灼□经处风雨应怜客忆家城上轻阴草树散楼边新燕水云賒明农赤舄
方遵陆学圃青门合有?滂简尚方双履在半千王路是天涯

○次友人韵

三妙先驱下草莱雨师先为洒浮□地宽剩得城头月□□祇留石上□到处清
□同酒趣投来白云见仙才应门初下双干鹊几报花间小□来

○诸将 【二首】

方州结镇拱陵城千古新昌旧有名当日文□□开大业祇今 明圣宿雄兵漫惊
倚啸怜江统且着挥鞭问祖生饥攫饱扬豪手在不妨公等奏升平

其二

□临瀚海嶠为□北□南看□□宵戡难岂烦□□□□军□插侍中□九重密秘
开清禁万古□恩□□霄为语纤□□□训从来英晷是清□

○白燕

几点绡痕薜荔墙浪从蝶粉□羣芳□衣玉树花俱乱调语珠帘梦亦凉斜受轻风
粉落素低随明月一黄飞璫弄玉浑无事怕舞霓裳□海棠

孙男之滂编次

●高阳诗集卷之六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 较

七言排律

◆七言排律

宋中翰参予渝水以九月寿母八袞暂归其尊翁起岩公八十有七矣高堂双白兰
树翩翩中翰方陈文蟒兼金之赐于庭与白酒黄花相映也诗以羨之

寿王霁字少傅 【有引】

○宋中翰参予渝水以九月寿母八袞暂归其尊翁起岩公八十有七矣高堂双白兰树翩翩中翰方陈文蟒兼金之赐于庭与白酒黄花相映也诗以羨之

灏上高人自一流齐眉人共赋丹丘千金仲产供诗口十指仙针佐杖头偶寄一官携八月忽成五噫更千秋六龙绕膝传先业片羽凌霄有壮游絳雪丹金分玉府赤霜袍彩舞文虬归来最喜插萸会借得边筹作海筹

○寿王霁字少傅 【有引】

少傅以天启癸亥春正月乙巳为揆揽之辰盖七十有八以先二日视师关外至自檀予以 上命抵关五阅月矣揖少傅于建节方且合始履之风云揽上元之星月荐人谣于椒颂载胡拍于梅吃得二十六韵聊引汉关之长歌云尔

铃阁先春兵欲销春风骀荡漾霞绡天回含誉名逾上旆揽欃枪气折骄万部旃裘方献岁孤城灯火又元宵戟枝满月开三雅牙角长庚照六韬借箸边筹添海屋荐盘花颂咏山椒鸟衣旧巷分羣谱鹄印新囊荷九霄参合冲牙瞻御袞陆离光剑拥长褱胆孱共倚山为锷臂健应堪手执彊万厦不妨庇盍且一枝常自借鷓鹑名王蚤岁看骑马甲首千羣养射鷗惊代威名知草木和门轻暖走嫖姚雄襟环甲仍题楯华胄凌云更赐貂余荫二郎留玉树清时三伯过铜标老臣方略金城壮尚父丝纶皤水遥北望狼烽惊徙幕东闻鳅汛几听涵生来神武传青海将得天威下赤燿日丽鲸狐须远遁天空猿鸟莫相撩庭饶旄毳争乘阵材拥蹶张竞渡辽特练冲车当上驷双瞻矛羽插重乔人民华表今还是鞬纒鹰扬旧自调日月新华清虎落星辰光履傍鸡翘珠玑尽屑黄沙磧环佩应还絳节朝歌有汉关摇组练曲成猛士按笙箫回中金七柯函酒老上白云拍作谣粉堞烟花连火树泥丸云雾锁星桥东公几奏长生字五岳三台相映照

●高阳集诗卷之七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冯洪业茂远较

五言绝句

◆五言绝句

横塘曲

返照

野寺

玉林斋杂咏 【四首】

丹白园杂咏

斗园 【有序】

小园杂咏 【六首】

锦川十二咏

中右夜 【 三首】
安锦州 【 二首】
效钱起江行 【 四十首】
赋得弱柳鸣秋蝉
宫中乐 【 二首】
游春词 【 三首】
潮
忆片石西
闲居
少年行 【 二首】
望雨
晚春 【 二首】
独坐 【 二首】
桃口晤房素衷尚书王清野令尹
愿雨 【 二首】
苦盗 【 二首】
南城下
问盗
独坐
长安道
杨柳枝
闻鴈
柳花
西园
感事
座中有谈虎者
偶咏
感事 【 二首】
独夜
闻鴈
城下圃
夏之日闻鴈
放舟 【 二首】
望雨

偶书

纪梦

农家乐

客行

长安生

阅古

雨

五月雨

忆旧

释客

竹吟

秋意

归来 【二首】

僻园

澹居 【二首】

河干

闻笛

此中

望雨

感游 【二首】

半峰亭

○横塘曲

含笑向鸬鹚横塘不可问溪长菱叶深岸折芦花近

○返照

落日下平津返照河梁上百尺黄金鳞闲杀渔人网

○野寺

相从问水滨野寺三家步一僧持钵归可是□来渡

○玉林斋杂咏 【四首】

郁郁何年松凌乱荒台下日暮起松风游人时系马

其二

高丘何累累龙象化为土遥想金碧时檀那合掌舞

其三

闻是维摩居离离生禾黍落日下平林行人□过渡

其四

□篙浮舴艋千里望平芜滩头直钓者钓得四腮无

○丹白园杂咏

丰家溆

丹白坊

寄一亭

绿芋亭

翠漪池

雪香亭

散木亭

鸠居

△丰家溆

邑西偏为丰家口故地园径其口有溆名耳在福泉寺侧

河阳百里花移近百花屿佛水雨花飞云是丰家溆

△丹白坊

园多柰潘赋曰二柰耀丹白之色遂以名园为坊以扉

薜荔纤随径花阴白板扉晓来新雨霁■〈虫虎〉螭写□衣

△寄一亭

摩诘曰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予园数株树耳聊取寄焉

乾坤此一亭微官亦云寄黄鹂深树鸣似识婆娑意

△绿芋亭

古人美芋羹更为芋墙予友徐子先注种芋方园故宜芋

种芋满庭阶绿映阶前树晓露洗朝墩似着桃花雨

△翠漪池

池当寄一亭之摩诘曰苍翠临□漪夏木青苍临其上遂以名

落日下城坳空明蘸倒影翠映美人虹风牵□上苻

△雪香亭

有梨十数株杂以棠花望之真如□雪亭成而客咏梨花白雪香故□

莺啼花底月花落月同撷片片逐风香错看□月雪

△散木亭

老榆臃肿违众宥之无何风折其半

子瞻宥老楮雷风断其干乃知众所憎天心赤复憚

△鸠居

以意为亭真如鸠拙亭成而维鸠居之遂名

生平拙如鸠突地为目巧居成鸠适来斯亦拙之効

○斗园 【有序】

新安吕介孺有园乎玉斗山之坳盖古斗城也遂题之以斗若曰大如斗云中有芝泉芝池八风亭紫芝斋斗室□□轩晚钟榭俯松楼梅坞竹径茨门石室诸名胜其友人左史氏各寄二十字

芝泉

晚钟榭

竹径

石室

△芝泉

峡深泉复甘生饶寿者相下有千岁余神芝产其上

△晚钟榭

山深易为夕寺古峡月峭老虬邀蒲牢晚来撞返照

△竹径

三径开幽篁峭风敲万玉不参玉版师为识亭亭绿

△石室

榻来贮古月遂移石为室钩帘月在床晶晶白云出

○小园杂咏 【六首】

二十四花信几度到枝头东风曾着力莫使说炎洲

其二

不复怨春风羞向春风里画楼双燕来怜花□脉语

其三

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落晴风都不管明月下丛薄

其四

绿鬓谁家子年年花欲然忽惊风雨夕白发落花前

其五

万绿一花然黄鹂应未识寄语金谷花不争春颜色

其六

花信风初到枝枝向晓红有怀安石意不肯嫁春风

○锦川十二咏

观音洞

松山

紫荆山

红螺山

笔架山

锦水

汤河

小凌河

滴翠岩

瀛波

韭菜园 【二首】

广济塔 【二首】

△观音洞

观音洞在城北二十里洞有石塘水冬夏不涸色绀碧可饮洞居者其松有雪当暑不消而石子圆如弹丸俗因名山曰二郎山盖城倚为托云□人曰石塘松雪

泠泠石山水晶松下雪中有□丸人坐□□石节

△松山

松山在城之南可十里城中广济塔北负瞞山南襟松也登城望之云灵映蔚从翠微中见白描淡扫如屏如案土人曰松山点黛亦曰浅黛云

松山自岩岩锦人曰浅黛不信羊鼻公肯作妩媚态

△紫荆山

紫荆山在城东十二里凌水环其下日初出若水捧日而上杲杲然土人曰山既高矣日当卯若架山之上名曰紫荆熒晓亦曰荆东朝旭

西州荆作关东州荆作山独有关山月双披客鬓斑

△红螺山

红螺山在城之西三十余里当日入处每勺衔日而承之若摊万顷玄王为几以阁无量火齐土人白山之东见日八山之西复见日出曰红螺晚照亦曰螺西夕阳

荆山山作紫螺山山作红□狼抛日梭织出锦川雄

△笔架山

笔架山在城之西南可三十余里三峰高下如笔架然地当巽为城文笔而大海文澜浴其下土人曰笔峰插海

玄兔供我毫黄龙蘸作砚铭成一阁笔三山架海甸

△锦水

锦水从西北直城之西折而佩城之南复折而北当城之东大作波涛细作縠绮洋洋悠悠顾我欲留有回文之日矣土人曰锦水回文

芳甸菀杂英水华散成锦络纬满支机明河□角枕

△汤河

汤河在城之西其流佩城而南水温故有汤河之目冬不结冰渔人集网其上如夏之日亦名玉泉取其温也土人曰汤水冬渔

冬亦不作冰夏亦不作焯谁擘二郎丸划此一泓玉

△小凌河

小凌河在城之东十五里山有望海寺河绕城而东环寺山出其前即晴晓若烟鬢然乃若蒙蒙烟雨更奇也土人曰东凌烟雨

环出水已奇襟海山更爽彩翠忽成岚时作烟雨想

△滴翠岩

滴翠巘在城南十五里高山中有乳从上而一点有声土人名曰滴翠亦曰南岫乳泉

穴乳翠还滴点点散圆文凉飈发木永行天作锦云

△瀛波

瀛波或曰滌波也城之南八里有河当佩如环带然土人旧名曰瀛波也晴日凌波作黄金碧玉色便如眺蟾若晶晶天宇午月当空不翅拾翠眺蟾台已亦曰滌曲眺蟾

当水月还来水应呼月姊眺蟾汉宫人掬得影娥水

△葑菜园 【二首】

城有葑菜园旧地也土独融和不早干春耕易着耒而菜早生边地寒多难下种此为胜地云土人曰名园春葑

塞原高复寒辛盘细生菜春风度玉门似有春风在其二

几欲图王会写此图中看云台高议者知道外边寒

△广济塔 【二首】

塔在广济寺寺当城之西偏塔作十三级势尚插霄而铃铎既坠栝角之木日作鸟堠盖辽人藏舍利地也众鸟欣托而多鸦云上人曰古塔昏鸦有金大夫高璉记

何年青玉华尚作天一柱寒鸦时复来半搅天花雨

其二

一指现兜罗众鸟欣作垒译人译鸟声似说城郭是

予率大兵过锦州令金幸录诸金石文得土人并录其地之纪胜语盖郡人文司马作也云石在观音洞未摹而土人以臆注稍为点缀传诸同好赋之若曰此土何可弃也固土人意如此乙丑秋七月孟兰会日书

○中右夜 【三首】

白发风霜裹戟枝解笑人冥鸿入寥廓辽鹤且相亲其二

枯坐严更苦闭门白发新翻嫌海上月片片欲随人其三

骋望心逾远临流意与深夜来风色好不为快雄襟

○安锦州 【二首】

锦水波初静高轩向此过似闻城郭是东去竟如何
其二

吴房岂不重风雪竟谁成愧尔龙钟者偏牧上将名

○效钱起江行 【四十首】

投策俯丹漪朝暾欲上时圣明今在御小憩亦夷

其二

四野云阴合渔翁不肯来高人方隐钓莫是子陵台

其三

碎擘琼林笋旋斟玉露秋查头芦管子入破吹伊州

其四

磻溪看整钓顿起故乡心谁妬还家梦江头急暮砧

其五

荷盖云生叶莲香天雨花游人讶胜事渔父自生涯

其六

牵路争高缆船头露佩章早闻中镇罢莫是黄头郎

其七

雨急鱼龙没江清日月沈渔家寄傲处客邸亦伤心

其八

莫以前鱼罢还惊汉吏薪方舟相偶语都是宦游人

其九

草木欲黄落行人鬓亦衰云开一鴈过正是渡江时

其十

一棹随风力北来渡大江秋阳饶暑气不敢揭蓬牕

其十一

帆翅凌新鴈乘风破晓凉平沙暮雨急凄断不成行

其十二

日高云叶散风定浪花平自在中流意浑如五两轻

其十三

青衫不自意白鸟向人鸣列有蛩螿陈胸中几甲兵

其十四

江畔逢渔父犊庐近水村得鱼兼得酒不肯款柴门

其十五

竹叶青随酒蓼花香入诗行藏无住着江月旧曾知

其十六

一夜秋风均相看北鴈臣如何秋且半犹是未归人

其十七

橹促猿声急蓬催鴈影高小窗当远岫苍翠见秋毫

其十八

解缆江干上长年吃力同独怜持柁手看水更看风

其十九

□畔秋将老南来鴈亦稀似予堪作主宾鴈向予飞

其二十

江月弦初上水村云更深寒衣应寄远早识数声砧

其二十一

去住纔千里同人不寄书解罾休便煮或恐有文鱼

其二十二

看云留近岸问水识长年今夜同眠橹故乡可几船

其二十三

酒碗莼羹鲙茶铛蠨眼烟为悬高士榻几傍孝廉船

其二十四

星河浑匝地波浪远连天点缀秋声意□闻柳□蝉

其二十五

岸平饶旷土心远作浮家孤往无酬应秋回□鴈沙

其二十六

远岸山犹翠家篱菊正黄秋风先得意隔水送花香

其二十七

鸬鹚傍水涯唼喋弄晴霞八月孤帆下应疑海上槎

其二十八

江上逢佳节花仍冒雨寻故园篱下菊朵朵绽黄金

其二十九

西爽院飏飏天开天际头漫将团扇赋轻负汉宫秋

其三十

五月披裘者拾金岂采薪中流方揽楫三叹忆□人

其三十一

从来郡县吏清自畏人知太息江亭上纷纷勒去思

其三十二

远眺秋英圃翻思春草塘推窗一近岸分得蓼花香

其三十三

故国人千里平沙鴈一行拟图家信到只是鴈随阳

其三十四

渔家秋色里夕日钓芳洲结屋荻花岸闲眠一对鸥

其三十五

诗罢芙蓉榭赋成鹦鹉洲佳时合胜地多半为名流

其三十六

斜乌飞晓月阳□□平沙窟宅疑仙侣相将弄紫霞

其三十七

白雪难消闷黄金亦铸愁近来学断酒不愿醉乡侯

其三十八

风袅长萝日露冷红树秋不知舟算使还肯税愁不

其三十九

江鴈度秋霜江空鴈影□一行山客啸几树木奴香

其四十

地坼涛声急天空枫影寒蛟潭不可泊鷁■〈涑鸟〉认双滩

○赋得弱柳鸣秋蝉

细柳迎秋弱繁枝尚隐蝉一声风断续和月落尊前

○宫中乐【二首】

春光融密勿喜气漾晴空尽日还披览□□亦合宫

其二

宫府势相叶堂帘高更深文华披对罢垂冕日沉沉

○游春词【三首】

当春临便殿召对上虚亭相悦君臣乐一游纪御屏

其二

小苑奏繁吹高檐古木垂调来花下马不惯试新鞞

其三

日月光春历三陲兵气销春游春柳岸不忍折春条

○潮

休嫁弄潮儿潮今亦失信掠我油壁车去向钱塘问

○忆片石西

日暮寒山里白云草其深不闻鸡与犬□听数声砧

○闲居

记得南来鴈偏留孤枕声今宵灯影下嘹唳有余清

○少年行 【二首】

闲煞路傍儿自度春风里一按珊瑚鞭轻踏桃花水
其二

纤歌倚箜篌娇语调鹦鹉轻梁落燕泥打着催花鼓

○望雨

朝气咽风铃巧作夜雨响起看檐际云露结明珠网

○晚春 【二首】

柳花白于绵鹅儿黄似黄此中一段春个是描春手
其二

春草连千里重登千里楼画梁相对语双燕不知愁

○独坐 【二首】

独坐幽篁里纤虬香篆空却嫌鹦鹉舌作巧向春风
其二

莫问南湖雨宜横野渡船曾经风雪里终夕不成眠

○桃口晤房素衷尚书王清野令尹

绿野绿成阴桃花尽结子驱车桃口滩一听尚书履

○愿雨 【二首】

屋脊乱油云鸣鸠呼其侣老农把锄归咄咄怨鸠语
其二

五月麦成秋春来不一两我欲余新谷陇头无禾黍

○苦盗 【二首】

避地愿生还赴官先去计岂不畏简书带甲满天地
其二

豺虎既纵横鹰鹞仍上下如何廉吏归亦有如云马

○南城下

城头草又生安步游城下尚需草堂成聊呼作绿野

○问盗

自昔笙歌地于今戎马场伤心满眼泪谁复问隆王

○独坐

我欲开北窗高卧羲皇上熏风自南来云拥珠箔爽

○长安道

长安大道傍亦自生春草野水茨菰花西湾春复老

○杨柳枝

占来折杨柳多绿离别时春风知客意先长最长枝

○闻鴈

关山一听鴈每忆过家时今日家园里还吟听鴈诗

○柳花

几度杨花起相看游子颜一般飘泊意风色满关山

○西园

灼灼花头艳芬芬花里香春风随意处岂为老人忙

○感事

陶令门前柳春来倍可怜只愁风絮起搅断不成眠

○座中有谈虎者

汉家飞将军射石如射虎今比虎于石谁能复饮羽

○偶咏

狡狡林中獠力能盐虎脑岂不念头颅目前搔痒好

○感事 【二首】

一灯六十年夜夜临文字独有三年春抱腕不成寐
其二

狗益总堪羞虎圈不可测献吉呼对山至今犹动色

○独夜

客方噉名时作色中常侍长卿赋纔成却怜杨得意

○闻鴈

忽听云中鴈惊如塞下声■〈口答〉然成寐后却觉梦魂清

○城下圃

种蔬古城下酒时供小摘中有权园人尚可号园客

○夏之日闻鴈

孤鴈衔秋意凌风夏亦凉故人曾寄信有字不成行

○放舟 【二首】

江上逢渔父沧洲深处过风波非不险人世更风波
其二

以我乘桴意来调野渡头横塘休借问不是采莲舟

○望雨

赤日赤于火白云白似绵把锄云日里翘首望丰年

○偶书

元戎都燕颌上相几鸢肩兼资称将相何日太平年

○纪梦

纪得还乡梦多缘塞马惊归来千日里无复梦长纓

○农家乐

○客行

灼灼桃花片青青杨柳枝艳阳花共柳偏是妬青骊

○长安生

有客长安来略说长安事闻道苞苴清搔手曰全未

○阅古

安石秉高操兼之以辣手拗尽世人心拊将天下口

○雨

小雨细于丝万家歌且舞乃知如雨珠不比如珠雨

○五月雨

一百四十日今年听雨声老臣忧国意额手颂升平

○忆旧

当日平安火星驰入帝都百营初解甲万姓竞驩呼 【五月十四日】

○释客

莫苦食无肉休看甑有尘万钱曾作料下箸是何人

○竹吟

戛戛万玉鸣青碧秋如剪风雨蛟螭飞莫作笙箫选

○秋意

月芒上玉钩风韵生银甲柘馆合来秋赋得婕妤箒

○归来 【二首】

归来安一壑指顾是三丘莫以闲中意轻输新息侯
其二

稚水还成浦童山亦贮云遂初曾有赋不必更移文

○僻园

无竹无三径无花无四邻卜来穷僻地中有倦游人

○澹居 【二首】

云横峰露髻雨破树如发中有高人庐披襟揽萝月
其二

绕座摊羣书重门闭古色偶携高士传读之心恻恻

○河干

采莲当日午先采叶为扇片云似有情傍船如便面

○闻笛

高楼当月夜远思聚重檐玉笛谁家弄翻来昔昔盐

○此中

此中纔十笏高士尽能容子午衢中宅偏居卖菜佣

○望雨

垂垂雨不下怕湿采莲船似说在苻里时闻有管弦

○感游 【二首】

鹤飞凌九霄肯作耳目翫石上松生风回头顾双翰

其二

莫愁秦淮水归舟已待风无将兹地会一欣别时衷

○半峰亭

一峰高矗云有亭当其半寂寂亭中人坐观云聚散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七终

●高阳集诗卷之八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茅元仪止生较

六言绝句

◆六言绝句

出塞 【六首】

雨夜 【三首】

感旧

夜过石佛

寄题沈龙江阁老扶杏馆 【四首】

寄题还青亭五章用赵柱野中丞韵 【五首】

○出塞 【六首】

古道无人自老寒鸦空树独闲应笑敕车羸马终朝问水寻山

其二

乱石插桥偈仄合濃当礧潺湲入眼都堪图画伤心更是间关

其三

不是拔壶问代宁关狼石求还一卜河山大计三朝晴晦如环

其四

云合千峰万岭风行兔赤乘黄要醉特寻浊酒欲豪学吃炙羊

其五

叱拨桃花喷玉连环迭叶浑金似是虎□□□可能铁胆铜心

其六

残壁鸺鹠啸语隔垣豺虎纵横数万里遗未贴百千骁捷成行

○雨夜 【三首】

散帙鱼黏落粉出门马惜连钱兀然抱膝枯坐率尔掀髯成篇
其二

枕簟江花搅梦池塘草谢回波倚砌蛩声正急窥人月色如何
其三

莫讶南枝鹊遶且看西掖鸡栖空外涛松清切案头明月高低
○感旧

狂与步兵共醉歌随方朔同酣四十年来研北三千里外江南
○夜过石佛

虎豹蹲疑恠石风雷吼下寒流野寺云霄度马溪桥草树鸣秋

○寄题沈龙江阁老扶杏馆 【四首】

春晓人游绿野夕阳鸟度花村未问玉楼金马且看白酒青尊
其二

十里花笼昼锦八株香忆明光客到山蔬野饭酒来木几绳床
其三

醉竹楼含晓日悟迷桥拥春烟花底莺啼未觉瓮头客醉欲眠
其四

乌几掇衡左右小楼对结西东花映桃红柳绿帘垂细雨春风

○寄题还青亭五章用赵柱野中丞韵 【五首】

孤■〈山与〉巉巉当户惊涛戛戛落松林外千年归鹤庐中一榻伏龙
其二

白月来窥醉客闲云正补疏竹收春归桃李园赋雪入簟当谷
其三

山深人静日长花落莺啼春晚笙簧隔水偏清钟磬敲风自远
其四

廿载骑云弄月万年绿树青山把酒任花开落披襟看鸟飞还
其五

万木檐头拥翠数峰江上排青漫讶秋风瑟瑟且看霜质亭亭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八终

●高阳集诗卷之九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茅元仪止生较

七言绝句

◆七言绝句

秋云覆城堞殆青空碧绡障也赋之 【 二首】

秋尽闻鴈

黄华峪周元裕之韵 【 二首】

黄华峪元裕之后韵 【 二首】

陶传 【 四首】

瓦窑坡 【 八首】

东便门二绝句

腊八日儿辈燕集以儿铨生日也对雪有作 【 二首】

月下雪 【 四首】

夜坐

渝关以兵赅地之毛予下令种柳资军需也再来而柳始花 【 四首】

寒吟 【 二首】

题畫

哭同年韩弼我太守 【 三首】

送式周郭年兄诣公交车

得儿鈔手书

鈔儿寄字云问爹安无事早来

程星海夜坐闻涛是日遣将

除夕同儿鈔坐小阁念君父深恩感岁华易迈诚点焉自失也因拈霜鬓明朝又一年句用霜字韵

二月闻鴈

杨总戎隧碑

过曲尺河不入

中后所

宁远

餅花

殫忠楼用儿鈔对雨韵 【 二首】

立夏用程幕韵

殫忠楼 【 五首】

楼中闻笛

喜雨

闻笛

喜满赵二都督至

室韦部一首
奚国
霁国□□别种也贞观中入贡
契丹
铁勒
班婕妤题扇 【 六首】
读陶士行传
寄一亭 【 三首】
初夏闻蝉
喜雨
雨夜
冯骑都尉唐墓
东田庄
齐家口二首
刘生
再过延福淀
夜次洛关用江济寰给谏韵
吕仙祠
黄华
牡丹邨小苑
冠县道中 【 二首】
田庄 【 二首】
晓发武遂
送本通和尚
送曾省庵
白云观即事 【 二首】
宫词
周炼师说经
宫怨
少年行
桃花湾
芳卅谷
高阳台
过督亢亭

少年行东甯文鳞
王茂才别墅
送友人
饮王慎庵茂才得其弟干符调会城报
送邹泗山太史归豫章二首
大将军略地过广宁遂下楼船归奏方略 【 三首】
十月既望晚抵中后所
鹿职方诞日
边城春思 【 五首】
燕来 【 四首】
闻刘岱舆将抵关门
拟明妃曲 【 五首】
阅邸抄
夜梦莲花泊待月
舟行夜泊
野塘
重阳阻雨
闻官游拟归者作
桃花园马上
草堂村寻人不遇
题友人山居
登高回乘月寻僧
春草
野步
拟过崔处士林亭
拟酬王摩诘过林亭
解闷 【 二首】
田家杂咏 【 二首】
与村老对饮
秋日游李园 【 二首】
送王虚之孝廉署清江 【 二首】
马家河杂咏 【 三首】
边吴淀
经宋三陵 【 三首】

.....

○秋云覆城堞殆青空碧绡障也赋之 【二首】

万里青霄拥石林城头疏雨半晴阴谁将小米烟云笔挂在南屏待晚吟
其二

坐看南山云起时无花无酒亦相宜却嫌陶令浑多事满把寒花待酒卮
○秋尽闻鴈

秋尽风花鴈有群孤怀离思正纷纷夜来粉堞东头月分得长安一片云

○黄华峪周元裕之韵 【二首】

谁将鬼斧擘苍瑶峡口星河影动摇似是玉龙穿禹穴半天鳞甲落山腰
其二

悬泊何来恨未收高欢避暑已千秋西风吹雨鱼龙夜王母祠前澹不流

○黄华峪元裕之后韵 【二首】

五月黄华花未黄铜墙铁壁色青苍珠帘不卷瑶房雨挂境台颠露夕阳
其二

山畔晴云带雨看罡风谡谡夏犹寒隔来水冶纔三舍不是官闲到亦难

○陶传 【四首】

谁把南山作北移东篱犹是旧花枝日来简点从前语岁岁编年写义熙
其二

好将野吏试三长载笔何堪著作郎曾向新诗阅甲子始知一士□浚阳
其三

宋家太守颜延年□道经过饷酒钱自是本朝曾识面不缘今日始相怜
其四

帝室曾占百二期镇军风旨路人知此时自合休官去不为腰肢屈小儿

○瓦窑坡 【八首】

坡在冷口关西登坡而北折向东遂通冷口予阅冷口抵坡下戍将指石垒曰此烈
妇坟也当□入永平掠生口北出有少妇绮服马上两□儿捉马将下坡大呼坠岸死不
知谁氏也掩其骨山之下

瓦窑坡里边城路飞燕巢林不见家拟死低徊且不死尚留一息见中华
其二

谁家少妇茜裘新马上犹余不死身纔欲下山山上死玉颜终不染□尘
其三

山口犹疑见汉官下山那忍入呼韩白沟不渡差堪拟莫作明妃青冢看
其四

锦绮簇来满路香肯随□骑作新装冷河不管兴亡事日向山前溅五霜

其五

中合谁经万石林胡笳吹破断肠吟汉家一片蛾眉月照得中原一片心

其六

何来山一支悠悠日暮悲笳隐戍楼两颊宛虹飞不断寒鸦独匝冷城头

其七

秋来寒鴈渡愁红零落山花碧涧中遥忆征人投马日玉皇新阁半凄风

其八

新调骠骑为谁雄碧血漓漓野火中听子回来烽正急山头犹见美人虹

○东便门二绝句

二年子月便东门双启重关日已曛却念巡城真御史为予东向指□氛

其二

□儿戏马潞河湾十万连营扣汉关独以单车冲□去不知谁个望生还

○腊八日儿辈燕集以儿铨生日也对雪有作 【二首】

二更霜月鬪窗明入夜微闻饲叶声晓起披襟惊玉蘂满庭寒翠向人清

其二

丰年三白咏风人冻蘂先开月外春腊日无风随意舞座中闲识太平身

○月下雪 【四首】

霜月一帘小合清檐牙白凤相和鸣羣仙忽妨云中驾万鹤凌风上玉京

其二

谁扶晴云月涌生霓裳应不减华清最怜修月吴生手白鹤光中散玉英

其三

几搦霜毫赋有年日华无珥月婵娟似缘雍伯饶情思分得瑶光种玉田

其四

竹花无影月纤纤鹤氅霞衣拥竹帘玉漏正沉风正急金盘忽泻水晶盐

○夜坐

老眼摊书五寸灯可堪小楷细于蝇夜深铁凤邀风语身比长廊罢院僧

○渝关以兵赭地之毛予下令种柳资军需也再来而柳始花 【四首】

十万营成万仞山大嬴环薄玉为湾不知官柳栽多少初见轻花落研间

其二

山峦水渚柳依依忆得来时雨雪霏一到临渝八百日侍阑重见絮花飞

其三

不向春风舞絳纱绾愁牵绪满天涯十年手植初成阵细柳营中学六花

其四

倚楼长笛月明中入破偏随宛转风摇落不堪愁里听满城甲马又西东

○寒吟 【二首】

万里纵横万寓宽将军不复计楼兰鴈来南国芙蓉驿马歇西原苜蓿滩
其二

天子神威咏濯灵元戎初匣旧青萍宴开丹凤东西幕节阵铎罗南北庭

○题畫

高峰老树挂虬龙瀑布飞花溅瘦筇十里滩声惊落鴈满亭秋色拟垂虹

○哭同年韩弼我太守 【三首】

鹿鸣携手四十年十载分符向远天几度塞鸿飞不到衡阳惊报落虚弦
其二

曾忆长安春酒杯十三年里首重回无端鴈荡峰头月归落家园入劫灰
其三

五马翩翩尽有闻盐车东下总君恩阿谁飞落篋中语几叹天朝狱吏尊

○送式周郭年兄诣公交车 【盖年伯大司马以戊榜云称尚书家期予式周式周副我】

玉钩銀蒜尚书家帘卷沈烟袅杏花七十二龄新进士琼林邀月倚窓纱

○得儿鈔手书

七郎也寄数行书字字分明问起居一到天涯头更白夜来勾梦到庭除

○鈔儿寄字云问爹安无事早来

平安无事早归来字字真诚字字催可耐此身属社稷祇今□在未堪回

○程星海夜坐闻涛是日遣将

有客高谈霜月清小楼不碍海涛惊天风似惜军容壮竟夜如闻甲马声

○除夕同儿鈔坐小阁念君父深恩感岁华易迈诚点焉自失也因拈霜鬓明朝又一年句用霜字韵

雪山清映戟枝霜笳鼓声欢夜未央此夕故园人自老那堪白发更他乡

○二月闻鴈

几听孽鸟语关关尽罢虚弦落照间却讶塞鸿偏有胆又随春信到天山

○杨总戎隧碑

曾识公孙何等班于今片石见三山英风想象遗踪在化鹤何年竟不还

○过曲尺河不入

十里平沙曲尺河小城东畔健儿多信人似惜新亭泪小队低徊不肯过

○中后所

春懒荒台廿亦稀幔亭风日满征衣最怜王谢乌衣巷无复寻常燕子飞

○宁远

矗起层峦水拍堤边城风色正凄凄相看海燕闲来往玳瑁无梁借一栖

○餅花

高牙风峭戟枝寒杏蕊新香春正阑却忆韦家花树会关城初向一餅看

○殫忠楼用儿鑰对雨韵 【二首】

帝城云树倍应新谁遣风烟柅旧轮自是当关饶虎豹春来秋鴈更称臣
其二

风水苍山绿野新雨香花径衬雕轮寄声万疇楼双鹤莫向云霄怨老臣

○立夏用程幕韵

小院同人认菜花应怜关外野人家不知莫莢春都尽尚着狐裘放晚牙

○殫忠楼 【五首】

三十年前献寿杯赤盘麟脯擎高台于今朝雨关城下独望孤云燕子来
其二

骄风急雨满回中烽火惊传入汉宫闻说至尊怀巨鹿谁堪麟阁定元功
其三

长剑空看高倚云风烟四海自纷纷谁家预作清平曲故杂悲笳夜夜闻
其四

□罢新袍听晓鸦坐虬云拥绣旛花□儿夜看□□落敢向山头撼岳家
其五

秋风白发故人情相对一尊塞外城坐久莺花浑故国突来晓角两三声

○楼中闻笳

西风落木海山秋小院谁攒万里愁待得升平归去日听笳应说殫忠楼

○喜雨

手提孤剑向边州木叶萧萧又早秋新调健儿身未贴那堪风雨暗汀洲

○闻笛

短笛谁家曲未停高楼初是数峰青一时尽洗□笳耳静倚雕栏带月听

○喜满赵二都督至

一剑谁当虎豹关最怜侠骨海山间夜来风雨惊人起合有双龙下碧湾

○室韦部一首

柳城东北地环辽猛越河边九部骁一自贞观朝贡后至今人说有丰貂 【室韦
贞观中初贡丰貂】

○奚国

白狼河北东□边五部奚斤毳帐连可惜冷砮十二万延和不效景云年 【景云
元年奚贡方物延和元年以十二万□奚败绩】

○霁国□□别种也贞观中入贡

南连潢水四山环风土依稀似奚丹中国圣人天共大至今只晓旧贞观

○契丹

开元天子祀东都扈从□渠侈曼□最是突于为快快东华公主入平卢

○铁勒

鼓纛新恩墨未干朝来介弟又承欢天家不欲浑强盛南北重封小可汗

○班婕妤题扇 【六首】

一霎西风梧叶空翩翩只在殿西东须知御手牵裾意可向高台怨避风
其二

殿角秋风上翠旗玉垆香篆绕帘飞尚方侍寝朝来起已卷桃笙付典衣
其三

金茎露冷月如霜特下钗头双凤凰但勿南熏侵玉体纵捐篋笥亦何妨
其四

几看辇路饶秋草便觉凉生水玉中遥忆春风曾寂寞这回休独怨秋风
其五

倏然秋思满银屏飒爽西来夜语铃篋笥未藏仍在握且从珠箔扑流萤
其六

玉宇琼楼五月寒纵当朱夏向谁看怀中亦有湘妃扇闲洒臙脂画牡丹

○读陶士行传

八翼天门典八州孤贫小吏亦何求只因一饭知贤母双发为儿换督邮

○寄一亭 【三首】

蝶飞绿草翠成茵酒滴珍珠倒葛巾城上云阴池上雨合来都供研头春
其二

涓涓秋水草为堂帘卷凉飈燕语梁一夜雨添新涨后荻芦学展绿枕枪
其三

山云矗矗鬪孤亭木叶初寒片雨青枯管抛来无个事闲看鸚鵡自梳翎

○初夏闻蝉

二月新丝浑尽卖隔林初听缦丝娘陇头风叶陌头种半为高门促嫁妆

○喜雨

呼雨呼晴鸠自亲天公总不费机神□来一雨浮瓜蔓闲煞河间像仰人

○雨夜

一雨突来清夏日却教秋思满虚聪偶传家信垂乡泪况是独吟对夜缸

○冯骑都尉唐墓

棘蒲南畔古城闌冯北冯南沙水滨莫惜骑都容易老一官白首几多人

○东田庄

屋后青秧水畔扉方舟曾忆系渔矶柳花日扑人头白柳叶青青燕子飞

○齐家口二首

停杯却立弄潺湲水势平吞虎豹关闻说长年识表啜白牛湾北骆驼湾
其二

石发于今尚挂树浪花当日故漫天最怜东下鼃龟窟留得西徧万井烟

○刘生

渡口杨花搅夕曛离情一片共纷纷重来鼓柁秋风里拟采芙蓉持赠君

○再过延福淀

麦花翻蝶未成秋梅雨初□□□□一□西风吹大壑农家门外系渔舟

○夜次洛关用江济寰给谏韵

天低野旷参横斜鼓吹迷离乱水涯埃吏不知人意懒夜深灯火照孤槎

○吕仙祠

走毂奔蹄梦里生道人点破已分明纷纷渴睡白袍子犹说寒灯梦不成

○黄华

洞老不知成魏晋祠残何论历隋唐桃花紫气年年在争得闲人对夕阳

○牡丹邨小苑

谁家小苑锁幽香映日轻红过短墙似是研光谁舞罢倚栏无意掠残妆

○冠县道中 【居人指小城云今御史冯令邑时抚流店】

日夕牛羊小院纷居人都说小冯君平芜野罄三川柳■〈禾罢〉稭春回万顷云
其二

桑柘成阴陇麦黄千家齐佩令君香欢呼驄马行春客灞■〈涑鸟〉滩头有憩棠

○田庄 【二首】

大渥孤城十里余幽人初辟藕花居夜来风雨蛟龙鬪自课儿童细读书
其二

八月涛声夜吼鼉枕边杂听打鱼歌等闲高揭云霞眼万顷芙蓉雨一蓑

○晓发武遂

滩头野水晓生寒马踏杨林月色阑万壑空青如有待最高峰上倚云看

○送本通和尚

种种法从性里知还来方外访名缁等闲悟得峨眉月到处清光是旧时

○送曾省庵

翩翩裘马走风尘留得尊前应住身恁向夕阳怜倦鸟夜来江月冷亲人

○白云观即事 【二首】

羣仙遥望集灵台羽客霓裳暎日开铃铎加闻天外度长生阁上拜初回
其二

何年鹤返白云乡此地空余脱骨香多少酣歌金马客年年花下问遗方

○宫词

三十六宫浑见月知他清影向谁多珠帘不断春风度又报辘辘翠辇过

○周炼师说经

瑶台初罢讲时钟宝篆亲函入九重自是汉皇识?倩肯劳方外访奇踪

○宫怨

曾侍君王供奉班昭阳一别舞衣闲杨花管领春多少日逐东风伴玉环

○少年行

白日翻风易水秋满腔侠气淬吴钩夜来批得雠家骨醉向垆头唱酒筹

○桃花湾

燕子呢喃春欲暮晓来花信风初度知他谁是武陵人开尽碧桃千万树

○芳廿谷

芳芳凄凄随意绿东风吹雨香盈谷王孙何地未归来尽日白云看不足

○高阳台

高阳台迥月如华省识当年上将牙地坼台空人世老夜深古月满溪花

○过督亢亭

水边篱落野人家处处垂杨宿暮鸦似说舞阳西献后孤亭寒色满天涯

○少年行东甯文鳞

玉勒金羈白鼻騮阿郎今夜醉谁家寒鸦啼破长安月笑指青楼度落花

○王茂才别墅

危楼百尺瞰花城云卧南窗午梦清一蝶南华成栩栩隔林风送步虚声

○送友人

山城吹角月婆娑一派秋声向客多已是愁中听不得那堪重唱渭城歌

○饮王慎庵茂才得其弟干符调会城报

别抱十年醉里逢君家兄弟尽人龙尊前忽落黄河色一鴈翻云第几重

○送邹泗山太史归豫章二首

秋风浙沥鴈南飞此夕闻君放逐归欲寄愁心随去鴈不堪霜露下寒晖

其二

孤臣此夕遂初衣塞马何劳问是非无那故人零落尽寒风吹雨夜霏微

○大将军略地过广宁遂下楼船归奏方略 【三首】

汉家神武振天声大将初扬海外兵似说干州残草木欣欣亦解向威名

其二

松山山北十三山镇日人从旧幅看一见元戎结小队争教稚子识衣冠

其三

六山山上日飞泉不洗僊岩草木□报道天家车骑过望门桃洞尽鲜妍

○十月既望晚抵中后所

青帘白板满城闾父老依依半病身几绕檐帷说旧事攢麋犹有未归人

○鹿职方诞日

三逢十月十三日不作家园斗酒欢独有军中笳鼓竞若为额手劝加餐

○边城春思 【 五首】

记得春深柳叶齐醉骑骢马踏花泥边城新燕成巢后小草纔翻碧玉蹄
其二

自是中林归去迟柰园风色重相思谁营清角关山曲又向南楼月下吹
其三

高楼一望客思乡千里黄沙照夕阳莫讶关山春草白边人头上四时霜
其四

小阁扶人看射飞千羣蝶躞过青陂平原几度怜芳草不为王孙春未归
其五

海面寒云还漠漠山腰野草更菲菲等闲略上层楼望草色云光护客衣

○燕来 【 四首】

三月关城春未交去年双燕带雏啁回翔几度东风里又湊花泥补旧巢
其二

高楼风色海山交玳瑁梁问燕子啁似说杏花开烂熳衔来花瓣补新巢
其三

何处王孙春未归斜阳芳草倍相辉侍儿好卷珠帘月莫碍新巢燕子飞
其四

燕子衔春春欲归画堂点缀倍生辉倚楼怕有伤春客莫向珠帘深处飞

○闻刘岱舆将抵关门

每缘雨雪忆刘生此日闻将向此行却快春风饶意绪先随新燕到边城

○拟明妃曲 【 五首】

偶披明诗有明妃曲数十家殊觉支远特拟作正之

应召当庭玉臂寒天家亲按画图看众中多少怜光彩只道生来画亦难
其二

北来不耐理新妆玉貌金销口地霜纵拟人怜还似旧可堪憔悴动君王
霜夜吹篴大点兵拟从南牧望南城却愁烽火甘泉下不独边人夜夜惊
其三

记得宫中闲夜时云屏珠箔坐弹丝祇今满部口笳起汉月低徊不忍窥
其四

霜角吹残汉月明学将口语两声依稀解说中原酒不似口家湏酪清

其五

几说黄龙款五原琵琶马上曲重翻醉来时弄黄金玺回向阉氏诵汉恩

○阅邸抄 【丁卯】

山水濛回锦作城二凌风雨太分明筹边楼上平□策不说松山几处兵

○夜梦莲花泊待月

画舫载来南浦月平分一点与江乡夜深月避莲花面独揭蓬牕听水香

○舟行夜泊

片帆高挂凤城秋影入晴江静不流满载月明凉似水酒家门外驻行舟

○野塘

谁将舴艋载愁来万斛浇愁次第开一雨横塘流野水藕花丛里玉人杯

○重阳阻雨

同人约共菊花杯丛菊特特冒雨开但使龙山尊酒在不妨晴日看花回

○闻官游拟归者作

久客长安病掩扉五陵裘马任轻肥只缘张翰鲈鱼贵欲买无钱未得归

○桃花园马上

桃花园里桃花马丽日香风度一人□□秣华初过雨红泥遥衬马蹄春

○草堂村寻人不遇

古树环村乌鹊依草堂风雪落还飞檐头啁■〈口拆〉窥人意似说居停戴雪归

○题友人山居

四十年来器业同贫交犹有古人风只缘姓字人间远移住青山草木中

○登高回乘月寻僧

醉邀新月看花回携手听歌□濫堆便向龙山賒月色万松深处问如来

○春草

春色纔看二月余萋萋芳草□山居平原一望三千里此际谁堪读远书

○野步

几望兰舟秋思长同人徐□水云□怕惊两岸闲鸥鹭收尽滩头红蓼香

○拟过崔处士林亭

卷帘风送月为邻拟作新□洗研尘开径不缘车马过隔林或有看花人

○拟酬王摩诘过林亭

月涉园成漫不关□□车马到空山何缘一着中林色绕径莺花尽破颜

○解闷 【二首】

几茎□发点霜秋自合终身老一丘佳兴开尊同北海文情悬榻待南州

其二

飒飒秋风吹夜半纷纷凉月白天中世平半谢黄头子齿至先成白发翁

○田家杂咏 【二首】

楼外烟云晚更昏倚□东望失江村西风好倩吹残雨遣新棉带水痕 【木棉着雨生□】

其二

植谷垂垂晚谷齐白洋风送乱云西却愁多雨禾生耳不怕新泥马没蹄 【植谷雨多则倒青生禾?黑晚谷秀齐可缓雨】

○与村老对饮

晚禾不穗同呼雨早谷方登共啸风雨雨风风无个事两翁相对酒杯中

○秋日游李园 【二首】

野旷风高木叶稀解襟重问钓鱼矶湖山一片烟霞色留滞滩头鴈未归

其二

看山纔了复临流更下晴湾好放舟款乃声中双鸟下顿令秋思满沧洲

○送王虚之孝廉署清江 【二首】

标格从来清似水谈经得地属清江庭前倘有长松树可忆松涛月下牕 【孝廉读书予松涛亭】

其二

水晶光彻西江水苜蓿香生入苑春此去重过淮水上当年拔帜是何人

○马家河杂咏 【三首】

博陵东下苑西迷解犊亭前水拍堤藿口尚余瀛水曲祇令人诵许公题

其二

秋风轟轟骆驼湾万顷涛声列远山无限牛羊青草渡牧人吹笛杏花间

其三

淀开延福下圈头水拥榆堤半不流最是雍城河两岸来年风送钓鱼舟

○边吴淀

沧水东环塘水野边吴淀头走□马圣代祇今三辅中空余楼橹夕阳下

○经宋三陵 【三首】

倚城河畔雨凄凄风卷黄沙水拍堤自是宛陵葱郁处乌鹊无树向人啼

其二

白草离离供野烧居人犹解说前朝秋来禾黍西偏地尽属祠官任采樵

其三

木落沙寒何代村尚余遗迹□□原似经□马藏名姓可有僖陵几叶孙

○丹白园九月廿日见葵花

曾向清和识丽姿秋深仍挹冒霜枝于今劲气无收处散漫闲园草木知

其二

几日不听燕语梁木绵凋尽夜来霜小栏杆外西风急一点轻红鬪晓装

○六庄

板舆冲暑兴偏新绿树晴芳净不尘入里儿童还识姓开门雏燕亦亲人

○夏日同齐宾甫刘安甫同居六庄

解组归来须有华同人相傍野□□几年东阁调觚手新向西园学种瓜

○西野得长安陈门人信

结伴相将入远村张罗小巷几黄昏何来野雀向人语应恠长安书到门

○闲圃

闲身终日比云闲不为秋风栖碧山却讶枝头双白鸟夕阳飞倦未知还

○平野兄从山中投以文石黄精诸珍种种时予方以向平债仆仆蓬堞也小山丛桂宁无体惭率成二绝用代尺一兄其教我

小园丛桂日无成烽火于今照上京君已有山堪借住肯容长啸饱黄精

○重阳日过刘元价司空墓 【二首】 /

匹马凌寒没锦泥帝城风雨半凄迷几回搦管题糕字零落黄花不忍题其二

曾向朱明披草莱玄城幽境尽青苔重来白马秋风里野树寒云半不开

○半峰亭

半峰和尚有句云天台鴈荡天下奇有生不往将安之亭在毘卢阁之东南烟雨蒙蒙高阁东半峰亭插翠微中探来台雁多奇胜秀句犹堪寄远公

○莫愁湖

断岸枯荷鴈影秋石城西畔水西头一泓澹荡心偏远不为卢家有莫愁

○望日憩紫荆花下闻鴈有怀家职方时在南闾

一派孤云天际头紫荆花烂鴈声秋依稀似写平安字漫灭云间不敢投

○方正学祠四首 【祠在梅岗永宁寺后】

公侯滚滚上金门独着麻衣向至尊十族有魂招不得头颅差可见文孙其二

两袖香烟上惹身忍将袍笏又更新多缘圣祖怜庄士未可乘时附翼鳞 【公诗有携得香烟两袖还】

其三

曾听天语久挥毫授简今堪圣主劳一死正留书插在万年节烈有清曹

其四

一片枯肠万办锋书生犹说未从容天书廿罢楼琏死多少冠裳拜九重

○木末亭

亭在正学祠后其地高敞下瞰群峰平临木末遂以名亭

一眺梅岗木末亭儿孙罗列万峰青祇缘侍读英魂在风雨潇潇不忍听

○对雪 【二首】

茅檐谡谡静随风敲断虚牕竹几丛不是寒鸦惊铁凤却疑疏雨下梧桐

其二

天公无意遮尘溷谁屑寒花鬪晓风大地山河浑一界却从何处点晴空

○悼鹦鹉 【十五首】

家调鹦鹉三年矣一夕不食死既瘞以铭更为诗悼之

日暝罽毼弄翠衣坐来无语陇云飞珠帘不卷□笼闭却待楼头燕子□

其二

落日长鸣去住难秋风吹带陇头寒别来旧侣知多少西望秦云不忍看

其三

喜入金闺舞彩霞学吹王管向昭华殷勤省识弥生赋石椀盛来菘豆花

其四

静憩鸣鸠午梦醒谁家横笛和愁听别魂消尽浑无赖更学秦声到画屏

其五

万里乡园入梦休路迷谁识下江洲不须怅望洲前月一别江山落木秋

其六

树头树底妬流莺呼酒呼茶字字明最是破人春草梦紫荆花下大哥声

其七

春色阑珊柳欲眠数声娇语落花前夜来醉作文园渴索向茶铛信不传

其八

雪白梨花薜荔墙一声初落晓风香别来故国三千里羞伴乌衣语画梁

其九

镜鹤池头花树多傍池长学柳花歌明年花发春池上独倚朱阑看鹤过

其十

一入深闺损翠颜十年误点紫云班众中毛羽还堪惜绿鸭池头仔细看

其十一

晓来慵语对花眠特倩黄莺说雨前自笑身同双燕子傍人门户受人怜

其十二

东风初解唤茶时豆椀新添日影移似说夜来春梦恶野鸦偏噪最高枝

其十三

博山垆暖玉笼寒小合轻阴翠羽残学得语成浑未解娇羞不耐倚阑看

其十四

主恩特重羽毛轻不共黄鹂深树鸣几向菩提持半偈傍人只解唤茶声

其十五

学语多年余舌在语从怜处却堪憎身前解受金刚咒好化深林不语僧

○偶成 【二首】

石榴花底火初燃一派晴鸠趁午烟却忆文华供奉宠独摇环佩日中天
其二

淡泉雨茗试新瓶小倚楼头午梦醒帘外风花都不管鹤来庭下自梳翎
○梦中一绝讼忆后联醒来足成之

江雨潇潇驻木兰谁家长笛倚风残春容似觉秋容老醉把寒花仔细看
○入同口

西风吹鴈几行秋一老河干理钓钩最是渔家双醉眼荳花棚下有孤舟
○拟杨铁崖小游仙 【四首】

何年缙岭罢吹笙便领羣仙上玉京无限凤鸾相唱和浪传拔宅有鸡鸣
其二

东风又报海云生若木枝头海日明偃月似闻还许碁瑶华初见召飞琼
其三

羣玉峰头日欲徂西来瑶水拥蓬壶等闲海上三山客写作人间五岳图
一入壶山岁月賒却从新局算年华东公似爱饶仙骨乞与山头弄彩霞
其四

五色昙云拥佩瑯云车随日下扶桑离来世界知多少个个人骑白凤凰
○秋意回文

红叶一翻牕映纱水涵新月满流霞风来自觉披襟快同伴相邀醉菊华
○再纪梦 【辛亥正月四日之夜】

再入长安谒帝居十年空愧一囊糒如何清梦逡巡语不说曾陈董贾书
○河桥步雨 【二首】

双鳧西下咏如虹细柳新蒲烟雨中此日重来晴更雨土花石发泣长风
其二

雨寒青蒨海云生帆落桥回一苇轻莫向大堤横画楫浪花十里乱蛙声
○云中闻徐文江老师左迁留都 【二首】

胡天五月月如霜孤馆残灯夜未央却恠青蝇缘底事带来秋色满胡床
其二

暮雨潇潇度逐臣片帆南下鷓鴣新等闲莫弄白门月恐触蛾眉妬月人
○望仙亭

白笈青鞋兴味賒停鞭遥望五云车人传直北赤松里时有仙人弄彩霞
○过城南

绿阴初长薄罗秋斜月轻风荡小舟柳外差池冲絮燕似怜春色在枝头

○陆家河

鳅鱼夜穴河之浒乱水奔流横子午安得淇园万竿竹化作水属三千弩

○雍城

寂寞孤邹乱水涯古堤残垒几人家老农枯坐浑无事日看清风送浪花

○八月朔日仍泊江口

江南山色向人清八月风涛觉更平枯坐小窗无个事漫从三老筭归程

○过石帆山 【一名矾山】

片帆初挂大江湾万里风轻指顾间南望渺茫青一点舟人停橹说矾山

○快船谣

帝城千里龙江驿江上如林马快船慎勿近前嗔内监朝来差出进时鲜

○谒南禺暮道中

绿鬓青衫白鼻騮少年同学几豪华风流澌口人槩尽忍见垂杨宿暮鸦

○文渊阁封稿同张君一先辈 【二首】

云盘层阁拥飞龙共入天家第几重立簇两班投册子玉函金钥有黄封
其二

金马几年长避世楮郎终日羨群仙一囊正索长安米馆吏来呈笔札钱

○送姜抑若城南读书

掠罢云鬟画远峰自怜娇立许谁同夜来闻得官家信又选蛾眉入汉宫

○槩碁台

松风谡谡金徽冷坛月依依玉局闲似有润泉操白雪可容樵斧烂青山

○会仙府

帝阍咫尺敞仙台琳札缤纷郁不开汉帝误传青鸟使半生东海觅蓬莱

○白龙洞

凤箫吹断白云封磊磊橘州第几重不是□花寒度马可知千尺玉蟠龙

○集仙洞

羣仙遥集紫霞坛碧落翩翩下王鸾脉脉寒泉滴不散拾来璆碧总成丹

○太玄泉

青丘老人开深藏螭髓麟脂片片香不须更挽河车水一畝玄泉百日精

○辞岳

清角犹疑闻帝阙碧箫何处觅仙踪回空千嶂寒空里片片轻云落雪松

○晚过悬空寺大风雪

苦忆悬空辨客尘不禁风色滞行人山灵为我拂云磴倍取桃花水面春

○春日别同社友用刘子贞韵

它乡物候意偏惊况是应刘别夜情鼓角声中眠不得邻鸡相伴下寒更

○春醒

年年几欲赋登櫂醉里逢春意未休闻道山中千日酒十千应遣百年愁

○戏为周振新作 【二首】

鬢云初结汉宫黄几曲新筝翠袖香不是兜罗弦不贯好■〈才弃〉一顾认周郎
其二

闻说海棠花绽蹊不堪重续拟红题明年花里春如许尽脱鹞裘付酒奚

○钱梅谷以御史过任丘

豸冠南下日迷离山岳惊摧骢马嘶独忆弹丸栖凤地褰帷一问几遗黎

○挽赵瞻严广文先生 【五首】

先生于同里过成山刘方瀛陆开仲诸君子雅称莫逆予间从诸君子悉先生即儿
辈执经游先生门先生日发其蒙也盖子姓十余辈无不人人坐春风者先生携季子数
千里外五年食水晶盐曾不戛戛予嘉其志介为诗悼之

南鸿不断暮云飞问字人还风露微病裹詹詹乡语不知身是梦中归

其二

三千里外泛孤槎日倚寒云数暮鸦无限放魂招不得春风随意绕庭花

其三

载酒相欢缀胜游词坛无地觅风流短檠不焰炉烟裊应识孤窗一段愁

其四

白苹水满雨黄昏独艤寒梅未返魂此日湖南春草遍遥知孤阁忆王孙

其五

墙角孤檠泣晓潏仓庚随燕舞东风蹊成桃李春归去絳帐无人花自红

○梦题杏林春宴图

宫袍新绿柳含烟宝马香风逐晓鞞最是画梁春燕子双双飞舞杏花天

○岳家湾望弘济桥有怀钱明府若木

野棠小憩影婆娑万里桥头静不波夜向莲花洋上望横舟夹岸月明多

○送李参伯光素年丈之太原 【二首】

最苦相逢罢酒卮甘泉烽火夜来时蒲枝艾叶关离绪不独并州有故思

其二

宝笈琼书拥上清蟠桃开遍玉华明一从丹灶烧铅后缙岭方吹子晋笙

○阅邸报杂咏 【十五首】

阅邸报杂咏 【辛酉】

逃兵半赴西曹旧逃吏今看东向新经略朝来更请剑不知决意斩何人

其二

清饬巡方堪死报争教疆吏又生还新军莫讶无精甲暂借官人作面颜
其三

从容解佩牙厢井慷慨同縲都护堂待得汉关歌吹入莫愁无面入辽阳
其四

秋风吹水黄泥洼月傍关山夜听笳此去辽阳几百里谁云隔岸有黄沙
其五

风起沙飞三岔西玉关关外放□□边人不解东征意只道天朝弃旧黎
其六

次律应非应世材是谁推毂强登台夜来有客谈开铁未必降□是祸胎
其七

二月东风鴈字新喜从开铁略遗民帝书草就星先陨九地应怜报主身
其八

平生偏爱郭汾阳单骑犹堪向战场尽说野心不可结一时罗拜遍名王
其九

监军新驻小西平莫倚腹当数万兵北去孤城三百里不知犄角向何城
其十

走向长安卖宝鞘西京侠气未全抛市人莫浪搜名姓自有刀痕为解嘲
其十一

建炎谁更战符谁取壁团虹两自疑摇扇不堪当溽暑奋刀那可左降 【宋邵宏渊李显忠事】

其十二

诘年辛苦结戎行白骨青磷古战场莫恠城中浑解甲得当仍复是辽阳
其十三

须知万里破长风莫向长安细论功学画从来先画鬼远人初手易为工
其十四

中元秋信月三更骑薄初寒陡欲生闻说圣人将御座一齐簇向里头行
其十五

长安门涌月轮西照影随人上御堤剑佩已趋瑶水上云中犹自听鸣鸡
○题畫

柳外春风拥画桥奚囊携酒伴鱼舫江天二月烟如织点缀孤峰半未消
○戏赠刘蒲阳

文园似解白头吟夜雨孤灯半不禁自是玉台怜独卧不关别馆有琴心
○题给谏寿母册

草阁花明玉柳香对灯风雨夜鸣蛩大人几许怜滂母不必垂鱼问北堂

○莲花港分韵得浦口回船惜芰荷 【 三首】

蒲月凌波生极浦菡萏摇风浑欲语何处渔舟夜不归田田乱拂张鱼罟
其二

鸣榔纔办酒家钱一醉渔娃带月眠耐可西邻租吏闹踏翻门外打鱼船
其三

琉璃千顷涌纤阿夜永无风口作波一曲棹歌天欲雨却随明月点青荷
○闻砧 【 四首】

片月高城砧杵秋随风飞度殿西头九重正忆边州苦不独征西促赐裘
其二

万户秋风急挫针寒蛩啼月鹊惊林恠来刀斗声中意半在深闺少妇心
其三

玉堂清寂露华稠夜漏沉沉月影流满月号寒衣不得万家砧杵为谁秋
其四

莎羽寒催万里衣秋声飒爽破重帏清砧不散流黄月捣尽霜华归未归
○春怀感落花 【 九首】

一片飞花上碧牕回风舞雪影幢幢枝头钿粉劳新燕花底金铃闹吠厖
其二

脉脉春怀更向谁故园别后杳无期蓬门不借东风扫怕有高轩破燕泥
其三

芳树分花散玉除承来团扇影徐徐春风亦解销香骨莫道凉飈妬婕妤
其四

闻道君王大破口三千逐队选名姝不知若个明妃似莫为千金误画图
其五

闻说天家养牡丹多从腊日报平安休看花落娇莺语便道皇州春色阑
其六

老枝结绿伴风烟莫道红销未可怜不信请看枝上月夜来犹自弄婵娟
其七

夕日红香带雨过祇缘一叶着庭柯枝头啧啧护儿鹊却恨枝头叶未多
其八

满天风雨拥娉婷国色朝酣半未醒双鹤不知春聚散啄残红粒日梳翎
其九

曾忆朝元供奉日杏花新马试春衫几看花老东风畎一任空梁燕语諠
○忆江南梅花 【 二首】

玉壶永泮浸斜晖独抱春寒昼掩扉记得凌风台畔路黄昏初带暗香归

其二

蓟门寒峭上元间水满河梁雪满山顿有亭前双玉色不随飞雪度江关

○儿辈书来云天雨雹 【丁卯】

四月风电大雨永羣心应自识凌竞小儒莫便陈炎异麟凤频年有瑞征

○坐丹白园废门有感 【二首】

园既废作屋矣门独在汪长倩曾题其褰行曰松菊主

僻地初成丹白园紫荆花衬坐开尊祇今丹白随花老白发青山雨闭门

其二

庐人斲木声丁丁细雨微风选胜亭坐遍柳阴无个事□□初拥万山青

○董茂才索诗题赠一绝

翩翩雏凤紫庭睵五色文章照彩霞知尔家园窥未得年来开遍洛如花

○秋日偕吕茂才陈太学饮甯年侄水亭 【三首】

芙蓉楼下□徘徊百道金光映日开返照花城翻锦绣环波石槛铺莓苔

其二

孤□□流混太清烟波渺渺抱重城西风莫卷枯荷尽醉客重来听雨声

其三

渔舸菱茨拥婆婆采采西风积渐多归棹满摇莲叶港鸣榔齐唱竹枝歌

○出塞 【三首】

出塞 【十日中后所作】

霜华臂手绿沈枪队队擎拳大道傍车迴弯身齐唱喏叶家东畔设新防

其二

一剑何堪报主恩幔亭星月下黄昏可能省识山川意归向君王聚米论

其三

画角呜呜起暮烟马头明月更清圆到来枯坐孤灯里铃索声中听管弦

○中右所不寐

满城铃柝夜如何檐马西风搅梦多白发萧萧人不寐半窥新月照天河

○望团山营

丹崖万顷小团山百草绯霜水乱弯却笑半生文墨手漫随老草向兵闲

○副将军桂同大将军世禄巡大凌河□□□□四十三马六十一以晦前一日师

行再越宿而捷至志喜

偏将英风大将才一呼轻骑控弦□入辞铃阁时无几箭吏遥传吉语来

○壮歌亭

入夜听残定夜钟万山白月拥芙蓉严更不敢调丝管风静时传捣练春

○阅弓箭手二首

三年又见柳依依细柳营中划柳归却喜丹台新燕子学成白羽水平飞
其二

琯弓初试关山月羽簇平穿金埒侯最是健儿浑脱手曾随骠骑射长楸
○月下再闻砧

流黄石上月如梭折迭重重见月过霜杵不妨和月色却愁新练月痕多
○小凌河

小山曲曲小凌河锦水成文总不波偶忆莲花泊里月一帆风色伴渔蓑
○立秋先一夕闻砧

高城鸷鸟学云飞薄暮征人带雨归只恐秋风吹不尽早将秋意捣秋衣
○月下闻砧坐中客曰力不尽

捣砧初试月门中不是低徊手未工此夕懒敲石上月好当别日石尤风
○驻临海乡看秋鴈归

小亭枯坐听鸣珂一派黄云度鴈过似说海城堪牧马不知水草近如何
○夜大风雨不寐因念诸将士 【 四首】

离离禾黍渐登场夹雨西风夜更凉野??巾不嫌秋面目却愁霜冷绿沈枪
其二

十三山外马家湖野草青青鸟自呼趁得金钱还采摘归来随马学吹箎
其三

听子新从塞外回分明亲到庙山台辽人尽说辽人苦只望天兵动地来
其四

秋风槭槭小团山万马嘶云草未斑骑吏惊签飞海外水犀合队射潮还
○恭承三朝恩眷而寸草不能报春晖赋以志愧 【 三首】

记得登朝侍圣神金炉香袅拜丝纶亲承六字龙鸾下五色云中第二人
其二

记得黑衣捧玉轮圣谟浹月万年新亲承宫庶文华下词苑恩班只一人
其三

记得加恩拜紫宸此生敢复有生身亲承天语龙书案倚赖惟卿第一人
○夜四鼓闻鴈

鴈度寒云入夜清霜残晓角更分明秋来夜色凉如水况是孤窗月四更
○寻花

小径逶迤乱水涯阿兰东去野人家流莺声裹夕阳下觅得闲园几树花
○王舍人竹楼

拟向林间作醉侯紫薇郎舍竹为楼看云有兴仙人鹤倚槛无心海客鸥
○雨中听琴弹别鹤操

何年双鹤怨离群入指那堪雨夜闻却是琴心清苦甚随他牕外有文君
○酬胡三凭人间牡丹

谁买臙肢画牡丹何如拉客倚雕栏胡公凭寄花无恙便可携壶月下看
○竹亭

小苑霜筠种几竿青苍时引子猷看似从黄竹西池咏分得瑶山一片寒
○舟中夜月闻笛

秋江樯燕语秋风水定黄昏月满空正是鱼龙秋睡稳断肠声在月明中
○竹 【二首】

一札平安问此君东头夜雨漫相闻移来几个苍龙尾占尽潇湘一片云
其二

簟筩谷口倚风行瑟瑟蓝田玉一泓何处高人偏得趣看残夕日未通名
○梦作

宝马风回??蔡綵香小亭挟雨入新凉憩来独抱空山月梦破啼鸦夜更长
○杏山

月上曾听画角鸣征人呜咽不胜情居东又作东征赋孤剑霜华满杏城
○步过马龙坡

振衣初上马龙坡反径巉巖千仞多自后土人说故事相公从此步行过
○水峪寺阅王鉴心都尉所相地

峩眉山月涌清流一曲石河万顷秋最是晋卿饶意绪千金不惜买平丘
○吉家营雪

揽辔年来入塞频石花轻散马蹄尘谁知鹅鸭池头雪描写猿惊鹤怨人
○度大盘岭

几驱小队此跻攀独佩天风万马间碧眼胡僧相耳语应嫌白发点青山
○忆鹿干岳 【四首】

借君谈笑净□沙同病相看鬓有华江月照人应咫尺嗟予白发尚天涯
其二

桑干水咽卢沟月柳港风翻海甸氛匹马南来饶感慨那堪回首念离羣
其三

鹿门真气满江洲未许□尘过白沟团练向时弓箭社归来单骑到林丘
其四

塞上烟尘日未央有谁曾可其平章遥知风起云飞日念我孤征天一方
○阅王觉斯集有忆文文起诗作一绝忆文起

到日都城掩九扉君来无语更依依众中会得相看意十里□尘其雪飞
○哭门人李元冶少师 【二首】

居第当传肯卜邻交晴老大更相亲无端远抱关山月隔我三年笑语频
其二

海内交游已渐稀眼前老友几相依夜来惊有西园信泪洒东风满客衣
○殚忠楼儿鈇赋鴈字二绝句

谁将云鸟纪东征鴈阵惊看露布成莫讶收来刁斗意欧阳邀去赋秋声
其二

辽泽芦花汉月新正关秋老未归身几行鴈得冥飞意应有西风寄弋人
○渔家 【十三首】

买得渔家舴艋舟一竿风雨大江头渔娃新学渔家傲纵使无鱼亦不愁
其二

江上何时兴最豪满江明月一渔舸四腮换得三辰酒五两平看八月涛
其三

青衫何处湿琵琶醉眼谁看过客槎明月也嫌箫鼓闹尽攒清影伴芦花
其四

钓罢西阳睡未醒蓬窗遥聚四山青祇愁张翰饶秋思日谓鲈鱼不肯停
其五

一望青帘便泊船醉来时向酒家眠儿童又报罾头满载半分偿旧酒钱
其六

江上分风日未晡教儿浴罢学操畝九渊纵遇骊龙睡莫羨千金颌下珠
其七

长安贵客接公卿日向侯门过此生何似浮家独抱月小鲜一傲五侯鯖
其八

呵冻提篙手未苏满船凉月雪模糊画家不解渔家苦好作寒江钓雪图
其九

揽月批风抱一梭荳花水长鲤鱼多滩头秔熟原堪醉不为家贫乞监河
其十

夜深渔火照江边罢钓随流一扣舷前路风回闻鼓吹客舟贪夜八湘川
其十一

夜来无酒对渔娃却负江天满月华忽见浪花高尺许迎风新钓重唇鲨
其十二

帆白沙明霜月微一瓿新酒嶰初肥放舟结伴芦花港莫管游人上钓矶
其十三

不到江心不弄潮日随鸥鹭伴山樵夜来燕子矶头坐醉听闲僧说六朝
○哭马沧渊大将 【二首】

湾水西南拥万群元戎特领五将军挥刀赎得卢龙塞鷗鸞犹盘战后云
其二

归来五间自行成杂种纷纷作内兵一片贺兰山上月清光特照汉家营
○驻抚宁杂咏 【二首】

大将云麾下大东排来十万领雄风班家夜半康居火半照龙山夜雨红
其二

土窟骄成五饵通渔阳鼙鼓北平东极知狡计过淮蔡雨夜何如雪夜功
○秋思 【五首】

秋思 【边城对菊】

西风夕日晚香来幕府黄花绕砌裁似惜渊明归去晚特将新蕊傲霜开
其二

肯将秋色媚重阳犹向秋深鬪晚香自是生当秋世界不关侠骨傲风霜
其三

白羽驰飞放早衙吏人初散倚黄花南山似解悠然意凑合寒乡处士家
其四

采采秋英秋可餐却怜笳鼓座中看从来秋晚霜花重不为霜枝特地寒
其五

三月边城看杏花曾怜春色野人家于今秋暮边城里又报阶头菊有华
○九日殫忠楼作

东篱东海两豪华幕府秋风处士家仔细较来清更胜重阳无酒亦无花
○军中杂咏 【二首】

万马嘶云壁外城和门刁斗听严更等闲一片滦河月几度榆关百队兵
其二

元戎戟手谒平皋窄袖弓衣插佩刀骑吏忽传元使下蟠花新赐坐虬袍
○诸将 【十一首】

负蓐当秋日掩扉将军别塞解装归刀环满佩桃林月乱吐清霜绕砌飞
其二

家人清梦到辽西珠箔琼楼枥马嘶恰直元戎新燕罢醉嗔窗外语黄鹂
其三

辽河秋冷月输高大将酬恩试宝刀铁骑三千浑左箭蟠花新绣紫虬袍
其四

野草萋萋野兔肥将军夜猎掩羣归解镞卸勒秋霜冷虎拔重番大打园
其五

揖来犀玉满坪头归去传呼尽列侯最是功成延贺客玉箫金管下瀛洲

其六

角山山上醉呼卢一掷浑忘百万无盘里四绯宫锦样相看豪手赌口雏

其七

夜半先驰白鼻騮青磷明灭远山厓鞞玉偏坐横繁弱不分官家式怒蛙

其八

元戎戟手拥神皋夜听秋笳汉月高行??巾一口相慰藉烹羊煮酒膝横刀

其九

关城喔喔鸡初鸣风静遥闻甲马声鼓吏刺口投小报大营合阵练新兵

其十

将军新向战场回玉带虬袍天马狹醉后却口笳鼓闹纷纷丝管拥楼台

其十一

边城宿将承新恩高会中衢开大尊夜半酒酣夸胆略特搴猿臂指刀痕

○纪事 【四首】

渔阳鞞鼓未全消生口捕来稚亦骄燎火惊传三十里夜调新马换金镞

其二

绛蜡初销玉漏寒东来烽火报呼韩中丞节钺封侯急莫遣称天可口

其三

大盘南望下高台古路斜冲片石来昨夜元戎新料备呼龙关外有重垓

其四

宁城城外筑重城十里金汤旧有名可是赫连蒸土就不妨口马夜纵横

○关门行

蓟门风日惨重阴不向诸公叹陆沈匹马东行孤剑在倚天时作老龙吟

○梦儒学旧隶人谒道傍名马自还时候九息旨云

清夜无端入梦来倘然乘传赐驰回遂初有赋还堪赋赢得人称老秀才

○闻钟

秋深枯坐意偏雄一派秋声明月东最是高楼饶意智邀来疏韵向秋风

○不寐

百岁平分宵且身可从觉梦认谁真华山睡客贪清梦应悔高春一欠伸

○夜坐 【三首】

手拊东郊百万人转于僮仆倍相亲夜来闻得西归信个个同欢比鴈臣

其二

病骨难堪玉带围敢从鸥鹭论忘机健儿似说秋防尽快着家山旧纒衣

其三

百万甲兵上将坛五鐔麾顿映霜寒自怜半世匡时手头白关门学据鞍

○大将军出塞破□首骆驼巢

建昌关外郁嵯峨大将提兵戡骆驼夜半侦人传吉语平明初驻瓦窑坡

○仲冬望之夜忆去年仲冬望之夜 【 四首】

去年此日谒承明撼撼风尘满帝京却喜旧时东阁月相随手板到重城
其二

衰衣拥月凤城东初见东官倪小戎一剑随行四十里风烟同在月明中
其三

甲士登陴醉未残故人相见敢成欢最怜令夕长安月共向清平世界看
其四

绛蜡烧残夜二更拥衣枯坐赋东征疏棂不隔寒风八为忆寒风上帝城

○朱大将军罢镇归中前投函问我为诗羨之 【 五首】

秋笳吹散马蹄尘唾手归来百战身纔出王关三十里一牕高卧太平人
其二

关门八里绕穹庐上将谁弯金仆姑念尔和戎古尚在能将表饵佐平
其三

小队曾游白塔峪元戎初试黑庄窠道傍一喏千人废八部降王未敢过
其四

朝恩一拜观军容□骑千羣锦水东最是宁山余勇在满城齐唱黑王公
其五

广渠雨雪拥寒风十万东人归向东却喜元戎祖士雅与君携手入关中

○冬夜 【 二首】 /

故吏新从辇上来依依相见任低徊生憎不解征人意只说天恩未许回
其二

观军何日下承明枯管题残老婢声自是东来单骑在不妨夜雪拥双旌

○宋总戎烧荒出塞遂有事于西

探得旃房满大盘横磨一剑倚雕鞍俞儿小试飞鷗手尽缚降王马上看

○梦在乡

孤牕风细听荒鸡却忆东头筱欲齐岁岁相亲还计岁那堪经岁又东西

○斋居杂咏 【 四首】

黄金合色抱旌旗几缕清烟急暮炊鼓角随风惊左启元戎初报散操时
其二

城头旌旆卷晴空牙角云回破浪风支罢月粮官吏散海天晴朗日当中
其三

海口晴鸦立远帆风涛无复溅征衫东来岛上霁云满应有飞书到海南

其四

千里风烟当昼昏排来鹅鸛拥和门渔阳老将谈新战几度褰裳指箭痕

○纪梦

红红白白鬪春光景分明三月中古径不知何代树比肩开遍木芙蓉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九终

●高阳集诗卷之十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茅元仪止生较

诗余

◆诗余

朝中措

满庭芳

阳关引

满江红

汉宫春

塞垣春

庆春泽

水龙吟

浪淘沙

点絳唇

浣溪沙

生查子

菩萨蛮

清平乐

阮郎归

御街行

卜筮子

谒金门

忆秦娥

风入松

凤凰阁

临江仙

瑞鹤仙

唐多令

蕙幕遮

效希文

行香子

醉春风

蝶恋花

踏莎行

升平乐

小重山

御街行

长思令 【三首】

塞翁吟

踏莎行 效平仲

霜天晓角

木兰花慢

柳梢青 用张杜韵

再迭

三迭

四迭 赠刘生

沁园春

○朝中措

一簇长剑倚晴空 生事笑谈中 王谢堂前飞燕 春来还逐东风 等闲尊酒 孤航二客 折臂三公 且向清平行乐 谁论天下英雄

○满庭芳

新燕受风 熟梅过雨 乍晴草木齐芳 倦云鬪巧 夜袂渐生凉 到处香山绿野 抵多少 玉署金堂 横塘里 扁舟载月 细柳舞霓裳 悠扬听花外 龙吟隔水 一派笙簧 看黄鹂几个 白鹭一行 尽写沈浮光景 又何须抵死商量 南垞过 又见疏桐 清露滴银床

○阳关引

无冉??杨花闹 又听莺声咽 如簧细语 关情处 漫饶舌 看苍苍烟枝 早是征车辙 纵风流 还似张绪 不堪折 仗剑对尊酒 歌未阕 叹风尘起 新亭泪 中流楫 把眼前飞絮 学作鹅池雪 待四方戡定 直此迎归节

○满江红

天际轻雷 彤云裹 辘辘未歇 正陇头燕雀 枝间莺蝶 千里尘迷芳草路 一行舞困梨花月 总只待推转阿香车 晴鸠舌 听■〈禾罢〉 稊风初绝 看斫石? 晷光初结 快鸚林

洒润柳枝堪擎凄断连床春草梦低徊引水移花节怕此际到处长荏苒愁难说

○汉宫春

旅鴈高翔领梁园春雪柘馆秋风一行学作几字横挂长空多情秋水爱秋光蹋入秋深更有调丝墨客声声变作离鸿 急管繁弦如沸念岁华伤心换羽移宫几番归来去后绿鬓成翁芦花烟月故飞飞遁写清衷看没灭云霄万里天涯愁思无穷

○塞垣春

□火平安不战木叶征鞍卸六花紫燕八图□拨□臂调马报舳舻衔尾随风泻更腾饱元戎驾念云飞浑多猛趁燕市黄金价 几讶登坛人天生敌说儒雅春雪满前山陡惊鸭池夜又还将半璧明月团圞向样新猊弓把靶且揣封侯骨漫来轻喷唳

○庆春泽

澄练元□纷纶□篇二声象罔同新齐庶呼台英雄失着难禁星河影动积风远看振摇地肺天心漫折磨甫栢狹松不起甘霖 丹书白雀踰鳧老任经纶豪手郁塞成屯石室金门为谁间恼闲瞋痴龙自睡乘龙懒把神威元自断断愿天公兼用雷光且破沈阴

○水龙吟

平章三十年来几人合是真豪□甘泉烽火临淮部□骨惊心拆一老龙钟九□鱼钥单车□□□河山百二玉鐔罢手都付与中流楫 快□□□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谷万□快瞻百年殊绝玄□新陴卢龙旧塞贺兰雄堞□□公撑挂乾坤□力了心头血

○浪淘沙 【春思】

双燕羽差池衔得香泥朱帘卷尽篆烟迷分立银钩不肯去交语多时 芳草正萋萋踏遍香堤王孙新马去如飞梁上春雏令解语不见归□

○点絳脣 【暮春】

□径初芳落花迷尽风还扫王孙归早闲煞连天草月地花天可有人同调春将老黄鹂先报□说予怀□

○浣溪沙 【望云】

谁泻南溟玉一湾诸峰罗列小庭间画屏十二鬪烟鬟 彩笔欲描风澹锦囊不贮雨潺湲日来心事与俱闲

○生查子 【秋思】

云中一鴈飞似寄相思字玉笛在南楼倚槛□无泪以我万斛愁写我三秋思不解别离难□说别离易

○菩萨蛮

千里飞来辽泽鴈一行带得春风面不解合中情不听花外声 春怀还绰约秋意转萧索此鴈便南飞仍将秋带归

○清平乐 【夏日】

画梁燕语为我消残暑玉树青虫丝一缕帘外不妨对舞 乍晴东壁挂斜阳花阴满地清凉几片闲云且去好看孤鴈高翔

○阮郎归 【夏】

满庭新燕鬪微凉鸣蝉下夕阳水平飞入郁金堂双双语画梁 舞絮倦落泥香裁云双剪刀送春去小池塘迎长入醉乡

○御街行 【塞下】

双双小鹿闲依砌日影乱花阴碎一声长笛咽西风风定落红铺地朝朝暮暮登楼凝望目极纔千里 波罗褪绿红如醉攒万点征夫泪弓□千骑拥雕鞍偏是风霜多味元戎夜语云□没灭怕有回□□

又

凤楼钟鼓星河曙五案环朱鹭句牖晓唱彻皇居凤管莺簧齐举六龙云拥千官鹄立仿佛闻天语 紫罗襴御炉香雾春色成和煦一行骑从出长安九陌珠帘如许银?金盖玉鞭骢马都说神仙侣

○卜筮子 【孤鸿】

万里向云霄意托云深处云外谁家燕子楼以有人独憩 积水满空泽野鸟翔天际拟倩芦花说旧絮月冷浑无计

○谒金门

愁相顾春草先传着数飞絮落花成就误凑来浑没措 柳下扁舟未属准拟抛愁先步一叶身轻风不住连愁方肯渡

○忆秦娥

霓裳乐群仙拍手嫌轻薄嫌□薄素娥清冷藐姑绰约 河山大地浑迷却堪谁手挽天星落天星落默林纤月没成担阁

○风入松 【塞下】

波罗红绽未成酣墙插细于簪舳舻万里长风裊六花簇空翠烟岚山色特描华发蜃云先扑征衫 海天东望蔚为蓝谁复咏鸢店黄龙不醉东氛恶休提说白堕青帘矍铄是翁此日令人却忆□南

○凤凰阁

遍阁浮积素浑如月窟寒风一派撩人肌骨最是扶桑杲日朝彩高揭一霎把威棱尽歇 峭风爽气兀自有人拄笏恁它百意描华发春来几纵繁华也与春擎不信有秦宫汉阙

○临江仙

曾记锦川川北去摇鞭驱策黑熊毡城毳幕几元戎投签牙角声振六花风 百二河山曾入梦玉鐔还倚长空觉华山月海门东披襟向若万里□雄风

○瑞鹤仙

清霜□戟画正牙角秋空池头凝碧是谁辨瑶□悬一天秦镜满函和壁麟龙且莫怕未节章光重蚀看中天承露金盘盛有琪华琼液 堪惜西南钩玉西北眉蛾各天相隔仙茆天晕三五际仍消息愿天公万里云霄先净却把纤呵细拍纵妖蜚好点清光怎主侧匿

○唐多令

□夜水明楼坳堂载芥流春入朱明雨未周■〈禾罢〉稊风中飞鴈鹜野渡外又横舟 几日去瀛洲□人天际头荳花棚初试钩辮便欲乘风开万□双鬓不胜秋

○蕙幕遮

塞鸿飞江燕语络绎声残凑得秋多许山外闲□生别浦忙煞渔郎卧尽夕阳槽楚风台湘月渚簇簇合来都作秋怀谱浊酒清歌堪独举□是东山又问围碁墅

○效希文

月华生云叶护秋水波明月淡云逋树珠箔风翻留燕住燕子无情衔得秋风去月沉沉云絮絮喔喔荒鸡残梦无繇续早是霜积鸣远戍怕惹愁来又入多愁处

○行香子 【雨】

雷冠山椒云带山腰满江天唳唳冥鸿蒙蒙白鸟矫矫青骹鸛呼风鹦呼友燕呼巢烟湿茶寮芥载堂坳控帘枕条条石发缕缕垣衣晶晶浮藻笔生香垆生鞞砚生潮

○醉春风

砚底潮生鞞朝来风渐汛风从何处带春来试问问红香栏半紫箨池头几番花信上苑风花近无计排春恨双柑斗酒听黄鹂重认认柳絮萦肠梨花颯面几多风韵

○蝶恋花

急雨骄风秋正节零乱山红羞向庭花说芳卅天涯曾此别南楼玉笛征鸿咽 独倚层栏看共月目极孤云遂与魂飞越长铗归来心寸折维裳欲解番成结

○踏莎行

深暮倚檉 葱葱帝里汉阙秦宫风雨裹有?或有?或才名皇质唐文日月明

○升平乐 【秋思】

好辞不管君苗砚锦字休稍苏蕙笺鴈行愁写蔚蓝天黄华相劝白云都卷听催归小楼深院

○小重山 【坐壮歌亭】

秋晓呦呦双鹿鸣一行白鹭起水波明画梁新燕鬪新晴花间语字字计归程 坐对海云生倚天谁澄墨笔纵横万檣风色送潮声疏钟落和月听严更

又 【忆丹白园】

记得白园禾黍秋晚风双鹤下听鸣鸠海棠鹦鹉语不休花香满蝶朴玉搔头 长笛倚层楼蓼葦明绿水绕芳洲鬢花琪树总当眸云山远鴈字写新愁

又【 殢忠楼闻钟】

兀坐枯床听晓钟 更人清啸歇起高春野花燕□□□□回乡信惊问是西东 夕
□下晴峰黄昏钟又发月□□枯床兀坐思冲冲撩人处铁凤搅帘栊

又【 观车】

细□风旋细柳营锦裘蝶躞下六花成甲光耀日雨□晴鳞鳞发霹雳小车行 鹅
鸛压层城蛟螭烟雾里队分明万行齐踏静无声牙旗转鼓角向人明

○御街行

重重□□重重闭暮雨急秋蛩碎谁家楼外玉箫寒□□□鸿嘹唳丁东檐铁搅人
离绪都凑恶滋□ □□白发先成泪一恁个醒和醉疏钟敲落□繁红早是珠檐风细
北山猿鹤南枝乌鹊几度家园会

○长思令【 三首】

莺飞飞燕飞飞春色还从莺燕归关山换旅□ 花□□叶垂垂秋颺闲将花叶吹
鷓鴣立钓□

又

山一重海一重山接天高海接空相看鴈趁风 奏一封书一封似隔芙蓉无路通
檐花落酒中

又

雨霏霏雪霏霏雨雪撩人鴈未归长歌怀采薇□花依依鸟依依双鸟衔花绕座飞
而今花鸟稀

○塞翁吟

云叶纒生雨楼外铁马嘶风报急水小河东飞一箭青骢倚天剑破长风浪小结画
影腾空漫道是长杨词赋细柳英雄 匆匆脱跳荡惊帆辔满走躞蹀蟠花带松有渝海
堪凭洗恨看今日蝶血玄菟痛饮黄龙鸭江醅发鹿鳧茸开谁□元功

○踏莎行效平仲

千里云山三年离会阿郎欲去还愁去乍来绕膝日依依说归不语先成泪 似识
之无□寻梨栗那堪□解恶滋味□□西望□西风无情芳草连天碧

○霜天晓角

孤城画角一鴈穿云杳试问南楼新月应知愁多少玉关人更老望归来一笑满壁
秋蛩唧唧都说促归来好

○木兰花慢

鹤来华柱下城郭是人民非看七萃凌霜六花喷雪万姓东归向来事且莫问但旃
裘匝地浣征衣远戍胡笳正急连天塞草初肥 搜胸中百万雄师小试大凌西喜三箭
天山六羸虎落百道龙旗正黄云赤羽两同飞早是风驰千里□攻月翬重园

○柳梢青用张杜韵

□海波沈角山峰峭拥护京皋几望归来黄龙玄菟恋我青袍那堪地迴天高平章
罢惊雷怒涛只有凌烟一张图画春醉仙桃

○再迭

绛蜡迎寒银钩催晓一鹤鸣皋多少征人黄华白叶点缀秋袍莫题作赋登高收拾
尽天风海涛只要西园一行飞□鸦柳鹦桃

○三迭

铁马嘶云金戈挥日人在芳皋阅尽空华英雄着眼恨满终袍漫猜蜃海楼高且听
个松风海涛试问东方春华秋实几个蟠桃

○四迭赠刘生

□角逃名虎头托与寄迹东皋我貌江山江山视我坐卧方袍漫寻跨鲤槩高抵多
少裁笺薛涛抛却胭脂高阳池上碧柳丹桃

○沁园春 【秋思】

匹马东来掩泪新亭江山笑予看诸峰罗列霜描白发大羸环绕云濺征衣化鹤应
回凤凰何处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望眼叹人民城郭何是何非是谁夺却燕支笄麟阁云
台须有时问一行直抵黄龙痛饮何如合坐绿野弹碁独上高楼风烟欲净遥见白云随
钓矶天恩远念玉关□老曰汝其归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十终

●高阳文集卷之十一

高阳孙承宗雅绳着

门人□□□□□较

序文

◆序文

陕西通志序

续保定府志序

青州府志序

大同府志序

高阳县志序

应天乡试录后序

陕西乡试录后序

北畿武举乡试录序

大明律集解附例学

汉疏类编序

历朝忠义汇编序

姚胤昌广蒙求序
紫阳朱夫子全集序
大宗伯抑所唐先生文集序
王觉斯太史初集序
郑思成悦偃斋文集
姜抑若起秀亭集序
东国申象村稿序
蛟门沈先生敬事草序
毕白阳先生督饷疏草序
何武莪谏草序
王鉴心都尉疏草序
侯中鹄亦咏草序
家乘序
徐太师文贞公年谱序
邢中翰恩命册诗序
范梦章窾议序
长馨堂荣京录序
督理事宜序
钱梅谷高阳事宜册序
宋立家传序
春秋房同门稿序
题廿三士春秋制义序
王进士永启四书义序
周子寅南宫会业序
李生清仲制义序

○陕西通志序 【代崔开府】

陕西志初修于钧阳马公又十年再修于吕公泾野马公蹊田又六十年而今志成盖更王北部光庭洎其弟给谏弘庭之才而周民部槐村冯侍御少墟实属定之不佞受成事叙其端曰陕西古雍州地其四履割楚蜀联冀豫以远抵沙漠而抚宴接之种中还八郡外控三陲其幅员几于万里为中分天下大域是以土函九美气鬯三灵其方于天为干干以兑金生天一之气而知大始故星半列宿主天枢以临八极纬万类天以下名山大川脉所始起源所始发实终南秦岭太华为中界而三五圣神始肇嘉名举生人服食器用委琐科防以大及彝叙无一不始于雍盖两仪蕴崇始开于雷泽姜水而共栢扶穀苍岐奉饗相与辟天闔宇以规万代之安然则以谭雍之志固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也

夫天地大期六十年一浹而天以人承地以人灵今之雍犹是神皋而苞符若闕犹是陆海而品才若慳前志姑不论论入今志六十年矣中间纪星变三地震二地裂一水溢一大旱大疫三黄河竭一而白鹿芝菌或以供玄旨耳其志黄绶斗食而上诸文武大吏几千百人而名迹所在得与河山流峙不朽者几何人嗟乎天下大势祥不加祲贤不加不肖吏士者得无瞿然思也予尝观采涧茱萸之日至武夫可为腹心而太骆以后则羔紘易为虎韞兔置易为驷铁虽中闺亦若快于公矛无亦山川深厚民性质直德调之则和力驱之则迅吏士者可不善用雍遂使雍善用质乎夫初法思终用法思始邈生人之法雍始基之而大不用以为厚小不用以为强乃古理斲而初之今履平而翫之古瞰无而予之今瞰有而寇之亦安用大冠长剑为也雍唐虞官制自雍始而郡县亦始于雍印今官府法度尚密于四方然则臆思其始而提衡郡国纲纪庶政使文武诸长吏相与善用其地以抚镐京而即叙驼山鹿塞之会亦唯是二三疆吏为兢兢若夫约法赐租比制于大始而大不小隙迹不遐遗使方膺兼两不私献承而庶士倾风万流仰镜若邁三五圣神之遗于河山百二之间则斯志也尚亦有深思焉

○续保定府志序

郡有志则临胸冯公倅郡修之殆三十余年而阙者未补适安邑王郡公以缮部来视郡事慨逸事之未理以凤翔倅王君次其书诸所旧仍不具论论今所续次曰臧官曰选举曰官迹曰人物曰祥异盖犁然不谬初者不佞得上下此三十年行事而窃叹曰予读臧官表见守若丞李以下不翅百而登官迹者六见州邑之长吏若黄绶斗食不翅千而登官迹者七读选举表见举各数十若十数合诸诵通不翅四百余而登人物者六又读祥异事二十中间父子相食者一早二蝗三大饥疫一大雨雹二星陨一大水六地震五独三男产者祥一耳嗟乎天之殃降益祥人之善作减不善然则精祲之数善败之门览者得无思乎不佞自澡发来尝见岁曠溢而众或不恒亦尝见岁丰和而众或不免愁叹将无小民之倚命不尽在岁耶不佞向谒郡公长安邸舍公盖促膝谕予治不佞时唯唯谢不敏而公雅谓安民在吏治则条数事以躬饬诸州邑长吏诸州邑长吏无虑不廩廩德用而式于其饬吾侪小民其食利贤者而不逢不若尚犹是吏治之效乎汉诏务小民安田里而曰共此惟良宁虚语也郡当燕赵之会近在日月光际王上有大泽实先万寓首被之即应声之征不时之役亦实先万寓首承之且三关九水会此如砺隶者不善用其慷慨而莅者不尽善用其慷慨之民虽丰和犹苦耳今天下户口不增而役烦田地不广而赋益宁独吾郡然吾郡倚命贤者以自释于恒而尚得称吾郡不然富褛??例而贫沟瘠其与有几故不佞谓州邑之命系长吏而标长吏者郡公然则公之续此志也宁惟修掌故之秩而急诸簿书者无亦寓臧否昭劝惩以风此百吏而昭我人秋后之人按牒而覆予说当有怵祥异而羞不为向者六七人矣

○青州府志序 【代王光宇】

郡故有志十八卷盖冯少洲先生同二三君子所纂录而杜郡守思以钱比部有威

成之上下数千年亦既条次有则第壬戌以来岁将周甲而人事之纪阙如也锤黄门龙源即旧例辑其大凡不独五十余年顛若列眉而惓惓品鹭以衷于口不必然而心然者斯亦黄门之蔚口矣志成而不佞方东不遑授简今且折肱于里然无敢略方书不按也乃稍稍披其大略而言曰郡齐履也即旧履不尽隶宇下而间附以它属美哉河山亦海岱间一都会也周之盛胙大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繁伯舅是赖泊小白以夷吾霸于鄆而南遏楚北伐山戎中包诸宗侯以外抚吴越盖六乘三兵王室复奠当是时供亿非乏而节制之师威天下有余力焉其在于今山河犹故也穀击肩摩连帷挥汗之氓非寡也其它聘问会盟车马玉帛视昔不翅省矣而上之毛不足以餬口家之藏镪不足以奉耕耘故乐岁苦于上给而一不岁反待给于上往一妖女子至仰勤王旅倾以饥驱之民遂揭竿于市夫今人读法家十八篇犹若嗷嗷而通货积财能以国宁顾或逊焉何也间尝按牒而阅郡领州邑十有四耳户可三十万口可百五十余万而地濒海饶斥卤水居什一山居什三其田可十三万六十有奇而岁办不下七十万其用于土则居有干楸之役行有传舍之役其用于上则内以六宫外以百官六军有供亿之役有输挽之役盖属城不雄于它郡而赋倍之且生齿日繁舟楫不通公私取给于山坂蹊涧之田而曠溢虫蝨岁或仍焉兼以俗好任侠居平鸣瑟跼六博蹋鞠时饶鲜衣怒马之费慨不快意以躯借交报讎藏命作奸剽攻御寇故岁饥輒盗盗起辄兵疮痍逋窜十室而九大约大豪挟中猾以用饥驱之民每十数年一变而一变之后輒十数年不易复夫疮痍未复菑盗丛仍守土者宁得咎吾民乎盖尝论之昔之齐地能专用其主故上亦能专用其民其钱谷兵甲从意调兴而意所欲为得一切便宜破法从事无论铸山煮海犹在枉也即富彥国活河朔五十万亦富行其德耳今长吏束手受空民宁惟无以予之抑且有以索之皮骨既销征求未已念催科以拙罚有不问抚字以劳赏矣及岁不三鬴则物力秋毫有主名而帑庾固无左仓之需兼之比屋磬悬旁邑踵困有叹蒙袂于空拳耳往不佞尝矫以清源之榷振畿辅而主人不受也即不佞几中于法嗟乎兵缺饷索之民民缺饷索之上其遣官发帑谁非诟租吏所不遗余力而课者其以惠既乱也汉诏以小民安田里而无愁叹责在良二千石而曰与我共此呜呼小臣无良也敢谓约法倘庙堂有与共之思乎其轻徭薄赋惠我瘠民徐以举贤尚功而四维之也宁得侈霸业焉黄门取义远乃不佞为□论无亦折肱按方书者遂次其语于简

○大同府志序 【代】

郡有志且百年而大吏之幄筹俎胜与守土者之覲画渐次漫灭且郡以雄要寄名藩即方輿不改而阨塞户口士马金谷之数以及古今秩官之名迹后者未续前者未该斯亦百年之轶事已予不揣乃括蝉简为五志曰方輿曰建置曰食货曰秩官曰武备其各志之属凡六十有奇而卷十有五洎告成而予因叹守之难也夫守称师帅以安小民而无咨嗟愁叹此列郡同耳然内郡闲苦藩封边郡间苦戎马未有列天潢于戎马之墟而称肩臂雄要若云中者予尝道蜚狐眺玄岳揽句注管涔之胜又尝过白登望纥真青

陂故道则台隍夷夏屹然都会哉且岁输百万以食一圉而诸王孙若控弦武力无虑不饰第舍为鲜衣怒马故履五父之衢不减华京然间一登谯楼四瞰则白草黄沙惨及于郭而□仅共一垣往□未款小民被褻??列惜面而吁燧守土者既仓襄于吊伤问苦之在自款以来嘻嘻游哺倚款而骄琼林之派非尽服仁义也即青衿时弄吃语而荷笈之士不怒敌而噪上盖守又以众窳于翫而难顷赖 天子明圣尽驱一切不法不艺以无为百姓患苦而甲冑予帅宗室予传守土者遂得日与吾侪贰以下率州邑长吏以听上所教令而轻重布之亦何边郡之难然而有难者地故高寒深夏赤不毛而流火戒霜矣故藏镪不足奉耕耘悉赋不足供皂牧輿马岁不登辄仰给鴈门紫荆以内其■〈足 敝〉躡而过磧者几何且两运不支两兵既无可移而租庸之赋不以输县官又无可蠲此之难宁独督郟敌于空拳而课登获于悬耜也况郡当幽燕之咽喉为陵京右翼一警闻则郊圻震惊而戎索不固则郡不得拥盾而食予故志武备特详于旧夫古守土吏能使匈奴远避遂至移谷蠡之捷则今人何得快鹿车而不一惕狼烽也且幕府深谋日讨军实则是编也尚亦资三城之略无狎款于□□乎往左卫以七阅月解□而壬寅一不岁几不哺于芋墙今即獬土上宠灵不患有□宁不患无岁向我以□侵日内□假令我偏岁患而生戎心亦足忧疆场颜行哉予念受土宁人岂其计出盍旦故稍稍胪列于志如曰掇掌故为文谈于旄为武则予曷敢

○高阳县志序

予家自相州来占籍一再世辄称殷厚先曾大父柱国金践更之徭种种一司租即代逋者输累数百金先大父柱国更备诸苦累尝供司训遭他故费可千余金至往旋河洛间数千里先柱国少博学强记遂废业以当户嘉靖癸未岁大饥族里流徙其不徙者方仰给先柱国更以殷厚金直年而又代族人为直家半落踰岁更以铺户直堂费家尽落直年者直是年经过诸贵人供张费其以铺户直堂则专供邑令公心红笔札及一切杂币水陆之错当直年不必身自为应而家尝募十余便捷人待事至直单催司庖司器索如例而后所供张称善盖贵人费什一而凌杂费什九其所奏用数什不敢登二三而尝删其半其所需不敢问值必备其所不需即备而为人持去或败坏必不敢称备盖是时法令未即画一而当事得以意令其所荡析民产不独予家而家先柱国为甚洎先臧方兄与予后先举于乡先柱国日为廉训而证以所经见诸令公善败尝曰邑令公墨何以去邑人墨何以来孺子其鉴诸盖痛心于不造而每于邑里所不便辄令讲求其法予因得稍辑后先行事而合以所经见可兴可除就里中更老讲说其便每遭诸廉吏能吏辄访其所为时或跨款段历乡社一丘一壑一石一木罔不低徊录列当弱冠阅廿一史则手录邑里事为帙雅好阅名州邑乘载及唐宋金元诸南北人私集得邑里旧人旧事如遇故人于途而刺刺道故也时期以仰副先柱国明训曰它日治一隅庶其以痛为疗已乃披释藏得名僧八而道简披其半解薛登朝亦复于羣书有折黑?主稍稍为帙而未敢出甲子春儿鈇偶携入辽宁从金戈惚控中芟订携之归而唐令公遂授之梓因念邑

为人才旧里其明允笃诚实开儒宗予何敢薄望邑里而不以才勗邑从袤不百里吏土者务广众则不来来即不久辄弃去故法无尝而邑为罢剧不可起其俗亦缘以坏盖渐为侈朴渐为器田若垦而赋或逋户若增而口或寡诟租之吏澹灾之便尝交错于邑而邑病然侈不当它啬而邑已为侈器不当它朴而邑已为器至吏饶伺上意时中公庾时中私橐故交相为愈而邑更病吏土者如牒中所称诸令公往往严之法以挽其所可见裁之礼以挽其所不可见而病乃可疗武陵唐令公视予邑廉公有威悉力拊循而意在爬梳旧蛊康我良弱故为清吏蠹捕逋盗戢衰羣诸徭赋种种覲若画一而力能使河伯安流无羨赋遂无逋赋无旷人遂无逋人盖褫身冰玉中不藉于邑故邑即弹丸而肯安于邑以终惠吾罢剧予所私愧不能以数十年录记治一隅以仰副先柱国明训而令公约邑于才既严之法裁裁之礼犹若不忘披此牒也予愿后之治予邑者无忘令公意乃无忘吾人而此牒直甌覆耳

○应天乡试录后序

臣宗以疏闇滥筭宫寮自惟材识不当论士次又不当之南国徒以前臣者谢不往辅臣猝以臣应 上遂略臣才识命为臣宗副臣亦猝约心志方舟而南因念庚戌之役曾分一经于主者今即副也乃槩一乡之全经而地又当南国夫南国固我 高皇帝所由朔礼乐以开一代文明者臣闻朔则维终守则维始盖草昧经纶斟酌风尚思诒万子孙统绪而法久变生如驰骛既厌乃■〈口答〉然思返于澹宁故朔不维终法不久守不维始法不通臣观南国多士材局湛深论说明茂以今顛始盖已思无留睿技无留长然未售而蝉依既售而颡弃天下将国家好以空虚无用之文论士佯解闱而人骇之又何论解褐而人指之矣朝廷岁饬功令益烦益毖举者得无惧焉臣以为世尚朴未尝无华士世尚文未尝无恇士则士亦何计朴华独计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如南离之候草木羣生欣然相见而物极则返气极则复今天下尚亦一维其始乎 高皇帝履粹函和提衡万类以日月予中天以河山予大地以衣冠礼乐予万古之人心然后一代生民脱于酪糲而漓然相与以文盖天之文日月地之文河山人之文礼乐而天纵圣神既挈两间所久逸以各予其所而两间之菁华始尽收于三纪之经营至今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日由礼乐即日游于文章要尺幅次奏亦臣子深心而征学征仕令天下憬然于觚管间见周官礼乐无亦朔以维终真足恣万子孙挹取而不窥中天之日月不履大地之河山又乌知天下有人文也臣惟君臣父子天地之常经有圣人出而经纬之为礼乐其经纬之而成章为文盖乐乐自生礼反自始顷者仰见我 皇上召对羣臣谕以保爱 皇太子至意遂举 祖宗旧法风厉百官窃意我 皇上于父子君臣特维始于高皇帝礼乐而重念陪京倍益解额多士遭逢盛际得无仰应以 高皇帝之文章乎臣读 祖训以典谟训天下盖力斥扬马浮藻至曰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何裨实用夫实用者 高皇帝所谓文也洋洋圣谟万方世守而南国遗弓在焉意多士感激圣化维所自始其自今日矣臣观南国文行雅为四方慕効即如图书器用日新月异而

趋之不翅功令然或贗托于古不古辄目笑之曰迂故其说中啖古之肠而得以贗售乃迂者惩贗而惑真遂槩题之以贗然而金锡竹箭织文纤维之属贡于天府而地所衣履半天下岂其槩托于古而又安在无实用也或谓南国之器用以新托古而南国之文章以古趋新臣窃谓 高皇帝所予父子君臣之道如河山委地如日月中天我 皇上复渐磨以棧朴之化者四十三年矣阅千百世而古即阅千百世而新多士日取其道于父子君臣而经纬为礼乐则纯忠笃孝相与应国家文明之运将阅千百世而新即阅千百世而古不然圣贤之绪散为百家而反木?合百家之绪以饬圣贤日说新说古曾不一体父子君臣之实以反所自始是南国之金锡竹箭织衣纤维衣履天下而南国之文章不得与器物之贗者同用臣不为多士愿臣谓士当为真无为贗与为古之贗宁为今之真盖古之真朴然大雅如元气之在块比遇物而实而今之真输于一至竟于一成即不护其短亦不丧其长乃若耻偏弦之靡应望高徽之难逐而标独为帜合众为局则失今之真托贗之古卒亦如贗器之尽露其质为迂者笑士宜何居焉臣观今天下贗真纷援通为凌竞非复 高皇帝明法因念士一涉世真气渐靡故于向进之初预塞其岐涂倘其并心一虑力还周京礼乐而无厌常于父子君臣则日古日新于以仰副我 皇上作人雅化臣即迂不售贗古臣厚幸矣

○陕西乡试录后序 【代】

臣自惟行能无所比数盖通籍泱纪矣备员库部尚不能数军实而申儆之乃被命从臣某校士且济济周楨不翅三秦之杰也而又功令严重之日臣用是廩廩思不胜已自念世受国恩而世业铅槩尚可缘尝闻以佐主者而补所未学于臆业既事竣士前臣乃遵故事醮之臣惟陕西古雍州地河华之雄实始流峙故人世万生之用始干雍而共栢苍岐以后代辟神皋之灵秀以亭毓英贤而壮日畿之人文入周来秦汉隋唐又代以为都而偏受秦名乃道当称周夫天下之文自周开也盖作丰宅镐而极矣然分釐往岐世修本业而非骋于文至秦罢儒弃诗书即自诩开业光美而务强行武不以文治然而镌功勒德词与金石为昭又若不灭其文者岂文自有凭而不尽人操与将词章非文也昔人言周士贵秦士贱夫可使贵贱岂士也河华不乏灵颖而顿无不可贵贱者乎倘亦摭已事为评耳世称秦贱简儒士以其说难施用口绌儒生即穆之不为盟主也而夺善人间取士于戎于宛于宋于晋要皆诈力诡譎非复先正之道术迨其后叹伊人于湄浹上既苦不得士而羨夏屋之渠渠者叹四簋之无余士亦苦不得主盖五檠二弓之习渐于中闺而徒驰想于车粼马颠之盛无乃士果不贵于秦与然臣读小戎诸什则寿考不忘何减云汉而从公于狩何减维君子使者且周之君子曰如圭曰如璋秦之君子亦曰如玉则士于周秦何分焉乃臣尝窥周士于卷阿矣彼其颂冯翼孝德既歔武健至形容吉士之蔼蔼则又借踰于梧桐凤凰而曰萋萋莘莘雝雝喈喈于以上媚天子下媚庶人当是时诸君子所为殫力和衷雍容皇路者尚可想见于千载之下而君无复强公杜私臣无复党同伐异岂非河岳之英灵渐沦于圣明者厚与故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又曰

周王寿考遐不作人臣始知芄芄械朴果不翅凄凄蒹葭也然臣更有槩于秦焉秦之誓曰断断曰休休臣辄思念臣所录士得此一个为快及读无衣三章则又奋袂而叹以为今人之砭也夫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不以私同也夫曰王于兴师修我戈矛愿以公和也此不几易之涣丘与世人修戈矛于伐异直可借砭于同仇矣然则周以德调秦以力驱不谓无关于士而岂能贵贱士与今士生昌期沐 天子文明之化既久且深而风俗移易非有齐田楚屈之遗若高贵富人豪杰兼并之旧故其文温醇尔雅直摹隋唐而步西京遂以追采涧茱棠之致不直为先秦之词章则臣安得不贵士然士所贵非词章也窃意今士之急在力补其不足不在更饬其有余盖矜诩多则冲逊不足凌器多则谨厚不足虚华多则本实不足夫蹻然而任天下于朝必竣然而请逊于野者也士能捐去其多即以补其所不足使天下诵雍人士曰蔼蔼曰雝雝庶河华之灵能始之士能成之士勉乎哉无谓厌厌秩秩不比于翊羽而让周桢顿使绕朝失言于秦也臣厚幸矣

○北畿武举乡试录序 【代】

岁壬子复当举武士于乡以献司马则四郡材官若良家子集于保阳直指汤公实监临之毖饬诸文武大吏比于文事三试得若干人于城乎腹心乎桓桓赳赳将于是取材焉夫三辅依日月光际涵濡 圣天子久道雅化当不翅周家中林之士不佞因叹周之盛时车攻六月犹勤国力于猗猗泊其后遂以燕独当□□而兼之交臂以事四图秦汉来乃至倾天下全力备 而卒不得其要领其在今燕更重矣北与兵垣东与高丽驹共海而车钠拱 陵京之重以其托重 陵京遂悉天下精銳屯戍云朔龙□之间故其倾全力备 而惴惴若不足也更甚于往代然而奇材说客之所聚游幄筹俎胜之所渐被兼以击筑学剑发其慷慨悲歌之气以故士生多长材大器即逢掖或喜谈甲冑而甲冑诸士真不翅周家中林矧 主上拊髀□人宁止揖怒以风而诸士抱鸣毂之耻岂无奋臂而应者夫士即射洞札骑如船其敌几何又即画成阵语射覆其佐方略几何然上舍骑射文墨无以校士而士即尽骑射文墨尚不足以当上若夫拾遗溲狎于作好一旦投鹰杨之价而骄语乘伍安在为燕赵慷慨士也周家中林之士至可为腹心而今或局促于文吏悸不敢出一语无亦曰是方 文墨弄我肘印于掌股者夫爵禄孰与身亲文士之笔锋孰与百万之铍矛士不致身外之爵禄詎其致爵禄中之身我又安得借若曹于臂指也往举于司马者或得士余辈备一城今且三举于乡遂得奉幕府之牒而乘障此亦诸士効用时已予尝恠天下当无事辄贱简鞮鞞及一旦有事则索之若不及士当上贱简既苦于见轻乃上索而用之又若不能尽为重故士苦于上之轻士而上亦苦于士之自轻夫士不自轻非如近者鹜然无所持而酌酒僂坐为豪也士起行间饶用属故气力用之结内者爵弥重身乃弥轻敛其气力尽用之杀敌者身弥轻品乃弥重兵家明轻重务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然人知膏铜饶车轻人也锋甲坚人轻战也曾不知士能轻身乃能轻战士能重身乃能轻身然气不定何能不摇于世而身轻矣气不定摇于身而身又轻矣故曰百万之众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夫士生如砺慷慨之气

所自饶也要在能养气者谋不以言穷言不以兵穷兵不以财穷视其身为国家所托重而不肯小用其身其去疆阳若击强其离中所不自嗟若击惰其怯私鬪若锐卒勿攻其脱世臆若弭兵勿食故忿可悔廉可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而气定者生死不加于身而况身外之爵名乎兵法语称生胜有曰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愿诸士之自胜也以镒称无以铢称乃诸士所为重其身以为国重尚其当干城腹心无徒使倾天下之物力事燕而燕曾不能出一士以佐天下也诸士重矣

○大明律集解附例学

律之诘曰矩曰率律者天子与天下共以为矩而率之也乐有律师出有律师之律不爽进止而主容民乐之律不爽损益而主相生刑之律不爽轻重而主容如师主生如乐三者一不得其平而统干天地之和故谓之律然律求所以生之而用律者求所以杀之故古之知律者省刑而今之知律者不失罪耳我 太祖高皇帝重念民命诏定律令凡六经圣口为四百六十条而 列圣相承复有条例以补律之所不及盖至我 世宗皇帝之乙卯渐积为三百八十五条我 皇上钦恤庶狱命刑臣重加酌议其仍者半删定者半凡殊旨别旨诏例榜议非经议请着令者不得引比然律文沿晋唐之旧愚者既懵不知守而奸者且依法舞文丘文庄浚议命儒臣通法意者为解而陈御史察等如其成书于是一代之大法字析句分不独令天下晓然知法意难犯而实令士大夫深念民命无进博斲棺之利退抱仰屋之忧也盖自古国家之运莫不与法为存亡故皋匿则民胜法皋穷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国残是以愿治者相与共率为矩如乐之铎如师之符而不敢以意用然今天下郡县之于律患不明而朝廷之于律患不守不明者监司直指间有驳正其不守者上即用意以屈法而下且屈法以奉意尝恠汉廷尉释之号知法而曰当是时天子杀之则已岂以天子而可独失律乎唐权善才法不得死高宗欲杀之王本立法在必死高宗欲原之狄仁杰两执法以争而两得其法虽以高宗之主终不敢以意与而况治朝乎 高皇帝当律成而曰非但一代当遵虽万世当守也岂非圣子神孙所当共以为矩而率之欤又尝恭读序律之言曰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而明刑以辅礼乃贾生有曰礼防于未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后嗟乎安得轻徭薄赋以导民于礼而无轻试法乎然而不得已也终愿明律者无失其相容相生之意为朝廷守之尔

○汉疏类编序

往予从尺幅简材识士雅不欲以比耦声律尽豪杰之槩以为士一行作吏即承上教令而檄达之不文不远况入依承明金马以言为职若以臆为言即不欲骇天下以不可闻见之秘密而学不博不足有质识不远不足有见故亮而不俚精而不晦宁惟尺幅也予以尺幅阅伯玉则伯玉材识具在尺幅而论事颯画绰有古法既以大廷高第出驭剧郡藉藉称三辅循良偶以所辑两汉类疏视不佞抑何详而有体也夫疏者下所以通上故于训为通而疏爵训分疏屏训刻疏军训彻疏濊训涤合其义为封事以达之上训

通夫分恶其失当也刻恶其失真也彻恶其回护恶不尽也涤恶其诟谮而不洁也捐所恶而以言者之心通听言者之心乃可以为疏夫疏有谏臣之用有大臣之用而两人者之疏有疏人有疏事公狐六曹之长得平章言者所条上论列而用其长乃谏臣又得就大臣所规画录用以财可否而折其矩故大臣多以事见而谏臣之丰裁多以人见大臣言简而尽体大而精曲入之不嫌于平而或以将顺为随谏臣触奸指佞不切直不足以折角而要其必从而或以过戇为激然大臣参密谋而惧天下未既其成先咎其不尽则稍稍以言口事而下自同于谏臣即谏臣预陈不可必之祸福挟人主而其言不验人主固薄而不信至毛举琐屑友朋所不堪质而口列之九陛而又或溺既烬以为豪也故大臣与谏臣两失其体而疏之训不明今两汉诸君子其疏具在即迕合异遭而伏蒲排闥各殫其衷即疏一人亦罔不引经据传责以大谊不効世人作里巷勃溪之谈且纤儿首鼠于诸君子何如而小言大言固为社稷之役者斯亦古今得失之林矣嗟乎投鱼水之欢易当雷霆之下难非胆智则材识弗任非茹吐古今则胆智弗充试以语不言见人以言之用不用卜两汉兴衰存亡而见世斯伯玉所为口天下胆智哉盖宋人曰聚古今之精英实泊乱之龟鉴予不独望言者矣

○历朝忠义汇编序

盖历朝忠义诸君子合之无虑数千人莆中郭道宪厘以八类铨以二十二卷题曰忠义汇编其取例精而核严而有体举数千年精英正气荟于一函若玄圃昆丘琳琅纷若无复问苍玠小璧之奇者当其伤害气于惨黷叹孤怀于寒垓即快于所就而每痛于所遭则有若戎郊战垒折戟流沙而心惨者则有渴凤羈凰徃魂局影而心愤者则有似月彗天虹惊磷化碧迅飙丰雾白日埋光而其心郁攸不扬者盖成败在一时之社稷纲常关万古之宇宙而撑拄宇宙之正气不昭宣于两间则佞舌薄胆反得树颊胥于回面是以挈纲引维破穴豫于岐途洗衷贞于丹府使粟犊别迹于纤儿忠鬼分标于残客诸凡貌衷异调初末异操附丽非君低徊非虑皆绝勿进盖不独润草涂原之佐不至为邪于侧入所喁喁而狐蹲雉伏雀目鼠步且震局于批鳞践虎之风棱而不得以噉名为诵警于休哉斯亦撰德于旗旒图芳于钟鼎矣盖自昔论事君者曰以忠曰行义而忠义之极唯曰致身夫致身非必于死即死亦非必忠而愿忠者必曰死而后已诚见小夫慝臣??鞫于菀枯訾誉之徽缠者皆起于自私其身而身一致则菀枯訾誉不得干而心尽何者人臣视其身为天下重必不轻以身许人而一许则终身不忍负乃视其身于天下轻者尝不知身以为天下而惟知天下利吾身故其身如蜣螂无以自解而图菀于枯逃警于名即心所不可而随世晓晓彼回计利于身耳夫人臣而利身也亦何不至矣姑以谏论人臣当昌明之朝语为肘跗遇为鸿风即委蛇蔚为上臣及时事纷拏投难茹苦必小以去就大以死生力脱徽缠乃可以图公何者人臣死職死言死亦其常然唯不问其生者乃可以死亦唯不问其死者乃可以生倘念岐干利即死非臣诚而况主未迷夺权未倒重乃至摭死灰以衣飭其大疵而逆计其不死彼龙比不笑人地下乎予阅卷中人悉

其义烈与其时权奸熏轹之势辄废书而叹谓宇宙精英之气别具肝肠必非盗躯保妻子之臣可几奈何妄男子眊笔一牋辄附古人以据显名要雄峻何异纨绔坐冒首功及比于肝脑涂原野者虽然起死人有拊其心人臣行不必尽合而愿附古人倘亦拊其心者不死者乎俞跗或欲起之矣

○姚胤昌广蒙求序

盖闻鸿钧转而云汉昭回□极奠而峙流共载故方以类聚物以羣分而塞芙蓉于木末采蔚荔于水中则■〈牛骨〉■〈牛骨〉徒勤矻矻何益是以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有雍录姚胤昌先生家起文科学宗宦牒顾金虞箭叙述推高壹鸟彬鱼劳歌辍咏雅佚素流之规简宁酣名士之离骚盖韵度既清衿期自爽文采饶闲于浴缠景光假日于烦官以故玄吐白凰迷开班马一隼当子春之旗鼓万泓淳叔度之汪洋所著有易解说林寓言望洋诸书业已脍炙人口涤荡烦衿而近复有广蒙求三十五卷予晤言于极乐精舍得倾篋读之其仰图员盖则囊括星日吞吐云烟其俯揽方輿则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其中画人事则琢磨道德组织义仁至于资谈助则笑■〈月棠〉言鯖盎于腹笥抒笔藻则弄戟走兔蔚尔经厨盖蒲菹脱曼矰而不射公输操空柯以何斲故簏金不餽于妍皮头玉乃惭干雄发然冲蒙涉田而致远不若遵途之易也膺□撇波而济水不如乘舟之逸也以故沉浸醲馥含吐英华使贫儿骤羽于谈端学子恣材于笔杪盖因云洒润则芬泽易流乘风载向则音徽自远而石田种玉先登多宝之堂骊颌探珠更涉含琼之海此先生所为漱六挹于菽圃函三视以萃盘也嗟乎发墨嘲玄子正已蜚香于舌妙补天拄地得仁宁乞口于文权而手勤冥索额取蒙求聊以识理窟之前旌见说丛之落尘云尔

○紫阳朱夫子全集序

盖世道系人心而人心之蠹世莫大乎离经离经者视经为通人之辙而墨守无以自见故跳于黍度以博所欲而收之寔且进据道德之涂以博所大欲而收之名夫寔收之以乱天下之爵柄而千主令名收之以乱天下之学术而于师傅干主令人犹得式格之律绳之而师传晦则毕世之人心集然而从以世道遂燔乱不可已盖朱子之言曰道统之传散在方册经不明而传始晦故穷一生之力以研圣贤之经而抒为文辞皆足翼圣经而正人心而离经者方且薄六籍腐前哲彼其槁项于一先生之言则多变异说以进迨糜勋名之外而寄籍圣贤则多进而持异说盖采华者迂其辞而僭窥斯道之□旌者并迂其意如贵人建浮图愿为新不愿修旧而沿旧者又认指为日而不识其归故骋轡于词而马足于行不独为自立之标而且甘□室之戈矣夫朱子盖尝徧穷百籍又尝徧□名师友然其生以敬而无念不经无经不行故簞食晏如而一介必道登仕九考立朝月奇耳而侃侃论列每以去就争之不顾且所至有能名又非徒虚而无当当其告孝宗曰记诵非以探渊源出治道虚寂非以贯本末立大中此其学问大旨哉迄今读其文如低徊俎豆之场而朴逸驱简踴步皆寔然学者或不能不登枝忘本而欲掇其流者矫

以返虚明乃学者又凭虚而无所住夫目入颐解尽知也而手舞足蹈终入于不知然则学何必寻故亦何必弃故何必耽寂亦何必逃寂士或撷采漱芳而无一言几于道亦有探玄钩要言几于道而不得名为儒盖悬想无与于观而卧游未历其实也惟朱子反躬以践实故其言如登陟后挥尘谈名山然而后之人犹不能不波也盖论其始即杨墨未尝有心于害天下而终则习孔孟之言者亦未尝无害于天下故孟氏亟亟于正人心而朱子于正心之学力持之不变是与其徒谓道自孔子而后一着于孟子再着于朱子岂非其反经之心同哉今 上雅意正人心诸操异学者绝勿进此世道休明之会也刻紫阳集者意在斯秋宁唯是明师传抑以尊 主令

○大宗伯抑所唐先生文集序

昔蘓子瞻称刚者必仁佞者必不仁盖予读唐先生集及其传而信之郭宗伯传唐先生叙其慷慨正直反复周摯曲尽刚仁之槩而予读之因念今天下有绌穀一方身在去留者至烦举国争之不置乃向者宗伯当癸甲之际于国关宗社于身关死生独一二人如唐先生坚持明净于要人而曾无一人引大义明可否于朝至要人退而正人有宁宇天下始争系籍于其下而奏牍一挂其爵里则搢捩题为名流而向之坚持明净者或生或死或显或晦卒不闻自诩结交之素而此正人者乃一一标其人曰某为我坚持某为我明净嗟乎何向之君子轻人于死生而今之君子重人于仕退也然则论唐先生于向之君子岂独威凤之在鸡羣乎夫正人当忧危踣顿其誉我于圣贤者既挤我于嶮而胆智悸骇耳之雷霆者亦复允豫夺常乃先生低徊于正人去国之际不难危犯者之锋以激发天下之正气而解释其衷此岂词臣弄柔翰者至今读北风雨雪之章可涕可愤尚令人腐心裂眦有请剑尚方之意而中间宜婉宜直亦疏亦密斟酌于语言操纵之间卒以消溷萌于既加甚至执政所欲庇不能得之先生而执政所欲去先生卒得之执政此又岂区区以口舌脱人于溷者嗟乎先生可为大臣矣先生经济大略百未一试于朝独其酬应诸著作尚留什一于篋冢君涕而授简不佞宗以叙因念古之立言者有言以人重有言以言重有言与人俱重而要其立言必皆卓然有所自持不肯低廩以随天下而惟道之合故能为天下重而有所托以不朽先生生平严请托绝附丽蕲蕲孤立其气定于养而词成于气故诸所炎裁和平婉丽而慷慨正直之气戛戛笔扎间即其原本山川极命草木牢笼载籍之菁华而与子言孝与臣言忠要以抒所宿藉如长年三老谈河海曲折至正危直言于癸甲之际而片牍只字皆足以翊世扶人真刚者之仁哉世称天生正人以遏佚要人而宁知天生要人以成天下豪杰之正气故尝谓天之风雨晦冥人之喜笑骂皆佐我口料而世间豪纷势焰倾附缩朒之徒皆足以供我怒生之气而显其不贰之节令天下从正人片牍只字中赞叹颂说无已时而正人之言与人乃俱重于天下而有所托以不朽盖郭宗伯之言曰先生诗有辘川之致文如陆敬与此未必尽先生而要之先生不尽于其集其曰人似李元礼不可夺又曰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大浸稽天而不溺几于尽先生矣

○王觉斯太史初集序

予少不习为史故多学史事不能为词苑雅言及束发登朝乃徼入词苑及荷橐直承明即不能降心为词苑言而言不得不词苑不图齿至而逐为边吏去所习词苑而驰疆场故世之不能文而词苑不能武而疆场者予也予以边吏阅边方在白马黄崖间接家信言适得予乡觉斯先生初集可盈尺者再予故知觉斯以经济为诗文不知其初集顿再盈尺也急促其集阅之夔上夫予不能文而不得不为文也犹其不能武而不得不为武也予既阅武遂以武阅觉斯之文觉斯摭实而文凭而多致殆觉斯自为觉斯者其抽毫为深沉之思则潜天潜地虎变龙蒸而陷阵大呼神色自定其取多用宏擷万窍为声而苍玠小璧不遗一匡则破斧缺戕奋于一旅而忘归繁弱细大不捐直探武库以供龙图百万而东一铃其高文大册逴为苞□帝室王居蔚乎奇丽则柳营楸埽云锦云而六花九迭其出无穷其过都入里伤世闵人则幸俞儿于断壁残垒馘心乎折戟沉沙遂以招化鹤集泽鴈其体物肖生揆策图事则霏雨依杨投醪予纒絮乎聚乐离合之思其奏雅资言端冕道古则盾鼻流云环头佩月日羽云旌息于尉候而百工羣译奏升平之颂嗟乎予不知武安知文念文士借觚管貌山川草木之情性传皇帝王伯贤圣之精神遂以发天地块北之气而又或借天地贤圣之气神河山草木之情以抒发我灵性故法家深刻而入抉其情也画家炫烂而出貌其神也兵家发扬蹈厉而奋振其气也觉斯灵心慧性定气远神其言人人意所及即其言人人意所不能及盖抱高世之材而抒以坚良其语出语入语高语下亦复若用奇用正用众用寡而先为不可胜予每恠世人低徊于峽岬之谷纹而不覩天下有洗天浴日之洪流贮万鳞而没光曜也得无读初集而神气为橐予老矣旦暮释武事而归休乎苏门黄华之间偶□觉斯驰使节南来遂得晤语于韩家水治以竟斯文

○郑思成悦偃斋文集

士有抱而嗛遯世不得言也者必其有抱而嗛遯世不得行也者夫士乘遭遯期一尽胸中之奇而俯仰人世以何问此寇綏也则能有不必尽盖??亥然处虚者销龙渊为钝而托曰世不用耳夫世不乏贤者何至罅其身而逆天下之不用诚吾之才有当于天下则瞋目声利者不必行也而澹心声利者不必不行也得一不必不行者则于世不必无遯而要无遯于世之贤者矣诚无遯于世之贤者则于世亦何必不遯遂州郑思成弱冠登朝蔚为名世何南何北何内何外世尝若不尽其能而思成未尝不尽其能生平意所得当一抒发其中所欲为即谪落乐也其意所不当得而俛麋局踏博一官不乐也以故通籍三十年行不必不遯而能必行其志其所为序记志传诸启牒杂着博大沉雄言必当世之疾而予之石其于国家之大机生人之闳纪无不娓娓提其要至模写回裔诡譎之状则若借尚方剑于管觚而鸟雀逐之也其显次幽人志士高贤大良之穆行则又若造膝式庐而胶漆投之也行所欲行故言所欲言而居平之致无溢喜如寒素然居欷之致无牢骚如平居然夫道迂而漫畔不可循者啖也幅狭而抗羈不可骋者促也其辞

嗔者意得而懦也其辞促者意丧而获也思成无一有而独以数十年之蕴藉抒其毅然不阿之气自抚自范其不袭古人之语也若其不附今人之行也即所自疏主上曰烈气不口捐也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予观易下随人春秋袭且于之役诚耻之耳夫人耻附文耻袭附者傍要人而不敢孤立一意修行者尚谨之袭者接往迹而不敢妄措一武乃修辞者甘心焉岂江山之奇丽不供我览结古今人物之殊绝不供我驱驾将吾之才情不可以揽结江山之胜而撷其秀驱驾古今人物之长而握其灵亦何至容头过身拾遗滓以自娱也易之贲不言不文乎于趾曰义于须曰与上兴也盖趾之动由我须之动随人由我者变化在握而交错于刚柔以成义故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呜呼持变化之道者可以义可以文当不至宽袭于附令有抱而不得尽也盖予闻思成之先额堂曰白贲夫舍车而徒义能为白矣

○姜抑若起秀亭集序

予读书文安盖友王翰简劬生弟姜抑若掖令云抑若为劬生内弟一时一隅称两快士各成一致劬生负豪荡之气而沉博其为文若江海惊涛汨汨东注而蓬山瀛峤不妨撑拒其中抑若才比劬生加以隽快时调泛驾于驯策灿烂云霞英英天汉其后相次各继两尊人成进士劬生尚摇佩金马玉堂间抑若则鸾凤棘丛栋干之材既穷短驭管觚之业更窘旁魔予盖读抑若诗与文而三叹也抑若骨清而气爽衷多口而贞不与俗绝直不与物连至识料所独特即百梃不沮其学博而粹撷之发中丞公遗策不翅南面百城其翻史则兵刑钱谷若一代经纶大业罔不罗列胸尝以邑当太行东注龟鳌之与居考河渠于酈生以合列史盖翻史之一斑其任掖令为大府倚郭浹月而吏民怀畏即负兹未帖而卧治新碣在则颂之去则思之盖文章政事具有兼才而千伯未竟于仆一殊令人拊片玉惜连城未尽也予窃读其文念其人而因念其诗与文之致记不云乎礼者物之致夫物朴耳而礼为之致黯者亮需者敏黠者平有放而文有直而掇盖其致也庾开府之清新鲍参军之俊逸合以支道人神骏无亦其致乎接其人悉其文读其文悉其人观其致耳盖天地之元气体物于弄植为华藹于珠慰为光英各结而成致其在人则气神之标貌肢骸之韵度相迫而出襴之为邈襍之为牵虑百而不能纷故曰一致而百虑予读抑若集矜容爱仪有条不紊古自多致翩翩即腕不停挥醉浣衿履亦复翩翩自为一致盖风槩雅持既不愿拾级聚足于藩篱而选潭择木又不愿课虫鱼收蜣瘿效今人之奇腐要以才能匠意力可驱陈试以人喻中盖有入出禁闥为揖客无令阿意怱怱如汲长孺也者其致廉直劲正痴绝而可亲又对博寇翠裘出给奴弄丸于蛟螭之窘不溺不连如狄怀英也者其致通脱圆隽雄迈而快盖致之出也汉吏所不能以矫饬邀之致之成也唐臣所不能以妩媚儼之昔人谓萧文终识淮阴也以天趣夫天趣之发也为致鬯四支而美挥寸管而灵微独人致也抑一代之风猷运局有致焉予且以天趣赏抑若之致惜乎未见抑若于致之止也目今中丞公诸孙振振且起固有竟抑若之业者矣未敢以铜墨欣劬生金马也予更念劬生云

○东国申象村稿序

象村学程朱尊康节其理学以数入诸所图阴阳两仪及进退干震尽经世大法即不必谓圣人有意而数若写其意其自述依光词苑载从干戈乎四方而晋文昌领议政间尝被放其壮岁语多温严有风格及归田五赋若拘幽独漉三十篇感遇三十六篇每叹阴谷之不暘而出溟入滄合睡觉于一故其词有班骓白马之雄有龙笛凤笙之丽有鹤擎鸾駟之儻仙乎欲上当其适辄欲追夔契逐陶谢又若驾小车乎草碧花红而晒左徒之迫隘其体物之极若非我非鱼知我知鱼酌洼盈满溢于柱下顿不知乘风云上下也君尝朝京既慨慕华风有方言异俗文字同流之咏至其送客朝京辄盛述帝室皇居之盛侈天京为仙游丙午朱翰撰兰嶠为君弟凤山守书枕云亭三字君重之为帖舍其效选体十九首盛述吾历下生适李工曹称覃被同文之化代不乏人岂不然哉君所推易学复有花潭君迹诸君子翩翩材格岂其以国格雕题而侣椎结者予将以诸君子为东国洗之

○蛟门沈先生敬事草序

国家置阁臣不置相故权不得同相而其上弼主德下谓人治使阴阳以和中外以理九夷八蛮宾服无大患害则有相之任朝廷生杀予夺之权阁臣不显操而贤者得君以行其公遂能任生杀予夺而天下治不肖者得君以行其私亦能窃生杀予夺而天下乱故阁臣不必有权而有其任盖 神皇帝之任先生曰君劳于上臣任于下枢机政本最为详悉先生之自任以答 神皇帝曰仰赞圣德俯仪百寮寄国安危为时轻重汉臣不云乎君居其位不知其任先生诚知而任之矣先生居阁十有二年独任者八年阁体重首辅其图事揆策主之首辅当予陪末缀每见 上传首辅主裁语不及次次辅下首辅即贤次辅以下岂无一得当上或间与首辅相参差而两意各主朝士之从意者随分盖自古分合之议竟与国运相随予初入翰林则阁师蛟门龙江两沈先生与座师金庭朱先生相次辅政三先生初固相得甚驩盖龙江金庭由先生揭恳而下然三生意或分而三先生之门不能尽不分其正人君子必不分即分亦无它而中岂尽正人君子总之朝廷爵名之途隘而天下愿爵名之人多人不容于途故途何必争而当途之人固一途所推为锋而相与拒其所为它途者合力相掬久之同途之人不尽得于爵名遂亦外向而以情告即当途极力撑拒而势不能以朝廷之爵名尽予所私即力能尽予而同途之人众力又不能尽出所同愿之爵名故终入翻覆而不能久是惟秉豪杰之槩用其一至即人有分途尚就一途而为朝廷分猷念合调燮使重译向化而其所托重四向之吏咸能如所指挥而成予读敬事草以合予所见之门墙略得其半而其所默运恳调以神皇帝之神化执归道化拗从法尽什得其五六其筹在帷幄而千万里之外若指掌大如鲜如播如淮徐如 如宗藩凡承顾问与计算用一人发一略罔不适宜而可必成否必败其密而重如调护如册立加典礼十数年不决千万人不移而卒定于先生之言下臣所为仰 神皇帝谟烈高千古而辅臣之德业盖相任也即分途而韩范之争何论也

先生谙练典法举边徼利害将吏勇怯馈运难易道里迂直靡不通知故其言如秦越人解缠奇不扼腕于共呻而手办禁方尝议司农疏切直有矣处置尚疏以故遇可言即并言其方而言不露即 上从其言若 上所自出阴奉 上以道德仁义而已不与其功 上亦心知用先生之言而以不露成独运之神当其时有一言而辄从者有再三言而从有再三言不从而终从先生之入告曰情之至迫者臣不忍不言又曰古之爱君者必于无人之所又曰天下尽言也而未能深言予向所谓恚先生不为一言者今悉其言且殷洎读守成三论殆深言乎至遣使一章固从来忧国诚臣所未易读其语即平交动色而况以陈万乘之尊若曹即环列左右既无器忌复无齿嫌予盖曰此先生之胆之诚亦曰此先生之任也嗟乎天下之政至政府而定阁臣造膝披心而以言进又至言未必尽得即其言得而天下未必尽信则先生之为阁臣苦矣予因叹先生后乏先生之胆识遂乏先生之任上谗之曰虞擅下谗之曰虞侵盖有犯汉臣之诚居位而不知任者何不一读先生书也季子刻先生书明先生予得以季子意叙先生书明天下季子以使至东语予以叙归来儿钥遂得接季子交戟下乃为叙复季子

○毕白阳先生督饷疏草序

古豪杰任天下其视天下于身亲而其亲天下更忼爽而不殢是以身入利害之中心出利害之外故独冒天下之大患以兼收天下之大权盖患发而权委非收天下之权不能已患然必冒天下之患而权始归故能乘权以已天下之患乃若患方伏而君子曰患细人曰无患既以为无患则视豪杰之权谁不可振起而寇其权遂以及于患先生当天下之患方急既主兵旋移主饷又旋以饷兼兵凡令刱建之宫尽属仓囊之会为他人所不敢任而独委其权于所敢任之人乃先生于所任又能取宅人所不敢任之权而独任于所当为之身故天下幸权之归豪杰而揆饷于兵揆起下之兵于远徼天下更幸豪杰之不释于权国家东偏有纷惻然授兵发牌一时牙纛盆埽诸豨勇力不当前疾而攢糜于去蜂归扎?虫之会罔不设储待物以待须索即川泽吁吁和不生境一耦鳞次狎至每岁可百余万而峙乃芟芻岁不下五百万先生抱社稷长虑方分身以四应以已天下之患况世有胆智英雄孤悬海峤不翅身为之而忍不顾念先生方自兵略饷其视兵间苦乐于饷既亲念复以饷兼兵则其视饷亏赢于兵更大朝廷任豪杰以任天下于斯为盛因念先生金昆玉季各标觚棱其为政其命旁侧无忤喜无凭怒故所至俱屹然可纪其后先条奏有督饷奏议夫任之议与议之议异议之议指发诟病不必自辨方术抑口授方术令主者自办而任之议如病家属病于国手直令扞拭斑痕其心腹肾肠直与患者为一而杂诊下上势必自酌自剂无得更以病呼而反乞方于主人然而有疗病之病焉贵人好意迎之而旁手好中搅之又或所需不必给安得不称病先生之议皆禁方能已病不多呼病盖天下之病莫大于身冒患而不得主其权权方及而旁有好事者不深于事而直以意擲抡之剽血脉而药者其何能奏效夫天下不敢任而豪杰能任故称权权非有形之物也以豪杰所敢任合天下所不敢任而成权故豪杰见为冒天下之患任

天下之事而细人见为握天下之权先生唯亲于冒天下之患故能忼爽以收天下之权而平天下之患夫言出于平天下之患而言始大非复议者之言矣

○何武莪谏草序

汉人之论谏也曰去就以之为谏死生以之为诤夫去就易耳一官何与纷然乃有自诡必死而不死亦有自诡不死而死者则死生亦易耳曷其胆之孱不结心于逢比而借厌厌之气于蝮志也中龙门之男子捐剑去而闭长安大索卒不得也乃庭臣不闻有显言者故汉祸成盖敌以下之骨肉尚难树颊颜而况独居雷霆之下不忌齿马有敌以下所不堪者乎五月四日亦疑其异人或谓不可不问以安东朝不可深问以安主上然非有招不来麾不去者借尚方剑抉纤儿逆计以开朝听则问不问奚藉焉读武莪疏其忧深其思苦不独其辞直也武莪解褐辄报所不共戴直以身归朝廷其视天下事不翅庭屏而胆智足以用其志故其言多剴切而尽夫尽故使天下无所容而不得不改易弦辙以听所条次顷即少违其禁阂之愿而王上天地之心微矣武莪不难死生而难去就乎况岳岳豸角主上终以法寄也小臣于主上所以待武莪仰窥主上深心焉

○王鉴心都尉疏草序

尝读天保诸什悉臣子所以答君父忠爱无已因念臣子与右父同休戚惟自待不薄乃能以忠爱厚君父盖自待不薄者视其身得与君父同休戚则其身为君父之身其于君父之休戚得不引为休戚而又宁得致身与君父之休戚任纤儿撞家居而亦唯亦诺曾不一言故厚其身者知君父不知富贵厚其君父者知忠爱不知其身而又安知身外之富贵祖宗朝贵戚如广平富阳以功镇北平兼府事又或历掌两留都又或相次悬平羌印镇甘肃又或历掌两都督府又或参行省政应制直庐督学政盖豪杰辈出文武惟用诸公亦得奉君父以罄无不宜乃其后沿惟掌宗政领侍卫将士不尽责以它事更不尽责以言时以不任之言言不任之事则竟为骇笑曰言者不言而不言者言嗟乎惟言者不言即言亦不肯尽乃不言者言耳人闾婣娅尚相匡维而况列五等餐千石连光云日岂其顾景金貂而曾不念少酬祖税又况佩七叶之冠族服十年之义训其待身不薄而安忍视君丈关失若自为休戚不相关也者今读鉴心诸疏草尽众所不言若言不肯尽也遂尽言之中间事系宫帟藩邸俱天一文务其请东朝代诸大礼雅欲重元良释中外猜疑至从赐书摘二十六臣之议若持方药疗宿痾而揽权任断更为救时良药迨神皇帝怒御史遂娓娓悉情事必恳必尽期于补弥君父阙失盖天保之什曰俾尔单厚贤者厚其身以厚君父其心类如此及起谪居适东口以廷议当治兵事高议出固已绌羣策而雄材大略要在以九万固寓恢疆独羣纷未谙典制事遂寝不行当是时予方谬参政事颇欲佐先帝挈纲要尚犹从都尉之言而亲见先帝忧危遂冒昧东行既不能如韩公之有说以靖丙纷而又不能寒口胆假令朝廷信揽权任相之宜则上公不祠而公得以十万横行忧口口哉乃知挈尺幅议登任未尽豪杰也历三朝恭逢千古

明圣堂精上理其精核万宇固已揽权任断一旦推豪略竟十万之议公其一酬此言矣

○侯中鹄亦咏草序

郢人侯中子中鹄之论诗曰诗咏性情亦性亦情则亦可以咏故题其诗曰亦咏岂逊辙于前车抑蹇裳于独往耳夫咏永也长也凡施于众长谓之永记曰言之不足故长言之书曰歌永言声依永譬之咏然咀而入其旨出而长故汉人号其说曰隽永盖七情具在肺肠五声具在舌齿情动则神流声叶则调合然苟非其好即宿达不解乃耦抒其情即弄戟者不难铭刁斗歌勅勒罔不立成仓卒备极情事其至可以被管弦然则矜虫鬪鹤者何得侈挾骊于擢肾快探虎于枯髯也乃或谓仓书既雨易总既雷苞符无复禾?畜而待发者独不思河山永地日星永天两大文章终古常新而草极为萤木极为芝即枯朽之光明变乃为永奈何拾钉短自命古人也中鹄君独负灵衿人骇气貌诸所撰结敏如注射而丰不余辞约不余意其五六七古纵横合度突兀惊人其近体则山泉泠泠春旻煦煦伉食中蔚为都雅直欲会风雅于元声而庭实之绮赋于鳞之高华时在觚棱而不有也此公所为志亦咏乎夫不穷趣有遗音不竟旨有遗味今人割剩馥饜众口苦饗子挥霜乎咄嗟而诩毅薄丝缕之奇至恠分髦残俚分彘臠则彦伯之筱骖耳其剖胸殷林而德色翳乘也中鹄君机有独持乘无偏嗜总以抒其情所必至而循其性所自有使读者外咀而不觉中人隽永哉宁复有遗味乎盖闻濉涣闲能文章有日月华虫以奉

天子齐鲁于文学天性而濉济环郢之左右其郢之濉涣乎中鹄君方与其犹伯厘为世显人其抒发天心以组修于身而成文天下此其豹窥云

○家乘序

予以先少师晚子今遂得长族姓自予而上五世予惧不愿以我为子孙自予而下三世以后其后予又惧不愿以我为祖父也凡我子姓得无惧乎予少读诗至棠棣咏兄弟先妻子而孔子继之曰父母顺予以为父母念其子故兄弟翁乃父母顺然世人兄弟不和多起于私妻子故诗人先好合妻子而后言翁兄弟予观世人当稍长未有妻子兄弟相得甚驩及一有妻再有子遂有间言而隙且开遂不翅如路人凡我子姓倘其念我子以体父母念其子也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先少师遵先训以训我兄弟曰朴实清廉曰无欲害人曰精神休使尽而尝以无欲害人为要呜呼凡人清廉乃不好货财乃不私妻子乃和兄弟乃顺父母夫无欲害人而室家妻孥间可思也平天下大道先少师殆以数言该之凡我子姓尚其共为遵守无令致口祖先不以为子孙将世世子孙以我为祖先口特以此书之世系册端告我子孙以仰绍我祖先

○徐太师文贞公年谱序

夫名贤之勤简察者或岁自为记曰不恤其躬不楷其后而乃其后人继继承承亦或岁纪其先以摹平生之悲喜离合若匡扶开济之略其真则操弦而志罽然而人頽然其似则盘礴而貌阿睹一毫一发尚足以陨开筈之涕而泣抚研之子孙故勤先抚者不独貌先人于状侈之声诗勒之金石以纪其大又不独倚公家之竹帛彝鼎万子孙勿变

为久而必合其自少而壮而老谱为家乘令后之贤者识渐鸿鼎雉于楮墨之外而且得律不贤者以视其万于其时有识之士亦且就其中窥时事之静焚世路之夷险肩荷之重轻以及鸿风鱼水纳牖樱鳞之连合即其斟酌元气调剂膏泽若仓扁之起人于殆者亦若毕致于谱夫慕其人未有不思一睹面貌阅行履况子若孙之于亲乎昔人谓一毫一发不似吾亲即非吾亲而公持议谓见一毫一发似者犹吾亲见也嗟乎世宁无毫发皆似者而况毫发皆真若谱者乎公尝自赞其真若曰日兢兢以简察亦荡荡以忻愉夫日简故日愉而日简者少驰六螭于旻谷而壮试之昆吾老息之悬车也如一日予观公抗议于礼乐名法而历闽楚江浙之间殆旭如其出然及还公华近洵正台席无焚于丝无丰于藪而两朝始终颯若画一殆曩如其中然及功成身退徜徉于九峰三泖而香山洛社不易其常殆闇如其入然盖时用晦时用明时以晦致明时以明还晦而光翔六幕晶握寸环至其殄墨澄汨提衡甚力盖凛乎植党鬻法背公自营之为卧盟也将无日简者真欤世或言?册天禄石渠间多??亥然处虚者予于公一雪此言矣夫摹日于盘不既其明摹行于副不既其神公固曰气溢难状骨羸易摹岂不以得神则工者乎不佞三复谱而谓公之孙次谱者苾夫曰是其中有宝符焉勿宁举其语若出诸袖者简也

○邢中翰恩命册诗序

盖闻子欲承家臣欢遇主而君惠卒难偶徼亲恩讵合轻酬故椿庭虚陟岵之悲蕙背空翻鹓之咏一命不沾及釜几行犹愧佣书乃中舍邢君玉树一庭早见伊蒿罢咏龙文千里谁怜驹齿长鸣况家谢老成门无长者蜗迹满雷陈之室燕泥空王谢之堂痛无禄长离缩足蓬蒿之径闵未亡不造惊心磨碣之宫集于苑无集于枯白昼听啸梁之恠翻为云又翻为雨平居看入室之戈而陵谷何常成亏有定一旦脱囊逢掖簪笔承明入联供奉之班出载皇华之命五月东宫衍庆三年西殿承恩赤文龙跃于云津香生帷墨紫浩鸾回于婺宿光满荻书报熊胆以凤毛襄仇机以翟服鹤蜕返千年之彩凤笙吹?寿之祥当斯际札长绳系白日衔心诗礼之函寸草报春晖额手栝秦之沥而况筵开萼绿长年添金母之筹春漾流黄明月下齐眉之案于是粉榆之雅?仰国恩缟纻之交同忻家庆短咏而五音叶调长言而三管成文不佞未得国能式瞻大雅四韵徒惭貂尾一辞更浣佛头敢当薇咏之前矛聊拾鸡香之余滓云尔

○范梦章窾议序

予往编曹奏悉都人僉商而苦不翅逢不若于犴也或闵而议会无为官市者卒不行则中涓为格耳郡邑吏责百役于殷实亦复右都人之苦商而吏循藉藉河渠未已亦无有格者乎国家念浮浪不典干而冒法故役用乡户盖亦曰有永业知自重耳岂其干公而剥乃私者小民非负胆智不数见公府仓囊金谷之役即无它患苦不难抢地求解免而况一承遂破其业其明知之而明予之不一议也今天下攒糜不可为而颯画于议则又攒糜言病而不言禁方即言病又或讳其所不可言而徒令调以意即意调之而病良已曷若明调之明揭之无遭俞跗而讳败也予读梦章议种种皆关天下大计虑不毫

悉其病而倏次为禁方乃尤倦倦于清户役而悉其病所不可言无亦如昔人之议曰役出于力役繁而力竭国依于民民敝而国危梦口其有忧危之思乎宁独为二东也因念朝廷立一法每以名谊厉贤良而又委曲其议以防中智故法久而民不为害梦章议征输凌杂而曰官出羨予之易办至其费不可明指而明编者则不独详立之法而必悉处之费宁使明加之而官受其羨至曰不累官乃不累民梦章之议其防中智乎予妄谓一隅可办一隅唯吏不自予而一隅办顾何可责中智也梦章谓费不可明指者予不敢问其凡僿亦有指于不指而人醒者乎梦章议皆世人所心然而口然即口不必然而心尽然岂长吏字人而不辨灾石之议也抑梦章言之矣贤即仍不必害不涖即革不必利故劝廉之驾不急于解墨之组也梦章言之矣

○长馨堂荣京录序

刘给谏时济家新城去予邑百里盖古称高阳北新城云予故习给谏先猷不独其为世鸣凤也给谏母王孺人及笄归赠公操作勤苦器服靡华食指繁而两手行汲一日提甕不归则殁于井矣嗟乎二色空鸠没八光隐三龙沉何异古厄井也寒采不食为我心恻而况抚遗箠于宥笥盼哺鸟于庭柯痛繻瓶于既羸伤板舆于未御给谏所为由舞象而今一过井侧顿不知涕泪之横迸也夫以毋俭勤在躬孝肃在堂姬?心淑信睦在门?同内外其视沃逸骄坐曾不翅尘慕而茵畴有颯齿焉母何独遭命奇薄曾不华首而并没或者谓天之报施少爽然薜华易贝?员贞木不凋母有给谏受国明恩为直臣母而给谏亦且就歿所为长馨堂识母勤劬集一时名家论赞以志哀思若与 帝书煌煌揭日月而长馨天之报施善人竟何如也夫妇勤嬾職犹臣勤臣職人臣曳组垂鱼而顛利害辨劳逸若錢之于井其视母富而能节俭而能劳以死孝死勤何如而给谏更侃侃论列为世显人当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惟知心力为公家之有而不知有身安知富爵然则给谏尚犹行母之道也往闻永乐君博学有高节至劳人王勅賜时新而子为饑忠白乐天批逆刺权屡居雷霆之下而左迁子新井之谤夫许母有年而子非诚白母有子而母逸死孰与孝勤作给谏之摹而忠直成母之大也是母是子哉海内能言之士蔚尔青管矣

○督理事宜序

予以壬戌二月入参铉席兼枢务以六月阅关以八月出督师历乙丑夏当三年考历季防者七当叙及乞骸归当奏缴例以所督理事宜入告然是时中要方警宋广阳唐博陆而晋颶盘宜边吏恐谗农父靳馈圻父靳迫违予其披胸见款奉此册告也将逐予者低徊未遽而身在维娄坐遗谤■〈垂夬〉徒以嘍喑死法为天下笑故忍而不言令天下指予为当逐然当初出阙庭固尝面奏以不妄费一钱不妄冒一级一阶是以初赐虬玉疏辞五口辞二 先帝面谕以长少大谊乃不敢辞至兼综中外有蜀黔齐鲁东江之捷槩未叙辽之修筑安插屯田岁防训练斩获槩未叙即叙未敢承其后宁阳之叙亦三辞未敢承盖当初任纷错无亦为社稷之役曾不计不敏之支岂其惭鳧企鹤为荣愿

而作盘盂壶鉴之思徬沾沾仰徽明恩何以对天下故此册亦终不敢以贝?示人独是岁
旷事淹后之君子既未悉当时中外徃攘上下惶骇向状又未悉身如审客脱卒者涂泽
于诬诬其后折锐推矜奖蹙威柄相与讙讙以佞警警以逋何状又未悉痴肠戇性四年
何地何时何事及何人然何人不然其受虚唱不受黥点何状遂致别有口掩剿所尝为
蔑所乌有而妄以援顾窥人几令天下以任为戒尝忆壬戌春三尚书抵关门其请款则
百二万其请筑八里外重城则百万予阅关请罢重城省九十七万再请款费必不可多
王太傅为缩至三十余万盖腐儒一出而两役省百六十余万予四年所经营刵造费百
三十万取两役所省为有余而予以屯田入十五万以采青省十八万合盐菜钱税朋椿
入可七万其四年所复地则四卫四所四十余堡四百三十里兵民则辽人三十余万辽
兵三万骑兵万二千五百水营五车营十二前锋营三后劲营五弓弩火炮手五万兴举
文武官生及医药赈给可三万有奇军实则船六百轻车千偏口车千五百马驼牛羸六
万官民庐舍五万屯口五千顷有奇甲冑器仗弓矢火药藿石渠答口楯合之数百余万
当是时我之良士选卒已口锦水间山而口口窥我颜行退河东七百里更以我间屠城
赅地日掠东江西部而终予之任未敢过河即西口旧如孤犊触乳亦且安于蜜蠹未敢
阑入盖一时文武大吏投醪含蓼进取同心而予以连要人遂至同心輟转而边事不可
为嗟乎辽鹤去而城郭人民已非予方厉弩习骥于带城牒械之间伤胆干之欲渴望同
心以戮力而闽晋两君子实夹介而埤遗我方图灭此朝食而两君子去矣驛突一出共
胆为孱予既不能分风擘流调一簧两舌于猩啼々?禺笑而又适放梟囚凤之晨结衅大
奄遂使齐年口笼霁之气合中谤为岸忽方且紫青驳于鞞下驰称妮而前行予亦继马
悬车望鹰隼之口口而心悸然则天下安危岂不以人哉当其推襟送拖未即鸚视鹰
口然岂荡无蚤介而予方抱咫尺之义??今蹕而行期一堞塞乐浪之长渊乃绚丝之络
两蝨相加而蹇嶮倍尝顿成逋事口四岁之经营费朝廷如许金钱付所推毂而域落于
鱼门马窟之间向非谋臣良将自我遗之辽何如矣嗟乎天下事任在大臣任而误天下
何如避而不任任而洁身无救于天下何如任而开济或迂其身古大臣当中要乘权入
于中出乎外徐以扼吭而猝夺之魄斯其力大道口真如神龙矫矫可天飞亦可泥潜其
割名容容亦如割名踳踳无亦以既任大臣必不能避一切而欲避一切独当早避不为
大臣以予之口浅既误任大臣而又不忍见一时荡之逋臣令天子之法咫尺蹂促不行
遂不胜狗彘之心脱丝纶扞牧圉时天下寒心累息谓口且旦夕来故惴惴听予任及任
久而口不来天下嘻嘻口安不谓腐儒与有力焉而曰安用腐儒食此口乳者遂使予避
不能蚤任不能终夫大臣而不能操纵要人特怵怵身名也予过予此册其志予过

○钱梅谷高阳事宜册序

世谓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乃予邑何罄如也家之藏錡曾不供輿阜而岁不三
鬴则粟一鎰而泉几伯至比户无以奉耕耘兼以应声之征杂出境内外遂使大猾豪夺
细氓琐尾盖听其自生而不可得册中所谓察困踣之形懇腴削之状岂其食土之毛而

敢颐动也独是獬灵二三大夫得仰梅谷钱明府以毕力于邑遂从抚摩中悉利弊苦于条上之得报可不佞从邑父老且授之梓夫岂其効世人翹翹图画变眩人耳目也引鋸而量用者不爽于计按矩而索觚者不亏其朴予邑岂得久借明府而后有继明府者则册中之利弊固下所慈君戴之而上所快属予之者也其终宜之不可更愿师其事其时或不宜而可更愿师其意倘其少不释于前人乎其将执册而动焉未可知也故为刻事宜册

○宋立家传序

盖重庆之变在天启元年之九月十有七日先兄方伯公忆劬以川东道骂贼死是月公以胡守备思葶持书来谓川兵发万有奇行矣其未行者予日夜督发业有次第辇下诸君子知调兵耳抑知兵在万山中调之难也中丞君难监军道予既慷慨任之当以十月与弟为联床语可过家一看荐儿无何荐以八月病歿而公以次月遇害初公以班生语奏徐公不听也即知有变贼初无意杀公公见诸公死相籍也大骂贼而死痛哉公端谨有大节而坦夷不刻仆立家之谊其报云特次其语刻之

○春秋房同门稿序

夫文体害于庸而好奇不害于奇也士掉鞅而逐中原唯无奇耳奇负独识力可全昌而或驰偏锋以耦世彼其气岸之凌厉不傍门倚户以持一先生之言而庸者无大力远识执异说而不化独奇托之而瞋天下耳鉴令天下宁庸无奇间者知奇托亦庸也则又拾遗渾以矫剧谈而自诩先民之槩夫附豪者唾面附名者加膝至顛其傍门倚户窃恐因人热为利耳故兵志曰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而酌大众之合以妙所自出者必不拾前人之唾譬之端人庄士特立独行岂其乏同方而宁翹翹为招也故自古担荷天下大事不属庸属奇将无以奇抱独识可破抗救欤顷申黍度于尺幅条刺其阑出于格天下负奇者不鳩化之而且豹革之盖予奉功令阅尺幅则诸君子精神各以尺幅告而中固有负奇入黍度者气尚勃勃也然后知功令之严正以成抱奇之士盖士有通材有僻材奇或偶以通为僻而天下顿拾其倨以为通嗟乎士亦欲得博闻有道术者耳相沿而竞奇僻于声响以为圣贤之精神又或并弃其声响之似故蘓子曰士大夫治苟且记闻之学皆有意于天子之爵禄嗟乎此可责庸人哉庸人捐所渔猎则不能更置一语而奇者之才之力独能趋上所欲为而返以自遂其求故天下文体之正必需抱奇者之独识而凡之变为辉也犹下也然而在上有以成之盖上操功名之柄以阴移天下之心而握其所趋令天下低徊于功令之严即■〈足斤〉■〈足也〉之材不得不俛首而束于格故曰古之圣人求之以势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争为其所求以称其意然则由斯以谈上不握天下之趋使天下江泥格而合众越格而自出天下不可为也南宮之役予从曹真予先生较麟经得二十三士此二十三士者识力皆有可观而要非托为奇者予既以尺幅射其生平愿诸君子无忘生平易尺幅也遂合其制义授口

○题廿三士春秋制义序

昔韩宣子聘鲁见易象春秋曰周礼在鲁若是易礼与春秋通也予尝受易受礼受春秋皆尝操觚为举子业而竟不得易礼安问春秋南官之役较易较春秋缺一而诗礼浮于额一人予以主者令释戴记从曹大谏较春秋大谏以专经得尽占所拟目而予批三传细注之予得不直余经旨然惴惴恐不悛于旨则时时以所尺幅质之大谏又得不蒙于经生之尺幅乃大谏亦复不以予不解而时出所得尺幅相商也解闱而观标口发篋笥还征闱中所妄忖曰某地某科某少长某癯疆乃得不大谬向非大谏开诚发予覆予且不解于经而安阅经生言然他经生视左国为绮为珍而春秋家固布菽也乍阅其语若欣然已而数幅后或弃去不复顾固予既藉大谏于经更藉经生言尽经生巧心而不大歇于拙目也然向所咄咄于一编者即今且十年而间亦有所自借故予以不知不敢自任而大谏即知亦不自任故予得尽大谏于百全大谏亦且尽予于一得因思天下事用独近私用众近公忖于其所短而藉于其所长即寡寡如予亦足集事而况真有见者然予两人即各持所录相商而实各守所额注则又予两人之拘拘也既而诸君子出经菽来受拣择予笑曰向非大谏几不竟南官之役今何得一求解大谏也大谏仍以端经精择之得百篇授之梓予且藉诸君子言竟予易礼之学以半窥于韩宣云

○王进士永启四书义序

予以丙午春识永启于伯全邸辄欲倾衿永启文弱可掬而精神渊着其宿名葱蒨门车或接轂而南金东箭坐起叹述不去口然永启砥私首公有高翔寥廓之志雅非卖声儿分颓阳于半规而诩诩万里晖也是年以见魁京兆遂出名公之门而声益藉藉次年春复与其里人曾孝廉熙丙各以卷来视而予亟叹为双龙无何俱拓落归而曾君以贫就青毡独永启气勃勃不下今年春永启掇高第矣曾君复拓落以归予盖怅曾君之再蹶而喜永启之得隽也昔人教射者曰一法不修一疾随之病尽而法完者十发十中岂永启退而修其法耶然吾阅永启先后制义则向非病而今非加法也永启长材广度无所不淹故其近步可令遵常守故以合于法而巨鳞不□□泞修羽不栖翳荟故极其思之所入以尽其才则又决阨开垠如游者□武于拾秋而乱岩绝□□不难险寻危造为□其赴节投袂应弦遗声未常任材轶法耳语曰一株龙刍人为龙驹岂非其兼才而出名公之门哉夫才之于文极其变可以伸缩变化而抒所思于不穷迨其变之既定则如栋在屋如骨在身而长短广狭体不挠于所胜肤不浮于所支乃讒讒之学向声背实遂至缩轂其所共趋而习非胜是日以鹜于其短而及至分其力于长夫形过镜则照穷物胜权而衡殆调声者宁必登祁虬发清角无亦徐引师文之叩也永启以兼才出名公之门法具而尽其才能极其思之所入而不旁鹜于世人所共趋是以成其为永启夫永启矫思以为矢而发既中矣予且欲寄声曾君曰思如火用之弥明宿之弥壮永启明矣曾君其益壮乎壮斯明天生神物终当复合永启尚为我致华阴土于曾君而拭之以竟予双龙之叹云

○周子寅南宫会业序

余初不识子寅见子寅丙午卷绝非世俗语遂以卷识子寅云子寅居尝好深沉之思间视其会业即帙不着名字亦知为子寅盖子寅取境于险而风貌若不思遂以独成其为子寅予妄谓子寅之业沉挚雄劲若顾鹰鹞图有豪杰之表而清绝爽秀若顾花光墨梅当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间乃博大轩豁又若顾栝栢梗楠图意欲干霄至其精深黯淡几于无色又若顾据琴图超然得意于丝桐之外盖世俗品文于画辄曰似曰不似然画家如郭昌则意在似徐熙则意在不似此两人各以能名而或称熙于画迂于文甫于诗也予不知子寅意所在业成为子寅而殆不独得其似然则迂于文甫于诗熙于画乎开生面者初不似再请见乃大似又曰某于形貌于神思性情笑语之姿真夫貌其真乃意不在似者士雉几于真而螟祝子似即龙门之元经不害为僭而况以寸晷尺幅影响于鹞落兔起之似以为真乎鄆鲁之学恶其似今人之学恶其不似字栒句比以求合于圣人一不似曰是且生心害政而不知为书奴殆欲相优孟耳夫形而不韵者画韵而不形者神字栒句比而求合于圣人者形而不韵者也嘻世俗好似独会业哉子寅神索其真而不语索其似盖画家称凌跨群雄以气韵画倘得褒鄂之毛骨而发其奇宁徒骇耳鉴也

○李生清仲制义序

予最喜六一公之解硕人也宛从硕人游涧阿而聆语言歌笑又若硕人偶忘独乐而相与披情愫刺刺过涧阿也不独硕人神韵可掬而诗与六一说诗之神韵并可掬盖词之妙也如此予友李清仲以异资承御史公家学于书无所不窥而才以运法独有得而不轻以语人殆有六一说诗之韵焉夫士操觚而定思于兔起鹞落必有韵矣韵文之致也昔人论书曰得笔而乏韵韵可意为而非意为心韵有黠有痴有癖有逸有暇有整痴如瞰滌研淮口急饷以小龙团为生平一事黠如张绢图乎瑶林落笔顾主上抗声曰奇癖如嗜茶不能饮犹口把玩之逸如云气自山中来象羣马奔突一一入云笼不竞整如长身秀糜大耳红颊饮过百辄正坐高拱暇如闻碁声乎古松流水之间盖思八而调合调合而韵出有意而成乎无意有无意而成乎有意如结胎受气上应列宿其贤圣仙灵各从所值故曰石出山而韵自丘壑夫韵无思也而结乎思也王介甫曰思之不深取之不固不观勇之色于怒乎血者赤脉者青骨者白唯神勇者怒而色不变夫神不变思乃固乃能独操所自得而可以弗过可以弗告清仲公交车屡上而词愈二殆其几焉诗曰维柞之枝其叶蓬蓬登明德如御史公而不大其后者窃意清仲值贤圣之宿肖六一之神其种种义合有意无意而神韵可掬也清仲自此远矣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十一终

●高阳集文卷之十二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吴桥范景文质公较

赠贺文

◆赠贺文

贺总储御史大夫蓝石孙公荣膺恩命序
贺大名司理孙廷谔以考绩膺恩命序
贺王明府申之恭承纶命序
贺少司马孙公蓝石以御史大夫兼少司农入总务序
贺水部使者朱灿垣入主铨政序
贺刁诚如以户部郎再视北平饷事序
贺韩淳寰以最绩晋方伯仍镇上谷序
贺观察解嵩盘以山西右辖备兵阳和序
贺王翼庭郡公擢山东宪副序
贺饷部郎李少渚擢少参整饬蓟门序
贺冀西渠以部郎擢守恒阳序
贺计部郎赵光大出守寻甸序
贺嗣龙周邑主擢贰云中
贺邑博周圣嵎先生擢守云龙序
送水部冯起衡以报政还朝序
赠侯明府高鱼调繁虞丘序
赠戎幕邹先生子寿奏绩序
送王锺嵩郡公入覲序
送蠡吾沈明府应覲内征序
送周嗣龙明府入覲序
赠梅谷钱明府台荐
赠侯晋阳明府两台交荐序
赠周嗣龙明府台寺交荐序
赠莲幕双溪王君三膺台奖序
赠李恒麓金后军都督府仍视事北司序
赠武隧侯生入乡较序

○贺总储御史大夫蓝石孙公荣膺恩命序

□蓝石孙公开府恒阳者八年其以御史大夫兼少司徒入总仓储又四年矣 主上念公镇恒阳历两阅中外救宁劳勩懋异晋兵部尚书总督如故赠两世如其官遂予胄荫兼白金飞鱼衣一袭盖 主上慎重名器即大臣劳勩历十余年而又历试诸政谋毕于任力罄于兼然后跻于崇膺使小大之臣咸知名器慎重即蔚有积劳犹若不轻予者夫予于不轻予则予始重而朝廷重名器乃以重大臣盖大臣立朝若三辰五岳为世

宗仰我不能为天下重而以天下容则我轻而何以重朝廷故朝廷不可一日无重臣然重臣力与望集势与品重天下自不乏□望若鱼龙趋壑而重臣始不觉为天下藉夫重臣为天下藉亦复何损然谋窃于善意而我所趨然欲矫者天下已乘为嚆矢而营其私故人臣介然自好□不藉天下为重犹易而毅然立朝以重臣而□为天下藉为难公当给谏时不难抗权远□□所欲言而一旦急太君病又不难抗弃其官及游陟亨途出秉节钺而八年移镇始以总储入至其两阅之劳又积数年而后理夫其官之不有而岂其有所藉于天下乃其沉以镇浮毅以抑躁静以综纷大以合异屈羣策不必为已罄独衷不必自功真使天下共倚以为重而不得独藉以为私盖其文规武略抚我日畿东戒岛夷西防索虏诸所戒褊绸牖若大敌在和门而活八万众于左食遂以起偃为竖至舌?泪掬游艇潢池欲波而一属平乱之鞅辄卧耒兵而无养虺于蛇以勤鼓儻之众盖八年间捐非徭罢猥税省口钱谕流俗使华京不至残瘁而雕甍遗噍各辑于扰劳其大指乃在腕贪残奖茂秀无使缪懦羸名劳弊我元元□寒远与门业两无旅竿而引拔阙下者皆极天下之选当是时袭武劾□于左次雕文呈才于右席即刈楚之功固宜受先茅之赏已及入综□务兼视西台视计部诸度支大政予得从注纂读所条上国计入瘼其挈大总纤纲叙有次诸僚吏无虑斤斤奉法唯谨盖人献其长而不得藉以为私即众讙沸起各私于藉以争鸣而公方若星凤之映埃壙其蔽计曹羣吏亦复各帖于所予而无哗盖吾不为崖其何畔吾不为幅其何缘岂非正直忠厚自信以信天下哉昔诸葛忠武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轻重故开诚广益以报鱼水之欢即幄有毕能而生平握手之交可予法而不顾顷者 主上恭默一二大臣去留不问而独于公若二三元硕心膺倚之其宠嘉劳勩宁翹鱼水夫受重臣之遇必且以重臣之道窃妄谓重臣之道在安善类以安朝廷其要唯谨持其所重而无为天下藉何者势重而噉利者藉焉即望重而噉名者亦藉焉以蔡京奉法而君实喜之天下奚必蒲宗孟为异已也公品望积重矣窃愿公谨持其重终无为天下所藉以答 主上隆遇而安朝廷是忠武公所矢报也不佞窃从诸大夫后为公颂云

○贺大名司理孙廷谔以考绩膺恩命序

国家以三载课吏能其有最绩上考则玺书褒宠贡及前人大名理孙公廷谔释褐理予郡甫数月以忧去起复除大名今年夏通理两郡之政奏绩宰士得予恩命如制其属邑令章君智甫王君涵仲以同籍之雅来征言为庆而合辞以请曰公开露心胆煦人于春暘而方幅具在应剧若桴答丸转而静综恢恢似有余地其猷断务丽于事而犹要手成日所平反全活甚众然不肯少骫于法之外其察吏贤不肖而殿最之如鉴衡不得以意与令贤者益奋不肖者败而不敢尤盖娓娓述治状甚详且备然微令君言予固蚤悉之以公理予郡即不数月而其施为大略固如今君言且忆登籍日合东省数十人集司农第辞辨逞复多佻达为调独公与今蒲阳君庄毅有文即无言不酬乎而意不为佻盖心窃仪之以为此它日社稷之役然不图遽征能于理也古称理重于守以其专刑名

司小民元命而今所重于理更以其上寄两台之耳目夫刑失平必有偏怒奇怜而耳目失平将使贤者不得行其志而不肖为口则其所寄更重于所专第世所重于寄特以其上以移易台司下以臧否羣吏而黄绶斗食以上无不欲衣其小疵祿成其大美乃予所重于寄惟是扼贪残奖茂秀无使武健缪懦羸名于良以劳弊我元元故理之所专犹一人一事之平而理之所寄乃合数州邑无一不平而两台且借以报 天子故理之寄为重自国家以非时之役应声之征穷天下则吏道杂而法繁而公方以沉毅用其精明以说朗用其恺悌其精能入之而平恕能将之盖合八郡文武百吏式序于鉴衡而雕眈遗噍日食贤者之利而不逢不若则又公之所以为理重而佐两台以寄其耳目夫今天下三事九列无不攢糜于不可为而独郡邑有可为其可为乃更重于理然理衡上下之间其上遇诸直指唯恐不得当则或以意迎人其下代诸直指行部则州邑严以直指而我或欲以人迎意乃二令君谓予曰公居心如水制动如山夫如山宁以意迎也如水宁以迎意也忠武公曰宁静致远公之谓乎予因念文不比罔不直终可移而谏之贤者不见知而令格终可意而行之唯明知其不肖而姑庇之姑置之匿不以闻则其害大盖办不利不断法不必不行故明法不如察吏而劝贤者之驾不若解不肖之组昔韩魏国镇北门亦雅曰简不肖以闻公其为魏国乎予又闻持衡之吏使贤者感而知奋犹易使不肖败而不尤为难昔忠武公开诚布公自谓其心如秤故李廖之徒终身放远而怀恩其以视公何如也公方持忠武之开布以操魏国之衡然则予目公以社稷之役公且副予言矣

○贺王明府申之恭承纶命序

汉人曰百里非大贤之路遂若拘天下豪杰之手而凡试百里者必其细谨曲节不必豪杰之才而一负豪杰之才又必其广土众民乃不至约结其奇夫神龙之神也能小能大能九渊能九天能一肤能万里亦观之射乎引弓乎百步之外与引弓乎十武者同全力焉如手于身然抑搔之拊摩之不引而至也身不功手手不自功惟其手所不到而有所假以抑搔之而拊摩之遂交相快盖手于身一体也而所假为用者体未远也一体而分小大分远近乎向者主爵大吏论良心予以好恶与人相近为良心而以莫知其乡为与人相近盖知其乡者图与我近与我近则与人远记曰同弗与异弗非是谓莫知其乡是谓与人相近盖主爵不过陟黜予夺而总一好恶主爵之好恶在用人不在用已其用人在用民不在用吏姑论州邑夫州邑边与腹异远与近异腴与瘠异器与驯异吏莫不好腹而恶边好近而恶远好腴而恶瘠好驯而恶器而是近腴腹驯之民莫不好生而恶死好逸而恶劳好廉而恶贪好宽而恶猛而好近好腹好腴好驯之吏又莫不好予人以劳以猛以贪以死究之民失其所好而上亦未得竟其所好故上用吏之好恶安得复顾民而上用民之好恶又安得复顾吏予邑弹丸耳不邇而冲不豪而杂有斤斤口户而或疑其难压至矫为退抑而萃室凌之略称殷賑而虎蛇居之乘人而快其怨口费以加其尊懦而偏护南金之口恣猛而重加东野之御穷今年王令君来擷重轻而酌之衡比

短长而授之度以礼予衿绅以法予豪口以制予编氓以公忠予上以宣慈惠和予下而以清慎自予盖疾痛痾痒而拊摩之抑搔之不引而至故公所好恶以吾民好恶而不翅近也夫今天下用繁而无可开之源惟力于督逋而已然不独下有逋上亦有逋下之逋里有逋田社有逋课户有逋人丁有逋徭而上之逋萑苻逋而不淨城郭逋而不理俗化逋而不调弦诵逋而不闻下之逋无一时不督而上之逋乃愈众故民有逋业官有逋職治天下亦怡其逋而已虽然天子于人亦有逋天之生人亦若口其逋予邑徭赋日勤而胥蠹风敝盗烦城颓差繁赋重其逋既多天若借公以偿所逋于邑而公所不罄于叶者亦若借予邑为偿所逋于公家而声实腾茂上下欣合天亦若借予邑以偿所逋于公盖公始以予邑完豪杰之略古称相近天子令近民夫与民近其好恶安得与民远汉人曰小民安田里而无嗟叹与我共此者惟良二十石故论吏曰循曰良夫良吏者其心良也其心良者其好恶与人相近易曰神无方易无体故心惟莫知其乡乃廓然而公公乃与人近私乃与人远公乃尽私乃逋天全付之而我旷之曰心逋朝廷全付之而我旷之曰官逋夫良心去心逋而已良吏去吏逋而已令公负豪杰之才而不鄙我百里不难以全力予之完所逋于民而督民所逋乃益其公忠为天所逋尚有显庸以为予邑偿所逋于叶之未偿公者偿于予邑

○贺少司马孙公蓝石以御史大夫兼少司农入总务序

国家设地卿筦邦赋仍以重臣严综核辖百执事而统数千里微独藉心计也抑以公忠严毅为弹压耳岁戊申 天子念少司马孤公抚畿南久晋御史大夫兼少司农入视事其于六郡犹宇下也而六郡吏民罔然若失于是州邑吏同辞来征言不佞谓今天下外竭而不得入者赋也内竭而不得出者饷也赋急且以无民饷缓且以无兵而曹有独急势有偏重以故秉钺则虞饷竭持筹则虞兵耗司牧则虞额溢筦赋则虞额亏微独此也天下犹之兵民耳其在外则待哺而上方责其逋也脱巾而上方督其比也其在内则食浮而名不可问名虚而食不可问盖衿肘之形见劳佚之数不均国家岁漕四百万半食游间耳夫宣索不可顿停浮冗不可顿罢而■〈牛骨〉■〈牛骨〉与民争赢与兵争羨则旁睨者何得不顛其刻嗟乎天下固不易若此者而令谓公于此直易办耳公以名给谏历大京兆镇抚我畿南兵则三关民则六郡八年之间数叹数溢公不难持公家之有予哉民即不难持公家之法予乱民盖其宣慈惠和含饴万姓而公忠严毅之足以戢羣器厌众望破数十年之积翫而行其法以故东际海北际宣云罔不式序于文武百吏之约束而无有轶越夫抚民不逋其赋岂其综赋而蝥妨民者余固谓公直易办此也何者国家惠养元元惟是文武百吏耳吏当三空之日贤者或柅额不得念民而不肖者又或藉为墨故民日以竭赋日以逋而饷日以不继兵日以消公之抚我也既不难简良吏尉荐于朝而黄绶斗食以上少不若于令辄斤去即向者以转粟故辄不难抗章于樞郎夫大臣风尚百僚向之公入而视曹务矣诸曹郎其饬相谓曰是固弹樞郎者即汰浮去冗尚需专责而与民争赢与兵争羨吾知其不忍也在昔韩魏国莅恒阳惟

曰苟有不職即其状迹以闻它日统均天下亦惟曰进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而归之断然则大臣风度略同哉其于以培亿万年元脉而禔福生灵宁独功在九蓄德暨三辅也显庸嘉绩文学吏尚执简俟之

○贺水部使者朱灿垣入主铨政序

顷者主上式思旧学慨然爰立一时并登南北大僚以俯简人望而更溢所望即薄海内外其可臆测潼江朱公方以是时由水部入主铨政盖中外额手圣明谓寅亮铨简其轻重布之且惊谓九重渊穆视廷臣犹倭指也其悬筭名流岂其必恹当是时寻常职业尚维精营而况隼林茂望承特达之遇如公其敢不勤用明德以酬遭会夫器不操不习括不当不发国家以选曹首六官之属时从诸曹简第望高等加以有气局律度者迁自诸曹乃公以名家治谱出李剧郡入司剧曹若持秦鉴而握箫管不泐岁画地顿虚困地顿实即在易水通商惠民凋赧顿起盖易之政异时尝临以卿贰中且兢■〈牛骨〉■〈牛出〉于司险近则中贵人倚法以削遂至勤夕郎之记曾不一戢而公独夙夜娓娓柅鼠窟而抵其郄即中贵人若耳帖于调戢而不穷逞此其局度宁问刑名金谷时也夫五雉三铨逦相烦简汉吏□而多端间由将作而公且以分署起其将□源疏委用虚为鉴用实为筹于以显辟天路光辅贞涂其在今日哉今一时隼材茂望待命毂下犹摯集于步势不即决壅批隘以鬯莞宣风而名闻勅授人自束修亦不以供谢颜之□笑然风□稍夷訾筭庸杂量资度骨投状弹冠即不至奖成浇兢而登岂不乘掇岂不授其忍以重予望主上也夫主上即重予而未尝不一予谓重予者不可为则胡不就其一予者去属去附相与公营而以其不即予者待所圜转无滑其轴无滞其括以寄我仰移主上之悬衷况主上圣明业释一切则前薪可徙后趾可错而公方以不属不附入参光耀此岂独统如七郡盈止两庠惠和三辅也者夫铨政即甚重大乎品流不匿于比舍科条不斲于丰啬简要清通不艰于戢疆帖弱而久操之器适于当机则良马易道岂难按轡虽然性藏于貌才隐于心即人鉴孤绝而内藉于才多外藉天下之才重况特达之□难□隼茂之望难副公行矣抒其才尽天下之才则□知副望衷何得已也张观察和节□民部弘台其于公旧同曹今同地知公最深于公之行属不佞以辞不佞闻清直寡欲万物不移盖昔人为主爵吏愿之主上简诸曹而得清直寡欲如公公行矣中朝登选闻有清直不移者乎必公也乃挈其辞租道易水上

○贺刁诚如以户部郎再视北平饷事序

予再视师渝水一时所与同心戮力则宣化陈白岳视关嘉定孙大东泰山王利川视兵鱼台王景虞江津刁诚如视饷罔不各具材操逦驱筑力以左提右携而诚如以诏齿茂谟深心远志后先饷事亦罔不一一中法当狡孽狂恣直拟手三尺横行□□遂且脱内装结忠义豪杰更拟用奇用寡借盖泽深计抉踳踳观望之蹶附而言与随众邪许城隔无宁尺组手鲸狐之一而快吾意且猝起偶成天下事固有不可知何为惩僂轅而甘轅下遂腾章驰奏有旨嘉其胆略嗟乎予微得胆略若诚如谁与条次诸鞮鞞而得当

于四城哉宋韩稚圭以胆自负绝不许人以胆予谓胆不略如野痴不畏豺虎而手搏略不胆如腐黠握筭而不能张空券稚圭之经西偏也一镇天水再镇金明迄今以其胆服其略诚如视关饷日与口对今复视永饷以待口尚犹是稚圭之胆略也予尝谓静躁与神缩逞与气任逊与骨任天下者神不全不以体物气不清不以入微骨不健不以肩远然全而畜用之乃体清而沉用之乃入健而和用之乃致远而不折予与诚如相习乎埤垝组练之羣每见一语一言之所起一什一伍之所接一锱一粟之所主罔不简饬而合律度至其豪迈雄爽遂若一彭殇蔑利害浑人我不嗛嗛意筮也不怦怦说铃也安在大行不细谨近画不博施乎予且合诚如之神之骨以为诚如之胆之略主上凭赫蹏乎千里之外若并其神与气骨合名为胆略得无薄天下之躄于所希踰于所畏而不略不胆也今天下不破拘挛之论谋不深不超泥古之格力不大不绝徼取之途将藉二议高庸人而卒出于系所私以徇天下之情主上锐意治安一时超格而登大吏遂以破拘挛起精明之治令天下斤斤奉天府之宪而无一不式于法诚如以治行高等兼之胆略蔚闻其超格而再烦鞭筭无宁量入出槩平倾衡多寡酌盈虚以节缩之经为酬愿乎将抒胆略而以其神其气其骨奉祖宗之法以佐大业也嗟乎永饷而非今日也内部必不以重烦诚如即诚如必不肯重视永饷惟永饷可以再劳诚如惟诚如可以再视永饷乃以破庸人拘挛之论而不徼于超格之用是可以佐主上精明大业而无负胆略之明纶诚如自此远矣

○贺韩淳寰以最绩晋方伯仍镇上谷序

上谷为天子右肱内合二十州邑外当紫荆之重无论戎狄纷错吾宇其中涓剥肤更险于蜚狐拒马其敢怒之民心更叵测于戎狄之在郊垆公被命来秉宪事察吏安民悉心力调宜索之政雅穰鲜于仇两不病于凡建威销萌绥辑我瘁人罔不周至用是貂珣张而能辑萑苻聚而能散百姓陆危而能帖然卧属城百吏兢兢奉法唯谨以至逢掖组练辄出而为宇内弁冕今年上绩明廷天子嘉其劳晋知山西政备上谷兵事如故盖环二十州邑欣欣恂借也司空王大夫洎诸进士隶在宇下者以不佞为门下士宜有言不佞妄谓一邑之命系令一郡之命系守总郡邑之命综守令之贤不肖以合裁于直指系方岳盖直指权尊而岁至二千石情亲而未有专裁故不若方岳得久按之而专达之也第穀下贵人好为托迨托一启而贤不肖之途混贤托之犹脱驂之赎也不肖托之乃助焰以薪天下即大不肖之人未尝不覆匿其所短上未知而留之或惮于其偶发而暨改若明知不肖而留之其回溪难返也遂恣于所不惮然方岳近贵而期迫既不难骖情以结诸贵人况乎贤而抑之涉于不祥不肖而容之近于恕故好恕而不敢为不祥乃容之咎或甚于抑盖抑一人之不为利也与容一人之为害也必有分矣由斯以谈方岳之尊也权无不掇情无不洽而贤不肖去留为最公镇上谷三年矣郡邑贤者简陟而尊下之虽黄绶斗食以下毕程其材其不肖者姑试之而姑教之淳淳二亲之子子姓而竟不悛则罪之倚如山不瞬迨如邻不比二十郡邑有贤者之利而无不肖之害盖尝忆公

之言曰与其非道结上官曷如道结百姓与其援大人藏恶曷如借小民为善故生平以绳墨自律即以绳墨律人虽浅薄文字间不欲为迎合贵人语而断大政决大疑则公忠愷悌若惟恐伤此无它以引裾之气行蔽芾之仁故贤不肖别而殿最立分耳今天下贤者时腐心于调下而不肖或信糜于圣书假如旦暮得公为持衡忧天下哉虽然宋韩魏公假便宜数年而中外倚为长城公之久上谷其为魏公耶于是走尺牒大夫曰久则大敢为公庆大而久敢借公以自相庆

○贺观察解嵩盘以山西右辖备兵阳和序

予尝负剑游塞下从蜚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真青陂故道南下高视仰见我国家重北门之钥既宿重兵保阳而以兵使者饬易水严出塞之员官又列诸道云宣以兵使者饬阳和佐两镇于制牙盖国家以云中为右肩而以紫荆为腋如衣于干然衣不备几不胜干矣干不疆几不胜衣矣故两重其地嵩盘解公以参知饬易水晋观察今更晋方岳以饬阳和亦唯是中朝两重其人以两重其地盖公往令云中威惠誓乎夷裔而引弓之众罔不啗指疆项即今者饬予郡数年矣抑且因慷慨之俗而用我如口使方幅无徊于捉馱驯谨无覬于豪举即大珰大豪竟噉嚙不敢吐而境内外番夷杂沓兵民交匱兼以岁时之不易乃问左右帖然安堵异时称名号肝人于市者削灭无遗夫从腋视肩既渐被乎狐山马岭之外岂其从肩视腋而不救宁湮酪以衣被乎中原独是恂借既不可再而予哺于婴而旋夺之国家其重边氓于畿也州邑长吏踈然失程而来征言不佞因念天下沃瘠劳逸不甚相远也乃剧而易器唯畿氓扰而易变唯边氓两者于以拱护京国捍御胡貂称并重矣而拊畿氓在轻徭薄赋恤其饥疾而约躬勅度揽辔于握拊边氓在损烦去烧置之饱腾而阔节疏目弄丸于掌公往视云中不有执不贿中珰而税浮于东者乎一锱不膩而边氓未有不念之者盖将骄士窳之会雅意兴除而未谙班侯荡简之政若鸷孩于??葍而图之搏也公方破蟬简之故谭恣帷中之秘画以沉雄博大振禴堂皇而又开诚布公式序大吏于以调轳于断起昫于决豁窅阻于夷昭翕绝于显即局外缓颊高议于从容其于郊墨清谧夷夏奠康宁得问焉今天下好以泰豆之枝试风涛而又以信人议长年之檝趋捷者不顾步怀糈者不鳩功故任与地违而议与任违孰与大重其地以简其人既以人予之而即以地予之夫予之地而重课其成公亦既效于易水矣况夫草木知名夷庭破胆抒幄筹俎胜于胸中而轻重布之其为社稷计宁有既焉公行矣我畿士人且夕望高牙大纛填抚我人士以终有此甘棠子姓抑其竟藉云朔遂以光辅上京统均天下其波及我人尚犹是公之余也遂次其语以授简

○贺王翼庭郡公擢山东宪副序

今天下罢劫不可起而相与为姑息以恣意而跳子法盖不独上恶强项而下亦乐熟软为易与故宋人谓趋时之吏易显而激昂者急披露刚介者果植立尽时有齟齬焉然而缓急所赖藉亦唯是激昂刚介可以维法度而淬精神乃其独见独操亦何尝乏隆遇也王郡公翼庭守予郡三年矣其激昂刚介动以法度自律亦动以法度律人其遇贤

者若不及而一蹉跌即贤者有能名未尝不加谴词其一时名流卒相与砥志操以应风节盖数年来州邑享贤者之利而无不肖之害今且以臬齐行矣齐于天下为左辅以绾毂南井而都河漕之要会无岁不征发无岁不曠溢县官绌而亩云渠雨日驿骚于闾左故全齐之安危关天下而公所辖又以一部关全齐公不尝操刀其地乎小民之疾苦河政之机宜诸于所阅历者既深而它由曹郎省台出者特探故牍而经纶于吻耳乃公固帘材也而又以守来夫守南面而朝百吏犹臬也顾守主师帅于民近即里巷之器寂凌杂不得不问而臬据守令之上主综核于民稍远凡守令所便不使得执钥而受其成故曰监司警则守令肃乃若守与令所尝操而久练者合而试于今则向所欲为而或不得于臬与向所目击而不能尽行于时者乃得以综百吏而考其成夫治民犹治河也今天下辘辘参镞日从事于河亦唯是利导之整齐之而一与之争则溃今之争民众矣上争以卬榷岁争以水旱而不肖者又或争以贪残夫上与岁吾不知何如而奈何令所部溃吾民也此其势不得不出于整齐失整齐者挈纪纲而调其法度使有司得所据而不争而今或习簿书筐篋为不可负而诸所兴士绥甿亭法飭伍若激扬之大反绌于所徇而馘于所属曰久翫难破也一振易竭也有如古所称三不问者嗟乎秦之有司负秦之法度昔人犹三叹而况 圣明乎皆韩魏国每见朝廷夏一凌度坏一纪纲辄咨嗟太息至于泣下其帅恒阳唯曰苟有不识即具状迹以闻然则公犹行此道也公雅意进贤而更严于不肖故爰书不具饷金而额赋不具羨诸所条布上不得得意格下不得私梏其批讞牍若批经生语乃其批经生语又若进负墙于咥诏也尝单骑行部起百万于七箸间故兵刑金穀之令下而长吏无敢文应者此其精力矫然可贾故泽在必究法在必行三年来岂必槩合于不肖而必无不合于贤者盖公兼博大精详若九蓄之储唯其所用夫以博大为精详亦既试之矣兹行也将无以精详为博大乎若夫恶强项而任法度之变不一整齐知公且更严于臬也公行矣功莫大进贤过莫大容不肖愿公持所以严不肖者它日统均天下勿易也州邑长来征言遂次其语以授当无谓我济水云

○贺饷部郎李少渚擢少参整饬蓟门序

国家定鼎燕苏则 天子自为古守故抚驭边圉视前代益缜且周而蓟据左辅雄要兵饷之费倍伯它方内宁久兵褫农狎引弓牧马相忘函载张皇之备渐弛将吏习于成议而狡 诞谩小民时苦 时苦岁一不饷将吏则苦不独岁与 故其地非若它远方家视之可不邻于震身视之可不肤于剥举事一不当尚可缀后效缝前阙盖惴惴然朝顛画夕哄穀下且地重不得乱成势倡不得缓计当事者相戒以谢责于仍开隙于荆故地不独难下而更难上而治兵使方执周索治民又执戎索治虏自非识度凝远乌能运帷帐之筹驾驱中之机宜令左右画而不窳进退控而不泛者往代吏其土若范公迁张公堪尽以身为地用而终能用其地史称迁行清匈 不敢犯堪赏罚信匈 亦不敢犯彼且刺一郡尚饶为之而威行殊俗岂其辖远藩垣而不用其地为地川者今天下物力竭矣桑麦不谣石梁之桴不戢奚必扰我者匈□也夫匈□即不可怀而奋臂敌之若

清野避之耳墨吏残人至使富者褻??列贫者沟瘠如霆之被罔不立折而直指之牒又易羸也无论容一墨尼一廉者而姑容若即姑欲若为索今天下其堪实若橐乎而况边氓也故文吏墨苦氓武吏墨苦士汰两墨而推之赤唯是登范公之清以清将吏重持以张公之信法有必行泽有必究令天下食福于贤者而不逢不若边氓尚有多焉倘其中瑕外属得无戎生肘腋也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今天下日夜忧惟饷耳然饷诚非饶得司饷如公曩者猝能应之且令主上一旦出琼盈赈边陲之急士宿饱矣然将吏不戒于簠簋且恐物力之罢猝未易振士气之脆猝未易坚而况大泽不可预期若今日乎今当事者廉信浹于将吏即一时将吏亦既洗心束行分我猷念公复持凝远而视之必清必信夫清无以垢应信无以谩应昔贤所为却匈口也忧蓟门哉虽然承抗蔽之日当前之两难竞张之与喜事同功则虞为办先綵持之与避事同过则虞为罅后夫独过不晦独功不章然则和其衷以调将吏将在公矣公贲金谷而能不赋一锱士日呼庚而能使无哗此其廉信有威亦既效矣善用其地而重左辅之雄要以为天子居守重不佞尚得搦管纪盛美云

○贺冀西渠以部郎擢守恒阳序

今天下三事九列多攒糜于不可为而独郡邑守令似无一不可为盖意梏于宓肘局格于器忌既慷慨以身任而三日不仰明纶有仰屋叹耳守令拥专城南面一方其令甲所便可力为之即令甲所不便可意为之故古人重守令于相谓相近天子守令近民然相或不必要得于天子而守令可尽行于民则天下无一不可为者守令也乃守复条令材之恨窳而佐明幽于台司时扶其败羣者则守之权尤重恒阳依日月光际得大中丞镇抚其上颇闻六郡三关诸文武大吏无虑不震迭于夙稜而贤者既快于相合不肖者辄解绶去以西渠之公忠详练近在铃阁下而日条良窳以仰佐其激扬势可以尽为其所可为其同曹郎又言君尝令益都称办治又尝佐成钧之教洵历曹郎其两筦金谷之钥不赋一锱亦不爽一锱且自谓承先世余业不能尽散居积以振急乏而借润脂膏乎故所至以清介着声而去利若惋然局度醴夷能不以我法绳人而含垢匿瑕不立崖岸夫君持身廉而家复饶当无所需于恒阳以为子孙不必然之计则其所留于三十二州邑之命脉者当日益厚然则乌在廉吏不可为哉不佞方代筦钥君又一筦钥之司出守剧郡故不佞往复重君之廉也廉之道在度支最亲而行于一郡乃更大盖郡国元元唯是居积为命而墨夺残削故田里有咨嗟叹息而俗流世败曾不比于筐篋之务盖其害成于令而始于守之不肯为廉然廉于身犹小廉及属吏益乃更大何者令视守以为万其缪懦或以意逢而武健又恣以意効居平曾不以升斗念涸鲋而岁不三黼辄盼公餼于鼎夫一郡之蓄自足办一郡胡为实私橐结贵人而曰吾分也自振民必不可出于上者然则由斯以谈廉吏之于元元利固不大哉君之廉即坦不立崖岸而墨者苦于无所中即厚不索瑕垢而墨者苦于无以自容墨无所中我乃无忧憎墨无所口我乃无姑息故口能口能明能威其效之大乃在惩墨者韩魏国每见口口口纪辄嗟叹泣下其莅

怛阳亦唯曰苟有不臧即具状迹以闻夫君既守其地而中丞方且行魏国之道也君行矣功莫大进贤过莫大容不肖条良窳而图便不便以佐激扬其不续于狗而馘于属也它日统均天下以为所口为无易此道矣

○贺计部郎赵光大出守寻甸序

予从太史牛马走习巳事则雅慕赵文肃公大洲之英迈豪爽谙国家大政而未竟其施顷乃闻其孙光大郎在计部亟欲亲其人以快夙慕未遽也无何计部出守寻甸矣其同襟征不佞为赠寻甸滇之益源部心丁寇之讹曰仁地八蒙曰寻甸入段曰仁德入元始置郡国家郡仍元名仍蒙氏盖地颇古远而夔棘火刺之俗比于中原则惟我国家之威德翔洽被于远服为甚盛乃宦学者实以远夷之曰远氓疾苦易忍也控愬难遽也远吏休问难达也垢瑕易匿也夫易忍则予以其不便不恤难遽则夺所甚便不忌难达则为善不甘易匿则恣于不善不畏故远氓无宁宇远吏无循声殆若主上以远氓苦吏又若以远吏苦氓然志称寻川原平衍山顾水萦此其地岂不可以心感智求者顾夷蛮杂居易撼以变好则人怒则兽即天子命使不难合力以抗此即简节疏日以生息之惧不给而岂其可以鄙夷恣者且主上深居静摄干运如日其视藩垣若在堂奥视支节若在胸腹而滇于蜀衿联樾接气俗固有相习者光大又以名家世学往守其地岂其鄙夷之而不心感之文肃公不语南昌守乎曰使南昌守所遇长官逮百姓独皆不可以心感而智求也则予之言失矣不然南昌难为哉此更有当于寻甸而有合也国家之有寻甸西平实辑宁之亦唯是先制诸变之合而纵之以收其心亲哺响之如父母近者逆酋煽虐遂及黔滇而荣瑯未扑之焰尚令不民股弁不休盖孤山龙洞之问疮痍未尽休复而隐毒不足为避车湖不足为清也光大以数十年蕴崇之家学体圣天子轸念险远之至仁岂其以远为屑越而约结于所为者今天下三事九列每攒糜于不可为而独师帅有可为故欲小民安田里而无愁叹咨嗟惟良二千石知言哉世人往见远庸者之未数数以为主上业已遐遗我遂甘自菲薄而曾不反念其菲薄之遭遐遗也文肃公不云乎易弦而调声者智之门也断弦而理棼者勇之决也光大行矣愿智以开之勇以遂之无循于所不为而疑于所可为使远氓有宁宇即远吏有循声将主上尚且为远氓有显权以酬远吏明猷哉昔人谯女而令私其橐也曰防弃置乃其家曰新妇而私其橐乎弃之其女信谯者之先机而不知私橐之谯害也今天下盖有教人为私橐者矣光大世学名德其口勿听

○贺嗣龙周邑主擢贰云中

清源周公嗣龙以庚戌夏来视予邑历五稔荐满公交车矣今年春擢贰云中邑缙绅先生谓公当需次蒲征入受纪纲之任何更烦外藉而又予之边郡予谓此主爵善用材也天下事得言之不若其得为之士负材巨而欲有为之于其地必先有恳挚近人之意浸入人心而后可口口其成倘激于蠹之既宿而愤于倭誣之既口一旦顿起而骤为之必至溃决而不可收此在天下尽然而塞下为甚顷云中先后两直指论政予偶举班生

语似之夫天下谁欲苛扰谁欲烦难而以荡逸简易偏予边氓也盖中原之民久束于文法而拘于所不得逞故尝隐忍从一吏之议而塞下之民躁而易动鸷而难驯发如连梦一拔俱拔遂至焚而不可解往予在云中亲见噪卒鼓大吏和门而声如推也秉成之吏不谙朔气每日缙絮□如骄稚而我脆不可用□□欲昂□申糜取□弛而尽张之斯既已来尽适其机宜而奸人又从旁日害其成故事未成而乱起徒隳豪杰任事之心而相戒于不可为今云中不无事矣我与寇共垣而居其卒骄不鬪敌而鬪私一简练则思变宗人精不给辄噪起而又数犯法入其郾若雄繁而郭以外白草黄沙目而心惨盖禄饷岁百万行乎一圉以供鲜怒而地固高寒时攻驹而播汉案户而戒霜其燕麦胡麻不足以奉耕耘近封贡未宁兼以代藩未序则又格外大政而守丞以下所日栗栗共扼腕者任其难为而姑置之则病将不可瘳如不维不柁之舟泛泛随波而朝廷何藉干师师济济日晔不可底于交戟而靡宁无亦细察其机渐图其成先以恳挚近人之意浸入人心而令中外晓吾不忍操切之意然后徐布其筭令天下入吾略中而不自觉盖予观公之为予邑而知能治云中也予邑弹丸而又令也何当边城之端寮日驰□宗悍卒之间而共□引弓狙伏之众然而可以予邑治者何也凡为以才以识以量不以逞气力于一试公治予邑种种利罔不兴蠹罔不剔细至严更办输之役无一不领于官而曾不一及百姓然予规其才识器量之大更不在种种行事之粗者河伯不仁邑为浸宅众方仓裹于畚缶而公若不意徐出金若干为坊若山止鱼沸邪人用宁公亦绝口不言功武郡公误有所猜而欲甘心焉其猛心愤气不可解公徐以意解之婉委若力为之图者而不露于所猜不成其所误久之郡公自解而服公之能小偷入市有所攫失者方号呼头抢地而游徼已捕所偷布庭下而竟公之任无萑苻之警青衿或构于市则面誓之去而徐法其所构曰无令隶构吾士也士殊出不意故惮公冷峭而服其体此数者亦非有大难胜远难致者顾非材则力不办而伤迂匪识则见不彻而伤钝匪量则机不沉而伤躁夫材以运之识以辨之量以胜之即统均平章足矣难边郡哉高文襄主款贡岁罢锋镝且五十年然意在修边事也今边事废而曰款贡为之天下必戈矛中可为乎世人蟻游于糠與粃舟而□虬肝子峻嗔注笑即解角脱鳞超踰非次要不过快光车服马于儿弟而言论焚驰秋毫何益于朝廷故嗛嗛之食不足狃也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予尝与所知论及公曰有远局可任事云中不无事矣公饶为之故曰圭爵善用材也与公共事者其以予言为然

○贺邑博周圣嵎先生擢守云龙序

朝廷勤远民特重远吏夫远民去 天子远而倚命于吏故远尊而亲亲故待泽切而尊或傲其民然馨闻稊彰不替月而达辇下故万里阶下也安在远吏尊而易傲其民望嵎周先生以黔南第一人署两邑博先后五年其在一邑与蜀人刘孝廉岱輿歃雉丹白园群儿辈期一战而竟抱蕢歃也归来气勃勃尚期借一于成而主爵不能破格待豪杰之士遽擢先生为云龙守因念先生视学铎且三年尝受檄署邑篆盖焚能靖之赋能

远之人饮以和不见笑嗔而警焉坝箴僚友子弟青衿也是其局远而静气流而清仍当以第一人冠天下乃遽以方州劳之释俎豆于持筹去日月而行远主爵者真不能破格待豪杰乎虽然苍山洱水去京师万余里可不谓远然古人馭远民在荡佚在简易夫荡佚简易者若臂鹰而寺缓急焉非必刚心猛气者可参而刚心猛气者遂至挺而走险不草薙其人不快予观圣嵎心气沉远不易笑嗔以其静靖焚以其清远赋以其和饮人由是僚友土司青衿夷苗也尊而能下亲而能严民虽远若近矣乃圣嵎之闻曰官有御而是州以五井为浼且闻土司好以货点人先是官此者以郟馈噪焉称兵也嘻此不知成人清而惠为不洁者耳夫藉资于地将为人轻而无所藉资于地者又将轻其人为人轻者身为不有而轻其人者又将应以不有之心五井有额其羨者官乎私乎曷至浼人且予闻贿败不闻清败其以清败者必其好浼人以自洁抑或悻悻焉执一清为世人不可几及之行而警焉自远抑或以身无藉于人而注期于尽遂以尽天下之情而以刻以褊古有清畏人知亦有清畏人不知不闻清畏人怒清畏人怒者不能清而借焉者也真能清者不见喜宁见怒而又奚其畏今天下三事而下攢糜于不能为者智起于畏其畏多起于爵名之念重而道谊轻夫轻道谊者爵名亦不得独重而糜睫华膻姑为雏腐耳盖畏者之言曰吾不与若合者若将不容夫士至于为人容而天下事终攢糜不能为矣南中不传隶语乎官不以受不洁畏大府之宪而以郟不洁畏细人嗟乎士贪而畏人犹有众清也士至于清而畏人几无独清吾愿圣嵎无以六诏为远无以五井为浼无以十二长官司为夷谁谓万里不在阶下乎今天下固清平而士绅官滇南者饶清白吏圣嵎能持干局为清也必有合矣

○送水部冯起衡以报政还朝序

国家供亿非繁而独参中瑯于士人令肘掣于连鸡至使中瑯主献丞之课若夷算于跣而从食诸供应于臆也又若狼牧羊乃士人或复因润于旧格而一盂之泽内渔瑯外渔主斯众不役苦而苦役为渔夫应声之征诚不能旦夕请罢而砥节首公庶其厘蠹蠹浣膩浼令天下无疽溃之而膏销之以安于不沸之波何者中瑯诚不比数于官骸而其心臆固可触而馭也若弄狙于??葍即不然约口裁腹秋毫而上靡弗益矣乃中瑯之齟牙既习于不问而杭敞巧法又姑息于见渊之察其身牟之辄曰故常而公家之溢需反以为糜额而馮之夫上之不可抵泉于中壅也固也下柰何借脂膏以自润而仍仰濡于不澌之高源也易水于三辅为雄要即司燿之政初尝弹压于重臣而今且顛画明备乃更重于初然燿商有额供固上所酌力定算宁虞不支独内虞厄漏外虞焦沃廉以疆场之臣严锁钥于林麓而司燿之臣不纾商而私商或赅所禁而行火焉故交相为愈起衡公视燿政三年矣亦既约身缩用以纾商而无私其斧斤使吏民相安于顛昼而燿政成乃其纾商亦唯是我所以糜商者秋毫不敢不严而诸所以为商糜者秋毫不敢不拊盖严而后下宽自拊而后人禁公惟以格幅其身乃能以幅格中瑯既能使身之秋毫皆在商乃能使商之秋毫皆在上故下罢则力不纾也上刻则泽不鬯也公行矣 主上

进而问辅人之瘼公且曰有疆场之臣在独是踣顿不独在日畿而走?爰然计财赋若振
匄于地而不能举也盖中贵人倚内供以为市而供者又倚中贵人为市即主供者亦且
内市于供而外市于中贵人夫长木之折无不标也其宁谊督于中档唯是上朴积为私
而贵公输吏橐渔为常而责卒进亦尝念进虞钩饬退虞错缀者乎 主上庶其有恠志
以惠我宁人我宁人且徼惠于疆场大吏以困热于公或谓公以名世贤豪何至琐科于
燿夫政乃无巨细期于便民无宁谓燿政细也迹公三年之治其束行以廉其制中档以
义其惠商以仁夫豪杰当艰大以树宁静于国家无亦唯是廉居之义持之仁行之耳公
既为大于细矣异日者不佞且从细而观其于鸿巨也尚其有宁静之摹乎观察公诵治
略亦曰犹一喙也更称其恂爽明国体居常公庭若水暇瞻岵昔讨世务而于时有简要
清通之目夫简要清通无大乎仁义而将之廉士通仁义而将之廉也宰天下如是燿矣

○赠侯明府高鱼调繁虞丘序

古高阳隶瀛之郑而虞丘半隶高阳即今林樾相接其子紘如仰若则两地二天云
然予邑踣顿难在苏其所甚苦而丘邑地大途冲旁午之务几倍予邑且雄要之会朴约
与奢溢异简讷与繁器异其心相逐为风而莅土者调剂斟酌移易回向则丘且倍予邑
百矣先是予同籍钱梅谷明府视予邑而王葱岳翟凌玄两明府先后视虞丘铛脚之誉
蔚起畿南两邑氓庶交相颂也居四年而梅谷调瀛之广成则高鱼明府来视予邑其敷
政一如梅谷而调其所善以弥缝其所未及则予亦感高鱼如梅谷其日凛凛唯寇哺于
婴是惧是駮亦复如梅谷视予邑时无何梅谷与凌玄召入为御史而高鱼乃复调虞丘
盖予邑士若庶东西遮留如遮梅谷如梅谷得留及四匝岁而高鱼仅岁余不得由盖士
若庶号泣攀卧如梅谷去予邑时更栩欢惋谓予邑弹丸乃为瀛人两试循良乎楚材晋
用大若斯矣士若庶且砬石以图勒此心镌不佞二三薄游都门者相与谋祝明府以抒
所未既乃不佞妄谓予邑实弹丸何能久羁明府犹幸明府不鄙夷我人而徼惠浹岁以
逮事我周明府当事者更若念我敝邑越在百里内尚得以其余及我顷闻丘人士感明
府业如敝邑而明府治丘人士未尝泥旧谱一一比于敝邑盖丘当口望之区金谷舆马
实以心劳而世阀名硕项背相望即人人雅自简饬而莅土者时有器忌故或力矫所畸
昂而筭门圭窳遂乘以陵大人当事者习高明彘独之说复昵视所短长以博冷峭而狡
者相冒险者相图几以成风盖予邑十年余曾一有之而旋为当事扑灭顷者丘邑细人
利中于三四宦吏遂至挟大臣于朝而四出肤愬赖 天子明圣下诸奄内禁而高鱼明
府实躬治其诬状法诸狡险者伏其辜于是始交相讎怨而诬者得驩然有宁宇乃大家
儿亦复销而?火无敢轻试法夫护前者患苦里人而有司不敢问宁独有司耻之若细豪
披猖藉宦吏破门资而上持为风裁又宁独乡绅患之明府锐意持衡不缓操于大姓而
狂聘于细豪其所持大体甚远即越在两舍亦得即安于单独而誓于所不得聘夫世人
宦学急簿书于世败俗流曾不念岁不三黜期可穰也边不五兵期可疆也独不见皋而
上无法吏见威而氓无俗如寒之中肌且数十年不解此微识大体破拘挛谁能力回所

既倒而断行所智见哉故回心向道非俗吏所能也明府意问大姓而细豪兼不得猖迹所注措可为古名臣矣其治状在予邑者且以珉勒并梅谷不朽予故不缕拾其详而槩叙两邑交驩之雅以见我人得周明府继高鱼治而复得高鱼治及之我人真有二天哉顷葱岳来谒铨雅称高鱼治状而两御史固心折高鱼者高鱼自此远矣

○赠戎幕邹先生子寿奏绩序

予早佩安成之学至曰爱其身为万物主轻其身为万物役未尝不廩廩惧失所主而为役也安成文庄公学被天下而孙谋子翼实自相师友予及从其孙四山先生游而因悉其偕伯兄聚所金宪公任道之勇更以大安成之学于天下盖四山诸子从予游而予又从季子识聚所公之子曰子寿者子寿方依卫幕而能爱其身虽若陆沉散僚而兢兢惧速官谤以负其官而遂以隕家声以上负朝廷其言曰虽吏千冗散乎而期延设一官即隶一事小臣以身受事问事为吾身轻其事乃轻其身轻其身是为不自爱庄生不云乎外其身内其禄夫外其身乃以为爱而内其禄乃以外身子寿以大家儿弟日与诸材宫清耗蠹剔讹滥诸所奉大吏之檄而综核金谷臬布轻重予诸伍若清其籍无射无员间令之甄叙诸武吏臧否辄手疏其大凡以佐武铨之衡镜世谓缝披咕咕投之盘错辄不口西东又谓士生长儒室习为文弱工磬折为尧言禹步而问军旅之事又辄若取火于水鉴也子寿一雪此言矣子寿积岁阅所司得以状白奏上且予玺书晋金宪公阶而慈庭以下得如制予次适当制愧寡寡不足摹世猷然有 帝命在宁须辞乎诸同事为子寿庆而子寿复持何人语欲以牛马走冒之不佞恐掩其辞乃按而更条次之因叹子寿之善用家学也聚所公以伉直任西曹不三岁而金中州臬无几以连柄臣罢去其爱身何其重然而与人为善之意又若煦煦不自为高子寿一变而群组练明光中迢迢然若不知为宿儒世学而朴不为随廉不为激若尽刊其先人之硜硜而清衷亮节孤行一意实不敢蔑一法错一行其爱身而不为役也直以绍庭闻而远佩文庄之训又若忘其身之为散卑而不敢谓老革可足佐画诺即簿书期会宁足修也遂以徼 主上之宠灵以为两尊人荣语云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荣吾亲夫子寿之亲爵禄所自有也若明纶吓吓举以为荣则子寿为之是谓内其禄是谓外其身夫外身之谓爱内禄之谓勿轻夫愈宪公所不得自予而子寿乃能徼 主上予之亲子寿亦愉快矣乎予阅诸大吏为赞子寿皆曰可当民社然则子寿之荣两尊人固未艾也予刻日出春明坐匆旗下次其语授子寿它日或闻之四山先生其以教我也

○送王锺嵩郡公入覲序

天子重亲人之任不靳疏屏所与安万人康庶政唯是良二千石而三辅依日月光际其二千石为重我保阳当燕陲赵际为三辅雄要若日月之倚廓然其二千石为尤重锺嵩王郡公守我保阳三月矣会明年当率所主州邑诸长吏朝王月亦既综百吏臧否于记以待上宰士而讷课殿最于九陛诸长吏得修故事揖前茅问言不佞夫羣吏治状秘在府史宁宇下可得问而就公三月之政以持衡羣吏当不谓地广而俗难遽悉也吏

杂而状难遽核也夫守拥千里表百城吏则君臣人则父母汉称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亦称安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惟平往者政沿于宽雅不欲夺贤令之名即其去唯余被幞而健者间不无上乘其继之辄愤而思收所久失以自予即丁庸之歌雅为世矩然宁使龕容大雅过抑于不必然之闲而必不肯挫挂壁以歆于其所乘夫平予人以严严业有不受而况宽之后又槩予之将贤者亦苦于槩加之贱简而有所不堪故两施不偏嗜也独重不并持也乘严之后而用向之宽尚犹春旻负之矣况其调刚柔化絀竟使佻无轶于名法而重无刺促于不可措则公今者三月之法可睹已公故理剧于常常之人犹能述晨风澍雨之颂以庆我人不腆口郡不比于常而地罢于灾人罢于赋非有二千石负而弗豪负者势不得不以博大予民且二十州邑吏岁共入使巡行而黔皙易动凭轼易晬日爬刷之而日剪拂之势又不得不以博大予吏盖公莅事来取度于身而不意行不意辄故一教不率发一物不局訾若鉴之遇物唯所好丑盖宽若于臧不阔漏于顛画也严若于否不琐科于铢两也公行矣 天子庭见而问州邑百吏状若二千石治保阳何如治常状则公且各具所宽严以闻又若进而问保阳急要素千百岁便计以救羣吏之宽严音恂且具三月来所条画而对曰臣计在岁则有若振我蒙袂无瘠于壑无兵于口臣计在数岁则有若调我四履无沉于河无窟于卅无奔命于轮蹄臣计在数十年则有若口我慷慨无如椎于华无如厉于侈臣计在数仆白岁则有若地通不可以数乱土瘠不可以数菑势重不可以数扰无亡狙伺于番夷无狙蠹滥于屯马无蛰据雄望于虚名而燕怡衰弱于实裋之守臣与百吏所拮据而不能不厘霄跂也 天子尚嘉是治状褒以玺书曰 帝城不远其蒙福于河润保亦??双然顾虑念我要地曰腹心之郡位次京师也重二千石以救宁我人我保阳尚庇于诸长吏之荫以戴大父而诵 天子无穷之问是公与诸长吏不补苴岁月而为保阳计千百世也我保阳統如之愿且什伯口常嗟乎义时补苴能吏易办也维宽严而千口口是图宜非持重如公不能矣

○送蠡吾沈明府应覲内征序

口以令近民比于相近天子凡相所熙亮佐天子莹精太平要以为民国家岁择三途茂异口以牧宰宁以州县劳人无亦以 天子六官之政具体州邑大吏凡州邑所司吏民风尚兵刑钱谷无一不通于上今 皇帝以英明振唐虞喜起尝以内吏出习民事而州邑大吏推择其茂异征入为省羣及六官雄要或习之中秘要以中外通习令 天子之情下究人之瘼上口凡邁衡习学既已略施一隅而约结于一隅者乃可入佐熙亮以奉 天子而布六曹之政于天下不似向者操风云月露之觚授之金谷兵刑不知纵横窃见 主上勤心民隐特令卿贰犬吏若清要藩垣推举二千石若州牧邑宰品不得狗牖不得复即入裁主爵而科贡二途益以荐辟其惓惓近民之吏何其深切近中枢之选仍如向令冀急得百大司马之材夫当急时遂博谋于众益见口材于豫之为急也顷以向口口择二千石若州牧邑宰辑玉明庭而口行高第遂留以论思献纳博以大府之宪练以先朝口章盖陈孺子之宰有宰天下法焉予郡二口区州邑大吏仰依日月光际

下其罔密事从一切贵人不可问而青犊赤眉之与伺黄龙玄菟之与邻蔚尔神皋遂同丹徼且家屋牙角杂空舍少年控??玄而供睚眦之侠乃若野罄人逋尚勤非艺自非豪杰之才褫冰操挹渊识未有两应两不病遂可不负其身以不负主上□吾沈明府以世学治谱施于有政盖程全力于一隅而就一隅以习天下予曾接明府言一隅□□括于度因弗远也言天下若合辙于室罔弗近也予因念古大臣盖有试一隅于天下并□一隅试天下于一隅竟误天下彼其伪附名核拗逢治锐宁独工桥虔之术而谄抑亦翹远馭之纒而黯识不足而爵野误神螭足误雅也予盖与明府以一隅论天下矣今天下急不在□外患忧而在农粟兵饷初希平治也□□□□□而不得□初□富□也今□希富强西□□人予少□□考功□老生也□然夷吾□□□□内政一匡斯亦近者富强之喻矣今天下□调不效派括既□将先朝外四家具集穀□而矿權又及山□亦尝读沈□乎集十万土□食土之毛燕所为以地当朝貊也盖明府以□一文计曾为予言之而□其自试一隅则兵之乡也可兵乡之饷也可饷□千而再倍之人□不饷拓千之饷而再倍之人无不驩比其□□械于竿木罢刀剑于犊牛犹汎□常法乃若□□伊吾厉俗文会顿以柔太行之径情沉滹沱之使气还忼慨而重犯法殆以一隅习天下而安天下于一隅乎其礼让惻怛之行也以浅不以深以近不以远其综练不□夷吾表东海其□弟不翹武乡治蜀盖□□入事机之中而□情锋出事机之外而□惟是如□不入怀如□不入□小大之比噤南金之□轻重之令毖□□之策应声之征不□而□更不□其于兵□之有义用之以不扰故既无养兵之费亦无借兵之骚使民不知有兵之名而享兵之利深矣远矣急遽峭忍不行矣今天下罔不以严求静明府言不亲不信不静不严夫以严求静先苦苛□以静为严已安宥密岂其附名核而逢治锐也明府曰君臣同心中外一论先之一方徐及四国诚利一隅以利天下之大窾乎天子推择材吏入出均劳意正如斯明府行矣挟所以□一隅入而应对遂以宰天下无亦曰损所欲于身乃亲满所欲于民乃静亲斯信静斯严尚并以告近天子者唯静佐明天子□□

○送周嗣龙明府入覲序

予以笔札依承明不习为吏事然束发事几令公矣见所便利百姓辄心仪之见所患苦百姓辄心厌之故尝讲说便利方略即短浅不谙世务而稍稍习予邑盖予邑自金谷輿马而下往皆令公以意为而事予以程人予以法则自钱梅谷明府始计梅谷所为百姓便利者业已什得其六七会嗣龙周明府来复尽图其便于全而于旧所称便利者亦复弥缝其阙失而覆盖其所不及故邑政成而我人得相与于无事盖公廉简而静迅敏而和力能察众人之情而众欲予之众厌驱之其赋不羨八谏不援出惠不法格威不慈贷意在田更不柅于熏胥卑门不绌于右族而雅化温温其人不来不往钩之其端不见不急按之故顛画可行而上不即愈公亦若为不必愈也者而第徐理其可行状上不觉瞿然俞矣即上所顛画不可行而上不即停公亦昔为不必□者也而第徐陈其不可行□上不觉瞿然停矣盖真诚醇粹能入人于形骸之外故其于人不急合不甘投而淡

成不可解今天下庸为狗彘为激索胜于语言而不顾其成何如公也公尝一日诣予若苦无事者曰愿从公得一事为之予笑曰邑即弹丸乎乌谓无事向曾见吏发篋隶镌牒讼师诬众又曾见词藉为叱盗藉为招征吏藉为奇居公榷藉为托业又曾见胥为鬻呼于既储长为蠹呼于既租藪于逋而挟矢遭游徼之诃黠于脱而菜佣当豺狼之问盖上喜事事烦上厌事事亦烦公于来不来不喜于事既来不厌故我人得一日相忘于无事夫事者豪杰藉以利人而贪残藉以自利也事不烦利大上之利不大下之害不深故私营则事多公营则事寡今天下明而公营者几人如浚河一议其利甚大甚远独公若二三直指与予合岂它人皆闇不足计无亦半纶之外不以心劳而营私急耳辛亥之役公日夜从吏民号呼畚鍤间以脱民于鱼业悉予邑之大利大害在水而荐牍既满公交车由此应蒲轮之征尚其揽桓驄清我畿甸而竟此议也即三辅且无事何论予邑于是二三同人为明府劝驾得予说进曰今天下三事以下每攢糜而苦曰方今多事假令抱明府之术而厌于乃德天下无事矣

○赠梅谷钱明府台荐

凡拥专城而为之师帅曰令令者劳民令之逸顽民令之化若时令然盖古人胪列十二月职生职长职收藏合而命之曰令然独制之不相代详条之一相棼故令也者命有所不受地有所不择宵兴一念昼及民矣朝画一议夕奏效矣然天人之用唯是刚柔刚不敢用之高明者骖而不行柔不肯用之鰥寡者亢而不入善矣梅谷钱明府之令也调停于上下钓节乎刚柔上檄民事乎奉惟谨间以非急劳民又间以民供喜怒则执不予其蓝缕殫瘁煦日?奥之如昵乃豪黠曹吏则俛糜而噤不得谏语时为诸士谈名理娓娓而私谒不听也士亦无敢谒以私其自御淡简不以勤民而民利利之不以佚力盖□俗理错而逆耆其萌先发其括故功名于无有化入于不知其独制之而详条之真若时令然以故暮年而劳者几逸顽者几化小民恋恋不忍舍而上自中执法与二三直指使者□以所注录上之天子为辰藉畿令最一时游□下者业以不佞効輿诵而里中士大夫且来□言不佞盖尝观时令于剥复之佰而叹曰微乎其天心乎至于临翰穆然有无穷之思焉而泰之二曰包荒曰冯河又何上下刚柔相适也不腆敝邑罹在水火幸徼惠于上攀留我明府以再抚四履之外于令为复我明府不鄙夷我敝邑而粲然收葇独宇下于令为临小民御德厚而心监为如游观广远以适于平又而当事大夫廉治状而甲乙之牍不虚书于令为泰盖天地之心在复上下之志在泰体天之心同人之志在临乃临之教以无穷而保以无疆夫无穷者不计旦夕无疆者不程眉睫即明府苦纳□乎其得不终惠此一方民乎古者以牧称守以字称令牧者时其饮齧卧起而适之如牛□□字者体其病疴疾痛而一之如孺子然夫字□如孺子者上下之志也同其志乃见天地之□故曰天□□万汇章帝修令万姓昌焉于是□书里中曰令之诂为善善夫明府之宰予邑也它日宰天下如是邑矣

○赠侯晋阳明府两台交荐序

今天下扼腕中林辄曰上不用才而予窃曰下不自用其才夫上用才政乃又下自用其才政乃罔不又今以中林之彦相望于公牒则天下诚有不用之才乃其得时而驾者不既才乎廉胜于昔而民重困政严于昔而伪益作则下果未尝用其才也夫才若干于支然支之用拱揖为恭批捽为戾吏有才而公用之国恭之属也私用之身戾之属也戾乃比于不用故今天下吏有才而不用更甚于上之不用其才夫吏有才而不自用者私用之身而不公用之国也亦尝闻脯掾之治其鼎乎俸众材而调于心鼎食者不用也则既过矣然椒桂为馨辛也盐醢为咸齏也以不用而嗇于用将薄而不适故嗷嗷之味不足调也嗷嗷之德不足狃也予偶读宁昌侯明府纶录悉其世学藉藉又悉御史若御史大夫诸部寺使者所尉荐藉藉因念大家儿弟饶为旷朗高阔不耐亲人而以文名家或复不谙世务自昔抱豪杰之才者琐用之略下以急上剽用之执古以御今故疾可为石害可为爱而政乃华而不实迂而不亲明府独敦持大钥不一一琐科其凡而望杏瞻蒲敦诗说礼种种周密即萑苻之游徼蠹虫?则之巡行必躬必亲其政殆如田然载芟载柞强土而弱之无长其弟无相其土盖明府以俊喆睿明坐该当世之务更以世学得于今章往宪风政方俗与夫世会浇淳人材忠佞罔不条次其辨故操刀而割若陟颠以视岬历数其所览结而一一顿在糜睫彼其才诚豪杰秋要以该而能通练而不滞惟视其地非以藉身乃视其身尽以藉地而地始用其才夫朝廷简才予地无亦曰赋数庸徭是综是给将上奉阜牧輿鬻下奉耘耕即有溢干惟地是视然株及之为缓羨横征之为赋羨持两羨以急问左而功名富贵无一不藉于地耶地乃凋劫而不以供其若分鼎实于它而曰椒桂不足馨辛也盐醢不足咸齏也天下宁复有吏才乎予闻明府讼无羨缓税无羨赋以身藉地曾不以地藉身故才不为身用而为地用才为地用者乃为自用其才盖罄地之毛尽为地需而我乃不负其地以不负其才故曰清直寡欲万物不易然则明府之自用其才用以守乎虽然钩摭为声易操也明法为惠难孚也略迹衷独易任也申已投俗难谐也明府掇芳刈楚遂极国华既雅负绝人识力而二十州邑之易携也调若坝箴此之为才其以任统均彻篱棘将相说之羹梅调乎上下矣宁独以鼎食者肥乎后有薄文学地望曰不经世务予且藉明府雪之明府闻而复曰上实用才予不知用吾才而敢不爱吾鼎乃次其语以授诵清德者

○赠周嗣龙明府台寺交荐序

周之盛以宰敝羣吏而听六计于廉至其末即伯臣尚能举四维以揭廉于礼义予初试中秘论四维见柳宗元驳廉节为小节不得与礼义抗而为维遂着论廉所以用耻而为礼义维之维也即其论若偏重而孤愤之思深见相冒相渎则焦诟之行成而礼义若焚因念六计所称廉德盖有廉所自成亦有所以成廉夫廉貌若孳而不侵者敬也质若峭而不回者正也守若昼而不轶者法也际若察而不奸者辨也此谓廉所自成然挾胜以加物则行多远故欲其善局守而鲜及则施易穷故欲其能此谓所以成廉周官听计必先善能其防武健而不循悃悞而寡效乎予邑周明府长材广度无所不淹而恂恂

德心施于有政殆廉吏也盖予邑敝赋不当豪一而雕眈遗噍岁不供寥翹其藉廉吏为急明府以精心继循政赎不给于簿榷不给于供金谷不羨于额供不羨于佣乃室无闲宾案无留牍隶无锱贷氓无枉御其于廉所自成若身矣而又饶干局雅多循政邑故不乏朴儒公冰玉之中置念成亏之外故识以练解操以见宁当以调觚虚白直以下生川岳之灵上发星辰之象及其摘景光吐文质风云相召日月为华又直以抚八翼而登太阶提七曜而酌元气在昔先中丞以名石法征入东台当主上访落之年嘉其秉谊不渝至劳之曰无负献纳迨洊历节镇遂拊西土顷者明府疏荣岁阅亦惟曰先中丞正直是与尔独行父之道也无亦以明府积阙一同日跻华近方天下荡然尽撤篱棘故以先中丞之与正直是勛是励明府既以首节砥公举世人所誣诿者日见之行必且举世人所约结而不能遽远者一一披沥白奏尚其振先中丞之节以拊我恒阳我恒阳子姓尚食旧德于明府其遂以光辅上京统均天下则波及恒阳犹明府之余也余拊省生平宁无体惭于明府之两能者遂藉其语为庆

○赠莲幕双溪王君三膺台奖序

予邑之于日畿着面黑子耳赋不满二万而丁二万有奇乐岁可奉耕耘以奉阜牧輿马岁不易则流庸道殣相望乎闾左唯是令君砥节首公以率幕属相与吁妪而拊摩之差可安田里而无咨叹然令公雅多乐只即间苦经费之不给而好自予或粮有羨赋鞫有羨缓小民不无苦此两羨第口钱输而跳身不入官府其不田不讼者尚得解免于箕敛株连之烦苛独以两羨未足供而索有事于无事则四境置逻卒以更番于四孟其所当之境若大吏之按部人尽属其齿女?页其常犹蚕食其孱而按保甲之录为月输其非常则阴阳令公以上下皋功而交相藉为蝨不独令公与尉幕得假勃溪以恣应声之征而是卒之隳突叫嚣遂且寄外栅于鸡豚寄外舍于丁口不腆细岷乃漓然尽入于烦苛即一冀自生而不可得然则山斯以谈尉之佐令公为嘉政也其相关不翅重哉予同籍王直指襟海言尉之重也谓世之好自私而蔑公者三事不足为利即一尉亦足为害予澡发历几令公矣有令公贤而善用尉相与裨身于冰王之中使小民食两贤之福不然或靳其尉不得恣亦有恣而如豕之人樊至交相为渝而小民口以不逢不若盖未有相两籍以惠苦小民亦口有以尉之贤上匡令公之不逮而大吏乐为快属小民诵为慈藉俾令公之所为谳于人者得尉以弥缝而无怙终以予观王君之材殆几于此者乎王君敏慎有干局其以廉知自将雅负士君子之行而听讫谨详不若往尉之为私也间杂游徼行四境耻掇孟水即闾左右畏爱之罔敢易近有逻卒之令得君以不竟其害故凡不解于堂者或求解于幕即幕为口晦罔敢携所自将以形所尊而按部诸御史若御史大夫若部臬使者罔不交相奖劝以风有位而檄之下幕也几倍于堂予犹忆口幕之佐冒令公也真有两贤之诵而熊以巫山簿行今且四十年父老尚多念之然则予邑即弹丸黑子亦知为来谣去思者独寡不足奉应声而为广大者厌之耳予顷过虞丘则刘少宰称王君佳尉属予为扬于新令公也予唯唯顾予微何足重王君然向以令公与尉之

贤闻之大吏也报予以爱鼎于令公而亟叹予之知尉也则尉之贤上不乏知者矣新令公之先声倍于冒以王君之贤得佐下风宁得无巫簿如熊报者乎遂次其语授诸部人之庆君者

○赠李恒麓金后军都督府仍视事北司序

大臣竖名伐于朝而诒清白于家其嗣有中庸之材无大嗟跌亦足以为承而苟非其衰然颖出无以曲体前人之猷念而光大其业即其中之蕴禾?畜亦或掩于前而不章故中材幸父兄为藉为材度高则多扼腕于席麻承庆之无以自见予乡李少师次溪其名伐不胜书而生平奉其身如奉玉故功成身退每以出处系天下之安危其诸子矫矫有风范而长君为今视非司事大金吾恒麓顷以累功晋金后军都督府视事如故寻赐蟒衣金牌给绣春刀称 天子禁近而长君若不有也长君当驹齿辄负龙文气一逼藉又辄砭为驯谨斤斤不踰尺寸日游诸贵倨中而耻入许史之庐升其堂拥图书泊如也卒遇之不知为贵家子及当大疑大政辄不难以身争即委居雷霆之下而不顾乃卒遇之又无不骇叹为名家子予少与长君同声诸生问顾予以孤生异长君自非亲见长君之为人若文鲜能识长君故长君竟以贵家子屈于有司即今跻崇臚至贵倨矣日未尝脱占毕时一谈棘围事辄奋髯欲封狼居于笔阵尝自喟曰倘予隐名藉之一乡尚可踉跄博名第乎夫贵家子驾长檐蹶高齿顿以脱占毕于擎鹞以为快而公独怏怏于脱占毕也故一削牍一奏献则文彩陆离即老宿操解不过其劾诸贪残豪暴若借尚方之剑于狱要至其写孤孽之沉冤白忠直之幽愤长笺大牍若提火宅而投之醜酗也往者淮徐之蠹既不难冒嫌怨伏其辜而南冠而縶者又不难累疏明其无罪即上心亦为感动而竟曰某所列尽释之近者咸宁之縶百计图其出而缓颊及之未尝不蹙额欲泣乃中贵人司调察务周内图功而公独平反不问也犹忆两坏狱垣公有疏曰臣于小人不虞死虞逃臣于君子不虞逃虞死虽其辞以文削而复恶好善津津笔札其义烈可胜道哉余间少师公中外别历几五十年唯是孤立行一意若置身名于度外而卒全其身名以成功于天下然则长君亦犹行少师之道也或谓长君之材可自致青云而反绌于其所藉乃长君且逡逡若不胜曰予曷敢忘君父之明恩而妄自菲薄以为君父忧盖十年来日望秋云而思徜徉芝兰玉树间终念君父之明恩未报而不敢遽也嗟乎主上念老臣劳勋不悛高华以酬及子姓老臣念 主上明恩不悛其以身委朝廷而又不悛子孙以抽其身其子姓进承 圣主之恩退慕严君之谊不敢忘家程也其敢忘国士之报嗟乎诏狱者之怨刻关国之命脉而士大夫以厚目培乃以维国古人增墙之喻宁独一身哉少师公厚培于身而延于世长君复以世培之李氏之为国计远矣

○赠武隧侯生入乡较序

予不识侯生而识侯生之尊人长君长君以郡诸生师家季而长君之尊人为藩伯公寔始交驩盖十年间不佞兄弟于侯生交且三世矣当藩伯父子相继捐宾客而侯生始及于幼室无强近门有操戈戟藐孤谁为感山阳之笛乎即墨帷可泣熊丸可和而

抚心吊影撑拄为难始有从家督之议而图贲郎者嗟乎藩伯之孙谋非远长君之子翼犹存况也车鸩之戏气可食牛舞象之年思堪绣虎何哉弃问奇于雄而计调戟于舒禾盖家季原绳武之材于含饴识昂雷之器于枕苦遂令崔駟之讲不辍侯芭之酒日载而侯生亦且痛睚眦之难释伤拊肺之易解于是抚研陨涕开笥椎膺三年而缥緗有业芹藻有歌国人额手而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盖霜婺不苦于篝灯雨覆顿消于见睨然后知学贤圣之关道塞睥睨之窞而贲郎之议未善也嗟学书费纸学医费人拥厚贲而不视学遂费其子弟怙骄惰而不竟志且费其身夫不费为子弟而学非玉笈石篋之可穷志岂幅巾方袍之可竟故皇皇錙铢而不敢为泥沙之视嗇于用其家也嗃嗃严君而不敢从妇子之嘻嗇于用其子弟也鼃鼃尺寸而不敢即淫佚之途嗇于用其身也嗇乃不费不费乃可大乃可久向使侯生从贲郎之议而辍学是使子弟费其身也又使侯生幸逢掖之荣而满志是又使其身费为子弟也侯生勉乎哉竟其志以成其学以大乃祖父之遗尚有无穷之问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十二终

●高阳文集卷之十三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冯洪业茂远较

门人茅元仪止生编

寿序

◆寿序

寿宪副惟后刘公序

寿封君田太翁序

寿少宰复斋刘先生以八袞奉母夫人百岁序

寿郭封公两峰先生序

贺王罔卿年伯七十寿序

寿述庵杨太翁七十序

寿刘伯母章淑人九袞序

寿李太君某太夫人九袞序

寿李年伯母张太恭人七袞序

寿吴年伯母史太孺人六十序

刘孺人六十寿序

○寿宪副惟后刘公序

国家列日畿为九道而上谷联恒瀛迤天室得专置一道以察文武将吏而制兵民岁庚戌南昌刘公惟后实以恒阳守来备兵事不佞走尺一称式序勤惠而公孙于核士

马给馈饷核实未遑也明年夏五月适公览揆之辰郡大守武公先期以周令来征酌者之辞不佞遂掇核实之说为公寿盖公向视予寿中丞辞则曰苏公蓄材用练军实诸畧至既畧至下之虚名而不较之以实及其弊也又举而废其名未尝不叹今天下罢繭不集于事咎在上下相蒙而应之以□故谷不实困饷不实腹则下受之而□□实社士不实伍则上亦受之方今□上下□□持兵民之衡以核其实独守与藩臬耳守亲民藩臬察吏察其臧否而综名在乃在于民国家法顛十画一吏踣于成抚即循名按之可以安人而游意于外紜之棼之遂至文不能收介特而武不敢龄齟于剡手譬之四支自利而自撓其宁故曰賸贾乱廛窳乱田夫去乱莫如核实而藩臬繇它曹或繇远郡多至独执其长而外以辞承中以意格公方以守来且恒阳樾栢接也则其亲民者尽用以察吏故喜不濡煦以员怒不峭核以方唯是酌邦伯之区画以上□填抚而下课诸文武将吏以车错汉家察其□疑非实者按之曰母释有罪为不苛厌俗吏□餽曰母以苛为察公两用其说以既一实而一时文武诸将吏无察于苛无纵于不苛遂□然退修实政安其私民而至无呼晷伍无脱卒即岁不三黜卒无旁郡萑符之警盖主上授公以二十区兵民即授公以二十区将吏公既合二十区将吏以成一实则天子之命与□□之命始合为吾身元命而诸文武将吏始得合四食之实以为公寿夫天地结大生为实万生结一实为生而生者之逦传无穷也罔不孚甲于实而结精于实予观古豪杰用天地之元命实其身用一身之元命实天地其机智化于澹宁法术浑于德识而课功不嫌比竿摘伏不嫌次骨其以全力用之一区务吏恩不下假法不上因天下于时欢欣鼓舞长愿戴以为亲而神王气顺乃可以结大年何者豪杰负大任必负大才当其因才而授自天曰道命自君曰官命合官于道则天倚为道品朝廷倚为官品官不虚乃实于命其効至于实人国以寿天下故周家大臣推保又于多历而曰天惟纯佑命则商实曰天寿平格繇斯以谈公可谓大臣矣然予又闻苏公云天下不可有侥幸也有一人幸必有一人弊故養民者去害民養生者去害生蓋不周之穉食益寿也其中有实也螟不食心蟹不食节特由不食叶蠹不食根四食去而实完乃益寿公核实倘亦核其幸于食实者易不言实乎鼎之实享帝颐之实遂及民公且惊鼎雉颐龟以达上下其终填抚我人而辅金铉光耽逐无示受报于实也善乎长梧封人之比政于禾曰其实随予芸而报予夫去害民乃去害生乃固得以实为公寿

○寿封君田太翁序

世称燕赵多慷慨夫慷慨宁独燕赵而多用慷慨则燕赵独耳然燕赵宁必尽用其用之或多燕赵间贤者耳姑无远引如我郡傅少保又毅杨太尝忠愍躬之不恤皇恤其它则二公固燕赵间所称用慷慨者当是时二公之亲而在不知视二公为何如子要之二公不忝其亲则二公之亲未有不快于二公者濡居燕陲赵际而田氏有诸齐之风故父子兄弟负慷慨之气为多太翁行年八十余矣其健于行我如壮少而伯子自为诸生至成进士无不必忠孝大义趋督之也故伯子行多慷慨伯子每以归養太母不得请为

憾又念太翁春秋高绝意仕进太翁顾促之躬 为驾曰予所拮据若者欲亲见若累累若若为国计耳古不云乎詹在京师虽有离忧乐也詹在侧虽无离忧不乐也若不时酬知而逡逡三家丘耶伯子强起授主计曹政太翁又勉之曰勉矣勿以我老耄而逐逐行缀间为容也予业之若委之 主上矣一日伯子念计曹之政不释于衷上封事众或以遗太翁忧为解翁顾寓书伯子曰何哉于所促若咄咄者宁是糜好爵而??亥然虚处也无亦竖尺寸乎 主上不恠明恩贲及我父子母妻而臣子曾不能尺寸之竖而恠一语其若朝廷何既众有口伯子且谪河东众或以为是且忧太翁太翁又寓书曰士所粲然而不嗛者志耳志不抒即在朝廷不若河东也志既抒即在河东不减朝廷也勉矣孺子仕路宁百年之步哉伯子奉而南向额手曰并不肖重遗大人忧大人不督严之而色喜惟大人加餐饭无忧井井敢以大人之身行殆盖先是太翁以覃恩承勅命矣而季夏为弧辰于是伯子持鹭服银东带驰上太翁而同郡游伯子者为太翁庆太史氏闻而忻然曰爵禄名誉阅人耳宁以人阅而惊之溪谷恋之澠池身不获而冀登场于子乃太翁何碌碌雅识也里居而喜其出为荣尔宦居而喜其言为名尔谪居而喜犹之乎出与言也宁复貌荣名乎慷慨者几于道也不以喜怒佐得失不以元气佐喜怒矣殆寿征乎语曰天寿风地寿火人寿子勉矣伯子养其身以大慷慨之用则太翁之喜当益大夫杨之翁闻名臣之厉而喜也况见为名臣乎故众以为遗太翁忧者不识奉太翁乐也不佞不难伯子而难太翁特缀其语为寿

○寿少宰复斋刘先生以八袞奉母夫人百岁序

虞丘刘少宰复斋先生以明年九月七十有八其太夫人章太君以明年三月九十有六礼九十称耄而太君踰六矣疆健明聪先生方以八袞侍几杖不称老晨日朝床下拜而拊寝杨问暄寒遂待食几命退乃退日中若夕亦如之太君时问织综两家政先生亦时称说吉祥善事承太君欢岁时帅诸子姓称觞上百千寿凡我媻懿庆先生更从先生庆太夫人曰愿太夫人百千寿以拊少宰诸子姓愿少宰百千寿率诸子姓以上奉太夫人因念先生为太夫人乞身归且十五年矣朝廷方拟先生平章天下先生若不闻有以谢传拟先生者先生笑而不答尝作三老歌以见志三老者商老彭周老聃楚老莱也先生谢商周二老而托于莱无亦老而娱亲有婴儿之色于先生差近之乎迹其比爵禄于斧鋹殆隐君子也先生抱平章太畧诘忍一日忘朝廷然依依南陔必不肯万餐易之故帷幄羹鼎以调栝秦即太夫人亦且安先生之养曾不强起从世芬当次君在亦尝分命为忠至先生犹待含饴则绝口不言出太夫人真以先生不出为当必不移依恋于门闾昔王黄岩以郎署??鞞京华其祖寄声曰视百岁祖不妨迟□年官夫重帙百岁待招而归何如辞三公之贵于矍铄即其祖当寄声之先系念数千里外匪伊朝夕矣又何如太夫人日煦煦安晨夕之养盖先生孺慕真絜既以维持世纲乃太夫人慧识远志宁复世媻割绕膝欢博禄爵者或曰彭恬静谢不与政聃隐柱下莱喻齿舌犹聃焉抑其言曰清刚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少宰刚而无傲正恐函谷之气彻霄不得安恬于王闻且今

天下需正人如屋需栋太夫人世受国恩一日命先生出而事吾君以平章天下先生宁得恋恋含饴者然予闻世人重爵禄一日去其身口至妇人女子亦惟恐爵禄一日不至其子姓故或安烦恋剧以分芳藉华而亲更以詹违为乐其子姓遂至急于所可补缓于所不逮乃其究曾不足事吾亲安问天下然则唯不以爵禄入乃可重爵禄也先生中朝旧德宁臧彭聃而出处在握则犹龙之大乃宁逊彭聃而慕莱也盖予尝闻宋任元受事母未尝离母侧至洞见母肺腑其辞辟之言曰神丹可长年必母遗不公遗假令丘壑夔龙释南陔坐政事堂食箸下万钱以忧劳天下先生不愿也太夫人不为愿也先生能养太夫人能安其养先生所为得托于莱乎抑闻彭八百聃历三代而美乌真念竟可与天壤为无穷乃先生曰彭高聃奇独于莱曰平予观古人平天下唯是老老亲亲至周大臣相祝愿亦叹曰天寿平格夫唯平乃格唯格乃寿拜口得格弓鈇犹然而况笃摯大臣乎其自寿以寿太夫人有以也于是媿懿合辞而进曰国家以燕陲赵际为首善瀛近在五百里渐涵圣化且三百年矣太和酝酿宜有至人以结大年先生负膏雨之仰其以彭聃之岁傴舞斑衣奉婉妗媿宫乎出而膏之其天下仁寿当不问元受神丹矣

○寿郭封公两峰先生序

两峰郭先生为少司马青螺太翁当司马理建宁则潮人郑君判郡事于时郑氏子视太翁若王父既司马繇郎署守潮则潮人又若王父太翁今年秋太翁寿八十有六司马以昼锦侍鸠筇而郑氏子从司马寿太翁万里征言不佞不佞谓潮人谊厚而司马德及于潮诚深不然岂其历年三十而犹若不忘太翁而以征言万里者不佞蚤岁佩司马文章而束发登朝又辄谙其西南大业且以悉太翁之庭学当司马初入黔也太翁唯曰无二心亦唯曰胜为功不胜为忠无我念斯其山谷臣而念在朝廷岂惟不有子并不有身迨司马慷慨入黔泣剑尝胆驰羊肠虎口间而刈夷定难自谓八年无一善饭岂惟不有身更若不有家然乞养之疏日闻阙下而其语最笃摯者曰呼子之声万里若闻思亲之肠九转不休当是时太翁方以八十寿膺五封司马方奉纶诰合文武将吏之祝言上曼口而愀然徼外无能觴膝下也则太翁必且举觴南望不悻于衷然而相属唯曰以爱亲之心爱民即司马亦且忍念竟其心以成厥功而后乞身归然则众人不有身以行私而太翁若司马不有身以任天下也今天下罢糜不集于事咎在臣下先家于国以徼利而脱祸于众如一人之身肝胆相揆手目不相卫盖口不为心谭鼻不为心嗅而人营私耳夫营私之心不翅二当其身有所便至不念君父及其物有所逐遂不念其身夫身不遑恤而与共天下也故惟无二心乃无利害亦唯无利害乃可以天下托而为大臣昔太翁以家用之趋急难于鸰原活饿人于蒙袂至司马乃以天下用之则忠言嘉谋在朝廷而功成牂牁印燹之间盖太翁不私其子以成其身司马不私其身以成其亲耳而世独以司马寿太翁不佞谓太翁之文章德业在司马而不自为用象龙之潜太翁得司马其文章德业在天下而无一不为太翁用象鸿之羽夫干之潜勿用而渐渐之羽可用盖其中确不可拔若不可乱者干干在后初实基之衍衍在前上实乘之彼身不用而道为可

用耳夫勿用者神全可用者道广是宁论福寿而况备福也司马且统均四海矣太翁寿日益封日蕃意其诰诫当唯曰不二夫不二以立命也其以是为大机应环中落落器埃绰绰纓弁祉不尽褫厥躬道乃克昌昆嗣若予友王季重尊人东海太翁者少操越纽长薄夔函尝负笈而握青管竟提翁寿

○贺王罔卿年伯七十寿序

岁乙亥春正月罔卿念翁王先生年伯寿七袞其嗣君司马浦鹤方主职方政假使命便道归里为先生寿于是同籍官都下者从浦鹤以寿先生不佞某职在修辞且浦鹤同师门也次当搦管因念先生立朝大节备在中外而康祺多福又念在先生之身几无可执为先生颂者独念天生豪杰其进官退家动关天下世徒见安烦恋剧为世显人之叶而不知岩居山观抱幽贞之为大故惟天能用天下之豪杰或就所公予以为济或就所私拂以为维亦惟天下之豪杰能用其天或就所显予陟于朝或就所默注贲于野益世人急于身以外之爵富遂忘其身及内顾其身而又遂其身以后之子翼孙谋以留于曩云之远乃天之若予若夺若予以为夺若夺以为予其挹注于彼兹衰益于多寡实酌焉而不可假而天下之小人意所欲百计索之意所忌百计倾之当其既索既倾自快其得志于天而不知天实为豪杰留未尽之康祺多福以近及林泉远及子姓而按豪杰之所遭即无小人亦必有然者而小人所矜诩造化固挪揄之矣然则天下之君子若以道其德仁义不便小人之贵富而天下之小人反以其权力机术助成君子之福泽乃知天生君子以摄小人而世有小人亦以成君子也当癸甲之际要人之雄抗公议以熏燎世俗而天下既藉以邀润屋之微泽时亦有张圣贤之籍者以葱蒨声名奔走天下而身私托公行污寄治天下纷冀其衣絺以分宵烛之末光盖一时就以为利抗以为名詆然如啜热羹而不知置也譬之宅庸神于伟干而筋骨挺解四支委随无待颠胸而知其病者先生于时怀文抱质恬淡寡与即避权远赋而未尝涓人以自洁未尝刑人以自全乃蔑势而为势所厄矣蔑名而为名所指矣故其身终不得安朝廷之上而后贤相继登朝既以补其未罄而十余年来身益强健道益尊崇一时游名势之场者久而服其大譬之登高眺连务极峻搜而力罢气索亦复羨卧游之为安然则合先生所进而谔谔用于齐楚之实退而冥冥用于林泉之大殆天所以寿先生而先生所自为寿也盖豪杰用天而为天用也唯此身不可磨之气先生冷峭渺附疑于孤高然而昭融宜朗其气之精华直与恒汾俱远至其贞不绝俗行不近名则淳庞浑厚又以还天地之元朴而维近世惨礲浇薄之行且九陔八埏合为一局而朝廷非豪杰宁?草泽非豪杰宁光故要人能铲忠直之彩不?朝廷而必不能夺幽人之贞不光草泽是豪杰之材人忌其成而天实留遗老以膺世之显名使其康祺多福以永锡难老者鼓动一世之人心念天下知身佚而及其后遇絀而永其身夫身与世孰多遇与年孰永然则谢不待年官不满德殆天所以寿先生而先生所自为寿也予不佞几无以颂先生矣虽然先生既以豪杰之材用天自完而其嗣君浦鹤复以逸羣绝伦之豪杰荫藉高叶以展错名世二三兄弟窃愿用先生之孤峭

束修至行用先生之朴忠剖拔世局蓋惟以绍行庭闻为世而不以传袭青紫为远则先生之精神命脉得后人而益光乃不佞辈所为寿先生也于是次其辞从浦鹤为先生寿

○寿述庵杨太翁七十序

盖闻家之亲三士之行百而九族系在同襟一至辄称小雅故大人修平章于北屋匹士酿玄漠于笃行而情缘害性疏分问亲遂至豆味同根瓜谣抱蔓绰绰不赋泄泄希声而况风撼鸨梭波索雁影言非味尚可食也盟非衣尚可寒也其有远联鼻耳之懿亲近笃玉金之友爱气既敦于连气生不愧于复生而鞠兄子于藐孤比仲叔于严父则亢小遂计久长发念已跻仁寿岂非德擅独行之尧舜业征一室之唐虞哉文宁待探龙珠于一圆抚铜芝于三秀而脯璧黄麟蜚乘赤鲤乃翩翩乎仙也予友杨佺南仲父述庵太翁少从研比长避墙东良侠和以龙谦心勇合于布诺谢巷同居之雅姜帙其被之仁风雨已惊心于岁月冰霜尚疑梦于云天而歌捷方标杞梓抚床辄感人琴于时佺南君硤硤头玉岳岳情崒名义先开蜡凤清操顿发家麟而循陔徒勤趋庭何学翁于时感双壁之既剖抚我明珠念义之中折视尔佳器尔其调驹齿于龙文助长风于万里饬敦厚于刻鹄防佻簿于焚囊春塘野渡怜小阮以倚门宋艳班香祝阿宜子旧第葢芝兰玉树愿长庭阶竹室铜盘独隆周慎而一枝揽秀于桂林则三荆之欣聚也九苞刷羽于驺凤则四鸟之悲鸣也盖恩流德秀之潼逸警淳于之捶真冀以光我素棠酬彼先谟警门户之寄于环图将相之寄于??音宁独希燕私于乌衣微不痴于回策哉而佺南君方且抚研泣心提觚尝胆防闻过于伏波绝营私于文正率仲容之贤迈迹诸逸佩几卿之训自致青云迨夫玉昏蜚香花封腾茂一脂昭?鸟羽遂重蒲轮尔其怀三釜于匪莪而速诸父以乐之伤累裊于不逮而藉犹子以尊之然后知八分亦足以张吾十起不减于通夕而弟不忘兄其敢忘兄之子遗子不忘父其敢忘父之介弟既属履于膏泽蠹芴更光融以令名工善于休哉玄微妙析于床头湛所以服济也才略展错于肥上玄所以副安也五礼借封于兄子微所以抚慈也乐安分爵于从兄基所以报乔也孰与三珠不萎于榛梗四壁自绝于雀鼠庐室独承于荒顿弓裘克绍于薄游而吹篪和坝不间于隔优龙劣虎乃底于成昔人不云乎兄子已子不以已身为亲疏各子各妻终繇笃厚为悖慢蓋人身之寿命如人代之纲维朝不欲有全躯保妻子之臣家宁宜有偏爱私货财之督而翁能戒尺斗之不容痛花萼之既错永矢紫叶之感坚持黄叶之箴则顺你杯隙于妻孥和衷独葆于肺腑又况乎晚食安步不?鼻世饵琢玉追金蔚为国章则神完寡嗜爱广成人而气顺者内患不于衷和者外裊不沴神完者集百顺以承众福爱广者合众欢而延大年其视情涂軫于业风气岸颓于沉念宁翹起滄霞之孤楼以俛蓬螺鍊及景之精气而吓鼠腐哉我闻紫山之液炼则飞仙墨山之芝服则五百而翁以和顺征为服食德爱凝为丹液即兄子荣名纔足以加一匕而陈人俚语宁堪祝曼龄乎无亦覩九族于三亲窥一至于百行标雝穆之清衷为门闲之赤志云耳

○寿刘伯母章淑人九袞序

虞丘于高阳樾相接也故两地多媼媪兄弟之好即内德或以相闻往予在诸生辄闻刘氏有佛子之自盖是时太翁以臬金里居而两侍郎公方以名德官禁近太夫人时佩俭勤佐太翁综家??乘而督两公于醇和诸所振务庇人避津让路曾不见业竞于里名竞于朝而厮隶驯于仆愿即族子无敢复豪于里故拊内外讙讙如也肃肃如也斯何假寻欢喜之园对醞醑之沼乃称三慧哉洎予解褐登朝则长公既以不合执政辍讲还里而次公无几亦以太翁罢镇归予间读长公五情三乐诸疏什抑何宛委笃摯至称石门孝友莱舍斑斓遂不知天壤间更有累累若若怀黄横玉之叶唯是日与次公侍太夫人七箸为娱乐岁时诞日更迭称觞上曼寿暇或奉板輿周览郊原当是时两公德善勋劳中外共推而长公以太夫人命命次公出効于国乃独以其身依廷帟盖长公陈情固曰报主欲笃其志体臣不废其孝两公殆身有之口夫世之大爵显名拖朱曳紫有之至两是二难同环大列则难即父子兄弟门戟床笏有之至踰七里六侍九裘于谖背而岁称曼寿则尤难然则繇斯以论太夫人之德福宁待裳明霞饮沆瀣汝胜鬢御飙轮始翩翩僊佛也且自古贤母以其子内或无以报朝廷以其子外又或无以娱膝下太夫人独以两公各分其责共成其大则乘轩结驷之荣兼舞彩厠膺之乐而太夫人始以一身收忠孝之实于两公又闻大夫人佐太翁教两公也其操直如程夫人于二苏其学道如侯夫人于二程其勅从正人不谐不谗如朱夫人于二张以故两公以直亮公忠仰承圣天子宠沃而抗权远臆各以其身系天下之重耶太夫人于两公不独属饜于膏蠡芴泽而实光融以上善令名且长公身依太夫人而天下正人君子惟恐一日不出次公心依太夫人日夜乞归而天下正人君子惟恐一日或去故天下望两公重则愿太夫人深而一时能言之士既颂德于慈谟且祝福于遐算乃知太夫人以闺阁之身系天下安危自合天下之祝愿祷颂以为寿又宁独鹤发鲵齿絳色庞眉之为称也宋张平章母八十余至勒人主嘉叹福寿赐手诏存问乃贾参知母遂蒙召见赐坐赋诗比教子于子?血母今

主上孝事慈宫方且召长公于田间与次公共秉国成一旦询问大臣母夫人如先期故事宗不斐尚得从史局赞一辞哉春三月之九日为太夫人九十帨晨长公帅诸子姓朝南陔次公亦以其嗣君从夫人相次舞阶下知太夫人喜为加一匕也不肖兄弟辱在媼属敬修酌辞从次公以达长公而进太夫人用佐凤笙之祝长公幸颌而旅进之曰可

○寿李太君某太夫人九裘序

盖天地冲和淑嘉之气散为吉祥善事结为大年若听天下恣取而不为禁然符秉筮应默有综核其抱直而往如质当之家必有一物为质然后随所意欲恣予之而不愆故膏粱纨绮或凋耗不能留而孤钩寡弭至馘谷多益永锡难老盖六一公曰有力而不好好而无力虽近且多有不能致予诵其言为近之予同年李以仁给谏王母某太君当其相南里公郎民部则中翰公洎陈孺人实奉板輿太君于是时抚佳儿佳妇含饴为乐矣既融融化为呱呱而莹婺藐孤操作佐读其荼宁堪茹焉无何以仁成进士为天子耳目之臣称名给谏于天下其奉太君不独以蠶醲香泽而直以上善令名当是时李氏

之天始定乃予谓天道如家然家之储众用之易尽即一用之而众亦易尽唯南里公父子用德饶用世寡天若厚负其质而太君以孙谟为子翼以栢秦比子须糜丈夫其用天益寡故以一身承所久负而天之倍偿之必大而且久盖南里公不以子若妇遗太君而遗之孙子若妇不身事太君而以其子若妇代所事故拮据于两从之既失倍苦也讵容于一经之既成倍乐也然则太君之寿天藉以成给谏亦藉以偿太君而给谏之用远则天之偿之未艾盖天生英贤以砥世波必先留圣善以撑拄家乘而太君以中阃之身萃天地之冲和更留其余生成名世以补淑嘉于大造而佐朝廷耳目腹心之用则太君不独用天寡而且厚予其值于天给谏以少年娓娓谈天下大政若倾所素注而不佻不激盖有远局焉则天又若重负于向而且厚聒于今我且得徐计其质以券索于天繇斯以谭天之偿太君果未艾而太君所自为寿也即摘宝文之初盖拾穆陀之末叶宁足为寿太君者然予往闻龙山晋泽间有铁镜焉其背之词曰金水精日月光炼大阴献尚方风雨开离未藏辑百厘寿且康此其词倘可举为□□寿乎抑以鉴随遣为应具有天道其大善多福天鉴实式临之乃太君谓未亡人久不窥于结镜尚以授孙子其辨忠邪分白黑也如鉴太史氏闻而颂曰予方以天鉴属太君太君且以人鉴属给谏夫征天以人给谏之用鉴远则太君之德益大大则久敢以为太君寿

○寿李年伯母张太恭人七袞序

予友李季重鬢岳一官而嶄嶄特立生平耻市盈于修橐而戒盱衡于噉名曰先大夫之训也母夫人之所安也今年冬十月之某日为太夫人帨辰一时同籍官都下者修酌为太夫人寿而属辞不佞因忆季重述家猷尝语不佞曰母恭人性正而静归我先大夫遂佐先大夫囊雪之苦以仰承我王母卮欢当先大夫单车之陇西家无介備而代条董萱至拮据于大故而先大夫三千里归无纤慙也家政肃肃严如朝宁训藐诸孤为节介诸家介及臧获慄不爽一武盖先大夫贵而能贫恭人怡然安之即不肖亦得効先大夫之贫于贵以安吾恭人不佞闻而忻然曰安贱之贫易安贵之贫难太夫人之安之也太夫人为寿矣昔谢太傅居东而内讽以家闻之富不安其贫也陶大夫务大而内讽以令尹之贫不安其富也然谢妇不安贫而谢甘小草于后陶妇不安富也而陶已大竟于先其孰与太夫人贵而安贫之怡然于前后也世人当负戴盟鞞佩犹醢鸡然未得之虞人之先之既得之虞人之夺之希于不可知之境图贻于所不可知之人然石生璞而剥木生虫而食天下贵富之物谁非销我气神者故捐一切而聚货货聚矣捐一切而聚神神聚矣君平不云乎益我货者损我神柰何以神易居奇也汉大尉震以四知自将以清白遗后无论后人世其素风而凜然于天地人我其人至今有生气宁至如曹蜍李志奄奄人世且意其家妇子肃肃柏与安于清白而无交谪遂以共结无穷之休问于百年万亿而不朽然则清白之遗远而奚尚颯齿鲙背为寿也夫人遗以危我遗以安昔□言之太夫人以身所以安者贻季重而季重穴?𨔵辙所至无不拾清白为橐是太夫人以安遗后人而后人安太夫人所安以相衍于无穷太夫人所自为寿也又何能以燕喜多祉

为太夫人寿虽然漠间之禄地九世而不收其所耻薄也天子人时有河雍之赏而人或不甘沙石也再世而收矣愿季重视清白之遗比于漠间是天下所不争而世世食太夫人之遗以安太夫人于安也敬以是上太夫人百千寿

○寿吴年伯母史太孺人六十序

今上辛亥之明年春正月吴上于翰编母夫人寿六十今年夏四月上于图归上曼寿适当事不得请乃具疏控陈至于主上亦若鉴其恳哀者特予归不佞犹忆上于登第后不数月辄归归辄恋恋以身依太孺人膝下每从邮筒谈芝兰玉树相次朝南陔而含贻舞彩致足乐也数年而北则又恋恋以心依膝下而车方驻再疏归矣即今读其倚门伏枕之辞抑何宛委笃挚至曰爵禄亦人情所爱而较性命则轻母子本天性之亲而当疾病尤甚遂不知天壤间有累累若若怀黄握玉之华吾侪欲从上于祝鸠筇寿顾安所从置一辞者念上于以上第为天子侍从间者奉制词命服以进而珠襦霞绮在侧琼浆琬液在俎计太孺人抚而喜曰此未亡人脱珥之遗也加一匕又念上于以直亮博硕仰承圣沃而束躬洁已砥节首公以身系天下之重则太孺人于上于不独属履于膏纛芴泽而实光融以上善令名计太孺人抚而喜曰此未亡人和胆之遗也加一匕既又念骤贵而喜者必其尝骤贫而蜚彼其视贫若不可一朝居而立就通显之为快太孺人当结褵时辄历富贵之会即母家数十万之资散落何人相视为空花幻泡曾不一意蒂于中今上于令德荣名岂不堪朵颐独窃计太孺人必且俛靡而酌曰先君子以藐诸孤遗未亡人一旦徼主上宠灵亦唯是遗菑登获于孺子敬姜不云乎瘠则劳劳则思沃则逸逸则忘未亡人去次即瘠得劳于善以无限先君子之问孺子方去瘠即沃尚忘善是思以图报上恩而念先君子即未亡人尚有获于孺子当是时计上于闻而唯唯顿首受命称曼寿盖吾侪所鉞以寿太孺人太孺人冲乎不自有也安所置一辞为寿然予以为是太孺人所为寿也何者炎冷之场人情易感即须麋丈夫或意陨秋蔌而气扬黻佩若夫□□之秀释共紈縞彤髹重檠兼豆之纤华而骤投以椎布中更孤钩寡珥以慈谟代义方之训几二十年而阃内于于如也煦煦如也不闻以一语伤物此其中岂以物喜以已悲者夫不可诧淬不可叹嘻不可惨悒不可宴娯古云我守其一处以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无亦元气不佐喜怒则气固真神不挠境遇则神全太孺人方且会天地之贞一以为福德而一时能言之士尚不得以裳明霞饮沆瀣侈其绛色庞眉之似而乃掇拾乘轩结驷之叶以张太孺人荣遇哉在昔桓少君屏侍御服餽提饗出汭而传子及孙贵昌三世此天所以启鲍氏也上于令德荣名不翅鲍氏桓而行汲挽鹿之风实在太孺人乃独鹄之感倍怆于桓然□天之启吴氏远矣

○刘孺人六十寿序

余读戴记称母偏亲父偏尊比于天地水火及读易至家人则母与父并称严君而列天地之大义乃知记之谭特世媪俗解而严固母所以成慈也予邑王太君殆慈而严者太君为令驸马都尉王明先母蚤以都尉贵封孺人而文林公均得称太孺人今年夏

六月昃辰且周甲矣都尉将率介弟归称觞而同郡交都尉者以不佞属在葭莩谊得修祝辞佐都尉寿太君余闻太君性慧爽雅有介分背谗之家??秉不异椿庭其于拊肺懿亲若族里伦不贵加戟不厚遗叙不长挟而捆言不槩及絮缕钟区不槩予榛栗脯修之问不槩出意俞则都尉若两茂才唯唯不敢谓不俞意拂则又否否不敢谓不拂至都尉两茂才事当则太君色喜不敢不力不当□色不喜又不敢不更夫以 帝称阿家主勤□饴受谒受中堂东序以成国家之美岂不□□裾而踳踳让齿婉婉朵颐亦可谓□□□□□侔月望矣若夫玉鸾之梦初践钱簪之画方存佩刀之恩未艾袒鞞之报方殷而家课铜车之训室糜银萐之叶宁独警痘繁于斑管抑以视墨帷于金屋也盖太君以口授为义方而三君仰慈闱于严父以故都尉抱忠孝大节侃侃论天下大计雅不欲白纷于秋药阳阿之间而两茂才翩翩豪隽亦且搏南溟之九万斯亦严之效已余请终严之说于家人以寿太君盖人之寿命如历数而精神之在人如天之有纪纲纪纲不维不恒张精神不敛不恒运故严以象风火之不可狎乃可久而恒而家人六位之中巽以闲剂爰以威调嘻以嗃反亦唯是维之以严使父子兄弟闲以未交嗃以未失威以终吉则一代之祚永孚于休而此身之精神有所敛而恒运亦如天下之纪纲有所维而恒张故家人风火主严而必象曰恒恒者天地万物之情所以立命也而惟严斯立故严用之国绵历用之身延年顷都尉君以断望 主上尚犹用此道也斯太君所自为寿哉柱下史闻而忻然曰泰之帝祉系于归妹而二以刚主泰道在不遐遗夫不□为慈也主刚为严也严成其慈而上应□手之祉太君之恒德远矣遂次泰之义合家人为太君寿

●高阳集文卷之十四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茅元仪止生较

策

疏

表

笺

经筵讲章

◆策

廷对策

○廷对策

臣对臣闻帝王之恢鸿业而经远猷也必有不自逸之心以勤天下而后可以握天下之治本必有不自用之心以公天下而后可以收天下之治功何谓勤涵诸渊微之中达诸经纶之际内与外不贰其衷始与终不携其念操精明严恪之虑以风厉人羣而无敢戏豫者是已何谓公矢诸宥密之微通诸任用之显上与下联为一心远与近合为一体执含宏光大之德以天覆埏垓而无敢昵私者是已有勤以为之运则精日与天下相

流通而上不为隙下不为乘天下日以精饬而运治之本以端有公以为之主则神日与天下相浹洽而上不为侵下不为旷天下日以神孚而图治之功以举古帝王所以身不下阶序而忧勤四达于寰区道不出庭帷而覆露远施于海宇用此道也不然勤之不继而徒以其督责之术为把持则精有所不通即规恢日课于外而祇为法制之羸何以布一人之志意于天下公之不举而徒以其总揽之权为伸缩则神有所不浹即威福日归于中而仅为粉飾之文何以收天下之功用于一身此近世之陋术后王之浅效也其上以希纲纪法度之调而下以责辑宁安攘之治也其道无由矣钦惟 皇帝陛下抚盈成之运当鼎盛之年有聪明睿智之资有孝爱温恭之德宽仁博厚之泽与河海同深神武不杀之威与风霆并迅盖已收太阿于掌上臂使指而必从鼓大治于域中网在纲而不紊天下喁喁然颂唐虞仰尧舜矣乃犹不自满假进臣等于廷俯垂清问惓惓乎询无为之治而有共念分猷之思也此其心真不自逸不自用之心乎臣伏处蓬藿闇于治礼然不敢默默也臣窃念人君之于臣任使久或厌薄其言而独于其始进则导之言而犹恐不尽人臣之于君阅历深或顾忌不言而独当其始进则言之尽而可幸以无罪故臣且愿口生平而尽言焉臣闻人君之理万民也犹天之育万物也天以其于穆之精不息之健握于口漠之表以昭帝载而扬诩之功日着于群生即以其四时之佐五行之吏赞于亭毒之时以鬯玄功而行生之宰日流于万品故人君所居之位曰天位所抱之德曰天德如其一念自逸则顷刻忘君天下之心何以法干行而厉臣下以莹精太平如其一念自用则独运非尽天下之谋何以代天工而成君德以无教逸豫故勤以运天下之大化而宵衣旰食不先其身而后天下者人主所以有为也公以寄天下之大权而任贤使能不矜其长而忽天下者人君所以无为也盖惟君所其无逸而猜忌嫌疑毫无所加于臣得以毕力予人口而不驰其神于法之外亦惟臣代其所劳而口腹肾肠毫无所匿于君口其君得以坐治于穆清而不役其神于法之口是以古之明君不以兢业而废羣策亦不以口策备举而辍兢业古之良臣不以艰难而委口治亦不以平治无虞而忘艰难如尧以钦明为登庸舜以温恭为辟询启万古之文明而不自功开百王之治绪而不自有故当其时禹稷夷皋忘身家而殫心思四岳九官十二牧启耳目而绥远迹日以庶事万几经理中外而尧舜于省成率作之外不为侵以示之隙盖其求贤劳而不自逸故其得人逸而不自用然则唐虞之治固臣之力而实君之力欤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宇饬励臣工其谕廷臣曰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君独用则臣職废臣不任则君事劳谕外臣曰贤臣之事君也视君如亲视国如家视民如子凡可以安国家利民人者知无不为若避难而惮劳则事不立矣夫以 太祖神圣而所求乎臣者如此故其时法天泽之履以肃堂帘而忻合之气日联于一德効天地之泰以通上下而咸熙之化日普于两间则其业侔勋华而世跻唐虞固其率作之勤亦其任用之公盖得臣之力也而微独臣之力也十一朝仰同心之谊亿万载宏保治之谟岂无自哉至 皇上绍述而光大之祇遹先猷精思上理比年以来洽天下以敦厚之福肃天下以震

迭之威虽深居而几务常亲虽静摄而章奏毕览兢业远同于尧舜惕厉近符于 高皇固宜裘珪组者畅仁风安桑麻者乐世业青衿有棫朴之休比屋有弦诵之化兵食足而奸宄消祲祥呈而灾祲退于以表独断之治可也夫何心勤而事左志切而效疏吏治非不日飭也而贪婪屡见弹章民生非不日厚也而流离益多于图奏广励学宫矣而谗譎公行于逢掖表别井闾矣而浇薄日甚于粉榆甚之司农仰屋于持筹军中作好于紈袴奸宄徂伏于口穀沴异迭是于天章诚有如 圣训所谓事左而效疏者则以浮虚之习胜翫口之弊滋避难惮劳者多而殫忠竭勤者寡也盖 圣祖固尝言之矣何也上以实责下而下以名应上则虚浮之过也上不以法谩下而下敢以法逃上则翫愒之过也浮虚则实亡翫愒则法坏是惟有忠信诚慤之臣而后有清和咸理之治有精明强毅之士而后有整齐严肃之功故得人以飭吏则必褒酌泉于筐篋将苞苴绝而暮夜无投金之吏矣得人以安民则必照逃亡于绮罗将案牘清而蔀屋无悬磬之忧矣得人以正士习同风俗则必重行谊于提衡严等威于奢溢奇衰之行移郊遂仁厚之德泽溢闾左矣得人以司帑藏实行伍则蠹食不假公以实私橐债帅不行私以弱公卒将冒滥之费清于根源占役之苦均于疏通矣得人以上格神而下固吾宇则消萌于未然以伐其奸修救子将至以预其备将要荒濯沐甸内匝洽而地天効禎山川呈瑞矣盖不自逸故不自用惟不自用乃不自逸然未有人主之精神与人口不合而百事得人者亦未有大臣之精神不自相合以合天下而万几得理者何也天下一身也腹心与手足不贯则手足失持行之职天下一家也主伯与亚旅不接则亚旅无左右之能臣伏读 圣制曰朕见人臣自为谋鲜不臧者谋国则否臣以为欲臣之身视国也则愿 陛下勿自逸于身而身视国也臣又伏读 圣制曰人臣自拮据其家无爱力而让能者干国则口臣以为欲臣之家视国也则愿 陛下勿自口口家而家视国也盖上行之则下必效之君好之民必从之然以臣观于天下之人心虚浮诚有而约结更甚于虚浮翫愒诚多而掣肘更甚于翫愒频年以来众以为不可行而坚意行之行之而卒无害也众以为不可格而坚意格之格之而又似无害也故圣神之名独归于上愚陋之名偏归于下自予以神圣之名则矜与狎相生而俯视天下无可与共功予天下以愚陋之名则猜与鄙相待而自顾一身能与并智是始以逸成其私终以秋成其逸也独不思口气之难炽而易糜也若爝火也倾江河以沃之而孰厉其气士节之难植而易什也若秋蓬也振迅飈以撼之而孰立其节假令举朝咸化为挠指之柔而一人独成其刚愎之用无乃自逸之心愈遂自用之心愈坚而身口事家视国者愈不可得乎盖臣窃愿有献焉臣闻人主之精神日为天下所系命天下之命脉日为人主所注神顾人主无所注则必有所炀有所在则必无所窃故欲无遗埏维之遐必不耽几席之近欲无狎龙德之臣必不溺燕尾之宠欲无拂补牋折檻之直必不任谗譎面谀之口然其销口刚心而蔽塞正念者莫如利欲此唐虞诸臣所请格其君于勋华而辨其道于危微者也伏愿陛下口干之健以去其自逸宪天之时以去其自用洗濯其利念以与天下更始而夜分读法鸡鸣御朝使勤与公合也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臣草茅贱士不识忌讳干冒 宸严不任口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疏

灾变陈言疏

请宥戚臣王昺疏

拟御制安边疏

拟缓举三殿及朝门工程疏

○灾变陈言疏 【编修时上】

奏为天心仁爱异常 圣意实修特切恳乞亟除弊政以图消弭事臣顷闻雷火烧毁 长陵明楼不胜惊惧旋奉 圣谕谆切其自责则曰哀痛悚栗誓修实政其饬厉臣等则曰在京文武大小官员俱着痛加修省尽心佐朕共图消弭毋事虚文臣有以仰见 圣衷勤■〈卜 艮〉真足挽回天意慰绥 祖灵既可无俟臣言而台省公辅俱有论说又可无需于新进小臣妄于 天听第臣虽?么下位然亦有尽心佐 陛下之職分且拔自草茅诏直史馆向者拘于尺幅未尽衷悃而 陛下修省之旨大小官员俱着尽心是 圣意原不遗于微小而臣亦可得言进臣闻尊者之劝诫人也始则徐导之不从则渐以色加之又不从则声色俱厉而又或怒及其尊且亲者以儆之今 孝陵灾于火 皇陵灾于雷 长陵明楼灾于雷火此亦声色俱厉之时也而况又最尊且亲者乎顾频年以来灾异虽仍而宣捷献俘之庆屡见修省虽勤而游观快意之事不辍故庙堂不闻罪已之词海宇鲜哀茆独之政天心愈数而愈厉人心愈数而愈玩厉则不可久维怒或变而为忘玩则不可久恃平或易而为倾然承其怒勿致于忘持其平勿至于倾总不出 陛下悚栗誓修之一念而实之与虚如嘘之与吸嘘则成温吸则成寒臣请历数今天下之所不便而后可以按病以投之剂盖天下之大义上与下皆有事于天下而分不可越势不可倒今郊社禘尝天子之事而尽以委之臣下钱谷兵刑臣下之责而或以揽之朝廷才聚而上谓之升而反投之野财散而下谓之涣而反壅之朝爵以待忠贤而或炆于宵小刑以待恶德而或加于正人忠言逆耳利于行而掩耳不听襄说逊心蠹于国而开襟以延人可进而悛予进遂令进者解体而无固志人可退而不予退遂令退者借口而有竞心欲为明而反以伤明欲为威而反以伤威力之之所不及简而乘为窃威之所不及临而缘为假当今事有可为者臣下得以上所不为而槩罢之事有不可为者臣下得以上所为而槩成之上为下以弋其怨下托上以行其私天何忍以 祖宗艰难之天下而令屑越如是 陛下口何忍以上天仁爱之真心而玩弃如是臣为陛口计曷不坦然布其心腹肾肠于天下而藹然收其手足耳目为一身六曹之柄还之六曹勿以总揽之名成窥窃之实台省之言付之台省勿以狂日?噪之戒开熟悞之途侍讲读者日令其亲就勿徒以空言为启沃直史馆者日令侍起居勿徒以章奏为笔削至于二三大臣时时延见时时论说谕以同心辅政艾哂味之相济而不为同若兄弟之相友而不为异可进则进诚心以任之而不猜不忌以展其能可退则退隆礼以优之而不羈不挫以全

其节在 陛下则总揽大纲躬亲大政严于敬民勤于法 祖不侵其权乃可以责其旷不掣其肘乃可以尽其心且频年以来上与下相隔中与外相否惟是矿税耳夫财竭于下则致怨者深聚于上则生心者众其已聚之上者或不肯散而方取之下者断不可复复之不罢则怨盈于天罢而不复则恩彻于地且此事一罢则清明湛一之衷如日中天何难于朝祭何厌于陈言何罪于圜室之官何苦于铨补之贤将一举而上下相通中外相庆国计运而不积人心鬯而不鬱所谓誓省实政者不竟为虚文 陛下试思矿税当此时不可以已乎臣廷对之时曾以不自逸不自用之两言进而总之在去利欲望 陛下为尧舜而臣得以处唐虞之世缀乎禹皋稷契之末谬蒙采择擢以上第而赐之官乃数月以来圣心深微不可测而未见施行者何事夫因其言而录其人乃录其人而不用其言则是 陛下以制科为故事而臣从以口语蒙 陛下之录用如古董贾之流而不适于用是 圣明轻于官人而臣幸于得位也臣窃羞之故不胜惓惓辄因雷火之异而稍申前说以尽其愚伏冀 陛下留神观览稍见施行使天下后世诵陛下之明不遗微小而重制科岂非千古盛事哉臣不胜大幸臣无任陨越待命之至

○请宥戚臣王昺疏

奏为言臣既释戚臣当原恳乞大霈天慈以宥戇愚以全肺腑事臣窃见故驸马都尉王昺以四十三年蒙钦谴于今六年矣昺与臣同里当臣请告里居各遭病丧不甚往还顷臣以升任还朝诣昺苦次见其貌瘁神伤鬓须半白盖泫然涕下自悔以戇愚负陛下深恩也臣忝居侍从窃见昺刵艾已深未蒙恩贷即昺不足惜乃 陛下于肺腑亲臣毕世而怒其关系 圣德甚大遂妄劾款款之愚惟 陛下垂察焉臣闻延庆长公主无咎其墓在都城西昺既弃远谁视松楸一坏茂草几■〈牛骨〉狐兔昺一念及未尝不涕覆面也嗟乎生为帝女歿为馁鬼 陛下忍之乎延庆固 圣母爱女延庆逝止遗一女嫁彰武伯嗣子昺一弃远遂成生别母恃既绝父怙终远臣犹忆此女纳采之日皇太后问遗络绎不绝即 陛下尝累有赐予窃意昺即有罪仰于 天慈 陛下何忍使 圣母遗慈不竟于延庆而戢戢弱息思母思父无已时乎陛下同气几人在者惟瑞安长公主耳潞藩之厚非它臣可布即都尉炜倍受恩泽都尉拱宸得官庶嗣臣知 陛下笃念同气不间存亡独昺以戇愚自取弃远然 陛下天慈笃厚试想圣母爱女深心必有不忍于妹而念其女者忍使昺不与两都尉同乎昺天家贵婿也一朝弃远溷杂隶氓步出里门人不让路臣顷在里中闻 大行皇后丧议迎讣诏而丙遂自刻庶人不侔绅弁即其母歿例有恩恤而不敢请每抚棺流涕自怨其以戇愚累母窃见 陛下于两都尉予官阶予肩輿而昺不能及其母昺非木石岂不知 陛下劝惩大法而痛自创艾且若辈食粗退税胡不快心而昺独美忠直为言 陛下览天朝掌故二百年来曾有几都尉言者昺诚戇而志洁行芳可为戚臣生色 陛下不拔之为戚臣树赤帟而登忍辍之国家大政大臣言之谏臣言之宗臣戚臣又言之此清朝盛事故天下嘉刘御史未尝不直昺固谓御史当宥 陛下宥御史自无缘昺乃昺言不既中乎臣知 陛下必

有以待曷矣臣闻 世宗肃皇帝亦曾谴郾都尉景和旋以景和请守公主墓予环 皇上动法 皇祖岂景和可徼恩皇祖而 陛下忍终恫于曷臣又闻宗臣充鱼?牙与曷同罪似可并及干宽然臣不知其事独以与曷同里遂妄及之至若监生陆宗本生员刘如砥皆素有名行曷之封事实不关两生倘念匹夫衔冤亦于天和则又当并议准复者非臣所敢必也臣仰见 皇上笃念同气而曷属肺腑懿亲故敢掇拾琐细以动 天慈若其材识可充任使尚不当约结于爵禄而况并其爵禄夺之伏乞俯念戇愚不当久怒肺腑不当终远早霁天慈大愨 圣度特赐召还与宗臣同复名爵其光益 圣德无涯矣

○拟御制安边疏

臣闻盛世不袭安而忽意外之防谋臣不避忌而忘局外之虑是故防谨于所已安而虑严于所必忌若夫情形既露而为众意之所及事任在肩而有成局之可按如今之边务而可不一综核之也臣观九边如藩垣而战与款相半款者既不敢言战而战者兼言款以撙力克非有远而五路之雄非有元昊之黠也乃口既以款而兼掠更以掠而挟款我既以款而畏战更以战而兼款夫款败必战即款不败何可忘战故臣请以必战为安边之大要而其机宜方略臣得而畧言之夫边臣按月岁而上封事枢臣按款数而覆成说振执弩之勇则曰简外宜先养超距之气则曰衣食宜备而谨出入之防则曰边口宜修杜窥伺之巧则曰间谍宜慎然此文武将吏所得为而三年无一效者人心隳于款而将不得其人也何也朝廷公以金缗出而市款贡马来而中外弹冠矣将吏私以金缗入而市官暮夜投而旌旄口日矣以故人心日玩边备日弛虏口日肥戍卒日瘠无论苟且夕之安者不肯为经久之谋即欲为经久之谋者亦不能有旦夕之安盖人乘惰窳之后即以其惰窳为成规众苦振刷之劳反以其振刷为多事骄卒奋臂而呼蝮吏设阱以待将不能徙戎而能以巧諂持异己者之短长士不能荷戈而能以狂呼扼风力者之腹背沿至于今非独将士不乐予战也即督抚之治以惴惴然求毕其局而徒以节省报耳又非独督抚不敢定战也即中朝之臣亦惴惴然求消其衅而徒以罢兵解耳夫天下之最可痛心者莫大乎支吾于旦夕而口其至不可揅之地而今日之最急者必始察其将之所由出与喜其将之所为任今有母钱数百万以为源则懦如鼠而不得不推其穀将之所由出者臣下得而言也挟金钱数百万以为流则奸如山而不得一问其喜于将之何由任者臣不得而言也斯其人以数千万之金以内饱欲而攫市金之不暇而暇计边乎故臣口为欲择廉勇之将当塞纳-马恩省贿之途使奥不得为之援钱不得为之神而督抚无佻荡之才则不足驭羣力无谙练之识则不吓佞羣心无豁达之度则不足合羣策是当得荡佚简易敏而有度者任之然后本兵不轻于推穀而督抚不重予荒奸则将得人将得人则款与战为两设而互用口惟所陈说直一将任耳臣当为之先口帷幄之地清则幕府得行其权将帅之任正则甲士得毕其力是在 皇上与二三大臣日夜申计之察其所以为将者而边计又定也百撙力千五路曷论哉不然畿甸之流移岩邑之矿卒一旦横发乎不虞恐且费劳 圣虑也臣不胜杞人之忧惟 皇上垂察幸甚

○拟缓举三殿及朝门工程疏 【神宗】

臣闻圣哲之主不托私于公以实琼盈之积老成之臣不议赢于拙以袭太平之观故天下之物力克盈而因陋就简非所以肃朝尝而为观于天下也天下之民力殫竭而狗名废实非所以恤人瘼而弥患于方来也臣观今天下有易为于上而不肯为冀幸于下而不能必狗其名则以为不可缓核其实则以为不可急者如今之三殿朝门工程是已夫三殿朝门 陛下所以接羣辟而修庶政也数年来朝讲辍而不举典礼行而几罢则以为是未成之故即中外大小臣工咸喁喁曰安得不日成之然臣窃以为是可缓也何也被絺绌者不苦郁燠裘狐貉者不畏盛寒有其具者易其备也今天下之财下出而不得入上入而不肯出将作之开纳悉而民不应它曹之借索烦而求难给独有内之积可以易其备而臣又窃意 陛下之未肯遽也何也频年来未尝不托言之而卒无一有也夫将作既不可支而内帑又不肯遽独有索之百姓耳秦陇之材非无胫而至工役之腹非画饼而实 陛下诚思今天下百姓尚堪此乎唐魏征曰民欲静上重扰之民方穷上重蠹之今之谓已臣观今天下之民方大病而未苏调之以参苓掇之以梁肉尚可以生即不然而听其自息自便而不扰亦可以苟延倘如严家之隶力疾而作岂 惟下不胜其役而上亦不安其适何也久张之弓易顿方骇之马难策也臣不敢口茅茨之说以久稽大观亦不敢拾庄丽之口以徇众听惟愿 陛下缓之缓之者非耽延于今而遗患于后也执大尊以酌天下之人心体百姓以培无疆之命脉勿藉工程之役而为分外之诛求勿信貂珣之口而动已疲之大众如莹精太平临朝愿治则文华武英未尝不可联泰交而布政大于臣民也且如 文皇帝时物力何如今日而三殿之成尚需于后岂今日之百姓独不可缓乎臣望 陛下仰承 文皇帝慎重之心俯察臣民艰难之意先苏大病之民徐修寒暑之具然后一举而成之未晚也臣不胜大愿

◆表

贺光宗皇帝登极表

○贺光宗皇帝登极表

伏以 天锡元符懋衍万年之景祚 帝凝鼎命丞承一统之洪基汉宗光启于冲龄华祝载勤于多福三灵偕鬯万国维新恭惟 皇帝陛下刚健文明仁慈孝友圣绪揭升恒于宝运英函日月之光华宸元开久大于瑶图德合乾坤之易简昔我 皇祖以孙谋为子翼默贻大业于云仍今我 皇考借后箸为前筹亲属诸臣以尧舜守成致盛正周成王访道之年纂大承庥适 肃皇帝开天之岁唯继其志以纘绪实顺乎天而应人臣等猥承五几之丁宁矢佐金瓯于巩固捧赤文绿字快瞻嘉祉之叶征仰虎步龙行预识太平之有象圭璧欢腾禹会城坪瑞映尧云伏愿出入起居必钦前后左右皆正膺列圣无疆之策迈汉唐宋以为君体 先皇未竟之谟兼夏商周而卜历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欣跃抃舞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笺

拟初劝光宗皇帝进笺

拟二劝光宗皇帝进笺

拟三劝光宗皇帝进笺

○拟初劝光宗皇帝进笺

伏以道隆继体古今垂久大之经国有长君社稷奏灵长之福惟 圣世洪开大业实天心永锡元符钦惟 大行皇帝刚健粹精圣神文武绍天庥于大备享隆昌四十八年重国于元良昭启佑百千万世敬惟 皇太子殿下聪明天挺仁孝性成电绕神枢一索蚤符于出震日新 圣学大横适兆于乘干比受遗谟仰承大统垂衣裳而天下治莫攀恋于遗弓执球玉而万方来同归诚于主器幽冥叶赞遐迹具瞻伏愿 陛下勉体先猷蚤膺宝箓跃天龙于幼海神渊会合风云扶 帝座于一星继照光生日月元首明而三灵协鬯开万年有道之长圣人作而万国咸宁衍 列圣无疆之祚

○拟二劝光宗皇帝进笺

伏以九昊祚神明之统元良早系于人心万年垂经久之谟克长式谐于天序方祇受承祧之托忍久虚凭几之言再沥丹诚上于 宸听洪惟我朝功高汤武扬大烈于显承德迈唐虞沛深仁于熙洽逮我 大行皇帝明伦察物奋武揆文执大纲以绥靖华夷缘独运而弥纶天地奉三无于大计重一有于元储敬惟 殿下文武英明慈仁孝友燕翼丕承骏命龙潜共叶鸿猷顾 圣怀之凄怆方深乃羣望之允俞未遽臣等窃惟民生有主天位难虚惟善继乃以永孝思虽圣人不能更旧典伏望深惟远虑勉抑哀衷体遗诏而率旧章蚤副皇天之眷命守成业而致盛治下酬黎献之欢心

○拟三劝光宗皇帝进笺

伏以简嗣序以元良固以投艰遗大承 先皇之付托其惟济世安民既为国家宗社之远谋岂拘士庶寻常之膺行仰于 九五不避再三敬惟 殿下五质龙章穆穆早瞻天表月将日就孳孳独懋 圣修顷承凭几之词宜践承祧之任而孝思罔极谦让未遑臣等窃惟民非元后罔以生国有长君遗之福讴歌嗣禹正攀恋于吾君继述守文乃善成其旧德况 先皇维新之末命允属后人普天待泽之同心顿开 睿虑几务不容少旷神器宁得久虚倘忍稽顾命之丁宁执谅阴之哀慕将 二祖 九宗之典章可易抑群臣百姓之惶惑靡宁伏愿稍抑哀情俯徇众望一统以均万国重明以照四方

◆经筵讲章

尧典

○尧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定允恭克让光破四表格于上下

古圣君治天下者以唐尧虞舜为首这书是虞舜时史官所记共五篇总叫做虞书这一篇是记载帝尧治天下的常法叫做尧典曰若是发语之辞稽是考放是至勋是功业钦是敬明是通明文是文理思是思虑安安是极其安妥无所勉强允是实克是能格

是至史臣说如稽考古时帝尧其治天下的功业极其广大无处不到所以谓之放勋然尧之大业总以尧之盛德钦敬而不轻忽通明而不昏昧文章而有条理思虑而有裁度这四德又都出于自然安而又安不待勉强所以行出来恭敬是着实恭敬行出来谦让是真能谦让尧有这等盛德所以这盛德之光远被于东西南北之表而至于上天下地之间此所以叫做放勋也臣谨按帝尧古今圣主其功业只在心里钦敬便不敢轻忽天下心里明白便不为天下欺蔽心里有文章应天下便不羸疏心里有思虑处天下便不漫渎体此四德习到熟处便是安安人主君临天下极尊极贵却说允恭克让可见治天下不可一毫忽慢不可一毫骄盈所以这书首说钦字顷我先皇帝属望陛下为尧舜伏惟陛下法古帝德出入起居无有不钦臣不胜大愿

讲至人主君临天下处 皇上耸然拱听至说 先皇帝便忽另叉手肃然改容真 圣主也倘得日毕愚衷自是 圣明讲毕 皇上口宣先生们吃酒饭亦曰与先生们酒饭 是日初开讲用给事中二员导驾 是晚钦赐彩段二表里遣中使两校扛红篋御仗前导及门大红段罗纱各一俱胸背白鹇里一表俱精好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日讲官臣孙承宗记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日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这一节书还是说帝尧成大业只在有盛德克是能明便是钦明的明字俊是大亲是亲爱睦是和睦平是均章是明协是合于是叹美词变是变易时字即是字雍是和史臣说德在人心原能齐家能治国能平天下本自峻大但遮碍于一身私欲不照顾天下国家便遮碍的小了独是帝尧心里钦明别无一物乃能通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德以这大德去亲爱一家九族那九族就都亲爱和睦以这大德去徧晓那一国内百姓那百姓就都晓的道理昭然明白以这大德去和合那万国的黎民那黎民于哉变易其不雍和的就是雍和了这等看来帝尧功勋合天下国家都到所以叫做放勋就此见有天下国家之责的能为明君便能为有德之君以成大业伏望 圣明留意

此进讲时语也及登讲筵时念 王上方有宫帟之隙又开 圣语云我尊灵了所撰讲义未得详尽极反复开陈之□□讽规时政因就亲睦九族处干讲义□重发一番虽未必顿开 宸心而一时天颜悚动若思同事诸臣俱欢欣鼓舞以为快云其语曰帝尧德为圣人尊为天子第一件要紧事便重九族决不敢自恃说自家是天子极尊重了便轻疏一家骨肉所以要亲爱既亲爱之便处置一家各得其所所以一求骨肉相亲相睦无有怨心又曰九族是自已一身为一族上有高曾祖父是四族一迨子孙曾玄是四族共为九族如我 皇上内有宫眷戚畹外有宗室亲藩以亲是同其好恶同其富贵即先遗眷属务要仁至义尽无使恣纵无使怨恫大约亲族有过失便约束以礼法亲族有疾苦便联属以亲爱 上端□拱听适九五?谓瑄安曰今日纔知九族如何不先做在讲章瑄安奏这是讲官临时发明这句书 上曰讲的明白然讲时瑄安不快 二十一日进讲原以十九日呈二十日讲以是日颁 郭王两太后谥谕而驾又

诣仁智殿暂免遂于二十一卯时进讲 此日 天颜觉开朗初进筵诸臣谢钦赏彩
段表里阁臣刘一燝致词 上口答知道了极清响讲毕 驾回暖阁诸臣憩东西
直方设安忽中使来宣进字入则同侍御笔极飞动写毕阁臣颇致赞词 圣颜喜动
点头稍以语答诸臣叩头起俟 驾回出十月二十一日日讲官臣孙承宗记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这一节书是说帝王大政第一要敬天勤民羲是羲氏和是和氏乃掌管天文的官
钦是敬就是前面钦明的钦字若是顺昊是广大历是算天数的书象是观天象的严昊
天上系的是日月星辰这日月星辰运行的气候便是人所作事的时是授颁给意史臣
说帝尧要协和万邦的人民乃命羲氏和氏那掌天文的官钦敬以顺那广远的天道以
历算日月星辰的数以器观日月星辰的象然后定人时于历书敬谨颁授天下示人以
作事之时帝尧政事首务如此臣谨按天以时授人主人主以时授天下既敬授便当敬
守一日万几须要及时发行臣下奉行须要及时考奏至千天下的百姓既授以时教他
依时作事须要体惜他凡朝廷兴作必不可妨害这人时这纔是敬授意思古帝王勤民
正所□敬天伏望 圣明留意

□□□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功

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这一节书见帝尧知人之哲处采是事即治天下的礼乐刑政驩兜是臣名都是叹
美辞共工是官名方是且鳩是聚儻是见违是背象是貌滔是漫帝尧既求总治的人又
求分治的人问羣臣说谁为我访求能顺成事务的人当时有臣驩兜说美哉庭有共工
者方且集聚庶事着见成功此似可顺成事务者帝尧素知其人因说不然共工为人静
居无事极会说话到用它时却都违背所言其象貌假做恭敬笼罩一世若水漫天这等
变诈不实的人如何会顺成事务臣就这一节论来帝尧以圣人在天子之位却不敢好
高自用其求贤分治必博访羣臣又就驩兜所举看来可见贤否各自一类只从举荐人
处便可互察其贤否帝尧又说静言庸违可见臣下所言当据此考奏只责成功便省议
论但不可因庸违的人便厌素忠言又说象恭滔天盖人臣事君如天天岂可慢所以帝
尧毕竟能察其心术只因帝尧日与臣下交接讲论所以能周察羣臣者使深居偏信其
进人退人必不尽妥就使妥尽天下亦妄生猜忖不但所退之人不服即所进之人亦不
自安所以我 世宗肃皇帝讲书毕与辅臣评论庭臣辅臣因奏请时时宣召大臣质问
政事亦可知人臣贤否且说英明下照臣下有一言欺蔽无不觉者我 世宗肃皇帝说
也着科道侍此一段正合帝尧知人之法我 皇上仰遵家法以法帝尧愿留心朝讲垂
问羣臣便于应对间察其材品以慰中外仰望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一泯其咨有能俾又

这一段见帝尧勤恤下民孜孜求治之心四岳是官名汤汤是水之盛割是害荡荡
是水之广怀是包在四面襄是驾出上面地之大阜曰陵俾是使又是治帝尧说道我访

问尔四岳大臣如今天下汤汤的大水横流方为下民患害其水荡荡然广大包括高山襄驾大陵其势浩浩然泛滥若漫天的一般念我下民无居无食人人困苦嗟怨汝诸臣中有能除害救民者我将任以治水之事臣按天命人主原为又安下民所以帝尧当水患方殷日念下民愁叹此正是帝尧所以协和万邦处盖人主深居于四方利害不见不闻遂多纵心快意不念民愁以致民怨昔宋宰相李沆条上灾异欲使人主知四方艰难正识得此意我国家功令凡遇水旱兵荒所司奏闻辄遣官发帑以安百姓但如今四方多事灾异频仍加派告蠲之地追逋乞赈之民下民其咨百倍尧时伏望我 皇上简任守牧共图又安使天下颂尧之为若臣不胜大愿

金曰于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金曰是象口一词鯀是崇伯名方是违背命是上令圯是败族是类异是已废而强举的意思四岳诸人因帝尧访问治水的人一齐说道于可以治水惟鯀哉帝尧知鯀不可用乃叹说尔以鯀为可用殊不然也看来着实不然盖鯀为人悻直自用者违命背上而又伤害同类这等人岂堪用哉四岳以鯀为才又强举之说道异哉廷臣无过于鯀者姑试其可用而用之取其治水而已帝尧不得已用之乃戒曰尔往治水其钦哉帝尧自家能钦所以见的天下事谨慎则成放肆则败其曰钦便是要祇承上命和合同官然鯀是方命圯族的人故治水九载功用不能成就正以不能敛耳夫帝尧明知鯀不可用只为急拯下民俯徇羣臣之请又久任以尽其才可见帝尧用人全无成心臣又就此看来人臣当事识量能包括事外乃可以略理事中当尧时不有经纶天地之才如何治的滔天大患如鯀悻悻自用便不能合天下气识才能为用故迄无成功待到用其子大禹来治其才德既胜而又能与伯益皋陶诸人共功以此知人臣捍大患成大功须要有度量容受贤能须要有见识审酌时势须要有算计谋略能以所筹策因天地之势用天下之人以秦成功即大禹后来以人主治天下其道亦不过如此伏望皇上留意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上日是朔日文祖是尧的始祖在是察口是美珠玑以象天体转运是载七政的觚以珠叫做璇玑衡是横管所以窥玑为之叫做玉衡齐是考验七政是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星天以日月五星分布四时生成万物其迟速顺逆都有正道便是天的政事叫做七政史臣说帝舜当日不肯嗣尧之位不得不摄尧之事乃于正月朔日受尧事之终于文祖此时尧的事都在舜了尧之初政莫先于钦若昊天舜于是仰体帝心首先整顿那观天的器具察视璇玑玉衡以考验日月五星的缠度却要以天的政为君的政了这是摄事之初政如此昔我 英宗睿皇帝御制观天之器饒中有曰厥器伊何璇玑玉衡玑象天体衡审天行这便是察玑衡又说悬象在天制器在人测验推步靡忒毫分这便是齐七政然其意在粤古圣大圣体天施治敬天以心观天以器又曰惟君勤民事天首务民不失宁天其予顾政纯于仁天道以政勒铭斯器以励予敬方今日历渐差宜择通晓

历法者修治以应我 皇上维新大政然帝王欲若其精在以心法天如昨所讲顾諟天之明命其大在以事法天如我 皇上因风霾示儆便虔告 列祖传谕九边然须要着实考奏无事虚文 世宗朝每修省必今具行过事迹以闻又说日总万几亲阅奏章未必尽知民欲夫民欲便是天心愿我 皇上以小民祈天永命

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是遂类是比类言告祀比于郊祀也禋是精诚宗是尊四时寒暑日月星辰水旱这六者皆礼所当尊叫做六宗望是不亲到只远望而祭之徧是周徧众神都祭到舜既摄帝位而观天矣遂以摄位告于上下神祇上帝至尊郊祀之礼有尝今祭告上帝与郊祀一般于六宗则精诚以祭为禋于山川则随其方向遥望而祭为望于有功于民的羣神一一祭之为徧盖既口帝位便为天地百神之主故祭典葬此臣按礼记论礼有其举之莫敢废也然却不是虚循故事又不是临时纔为虔敬须要一动念一行政便有上帝在心旨我 文皇帝与侍臣论古人郊祀不成礼者说文中言惟德动天盖不德亦动天又说祭祀时固当诚敬亦必平素积累善行乃可以获福盖帝舜简在帝心不独一时勤于祭也 皇上 上帝大命为三才宗主尝学

舜的温恭允塞便是孟子所谓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

辑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这是史臣记舜摄位覲羣臣之事辑是敛瑞是信五瑞是公侯伯子男五等人所执以为信的盖诸侯始封天子授他圭璧以为诚信曰桓曰信曰躬为三圭曰谷曰蒲为二璧既是尽覲是见四岳是四方的诸侯羣牧是九州岛的伯牧这便是羣后史臣说舜摄位之初于正月内先征召天下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各执瑞信以来朝焉到正月尽间则四岳九牧渐次而至乃日日覲见之地有远近到有后先随到随见不必齐一盖帝舜初当事任即浚哲文明岂能尽知方国利病况岳牧诸臣曾不悉其面貌材具如何信的人人能了民事所以日日见之如此周详如此急切既见之后遂将所辑五瑞依旧班赐与他令其各还本国便如初命于舜一般臣按帝舜摄政方初即位日集岳牧盖岳收职司民命而为政之初急欲得民间利病兴除缓急可次第命官为之我 孝宗皇帝即位年吏部侍郎杨守陈奏说询岳达听尧舜之资于外者博伏望于臣下自任来见者皆条列地方之事略节口奏又乞于奏对辞见之际俯降辞色而于时政人才民风土俗无一不询无一不知使贤才尝集于日诣我 成祖要通下情去蒙蔽说朕深居九重下民安否未能悉知夫 成祖犁庭扫穴往来民间犹曰深古未知伏望我 皇上深念之臣等不胜惓惓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

自古帝王初即位必有一番大经纶凡旧法废弛便一一修举旧法未备便一一变通这一节正是虞舜初即位时事肇是始封是表浚是开导先时天下只有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九州岛舜即位因冀青二州地方广大管辖不便于是于冀州中分个并州又分个幽州盖疆域既均政教口遍却又于每州之内各押士高大之山封表为一州之镇

使十二州之瞻仰有在又浚导十二州之川凡水道不利者即一一开通使十二州之脉络流通于此见帝王经纶天下皆先立大规模而后法度以维持其中德泽以浸灌其中我太祖高皇帝以圣神文武取唐虞以来相传之土宇山川授万世圣子神孙遂并其维持的法□浸灌的德泽一一全?今天下山川不□土宇如故而德泽未尽普徧凡以法度□尽修明伏望我皇上着实修举祖□法度便是着实普徧祖宗德泽臣等□任倦切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象是天象制刑如天垂象以示人叫做象典是尝刑即下五刑是墨劓剕宫大辟流是迁徙远方宥是宽宥鞭是以皮作鞭扑即今竹片荆条眚是过误灾是不幸肆是释放怙是倚恃终是再犯贼是杀恤是怜悯的意思帝舜设为墨劓剕宫大辟五样尝刑令人人皆见如天悬日月星辰之象其犯在五刑而可矜可疑可议者则发遣远方以宽宥之此外又有鞭刑以警弗若于政有扑刑以尝弗化于训其鞭扑轻刑又有情法可议则许他以金纳于官赎免其罪然这等轻重间其偶然错误出于无心的有遭逢不幸陷于有过的便径从释放赦免其罪若倚倚势力敢于作恶或不改前非至于屡犯那依律治罪或杀或刑不准宥赎帝所制刑斟酌轻重极其敬慎钦哉钦哉惟念夫死不可复生断不可再续若是乎恤念不忍轻哉这书全在史臣从帝舜酌量轻重处描写出钦恤的意思见古人这等用心只是要求其生今人断狱也用心却多要求其死然舜只有一片好生之心虽用刑亦是要安天下意勿令有罪的与无罪同免勿令无罪的与有罪同困所以我成祖文皇帝说决狱贵明而无滞又说刻吏为朝廷敛怨于民故人主欲养好生之心在去刻意在去刻吏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本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这一节见圣人以天下之怒为怒全不着一毫私意便是钦恤流是发遣放是安置窜是驱逐殛是拘囚共工驩兜是二臣名三苗是南蛮之君鲧是崇伯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是地名都是离朝廷极远的去处史臣说舜德好生而刑原是为天下除害的如有罪不诛便害天下之生当时有尧所未诛者四人曰共工曰驩兜曰三苗曰鲧天下叫做四凶及舜摄位时乃正其法共工是静言庸违的发遣于北边之幽州驩兜是同恶相济的安置于南边之崇山三苗是恃险为乱的驱逐于西裔之三危鲧是方命圯族的拘囚于东裔之羽山这四凶是天下所共恶的舜为天下除害各因其罪而罪之天下皆说刑当其罪个个心悦诚服臣谓人君却服天下之心在以明慎服罪人之心我成祖文皇帝说理不可生然后刑之则彼虽死无所恨矣刑至于罪人无恨天下岂有不服成祖又说理刑必务明慎譬如农人之耘为去稂莠也若心不存则视有所不见而并良苗去之矣夫稂莠不去无以全苗凶人不去无以全善但只要明慎使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天下自服

帝曰畴若予工金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汶共工垂拜稽首起至往哉汝谐止

国家除器利用莫急于工这一节见帝舜为官择人即工官不肯轻授若是顺工即是百工之工垂是臣名共工是供这工的事爰斯伯与是三个臣名谐是和帝舜问于廷臣说谁能依顺那物理整治我百工之事者我将任用之羣臣同辞对说有臣名垂者其人有巧思可当此任帝舜说尔所举诚然乃咨以命重说汝其供予之工为予若之垂乃下拜稽首让于爰斯及伯与说这三个人皆有才能堪以若工帝舜说尔言诚然也然共工之任非汝不可汝其往任此職以谐和百工而若之夫工于九官似为稍轻而帝舜咨访责成不肯轻授盖工虽繁琐关系亦自不轻且如今天下兵兴几年矣一切战守之具如甲冑器械向来未备其备者既朽薄不堪即良将劲卒何恃不恐方今命工透底制造不妨以唐虞之专任便得如爰如斯如伯与者为分任责令心力尽殫于工不以他营财具尽用于器不以他费日省月试无得事急不急事缓辄缓臣前望 皇上修明 祖宗法度正谓下精职掌上课成功法度当严于此时也臣愚触时感事可任惓惓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金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这一节见帝王不忍一物失所必咨访顺治之人上是山林下是川泽草木鸟兽都在其中益是臣名虞是掌山泽的官朱虎熊罴是四个臣名帝舜又咨访廷臣说上而山林下而川泽中间有草木有鸟兽倘非得人以调理之即草木鸟兽不得其所便遗害于百姓汝羣臣谁能为我顺而治之取之以时用以节使山泽中草木鸟兽各遂其生者我将用之羣臣同辞对说有臣名益者其人可当此任帝舜说尔等所举诚然咨汝益汝其作我虞官掌予山泽以若予草木鸟兽伯益闻命下拜稽首推让于朱虎熊罴说此四臣皆可作虞帝舜说尔言诚然但朕志协于金谋汝其往任此职谐和其事可也臣观古帝王多仁民爱物后世或因物害民昔宋哲宗朝崇政殿说书程颐当讲书罢见哲宗凭檻而折柳枝颐奏说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这便是要若草木的意思又有资政殿学士韩维读宋三朝宝训至真宗不杀羔羊奏说推其心以及天下则仁不可胜用这便是要若鸟兽的意思然总是要人主涵养仁心推及天下其后徽宗朝为花石纲敛天下奇花异木珍禽恠兽以蛊或其心遂至耗散穷人敛天下之怨盖小人欲盗君权必先巾君欲使其心流连玩好更不念民物安危且使无清明暇日然后已得以纵恶无忌臣愿皇上清心寡欲预养仁心便可尽人尽物致治唐虞伏惟 皇上留神省览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金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这一节见帝王重典礼之臣咨访既真更加勉励三礼是天地人之礼秩宗是主叙次百神之官夙是早寅是敬直是心无私曲清是洁净夔龙是二臣名帝舜说咨问汝四岳汝知廷臣中有能为我掌管天地人三大礼者我将任为秩宗四岳同辞对说廷臣中可以任典礼者唯伯夷哉帝舜说信惟伯夷可当此任也咨汝伯汝当作我秩宗之官以

奉祀天神地祇人鬼必须每目之间早晚惟加寅敬勿怠勿忽使方寸之间尝存正直惟有一清虚心地绝无物欲污染这等方面可以决于神明而主三礼之事伯夷闻命下拜稽首让于夔与龙说此二人皆可典礼帝舜以二臣虽贤不及伯夷说汝言诚然但典礼重任非汝不可汝其往任此官以致其钦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朕终以望汝矣臣按清之一字始发自唐虞盖销磨天下精明之气惟是不清人主欲天下之清只足令天下小心翼翼各钦厥职无论其精者只士大夫肯以苞苴及门为耻则人心自清由是朝廷自清世道自清然人主不严于激浊则人心翫翫则不敬不敬则交相为胤而不清乃若 皇上一心为天地神人之主惟是不迹声色不妄喜怒不耽玩好不徇爱憎心尝湛然虚明便自澄清我 太祖高皇帝作观心亭说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又说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如国家命人任守今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太焉这说敬字最为明切伏惟 皇上留神体察

孙男之涝编次

卷之十四终

●高阳集文卷之十五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吴桥范景文质公较

册文

诏

制词 【 上】

◆册文

拟孝靖皇太后谥册文

○拟孝靖皇太后谥册文

孝子皇帝 【 御名】 稽首百拜上言臣闻孝隆于所生经谊根诸天地礼返其自始典章具在帝王矧劬劳发震索之祥且温惠着明章之化直揭神功于美报永昭大德于隆名恭惟 皇妣温肃靖静纯懿皇贵妃瑞启玄云芬宜紫掖配天为大黄輿奠厚于干元佐日着明清质依光于灵曜敬顺弼中安之教婉愉承长乐之欢体让魄于函三高而能下含坤章于用六晦以成文心渊恊睿虞华六壺仰无仪之范德庆积源尧母万年开有道之长祇佩慈谟丕承洪绪顾宝符方启忍忘梦日之怀乃玉缀常韬徒结终天之痛雝雝肃肃委蛇想象于山河本本源源□□莫酬于水水是循旧典载举彝章□众□□□□称命□□册宝□尊谥曰 □□□□□让贞慈参天□圣皇太后省璇宫之□□□□有耀于三泉揽宸汉之瑶华庙祐弥光□□□伏惟慈鉴昭享鸿称愿笃庆于邦家培豊□□永固遂施及于孙予衍椒实以维蕃谨言

◆诏

拟神宗皇帝遗诏

拟光宗皇帝登极诏

○拟神宗皇帝遗诏

朕以冲龄纒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年享国久长比于 皇祖乃兹弗起夫复何憾但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王?厓期无负 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摄有年朝讲既疏政几遂废才贤尚郁于中林间左半残于征调念予初政殊切痛心方图改辙嘉与维新而遘疾弥留徒增愧恨盖愆补过允赖后人 皇太子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亲贤纳谏以永洪图 皇长孙宜及时册立进学瑞王惠王桂王各择善地令蚤就落大小臣工务协心辅理保又王家是皆朕惓惓之至意也巳点阁臣沈灌史继偕即入阁办事诸臣才望堪用者再简数员以资赞襄卿贰科道等官尽行铨补建言废弃及矿税诬误诸臣存者即酌量起用歿者恤录一切榷税及识造烧造等项劳民之民悉皆停止各衙门见监人犯俱送法司查审应释放者释放边臣告匱需帑甚急宜酌发以济军储其阵亡将吏并宜恤录丧礼遵旧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母禁民间音乐嫁娶宗室亲王屏藩为重勿得辄离本国各处总督镇巡三司官地方攸系不许擅去职守闻丧之日止于本处哭临三日进香差官代行卫所府州县并土官并免进香诏告天下咸使闻知

○拟光宗皇帝登极诏

惟我 祖宗圣圣相承鸿口大训启佑无疆暨我 皇考大行皇帝十龄负众四纪开人以驰王骤帝之谟建纬地经天之业方图久道遽尔弥留特厘凭几之言属以禘器之重念予永慕本不忍闻而文武羣臣下及耆老军民合词劝进至于再三辞拒弗获乃遵遗诏以日月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泰昌元年顾兹莹莹之念敢忘栗栗之怀然而大命在躬大猷在训是用仰 祖宗垂鞠之谟体 皇考继述之望永惟求旧嘉与维新所有合行事宜条列于后

一自年月日昧爽以前官吏军民人等有犯除十恶至死与强盗人命事干边方夷情及侵盗官钱粮并贪酷枉法逆党左道煽惑人民为从营干钻刺指称诬骗潜住京师窥探为奸者俱不赦外其余巳未发觉巳未结正罪无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国朝大统历遵行既久岁差未核以致交食不应及今不定将分至益讹甲乙益混该部察举精于历法无论在朝在野的有见闻督同该监详定勿泥旧法无持新见以称市廷钦若至意

一巳点阁臣沈■〈彳 霍〉史继偕遵奉遗诏即協同元辅入阁办事仍再推数员以资赞襄六部等衙门四品以上官及各总督提督巡抚官该部即日会推取自上裁京官五品以下及在外两司方面官有缺即补务在得人其散馆庶吉士及累次考选等官着各照原拟授职办事以后行取遵照成法不必零星差用

一建言及矿税废弃诸臣遵奉遗诏酌量起用该部作速查开職名议拟具奏其因

事诖误人员奉依钦遣该衙门确□□复

一近来有司急于京边考成遂□□粮或有将王粮抵京边以凑考满者致各处王府应得禄米缺少各该巡抚都御史督率所属上紧查催完纳如有缓比借抵者参来重治其郡王将军府子女有应请名请封选婚者本府即与保勘奏请承奉长史等官不许刁蹬其有年已长成未曾婚配贫难无力者所在官司查照行止无碍量为助给

一宗室日繁禄粮难继且千百同城佚居无事念多或易煽佚或易淫近闻庶宗中有入民学登乡举者其它隐匿姓名槩从生理亦复有之今后无名庶宗令其显从四民常业其有名封者情愿科举入仕可从王亲事例比照民间黜陟着该部从长计议来闻

一宗室犯罪发高墙者除叛逆及内乱强盗人命不宥外其情罪可矜疑及身故而遗下妻妾无依者抚按衙门查明原犯情由开具奏请

一国家典礼确有成规该部遇有合行大典查照大明会典酌从万历初年事宜其额外加增钱粮酌量停省内府监局毋得仍前指称横索以致典礼稽迟财用匱乏该部务守礼执奏酌量时宜不许漫徇人情阿奉准行违者科道官参奏

一内库供应金银粟帛茶蜡颜料等项年来逋负甚多至起解侵克入京营揽该管官务尽法绳束不许脱欠侵克及无籍棍徒代为揽纳入库各监局公平收入不许索求铺垫致累小民科道官仍查管收除在倘有赢余便可酌量折征解部以济边储如有假缺少为名行文加派及该部阿奉准行者科道官参处其金花银两百万为额初年边境缓急取给其中近年每岁溢旧额二十万或借京边充之反令边储无计该部共该监局其酌议蠲除

一光禄寺民运粳糯米豆及各省直官解果品厨料等项既苦侵欺又苦需索故岁办为艰向闻官解之苦有倾费荡产数十年不能完报而内监传取无时多溢额外至于庖厨诸役夤缘影占半属空名糜饷尤甚今后该寺同巡视衙门酌量减损渐寻成额其冒名滥役槩从裁革该监不许执见行事例阻争巡视官亦不许阿顺塞责

一仓场积聚葛粟数常百万该部务择廉智官员精核夙蠹严防奸细即官攒甲斗时加毖饬至坝上马房草场地多至五万顷有奇近来该部征收既多积逋而修理所需及荒杂之半更有积弊嘉靖中曾一清理尚未尽见实效今后监督科道官可设法着实清理其非修理而捏作修理非荒占而捏作荒占者作何下落作何责成逐一明白酌议给军为屯以省粮刍仍备查马匹牛羊实在数目照数会计不许借民间畜牧以号充点闸不许横索商人常例军勇月钱及卖闲歇役冒其月粮监督官着实举行毋沿积习毋为掣肘其有执不受理者参治

一东事未宁边储匱乏遵奉遗诏发内帑一百万该部差的当官员陆续解赴辽东接济军需朝廷轸念边人不恡封桩尔等仰体先皇帝挾伐德意尚其鼓率三军刻期灭贼勿忽勿忽

一矿税繁兴商民交困朝廷轸念困穷尽拟罢遣但兵兴以来方尽行一切权宜之

法而见行税务可助边储各该抚按官同该监查筭数目先将征收在官者解赴东镇其余陆续征解接济军前统待事宁之日尽数蠲除其各差内官姑准料理事竣回京

一国家大计最重边疆 先皇帝圣神文武威振四夷年来用人用财百凡慎重独憫焉东顾不恡锡予一镇文武大吏以及参佐偏裨不下数十员至以三百万饷十万之师而一举覆败好生有负委托诏书到日各该官员务要通力合谋尽忠报国勿以乏饷而致援孤勿以足兵而致财匱其自偏裨下至行伍有长材大器胆智过人者许经畧镇巡官实时荐拔不次擢用尔文武羣臣抱有远猷可裨边计许具疏来闻

一科道官職当言路凡朝廷政事得失军民利病许直言无隐文武官员贪暴奸邪者许指陈实迹纠劾但不许借口风闻挟私妄言其题奏俱要明白简直不许以鄙褻渎听被言之人静听处分不许反唇相讥致伤国体其非系言官而事关重大有言官所不言者许各官直陈如事或猥琐不系职分即事虽重大所司既言乃不务本等職业拾唾求名即官无瑕玷言无差谬亦着堂上官记过其自揣败坏妄言遮飭者从重处治

一疆场多事边材更急当无事时人乐速化自以材雄而推轂者更众迩来地重时艰逡巡莫往故未任先许超迁纔拟便恐辞脱当事乏材莫此为甚该部务博审详求另立边材一科及明于海道屯田可使绝域者以待天下英伟雄杰之士即略未尽闲胆智可充地未尽谙才力可任无论在朝在野俱可照资储用待其见闻既熟猷谋既嫺便可随地推用但朝廷设一法便有一等借途者进用尔部须精心行之不许徇情掣肘为游客便径

一在外有司贪酷恣肆患苦小民两司官莫敢谁何皆由巡按御史寄耳目于有司一入荐牍居然台省即御史倚作它日门墙都察院又以考核为虚文以致体统凌夷每有劾奏但取举贡冗散充数其凭借势口及甲科虽羊狠狼贪不复顾问今后巡按御史务旌别臧否慎寄耳目使两司核州县勿使州县持两司都察院务要秉公持正严行考核但取实益小民无得徒采虚声如顾惜体面互相扶同该科实时糾劾该科扶同事发一体重究

一朝廷设官莅事岂任耽延近来两司官假差回籍积资待转其经管事体多以代掇沉阁至使小民奔走千百里外听它道处分抚按官每称急缺司道若不可一日缺人至在籍延挨却顾惜体面不一参治今后两司官务着实任事其差计程远近为期违限者抚按官参来重治

一抚按劾到官员前列赃私百千后借年资材略止拟降调此辈溪壑既饜即褫職亦自快心况复临民更何顾忌方今小民贫困已甚岂堪此辈今后劾有赃私吏部务行提问追赃以济边饷不许槩拟为民间住

一安民全在有司其患苦百姓全在贪吏国家惩贪甚严而法久玩生其在外有司克剥小民以市结纳在内官员以苞苴多寡为毁誉故一登荐牍公行贿谢自今抚按官务要正已率属不时察其贪黷者劾奏提问其五城御史兵马不时缉访外官馈送打点

京官接受因而夤缘为奸者参奏重治

一所在有司平时既不能拊循百姓以致饥寒迫为盗贼至劫掠公行却乃怯于捕捉或嗔失主呈报反加罪责或故坐失主亲识令其自求解免即一令缉捕更以富民为奇货今后巡抚守巡兵备及有司卫所掌印巡捕官务要操演人马团练保甲缉访奸盗杜于将萌如再容贪激变庇恶殃民巡按御史严行参论以凭重治

一修理沿边城垣隘口每三年报阅升赏有差及一有小警檠称无备平时所报

修理总属空文即届旬该科记着通不举奏今后边防八事着各该督抚道将着实举行巡按巡关各御史察其仍前忌违者劾奏其后有失疏并追究经管官员其曾经报完升赏者追夺重治该科及各御史勿得扶同不举

一京师积猾借债贿办诸料冒领官钱以充私费及至负累千万徒以亡赖听比至殷实小民金充商人所领价值不供塾费既贷办料又贷缓比其预支估值多从关请或至稽留数岁今后该部务绝请谒无令积猾干没为奸利事发务追究该司审派不严罪又须体念疲民见料给价旋发旋收巡视科道审派商人务择殷实不许徇情滥免以良弱为吏书奇货仍前怠违一体究治

一频年征调物力为竭一切权宜加派俱非常法姑仍旧以济时艰至见行屯田盐钱诸法务期考成着实举行方今千头百孔总累小民闻惯连地方多系强有力者脱欠即今加派仍以小民为强力代逋法严考成逋者何与诏书到日抚按官责令久逋地方有司的举地方强力欠数姓名拿来治罪其田入官如尽数完纳不必追究又闻地方有完及七八分而长吏以未及免参之额乃更侵牟其中止以五六分上报故逋者既逋完者亦名为逋其敲体推筋止供结纳之具今后抚按官不时调其完欠册籍比照总散如有前项捏报情弊以侵欺治罪

一在外地方官不务绥辑百姓往往阿承势要亦有武健自雄者假借搏击以立风裁致令黠民鼓煽顽愚千百成羣毁人庐舍抢人财物使衣冠忍气衔冤抚按官却又党护遮籛不行明白具奏百寺科道官亦无一人糾劾法纪凌夷莫此为甚今后地方再有此等情形抚按官实时体察明白事起平民便拿为首重究如裊始有司须要根究源由勿以偏执致伤法纪以纵乱民如抚按官仍前遮护科道官扶同不举一体治罪

一各府掌印官师帅一方全在清正严明无得温受词讼批付下司及滥受问遗以致曲徇体面府佐受寄上官耳目无得倚法作威傲上凌下各该州县官亦不得阿奉残民及称加派明暗添搭致灾困抑不上闻德泽壅不下究抚按官不时察访以闻

一国用虽拙小民更困四十七年各处奏报水旱灾伤曾经抚按具奏勘实者该纳钱粮备开户部量与停征若勘报扶同 免者治以重罪

一近来征调既烦驿递骚扰特甚至诈假勘合公行无忌虽屡经严禁假冒如故所在驿传衙门顾惜体面兼畏口舌明知诈冒檠为挂号州县掌印官有风力者纔能盘诘冗散不敢一问畏人以致驿递疲敝小民困穷今后部科务要严守成规互相觉察毋得

狗情滥给在外衙门务要的察真伪立拿诈冒有司亦不许借驿通以逢迎势要着抚按官不时访察以闻

一南北直隶等处地方援军经过及虽无军兵经过但奉有明文取办供应军需等项所司动支官钱应付者各该抚按官查勘明白准作正支销不许复行征补重困小民仍须着落道府预先商议作何处办用何钱粮计议停妥檄行州县酌量遵行无令州县率意为民患苦其所需物料不许逼勒小民捏作义输及克落官钱捏作官买其借取民间供用着各该有司公平差遣勿令积猾乘机取利偏苦穷民

一军兴以来加派为烦更兼各该有司明加火耗暗抽羨余即征倭加派尚有未除者抚按官不时体访严行参劾朝廷念时事多艰未得顿复旧额着各该有司明输百姓以事已即除仍算计屡年加过数日以事已之日为始倍为蠲除额租以苏重困各该有司尚仰体朝廷不忍劳民之意加意拊循如仍前指称加派科害穷民抚按官拿来重治

一积谷备赈有司视为虚文一遇灾伤遂至束手无策即明旨申饬反指以科罚实橐上官稽察严密或仓皇措处腾报要功虽腐烂在仓不肯设法出易及借口易新却又扣除役值以饱老饕今后抚按官严行查盘如有侵赎入已捏报欺公拿解来京重处抚按官通同不举一体治罪

一在京在外监追还官入官给主赃物除原系官钱粮监守侵盗者俱照旧监追外其入官赃百两以上给主赃五十两以上若监追二年之上正身已故家属代追各勘无家产堪以变卖者开具所犯情罪奏请定夺若入官给主之赃不及前数监追半年之外正犯身故勘无家产悉与宥免若系埋葬银两正身见在仍依律追给以恤死者

一内外各衙门见监死罪重囚有情可矜疑曾经奏请及人命辜限外身死照例仍拟死罪及行再问者覆审是实俱免死发边卫永远充军其强盗追无赃仗年久不得结正及人命无尸简验并原无的证累诉冤枉者具实奏请定夺

一凡致仕闲住为民充军官员不系考察及犯私罪者不拘自陈被论吏部逐一查开奏请充军者放回原籍为民为民者与冠带闲住闲住者与致仕中间如有才望过人年力尚壮曾经荐举者许一体遇缺推用

一河防水利小民衣食之源关系最重该管官务要躬亲巡历严督所属修筑提堰疏浚河渠其两地执争壅决处所即为酌量利害轻重务使两便勿令豪强偏执害人如有盗决河防不容筑浚以坑陷钱粮者举告究治其田亩有因大水占涝虚赔税粮许具告勘实照例除豁其有泥沙壅积荒闲田地开垦成熟许自首起科不许隐占违者罪之一

一节年行勘文武臧官率多顾忌耽延以致湮弃贤良隐脱罪案诏书到日各该抚按官立限催勘明白奏报罪者付法枉者昭雪如仍拘忌怠违参来处治

一无为大乘等教煽惑人心每有大猾乘岁时荒歉因而生事所在有司待其既成羣党遂难解散今后务要申明六谕细缉传头勿株连愚民而令大猾漏网亦勿听信胥隶妄指平民以激事变

一边陲未靖各处时以盗闻所在军卫有司须量力以时修筑城池楼台关隘仓廩用备不虞其余内外衙门一应不急之务急皆停止各该地方官体念军民困穷非奉明旨不许擅役一夫擅科一钱违者治以重罪

一祠庙兴建不系祀典神祇已成者姑不问其未成者不许妄有陈乞一切焚燎斋醮俱应罢遣僧道乘坚策肥衣鲜食肉许即拿究所在有司亦不得因而生事扰人

一辽东地方军民人等或因抢掳或因罪逃遂为 用间有欲还本土仍狎■〈彳回〉顾虑者兵部便行该镇文武官员务要用谍示信多方招徕如率众来归厚加抚赏或歼厥渠魁务从见行赏格录用各边一体施行

一在京在外巡捕各官严拿奸细强盗妖言等项但不许贪功图利妄拿诬陷及赃证未的遂入重罪违者科道官参究其五城兵马止许受理各城词讼即法司受理外府州县词讼必详审其曾经在外衙门自下而上一一问理或抱有冤抑者方准受理如非系问过而原告在城被告在百里外者不得槩行提拘

一故辅张居正旧以专恣蒙谴近闻其初年曾着勤劳该部酌量复其一官其子存者准令冠带闲住宗臣充鱼?牙复其原爵放归本府戚臣王昺准复原爵着地方官即日起送入京

一近年病故大臣果否应得恤典该部酌议上闻其类题给谥查照三品以上应得谥者酌量行谊美恶为谥不必乞请其有生无善迹歿久人鲜稽查其子孙显贵妄自铺张乞请者不论果否立案不行如公论分明久而益定确有可据者酌量予之其奇节异行不在此限

一今后在京在外文武衙门大小官员俱妄实心营職協恭体国无得树棘插篱沽名钓诡致伤雅道以负国恩其它安攘大略开载未尽者仍许诸人直言无隐

于戏祖功宗德开万年有道之基子翼孙谋衍列圣无疆之策深惟凉薄允赖忠贤尚厪入告之谏猷共赞灵承之兢业播告中外咸使闻知

◆制词 【上】

原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少保谥文端王家屏

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方从哲

户部尚书李汝华

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孙慎行

都察院左都御史张问达

兵部右侍郎张经世

原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余懋学

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董汉儒

原任经略辽东赞理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熊廷弼

整伤蓟州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瑾

总理督粮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象恒
巡抚宣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经世
巡抚江西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房壮丽
通政使司通政使王舜鼎
通政使司右参议吕邦耀
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府事钱象坤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掌坊事吴宗达
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周炳谟
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黄立极
翰林院编修钱谦益
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范济世
太仆寺卿丁懋逊
太仆寺少卿何士晋
太仆寺少卿冯嘉会
太仆寺少卿商周祚
太仆寺少卿王象恒
顺天府府丞毕懋康
光禄寺少卿白瑜
吏科都给事中范济世
吏科右给事中韦蕃
礼科给事中余懋孳
兵科都给事中杨涟
兵科给事中郭巩
刑科都给事中魏应嘉
工科署给事右给事中惠世杨
○原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少保谥文端王家屏

制曰朕祇承大业光抚洪图仰遵 列祖之贻谟式叙五朝之元硕盖上天不貶忠以阿世乃英明或藉法以行权故迹若暌而深信其心身虽远而终行其议对凌风之劲草念夹日之诚臣可靳新恩以旌???勩咨尔原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少保谥文端王家屏沉凝疆毅冲粹坦夷阅历廿年久禁严之近职周旋二纪更待从之要官进陪帷幄之司载任股肱之重当 先皇帝升储未定适 先皇祖猜意方深将顺者术疏而众攻其短糾绳者力尽而式遄其行盖上天以终当相信之心持坚不可开之势兼以时有可乘之惑掩必无终晦之明乃因势以启其心希缘明以破其惑喜引之爵名而不顾怒加之放逐而不移经纶竭补袞之才肝胆倾回天之力岂独群情倚以为重遂开仁爱之

心抑且九重据以为辞藉塞谗讥之口倡天下以必不可回之正志见朝廷有谊不恋位之大臣故旁谋逆折于公忠王意顿穷于弃置此天生名世以维有道之长而谊笃忠贞遂衍无疆之历兹以覃恩加赠尔太保锡之诰命于戏庭谟惟直国本有经假调停联四海之心术穷而众将益涣借阿谀通九重之意道轻而身竟不光唯是执宪典以陈谟乃能佐峦衡而馭世人知直言不讳其气伸不知婉画开陈其心苦人知正色有辞其力大不知当机立断其识沉盖燮调勋茂本格心翼羽功成于佐圣老成既谢典刑尚可风人忠悃不磨耒采犹能裨治赞书无朕旧德惟馨

○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方从哲

制曰朕祇承先绪光绍丕基遵训扬功仰宪祖宗之旧德铨时揆策式资弼亮之元臣惟勋庸懋着于三朝乃位望特高于一代睠尔保?衣崇之赐昭予眷倚之怀咨尔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方从哲直亮小心忠清雅量辨精白于浑金璞玉而主以严恭销声闻于大吕黄钟而恬以静密蚤登侍从荐陟高华铜龙试黼黻弘猷璧水裕燮调远略载养澹宁于都辇凤标风望于宰衡荷 神祖特达之知八年而功勤纳牖膺 先皇倚托之重浹月而政下如流上独操之不分既永肩而默成为苦下交责之未解或入告而补缀为劳佐恭默于揽政之朝定仓皇于弥留之际揀时所易格事定而已不必居竟力所可为道潜而世或未觉念今之师师济济贤豪雅相和于同流想向之断断休休彦圣原无妨于若已肆朕纂临之始更嘉翼戴之勤罄抒尽瘁深衷日谨谟明体要盖国家多难正危疑震撼之秋元硕効忠在利害成亏之外兹以覃恩授尔阶勋光禄大夫柱国锡之诰命于戏进退立身大义岂敢后于洁身安危在国重臣乃更先于体国古人一诺辄倾□□肝肠顾命两承而惜翼为明听业许身亲于尧舜其宁自逊于皋夔事君致身当念叶成众口用汝作砺何嫌攻玉它山尚其正色立朝百官寅恭之训同心辅政万民康定之休钦哉

○户部尚书李汝华

制曰朕以冲人光膺大策特严民部深计天储念先人殫力以居倾朝不可而今乃蒙功及后世据图以用举国咸欢而终或不继故遗恩难恃而旧法当修睠予喉舌之司竭尔股肱之力尔户部尚书李汝华清严而拆计精详沉敏而矢心匡定蚤标规格不避强宗两都荐历清卿四履光开雄甸迨酌元斗构遂正位台司十年独苦于节宣百计力支于干济直参便利而婉弭伤心虚集众思而公调多口 先皇祖封椿似愆而尔力散小储 先皇考发帑如流而尔先核实用盖老成致主计一身为纤而计国家大远略匡时安一隅为少而安社稷多旷典总三朝之阅历弘猷合四纪之经营兹以覃恩授尔阶资德大夫锡之诰命于戏为天下守财敢爱琼盈之积贮念民间若扫忍忘稼穡之艰难顾户鲜均输廩无常满九伐当三空之日一朝合五礼之全增赋而览乞賑之章请蠲而下搜括之令肆予践祚念尔持筹緬维顾命之元臣曾属弼予于尧舜詎蔑生财之大道而轻筭訾于舟车勿入丰而详核逃亡勿出嗇而偏稽虚冒朕惟求旧尔尚图新钦哉

○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孙慎行

制曰朕祗绍宗闋希光制作唯南宫之地峻繁东观之躋亲睽我诚臣裨予新治曳履上星辰之色方密切于维毗持荷调喉舌之司特先加于宠命咨尔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孙慎行清修直节邃学沉衷以精明果毅之襟期抒正大刚中之风采久腾英茂荐历高华名蜚侍从之班道重寅清之贰而尔恪奉 祖宗之成法力绝臣子之私交当先皇养晦之年正藩国就封之际心存夹日矢九折以不辞力欲回天抱孤忠而直上大道既通乎宫府恬踪遂贲于丘园特念旧劳召还今秩峻业弥扬于朝宁夙谟方企于冲人兹以覃恩授尔阶资政大夫锡之诰命于戏身系朝端之重望心怀天下之先忧非坚定不足成功唯公清乃能持世自昔纷纭之日迄今底定之朝尚赖耆贤兼兹委寄人惟求旧冀神人上下以咸和动必有常庶风俗人心之丕正钦哉勿替光我训辞

○都察院左都御史张问达

制曰朕闻结绶弹冠万寓适维新之会振衣挈领九重严独坐之权提英鉴以奉国维开大紘而扬天纪儆浮游未尽曷增日月之光惟纲目坚持始快风霜之任特登功于芝简载锡命于兰台尔都察院左都御史张问达端凝沉毅博大精详廉平誉起于花封蹇谤声扬于梧掖遂以容喜礼乐出披楚甸甲兵迨入主于邦刑载借筹于国用羣情以四纪之经营而熟不藉调停大典以三朝之阅历而精宁惟晓鬯适简怜于 先帝乃调护于朕躬亲承玉几之慈谟茂着铁冠之风采昌言国是百官披忠直之猷正色朝端三窟屏权豪之气当廷争之未决持中正以涣小羣即众议之或嚣足虚公而佐人治尔既思忠于 先帝予方求助于旧人兹以 先皇肯覃恩授尔阶资政大夫再以朕覃恩晋尔勋阶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锡之诰命 夫法久敝生吏弛人翫任之则昶委久而优容多严之则鸷击烦而摧折众人各分涂于同异尔惟遵道于荡平勿以独断之机槩从集议勿以大公之法偏任同心力振其夙迷则沉阴之闻霆而破徐而俟其自化如灑雪之见日而消儆 祖宗之法度克修即朝廷之德泽偏布虽小臣之藩篱未剖而耆硕之衡鉴常虚念予访落初心罄尔匡时大略欲哉

○兵部右侍郎张经世

制曰朕闻朝廷维社稷之安远计特储于借箸元硕托国家之重壮猷先倚于当机盖韬铃不可以意营而军旅宁能以尝试惟豪杰抱兼资之具不难出入均劳抑疆场有历阅之身适可安危独注尔兵部右侍郎张经世干度凝山襟期峙玉用坚贞于谙练抒精敏于沉雄适晋佐于枢廷俾端司于庙筭念四方之多故或九法之乏人轻詵者猝嗟为威冗豫者依违有态予惟经政尔以除戎盖紫马行春辄负秉麾之望碧幢映日更娴司武之猷且媿易之威名纲纲上郡即谷云之方略锁钥北门是惟端凝博大之材兼历钱谷兵刑之任故望昭轻缓于华戎式展元英之风度筹运谟谋于帷幄丕扬神武之天声兹以覃恩授尔阶勋通议大夫资治尹锡之诰命于戏昔当清晏即端委可以折冲今值艰难岂笑谈可以镇物又况持膏梁已疾者蕴毒益深假尸祝代庖者两官俱旷是惟

远辑摧陷廓清之略近资发纵指示之奇兵缘将勇而精重念徙戎之论饬以士强而减
应先安内之谋盖历久则人尽其材任专则宦得其体闻旅纷而自若惟企尔以专功当
大事而独先尚副予以制胜钦哉

○原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余懋学

制曰朕方严名实以破诡随旌说直而激浮竞乃权谋假重于综核或伪辨借名于
流品睠焉之耆硕蔚尔公忠尚崇简德之深思式报匡时雅略尔原任南京户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余懋学劲节孤标赤城玄度一参郡宪荐贰留曹有猷入告一人
据古不阿当世緬予初政念尔昌言政虞猛而为残气患矫而成激虑先曲突砥狂熏轸
之先谊慎和衷拔帜凌器之会盖识能见远学不近名故置身夷险之中脱念成亏之外
方其报最适切投簪载更介弟之风猷重念老成之绩序兹用赠尔阶通议大夫锡之诰
命于戏束发登朝宁有可私之耳目比肩共主谁居不剖之藩篱唯材诚不用于朝廷乃
胆智遂绌于身世想风规之落穆尚有典刑抚政局之纷纭永言穆颂懋嘉旧烈祗服新
纶尔惟欲哉

制曰朕闻学如居积道若张弓用以久蓄而饶后以前绌而大有媿世业载荷国章
尔原任四川重庆府合州知州赠奉直大夫余世儒乃原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佥都御史懋学之父学不愧于科名行期追乎往诰故澡身浴德砥节首公入当为已
之儒出称字人之吏即喜形义檄尚余抱璞之怀迫业授韦经茂启趋庭之训德业相成
于奕世忠贞尽萃于一门不有崇褒曷酬善庆是用赠尔为通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诞膺如綉之华永锡无穷之闻

制曰国重公忠之上佐载肃朝常家需办济之淑英式操阃范惟识超帷薄故道启
莘繁尔原任四川重庆府合州知州余世儒妻赠孺人再赠宜人孙氏乃原任南京户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懋学之母办族函贞德门作配当其孝严虔阁敬给传餐
使其君子内奉中庭外交当世入无违养出有良朋至若佐燕翼之谋能劳爱子当负刍
之交大谊存翁则闺芳遂比须糜家学顿成圣善矣是用加赠尔为淑人丝纶貽女史之
芳松檟显慈庭之懿

制曰盖闻朝昌众正族大多贤故坝箴迭奏于虞庭杞梓交加于爨背怙恃维均式
谷生成不间劬劳尔原任四川重庆府合州知州余世儒继室封孺人赠宜人胡氏乃原
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懋学之继母礼科给事中懋孳之母识函德
慧性秉淑贞上承道德之名贤下抚忠贞之良佐迨于喆胤为我尽臣直躬竞爽于难兄
雅志竟成于是父睠凌霄之一羽再览凤毛握合浦之双珠齐辉月晕夏理夕郎奏记式
嘉民部成劳是用赠尔为淑人荣名益大仰酬静树之思潜德弥芳用佩芝函之宠

○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董汉儒

制曰朕惟纂篆承图予宁万寓投戈息马佐重元臣矧地控雄边望隆阃钺夹两庭
而甲左右之中权拊万落而壮 陵京之大势自匪材兼文武曷能任总纲维尔总督宣

大山西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董汉儒气格沉雄风规峻朗才能肩重而出以真诚识可当机而持以缜密起家淑问荐历高华阅襟喉锁钥之名区任钱谷兵刑之远计凡?提衡之重金云经纬之长以故才由展错而弥深识藉擘裁而益鬯即在悬车之日更精借箸之筹既若予工乃固吾圉锡龙旗而赐履佩口钺以登坛伏久着之雄名风行草木运静综之虎略胆破旃裘兹以覃恩特从新銜授尔阶通议大夫锡之诰命于戏昔我 皇祖诞任老成当建议于谷云实调和于将相迄五十年之定业壮千百世之鸿图然而法久敝生兵骄将翫吏所忧在胥纒之盐恶行徼之奸兰起视吾蛇而已卧地所急仕汉法之将穷戎索之几顿倘一嘶口马其何支是唯干荡佚简易之中先制节精详之虑净三陲于两幕联九塞为一家念予用旧图新方藉英雄之胆智以尔长材大略当为经久之谟猷钦哉

制曰盖闻约诰能廉富好行德乃若公清独矢于华温仁义饶闻于里巷坐策当世之故远贻燕翼之谋曾受爵于东落更升华于北钥尔累封通奉大夫湖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赠正议大夫资治尹工部右侍郎董万斛乃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命都御史汉儒之父衡泌姘修瑾瑜伟抱积而能散贵不忘冲尔其解衣衣寒推食食饿逸轨素孚月日嗣贤载振风徽若夫刑持丹笔之平樵减行舟之筭促装典鐏着论司漕罔不后儿女之私而唯先国家之计盖侠行木其天性雄风具在家谟蔚尔官成翳唯庭诰是用赠尔为过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弓治流辉于百世松楸昭庆于重褒

制曰国重元臣旷典与勋庸而并盛家荣令子慈恩偕毛里以为昭盖世既谢其徽音而道尚留其懿范可无口册以体遐心尔累赠淑人卢氏乃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董汉儒之前毋蚤以淑资归于介士必敬必戒持家忌拮据之劳不竞不絺鸣佩効赞襄之傲尔其载成士行式佐高风相庄于俯仰之间交剂于居储之会而桓修自御冀馐无远在握三珠竟陨夜光于月蚌凌霄一羽尚留瑞色于兰陔是用仍赠尔为淑人储嘉祉于采昆扬芳徽于奕世

制曰盖闻天锡宠于诚臣百膺多祉朝疏荣于上寿五锡鸿名展雄略而道益彰扶鸠筇而禄益大尔累封夫人以丙秋改封淑人张氏乃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董汉儒之母端庄纯一温厚慈和遵令范于图经迪义方于机杼清节不绿却饷忧心匪以导輿尔其鹤发翩翩鸾章烨烨历五朝于百寿合四世于一堂袍拥赤霜修玳筵而按夔鼓丹成绛雪绕兰茁而捧彤书方资龙首之英猷重下螭头之渥锡兹用仍封尔为太淑人高华彩结云霞徽省耀崇班之气色清切光依日月兰台分内秩之荣名

○原任经略辽东赞理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熊廷弼

制曰昔我 先皇祖念三韩中 六合皆兵妙遴独出之才弘济孤悬之镇众皆赞其特简上更倚为长城当大庆之方深矧肤功之可奏尔原任经略辽东赞理军务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熊廷弼雄识脱成亏之外骏材超利害之中尔其司法天
坼抗凌西宪当登车东下抱澄清天下之思及投荣归来更大系中朝之望会尔风烟之
未靖念云经纬之兼资念先皇祖抚髀外宁迨先皇考倚庐东顾而尔膺两朝之重寄
当百战之孤城既呕心以荷剑龙日携胆而驰云马先谋后战未遽烦大剏之师雷逐
电行业先握万全之算振军声于积弱慑沴气乎方张万里龙荒忍见尘之耸千年鹤表
仍增汉垒之雄即成谋尚隔于人言而大略终维于国是兹以覃恩授尔阶通议大夫锡
之诰命于戏天生豪杰之材宁惟身许世笃忠贞之佐蔚以国筹遽云一壑之特安尚念
三朝之异数白山木叶业保固于丈人蚤毒狼心更潜窥于谍者集乌合而起絜岂异人
运龙首而谋祇需后命佩我康侯之蕃锡企兹方叔之壮猷钦哉

○整饬蓟州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瑾

制曰朕光纂洪图绥宁方夏唯是大中丞激扬文武百吏以惠元元而京国依日月光
际上有大泽大征恒先被之至倘马东顾不翅雄要于东也念我诚臣宁需阅叙尔整
饬蓟州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瑾识量宏深操持清辨惠政
夙查筭蜚舄直声允着于伏蒲抨弹不避强宗议论独持大体既高文对乃贰奉常向安
丘壑之中众其钦为泰斗顷拔云霄之上人咸拟以星凤遂镇天圻予以节钺猷望雅孚
于四履关山尽在清宁威名先布于十连草木亦欣德化盖三韩未靖四辅为骚糾虔将
吏于威严绥靖兵民以镇静允称神皋之重寄将折戎塞之遐冲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
大夫锡之诰命于戏久安则政易弛多事则人易剧方今天下或类此乎蓟门为东塞声
援不独蒞陵京也古人未雨彻桑定其中流而忘衣袂桃林之议烦尔矣竟尔材操坚
尔心以肩我大任尚无忘于保介哉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予日望之

○总理督粮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象恒

制曰朕光纂洪图祇宁方夏深惟根本特简元僚无亦曰高皇帝有遗弓焉而轻
之也总风纪以保厘元元朕其有爱焉尔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地方都
察院右佥都御史王象恒材缘骏迅为沉凝识以端详为敏劭一蜚舄载插豸冠既久
历于兰台遂参丞于冏寺以神皇之简在越先帝之特抡肆以冲人倚于旧德乃予
旄钺往又陵京十连合财赋之区筹谟审慎四履馆纪纲之任宪律清严盖干耸孤霄
霜溜千寻瑶岫标凝峙玉露寒万壑清冰其振采于留台尚令悼黯业升华于横榻无以
易尧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于戏地重不可剧也民罢不可纷也东南民
力自昔念之矣尔向者不扼腕吴人之凌器乎无以胜之有以安之则筹边之方略按部
之风棱自在也伫尔新庸光予远计懋哉

制曰国家普如天之赋匪尽明庸也而特重劳臣又况世笃忠贞开予大烈者乎夫
人地之光华宁床笏门戟为诩诩也前以为堂后以为构矣朕且为御史大夫念之尔通
议大尺浙江按察使王之猷乃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佥
都御史象恒之父蚤以甲抡仰承世学而出扬淑问入佐寅清发奸调众庶之和陈令作

藩封之范载更藩臬益着谟谟每先事以为防盛当机而立断雷云渠雨安鱼沸于狂澜甲首丁男修鳞屯于宿饱盖地尽中原之雄要谋先经久之鸿图尔其既重天常特隆风节即天皇所遣怒亦以周旋而肯阿承直指虽帝子之遨游不难论谏而况曲制中涓尚存罔正之庭模载启中丞之节钺是用赠尔为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兰函隆锡从中秩以为华槐荫清光蔚南台其未艾

○巡抚宣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经世

制曰朕统承方寓绥靖边陲有赫东征特注诗书之佐侗焉北顾尚嘉文武之猷内拱 陵京外当肩背以千百世中兴之盛际驭五十年解辫之伏戎繁重任之难胜岂荣恩之可后尔巡抚宣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经世识超利害之中而操持独力气拔功名之外而涵养特沉当其明允成能度支有誉载典股肱之郡辄注边材屡参屏翰之司更闲将略廷议共推上策朝廷遂倚长城以上谷之节旄当北门之锁钥念 狄争相雄长为中原制胜之机然犬羊所在生心亦边徼跳梁之渐于是糾虔将吏安辑兵民齐戎律以振风棱揣 情而悉要领威知草木名怖啼儿率是黑熊快旌旗之变色整斯鹅鹳知金匕之非常盖韬铃略法乎威严轻缓维持以镇静当机省括即未雨厘桑土之谋先事致防岂中流乏衣衲之戒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于戏大臣出则戎 走于帐下入则甲兵具在胸中尔既贰洪枢遂参邦政即一隅尚屈羣力岂九法而遗众谋尚其大简车徒令士有陷坚之志益严帷幄俾人皆投袂之思勿以首像而耽外宁勿以鸱张而挫内锐即法严中制而筹筹特主于枢机虽情自内依而戎索独提于股掌犁庭空漠副予一人简在之心饮至策勋慰今天下清宁之望钦哉

○巡抚江西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房壮丽

制曰朕光承大历祗绥方隅所赖执宪大吏察举郡国守令诸臣遂以倡导上泽疏通人瘼自非仁而不纵如光威而不刻如峻谁夫弄印以?者尔巡抚江西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房壮丽识度宏深操持洁慎才能任重而人瓜纯明识可先机而持之缜密威惠夙扬于壮县公忠久着于法棱方持棘署之平遂执兰台之宪内封四履则江湖陵泽之雄奇外接十连则吴粤荆淮之保障绥辑维持以镇静糾虔略法乎威严藉六察之风威驱除苛吏抒五刑之平允衽席穷薈盖廉直劲正之操规模常远节义文章之地拊绥为勤正宜异数之颁况值庆条之布兹特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于戏尔所部则藩封之供亿为艰而角北湖山无得治丝而棼之也陶之役顷从减省得无有不解者乎久安则纲解多事则民烦懋之哉还祖宗以旧法即予天下以新恩宁独天柱宝极间有宁圉也企尔行矣

○通政使司通政使王舜鼎

制曰朕光膺大命嘉与维新广延不讳之书悉体登闻之愿所期宣上之泽下究求人之瘼上闻唯尔纳言祗承朕命尔通政使司通政使王舜鼎秉沉毅之资而宽明简惠有清严之守而忠亮笃诚起自爽鸠晋跻司马既扬历于雄藩遂旬宣于剧部入尹神皋

之重载清都辇之尘肆予践祚之初乃改陪京之命以心膺而司喉舌缘出纳而披琅玕遂使堂下之谋槩暴于乙览遐方之论不隔于九重师望允谐朕心则恠兹以覃恩授尔阶通议大夫锡之诰命于戏天下之志在通人主之心欲远以我先皇祖之恭默或鬱而未舒泊我先皇帝之弥留尚通而未久徬闾左有未伸之意愿则朝廷无偏布之仁恩况予方速昧之年且国值艰难之会智急先务朕当加意于转圜道本人情尔尚注心于掌匭祇承朕眷无替训辞钦哉

○通政使司右参议吕邦耀

制曰朕以冲人光纂历服方期包荒茹汇通百壅以悉万隐易不云乎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出入朕命惟尔纳言尔通政司参议吕邦耀清修劲节远识沉心擢对大廷抽毫中秘生长鞶毂之下既习朝尝出入禁闼之中载尝国政迨提衡河洛乃益鬯谋猷晋参喉舌之司伫广目聪之益而尔自矢丹心日皦人推青琐风棱一疏建元特展尊亲之大孝再谈讲幄独抒忧国之深心念老成雅意敷陈想明允克详出纳兹以覃恩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朝廷唯望逸斯严而以人之瘼上闻乃更亟也往闻要人所欲扼颇有壅而不得上者夫草野岂尽嘉谋而众思可集故壅乃否疏其壅乃泰通以为疏也尔尚省尔官笃尔初忱佐予新政朕乃庸

○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府事钱象坤

制曰国家设端任为弹肃微独弼谐储副也实将资忠亮翼帝学肆朕冲昧光纂洪图所赖丰芑旧遗以沃于朕志其念宿学乃更殷也可靳荣册尔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府事钱象坤沉心秀骨亮节宏材射策大廷抽书中秘尔其学厯匡济肯专目于文雄志切澹宁不受撻于世蠖念皇祖拔奇材于禁近洊跻中护以延芳迨先皇简峻品于东朝遂践储端而插羽泊予访落晋尔谈经身依日月朕延?于光华班缀蓬瀛首羣英而领袖盖词成盘诰代得麒麟业超文士之宿慕尚属儒臣之旧事惟尔倡予和声相应于一堂且析义陈辞道顿洽于积日乃关朕学式懋尔功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项阅羣臣交牋进予学也念冲人不学于元子之初而僦焉践祚其敢忘焉明新德业尔实始基之易不云乎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尔尚坚尔心弼予德以奏大业于天下朕不忘学也共敢忘佐予学懋哉以需远注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掌坊事吴宗达

制曰朕光纂洪图肇辟新政方将扬两朝之大烈建一代之远猷而寡昧未学僦焉思奋所赖皇祖贻以丰芑旧德迪我冲人其公忠该练之臣怀嘉谟而入告敢不以报尔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掌坊事吴宗达蚤登上第遂践清涂既历词垣乃跻中护济世美以特立裕辰猷而具臧属辞义比阳秋得士人当惊代青霄接武光腾文海之鲸鳌白日悬名械起蓬山之鸞鷟盖冰局清介自属管操文苑词章特为本业尔其抱坚明沉识凜四知以成能抒经济宏材兼三长而擅美则深心劲骨节明亮谟尚资启沃之忠式展弼谐之略兹以覃恩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尔以韶年当皇祖简授句胪之

晓阅三朝为新也尔家诸父不联跼金马耿耿抱大节乎国恩可副也家学可承也以尔气骨用尔材诚勉迪前人之麻其新当世之务懋之哉尚有远注

○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周炳谟

制曰朕以冲人纂乃历服期于光扬 烈祖之洪庥唯是丰芑旧贻朝夕纳诲朕所不憚夙宵希纵我 皇祖初猷亦唯是世学名德左右我朝夕遂俾予于治尔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周炳谟乃原任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赠礼部尚书谥文恪子义之子清修介节邃学宏材持正大于和中发精明于沉毅尔其史垣檀誉锁院抡材抽书靡间于丘坟得士顿兼于文武缉经擷史亦纂其玄侍幕入帷静综其大周践清涂于北研弥崇峻望于西清当 皇祖之末年曾嘉谟之入告启沃常先尧舜每怀当世之忧敷陈力法 祖宗不愧古人之学既裨朕志载练朝章盖世掌丝纶烨烨凤毛自色两参帆幄瞳瞳日脚尝清陈词允惬于延英展采弥扬于当宁兹以覃恩授尔阶奉直大夫勋協正庶尹锡之诰命 皇祖朝该亮博雅屹为中立者尔先臣杕以尔材操先绪竟于尔矣尔顷为朕说书不云孝以事君乎纂家学孝也裨国政忠也观忠于孝懋乃攸绩朕且大用尔钦哉

制曰朕祗绍先猷式图新政是稽 祖宗之法以旌社稷之臣更再世之隆昌想五朝之阅历尔原任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赠资政大夫礼部尚书谥文恪周子义乃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炳谟之父器识凝厚学蕴渊纯秘馆抽函蚤升华于词苑东朝列案遂植范于贤关声猷蔚重于两都地秩高联于六副盖 肃皇之末禩 历神庙之初基愤俗学狗华著作五经羽翼念朝章佚实勒成一代典谟孤标万壑清水雅操千寻玉海曾不与时为耦惟闻以耻立防当纲维劝戮于纤儿指堂颜而矢守即槐柳方齐于残客坐虚室以耽恬谨醇余万石之风诗礼衍一经之训谋谄谢凤池毛世美于今直迈史鱼风力载勤于古是用从尔子炳谟请以覃恩赠尔为资德大夫锡之诰命于戏洁激为名依阿诡遇名成而道仍晦遇合而品乃隳乃若绳趋尺步之为遵方凿枘员之不问宁竟世不登揆席而朝端仰泰斗星凰即终身未见大行而天下望钟鏞鼎吕故天之笃纯忠者远阅世弥光后之振家声者宏于前更大劲骨犹堪砺世忠规白可风人歆我训辞以光穀迪

○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黄立极

制曰朕以冲人光绍丕基所赖正人夹辅弼予于治亦唯是我 皇祖以累世丰芑植于禁林遗予为夹辅乃若端敏直亮抱天下大略者朕方器重之敢靳褒予尔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黄立极以华婉雍容之材具抒沈雄超迈之德资一鸣而两冠京皋载擢而升华天禄尔其探琅嬛之秘奥矢葵藿之深心提衡而士皆惊代麒麟荷橐而词尽度时舟筏盖愤七叶之书香未振则锤炉于大业者深念廿年之文采不扬则阅利于世涂者厚故澹泊以存故我媵修而裕远猷当予访落之初适尔登明之日兹以覃恩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尔顷从田间来朕方以朝参觐尔风格遂以念尔材局尔

资望不尽在诸供奉于庭者后而徒以大典亟需不能需次于尔然尔资望何得久稽也材浮于世用弥裕业饶于位品弥高懋之哉念皇祖所深陶坚尔心益大尔材局朕未敢拙于用大也其尚有远需

○翰林院编修钱谦益

制曰朕光纂洪图肇修大典亦唯是我 先皇祖丰芑之贻以布列词垣遂以摅摭大烈开予冲人其若抱旧学应新命而出者朕且褒表之尔翰林院编修 直方特达端亮博闻既冠两闱载承轩问而尔雅抱匡时之略遂多矫俗之谈帝心亟叹奇才师颂同推大第万言直上孤忠结明主之知十载归来至性倚慈亲之爱盖道可大行于远学期深造于微升沉阅良史之材澹默识鸿猷之槩兹以覃恩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词臣以无事综天下事故当事而无事矣佻而苦约结患而求闻达焉宁得终日乎尔唯必佻故静尔唯勿急故久静可远也久可大也懋之哉朕且需尔于远大

○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范济世

制曰国家以秩宗之贰为清选多以待琐闼之英而朝有大政事大议论必稽焉至旁行首戴之书较功能于质馆则隶在词苑而妙简时望亦唯以其贰主之尔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范济世以子大夫高第入侍紫微载参黄闼适予访落晋尔客台当尔念兵事之方殷惜老成于既去赐环者辄亟覆餗者竟符盖直力振纲维风棱夙振于掖垣德度更扬于金马□罗方寓合东西南北之文章标表人伦尽译象寄鞞之变态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古有莅此选者或果敢直言数有据争又或数言得失不事权贵故每山此擢谏臆尔方自夕拜来尝随诸大臣侍朕左右更闻尔说言也尔尚练尔卿材以肩大任朕无令天下以士轻矣钦哉

○太仆寺卿丁懋逊

制曰朕祇承大命光纂洪图仰惟丰芑之贻谋式藉王楨之笃棊下蒲□于耆旧上迈轴于硕宽念尔鸿猷企予□命尔太仆寺卿丁懋逊该通敏练抒以诚心博大沉凝用其质行一光轩制遂□邑符载勤夕拜于梧垣乃展辰猷于枫陛懋章屡奏朝□特倚其威棱直道独行天下想闻其风采当 先皇之养晦正 神祖之独操九重怀持重之心举国抱危疑之虑而尔忠存夹日力竟回天合众正以同鸣阿阁快朝阳之凤持一封以自远冥霄翔何慕之鸿居雷霆而不惊韩稚圭其予以胆挟风霜以为字汲长孺愿毕其忠政方希以维新人乃先子求旧光于牧政业有前闻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大夫锡之诰命于戏皇天之命眷德惟尝 圣祖之深心谄谋有叙然而必不可摇之虑间移于时或暂晦之明不有忠言曷开远计厥后克正予将企正于仆臣其羽为仪尔尚标仪于羣策无戮老成之硕昼光昭正直之生平钦哉

○太仆寺少卿何士晋

制曰朕光纂大命祇服洪庥念我 先皇帝以丰芑旧内銜我燕翼因念我 先皇帝养晦东朝莱尔公忠为调护遂贻永祚于今我 皇祖慈宁之召朕岂忘焉而况公忠

历试不独问政也尔太仆寺少卿何士晋以子大夫高第由明允而入掖垣历藩臬而晋卿贰迹成中外精营职任之尝孝矢明神心苦家庭之变乃若谊关国本重切宫帙九庙震惊举朝皇沮而尔神闲气定虑切忧深矢九死以明心结一忠而为胆既褫奸雄之魄遂调肺腑之恩即其信而见疑暂违禁阂孰与谏而得咎竟失身名盖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社稷亿万世得人以安业晋符丞载迁罔牧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于戏公忠远计在识定而胆用之当尔忍家难十余年而后报似留侯良及变起触瑟而能以死生入奏似长孺黯至决大政定大策而神色不移似侍中琦书不云乎仆臣正厥后克正尚坚尔识用尔胆无以尔为人藉社稷之役矣懋之哉

制曰朕闻国家有大憝大慙唯豪杰之材是倚故忠臣发伏戎于众默孝子酬赉怨于久銜然则非尝之变殆天所以启豪杰乎卒之婴非尝之变者集忠孝之后福则浥彼注兹之天于是乎定尔累赠奉直大夫尚宝寺少卿何其孝乃太仆寺少卿士晋之父赋性既奇遭家大造大志未成于国士深心遂既于家猷而洗腆承欢情文中礼既振中衰之绪兼承先世之仁合三党为一身拊藐孤其若子或解衣而拯溺亦焚券以捐金踰尔推豪寇之田庐怒如调单贫之生养盖宅里朴厚秉度宽和言念鞠哀永抱分荆之痛迺成喆胤竟符梦斗之占人乘文弱以相加天笃忠贞而为报兹用加赠尔为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春满桃溪三世启成梁之兆天回枫陛九重锡如綍之恩

○太仆寺少卿冯嘉会

制曰朕观兵兴以来既竭罔骑遂竭罔储故马日耗兵日益罢夫讨军实而申傲之罔一大政也其有悉兵于营悉马于兵朝廷尚式嘉之尔太仆寺少卿冯嘉会操敏劭于先几矢渊沉于中劲当其荣名轩对解褐花封合三异于一同孤直抗西台之誉谢二天于六察仁威表东海之风顷以边尘日闲輿卫而尔蚤图方略大振军声人伦式叙于台班品秩遂参于罔正鞞下仍避骢之号庭中余揽辔之清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昔我 文皇帝谓所司知恤马不知恤人尔起家司牧业以人恤而不以马恤夫驭人犹马也马以剧逸人以剧乱朝廷持远驭不以罔维尔尔宁为剧也尚钦予罔命

制曰诗不云乎执辔如组夫士组修其身而文成微贤媛谁为略庭屏者士驭世女士驭家遂以佐予士疏荣其靳焉尔太仆寺少卿冯嘉会妻封孺人黄氏柔良有则淑慎无仪躬旨甘以奉重陔修苹藻而调中饋尔其短檠四照长佩陆离蝇声发警烂之星机绪襄流黄之月宁独证盟于子黻我佩抑将交傲于商政榘材是用封尔为恭人女以德为才而以不见才为德三锡文纶报之德矣

○太仆寺少卿商周祚

制曰昔我 文皇帝询所司以蕃息之效盖惓惓故事也当是时去刼法几何而莹精若此矣罔政日纷罔储日竭予嗣 先皇帝宅丕基尚以尔仆臣俾克绍先烈朕其有爱焉尔太仆寺少卿商周祚用沉凝以骏发藏浑朴于犀然解褐轩抡绶章邑牧蔚尔夕郎之拜赞予大正之猷讽议雍容尚见论思之德度执持确切恃余封驳之风棱怀承弼

以忠良举匡襄于廉正系生人之六瘼载修复令于民间念国事之多艰百计锦羣于塞上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大民犹马也错缀銜橛以难之而旁出矣尔起家民牧业悉牧民其于昵私振敝无旁出我小民尚藉尔局略矣仆臣正厥后克正宁独数马以对懋哉朕有显陟

○太仆寺少卿王象恒

制曰朕观汉初不具?酉?罍?驷而后摈乘也至修马复令而禁苛暴止擅赋晚矣以马登耗关天下兴衰罔臣顾不重与尔太仆寺少卿王象恒以子大夫高第分符花县受斧松厅簪笔立朝霜气肃腾于白简揽骢按部风棱丕振于彤驹迨与问承华而益闲輿卫采良丘甸既缩榷于口钱入主路軫无侈名于云锦盖沉谋远虑向陈保鄣于边陲伟略长材今奏折冲于都厩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夫民与马相乘也顷闻圻民杂畜耗于东矣马如旧乎尔新从六察来其白奏业悉我近民便害矣尚念耗民之马遂及耗马之民诗不云乎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懋哉征于汉矣

○顺天府府丞毕懋康

制曰朕光纂洪图绥宁方夏念京兆依日月光际则行庆施惠首及之而应声之征不时之艺亦先被焉况万方都会五礼繁兴不有英猷谁清都鞞尔顺天府府丞毕懋康以子大夫高第一对薇垣载征柏府操敏练沉雄之材具抒高华说朗之襟期入以乘骢歌风霜而至止出当揽辔摇山岳以澄清肆特简于师言乃升华于京兆议大朝阳之鸣凤击疆触佞之神羊盖贞度肃寮毖吏本源之地扬清澈浊褪身冰玉之中企尔新猷征于旧勩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诗咏绥四国在惠京师然其道在去诡随谨愔呶夫钩陈豹尾下宁得狐搢之而狐埋之呶则易哗随则易动法之不行自上始也以尔材操不随不呶试辄效矣尚飭尔风棱肃我交戟予一人则悻

制曰朕闻备美者不必大年嗇受者竟饶显号故感驹隙之阅人拊薜华之易歇伤如之何朝廷所为体贞臣于结髭也尔顺天府府丞毕懋康妻累赠孺人江氏以贞静各勤之质生文学簪组之门择快婿于龙乘叶佳占于凤卜而尔内言不出中饋靡渝淑慎无仪或有尔闺中之秀肃恭有礼温其林下之风疾遽不设于躬雖和以调其度然而风云欲会霜露先凋蚤冷雪絮之吟遽破笔花之梦是手赠尔为恭人对薇有句业再锡于龙纶列栢重辉幸三加于马鬣制曰朕观士之理家也其家之人各出其精神之所至合而成理乃若前入方聚百善于家如睟然以视后人而人得其一遂能以其精神为合而几于善即柔女子朝廷特褒之尔顺天府府丞毕懋康继妻赵氏毓贞清第伉美哲人柔惠维嘉贤明自远尔其进观堂上退偶室中仰去矜去汰之风规则谦约以孝而白华朱萼为尝念维白维清之矩口则宁静相从而缟衣綦巾为细盖至双白日承于大耋一清载砥于当官殆亦贤已是用封尔为恭人说礼敦诗尚佩北堂之训紘緼翟裼式隆闺秀之仪

制曰天以奇材异质为清世十赉而世未必尽置之高华以既其奇天以为是约结

之而锡以大年贻以令子曰以报吾奇也朝廷特疏荣庆之尔原任江西武宁县主簿累封广西道监察御史毕力德乃顺天府府丞懋康之父侠气沉心雄风远局泊升华璧水乃振彩词场开万卷于寒檠擅三长于柔翰尺幅不收寸管则跳身而弄新诗薄游未尽一斑则唾手而还旧社尔其感秋风于短簿就五字于长城拥水木之清华脱鸳鹭之夙愿然而公忠课子澹宕持身进则护瘠民以破尝调退则树阴德以芘后人盖孝谨有为廉清不佻矣是用封尔为中宪大夫顺天府府丞五斗折腰投牒满风鲈之感槩双珠入掌锡纶映月蚌之光华

制曰朕闻泲北之英不散珠璧而与集于人集须眉奇矣集鬣悦抑又奇矣闺彦酝奇不得施而施及后人以成其奇尔累封孺人孙氏乃顺天府府丞毕懋康之母蔚以凤彩特抱螭章既俪硕人更勤淑行尔其口占汉雅手注灵文破万卷于舒帷伤孤忠于楚些慷慨形之清梦识论持以古人然而去汰为纤去矜为让均鸠拊子制股疗姑毕婚嫁而佐向游执礼诗而趋鲤对尔诏尔子曰为天下第一品官无宁为天下第一品人朕且持官以待人矣是用封尔为恭人书函紫凤丝纶开龙应之祥袍拥赤霜冠帔耀晔之彩

○光禄寺少卿白瑜

制曰朕光膺大命祇服旧德重念我先皇祖之末年念周桢未拔汉薪逾积故有昔用其言而今始显其身者朕方仰藉芑贻而安得不歌数世之仁于清卿也尔光禄寺少卿白瑜以子大夫抽书秘馆拜疏夕垣误致投闲廿载之风棱日上顷缘蚤誉三朝之旧学维新盖朝端之钱谷兵刑与世道兴衰之故天下之扼塞险易及人材忠佞之防其该通业晓鬯于胸中而英直能发扬于笔底故事无不彻言有必详摩切帝违结一忠以独立抨弹贵近虽百折以不回弗谗蒺轴之歌硕宽盘涧遂蒲槐庭之荫清白笥经盖孝隆諷背即细营亦重纲常凡忠在枫宸归去维知名行矐尔旧学光予新政兹以覃恩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尔当先皇祖不奏通精神联泰交乎其曰言非而当圣衷者察其独成一非言是而不当圣衷者察其其济一是朕方张大统以尽天下之心旧所予予之即旧所未予今已予之盖朕不难宥贷而防误中也辑尔胆识以肩天下大计宁独勤尔于大官也尚以企尔于远

制曰朕闻石以泐水以凝而两间孤隽之气不泐不凝此微独豪须眉也佐成于夫式谷于子两以孤隽名天下盖柔女子具丈夫风槩矣尔光禄寺少卿白瑜妻封孺人再以子山东按察司副使养粹封安人王氏以甲门慧淑伉于令人躬澣濯以为文安疏粝以成质三党诵睦嫺之行室有肃雍一庭洽清辨之风语无嘻谑尔其宣尊穆孝佐学恪勤夫子方兴嗣君代起于时乘輜共贵佩绂同华而约以居盈冲能御汰又若抗东山于希代卧北海于清朝而进不泣衣退无屈蠖盖澹宁自性俭素以经以故襄孤峻之修标总光华之采缔是用加封尔为宜人双珠入掌鸾章昭日月以同明三锡在躬翟服比河山而表度

○吏科都给事中范济世

勅曰国家辟六垣以司封驳而吏垣为之长以吏垣式叙羣吏而是垣之首又为之长朕顷召见耆硕颇以诸谏官次进亦覩尔风格也自非阅历深雅负材望莫进焉尔吏科都给事中范济世以子大夫高第对薇丹地拜夕黄门而尔屡进昌言荐跻清近虽旧已疏荣于青琐今仍锡命于清乡然重念我 皇考如流从谏而尔方条次于虞韶若渴求贤而尔方论思于山启当在弥留之际载同顾命之班朕方风厉于言臣其靳明恩于旧德兹以我 皇考覃恩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人臣进言在识与力挈端测末识也从端执未力也不识力窾不力识窾以尔识力遂无窾言然天下事取辨识力独言也乎竟尔识以竟尔力肩踪古人哉

○吏科右给事中韦蕃

勅曰朕纂承大历肇启弘猷所赖丰芑旧贻弼予于贻而覆驳善违以缝宪阙惟尔阅读之吏无弗综也乃式叙品流又唯尔对掌为藉疏恩其靳焉尔吏科右给事中韦蕃以子大夫高第出馆花封入登梧??夜即戢书初奏而直气先闻盖销萌厘未雨之绸缪定变重当机之调剂惟下有奸而上不问则人怀幸免之心即上赏过而下不言则吏起冒功之念以尔抑疆扶善负青蒲白马之风棱振绝察冤抱守阁叩墀之感槩固已受材鯁亮秉度公忠而募尔田庐萧然冰玉则志明于澹泊议吐于廉清故力持南北之机宜特列安攘之肯綮念兹旧勩蔚尔新猷兹用覃恩授尔阶征佐郎锡之勅命尔向者治聊不曰鉏耨稼安嘉禾乎尚犹令之正国法也辨在识用在断汉人亦尝言田意矣曰鉏非其类夫类似而狃于类之广也类繁而狃于类之未广也懋之哉勿疑于繁勿惑于似以识用断朕为尔登获于法矣

勅曰士在约而泣璞愧无以慰内也在通而砥节又愧无以慰内也乃若辍七不色愠曳裾不色诮而惓惓乎三事也胡不大年而惋我直臣乎尔吏科右给事中韦蕃妻封孺人陈氏坤章脱颖巽顺含聪澹泊业已明心诗书略能上口借囊萤以佐照尚分余璧之光称映雪以襄勤不咏因风之絮尔其御尘甑有膏粱之色当皇茵无纨绮之华劝洁已以成廉助爱民而布德岂惟赞循政抑亦通谏术矣是用赠尔为孺人翩翩翟帔芳兰分花县之春焯焯鸾章栢室度梧垣之庆

勅曰韩稚圭不云乎谏主理而以至诚将之乃其用在气也气之成配理咏北门而气竭于配矣合而有助曰配士尝借助于好合焉尔吏科右给事中韦蕃继妻吴氏以邁衡清白之门当都辇纷华之会而尔慈和性植庄静夙成勤不厌拮据精女红于在贵俭或脱簪珥调蒙袂于能施宁惟习纂组之华亦岂徼窶人之誉盖当嗇而用居沃而思固已听佩马于风珂襄华虫于色线尔夫谓尔无忝内助也是用封尔为孺人少而能敬蚤湘錡釜于有齐多以为华光锡丝纶于未艾

○礼科给事中余懋孳

勅曰朕观唐臣论事至使人主式嘉之曰回天夫人主使其臣难于天无乃其臣实

且回焉啜热者置之吹不有能臣其光于阅读者尔礼科给事中余懋孳以子大夫高等出宰宝林人參琐闼而能修明治谱练习仪尝无改父之政于临人以爱兄之道而匡主借箸按九朝于掌故涂归应三礼于文昌诸所封驳力挽狂澜独操大体朕不忘尔父兄也其忘尔劳勩兹特授尔阶征仕郎锡之勅命于戏尔家登留省而数之忠进者兄也宁惟不附要人抑亦不附正人顷从尔奏以风矣以尔孤特自持庶其趾尔兄语不云乎有耳不以私听有目不以私视朕且耳目汝

○兵科都给事中杨涟

勅曰朕光纂历服式宏延纳所赖论思清近覆驳善违条悉便害而兵事未解其于图上方略借箸为筹非负胆智有局度者不以授尔兵科都给事中杨涟以子大夫高第初分花县载践梧垣而尔赤胆沉心莹神劲骨当先帝考终之日肆朕躬正始之初同顾命以周旋缀大臣而建议凡以宫帟易隔猜忖烦兴在先朝尚有讹言岂冲人而宜澆应唯尔嘉猷恠于朕志以正直忠厚调停骨肉之间殫心腹肾肠擘画初终之虑盖意无不尽气顿可以摧奸知有必言心唯希其悟主兹以覃恩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尔向侍先皇帝三以幄见矣即尔所白奏有不次第行者乎夫言官之言在能为可行耳今天下兵虞寡饗虞多所司或言之而卒未能行以尔历两垣而互筹之也尚以识力为朕图所以可行者朕且有远注

勅曰士当俛首下帷而女士以短檠佐之无亦曰子拔我佩而况拥面时固自诩有佳奩也乃不登于年不逮于宦士得无遗簪之恩焉尔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妻赠孺人张氏息以少孤宁于名世尔其室未承于姆训家不念于鞠哀而柔顺得中温恭有度明志适宜于淡泊素心不易于华温就栢秦之有泽而恩赠宁忘故物以兄弟之不咸而生安忍无亲盖行必端方细及凌杂而亦谨性不缘饕投以繁巨而能胜想入告之辰猷念交修之星徽是用仍赠尔为孺人借尚方以去佞尚思故剑于蒯缞补五线以为裳载咏素丝于絅絨

勅曰朕观唐于久视间宦而绯者抑何忍也乃若柔女子雅不欲平呼暑于尺宅而凜然于不及洗也须眉难之鬢帨易之矣而况摯行种种也疏荣以旌尔兵科都给事中杨涟继妻封孺人詹氏庄正有容柔嘉无遂傲廉宦舍纨绮无华佐祷斋居臧获亦洁又若孝极因母谊通明神随居解倚闾之思而婉辞市屋急病有割股之爱而力谢居闲盖细人方徼利于得庐曲士或明恩于排难乃能思茕碧相为终始念沆第当传子孙殆真遗以安而独执其正矣是用仍封尔为孺人包蒙叶吉锵锵占凤于克家载锡承恩烨烨回鸾于谏纸

勅曰士执简论列天下大计而耻沽激为名也即自性忠鯁乎乃其先雅不欲广田宅为垢坊而细至于去功业心此其人称山谷臣而光社稷矣疏荣其靳焉尔赠文林郎直隶苏州府尝熟县知县杨某乃兵科都给事中涟之父慨□以慷质有其文以佐父之义从兄持律身之经课子尔其道欲达天学求入淡见起成亏之外心超名禄之先故孝

以格神清深念祖谊不可夺藉公法以必争势有当推舍已田而不问尔其呼诗酒于林风山月问耕织于野老溪童而倾廩周贫论官耻富盖已树鲠固不阿之风标矣是用赠尔为文林郎兵科都给事中上池数字光生医国之药言迎禁联章辉映趋庭之石训

勅曰朕观儒行亦有不陨获贫贱不充诎富贵然当在贫贱耻人之克诎易耻已之陨获难乃贤母侃侃内言有丈夫风烈此汉人所关情于子而贤母饶为之矣尔赠孺人张氏乃兵科都给事中杨涟之母毓质甲门偕贞令德尔其逃名林谷问织蒹衡倾山居之积以调饥收稔岁之偿而更振则家藏义廩人诵麦舟又若躬椎布以率壶彝指绮紈而为世蠖盖意贞于命书极于人华黜总属寻尝簪履亦当简素凡以识力顿超枯菀材诚雅合经纶睠梧掖之新猷惟兰陔之旧勩是用仍赠尔为孺人劳以为爱光贻玉佩之珎璜孝以移忠彩映袞衣之黻黼

○兵科给事中郭巩

勅曰国家储边吏于枢曹而更简生长边陲习警发者以靖边人至简其鲠亮有志介遂合汉法戎索俾覆驳于阅读以图天下大计尔兵科给事中郭巩以子大夫高第初参华署载践梧垣方缘练习机宜遂借参稽方略而尔以精敏昭融之识用沉雄博大之衷乃矢良谟而陈要务谓选人尝试既不自顾其材即除吏狗人亦未尝计其地甚至餽材尝试借地偿人苟不大破其拘挛终为曲全其货属盖志存家国而不近名诚竭朝廷而无遗虑式兹确论覩尔贞风矣兹以覃恩授尔为征仕郎锡之勅命尔顷不谈道将乎朕方以两吏付两曹愿以不可用役驳之勿宁以可用先主之朕非愿勿驳也驳口所不可用勿驳其所不欲用两曹能除吏矣朕将从尔议以除两吏尔尚坚尔识以闻耳目俾朕不耳?幽子吏

○刑科都给事中魏应嘉

勅曰朕以冲人祇膺大绪意在察苛挠申冤滞以缓靖方隅书不云乎其勿误于庶狱其克诘尔戎兵所赖覆善驳违历两垣而明大法则尔阅读吏是藉尔刑科都给事中魏应嘉以子大夫高第出参郡辟入践言坡需 神皇之命七年直 先帝之庭匝月迨予践祚及尔首垣念国正艰难谈兵图上乎方略实时非闲暇平法抗论乎政刑振纲维于更化之余顿复金科于甲令防人主以未萌之欲尚称玉几于丁宁盖同道为朋散小羣而成大孤忠自许结 明主以独知以故摩切帝违抨弹疆近阅尔奏悉尔鲠亮矣兹以覃恩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于戏修祖法乃图新政尔不尝欲明大法乎合勿误子克诘周人所为念光烈也朝廷宿望阅我二垣尚其坚国论合羣谋无使民在鼎也朕则有显陟

制曰朕闻士之望子也如农望岁其长也欲相与俱其熟也欲相扶登获于子而不与扶也为我直臣念尔令子已尔封文林郎河南汝宁府推官赠征仕郎刑科左给事中魏复初乃刑科都给事中应嘉之父亮音修干淳质仁心尔其奉孤剑于高堂念三荆于鞠子抗颜范甑竟志韦经拊丹凤于河东探玄珠于合浦临财不苟在贵能冲手一编不

诡古人呼双鹤而称长者百年清白留遗事于蒲葵万虑逍遥把高风于松菊尔属尔子以平反乃安蔬水也今更试矣是用赠为文林郎刑科都给事中封事不惭谏纸尚看笔研于佣书天恩再锡文纶犹忆衣冠于望阙

○工科署给事右给事中惠世扬

勅曰朕光纂洪图式开延纳期忠益于耳目之官甚至顷承先皇帝遗谟修举旷阙庶图宁□□费繁易穷民罢易□□藉敢言之风采□□予工尔工科署科事右给事中惠世扬以子大夫高第分符花县入应蒲征低徊毂下者八年锻炼襟期者百状故晋参夕掖屡进戇章体□考之深心忍启疑端于拊肺披忧危之苦□□或借警于披肝盖家庭骨肉之间宫府危疑之际不激烈不可徐议和平不晰条不可预防微渐唯先皇遗予以正士乃朕躬凭尔于忠言兹以覃恩授尔阶征仕郎锡之勅命顷览尔奏欲朕务交修乎自先皇帝用人若不及而天下非无官之患矣果若尔言巧拙疏密患不□大乎夫言督之易义持之难朕方欲解私□□幸门如尔言尔尚坚尔□弼予于治朕且有显庸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十五终

●高阳集文卷之十六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较

制词【下】

◆制词【下】

巡按山东浙江道监察御史陈王庭

浙江道监察御史苏速

山东道监察御史傅宗龙

陕西道监察御史高弘图

陕西道监察御史张论

吏部验封清吏司郎中范景文

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刘荣嗣

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蔡奕琛

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耿志炜

户部山西清吏司郎中杨文■〈卅漚〉

户部山东清吏司员外郎王浚初

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耿如杞

礼部仪制清吏司员外郎张光房

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沈麟祥

刑部山东清吏司添注郎中马之服
刑部浙江清吏司署员外郎事主事刘继礼
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刘似鳌
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陈所闻
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管理南河朱国盛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胡汝淳
南京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文翔凤
南京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沈维毗
南京户部福建清吏司郎中祝万龄
南京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杨廷槐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柴绍勋
南京兵部武选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王宇
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署员外郎事主事王志坚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添注署郎中事主事金汝嘉
中书舍人姜士望
中书舍人莫俨皋
中书舍人杨景明
行人司行人丘兆麟
应天府治中吕恒
制勅房办事加三品服俸鸿胪寺卿兼司经局正字汪民敬
制勅房办事大理寺左寺左评事兼司经局正字唐允恭
鸿胪寺左寺丞赵以旃
东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刘垣
后军都督府署经历司事都事顾懋光
羽林前卫经历司经历邹袞
南京太医院院判罗成名
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侯执躬
湖广布政使司右参政张以谦
整饬永平等处兵备山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杜诗
整饬淮扬海防兵备道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马从龙
浙江布政使司管理嘉湖道右参政兼按察司僉事潘洙
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严道右参政米万鍾
河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僉事高惟冈
四川布政使司兵巡上川东道右参政兼按察司僉事沈朝焯

整饬密云等处兵备河南提刑按察司副使冯汝京
抚治荆岳整饬施归等处兵备分巡上荆南道湖广按察司副使卢瑛田
分巡汝南抚民河南按察司兵备副使郭士望
分守辽海东宁道山东按察使司副使兼右参议何廷魁
整饬辽东驻宽奠等处监军道山东按察司佥事胡嘉栋
江西广信府知府卫道
山西平阳府知府高登龙
直隶保定府同知姚光祚
驻扎岫岩抚民兼海盖管粮直隶永平府同知张文达
管理辽东金州海防清军山东济南府同知李居简
辽东广宁驻扎管粮山东济南府同知马绍芳
山东登州府同知管自在州事段展
直隶保定府推官夏嘉遇
直隶保定府推官范绍序
山东东昌府高唐州知州师心
山西泽州知州王所用
四川重庆府合州知州罗万象
贵州贵阳军民府广顺州知州万曰栋
直隶保定府唐县知县陈于尧
直隶保定府完县知县徐克让
直隶保定府蠡县知县韩光先
直隶真定府真定县知县王聘
直隶广平府永年县知县张振秀
河南卫辉府新乡县知县董用威
陕西西安府干州武功县知县相邦教
山西平阳府临汾县知县刘四端
浙江宁波府鄞县知县沈犹龙
湖广辰州辰溪县知县左天德
福建延平府南平县知县商之彝
广东琼州府乐会县知县吴尔植
广西平乐府平乐县知县王泌
鲁府长史司右长史杨允荣
○巡按山东浙江道监察御史陈王庭
勅曰朕光纂大历寄耳目于台察因念我先皇祖特慎耳目而独于东之役简于

众得胆智达朝听者以???意在条便害乱奸良也朕敢忘报尔巡按山东浙江道监察御史陈王庭以子大夫高第出分花县入践松厅缘廷议之共推受 神皇之特简谁以遗君父独何心问室家于是慷慨临边从容授斧即谋不必尽用而法有所决行策成亏借箸之先核功皋授绥之后振纲维于昶委调猜愆于雄行盖以沉毅有为之材厉精明必胜之志故众方缩而独住人竞哗而自宁是覩尔风猷矣兹以覃恩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于戏往在承平而哆口谈边者谁也一当边声曾不能窥左足而先进犹忆先皇祖之遣尔于东也当众所不能行而又同牒之未有命抑何重也尔尚坚尔心调尔胆智偕新遣以综核勿随勿护以重予耳目之寄朕则悻

○浙江道监察御史苏逮

勅曰朕闻古台察之臣簪白笔侧陞而坐以伺察非法盖其重也朕光膺大历特慎简其人庶几古簪笔之风以振天下之法自非气貌孤峻者不以授尔浙江道监察御史苏逮以子大夫高第两官花封载征栢署以清严粹品用其沉凝以勉劭真材济其谏朗即戇章初奏而直道先闻谓臣不自逊于皋夔乃君可身亲于尧舜儗 祖宗之法度尽举于朝廷则人主之仁恩徧翔于寰宇方兢业而图新政适殷懃以赞旧章盖公廉万壑清水孤峻千寻乔岳风霜随马人成揽辔之谣露雨依车道切埋轮之志故磨切贵近提挈纪纲持劳心抚字之忠为明目抨弹之论兹以覃恩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昔人称耳目之官当特立也将无据雄臆自豪乎法昶委而力起之之谓立法众弛而独张之之谓特尔顷不谭法乎以尔识力佐予法无委于昶无弛于众朕何难执法以助特立者懋哉朕与尔交持于法矣

○山东道监察御史傅宗龙

勅曰昔我 皇祖拔清明劲正之士列于纲宪以贻我冲人无亦曰御史吾耳目官非清明劲正不偏不挠者安可使条便害振纪纲广吾聪明哉三朝旧简六察雄职业能其官矣庆渥其靳焉尔山东道监察御史傅宗龙以子大夫高第出蜚鳧舄入插豸冠襟期凝万壑清水标格耸一时风采识彻先民之大一意独行忠怀当世之心有谋入告提衡张弛振人心昶委之源酌次西南调众口狐疑之论抒孤忠而结主谊重纲维陈古道以匡时论严苛细尚有酬庸之兴矧当大庆之条兹以覃恩仍授尔阶文林郎锡之诰命古之重察视也不两为令不得除岂非以约结于令者可言之可行之乎夫轂车弼违也埋轮破奸也以英之智用雄之胆懋之哉奋不为阿比易直不为沽激难朕且腹心予耳目矣

○陕西道监察御史高弘图

勅曰朕以冲人光纂大历其内自帷幄外及方夏诸台察皆得执大府之宪以条次德违纠虔善败而劲挺不阿引谊诏予者朕心嘉之大庆其靳焉尔陕西道监察御史高弘图以子大夫高第对薇西署列柏中台以澹泊之沉心用坚贞之劲骨尔其抨弹疆近磨切从违持大体以为绳提四维而立议盖直肠则有怀必吐而况事系安危即纳交亦

无德不酬而况言关君父故孤忠结主宁逆计其当主上之衷而正色立朝竟曲谅其忠朝廷之意以兹戇气快我直臣兹以覃恩授尔阶文林郎于戏朕不忘 先皇考其敢忘

先皇考之意而矧予同气也尔亦闻朕所为酌次宫帟者乎庶几其明朕志而未尝置尔言也夫明主不以逆耳却谋直士不以撻鳞忘规懋哉朕不敢逊明尔宁逊直勿矫勿挫朕且有显陟

勅曰昔人以小雅名徧材以大雅名德行盖一至谓之徧材具体谓之德行朕大赉庆条而每念其先世之德行乃若束修于身式谷于子斯亦大雅矣尔生员封征仕郎中书舍人高梦说乃陕西道监察御史弘图之父学探二酉志抗八寅情文尽殫于庭帟心力惟敦于鞠念解内子佩环之饴毕高堂婚嫁之怀孝在娱心意先伺色董帷大业羞谈谋利计功马帐春风不作玄言奇字屡尝穿于铁限道乃重千皋皮念兹鯁固之臣惟尔象贤之嗣是用赠尔为文林郎陕西道监察御史名高鸾掖鸞章相贲于一经秩晋雄班龙綉式昭于百世

○陕西道监察御史张论

勅曰朕光纂洪图祇宁方夏所赖箴予之阙求人之道遂以达上之泽唯我六察之臣是承是藉盖古所称陈古道引大体不举苛细者今有其人焉尔陕西道监察御史张论以子大夫高第一入皇华之署载朕苍佩之班立正直忠厚之高标运博大沉雄之峻采昌言日进戇气特闻盖 先皇祖拔尔于师言 先皇考遗予以正士顷方列于鹓行遽入陈其鸿略演尧舜传心之法提十二事以为经矢君臣交傲之谟合百千年而成业谓英猷渐试当令君子在朝而宝历初开惟以小民永命挟风霜于白笔人歌至止之驄摇山岳于铁肝威揽澄清之轡兹以覃恩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尔顷以中闻乎朕念

先皇帝大命方欲效唐虞之治而进言者或互成其是亦或各执其非夫毋倾母侧毋党毋徧尔所谓中也懋之哉坚尔胆识以弼予于治愿与尔交勉于中矣

勅曰朕观汉人起家孝弟力田者不翅贤良方正而况慷慨之沉心修穆行于家婉愉之挚性迪公清于国盖质有其文孝以教忠也朕甚嘉焉尔口修职郎行人司行人张士盖乃陕西道监察御史论之父风规儆朗襟韵瓌奇蚤标脱颖之资雅抱耽书之志遭家不造投策以兴尔其仰承孤钩躬调皮阁安则嫵纒绕膝曾无倚望于门闾否则顶踵乞捐不独修文于问视盖挥谭洞决皆明喆所不能而为醇乐施又膾臑所必避至若分孤生以未照推祭酒于宾筵而里有同高贵帷冲胜亭亭桂树夙符十室之名鞞鞞槐庭竟叶二郎之兆睠兹正直惟尔严清是用赠尔为文林郎陕西道监察御史福延子姓家余麟凤之祥恩重天纶世有龙鸾之彩

○吏部验封清吏司郎中范景文

制曰朕嗣膺宝箓训迪在廷方欲饬天下合营一公而不敢私固不悛属柄于用人之人自匪拔篱棘无私嗔笑者谁以佐尔宰握予柄尔吏部验封清吏司郎中范景文以子大夫高第起家司法简陟天曹而尔明识竝材爽心介节虚辟登庸之路人竞称平公

塞侥幸之涂物来自鉴盖精神以居清而劲澹泊当处要而坚故邈操信其有尝质清不以简物朕甚嘉之兹特以覃恩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昔我皇祖朝尝难弄印今上有忍弗予者乎朕不敢私一人以属尔夫私则人指之即姑听之而终指之懋哉天下之忠衰至尔曹而定也尚佐尔宰总齐清议勿徒调天下之口而不以服天下之心制曰朕观史称山吏部涛莅事明雅迈时而其妻以贞慎俭约佐之予铨臣负迈时风槩宁逊启事于山其得无贞约之褒焉尔吏部验封清吏司郎中范景文妻封孺人张氏澹能成质靖以为操引机而佐墨帷执烛以调丹笔尔其再日甘同范甌三年不御原绵齐持结髭之先珥脱绶符之后则笃孝真成至性素心不易纷华而明智樵材公忠商政惟炊无欲清之色故门绝因热之风其规格出山媛上已是用封尔为宜人夫衡镜之司唯曰清直不能移也竟尔操乃以左之尚祗佩于文纶

○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刘荣嗣

制曰朕所与共理天下者唯是三朝简拔而汉薪易积山启难疏向壅子野今壅于朝微公忠不阿之吏谁为我佐统均以平天下者尔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刘荣嗣以子大夫高第初主版曹载分铨政尔其参核名实人无浮滥之恩华兼总功能朝尽清严于门?代阅盖先皇祖以始署无全官而臈稍旷先皇考以来官无空署而人乃壅方思选叙之清通适拔公忠之哲彦虚而为鉴予天下以各自具之妍媸公以持衡平朝端所不可偏之轻重盖世情晓鬯立心在插篱树棘之先朝典该通持议于笑留瞋与之外故繁纓亦惜斗食惟严阅尔叙书宜予荣册兹以覃恩授尔阶奉直大夫锡之诰命朕不难以用天下之柄予若曹其用而不自用者若曹乎散而不可收者柄也持而不可倒者法也必以独而槩议勿以公而偏操懋之哉朕以用天下希尔曹矣

○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蔡奕琛

制曰朕祗承大历式叙羣流向集于野今集于朝所赖统均天下以拔滞疏湮无使选人嗟汉薪也唯尔诸子曹是莱尔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蔡奕琛以子大夫高第初若予工乃除予吏而齿新学宿志洁行芳执简要以解纷抒清通而定秩褪身冰玉笑嗔宁肯随人抗志云霄篱棘不将设世盖厉朝气以综名实则人尽归于衡平由精心而核楛良则品不淆于昶委念尔操之克谨将吏治之唯明兹以覃恩授尔阶奉直大夫锡之诰命朕方念贲入者顿令吏道杂而多端而假冒者遂并其贲为奸利夫肘腋之刀笔不清而问天下乎贲冒者浅名冒者深以尔气骨棱棱殆易以辨此也懋哉朕于尔辨吏矣

○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耿志炜

制曰朕光纂洪图登延英义期以总齐清论遂且澄汰天下之品流而特简衡镜之司佐我主□□非清直寡欲雅有律度者不以授尔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耿志炜予以大夫高第出理名邦入分铨署而尔沉心茂识介节宏猷念皇祖之朝汉薪方积迨先皇而后山启特清泊予践祚之初适尔副铨之始持平衡而调叙阅轻重有条提英鉴以照伦羣妍媸毕献识脱成亏于身世水心无雄要之谈力还进退于贤奸皇路有荡平

之日盖自题评于荆李条次乎楚材固已简束劲廉综核平允而公持其断虚用其明即未正郎闾乃特占峻品矣兹以覃恩授尔阶奉直大夫锡之诰命天下之患壅也则言与吏矣吏之壅向于野今于朝也言之壅向于上今于下也以言衡吏以吏衡言天下之是非至尔曹而犹不定乎懋之哉今之释岩居而入者或多向之好为公持者也竖尔骨佐尔长以需予远注

○户部山西清吏司郎中杨文■〈卅漚〉

制曰朕光绍丕基眷求旧德夙昔簪笔题橐之吏沉滞泉石者相次应蒲微而振鸿渐之羽矧我干臣??回翔郎署以公忠佐我军国大计可无以显褒之尔户部山西清吏司郎中杨文莅道裕庇民忠能结主以子大夫高第抽毫秘苑拜敕松厅入倚螭头霜气先腾于辇下出横豸角风棱夙振于关西几年解组于平原一夕闻钟于长乐材备尝而成大气百炼以弥刚尔其慎筦钥于锱铢酌盈虚于庚癸识泉源之流衍一清耗蠹之端察天地之收藏尽洗滞留之窞方嘉旧勩而靳新恩兹以覃恩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天下事旁议之易身试之难今之画沙撮米而筹度支者章满公交车矣曾一不仰琼盈乎尔以昔所条次为今所规恢勿谓借筹不若授斧也其尚殚心计以赞佐我大农复我皇祖之初服朕不久以钱谷为劳也钦哉

○户部山东清吏司员外郎王浚初

□□□法自足而□不能持也朕顷罢□进献持一清以洗天下于墨而秋毫以上莫不有益庶几嘉惠元元以康我王国盖度支吏有雅能念之者尔户部山东清吏司员外郎王浚初乃原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保谥文端家屏之才材称国器名冠乡抢池上凤毛世美衍丝纶之阁士中英志先筹提入出之衡顷奉檄于津门益折心于计略精于简下力清耗蠹之源慎以提身独提公忠之槩盖入承家学即利钝不易其心出佐国成岂脂膏肯攫其守以故标同峙玉嶷若断山式综筦钥之明猷尚□帟幄之英略兹以覃恩授尔阶奉直大夫锡之诰命顷奉 先皇帝诰谟录列尔先臣尔先臣有大功于国而尔介弟复瘁于勤称其佳儿矣夫清第难持当不谓尔以材自命者乃人门双美朕且为元臣快之一乃心坚乃材操朕不敢忘 先皇帝之养晦于东也其敢忘尔先臣而不念其令子之能吏者懋哉

○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耿如杞

勅曰国家以大农诸子曹诏邦用其要在慎筦钥于入出夫入出有耗若木有蠹然蠹以木养而害木者蠹也治木去蠹治赋去耗微廉干吏谁辨此者尔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耿如杞以子大夫高第入主版曹出分庾政谓秋毫皆有益于国无一事不可质于神节以砥公精于简下料量破南金之口清直开赤玉之胸盖德度金镕材锋利故翔格风尘之外置身劳怨之中批却导窾之材鏘新发而合节驾轻就熟之识手先得而应心兹以覃恩授尔阶承德郎锡之勅命吏临爵名患镜也临事任患委也尔司庾而称与之争乎清吏远金谷如膩防其浣耳处膏而不自润谁为浣者汝唯争乃任岁至省民钱

千百万而蹶然愿毕役于尔者委矣朕不欲以渔蠹民宁欲以耗蠹国懋哉朕无恠尔爵名矣

○礼部仪制清吏司员外郎张光房

制曰朕方藉我皇祖豐芑旧人祇叙秩彝所赖大宗伯掌礼典谐神人而仪曹之任实藉文雄于以审覆白奏以次谕决自非识见清通详练故事者不以授尔礼部仪制清吏司员外郎张光房乃正议大夫资治尹户部右侍郎赠户部尚书养蒙之子以子大夫高第初践西垣载从南省师颂方推于雄要偏裁尚列于清华而尔炼局渊淳沉资秀峙世学既勤于晓鬯静综更号为该通肆予践祚之初适尔掇符之会纶闳鸾凤中仪特藉先资彩笔云霞仙闕咸称独谣秩典应声而辨众棼游办以裁佐我寅清式于闕叙兹以覃恩授尔阶奉直大夫锡之诰命于戏三朝之事变靡常五礼之会通邇奏即他曹未皇而况尔诸子曹乎皇祖朝任大事能仓卒立断者尔先司徒也坚尔骨抒尔材操家猷亦国典也懋之哉朕且远注

制曰朕茂膺大篆光奠洪图方将操进退之权以清流品剖忠襄之路而奏荡平即老成不竟于当年乃硕画尚存于今日可无愍册式慰贞臣尔原任正议大夫资治尹户部右侍郎赠户部尚书张养蒙乃礼部仪制清吏司员外郎光房之父抱忠鯁之襟期抒其匡济藉沉雄之规格用其公清一入木天载登梧掖即探秘奥乃奏戇章综古今消长之机严良楛去留之辨抨弹疆近磨切帝违当其行省初麾清华载践出尽心以营職不抗高迁谪之颜入展力以酬恩宁少贬生平之志迨晋司徒之貳益调借箸之筹盖皇祖倚相之初难于捋虎而持驱凭社之奸及皇祖揽权之日惮在嬰鳞而数进格心之谕至若糾并封之误说载引同心进蚤建之昌言不嫌逆耳盖识脱成亏之外身褪冰玉之中故载笔立谈竟中数十年之后当机立断顿消百千世之萌是诚安社稷之元臣岂徒长国家之财用兹以覃恩授尔子房请晋尔阶资政大夫锡之诰命其赠官如故于戏小臣易以借人元硕难于执法傥四支既顿谁为载厚之□果百体□□自是梯荣之藉帷中外坚持一行乃初终无二尔心念故老之芳规徒勤仰止覩中仪之风度尚有典型朕将厉臣谊于靖共明恩有铎尔尚相家谟于燕翼休问无穷钦哉

○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沈麟祥

制曰驾部郎调乘輿饬传遽即罔牧与有责焉非消萌弭虑之衷为国远图者无以壮皇威节物力尔承德郎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沈麟祥风格峻挺识度渊停制锦名城含香郎署而尔气昂鸣轂意傲投筌持衡而组练惟良按籍而符繻必核兹以覃恩授尔阶奉直大夫锡之诰命于戏方今内弛于玩外苦于徇所恃日闲輿卫以诘尔士马清尔驛骚唯尔是莱尔尚条次故实以佐尔夏官无令抗敝者以玩与徇相蒙也钦哉

○刑部山东清吏司添注郎中马之服

制曰顷我先皇帝无欲小民之在鼎也特下矜恤之诏至数数促所司以奉行朕仰承先绪加意天下之平所赖分朕猷念以奉行先帝矜恤至意其望尔□冠诸子曹

更渥也尔刑部山东清吏司添注郎中马之服冲夷粹度峻爽风规迨升秀于彤轩遂分符于花县绩奏爰擢云曹而尔识朗燃犀沉谨而抒敏口才恢游办廉公以用精明谙名法于三朝独深综练持祥刑于一代更切平亭盖道以原情尔不负清严之志明足鉴物吏何敢轻重其心至恩或下及于单宗法不留行于强近而庭无呼晷谣有皆生朕且覩尔标格矣兹以覃恩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音者设言而民不违画象而民不犯今法令日密而奸不为止何也吏藉法以行意或阿意以绌法也尔尚坚尔识力以尔所试于一同者体 先帝之意以弼予于治尚其有显庸

○刑部浙江清吏司署员外郎事主事刘继礼

勅曰朕观汉神爵间多综核矣而一时法吏何深获公名平多后患也朕数下诏为宽大随以计簿按其后盖亦从综核者有司体朕意无口为汉吏朕其有爱焉尔刑部浙江清吏司署员外郎事主事刘继礼以轩策贤良握符壮县洊历云曹而尔操凜餐冰材恢游办塞浮淫之窞则十万旋留抗熏轹之权则一官可谢严能行恕而人竞称平公以用明而物来自鉴阅尔状朕心嘉焉兹特授尔阶承德郎锡之勅命语不云乎莠盛禾秽何可不鋤也乃 文皇帝谕所司明慎特曰目有不见并良苗去之抑何恳笃也尔以抗法从文学既明既慎矣懋之哉法之所耻礼之所弃也悉弃耻乃无害良苗尚竟尔明慎以谨所不见朕显陟汝

○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刘似鳌

勅曰顷我 先皇帝期予于尧舜朕用是夙夜兢兢冀我大吏明刑弼教以洽予好生之德于天下而倚望司寇诸子曹更渥也尔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刘似鳌器识端凝风猷敏练以子大夫高第出分花县入佐云曹而尔操励含冰断成游办抒精明于浑厚案无稽牒而清寓敦大于辨严民自不冤而治遂使威行拔薤惠浹怀婴九城颂惻怛之真心百吏体哀矜之至意具覩伟抱矣兹以覃恩授尔阶承德郎锡之勅命古称狱市为奸人所藏也奸良之辨天下安危系之朕嘉与维新道先惩奸尔其勿严于刻勿苛于察持允明以効唐虞之治朕且显陟汝

○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陈所闻

勅曰朕绍休丕基聿惟改岁方春时和而吾民或幽于圜土中匪得星郎之儁明恕以分理其何以惠我嘉师尔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陈所闻学务泽于坳驯才更升于说朗离蔬释屣方腾逸骥之羣结绶弹冠遂入爽鸠之署而尔勅法参乎雷电慎用準夫火山佐清猷以无私轻重之服惟其允荡新恩于肆赦小大之察必以情身坐万壑之冰物来自鉴皋疏一面之网人兢称平丁此元禊初辟之辰载属羣生咸乐之会而有赞治爰书刑期无刑若尔者朕殊愜焉兹以覃恩授尔阶承德郎锡之勅命夫顷以山陵之役移诸画省宋时比部司法制至德初则又以之職工程盖一官异名也欲无冤者利在宽综滥孔者宜主严尔尚其变用之

勅曰易言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故次恒于咸义有攸当而或以作宾之良助竟厄

其年将母憾遗桂也尔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陈所闻妻韩氏质?幽贞性成恬穆结褵伊始傲烂无替鸣鸡主馈必新作苦偕将挽鹿慎乃俭德缟綦佐节于壺间永言孝思甘臙洁羞于堂上爰滋祚胤愈懋恩勤方幸交勉以同心亡何顿捐于中道兹用赠尔为安人光耀黄垆誉流彤管

勅曰夫如鼓瑟琴志嘉耦之丘也琴瑟敝则必解而更张之乃室中亦有更张之会而能引伸芳绪以曲赞于云省间疏荣其未可靳已尔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陈所闻继妻唐氏毓颖儒门嗣徽贤配内言不出中馈载调雍肃宜家并处笃如宾之敬端庄佐阍无违谨克相之仪篝灯而伴青毡志已毕酬于笋口秉烛以随丹笔人宁抱抑于飞霜鉴此祥刑嘉彼良俪兹用封尔为安人枫音锡美兰韵含馨

○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管理南河朱国盛

制曰朕光宅丕基以奠方夏岂其图壮丽以示威无亦仰奉 列祖贻谟拊御中外无敢侈焉即不能尽罢诸作治以息元元而程艺飭工毗赞宏父则诸子曹有均劳而况历试辄效者尔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管理南河朱国盛以子大夫高第一分水部载历缮曹适以漕渠更勤荒度盖示巧陈功之会唯协财权用之方顾握利或集怨以交征而庀材多市私以任德尔乃力清浮目独任综核人予纲纪之成模事按 祖宗之旧法既不缘公家征取下剥人膏岂其以豪寇奸阘上湮国计至若省纳交以充额则献丞不润于苞苴革虚滥以通商则物力顿苏干权徇宣劳内署标仍楚蜀之星凰展采真江檣语东南之风燕属兹大赉晋正郎□是用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于戏水衡钱不可门也盖民间什伯公家千万假令出私钱料 内宁任干没乃尔乎以尔综理周密费省于国力宽于人矣尚坚尔心竟尔材操夫水犹民然少疏则雍多漏则竭懋之哉佐我如流之令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胡汝淳

勅曰朕光纂洪图综核六職念役烦而司空填委特慎简关吏以条次榷政乃荆襄犹辐辏重地也子大夫持筹劳勩亦久矣朕其忘显褒尔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胡汝淳学绍庭闻名升轩对迨蜚英璧水遂振秀冬曹尔乃守励坚冰才恢迎刃精于简下法行凭稷之奸惠以通商德在倚舷之口盖司存裕国志在宁民条生人利病之衡深惟其大酌天地盈虚之脉力导其源顿使惠风偕江水同清心勒与岷山同颂已爰以覃恩授尔阶承德郎锡之勅命于戏国家自工兴来椎征之使不啻十道比我 先皇帝皇祖大命尽罢诸瑯独留士人为司关唐刘晏不乎乎士人名重于利故借士以克有成尔尚精白一心以重士名遂以若予工以为朝廷收士效欽哉

○南京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文翔凤

制曰朝廷采清议佐大法往往从穀下藉留京之议而留铨诸子曹亦复饶介节有道术者各持所抱以佐清议尔南京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文翔凤以子大夫高第三仕为令两曹于南而尔誉起青齐化行伊雒充庭鹭羽云开叶上之鳧绕境竹花春满河阳

之种至若调藩室之宜而抑珰寺录名贤之后而远侏言拔篱棘于蕃墙严笑嗔于风月盖学探二酉志揽八寅提英鉴于羣伦振文锋于奇响今自推高用世后来称首词人兹以覃恩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世珊文士迂不中世用而留署恣眺听为辞也尔抱匡时气略而薄衍天爽龙抑何雄博也乃棱棱风骨与向者字人之政同声宁惟雪此迂嫻将河山供尔筹策矣懋哉竟尔远局

制曰士抱璞而人修宾案亦足以劳乎乃若共寒素遂其功名则糟糠当贫贱之交矣尔南京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文翔凤妻封安人武氏图史蔚其在躬诗书略能上口锤礼郝法合以壶彝鹿雅睢风翩其闺秀尔其流黄皎月清开笔底江花静瑟明星傲助空中邵阁翳尔夫能唯尔佐之是用封尔为宜人尔夫谓尔勉相勤也尚以荣纶报尔闻妇

制曰朕闻抱文者守质士不幸以文见而遂掩质于爵名然竟以道重也而况式似于子尔承德郎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文在中乃南京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翔凤之父一冠西京载雄南省当 神皇帝嗣服正子大夫承轩而雅欲通一气于目聪清两孽于中外尔其才堪世忌道与天经董贾不逢竟弄半川风月庄骚杜笔顿成持世文章襟期旷达天人閔巨综铨宇宙即三至清曹供尔办略矣是用封尔为奉政大夫南京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老凤谦名于故向文龙启秀于丝纶

制曰华相席易侈也质相席易朴也乃夫若子方以文章豪天下而又世宦于朝独孝让之行满庭屏也予其有恧焉尔封安人赵氏乃南京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文翔凤之母赋以慈和娴于静让处贵显而躬修甘旨当华温而力卸绮紈友介備于肃雝奉诸姑于敬爱南樛福履室无嘻谗之声西极才名庭佐义方之训是用封尔为宜人尔躬翟服拊子舍听文侍重咳也尚以慈功酬尔孝行

○南京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沈维毗

制曰朕方综核名实以式叙品流所期疏壅拔滞尽登天下之豪杰而进绌阅序于勋曹尤称要任矧丰镐重地自昔称清议焉自非公忠有风格者不授尔南京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沈维毗以子大夫高第载佐邦刑两衡省辟庭无呼晷之声野乏留良之叹尔其升华铨部振彩留都别流品以口大公明陟黜以杜羣枉独提英鉴物来而自具妍媸人就平衡心定而不为轻重盖语严于风月官慎于笑嗔而道重嵬山名高玉峙具覩尔风格已兹以覃恩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于戏尔不闻周家董正治官乎功赏明而人心定篱棘撤而世道平懋之哉朝廷通天下为一身无谓南铨非交戟下也资尔令猷质予新政朕于尔办吏矣

○南京户部福建清吏司郎中祝万龄

制曰朕光纂洪图仰惟大计即不恧遗贮以念塞入而更深念大司农之訾算穷则数请为借也习于借遂不讲于筹而率尔以借犹裁腹赈蒙袂也计其有转注乎微清忠干吏谁办此者尔南京户部福建清吏司郎中祝万龄以子大夫高第一主留曹遂勤版

计而精于简下廉以持身乃使斲戢豐狐耗严壮雀它所矜为千伯尔方属以寻常至以
当事之勤心邀 神皇之明旨而兵荒易剧地重难虚仰陈躑臬?元之羣心特奏瓶罍之
罄状既精心以争觝乃独力以回天盖劲骨直肠通材宏识见超利害之外计杭盈虚之
中可谓明而知大计矣兹以覃恩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汉臣不云乎羗独足忧耶
而借非计也入不问逋出不问冒有司席故尝马入厩金入怀矣踳踳加赋于乞蠲之人
议賑于追逋之地其宁有计乎以尔远识坚尔骨行且典大方为国远猷其勤入以念所
出也朕显陟尔

制曰朕祇膺大策而不得以天下养每览诸臣孝行未尝不憫焉念之也至身所不
能得于亲而子能得于身其以鞮佩为菜服也殆不独宦学相辉映矣尔原任秦府审理
正封承德郎南京户部福建清吏司主事祝世乔乃南京户部福建清吏司郎中万龄之
父蚤分翼轸之精英壮览河华之雄秀生函摯性天与醇衷尔其伤藎背之既零望桥山
于空仰间关万里风雪几年要之以少艾而不留历之以诸艰而竟合当其既违复遇频
危猝安则道已通于神明志□□于金石故外无主伯亚旅之属内无替功强近之亲而
雄文结四海之同心笃行聚一堂之肺腑迨與题梓里醴设王门分槐荫于二郎展松庭
于载世殆天所以光豪杰报醇孝也是用封尔为奉政大夫南京户部福建清吏司郎中
尚闻命而益恭励高修于聚讲无既髦而忘傲仰叡圣于遐龄

制曰朕甚喜张负之伟陈孺子也假币以聘而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乃若心德配
于陈张而上寿令名兰芽玉树并拊而膺之亦可以待天恩以释诮糟核也所由与阴谋
者远矣尔封安人刘氏乃南京户部福建清吏司郎中祝万龄之母经于俭朴居以端方
尔其成佳耦于孤踪采淑姿于清第叶鸾鳧室修雁雄堂仰不逮于尊章旁无友于介備
茕茕孤立依鸿案以相将落落同心挽鹿车而交励乃若勤能操作苦以御穷即税驾旧
州解裾新社而双珠在握一羽凌霄犹然笑语之严尚是布荆之旧当聚族而谈五十年
阅历亦足快矣是用加封尔为宜人合五朝以共寿泥书与鸾凤同明集四世于一堂翟
服象河山为度

○南京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杨廷槐

制曰国家重寅清之秩以诸子曹佐大宗伯典三礼特称华选矣客部未甚繁巨而
留都去朝贡远局又特清然清议所出不翅供事交戟下则望实腾茂亦云霄荣梯也矧
其负久阅者尔南京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杨廷槐才猷敏茂器识渊宏芟棠爱着于昌
江肺石亭平于西署薇省慰黍苗之望海滨着桑扈之功误致投闲旋更华要比赐环于
法部遂洊陟于春曹襟韵标千寻峙玉风规开万斛行舟阅历三朝典秩以静综而益练
回翔十道材操缘屡试而惟精嗣予访落之初值尔郎闈之正是用授尔阶奉政大夫锡
之诰命夫莫邪干将天下之神物也淬以华阴之土其锋益利以尔剔历两都浮沉中外
特简留司以裕尔远猷夫火以外观而明鉴以久磨而清夫用固有以不用裕者清明之
用大矣懋之哉朕且大用汝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柴绍勋

勅曰朕初承匕鬯式叙天人盖踳踳临保虔惕靡遑特重秩宗诸子曹以共襄寅清而留都清议又不专练习仪章也微亮有器局者不以选尔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柴绍勋韵度春容风猷敏劭早承轩对出握名城迨擢秀子清华爱蜚声于祠部尔乃还醇崇雅力脱江左之风抱一守恬清饮建康之水须静综风尘之外靡宁勤夙夜之间盖劲骨沉心一锱不膩鸿衷远略百度惟贞可称寅清直亮已兹以覃恩授尔阶承德郎锡之勅命六曹并列半皆有司事耳虞廷之命秩宗独曰直哉惟清非挺然无所依倚之豪杰未有能皦然者也尔以清曹居清议之地业已正郎闈矣其尚精白一心以永终誉朕且有后命焉

○南京兵部武选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王宇

勅曰留枢以拥卫□天下振本特重它曹而枢铨品鹭材官以善任使又特重于子部自非博闻有方略者不在是选尔南京兵部武选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王宇以子大夫上第同宪爽鸠晋铨司马而尔清白仰承先世直方自矢平生置身冰蘖之中脱念成亏之外题羣材于前□运九塞于握筹兹以岁阅授尔阶承德郎锡之勅命昔我 庄皇帝重念边材博求预蓄特允推择材望于枢司而重其格尔既无误狱亦克诘戎覘尔材操矣尔尚练习机宜勿循文墨以称朕蓄材之意朕显陟汝

○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署员外郎事主事王志坚

勅曰 高皇帝以神武定鼎留都故留枢特重它曹而公交车参掌比于七兵要以历练资材深其局器无亦干臣不猝索也尔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署员外郎事主事王志坚隼才鸿略爽度清襟擢自轩抡试于留署而尔丕承家学式赞庭谟静综政局纷纭独揽便宜窾会沉先开务筹筹九塞之情形敏以当机手画四方之利害子琮闇对公义竭忠殆可兼之兹以岁阅特授尔阶承德郎锡之勅命朕观古曹郎案无稽牒骨有清强抑何材操也尔父不尝郎心部乎尔尚坚尔操竟尔材以尔父所无误勤尔克诘朕且显陟尔

勅曰士抱经世远猷而用不竟也殊悲既薦之获焉乃其学有模治有谱后人绍庭闻而大也殆天所挹注已尔原任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王临亨乃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署员外郎事主事志坚之父以贤良高等两馆名封历参邦辟明恕不阿当世廉公直学古人法严薤拔于强宗泽究婴怀于单赤庭无呼晷颂有必生尔其谊重孤嫠道忘恩怨持介不欺三尺遗安尚见一经是用赠尔阶为奉议大夫锡之诰命有赫明纶尔以酬所生也尔嗣人偿尔矣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添注署郎中事主事金汝嘉

勅曰朕读书览周家以吉士励相王国唯是勿误狱以诘戎兵乃知古人以兵为刑而憫焉简幄筹于明允也佻不训于德罔显在厥世其宁俾乂焉尔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添注署郎中事主事金汝嘉以端方刚毅之资敦孝友宣慈之行一承轩对载佐邦刑

而尔参决科条平亭疑法业及期报最旋奉节乞南望暎日于重陔不违色笑想先猷于旧署犹见典刑至力塞傲幸之门独剖贞裘之路盖载恢世业不减前茅矣兹仍以旧叙授尔阶承德郎锡之勅命尔先臣以伉直官若曹尔复以孝就之官非必有谱也尔家真挚沉心若谱然朕所惓惓兵刑略见于尔矣尔尚体朕德意以竟尔先臣之志朕则汝庸

○中书舍人姜士望

勅曰朕光膺大烈登进英贤特重西垣之简以出典明纶入联法从盖习侍臣于耳目将寄耳目于侍臣也目非澹宁静默有风望者不以授尔中书舍人姜士望以子大夫高第早承简擢遂践清华而尔超秀用其沉雄端凝载其说朗姿采清函峙玉风棱孤映巍山书掩萧云风入龙鸾之彩垆回袖篆香先驾鹭之羣尔其揽采叶于皇华倚陔兰于静树博采华□之方略静综身世之沉扬盖不独光我宠章抑且以鬯兹休问矣兹以覃恩授尔阶征仕郎锡之勅命中秘秩非崇也而依禁近之光华盖古所称人与地兼清矣亦尝闻于水乎细而溪谷之鉴眉睫清也大而溟渤之浴云日亦清也坚尔骨远尔识细大不捐以成尔清朕且有崇陟

○中书舍人莫俨皋

勅曰士离蔬释屣而顿依日月光际詎不称朝廷盛选乎唐臣以古学蒙上赏者惟曰廉静夫官之设有远需而廉静实始基之自非雅有风规者曷以授尔中书舍人莫俨皋以子大夫高第升华禁幄振彩西□丝纶挹星掖之高华冰玉坐蓬壶之近秘清白脱身世蠖澹宁雅学人龙盖远局凝神不以饱温役志清衷秀骨肯缘俛仰随人万年枝咏清池五色直连浴凤诏传高阁班入翔鸾又若槎星携两袖清风阶药翻一帘红日则人称玉笋品重泥书矣兹以覃恩授尔阶征仕郎锡之勅命以中秘之秩清近而不烦他务也宁唯佩马从容侈甘泉法从乎清以定志简以厚蓄率尔廉静家风以图匡世大略则从容佩马皆经济也懋之哉尚有远注

○中书舍人杨景明

勅曰朕肇纂鸿图涣颁纶叙遂以宣达训令以嘉惠于万方亦仕是西掖之臣依日月光华佐以古学盖与有劳勩焉而耳目侍从其选也疏荣其靳之尔中书舍人杨景明冲襟粹养端品沉衷高擢彤轩鹏系天池之浪昌言枫陛莺迁上苑之春遂吁隼于薇垣爰蜚英于凤掖尔乃力综典制益聳风猷该通中外之机宜静练名实之大略清标玉立伟度山凝浴凤翔鸾纶綉散紫泥之色玉珂金钥衣冠翻红药之香朕且以闲静见尔远局已兹以覃恩特授尔阶征仕郎锡之勅命朕阅史策前代以谏官拜中书我国家多以中书拜谏官也盖昔以议论储功能今以沉静储议论尔当蒞仕服兹清华尚懋乃潜修益弘令望朕且耳目汝

○行人司行人丘兆麟

勅曰朕闻因云易润乘风易响则越石左骖不加于凝之薄笨也士孤兴启后人而雅负殊行朕其有爱焉尔丘御琇乃行人司行人兆麟之父侠骨沉心清襟笃孝家不食

华温而乐与交非关昵密而偏亲至婴哀不悔倾衿攻苦犹甘倒度则冯券不焚于自贷范舟未散于身阨而皦日孤钩清时结驷殆天所以报善人矣兹从尔麟奏移赠尔为修职郎行人司行人既表尔室以明贞载锡尔书以劝孝尔所属尔子竟尔志矣

○应天府治中吕恒

制曰国家奉 高皇帝谄谋以重芑豊因念留京为根本重地不惟卿尹之秩贵也二三参佐皆出茂简以比于廷僚国有大庆可无褒扬之典尔应天府治中吕恒器识闳深才猷敏练以省辟高第振彩名城以郡佐循良升华京兆尔乃清涵皦日明察秋毫鬯上德以安人奉官箴而卒训雄飞天塹提衡南北于长江骥展神皋揽结河山于上国舳舻载色闾井生春可称重地长城华京保障已兹以覃恩授尔阶奉改大夫锡之诰命今之东南民力竭矣尔昔佐天水有开垦之绩着闻先朝建业之水可饮六朝之风韵不可习也尔其益励忠勤以佐大京兆慰我丰镐之思朕且大受汝

○制勅房办事加三品服俸鸿胪寺卿兼司经局正字汪民敬

制曰朕光纂历服以亲帷幄大臣遂且盛其官属以备任使而文学堂故之吏自非该练通明鲜克□□其任尔制□房办事加三品服俸鸿胪寺卿兼司经局正字汪民敬以甲舍名英趋陪清近日条鸾纸岁□芸签经翻顾陆之文华笔载锤王之墨妙翩翩金紫蓬山缀集儒绅馥馥丹铅芝阁开陈汉简供奉既逾三纪恪勤荐莅八官饱参世局之缩盈历览天家之故事戴承朕眷祇受新纶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大夫资治尹锡之诰命昔人愿以华颠眠秘书不愿作贺监服也尔尚有此襟抱乎低徊静密兼总华清亦既効矣尚祇乃叙以判别朱紫遂以商略古今顷者大典宣劳并及大赉朝廷庸旧人若斯矣钦哉

○制勅房办事大理寺左寺左评事兼司经局正字唐允恭

勅曰国家于禁秘之地设中书以掌书王命间简世裔以参佐其间微独以清华之秩荣门望也无亦以簪裾之后雅闻心笔之谈而清忠之□饶俊才也尔制勅房办事大理寺左寺左评事兼司经局正字唐允恭乃故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文献之子风规峻爽器度冲夷学绍庭闻名成频藻迨蜚声于壁水遂启秀于薇垣乃以积资加銜棘寺而尔抽毫鸾掖载笔螭头兰简浮香润色焕龙缣之耀芝函发彩宣文腾凤藻之辉乃若窻对绿松阶药翻一帘清影班联玉笋佩环携两袖香烟朕顷从讲幄以正字覩尔风格矣是用覃恩授尔阶征仕郎锡之勅命于戏惟乃父当 皇祖时清贞大节着于西清矣家声无替惟尔后之人是寄尔尚承尔家学从诸大臣以佐纶盖家为令子即国为良臣懋之哉以需显陟

制曰朕闻妇荣于夫毋贵以子乃子職夫名之并懋知妇功母德之兼隆昭圣善于兰陔特锡恩于枫陛尔故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唐文献妻累赠宜人顾氏乃制勅房办事大理寺左寺左评事允恭之母函贞华胄俪美名□□德温恭赋仪婉□借□先分藜火调机□引纶扉遂使抽毫光著作之庭佐政起寅清之誉若夫式和丸之训

躬画获之勤揭帷墨于先程起丝纶于世掌优龙劣虎尽含绝地之材玉季金昆总奋凌霄之技嘉謏帙之启佑念薇省之声华是用赠尔为淑人睠象服之重锡以夫荣而既贵荷龙章于三赉缘子贵以弥荣

○鸿胪寺左寺丞赵以旗

制曰国家以礼陈叙万邦而肃中外典客之司亟需令望自非多材艺端容仪可以接对者曾不阅历以几于大列尔鸿胪寺左寺丞赵以旗以儒家子近京国居而振秀琅函升华璧水迨入参典属乃更切观光荐谷蒲而来朝周室正崇礼乐都绵蕞而注礼汉官载见威仪遂以积资荐跻清近兹以覃恩授尔阶儒林郎锡之勅命昔我 显皇帝静摄有年洎我 贞皇帝受命于末故钩陈豹尾问未或即叙尔依日月光际久矣朕方初嗣历服以宾四门尔尚恪尔職以匡尔正而修大府之灵钦哉

○东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刘垣

勅曰朕方光纂服历以安方夏而惠此京国更惓惓焉乃若固紫薇营室之防而治以无扰则唯是二三司城吏是寄尔东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刘垣风格莹平才猷敏劭蚤蜚英于齿胄遂服采于都廂而尔提身志切饮水剖剧识谙熟路和风披惠九衢沾安堵之麻明鉴悬清百雉罢探丸之警既登荐剡式叙官尝兹特授尔阶承事郎锡之勅命语不云乎稂莠不薙嘉谷不生安民生者在去民之稂莠耳矧左言不尽译于澄波而万方杂沓得无勤销萌之虑焉尔尚益既乃心祇服厥叙朕且录岁阅而登尔钦哉

○后军都督府署经历司事都事顾懋光

勅曰朕睠念耆旧施及后人间量品材擢在戎幕无亦握筹俎胜劳在疆场则军旅之事后人所习闻也尔后军都督府经历司署经历事都事顾懋光乃原任总督河道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赠兵部尚书养谦之子以淮扬俊品出德善甲门而慨慷有文疏通多略特从荫叙式赞戎闱恪勤在经画之中风格出簿书之外兹以考满特授尔□□□□之勅命尔不忆尔先臣乎狡□交讧轻缓迨如也其雄才大畧尔得几何尚竟尔材操以裨戎画勿谓簿领无烦借箸也懋哉

○羽林前卫经历司经历邹袞

勅曰国家设武卫护周庐而以世其武者统之又间择其世文者佐画诺于幕要以参对簿书交相成也尔羽林前卫经历司经历邹袞以疏通敏练之材生道谊文章之族而仰承世学祇奉彝常精明驱凭稷之奸岂弟取当官之誉所司奏尔状曰敦理学懋家风颯尔格矣兹特授尔阶征仕郎授之勅命尔先人世有名儒而伉直敦古尔尚趾美前修不隳父业乃以能尔官无回簿领琐猥有奇安施也懋哉

制曰朕观世儒晓晓高以博名卑以博爵及爵名无所传而儒遂为天下诟病乃若儒于爵名而爵名不易吾儒夫儒亦何可诟病也尔原任河南按察司僉事邹德涵乃羽林前卫经历司经历邹袞之父以贤良高第一佐邦刑载僉外臬而识参圣脉学绍庭闻求心直见古人据德不阿当世论说在风尘之外精神函職业之中有子而才克家于业

是用赠尔阶为奉政大夫锡之诰命阅尔疏三儒抑何恳爽也尔不竟其志而子以下僚显尔矣

○南京太医院院判罗成名

勅曰比者岁时失和灾沴频生元元时厉非咎朕倏然念之有能执一匕以调我元化其靳褒荣之典尔南京太医院院判罗成名艺苑名英儒绅重品器形而上精艺入神早擅誉于岐黄遂策勋于南北几年禁籞闻长乐之钟声数载江城阅吴宫之芳草尚思医谏特简留都兹以覃恩授尔阶承直即锡之勅命古豪杰不得意于时多托之□药以孤行其介迹者借尔曹以以为荣□养交游结通显而已以尔供奉三朝积资甚久其尚永保终□以广朕如□至意钦哉

○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侯执躬

制曰国家建方岳以课百吏而佐安元元其有综核行理疏附周泽俾万里昵在尺阶也朕不忘远氓其忘远吏尔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侯执躬风规凝远识力精沉一擢轩抡洵参华贯俾专左辖式是西邦以番蛮杂沓之区当兵役频仍之会而尔端敏以清六纪廉公以率百城作屏翰于属连大甸宣于踣顿遂使汉索崇隆于剑合皇流倍渥于瞿塘阅尔程书朕心用恠兹特授尔阶通奉大夫锡之诰命诗不云乎芄芄黍苗阴雨膏之国家不惮征缮以安西南而西南愈困亦唯是郇召劳之耳既绥既拊不戢不难其坚尔胆智以当天下之务尚以培我周京以笃佑于桑扈尔惟懋哉

○湖广布政使司右参政张以谦

制曰朕念方岳之臣扬历中外皆我 皇祖所简拔曹署绥靖元元中更我 皇考弃过录功因材选叙朕顷以普天大庆疏荣及之不必其任也尔湖广布政使司右参政张以谦沉心远局介守通材擢等轩抡馆符花县饮水分曹于建业悬鱼出守于鄂江法提藩臬之衡绩满楚秦之路意律千人自废冰操一介必严振敝拮私百吏仰忠清之槩起衰扶弱属城钦该练之猷即偶误于人言旋彻闻于朝听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大夫仍加尔资治少尹锡之诰命楚称栗鹜而苗匪用命也或至中外为奸利吏不务安之而务胜之衅起苛烦而又草薶是急宁复有靖圉乎竟尔勤疆课廉干以化楚慄重念苗亦吾人也朕且有显陟

○整饬永平等处兵备山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杜诗

制曰朕睠顾东陲宣威外阃特重纪纲之任兼资文武之猷矧地拥神皇权兼戎索念安□之□□□宠□之特□尔□□永平等处兵□山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杜诗履绳峻节导窾长材发迹版曹力赞度支于心计握筹上谷特清浮冒于雄关迨武部之专司泊薇藩之分部晋楚更参悉吏治民瘼之隐燕秦特寄谕 情边计之详金云惊代之鸿猷特?辽西之重任而尔才与诚合谋以断资糾虔将吏以威严绥辑兵民于镇静振积弱之军声知名草木剪方张之虏势落胆旃裘自折千里之遐冲允称一方之伟略兹以覃恩授尔阶通议大夫锡之诰命于戏边隅多事则昫委难张中外久疏则纲成易解属

廷谟之未谙兼塞略之或艰既耽木叶之忧遂起桃林之役况民系中原之机括地当东土之员官岂惟企意于外宁抑亦先防于内患当未两尚彻桑土岂中流可略衣衲惟时儆于不虞将事乃其有备无忘保介益懋肤功钦哉

○整饬淮扬海防兵备道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马从龙

制曰东南咽喉有海防之设自嘉靖甲寅迄于今亦已寢弛矣它率守巡异置兹独以守而兼巡则内靖外绥式清且晏宁漫比于羣牧受简者能无加意乎尔饬整淮扬海防兵备道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马从龙于迭生忠义之邦为知向诗书之士轩陈汉策矚发舜封值缩板之繁兴受起曹之剧任而一朝佩虎三郡坐熊久则自明抑焉弥振惟枕江臂淮之能洞识故持衡作屏之不它移曩以藁苦博其棠甘今以车轻凑于道熟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大夫锡之诰命是役也吏民伍两原责各半之兹具择其最急借观已事如羣口云扰而后辄有孙恩之属乘以抵巇方今蒿目养痍不直在 岛狼燧鲸波同时交亟俾朕得稍纾南顾并念东筹翳惟尔是赖钦哉

○浙江布政使司管理嘉湖道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潘洙

制曰朕憫焉流冗軫尔藩垣比缘岁序之不登更念东南之既竭端资岳牧分任旬宣既隆口伐可靳褒崇尔浙江布政使司管理嘉湖道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潘洙赋才闳敏操行端严一冠廷抡遂开经学既若予工于寅亮乃握人鉴于清通出佐藩方历更繁剧乃能奉官箴以率属鬯上德以安人胸函屋蔀光明同皦日而流力脱茧丝节缩至秋毫而上懋着激扬之绩式宏保障之猷师荐登闻朕心嘉悦兹特授尔阶亚中大夫锡之诰命朕闻力剧则苦租徭之苛惨官高则厌金谷之凌器兼以海汛时严民恫未解野多疾首吏有攢糜借尔前筹遂成安堵朕今擢尔廉宪粤西矣纲纪庶司提衡诸道任为益巨称亦滋难永矢厥心益腾休问朕将有大用焉钦哉

○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严道右参政米万鍾

制曰朕光纂大历祗绥方隅唯是分岳藩臣宣布朝廷德意乃两浙为天下首藩而宝婺谷江达于桐水又两浙之雄要微公忠有干畧者不授也大庆疏荣宁需阅叙尔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严道右参政米万鍾以子大夫高第出宰花封入平棘署载迁版部洊历水曹既若予工乃分方岳尔其精于简下力清耗蠹之源慎以裨身自矢公忠之志槩三朝之阅历识以练而日精参两部之经营材缘用而益大处脂膏不润清标峙玉千寻当盘错有为风度行舟万斛盖云梦八九尝空赤玉之胸材实四三不假南金之口当庆条之初下正行省之新参兹用授尔阶中大夫锡之诰命朝廷以土予吏将土人之便害兴除是倚乃一有事而借才略土借饷食人盖一切取办于上而吏不问以尔迈往不屑之韵生长都辇下谙此深矣一乃心坚乃材操尚为朕办此土也懋哉朕且有显陟

制曰朕闻疆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而气骨定于夙学则元侯早佐以担当天下之大朕且为抱骨气者重之尔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严道口参政米万鍾妻赠宜人李氏以椒晷之裔亲当天畿之都会而德函百顺躬备多仪苹蘩克庀于僮僮图

史夙遵于穆穆终温且惠主中馈以宣勤能敬而文佐下帷以励学矚念旬宣之寄可佐薇藩由昔敬戒之规蚤襄兰壺兹加赠尔为淑人德音无斲昭彤管以长麻异数方隆贲玄扃而永耀

制曰抱奇之士当龙腾豹变之会而柔女子佐其成能使式叙于内言而扬历中外者得以廉公报主上殆亦贤已尔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严道右参政米万锺继妻陆氏生以甲门伉于名世而清心为质慧性作仪堂无伺色之欢衿鞶克庀室有同心之爱筐筥偕芬结褵当冠佩之华茹澹御纷靡之会尔夫出襄繁剧曾无内顾于庭屏入理棊书雅见相庄于帷布前猷力绍外政弥光是用加封尔为淑人录彤书于主馈洵膺并贵之荣扬淑行于明庸益懋相成之谊

○河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高惟冈

制曰宋韩蕲王产于延以勇鸷应募卒擅武功之首厥后彦直登制科特标水镜固文阵雄帅乎兹有与之同里而世绩偶符其以旬宣奚忝也尔河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高惟冈才具茂明器资端亮甫敕黄于枫陛旋绾墨于桑泉洊陟冬夏之两曹兼司水陆之一会乃尔严精剔攘濯意均调健儿非纸上之名斥鹵有湟中之利而置邮行德谨策呈能历收古汴殊庸果副维垣重寄是用授尔阶中大夫锡之诰命夫大梁锁天控地旧称四达其域为豫盖言乎舒亦甚矣尔尚与民休息力返中和俾再游化国之日朕且甄其后效更有显酬钦哉

○四川布政使司兵巡上川东道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沈朝烨

制曰朕光纂弘图祗绥方夏所赖保乂之臣宣布德意于遐方遂使捐烦解易以息小民于苛口而征发亦一大役也有能俾乂朕其忘报而况庆条之布与地俱远者尔四川布政使司兵巡上川东道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沈朝烨长材伟识俊烈神衷既冠乡抡遂承轩对尔其通除虞部振策水曹内靖九衢外调万舳蔚尔经纶之略参予藩臬之司威严略法武侯镇静唯庸忠定顷缘东役遂借西筹简嫺惟精旌旆变锦江春色训齐乃一节矛拂剑阁晴云矚此肤功宜膺茂渥是用授尔阶中大夫锡之诰命古称益地险而气疆夫险与疆不可恃而又不能因而用之乎以尔疏滞牒流泉货核一切古法而精心行之亦既以效乃酉阳之役两及之而唯尔能调之顷闻东入倚蜀卒如左右手斯亦简饬之效乎民固乃险民靖乃疆懋哉朕将咫尺吾远民而宁远吾远吏

○整饬密云等处兵备河南提刑按察司副使冯汝京

制曰我先皇祖憫焉东顾念白山木叶之未康而赫肆挾伐中更我先皇考愈益兴发以奖士气而辽西为征调出入之咽喉抑将犄犄西夷以跋其尾无得生心于东也非雅抱器识以地练阅者其得授焉尔整饬密云等处兵备河南提刑按察司副使冯汝京风猷峻亮识量宏深蚤以轩抡回翔学铎迨升华部乃出视边储金云文武之兼资遂授纪纲之重任而尔才诚两合谋断相成训戎律而协其机宜揣口情而得其要领纠虔将吏略法乎威严绥辑兵民惟持以镇静众皆称其上策予方倚为长城惟是中行

之有口以致狡口之生心尚赖成谋宁为汉患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当边烽未耸其谁不韬铃负而孙吴雄也属者东之役大略可睹矣以尔公忠敏劭业有造于东尚为朕绥我劳人以壮神皋左臂而遏佚其心我 文皇帝之大烈朕且企焉钦哉

○抚治荆岳整饬施归等处兵备分巡上荆南道湖广按察司副使卢瑛田

制曰朕闻汉以荆为用武之国展纪而带江汉宁复篳路之遗乎坛曼靡随亦吴会巴蜀间都会也即急悍而争平桃弧棘矢共我王事尚犹是忠谊也揆文奋武察后服先疆而备之则唯公忠吏是倚尔抚治荆岳整饬施归等处兵备分巡上荆南道湖广按察司副使卢瑛田以子大夫高第入佐版曹出分推政迨郎闾洵正乃楚臬方膺而尔以沉雄博大之材行其悃款以敏劭精详之虑用其宽明故力察贪廉兼资文武训练振拔河之气综核起控玉之岩盖国家托重臬藩而中外习为诞慢下媚宦成之能吏上窥局定之爰书尔唯一脱于寻常事乃奏成于远大既思为主上结心于百姓忍不为小民请命于有司蹇然冰玉之中蔚尔社稷之役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诗命不以江汉纪南国乎尔以廉清负干材为江汉砥礪亦其纪乎念尔淮徐之政尚芬人齿而责我周南鳃鳃为兵民计甚悉也方今旧藩既饶新藩且建非尔廉清有干材者谁安此警而易争之众懋之哉朕将大尔庸

○分巡汝南抚民河南按察司兵备副使郭士望

制曰朕祇承大业底定万方憫焉念中原重地唯是藩臬之臣是倚更念我 神宗皇帝芑貽贤豪释薪积而湔濯旧德弼我成谟况其分统均之政而系望名藩者明恩其爱焉尔分巡汝南抚民河南按察司兵备副使郭士望早冠楚材遂抡轩对戟分华署入主祠曹既持天部之衡卓负人伦之鉴一行藩省名香浮兰■〈卅漚〉之溪几月于宣襟韵彻桐江之水六息方旋于纷语百为益畅于静观当予大政之维新适尔受除之载始盖介守千寻峙玉竝材万斛行舟揆策周详抱中外兵民之上计陈言慷慨饶清通简要之风规兹以覃恩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中州当天下腹心而宛豫居其阳盖白羽析隈通隕襄间向盖有仓襄焉土之人不云乎圣君如望慈父母焉亦曰望君如望岁今不然乎尔尚修尔德以拊予腹心懋之哉宛豫人将豊获于岁以恢慈望矣

○分守辽海东宁道山东按察使司副使兼右参议何廷魁

制曰朕光纂大历绥靖边陲念我 先皇帝不憚征缮以数百万为东人挟纆而文武大吏尚未有画一策出一奇以指定白山木叶之间朕安得不厚属于新命也尔分守辽海东宁道山东按察使司副使兼右参议何廷魁以子大夫高第两下 烏鳧载参署爽迨鹤携隼旗鹿夹熊轼以博综远馭之材调往最难堪之役更缘疆鯁孤特之望力持不可问之乡盖大輒既发乎庖铡错节遂分于虞器金谓兼资于经纬持予重任于东宁振积弱之军声山川动色剪方张之口势斧金为光兹以覃恩特以新銜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朕闻豪杰用人以成功微独其人也用及敌人矣以口之夫心于东西也我不能两乘为用而又弃土人以啖口安在勤天下于一隅也夫庸不足为用而惊不能用尔

以才用矣尚以胆智罗三韩而随地以用朕且覩尔材名

○整饬辽东驻宽奠等处监军道山东按察司佥事胡嘉栋

制曰朕光纂鸿图底宁万寓而东人未靖我先皇帝憫焉有东顾之忧盖重授以挾伐而条次方略以固吾圉也则尔诸臬司是倚自非公忠有局略者乌胜其任尔整饬辽东驻宽奠等处监军道山东按察司佥事胡嘉栋以子大夫高第一参郡辟遂主留铨迨入拜夕垣乃屡烦辰告遂因过戇悞致投闲余云经纬之兼资旋适?纪纲之重任而尔骏气超成亏之外鸿谟操战守之中运龙首以成谋驱虎牙而制胜训练旌旗动色指挥斧钺为光独运幄筹壮塞上寻常之胆先为俎胜调胸中百万之兵盖以十口之静观合生平之感慨算以沉而透神以练而精念庆典之方新正朕功之可奏是用覃思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尔不验朝气乎夫尔之锐而撻摧瑯触世忌投荒而不惧者气也气定则能任气奋则能往合定与奋而成锐入其深瑕其坚将在此饶矣懋之哉练士而成朝气也予日望之

○江西广信府知府卫道

制曰朕闻江之右多徙业于远而灵山饶水间独矜谨节义称重业焉不识象山鹅湖遗风尚有在者乎朝廷欲表率属城而振迪之微二千石谁其与我共此者尔江西广信府知府卫道以子大夫高第起居秘省佐政版曹历着能声载专剧郡操修峻远器识沉凝契以端方道更严于拔薤载其清静治不扰于烹鲜法穷铢两之奸泽遍桑麻之野阅尔奏绩朕心用嘉兹特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夫民进穷于吏退穷于豪得无咨嗟叹息乎简羣而凭稷者去之使吏不倚法豪不倚力尔治郡亦既效矣尚竟尔材操将以胆智担当世务朕且汝嘉钦哉

○山西平阳府知府高登龙

制曰河东古股肱重地顷以荐灾失业赋逋民流所赖良二千石表率州邑安小民于田里用副朕与共之思尔山西平阳府知府高登龙忠精敏劭博大端凝由廷抡而佐版曹积岁阅以临剧郡而尔操严一介断析棼丝宣明恩而表百城敦大体而课群吏师帅人歌振鹭宽和野有蜚鸿所司以状来闻特授尔阶中宪大夫锡之诰命夫汉吏有纳客而名章或却属而坐咎然雅志报国不藉豪斂名何如也尔控此上临人非一誉尚为实母为名朕终不任一人之毁誉也行诏尔矣

○直隶保定府同知姚光祚

制曰邵丞秩亚二千石以宣王化佐长吏亲人也京辅重地迭倣洊灾其有赞符副政表率属城使小民安田里而无愁叹朕敢恡崇褒焉尔直隶保定府同知姚光祚抱质学文居今好古荐登上国试教天雍遂端佐大邦以抒筹与□地当旁午人半呼庚清肃而操纪纲精严而佐画诺正学化悲歌之旧直躬当通介之交既以力靖萑苻风行组练而旁搜藏简间握属城所司以状来闻曰循良君子已特授尔阶奉直大夫锡之诰命悃悃之吏夙谓无华文学之吏或不兼政尔质有其文为穀下端察之最其一雪此言矣尔

尚率尔真竟尔学以调此如砺朕且汝庸

○驻扎岫岩抚民兼海盖管粮直隶永平府同知张文达

制曰念我先皇考以先皇祖遗白山木叶之忧遂至倥焉东顾发金钱百数万而浮滥尚存耗蠹未洗非得廉办之臣孰为朕善酌盈虚保护元元漏卮终何以实民急终何以济也尔驻扎岫岩抚民兼海盖管粮直隶永平府同知张文达长才耸壑峻节昂霄擢自贤科历迁重地而尔抚摩兹爱输挽清勤功着仓箱欢腾井灶拮据造军民之命脉绸缪固畿辅之藩篱剔蠹细入秋毫恤隐明含皦日所司来奏佥曰汝嘉兹以覃恩特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于戏辽之民与虏相习也山川险易其集饷骚动半天下将辽终不可用乎谚曰巧者不过习者之门以尔着绩东隅尚其益励初忱佐我国家大计钦哉

○管理辽东金州海防清军山东济南府同知李居简

制曰国家秩少府亚二千石以佐专城乃幕府侨设特资弹压其雄要视二千石不翅重也矧三韩弗靖六合皆兵非精敏练谙之士曷称其选尔管理辽东金州海防清军山东济南府同知李居简贞心远畧峻宇沉衷早荐乡闾历参边郡尔乃缘经术而通务抒雅抱以匡时操励茹水法严拔薤独运兴除大计深悉利害机宜士无脱伍海不扬波可称精敏练谙矣兹用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于戏汉人之言?册营平也曰羗独足忧耶百万之需寄于海若斯亦东人之大命用兵不练不精士不核不练乃将乘虚而为渔也卒伺冒而为市也文吏两乘其弊以饬喜怒于中而谁练之谁核之也懋哉力破积习慎我繆绸朕不以格格汝

○辽东广宁驻扎管粮山东济南府同知马绍芳

制曰在昔我皇祖念辽左军兴而广镇当西夷之雄要特选精敏有干略者往倅其地以筦军储一切机宜得与闻焉国有大庆宁忘尔劳勋乎尔辽东广宁驻扎管粮山东济南府同知马绍芳乃原任工科都给事中汝松之孙湖广布政使司右参政允登之子粹品鸿才清风亮节迨蜚英于壁水遂振彩于花封既简輿情擢遼岩镇借箸起孤城之孱胆投醪布绝塞之阳春处危岌而能御以安闲当烦鍕而克筹以暇整马腾士饱食足备严向者口阑入而能以意调发随创而去覩尔风猷矣朕甚嘉之兹以覃恩特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夫辽之地危于无兵而非无兵也辽之兵危于无饷而非无饷也金城方略朕不中制尔其悉心大计佐元老壮猷以图灭此小丑朕不以格格汝

制曰三妻并贵司封氏所不掌也朝廷覃浩荡之恩敷天同庆矧边徼劳吏犹朕所加意振作可无破格以旌之尔山东济南府同知马绍芳继妻邢氏静娴则训动应图书和以莅众而成严恭以承尊而能爱前猷力绍宗佑靡昌念芳泽之犹存睠学机之中断特加显命式慰幽贞兹用赠尔为宜人锡鸾綉以为华佩鸿庥而如在

○山东登州府同知管自在州事段展

制曰朕承先帝遗谟底宁方寓而东夷永靖每期边吏灭此朝食乃若公忠良牧

负干局以固吾圉遂以分朕猷念者朕敢忘报尔山东登州府同知管自在州事段展德度端凝才华敏茂蚤抡乡荐历馆名城以田民两敝之区当战守不常之会而尔才周四应谋尚万全罗边略于胸中玩口情于掌上遂使鹤表风清体关月净予一人甚为嘉之狐鼠魂消于城社旃裘胆落于威名是用覃恩授尔阶奉政大夫锡之诰命于戏白山木叶之间旁扼夷落为陵京重地所赖内拊百姓外撻狡口者微尔恳衷介守不以错干局也尔之抚灾黎处运事着绩先朝茂矣其尚益殚厥心以抚此辽土朕不忘东顾其宁忘尔

○直隶保定府推官夏嘉遇

勅曰郡国设理官以参佐二千石谓以理理之也我 文皇帝命所司慎刑唯曰揆之以理朕数出德号霈宥下土而苛吏熏胥民在鼎矣有能体朕意以理衷法朕其有爱焉尔直隶保定府推官夏嘉遇廉谨而操远局精严而运沉衷一冠廷抡遂分郡宪以三辅凋罢之会当五方杂沓之区赞尔惟良综于下邑即圆方异格或躁静殊材而经阅则事精悉咨则误寡羣吏不逃名于寄治属城绝纳响于托公遂使庭无呼晷之声野有蜚鸿之颂已兹岁阅特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夫理以专職寄元元命脉而其寄職且以核吏治无树苛惨于元元古不去乎地广不可狭也民众不可苛也上谷重地而以明允用其博大亦既效矣尚竟尔志以明庶狱遂及庶官朕且显陟尔

勅曰昔谢媛佐其夫商人吏之臧否榷政务之得失种种有条理而其夫遂不以富贵累其心贤可知已尔直隶保定府推官夏嘉遇妻郁氏静娴则训动应图书夙傲调机以光素业尚垂宿缟式佐官常顷所司告朕曰尔夫仁行法外清畏人知计惟尔主中饋调内言用以成尔夫子廉清尔兹用封尔为孺人夫木有理曰初若以力解也尔尚力以理尔家于成助尔夫竟成于理

○直隶保定府推官范绍序

勅曰上谷依日月光际为天畿浩穰民器而俗易偷地重而法易翫凡以三辅之雄城五方之都会也其佐我良二千石以捐烦去苛而就吾理惟良司法是藉尔直隶保定府推官范绍序学自庭闻品成孤诣蚤抡上第司宪名城处烦嚣以澹宁馭盘错以利器片言既折若矜如见之肺肝百口无词尚权不经于铢两要以法必行于疆近恩无漏于单宗提身冰玉之中会法科条之外遂使吏解闻风之授人依随雨之重盖持一衡以表百城悬三尺而平五听可称精敏远局矣兹以覃恩特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理为朝廷寄元命而亦时为大吏寄耳目耳目久既大吏反不得自有其明聪夫以法行意者骄也以意行法者恣也惟勿骄以去偷惟勿恣以去翫无亦曰理不干其耳目大吏乃不干其聪明乎懋之哉朕且耳目寄尔矣

○山东东昌府高唐州知州师心

制曰州牧秩亚二千石而临邑长乃其字人犹邑也故膏雨其人而襦袴之口牧宁独夸属城之雄乎有能俾又可靳褒嘉尔山东东昌府高唐州知州师心以省辟高等载

参大郡历典方州以冠盖之冲当凋疲之会兼以岁时不易加之菑盗频仍而尔廉以裨躬勤于检下法严拔薤而岂明威泽□怀婴而宁市德遂使絳衣宵遁赤地春生阶少诤辞人歌明牧兹以岁阅授尔阶奉直大夫锡之诰命夫分甘绝少以为□也长吏子视方国而茹其哺乎丰修备菑修□尔既瘝身从事以保流佣矣尚竟尔猷念左□我蒙袂遂以康我王国朕不以格格汝

○山西泽州知州王所用

制曰州牧秩亚二千石而旁领属城径达藩臬则有若阨之长溪晋之高都而高都为大其司牧能宣布德意至以两地奏岁成朕敢忘报尔山西泽州知州王所用材操峻朗标韵清通一对彤庭再麾紫马当吻海派江之要会更高山深涧之雄藩标华实于鱼盐敦俭勤于种牧而易民同化易地同操所司来闻曰事治民□风□□绝朕甚嘉□戡用授尔阶奉直大夫锡之而命呜呼朝廷课最民功唯视其无过于百姓□或上赏其功而下摘其过则利有悞易嫚也思有畔难循也尔既阅南北而吏民同声曰功矣尚循畔而行无黜嫚以傲其成朕则显陟汝

○四川重庆府合州知州罗万象

制曰西川去京师最远而州牧去里最近其有□宣德意为朕亲民于远则万里犹尺阶也尔四川重庆府合州知州罗万象志介方廉器姿敏茂蚤抡乡荐出典方州而能任质推诚系强扶弱苏累岁之凋残补百年之旷阙使者数辈咸以最闻兹特授尔阶奉直大夫锡之诰命汉重愔幅之吏非谓饬敝垢也修身取誉无钓奇于官耳尔简失有簿求告有鼓尚懋尔实修无以绩成而替所为愔幅者朕将选诸所表以次用之钦哉

○贵州贵阳军民府广顺州知州万曰栋

制曰朕闻新沐者必弹冠言励精于新也夜郎万里新民甫定沐浴周泽矣凡我二三长吏尚有弹冠之思乎朕不忘报尔贵州贵阳军民府广顺州知州万曰栋名蜚槐市骥展泥幡两典方州兼筹壮邑而能手开草昧力起伤痍辑归鴈于泽中怀鸣臬于境上遂使渐成殷赈复见威仪役无黔皙之谣作有袴襦之咏兹以岁阅授尔阶奉直大夫锡之诰命诗不云乎爰得我所乐以民土为所也尔唯廉不藉资于地尔唯平不鄙夷其氓远人业倚尔乐土矣尔尚竟尔廉平毋斂其所朕则嘉汝

○直隶保定府唐县知县陈于尧

勅曰朕念畿民依日月光际大泽唯先大役亦唯先顷闻岁祲有道殪焉是吏奉吾诏不勤而人瘼不省也其有仰体朕意康我畿人遂以光于尔前业朕将尊显之尔直隶保定府唐县知县陈于尧以省辟高第馆绶名封当岁比不登吏或为蠹而尔神闲气定识远防周惠遍桑麻野有鸣鸿之颂令行粮莠庭无凭稷之奸比使□白奏尔状曰真诚谨恪殆有汉吏愔幅之风□□特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汉神爵务综□□曰举廉吏欲得其真也廉乃不剥真乃不□尔先人守晋陵不尝以节约失过客欢乎尔□竟尔操为真品俾课吏者曰晋陵之子也朕□尔矣

○直隶保定府完县知县徐克让

勅曰朕嗣膺大历覃敷殊仁重念日畿赤县固□□所先暨也而应声之征亦唯我畿民是需□非公忠岂弟乌能体德意以达人瘼者朕且得其人尊显之尔直隶保定府完县知县徐克让一抡省辟载馆名封表三异于一同戴二天子两地尔其法严拔薤操凜餐冰盖去谣方见于何思来诵更勤于廉暮识察兴除之窾郟力调宽猛之机宜当盘错而器利青萍轸孑惻而念浹白屋以故氓驩众母吏肃神君三尺常悬四郊无扰兹以先帝覃恩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古称壮哉县非曲逆耶以望都弹丸不足以展骥而雄飞于斯也尚有壮猷以称斯邑乎望当子□而罢曲当广错而悍尔□莅之而辄有效也覩尔材操矣远尔识以壮尔猷勿徒以县壮也朕不以格格汝

○直隶保定府蠡县知县韩光先

勅曰朕祇承大历绥靖方隅重念畿人士依日月光际所欲轻徭薄赋以先万方诗不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微吾廉干吏谁与其此者尔直隶保定府蠡县知县韩光先以子大夫高第一□紫水之符载下蠡阳之舄而尔诚心直道介□宏材以繁器未定之氓当灾盗丛仍之会而之周四应力挽一同调征艺于烦兴靖根株于□据遂使野余佩犊市罢探丸盖公清立冰蘖之中说朗在簿书之外豪斂誓心于手奏单宗□命于衷慈穆如既咏芟棠仰若载勤接樾兹□覃恩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蠡吾固安陵□□之子午也而北接泽国地重而易器民杂□□动以肃廉矜既再试而效矣器不可刷也□□□扰也不闻瀛献之役遂烦朝听乎永肩一心以副予绥靖至意朕且有远注

○直隶真定府真定县知县王聘

勅曰东垣固燕陲赵际列在大吏戏下长吏多趋期会饰厨传期以奉文奏调凭轼之口有能以利器当盘错而神闲周应不辍拊循则材局可按也尔直隶真定府真定县知县王聘资猷敏劭操履清严一对明廷再铨壮县地当午道涂满庚呼诟租于民田荒瘠之区课理于灾盗丛仍之会而尔法严铗两泽究单莛使庭无呼暑之声野有蜚鸿之赋吏民怀畏遐迩恬熙所司来闻盖誉言满筐已兹特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诗不云乎挹彼注兹朕廉尔材局而倚郭移之尔治倚郭犹支邑也尔尚酌所挹注以旁鬯尔岂弟乎夫万民爱之万民之吏也朕将于民取吏焉

○直隶广平府永年县知县张振秀

勅曰平干为辇毂繁要而倚郭又大吏宇下古称县剧而难治地近而易知则曲梁一都会也长吏明体朕意惠绥元元无饰凭轼之口而涂上耳目其宁独繁调之尔直隶广平府永年县知县张振秀以射策高第简令畿南既游刃于弹丸载移弦于望地而政成就熟操凜餐冰高华竞爽于聪山孤洁同濡于??釜水其效至吏民怀畏参佐同清朕阅程书咸曰声施两地未尝不必赏焉是用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公孙侨不云乎大官大邑身所庇也不庇于人不庇于身朕不敢??鞫良足于千里而庇尔身矣尔其念尹赏之治剧而庇于民乎朕不恧大邑其于大官宁恧焉

○河南卫辉府新乡县知县董用威

勅曰朕闻大梁为天下要冲新乡又中原重地而地瘠民贫差繁赋重乃有长吏加意拊循能薄我租庸清我邮传遂以苏我罢民者朕其忘报焉尔河南卫辉府新乡县知县董用威干度端凝风猷详练以省辟高等绾縵花封而讼狱繁兴盗菑丛起且民日困瘠兼徭赋逋亡尔能若系亲民以文饬吏遂使野有蜚鸿之颂庭无凭稷之奸斯亦廉能之选已是用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夫口拂心俞之谓公心拂口俞之谓私朕闻吏治悃悃者调心通脱者调口尔尚一乃心力以竟尔材操俾小民有心勤焉而无徒以口适也朕不格格尔

○陕西西安府干州武功县知县相邦教

勅曰朕闻图经于郃称其沃美高厚顾其人犹颂思文乎吏绾铜墨亦欲食而教之也今以口量地其于口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立我蒸民宁无念焉尔陕西西安府干州武功县知县相邦教风猷敏劲襟度轩翔一冠乡掄载分花悬而尔材挥游刃分凛餐冰执精心以照逃亡执定法不摇豪近遂使庭无留牍野有蜚鸿所司来报曰政希汉吏仁洽郃封尔风格可按已兹特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郃农国也吏可以农喻夫农之道生欲深而猛熟欲浅而廉吏亦阅浅深酌廉猛鉏非其类耳尔尚睹黄茂而是蕪是莠朕终不调尔奢望也懋哉

○山西平阳府临汾县知县刘四端

勅曰朕初纂鸿庥励图尧舜之猷遐览史策尧都平阳介在我股肱郡方欲询咨遗风以述大化而贤牧令敷奏底绩朕其忘褒扬焉尔山西平阳府临汾县知县刘四端以彤轩高第为赤县神君既游刃于弹丸载移弦于重地尔乃清涵皦月慈煦春阳运行云掣雷之才励照乘千霄之品遂使政成两治能冠百城所司奏尔绩曰宏材实政真品纯心朕甚嘉之兹用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今之临汾去古帝时绵邈矣茅茨土阶固古昔盛事其俭朴之极流为僿嗇至与国家竞什一之赋不得不烦鞭敲尔独能以尔母之慈动之朕益信尧舜可为于今日矣行且召汝以襄予治懋哉

○浙江宁波府鄞县知县沈犹龙

勅曰句章为甬东倚郭东南一大都会也环山滨海民瘠而器为长吏者能循俗雅化酌静□□□□元安堵朕敢忘报尔浙江宁波府鄞县知县沈犹龙粹品轶才鸿衷远略升华轩对制锦名城尔乃操励茹冰泽成驯雉练敏以行恺悌廉公而用精明百里清恬鳧舄下花封之月一同歌颂鹤棊清赤堇之风誉望翩翩奏且盈篋矣朕甚嘉之兹以覃恩特进阶文林郎锡之勅命朕阅汉史其良吏治行卓绝乃得被玺书夫卓绝之治非有它异能也瘠者能安其瘠器者不竞其器而已尔何以与民休息乃尔朕且卜尔大受矣尔其尚益励公忠以需显命

○湖广辰州辰溪县知县左天德

勅曰朕闻辰阳险远而俗朴乃岩谷间或杂猺俗也今复尔乎所赖字人之吏勿鄙

夷其远而以朴易之加琐科焉朕勤远民敢忘远吏尔湖广辰州府辰溪县知县左天德以省辟高等分篆花封而尔精于简下廉以褪躬淡宁不藉于纷奢邈绝倍严于孔窞庭无凭稷市绝探丸百里含甘三军挟纊士振鹿萃之响野余雉陌之谣所司奏尔状曰政平讼理吏畏民怀殆古汉吏之风焉兹特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古人谓吏有资才何可学也独廉可为谱耳尔念尔先宁州乎兄弟竞爽而家有垂橐然尔固食其余也尔尚坚尔操佩尔谄谋俾人谓尔祖孙不减胡威父子也朕显陟尔

○福建延平府南平县知县商之彝

勅曰朕闻剑浦当八闽之冲土瘠氓罢至数易长吏而不台微廉干饶智计者谁其调凭轼之只以为予调待哺者尔福建延平府南平县知县商之彝以省辟高等出馆邑纶而身褪冰玉之中器别盘错之会才周四应匝时百废俱兴政集十奇万口二天有颂顷御史大夫奏尔绩至曰髀髀应手痼瘵切身斯亦循良之槩矣是用晋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昔我 成祖文皇帝谕所司爱民在实惠而重惩其害夫害非必尽可琐为墨也荧听而瘼不以闻惊愚而泽不以究耳尔缘旧叙显被新纶尚竟尔实鏹绥我远氓哉朕将修初政以登进尔

○广东琼州府乐会县知县吴尔植

勅曰朕憫为念岭峽越在万里外吏当捧檄陞辞朕意与远其治行高等不浹月达朝廷而次第褒表之比于日畿安在万里不咫阶也尔广东琼州府乐会县知县吴尔植才识中通风猷外伟彩笔蜚声桂籍青毡馆佩花封当闾阎耗敝之秋正庸调频繁之会而尔神周四应才过千人褪躬介凜餐冰批邈力闲游刃秋毫而上悉以与民蚤夜以思无非为事泽必彻于东郭法靡藉于南金以词组定器讹持寸衷嘘枯朽恩遍桑麻而非惠法行稂莠而惟严卓有担当立苏凋瘵阅尔程书中予赏率已特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夫天末僻远唯良吏煦噢而拊摩之无法束焉如骇鹿而更欲胜之也尔尚竟尔材操因其俗不易其宜将万里在尺阶也朕不忘远民其忘远吏

○广西平乐府平乐县知县王泌

勅曰朕闻昭潭为岭表喉襟而滩泷中分俗固伯仲沅湘也顷以租庸无艺弦诵稀闻且时苦峒夷焉吏无鄙我远民而嘉与拊循朕其忘远吏尔广西平乐府平乐县知县王泌以明经华选馆绶一同而胸有藏书室余尘甑批邈力闲游刃褪躬仲凜餐冰法靡藉于南金泽必彻于东郭持寸衷而嘘枯朽以词组而定器讹所司以廉干来闻已兹特授尔阶文林郎锡之勅命尔亦闻汉吏之悃悞乎要于吏民同声曰不烦耳尔闾然行德尚庶几近之夫天子使吏媚于庶人何得烦吏民而上结也尔之先盖有刻五瘴说者竟尔材操肩踪往烈朕不尔格

○鲁府长史司右长史杨允荣

制曰朕肇纘鸿庥大庆寰区在廷之彦咸被褒扬有弼亮天潢长我王国者其忘宠锡矧鲁藩犹称守礼信义资尔辅导良多乎尔鲁府长史司右长史杨允荣以甲门贞族

策誉成均参□□□□清理藩刑而斧断睽登辅相式佐名□乃□□□□□□□□于
穆醴积诚修已□□社于雪园 n 甚□之□以覃恩授尔阶秦政□夫锡之诰命汉□诸
侯王相秩亚九卿故争自淬励以□□□□天下何多以藩服软车?稟也无亦淬
□□□与□者廷臣议流迁朝秩惟尔□之无□以长□□王门也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十六终

●高阳文集卷之十七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冯洪业茂远较

墓志铭

传

祭文

◆墓志铭

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赠右副都御史太子少保浮丘左公墓志铭

明累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振野李公暨
配累封一品夫人邝氏合葬墓志铭

明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敏李
公暨元配一品夫人陈氏继配一品夫人赵氏合葬墓志铭

明中宪大夫云南按察司副使浚泉井公暨配封孺人累赠恭人卢氏合葬墓志铭

翰林院简讨劬生王公元配孺人姜氏墓志铭

樊令公墓志铭

明安州田烈妇成氏墓志铭

明乡饮大宾义官仲兄再吾暨配段氏合葬墓志铭

○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赠右副都御史太子少保浮丘左公墓志铭

今皇帝御极殛遣逆珰诸得臯 熹宗皇帝者遂次第优恤以忠死珰诸臣于是都
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公光斗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一子太学生予葬祭祀乡贤再赠
太子少保予三代诰命因念 熹宗皇帝以尧舜圣资适中人作逆烧节内江京贯外合
希进黜志介者入为爪牙诸君子方乘泰用壮而珰类繁穰忧在庙社是时公为左佥都
御史与左副都御史杨公珪恫恫为根本远谋珪先疏珰忠贤二十四大罪既上公复疏
三十二斩将以十一月二日继之而其下泄之逆者遂于十月三十日矫 旨削夺去当
两右子倡议击珰一时中外共击之珰已错愕待死而朝无嘉琦乃恣节甫遂至削夺诸
君子如振落而鼓唇改面猝嗟反复读剧美之佞辞发指舌噤嗟嗟媪相矣自非 圣神
首出次第歼灭将安□于庆言谁为留唐业奄者乃知天笃□圣神生公忠以拆逆锋抑
且疆其毒成此公忠遂留一线纲常于世然则公之功岂徒一死明其大而登仕十八年

凡所倾纳正人以破沮口说而彘牙即为蚤计总成一为朝廷不顾身家之公忠嗟乎二公言而世器二公死而世喑然则公之言公之死竟何如当 光皇帝登遐也康口居干清 熹皇帝仍居慈庆盖康妃固 光皇帝所托拊东朝而登极命口口贵妃于是中人有垂帘之语廷臣忧之公随公疏为疏曰内庭有干清犹外庭有皇极惟 皇上御天惟 皇后配天得居之今 大行皇帝宝天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乃居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即 先皇贵妃之请亦在弥留之际其意可知且行于 先皇则伉俪之名犹可行于 殿下则尊卑之称亦断断有不可者倘及今不蚤决将借抚養之名行专制之实祸将有不忍言者乞收回 遗命速移别宫庶几宫帟清而名分正于是 康妃奉 旨移仁寿 熹皇帝还干清而中人尚复譖沸公复疏曰 皇上既当还宫则选侍自当移宫惟是移宫之后存大体捐小过比其特恩在圣衷调护在辅相疏与贾御史继春及阁揭同日上盖防微捐过朝廷忠谋而猝命踉跄则中人为之初王奄安以正言标帜帝侧自附正人魏奄忠贤乘间杀安而收其犄安者一挡死一挡披猖不独口类恣凭而非其类亦觉欣合其所按尽忧国公忠而称诏诛翦数数至 今上所谴戮又尽三案附忠贤者使诸君子尽如公不畏挡宁复有挡又使尽如犄公者之畏挡宁复有天下善乎高总宪论三案也宽与上严与下雅与公合可谓大臣矣公初削夺而南逆辅微喉挡劫装以逮挡不听已而策蹇就道装殊寥寥则又私曰幸无搜既公得以初服归拜堂下从母夫人移輿马费自分死矣苦无以对两尊人微以椒山西市及滂母暗解两尊人而诸逆挡谋逮益急徐大化劾杨左矫旨俟汪文言逮审及镇抚司两拷文言遂以文言连逮公是日一号殿灾大风折屋树先一月公弟光先不敢试春官归悉长安诸构谋状公自若适杨公璉来问震药原罗且曰勿恨公复曰死何恨但死不归君父而先时择便我辈怕死矣日束装候缇骑既缇骑至公自若惟私语弟曰父母老矣吾何以为别已而曰为忠臣不能为孝子矣妻子环相泣不问勉其弟曰率诸儿读勿以我戒而谓善不可为比开读晴空忽雨如注读竟而止里人数百里奔集哀号诸坛庙大张榜檄为愤激公曰速我死矣恳止之槛车行倾城数百里诸父老子弟遮拥马首哭声动天地已乃顶香祷北阙复拜缇骑即缇骑涕泗莫能仰视又密约数百人伏阙上疏公以长年遍慰之抵黄河乃返过德州迎诸怀感慨者越千里吁救簌簌泣道傍过河间司李某事公如平生止白沟则容城孙孝廉奇逢选贡奇彦来会公语曰自古皆有死惟椒山得其所挡闻而憎之防更密下缇骑逮公者狱复矫旨捕亲属公弟光明以王莅民语先避得免既下公诏狱遂以受金脱封疆罪臣及妄议移宫受荐具词谢上矫旨严追以五日奏又矫旨严追勿纵故每比倍为严酷占酷吏阿比为茹无过者公唯呼天特密属弟光先曰我苦勿令二亲知及比无完肤犹从茶注中出绝命词曰辱极污极痛极死矣死矣如二亲何血与泪渍恸不忍读公弟明潜白沟传舍张于度果中孙锺元奇逢殆汉两裴瑜焉而以鹿太翁为宁字鹿太翁者鹿太常善继乃翁封公正也时上下忿患而思染逮不敢向迓翁独以魏邵之护弼也而釀金先以魏公子学持所釀百

余金往应比翁仍策马星行郡县其父老子弟各设部分募应太翁而公已毙杖下矣公途中有衰鬓孤孀之句又云欲托五戚诣闾阖恐惊宸虑转傍皇其忠孝大义起念輒在君父当仓遽畧不作转语予颇得之凤阳黄生云公时年五十有一其夜长虹亘天里中星陨光灼灼大如斗三日出残骸面貌尚如生草率具衣冠附艇而南所过独虞公大复为奠赙呼人至记室恸哭董公应举以片幅出短章来祭时矫旨坐二万金下抚按追比伯子国柱就狱县道掩泪行刑籍田庐不满千余并籍胞兄弟八人仍不满万余株连同堂同宗已及三族十族始满二万一时诸生在系者十余人独三四人以料理倾纳免系甚以省视封大夫病并捕下狱伯兄死太夫人死仍矫旨下追荐谢封大夫闻报晕且死既薤而痿时侦逻四出以飘撇恣其啖咋途有声余輒罹网伺益众以心冤而靡有胸鸣者杨直指春茂抗疏悉破亡状得免天下誣直指疏为快嗟乎时乃有直指乎无何李夔龙怨直指谓直指曲庇公以瑯遣中官搜南州地会避王舟未遽前而瑯败时丁卯八月二十一日也公既死其党仍议坐移官通内当剖斩奴没赖新参冯公铨泊陆道长免焉今 上击瑯优恤公忠之诏屡下公弟光先更以公状伏控乃定逆案先后恤公如制封大夫犹及见之里中士民合词请祠祀公抚按一下各捐助有差按状公讳光斗字共之号沧屿更号浮丘生之辰当大斗故以名始诞有火光绕屋之异资岐嶷以六岁就塾目过数十行无留而措语成文点黑?主不谬封大夫心器之语其师曰吾祖难当公佐唐以王爵庙食于浮长二公美须髯国初涉桐全活无算大父父代多隐德后有达者意在是儿但虞身跃冶耳乃属师绳儿误九岁属文诗赋輒口就岁饥尽室粥食作粥赋乡人至今为谈禾?舌年十四渐有文名麦一干三枝作瑞麦赋太守异之性拓落好购奇书喜读节侠传记然试輒大利封大夫为延名师课读业日就乡副宪戴公遂延以师诸子若孙业日精督学陈公子贞乃录入泮时年二十二未室丁酉始娶母党周夫人兄弟九而公为中子故以兄弟居学为已任课每语人曰贫家无乐事率诸弟为文章见其各成一艺便欣然忘寝庚子科乡试十一名再不第每自讽以课诸弟无何周夫人歿娶戴孙媛丁未成进士仍十一名两魁艺天下诵之后且以振都人士筮拜中翰两奉使绝馈遗不入两漕大水糶贷賑三党仍佐邑令为賑或以为所办公愀然曰当居贫游饥两尊人啜粥儿女菜色亲属待举火者尚数十家岂一官而独难之周岳翁有妾娠而遭妬出五月生子赎之登谱矣周歿而族人以半产啖公为构公斥郟之尺寸悉归是儿更延师训之癸丑选入西台候命八年强半依膝下筑龙眠旧居课诸弟题曰此间有伏龙凤雏每纵谈古今言元佑去乱法不去乱人为错又言李伯纪争事不知争人事之失一事人则无穷故百年之计树人乃吏兵用人之人更重笥常有箴疏天下豪杰主名日为条次曰精神在此又言官府钩连魍魉昼现以宵小托妇寺以妇寺酿夷狄凝阴感召寝费收拾而本症从一秽浊始故征治以人征品以清已未命下即糾大司马三四糾新旧平章巡中城即捕铨胥搜假印假文卷假官各百数盖加意用人之人其兼摄西北城司城奉要人意当暑系无辜者二绝其食公手批释之得不死领屯差念胜国初倚漕东南晚至不可支

缘北人不知水利遂不解力田疏三因十四议请仿汉力田科以田为殿最其富商大贾子弟不得志于南者得徙力田以导北人其风厉有司以屯田另为举劾又疏开屯学费一取给于屯制一一报可当 神皇帝不豫瑄朝瑄忠贤矫令旨索 世庙戚畹绝庄公封还不启曰尺地尽 殿下有但御史奉 命巡田安敢私以田授无何拉巨瑄夺子粒蠹屯田持疏糾之十三场日课积逋乃重以人逋而芜赋逋愈积不可问公力请蠲逋民乃复征收乃饶每登滕劝相曾不勸欲风雨盖天一文计在兵饷唯屯兴稍可佐田口钱故乐不为疲是岁租倍改理学比学政之难难于高率早狗故庸或謹前奇或謹后詎难起衰抑虞深溺公以高华泰斗群学尽屏情缘独劇道谊每援扼塞磊落之奇材于惊人语有竟牒红勒而词组见奇其所援多两第高名文准于式数准于额每曰士一登场父师輒取为券予稔习之而忍忘之特疏开武学颁班经武渊源期得兼资奇伟所至较诸生射颁射艺录刻兼材录有古弓箭社之遗其意特达故士竞射而胆识为开又置水田于涿贍贫生给八郡乡试卷着为例两巡不荐谢即俸入尽付封大夫而又好急难故十八年橐如洗逆党仍以为谢杀公凡公所争唯大体在察吏廉贪窳惰而登下之不乐苛细毛举其蚤计有后然而今不必然故世人初讶不然而竟以为然当辛壬东纷人思拥卫故人出典兵既不程刀兼不忌嫌若内戚内閣内宦公并疏糾之然好录识诸负钤畧者独不轻为剡荐其于辽抚熊公初起輒疏规之既罢再起又特疏救不快于熊者及辽失而憎熊者坐熊通口公独曰有本辜张魏公以逗遛杀曲端而不入别意当无憾公介直不阿历两巡不纳朝客书不狗中常侍若鞞下贵人自其宿植而酌情揆务不漫不礪口掩覆人小过而衣饬其鉞误下吏呈署错第令易之其私相诟揭多引焚之每言恩不可忘过可忘予向言范忠宣别美胜汲长孺合已也公拜予言初迁大理寺丞晋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是时赵公南星李公胜芳陈公于庭司铎孙公玮高公攀龙杨公琏相次司宪吏科魏公大中河南道袁公化中调考功邹公维琏再调程公国祥佐外计诸君子慨然澄清而瑄且收天下无行义之尤者以抗诸君子遂以推谢抚逐吏垣逐部院公已草疏发家口曰无以孤儿寡妇累人而陈少宰于庭又拟乔口升冯从吾为尚书遂与公并逐而瑄一恣诸君子一网尽矣痛哉公嫉恶如风特先割刃于群奸所藉迹其手扑逆焰岂事一事是非口当举世归瑄之日独公一二抗逆为正人嗃矢试问一时逢瑄何异汉新即 真人出御而不先有正人谁为持此朝夕之世令元憇低徊而不敢骋呜呼外周内唐詎乏怀英而一日称功四十八万谁复为精忠向者往指三案诸君子好翹尝事以居功乃诸君子半死逆瑄将无瑄之逆仍三案尝事而死为居功也且三案从瑄者有一不受瑄推擢而同其死且流遣者几人乃知事系宫瑄要不得迂周防酿逆患至天下无一敢为寝言又无一敢不为颂言昔唐人之论张许也守一城捍天下以孤疫当强虏蔽遮沮遏天下不亡予以诵二公而因以坐观图存愧附瑄而未死者公之功大矣公之先徙桐者为长二公讳某讳某某为公大父自某以下三世俱以公赠太子少保父父某初封御史今封太子少保王母某氏俱赠夫人母某氏初封孺人今赠夫人公

初娶周氏累赠夫人继娶戴氏封夫人丈夫子四长国柱以廩生承荫配方工部女次国禾?秉邑庠生配何方伯女次国林邑庠生配姚孝廉公女次国材公逮纚六岁聘吴大司马公女长次戴夫人出三四表令人出女三长室戴礼部公嫡家子邑庠生口闾前死周夫人出二室方太仆公嫡家孙庠生禹甸三室方工部家子邑庠生孔文戴夫人出孙二长之骏骋马太仆嫡孙女次之驹孙女一许方太仆三公明经为媳伯子等将以崇祯五年 月 日以新命葬赐阡而以姚孝廉等行述鹿太常善继乞铭铭云

铭曰呜呼驭下错贷防上奸穷上操下防益乱下窃上驭伏戎呜呼挺不可械也药不可庸也移不可逢也集菀死逆集枯死忠逆之不死亦死其胸呜呼春秋义缺蒲脯恣凶触恶不辜郤座不功不耳不目不瞳不聪呜呼谁以佐鬪谁以佐雝不有公死谁开大臆呜呼谁缺尔斧谁烦尔獠不有公死谁折狂锋呜呼 先皇帝未饬六辔 今皇帝未御六龙不有公死谁挈纲维而授天公

○明累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振野李公暨配累封一品夫人邝氏合葬墓志铭

予邑文行世家则有郡城之刘庞口之李两族罔不祖孙父子甲第蝉联而刘得其四李得其三李饶孝廉二其在者发元仍当千佛上第两族多文而又罔不简束至行其幅巾方袍安尔蓬绳绝不效大家儿弟而质有其文乃丁甲繁多则李尤最予与两族多婣亲在诸生则与孝廉发元之祖龙塘中翰国棠之父肖野泊少师元冶之太翁振野为友而中翰霏之父玄溪同入序玄溪之子孝廉震同予儿籍而侄镒婚婣兄弟也乃少师实师予盖太翁歿卅年而太夫人歿时少师歿已逾年当少师歿而堂于耄室于婺藐孤于庭众为心恻无何太夫人歿益为心恻然太翁摭古为叫宝树于霄太夫人黄扉退食佩规圣善赤舄承欢作颂阙宫盖予读世纶而云锦天章昭垂日月乃知少师所嗷嗷未嫌凡以太翁之养不比夫人而太夫人之丧不比迟翁然而承治学弓和丸调鼎其功大而太翁木拱门高丽景长楸太夫人大年异数列茵日下斯亦日畿之特瑞皇际之特荣已太翁孝友惠和衷殊慧辨当靡瞻载叹而孤峙鸰原合群鴈序仲产不问确肥嫡帟调于温清盖身晦道光家贫行义故平亭糾纷立应取携其嘘枯比于春肠祭酒高为月旦而藜光未耀座客不空眠柳植槐有泥蟠天蜚者矣太夫人严姑豁于毛里则太翁之奉嫡也介妣释于耒?罔猜则太翁之友昆也乃若解佩食宾佐翁为德暇以含食?含贵犹効绩则贫而能礼丰而能约故察及米盐御以澣濯遂以承九命之颁饱大官之赐无亦手足之泽行开霖雨歿存之谊式于鼎彝乎太翁生嘉靖辛亥四月十一日卒万历乙巳八月二十一日寿五十五岁太夫人生嘉靖丁未二月二十一日卒崇祯辛未十二月二十二日寿八十六岁按状太翁讳知先振野其号也为邑诸生以少师贵累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其始祖平福初居邑之庞口村生德明德明生进进生甫荣赠奉直大夫南京户部员外郎甫荣生俨成化戊戌进士历官山西参议生二子长师孔七品散官今赠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次师儒弘治庚戌进士历官参政师孔生东少临洮府经历累赠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是为太翁父配胡氏累赠一品夫人临洮公有子六太翁其六也生母为吴氏累赠一品夫人太翁配邝氏累赠一品太夫人为任丘儒宫淳女祖为平凉太守珩其母王氏邝实生少师讳国谱太翁不售于璞而以廸少师司衡以少师茂才异等当太翁艰而予之饩而太翁不见也然相业廸于太翁少师初娶陈氏为邑人陈焕女继娶赵氏为永平训任丘赵应梦女俱蚤卒俱累赠一品夫人继娶张氏累封一品夫人为顺天庠生张经纶女女一适任丘庠生胡守宪为苏州府通判思恭男孙男一为荫尚宝司司丞霁赵出孙女二长适邑庠生冯倬为贡生嘉祥男陈出次尚幼张出两中翰国棠霁谓霁以崇祯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奉太夫人枢合葬于太翁之圻而乞言乃为铭

铭曰六龙翩翩匪鰲匪赭閼其为潜或振于野子龙天蜚两于方夏高城之东高河之下雄雌合宫永食有嘏

○明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敏李公暨元配一品夫人陈氏继配一品夫人赵氏合葬墓志铭

予观古大臣以出处与天下兴替相对故有剥以贯鱼不嫌为硕亦有干以飞龙不嫌为潜要以内观身外观天下当其隙开媪相忧生孽卿缉思编苦儼退以进儼去以留迂其身卫社稷以待圣明及天划□荼圣启夷庚方且问冥源于硕迈扬滞羽于瘁林而当进乃退当留乃去举天下以仰奉一人而谢大任于风虎云龙之佐盖骈阴抗趾决不可无一君子以续离纆众正连茹正可容一君子自其向日雅怀以光盛世予盖有槩于予邑文敏李公云公当今 皇帝以 熹皇帝遗命遵 高皇帝弟及之命登宝位也盖夫人归与中外颂欢自非臣下可□一辞独是党臣交口美新赖正人防微杜渐□令低徊而未敢恣则公之功在不见不闻及□熹皇帝凭几顾命更烦深心公于时承 谕传皇五弟大声宣扬遂录禁中通传轂下以绝□尝其意殆不翅卷帘审视则又功在见见闻闻即迹求者未必深知而老成长虑未尝不颂龙行虎步之 圣人德福如天而 国家所赖于正人远且大正人所为迂身臬丛仰裨国家虑长而谋精按状公李姓讳国

■〈木普〉字符治号续溪世居邑之庞口里其八世祖曰平福平福生德明德明生进进生甫荣赠奉直大夫南京户部员外郎生俨成化戊戌进士历山西参议有文夫子二长师孔公高祖也次师儒弘治庚戌进士官山西参政师孔生东少临洮府参军生知先公父也高曾而下俱赠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 中极殿大学士高曾祖妣俱赠一品夫人母邝氏累封一品夫人公生而秀歧玉立五岁读毛诗八岁能文稍长即与兄子进士发元举人震相摩切仰百禩祖武未尝不念雪□面也万历乙巳试童子即为大司农钱令公梅谷器重督学使周公更奇之当饩于庠而丁外艰特令学博以缺补公随报公缺以补其次当赠公病衣带不解者五阅月卒不起哀毁骨立襄事如礼遂读书张观察蓝田公塾雅为观察重己酉克大比生入都门同儿辈与四方雅士雉盟予故

与赠公友善为赠公庆迪喆也是年登乡荐越庚戌登癸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公初谒予丹白园议试中秘予谓能办廿年博士弟子乎公曰自今一如未第耳其豪杰风畧不以一第躁竞如此公文藻瓌颖而放準循绳不独制诗缉颂注虫鱼屑屑为媒絜至诚心直道即精神荫映而风规澄峻初不推襟送抱博喷曲之笑然嶄嶄中立贞不绝俗故异我不甚猜疑又念词苑非有柄禾?舌顿见展错愈益敛山?考丰稜但不置身于羸殊不令世人有谋人之疑丙辰授翰林简讨已未分较礼闈援名士二十人辛酉与修实录壬戌晋左赞善甲子再晋左谕德管司业事乙丑 熹皇帝幸大学以公坐讲易 上方亲礼儒臣举历朝旷典公以德望发明天人大义 上敛容恭已以听环桥门而观听者千万人颂汉家白虎横经尚为太平伟观也署大司成精心引旧法敦尚大学以仰副天子临雍雅化寻晋左庶子充 经筵 日讲官次讲尚书每借经发明世政以广圣聪仰承 注简及 庭卜奏名第八遂奉 特箸繇詹事学士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公念瑄患方张未可向迩再疏沥辞甚恳 上以旧学特简不允公又念当鹰麟鸞视以一二大臣提庄衿老带试分风擘流之手養大蠹及蠹成而罔密事丛方且决滯怒淹恚镌石菑于东波而刚肠劲骨不胜忿愤遂以软□嫩滩负一璞于焚轮而益其溃当是时结胆之孱既已寒心销□即翩翩凤遣亦复衿容爱仪曾厉弩习骥之未能而航一絢之络者遂且附影观风遄登槐岳以谒款于蜃阁蚝山盖势成而不可解自非深心大力谁为寢淮南之谋而况偶在肘腋乃自矢曰汉勃之吕唐仁杰之武何如杀其身有益于君古人优为之而况迂其身于是翻然承 帝命其辞疏云天灾物异县寓未宁又云须使天心感格国步清夷时瑄方诩诩身致太平有颂天与人归者而公不忌其谢疏云妄意名节之重绝无恩怨之嫌身欲旷然立于四虚身欲恤然周乎六幕又云举世无一灼用之人而不必□□已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而不必有其功又□□威出于明主或藉之以行私职掌隶在诸司以干之以行意巽□博长厚之名偏执冒介劲之声惟便身□罔恤国事盖公两年图揆总此先资而曲防终始一肠初瑄欲以边功合诸营建若捕缉□王对一时滥溢荣党臣而要结其挺劲者于纶扉更□公以丙寅六月参大政则有 皇极殿成功若甘镇捷明年有延镇捷及 熹皇帝违豫则悉叙锦州捷叙三殿告成□则三太宫□为下荫则内卫中舍为下□则坐虬文绮为□四代之□□□□□而□□□□时下九霄公□一□疏辞再三中□有□有宋允公殊嗟嗟而□□吾之荫再三不得辞乃□问优给至 上登□得允允公所辞累累□若不比瑄欢微独循□体不与边功不与营缮总以进当患成不以滥恩伤本怀故赵夫人之丧终岁归□□不一乞恤即伯爵谬于止□□□□□盖清正以销逆萌即 今上御□□□□□□至六七上不允不休则公之进□□□□□□□时婉曲周拆事与持而卒□□□□□□□劾二戚畹予以刘司隶得□□□□□□□□□之指为一罪□复以刘□□□□□□□患以撼 宫□公极言子一□□父□□□□无□之父母亦如予议武清得不重谴□□□予议在□□张而公议在患既成遂以□□亲□ 宫闈公之

力为大予邑唐令绍尧以法故瑯之裔触口兔之怒逮下司寇狱坐几千金公明其事而仍婉为解令得释今且为良二千石辇下逋祠不捐不谒自丁翰编干学外不知有几人而纶扉实槩绝之挟瑯以请着公绝不见而辟雍之隙田?奭不予媚疏 中朝有不祠之鼎臣也公之力为大瑯初以矫坊于里镌忠臣印勒天下槩为祠遂有疏茅土不足封者瑯一一劾莽新试天下其党亦无一不劾美新至是拟令史臣撰述功德告庙藏之金匱以瑯希召言假上传得公持不可而寝初瑯类有廓清之议已亟欲禾?爰方御史震孺惠给事世扬诸人公力执之不得会殿工成公援肆赦以停瑯狺狺而罢瑯屡以侦捕邀边功及款予不应而归乃以款属边吏不成适有宁城之捷遂以款卸边而夺其功边吏当有重谴得公议仍得薄叙而文武主兵者罢归公凡票拟每据法调辞不尽得于瑯而决不唯诺以行其意如朱童蒙等之夺情魏良卿等之谬封公俱拟不可而瑯独以意行熹皇帝大渐瑯假遗旨以忠贤首受顾命公执议削之曰奈何当此际致 主上乱命乎 上在潜邸业识羣臣大槩及 龙飞御宇而党臣尚在左右 天纵聪明一一辨识遂倚公为重一时高文大册如登极如 册圣后如一切飭厉停刑俱公奉 命拟上以登极恩加左柱国兼支尚书俸荫中书予诰再疏允辞兼俸于时覃恩有加典册有加精鏐文绮之赐日隆公方班在季孟自幸脱浣淖登明清展布支体仰荅 注眷然终念浣淖之与居为心嫌也方以病拟疏乞罢适国子生胡焕猷有言公疏曰去年七月先帝拔臣讲席之次适逆焰方张谬谓忝迹铉路或可挽救不谓窃柄銜宪动借上传以行今年五月决意乞归 患孔亟继以 先帝违豫旋忽奄弃羣臣然引慝避位胆竺日而九回恭追皇上削除元凶焕发新政回想一年之内猘■〈彳 俞〉与居虺蝎与处种种愆尤人非鬼责无地自容上温旨谕留公又疏曰自恨待罪台司上之不能如申屠嘉之困邓通韩琦之斥任守中坎之不能如望之死于弘恭陈蕃死于王甫悱惻城社熏灌力穷妻死经年归骨下里绝不徼求恤典避远欢??豆之私怜其情可知也 上仍温旨慰留公感激时事乃更疏曰天下不可以方隅限人才不可以恩讎私日来转局日奇业报日速何如一意急公并忘偏昵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理天下事事必考其底绩人务期于靖共 上优荅慰留乃出视事随有辨明心迹疏有 旨称公忠清端亮坚意主持又曰善为调剂足称丹赤诚然砥柱之倚又曰终始无阿心迹剖明又从所奏优恤杨涟等以慰忠魂是年十一月之望月食太甚公拟谕修省明年以大憝既除百官未飭拟谕云向者动云权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职掌还之各司而犹不致忠竭节一时惕然悚动公乃条次十事其仰关 圣躬则曰励必为务实益广听纳崇节俭上一一探纳其献替内传节要贴黄分曹簿稽即令公与同官举行至用人恤民之大则积材惩贪务修久任以部院如议申飭公念 上方镜意明作其所条次不独推体 圣心正以防上所渐忽下所乘藉以仰佐 明作故其辞有曰声色货利不得移谗谄面谀不得惑左右执?月御不得候意旨有曰经筵日讲下询讲臣俾反复尽所欲言辅臣亦竭虑补讲臣所未备有曰题奏文繁当先签节要以便省览有曰咨询羣臣如古宰相奏事谏官随

之明达益开品材可照有曰一切奏章槩发票拟或有 上传容辅臣夫审事理有未合者随封执奏于献可替否之中杜窃恩藉威之渐时边饷急缺公详各边饷疏因奏各边所急且天津运价十数万无措上立发帑金五十万 上致斋文华殿召公入对令参详黄袱揭帖公览奏此无知小人浅俚悠谬不宣传示外庭杰之便 上从之又勅改票御史袁弘勋疏公称 皇上明目达聪圣谗息邪真 圣德之事又出请帑揭帖公复顿首谢因言 天威咫尺臣等一时悚惧所怀未能尽吐惟顾 皇上召对时勤与大臣言官共商政事取自上裁则君臣情通治平可期 上曰卿言是公又言章奏票拟或有错误惟 皇上明示省改归于事理之当 上曰改票朕亲以御笔行之卿等详酌公顿首谢 上又勅遵行诏旨公上言 皇上躬亲大政综核名实召臣工课勉之诸臣自能振起精神以襄维新之运上霁色嘉纳公入二月以病乞骸者再入三月凡四疏以传首辅有疏 上报曰卿忠诚洞达允惬元揆度品既宜论资亦当机衡重务朕今悉以委卿已有旨谕留何得复申前请况诘朝恭进 皇考实录卿以心膺大臣正宜表率百僚赞朕考思光兹大典若再安私室君臣之义谓何公遂以遣官敦趋入直疏谢因言辅臣昔谓鼎司以其关通水火之交而燮和公餗也第德不配位则瑕衅彰受过其量则颠陨速此其咎在臣一身然今天下民穷矣而追比方急军饥矣而月饷日匮辽难构祸未息插酋已口众临边安贼毒焰正煽闽寇已横戈渡海此皆 先庙实录未经见者乃今并集一时在事诸臣或悠忽日月议论拆冲一旦警急何恃不恐 圣明洞悉安危博览材品顾 召对时勤俾任事者与言事者参稽 祖制为经常可久之策实力行之天下可为也有 旨召对诸臣参求祖制当不日举行公以乞归引旧辅荐韩蒲州及予其所称抗权批逆定难持危两人未敢当而中引论相语有云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又云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万世之心处之则诚相道也 上以忠诚嘉之公乞归之疏无月不上輒蒙 眷留会罗御史元宾复有言公自四月之望辞疏凡五上不得请入五月以母老身病六恳其切至之辞不翅李令伯 上为感动允去其 予告隆恩近代阁臣所未易得旨有云终始隆眷真可以酬公两朝苦心矣先是辞 实录恩允辞太保至是允辞太傅谢疏有云严嘏笑谨几微左右非老成者闻不以奉起居女谒非外庭公选不以承御幸又云阴阳塞暑之过激也其极至于折胶堕指砾石流金然而候至则移时过则退凝寒极热不可为尝臣以为正气沉伏之后利在发舒元气休复之时法宜将护义正仁育神运时出秋肃春涵干纲独揽又乞还胡焕猷胄监有 旨忠爱溢于言表朕何能愬然仍许以要着许以力行准复焕猷许以录用公以六月之朔抵里其谢疏有云吏道悠忽边方蒙蔽勿谓富强为末务法廉为迂谭有 旨嘉悦乃三疏辞川省叙恩受银币又辞实录俸荫不允公归以得奉太夫人为快而殊恨于赠公不一日养也每会宗人语以仰念祖德勿以偶博一官而丛人怨其叙荫予从弟国棠再予从兄子霫及沾立家庙为塾置义仓于侧瞻族人以仰慰祖慈奉女兄如兄拊母党如姓宗也当其脱豺虎际风云斯以为快乃更谢天下安危之任与同学少年徜徉洪山白水之间揽千岩之真气

佩六月之塞涛举手扞天把杯问月未尝不快身到沧洲乐携伯仲也公与涿鹿同馆并留遂成大业当事实向予赞决去留两公怕少年予参大政则公登第之岁公低徊史馆日予已角巾里第予再居东各相勉而不意为诀也予邑以甲第接武四世者公与郡城之刘而公遂以大业显盖文行世家云辛未春三月忽以疾不起盖抵里奉大夫人六年而终以先诀太夫人为恨也 上闻震悼遣官祭葬如制赠太保予中书荫谥曰文敏公凡三娶今为累封一品夫人张氏顺天张庠生经纶女有子女不育今为公拊其前两夫人之子若女其初娶于陈为邑陈处士焕女封孺人累赠一品夫人顺正勤恪逮事舅姑佐公成大业每分灯为纫也即登第上玉堂公犹是予向所云十年诸生也盖攻苦茹淡夫人同之以初封而歿再娶于赵为任丘赵司训应口女封安人累赠一品夫人颖慧通诗书大义公方历官詹陟通显夫人视起居惟谨佐公孝事姑贵而能约不见公参大政也公生于万历乙酉十月十七日卒于崇祯卒未三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七陈夫人生于万历戊子十二月初十日卒于天启壬戌七月十九日享年三十有五赵夫人生于万历己酉五月二十五日卒于天启丙寅五月初十日享年十有八子一霁荫尚宝司司丞赵夫人出女一适庠生冯倬为贡士冯嘉祥于陈夫人出呜呼诸君子当天启丙丁之会非连即溺或蚤图隐约未有璧完者及岁当 新祚风虎云龙仰承作睹亦未有一脱梟群顿跻凤览上契天里下集民誉终始称一代完人而履顺居正如公者予读易至剥复悉持剥之大臣即养复之大臣也 熹皇帝以尧舜格于中人逆方行而小人长须大臣以止之 今上锄奸芟顽逆方除而刚长须大臣以行之然熏灌在婉曲而承圣神宁容直遂故于剥曰以顺止于复曰以顺行盖剥若附而不人其中逆不拆复若在中而不动乎外顺不行然则朋来而以顺处顺尚犹蔑贞而以顺处逆乎予于此识天心云霁以崇祯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公枢葬于 赐兆以公门人薛知府玉衡状乞石言盖不胜喆人之恻也乃为铭

铭曰独胜有权褻适有禴以握以调不结不齟才智狺狺战争偈偈结轡我中龃龉我外公曾有言用明而晦龙休于蛰蝮藏于蛻公曾有言用钝而驶惊舟安流泛驾安轡国鲜嘉琦节饶乃臙腾渊怒涛横流逆溅出没百恠吞啮万川不有巨灵其擘迤邐导于势因束于气瀦涵育龙鱼浸浴日天坤维不泄干经以旋龙从渊跃乃用汝雨波亦不扬飏亦不举醒于国狂冥于渐羽枯不以笈菀不以圉云卧裴庄履游谢墅戢咻凤弄九狙茅读易剥复如循于环以山附地岂不骇焉蔚尔硕果而终岩岩以雷在地初亦闕潜黄钟方芽青帝握璇扶杳于若回光于崦玉琢益栗金镕益坚其在先朝乃辞华盛其在维新乃承荣命辞为留嗛承为去径硕以剥孤朋以复胜剥顺以止复顺以动一动一止天心永定

○明中宪大夫云南按察司副使浚泉井公暨配封孺人累赠恭人卢氏合葬墓志铭

予澡发喜谭吏事猝遇郡邑治行高等辄询其状当浚泉公以制及两计归既为予

娓娓悉所以治郡邑者而予少与伯仲两嗣君游公复以季子拱垣师予又得以长者交公而更悉其家政盖公之配卢恭人歿十六年矣而公歿伯子拱极持姜进士所为公状并所自为恭人状来乞铭予遂以状合予所悉者条次其事曰公讳济博字世化别号浚泉世为文安之柳河人有讳仁美者自柳河来仙居乡遂家焉一传而生深深生宽宽生仲祥仲祥生瑁以孝谨闻累诰赠中宪大夫贵州黎平军民府知府配王氏有贤操累诰赠恭人举丈夫子三公其仲也生而沉颖不妄嘻谑儿时失王恭人哀毁如成人事继母张如事恭人弱冠补诸生庚午以两戴礼举于乡辛未中宪翁歿茕茕苦块若丧恭人时既上南宫辄乙榜癸未出为通渭令通渭地僻远多逋赋公单骑抵舍披荆棘居之不遽裁以法而时集诸生于邸饮食之为讲说行谊若课子弟念陇亩未清故有隐田乃有包税或代输而干没之乃有复税诟租吏按籍课输至奸欺不可问公履亩经丘田清而税归于额又以公廉三老司岁入无复干没为奸利者故私逋完而不烦献朴两台以闻有白金之赐会宁令夙患王生适生之婢盗环而缢遂抵大辟公覆按之得白即会宁令有治声不视其案也曰法止是三载考绩有玺书之赐擢邳州守邳当水陆冲馗岁苦河苦徭役公至则通九等令民自占而质诸里甲金協者注为籍间以听献所杂识若向所巡行偶采者绳其欺漫而徭役均乃复察地脉刚柔以计工力而畚缶之费既定不更派一金更为申遥堤之议物土方议远迹量事期计徒庸七日而防成公有远计其所储不必旦暮亟需而适于用尝蓄聚至十数万斤又采湖中茅为索至数百万斤会灵壁河决督河使彷徨无措而卒藉公所蓄以塞决口至三倍其直以偿之郡务旁午公行河輒兼听质或伺客于河滨輒以了公事每从片晷按数百牒吏民骇其敏捷公尝言有徙父骨而讎家争曰予母也按旧法鞫之不验遂露骨于衢而数欲验之数不果既月余卒往则月余皆其子在耳乃罪争者曰若母守而人代之耶伏其辜督河使方欲借公监司河上而公以继母讎归服阙补邓州属宛洛大裨流佣肉薄左食不糊口而群聚为疫至勤贸贸百里外曾不见庾扉而瘠沟中公以积赎千八百金合 上发所帑金二千余急买谷布灾乡遂沿乡核饥民而予之符主粟者但头会收符随所在出谷故小民无一切患苦而行灾使者亟称邓云属钱壅重法疏之而壅益甚公出仓中谷平价而市鬻之■〈豆斗〉不过三尽许以公易故钱尽注于官乃下令以粟若银易钱者听民既以易谷不给于钱而又见官之不难以钱易也自如约与官易盖十日而钱行如故且得息二百金以闻之上甲午擢同知彰德郟台董公从民望奏留之以贰宛至则清士伍按籍而汰老弱以省岁饷会矿税使踰藉亡俚走长吏于庭而帮揖之公笑曰予岂以踰踰受温蠖者捧手不拜而瑯亦矫意礼之卒因事以导之正亟无专政诸所兴学礼士调酌榷采每蚤夜焦劳以匡守所不逮尝受牒审军民户口为百姓称快又尝以丞摄守若州邑或州邑各投牒以请其去无不攀卧挽去轂者公所至沿革务求实劾而橐不膩一锱故所至辄荐剡数十上而人人愿得公诏予诰晋阶辛丑擢黎平守念当兵燹后直以荡夷藺易调辑其人裁馯马四十五匹岁省金八百余诸所除苛解娆如抚婴儿而时其乳哺盖口汉情形

既悉而卧阁以治黎人称其重青矜调马政裁门税革滥讼平市价释淹禁惩巨蠹种种皆二百年初举者丙午擢云南按察司副使是时公已嗷嗷不愿滞淫蛮乡而当事方以格柅公盖甫下车而輒税归鞅矣归七年而卒公恂幅简直语无佞偕其综理周密而逶逶为让义不避鼎镬治生若嗇特好施予岁出粟济族属于寡姊若侄孙辈为馆谷终身在下邳赵公堂贾公西土客死逆旅公輒捐俸理其丧盖天性朴直好行其德而卢恭人实以朴直蚤佐之恭人父应登母董氏恭人初以公官通渭封孺人再以南阳赠宜人后以黎平赠恭人十八归公輒斥铅华佐公于学时已不逮事王恭人日佐公養中宪公暨继姑中宪公尝张具款邑侯属恭人以长女伏床蓐輒勉起修洗泮盖张家姑严而恭人亦自甘荼苦凡四免身率不踰五日即盥沐服家政历宦更如许岁每甘蔬布佐公廉晚为公置侧室举一儿怜爱之儿殇殊悼之时时调熊丸尝诸子不欲效大家儿弟宗党中有贫寡者每节所自奉以振其急获有子女逾月始责以事而御诸妇响噢若子恭人少鞅掌积病及从宦往往以药饵自卫丁酉秋公摄归德会恭人疾剧遂不起公生于嘉靖丁酉十月二十八日卒于万历壬子五月十二日得年七十有六恭人生于嘉靖庚子十月十二日卒于万历丁酉九月八日得年五 宥八子三长拱极太学生娶大中丞姜公璧女次拱微庠生娶临颖簿保定高公登女次拱垣廩生歿娶中书纪公大绩女两嗣君将以四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奉公柩于先茔开恭人窆而合葬焉史氏曰邓盖有公生祠在郡七里河埠口碑其治邓大畧而宛黎各有去思碑无不称其朴直有干畧里居为泽国议遥堤费省而利大当事竟用之其详具平戎志盖与王大司马展河议并颂于輿人尚犹是邳河之绪也恭人当结褵即輒轲佐家政其大无如曲事继姑而轻财好施始终与公合德盖井氏且世食其福也是宜铭

铭曰仕人鲜褐竟于善利公所辙迹半在天际□有沸鱼泓峩蒙袂静以综棼恬以馭蹕苗美于丸瑯调于■〈彳制〉不惜鸿苞而荣豸佩亦有懿淑中闱德配子子孙孙承承继继絜清白遗我辞勿替

○翰林院简讨劬生王公元配孺人姜氏墓志铭

尝阅世家弓冶当显赫中式至藉鞶帨以傅殊令人痛然鞶帨顿能光扬弓冶而大其传又殊令人且痛且幸乃若三世孤嫠拊子拊孙载咏哦术而卒以似续于祖其幸也其痛也予友王翰简讳升字德懋号劬生其大父庆阳公佩以进士高第为良二千石父乐安公惟几亦以进士令乐安翰简接两世佛名直金马著作之庭蔚为畿辅世家然三世独传而翰简歿遂以三世之□倚于元配姜孺人云翰简满考毋杨赠孺人而配得以孺人封孺人故大中丞姜公蒲汀讳璧之仲女母王封孺人其伯兄绳武诸生以子铨封肥城令仲弟扬武以进士为掖令季弟经武诸生状孺人者两王舅各以进士为名宦乐安公初为翰简问姻于中丞也中丞公方为诸生乐安公歿而所聘殇杨孺人拊藐孤而由丞登第遂续缔孺人尚忆中丞公奠杨孺人辞曰夫人来言愿续前盟一死一生忍负交情孺人颇少于翰简公盖待年而于归云孺人生长富贵而又妇独子杨孺人更女拊

之然孺人念姑慈而益恭每羹尝小姑以安姑杨孺人蚤嫠而独拊翰简公及一女然不以嫠之孤废折夔尝命负笈游贤豪闻若王文端冯琢吾先生之门孺人既办装以出则入奉孀姑唯谨而佐姑视家政杨孺人喜曰佳妇愈益饬翰简学曰予倚有佳妇门内外诵曰良哉少主人翰简公举于乡登进士入中秘为翰林孺人办馆餐视朝衣鸡鸣之警如诸生时饬中外唯谨神皇帝之季词苑无他政多得据地酣歌翰简公复负豪畧一时握骅乘羽之英尽欲得公为游重孺人饬鲜腆供尝满而每问客何似君雅不欲公逐缀寻行墨也且曰幼而贫愿君不煎于贫今且愿君勿忘贫星警珥箴不翅牛衣之讽而矢桓少君勿忘也更曰摇佩金马门预期大业而游酒人乎翰简公奉英荡于宛分较南宫唯期为国家得名人以不辱命固公所素盟而孺人相宾敬以诚固远矣孺人自公为诸生至官长安操家政如持大府之宪厘然有条次身无破采之服室无文衣之饬子妇而下无敢礼紫珍作镜听也轧轧绵车坐销哗谔而釜筮有别瓶甌有堤谁司箴工而纫佩莅兰谁司??奥而浆臠肉酒谁司听夕而不警于枕不鸣于签至于感戴胜虔苑窳听癸?鸟鸠布谷宁独金盐玉鼓料是凌??仕抑亦瓜畴芋区掇彼陌田?《故问耕问织无敢以萧芷杂之??修中无敢以燕鹄杂之陇上当翰简在一切家政唯孺人是操即翰简公歿肃肃雍雍一如翰简公在晚乃依王孺人中丞公女五而王孺人出者四其长壻为予友井监州荃玄白首齐眉子孙振振王孺人拊而乐独攢糜孺人耳王孺人歿而孺人益孤嗣子娶妇成博士弟子员且有子孺人为加一七孺人俭而实慈盖惠及媼亲盖待以举火者率以翰呼口亲而酌给之如翰简无不及而未尝奢曰为儿守此铢两也斗粟尺布谨干嚙啖无何嗣子病日为调药饵视饮食语曰无有欢怡一日九结当其在寒视暖问友延师曾未得少舒眉萼而一食子妇之报无何子病歿而以嫠拊嫠如向者奉杨孺人乃更含饴抱孙如杨孺人之拊子也孙殊颖脱而文蚤入乡较而以孺人之侄孙女为妇乃以命孙曰未亡人忍死为儿父若儿诚不忍忘先姑令先人之业坠地而荒耳儿其勉之承未忘人意以昭前人之光孺人因念翰简公途修馭短既乏盘盂壺鉴之篆铭而貽燕有谋豐水有芑谓谁鞶帨之支不足寄不朽深思乃以孤孙从诸公启当事竖双阙昭三世隆光而翰简公分宫墙俎豆孺人所为以弱女子承先志乎予与翰简公少同葦研而又后先直承月儿铨壻于姜也寔联兄弟之好两家娣姒家介然孺人尝出诸姬拜亡夫人盖谓孺人慈而弓鞬之望殷也杨孺人嫠而拊一子一女子娶妇女为纪家妇三人相依也而不见子生子孺人拊嗣子娶妇两人相依也幸而子生子而嗣子歿又不似翰简公得当母太孺人大故其三世事姑不以姑以母其拊妇不以妇以女翰简自言不识儿胎有发孺人初见呱呱便溺而走晚乃抱孙谙恩勤两斯也翰简又曾为予言当聚骨中丞墓傍予楚楚不能语孺人望西靡之树而念掘阅曰拊未亡人于亡耳当为弱丧儿索佳地其明办而决更可悲也呜呼当孺人郟赤?因霜焚麝膻咀叽琼华也天曾不十賚于星薈而菌合药房沐简奉若以进襪羞亦曾不得抱玃含瑯及其采明月于蛟宫揽彩羽于丹岫岂不谓英英照人啾啾鸣世而修月方工记玉先约既不能挽骏狼之长晖

留玉署墨卿于拗捩又何能延惊飈干秀木护缟羽于旋岚呜呼天旰光德善积不庆岂琼蘂不以引龄而千年之丹丘适逢一烧也大异重仍高天难问孺人所为亂思编苦读怨录而永思惘苙楚而泪水然则披苹风之扶上想桑日之渊云捧宝泓以泣徒付升卿之率祖尔念我良执胡天不吊茕茕嫠妇中道化离不案举于操作机不续于絢络予之对季騶念哲人抚兰芽怆重背诚痛之也孺人生于隆庆五年八月十一日卒于崇祯九年正月初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一祚永邑增广生娶田氏兵部尚书田襄敏公乐孙女锦衣督都尔耕女先三年卒孙一谦邑庠生娶姜氏杭州府同知侄铨女祚永出谦以崇祯十年三月十三日奉孺人柩合葬于翰简公墓持姜李子经武所为孺人状乞石言状称孺人贞淑慈惠本于天性其端严简肃似母其柔静勤操似姑生平茹荼茹蓼无一非攢糜刺心予亦悉其然予既铭翰简乃更铭孺人

铭曰呜呼以輦帨代弓冶而亢其宗遂以两拊孤而传无穷孰谓孤钩寡珥而不当一雄呜呼是所称未亡人祔亡人之宫

○樊令公墓志铭

予夜读浙川志纪旧令樊公瑀毅然以古循良自任且曰有守有为勗邑以来兴利多遗泽深未有及之盖甚快其人而动念于公之孙望莪公望莪予同年友也明日经而来谒者望莪之季子梦斗泣而乞望莪铭望莪八十有八矣数月前曾问望莪于姜门人穆如述其静而健日居洁齐而足不城迹久矣崦嵫之景驶如迅驹朋侪中更失良友读王献我门人书为之三叹因念季子来而何以先动念于旧德也公樊姓讳效才字龙所号望莪始祖讳希初繇小兴州徙文安赘于王居城东南家庄再徙城西之郭里希初生志学以人才授山西广昌丞生政封工部虞衡司主事生瑀登成化甲辰榜进士授浙□令入名宦历四川顺庆府知府忤逆瑾罢□□缤生润俱邑庠生润配程氏生公初以晚□□遽授学而太翁善病公以十岁依母授书□□落而岁异重仍采草木抵肤充餐而不废学十四岁试童子科雅为王令右轩所器重居三年八類又三年食廩八等试辄冠诸生督学使无不以名家相方以选贡八太学则司成李公九我方公中涵比公瞿唐与大名成公毖予七人称太学七士独数奇不一得第谒选人则袁石公留以卒業而公意坚遂授巩昌文县令岩邑闲旷方八百里饶器讼借六察居奇于倚长盖官护先辞招讼以取钩金故辞繁而官饶琐科日纷山谷人于牙前公既剖诞谩而力绝赎醵酌轻重予之法更奏记巡方使者谓丸邑非有大姓可烦斧钺既从其请矣乃有网官吏于牒而以伪印投者公以印辨其诈巡方骇公之明而能辨盖信鋤筭之多讹也昆故设守备统所十有三当蜀道而兵多占冒执单而饷者多非其人故有一人而数十单或及伯公为补其逋亡清其射占按名以籍按单以名饷无敢冒而佐克邑多士应比长安负笈三千里而有司不藉分毫公请以柴马八十金为借着为令更念凋劫之区额赋艰输而庸调不平征敛重数兴作更艰即学宫茂鞠公为清审编减商税除耗羨均解户修仓庾浚学類汉吏巾?困幅不月记而岁记公殆过之无何以臬与郡衡而连染公乃谕静海其地去

文安不三舍公既习其风尚始合绅衿于胡令公损输以修一时文心奋起多士固素佩公大业公复以大业课督而手黠合否一时名人蔚起感公者遂登公俎豆无何晋藩授有洛阳之行福藩 天子爱子其从官以廩不时给而仓囊于市公奏纪数千言畧谓欲为 圣明之世保治安又欲为 天潢之派计长久其私忧公计莫如民穷职每见落府从官鬻衣物以糊口因念官府且然闾巷可知洛城且然遐陬可知民穷盗起灵宝之祸可为寒心我王 皇上之爱子我王笃孝又深得 皇上之欢心倘于问安称贺奏章之中婉致一言以尽几谏则 圣意不难转回仁泽不难下究书奏王初阅疑惧既而优旨荅之乃颁从官禄内外有颂声焉当事无不以文章德行称之而公且乞骸归予谓捧檄而官当随所官图可以不朽于官望我公之莅官尚可不朽乎以合浙川乘尚犹行大公之道也公以癸巳与予同特选之典周怀鲁师拔之李雍野师燕同榜于京兆棘闈公与予同大城窦继夔寓小招提入同餐出同辔相与论举子叶暇则观同游蒲博为戏予两人不甚饮而兴同游共酣适时当领试卷朱录上大宗伯而公丁太夫人艰仓襄既不可留而朱卷不备则礼曹他日无以为名予乃以公归而代为录更以幅短而录入者再其后试大廷入成均尽后予三年予登甲午榜公尚婆娑菽林又十年予滥词苑公方以茂宰试烹鲜乎予以乙卯有南闈之役则公谕静海盈盈一水相望舟中最后公顾予于东年七十五矣披蓝氅束赭丝翩翩岩洞豪仙也相与联辔□□山黄岭之奇崛而揽结河山其矍铄不翅新息抵掌谈阨塞夷险纾所揆荣又不翅同赞皇登筹边楼聚米画灰盖细柳长杨一一按揽时则衣公以驼尼醉公以青田壶意动神掀而少年豪宕不羁之韵顿以忘年即予罢镇归衷亦复探予下里每叹息于生平相与之人豪曾几何时而半同云鸿没灭如王观察四槐姜中丞蒲汀纪黄门豫吾王观察梦岩皆尝呼公为九龄小友既化为古人而同游英隽如王翰简劬生纪乡宁廓吾姜掖令克光又复或在或亡时方推公以洛耆祭酒而溘然长逝言念今昔可胜殄瘁之痛公负材倜傥而晚益弢练其急病让夷若豪于名侠而行有方格固恂恂德让曾日覩陵尊加大意有挹注众正为平亦缘是不合于陵加遭蜚诋于司衡先受坐之士罔不同舌共诵而名更藉藉以张家居二十年日编司马史题君臣二目凡十三卷又考古人所经历为日涉编日端坐一室至坐盈砚席晏如也即虜氛阑入公居二里许若不闻每五鼓盥洗洒扫身为之终其身不倦病革唯曰生平正直绝不作儿女语盖笃行君子哉公生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三月十九日卒于崇祯十年丁丑闰四月二十六日得年八十有八配周氏有丈夫子三长梦熊娶宫氏仲梦桃娶张氏廩生俱早亡季梦斗廩生娶李氏女三长适较尉张凤鸣仲适儒士邢惟扬季适武生裴懋扬后公十七日卒梦斗将以今年九月十七日葬公于城西郭里之祖莹予为志其行而铭之

铭曰资则楨栋品则璠琦名倾子墨遇始除书庭无闕文介无冒糈花城乃谢桃蹊乃紆司海滨铎曳王门裾行有方幅谊无咨且天人董策治安贾疏嘉言则罄王心则愉鱣不下堂鹏乃鸣居挺援远操而试一隅澄清大畧而除一庐其风斐斐其致蘧蘧其气

矫矫其神徐徐雄风斯快乃过右祛今两斯来乃过左闾芝房三秀掌握一珠上扬宗祐下启宝符百子千孙视于显谟

○明安州田烈妇成氏墓志铭

予友濡阳田平墅以辛丑高第历官登莱道监军副使生平凛凛负大节每论奏奋不顾身予尝荐之朝曰一介不取百折不回故其一门风尚多以气义相高有丈夫子十女十孙子女亦复十余丙子秋□陷濡阳人死者以泽量而平野家死水死办合子女八人独烈妇死最烈烈妇之夫行第五名之龙为濡庠生材可嗣平野大业当城陷妇即嘱五郎携儿广智奉老母去勿顾我我急唯一死五郎初掩家众于坏垣□輒奔坏垣五郎急扶母随小大他奔妇独迷失道急不得觅仅护母若嫂妹诸儿越陴而东妇果为□驱同他妇闭一室妇急投缕者三以众妇不得死众妇冀得他逋也□忽驱以骑行妇又急投水水浅又不得死□复驱以刀促之出妇骂曰我成贡士女田秀才妻吾翁以名进士为监军死则死此耳断不官随□□□一步以辱身辱两姓且骂且手掬泥沙扑□□怒群箭射之妇且死犹骂不绝贼愈怒以刀临之而头颅碎遍体血水尽赤他妇逋者从旁睨之识为妇□退五郎就衣履认之及敛目忽大张众惊烈烈有生气也不知一时须眉丈夫有此愤烈乎妇端严不苟噤笑工绣刺纺绩以十三岁来居女室五载不踰闾不闻嘻訾唯姑命日办姑若叔妹衣履舅向姑喜曰得佳妇以十八岁居妇室愈益为恭顺居恒布菽尝诫五郎勿奢点大人清操勿惰坠大人大业五郎有小拂鬻辄以义解之五郎侍翁病妇劝以省试汤饵曰此不用吾情何以用吾情姑病妇方山居五郎入侍病妇以不得随侍辄以身吁若有报者曰姑病良已复果然妇居娣姒十余人之间即叶宗不歇即单宗不亢唯忍唯让自将其姑叔婚嫁不难解簪珥为佐妇成姓贡士于乐女也成与平墅为马郡粹友壻少同研席平野登第成尚落落诸生乃以五郎缔成成以明经歿而平野方官计曹或言成之落落也初缔复无盟词平野怒叱之即五郎少亦复曰丈夫家于妇乎乃定盟而以宾礼同养于女庐乃今烈烈有生气者妇也妇生万历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未时卒崇祯九年八月初二日 时得年三十有二男一即所嘱携广智未字女二长许聘儒士王某为完县庠生王潢第三子次许聘儒士李甲为完县选贡十李迈林第五子今年 月 日葬妇葛山之麓呜呼五郎力能脱两母众弟妹兄嫂于虎窟而不能脱烈妇于难将无天以完节付烈妇以光平野慷慨之门而不令曲全其生耶八郎有癩病死刃其妇为房太宰女死水其它俱死水而十郎與长郎之仲子负高材可世其家亦以水死一时为平野惜平野廉吏诸郎分其廉无可治生即烈妇死甚烈五郎贫不能为烈妇闻于朝即朝命亦不及也呜呼烈魄已馨濡水烈骨弗白燕山乎予悲义烈不上闻而平野之后有大患不得以义闻也乃为铭

铭曰濡之水清如浙濡之水浅如滴一泓冽冽浅不溺一掬晶晶清不澌胡然而白洁之沥胡然而赤丹之泪啮齿之愤虹如可用激扑泥之力笏如可用击呜呼孰冠箕如不与绩孰髯战如不与摘鬢而矛其气如怒孰与柔女子之骂□而涂墁之与敌有美而

文若锦伞弗顾锡有贞而栗若巾帼弗顾 其斯以为八死之光而濡之清浅可揭呜呼

○明乡饮大宾义官仲兄再吾暨配段氏合葬墓志铭

予家自荡源来占居城北之西庄穰殷厚至曾大父大父好义侠家颇落至先少师持两大父大义以应直年直堂遂至罄产不支而伯兄仲兄俱学不竟仲兄仍傥朗持侠气予家文业起叔兄而叔兄得竟大业乃以仲兄延师友而予复从叔兄学遂逖及子若孙以文名仲兄歿而见叔兄司职方及予官翰林也公讳敬思字慎之号再吾先少师配予母张太夫人生丈夫子四女子四长为伯兄处士公讳敬先字述之次即公又次为职方司员外郎讳敬宗字叔倩又次为予承宗字穉绳以大学士居闲而仲兄歿时尚在翰林公精颖有先大父少师风先大父以材武微不合中人瑾称病归里中不字呼而号朝士以征于朝也朝士公亮音修干有慷慨大节每抱公抚头角曰髅我初学儒无何弃去学骑射气意勃发即踳踳驯谨而雅不欲居人下喜与负气意飞扬者交其 浅俛首为心计而□□□饶公辄吐不入颊□或稍有凭借威乡里者即未尝波及辄避不与语其善良贫下每拆节礼之读古史见忠勇明烈或语次及忠勇刚烈辄喜结眉宇若初终异操富贵异向辄起不坐而走或坐中瞋詈如对其人里豪醉为詈先叔祖屡矣先少师解之而不逊公方髻也捽其胡曰何物豨突辱人祖父捶乱下如雨里豪更乞脱先少师而后不复醉不独不敢为詈也性爱马取神骏一纵辔輒绝尘而去为快如蹒跚浮埃中辄弃不顾弓挽疆可八石发辄二百步为常生而矫健便捷乘怒马挟弓刀入出翩翩豪爽尝侠游大将军秉衡幕往来蜚狐拒马间领小队防紫荆每合众耦旅射发矢辄屈其耦然徒挽疆作好不一当□无何辞去曰有亲在邑令郑公以气义重公遂团练弓箭社时方征良家子材宫御倭而令公归粤托重公也公意借道以武功爵显而竟不得当倭当其之粤坐大艚游彭蠡之间吊严矾茅岫为快适群劫刼来舟公从旁护之矢三发杀三盗遂鸟兽散每及泊辄引所部登岸射观者啗指称善嗣后舟从席过矣后四十年令公孙以孝廉谒予京师尚感诵风慨也家非富而好振人之急有托公为重者辄力副之其倚贖辄倾筐倒度以应故聘予采葬予櫨族有以诬坐大辟者公辄佐先少师脱之至其人有始托之而后负之或反噬之公亦辄报相当曰吾不能以软媚为是儿负也出贖为居殍有负而去者下里贫老辄予之缓不问其豪而力为逋若征及门辄瞋公必尽征之或其人批颊谢公亦辄焚券以谢既输贖有冠裳邑令公每以大义引公视所兴作凡河防城守诸大役必待公以定尝佐荆高阳帝祠时捐资补餽之公事两大人孝能力承其意所不至先少师有饮量好客公日具鲜腆鬯先少师意同先仲父饮或拉客人座先太夫人孝事外王祖母公具鲜腆迎养北台即两舅疆急能屈意以事先伯兄有子生子矣而竟不嗣公倾橐养之岁为常伯兄亦以为常后不肖与叔兄相次举于乡乃稍稍事伯兄初为诸生则仲兄给两弟兼给伯兄以承两大人欢叔兄初从师于里再从师于邑公一为都养具邑令公为叔兄择配公佐先少师为聘必具家藏先少师手编记不肖纳采于王夫人则两兄为佐具而公多强其力所不及不肖每读手编未尝不涕覆面也两弟

负笈游诸公间公则为文社诸友朋费闻其谈相快则益喜出酒食为谈具彻日夜不厌每赴有石试以所乘马予弟而自乘它杂骑衣在橈两弟辄披而蔽之两弟入大小试闾辄旦暮随之为快予甲辰大京兆送归第公随而纵观都市中不觉履之折也岁出赀为仲季两妹丈贾而不归其母钱者数数不问墓旁田渐易它姓公少辄愤曰先人聚骨而今他人呼牛马其侧乎后乃尽复之先太夫人歿家方窘公卒尔弟为两附具必办即先少师歿公仍率两弟为诚信尽其力不令两弟独在其事仲父无嗣公又率两弟以其田庐供祀即予葬仲父两兄必不肯以弟独任而各出赀以先所复田为莹田以分其费也公刚断持大义凡意所不可秋毫不以利动予当入对公辄属曰先大人日以廉训弟勉之为清华乎家即贫不惜弟膏润也邑子宦者同姓求合族公婉谢之曰即同乡自可何必同族当仲嫂歿有新寡拥多赀而愿续为室者公不可曰此有不可居而他适也予敢贪多赀而以身事妇人且有赀必骄以吾爱子事骄母必两不安遂绝之公初多豪举后乃拆节为长者行曰予少单不昂藏不为里儿重今里中尽晚少而予家且大不谦谨不为里儿颂且不愿儿弟効其少满脑肥肠鲜衣怒马为快也其少所结客以穷老来归公尽如平生欢客用益亲滇南乔令公以行谊重公亲为题评以族其楣尝之文安王观察四槐王翰简劬生言?夔语亟口相见之晚曰是大英雄市隐耳公初宾于乡邑令公雅持乞言大典公感而一再莅宾筵时青青子衿尽一门羣从杂诸生间竞为上食歌鹿鸣皇叶雝如也后辄辞不就而岁两虚座待公仍以席来馈元配段孺人太夫人名之德容父为同巷段太公友性敏慧而孝事先太夫人得其欢尝殫力奉朝夕之养伯嫂气高而能下之佐先太夫人作家以嫁诸妹婚诸弟公所裁橐给诸父昆弟嫂能力赞之不悛至待庶嫂王孺人慈爱有礼而王孺人又善事孺人不翅孺人事先太夫人也今子姓翩翩则王孺人之功为大而终始拮据以大孙氏门阀则段孺人称内德云孺人抚诸儿诸妇倍极怜爱以病不育少养杨氏女为女以配其侄又养马氏子为子予之姓名钶教之入黉授田庐如诸儿予不忍迷其宗且挽吾宗也还其姓曰马予之名曰元孙而今尚曰孙钶即予仍视以犹子礼特别其莹兆先太夫人特怜爱王孺人锡名比诸嫂曰德润不肖少而授餐则王孺人手调之以拮据久为病歿公乃纳吴孺人待子妇慈穆亦先公歿公以布衣揖让绅弁问参宪养大典平生裘马宾筵不悛多费而施予捐金以成气义又不悛倾度即中外兄弟之贫不能生活辄予赀以农以贾以读以调其吉凶盖行德如富而晚所积赀为田庐以授诸子比于中富诸子各以文学入乡校食廩入等诸孙八人半八较有远器曾孙亦已数人其养子钶亦诸生而有五子得称孙是天所以报公好文之愿也每言对人言贫意欲何为雅佩先少师明训其天性合文清大义盖刚烈不屈之用云公生于嘉靖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巳时卒于万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亥时得年八十岁孺人生于嘉靖二十年正月初四日辰时卒于万历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辰时得年六十七岁侧室王孺人以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生以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歿纔四十九岁继娶吴孺人以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以万历四十三年六

月二十八日歿得年五十六岁公独居者三年有丈夫子三養子一伯子鉉邑增生娶张氏保安授思敬女继王氏邑诸生家俊女次炼邑庠生娶戴氏贡士鹏飞女次镁邑廩生娶韩氏藩府引礼应女俱王孺人出孙男八长之瀛邑增生娶吴氏诸生经世女鉉出次之??美邑庠生娶董氏长史伉孙女继齐氏蠡县承掾应征女炼出次之泳邑庠生娶李氏壬子举人震女镁出次之??萃邑庠生娶王氏诸生廷桂女继边氏任丘廩生世兴女炼出次之泽娶睢氏安州廩生长庚女鉉出次之澁娶严氏廩生士良女炼出次之沾聘崔氏文秀女鉉出次之滌聘刘氏蠡县诸生画奇女炼出孙女三一适刘三杰为蠡县庠生出奇之长子炼出一适安州庠生潘潇为州庠生应聘之次子鉉出一适安州李敏春为拜奇之季子镁出曾孙五长槩之泳出次楷次柁次 之瀛出次 之??萃出曾孙女六一适李大学安州庠生逢春之长子一适王任杰邑庠生源清之长子俱之瀛出??美出者二口出者二俱幼其文孺人所鞠子钶今曰马元口邑庠生娶葛氏继赵氏继王氏继高氏子五口之瀛娶 氏次之演次之沂次之??窠次之滇女二一适清苑庠生蔡養正一适 贾尔珍公初葬于先少师墓前以偁亥迁于中黄仍以当两邸之中未静也再迁今西野之原风土清嘉稍尽子孙之意盖以崇祯元年 月 日奉诸嫂合葬而伯子鉉季子镁洎鉉妇张氏孙妇董氏王氏祔葬其侧至甲戌四月乃得为公铭铭曰英抱而文清橐而仁气雄而石醇嗣艰而兰馨其孝于亲其友于邻我里市隐我乡大宾铭我贞石训我后人

◆传

宪副梦岩王公传

○宪副梦岩王公传

王公讳应霖字德征号梦岩少沉凝有局度赠公器之授读辄敏劭若夙业弱冠补博士弟子试辄高等督学阅其文以国器期之为易名辛酉举于乡无何丁赠公艰以養不逮伤焉哀毁逾礼庚辰成进士刻有制义同榜无锡顾叔时有叙尤为艳服初令桐城既悉所疾苦乃砥节首公一意为廉平日挈大纲以条次所兴除而赋不淄羨讼不淄贖尝剔积役干没金可千余主藏吏以尝公辄叱去为建常平仓十仓贮谷三百石以为賑恤之备俗好讼多结党以机穴?升良民公尽得其主名会有借辞卜者而歼之以灭其口并杀其所挈少子投枯河中其妻觅之不得诉于公公秘出健讼姓名迹其与卜者饮日即卜者死日也一讯得状出尸于河而抵之法适有度田之役多以伪增迎上意公为剔欺隐于豪斂以苏单赤时业龙潭知安庆亟称公能檄他县悉视公法更檄公勘他县公既雅意兴起文学而皖以望邑多才乃力破新格于额其所援识多知名士知何吴诸君子皆以进士高第为名卿会当入覲垂橐而往有富民馈金于途中公却之曰小民不奉法为安而点长吏耶其人感泣而去时尚严急吏方务为刻深应功令公独持汉吏悃幅遂以旧令事詿及调观城观久乏科目公首励学宫课多士品题之文风始振士即有抡魁者更为均徭裁冗蕪息其凋劫复立社仓如桐而益之会岁侵者再道瑾相望即出所

蓄仿郑富公青州法哺之旁郡邑就食如鹜先后全活甚众会左道借岁为乱公为严禁令散支党卒殄灭之历五载奏绩得赠封如制寻升户部陕西司主事士民树碑颂德邑志牘列甚详入视验粮厅一意绝问遗更禁需索诸货取足国课而止商人便之庚寅转山东司郎中督辽饷辽左正饷七十万客饷十二万盐课六万屯粮六万饷额既繁耗蠹丛集度支暗或不得清猾蠹而流或为指尝将领得恣行其占冒部军半坐空名冒实饷而又数数虚传警报以邀行粮有足未出塞而称远征既出即旋而称旬月者敝习相沿饷司罄支本岁更借支来岁之半以为常公乃议之两台与诸将约饷须核实空名者罢勿给警须计日虚传者罢勿给公既躬校簿书以别诸蠹而又砥节首公如向者于桐于观诸将吏虑无不啗指栗栗无敢为冒即冒辄持格梏之其给者悉平衡出纳绝无低昂三韩军士感如挟纆至诸盐屯官与商为市吏与胥为奸弊窳不减于占冒公悉为划除二年来岁例既饶而厘剔裁省之赢粮报羨几二十余万大司农疏闻蒙恩纪录上为出帑金赐之甲午丁太恭人艰哀毁如丧赠公服除入部寻升陕西参议驻西安领五道篆鞅掌纷拏中决裁无稽案其子藩录边饷复如向者于辽悉以平衡出入毫无亏减有矿使肆螫□采诸生议严为条禁地方赖以不扰一时史民怀畏即宗人□然颂之临潼民习于顽令数□讼去过有新□履任未几部民聚讼至数十百人公□前悉其诬又悉有曠之者曰体统凌夷不可长也乃聚众庭输之曰令方新何至啧啧如若讼若即讼独不念部民诬长吏其罪奚若耶其连及之左肋从之左语未竟独渠魁三二人冥然右耶一讯伏法刁风为息无何赍捧入贺升湖广按察司副使备兵辰沅值播酋猖獗恶氛甚张滇黔之路绝以偏桥为要塞其东北则走建康道也踰阆白泥即贼境贼方币结九股苗倘偏桥不备贼势长驱留都可虞且大兵进当有腹背之虑公乃募丁壮简武勇砺器械储粮饷提铤卒三千移驻偏桥贼以其子朝栋领兵真犯公檄裨将乘其未阵击之众殊死战贼退复集复击之又多设疑兵旌旗烽火遥□林岭间酋子始??耳而遁于时督府尚留会城援兵未集而以孤军遏敌冲酋退守海龙无敢窥□外公之力也其后竟播之役以至剿皮林凡兵饷戎器实无一不取之沅州皆公所先期条备既期集入大军以于都护继勋守偏桥备策应亦皆公所先期部署公与胡公魏公两兵使入自白泥时饷道苦险阨而士乏宿饱也幕府檄如雨酋复谋截饷公乃建接运法军中便之大兵至海龙公奏记堵要塞防奔逃逆酋就歼公有力焉既乃有皮林之役初皮林苗乱公方驻偏桥拮据播事黄参将冲霄急于进剿公曰播事方始而又及苗非完计俟播平以余力扫除易矣黄意在邀功阴以兵剿之而败至厘幕府抨弹独于公称其能料敌而鞭不及腹也黄既失利乃惧而纳金求免公却之具白两院两院报云门下洁如水玉渠自彰其债帅耳姑容待罪从戎以责后効所部肃然惮之播既平乃议剿苗江中丞以艰闔门而文中丞不欲为越俎公奏记促之曰逆罪在不赦而经久无进兵之期困兽不虞肆搏乎于是始决计进兵不逾月而皮林荡平乃喜功者又议槩剿诸洞公又入见中丞曰叛而□之服而舍之谊也罪未形而加之兵何以服远□□为昆焚□伪天地好生之心亦甚非朝

廷意也中丞亟称善遂止初大将军置降苗于幕者三百公谓裴晋公纳蔡人为牙兵以蔡人苦威劫而实吾人也今以叛苗置榻侧耶会夜晬以降苗为内应始服其识大中丞称公料敌御变绰有胆识云公莅沅三载两经大役不独诘戎理饷冲冒矢石而饬纲振纪缓辑我人不减帷筹因念土司之口多起于习骄而不折其萌乃乘夷播之威持廉公饬诸司彭宣慰应昆恃兵与费为骄易嫡之议至邀权有力为请公严饬之不听又念诸洞苗莠瘁易扰不比土司且大创之后方如兽獠因遍历诸洞询利害调便宜其逼临苗洞有八卫十三哨哨官不得其人每为苗患苦而以贿以属官遂不得其人公为简胆智有技能者任之适百户以金营纳金茶麓中公严斥之不复任因谕诸苗无内侵哨官无外扰勒其辞于石中丞公亟加其行曰功宏远矣是岁满四品考会覃恩降 勅褒谕赠公中宪大夫湖广按察司副使母暨妻加赠恭人无何拟参贵州政候旨以连新直指有言归后叙征播功槩从优叙至蒙白金之赐或曰公论明可以出矣公笑而不荅公长身玉立襟度弘阔其为文好深沉之恩予犹及读其制艺也所至兴文劝学雅负人伦之鉴至识进士可行于青毡犹奇家世孝友而公为笃摯怀赠公风木之憾四十年如一日于太恭人备及色养岁时享祀省墓躬申诚敬至老弥殷待晷群从有恩礼季应期相摩切成进士当西安以任季以蒲城令引避归遇华阴联榻信宿友于之情溢于关中旧有祖田既仕即推以与诸弟之贫者族党婚丧有力不能举皆于公取给亲识中有可以为之地者惟其力之所及不必其人知也里人既相与尊信公或偶遭意外应之亦辞和气平时以方韩魏公稚圭悬车二十年游览经史外无他嗜旦晚视诸孙伊吾以自娱绝不为谒请至地方利病不譚諄切言之王文肃执政至属其邑令薛公曰是邑有某其人贤者可法文肃雅不轻许可而薛令特负风裁其语固可信云

◆祭文

祭友人井荃玄文

祭宪副李培吾文

○祭友人井荃玄文

呜呼我之自我智或以婴物之自物细或以情孰知夫不我于我我其用宁孰知夫不物于物物其用成有友显陟渠顿予撻而或嫌之曰不趋荣有友要触渠顿连染而或避之曰不共险公也予友初终不渝显未尝嫌险未尝虞共予青衿比予轩冕欣予承明比予里闾当予东居渝海相从坛城毳帐笑语从容当予里居中人肆虐众或股悚而公自若此亦寻尝何之重公黄金交深公其以风鸣呼众岂公知公岂众伍刚亦不茹柔亦不吐我于无累物于无连贞不绝俗今以为古呜呼予既宾交天复丧公不为公恻不为予恫季子孺泣曰铭吾翁乃述公畧乃既予里呜呼官不为仕才不为夸翩翩子姓馘馘文华五经纷纶蔚为大家公所倦倦尚未有涯呜呼向铭劬生泣不成卅今兹铭公胸春如捣况也铭公还悲丘嫂白首同归予辞用老薄言酬之英灵矫矫呜呼尚飨

○祭宪副李培吾文

惟□□粹雝和廉□劲正藁榜名香花城春映入揽桓驄出銜宪□简授霜飞斧横岳动道拥麟风力摧??泉獍无斲师言有声朝听卅木知名儿童识姓载分臬司载陪藩政月映秋潭冰清秦镜既哺怀婴既奢指佞公所顛□着为絜令公所弦更蔚为众庆函谷云开岱封日淨方听鸣莺遽闻截镫严滩道高谢墩望重朝屡推毂公屡移病岁之不易肥壤其横三齐告饥九重为柄公有药言以医丹甌流佣可复疮痍可定谓公热肠出或乘兴曾几何时而云不祭予未登朝輒闻明净谊托葭莩声相呼应公以胤子借途于憊予有豚儿袂联同倩吴纒匪亲丹鸡匪证谓可联蜚而遭合迸公归大宅藐孤谁凭国丧王楨乡乏主盟予岂哭私畫为心慙灵神珊珊絮鸡未罄尚飨

高阳文集卷之十七终

●高阳集文卷之十八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茅元仪止生较

碑

记

◆碑

重修大隆兴寺碑

重修观音寺碑

保定府重修敕赐忠祠碑

保定府太守嘉祥高公去思碑

雄县王令公遗爱碑

○重修大隆兴寺碑

盖闻圣人生而元功归五岳之成帝业昌而景福叶万灵之贶故剑投神冶上皇解佩于山灵梦绕赤蛇大佛开祥于长寿若夫丹陵瑞启三河白水嘉生九穗巍巍荡荡斥对成功郁郁葱葱独鍾佳气凡以天开地辟通理于黄中虎踞龙蟠茂膺乎赤纪惟睠命而享天心乃受图而酬神佑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握天镜以通宝筏回地軸而履金绳手提日月于迷方力拔乾坤于苦海诞灵纵睿苞囊函夏之光华接绕膺期揽结方輿之雄秀泊八弦靖溢四极和宁洞划石牛舍开白马故中都有大龙兴寺者昭龙兴也其地首诸夏以控天邑总环瀛而号日畿三天握钥于横衿八部画图于指掌爰凭凤麓回构僊台鸞华蜚翥凤之区虬钵下潜龙之境引太虚于玄键远蒸万国之云烟荡元气于丹楹近簇二陵之风雨盖功谐幽赞技殫绝羣嗜阁藻函盖之容维极挟江山之助于休哉绀宇荐灵于雒亳玄房佐祉于岐丰矣迨我 英宗睿皇帝辟紫极以登三重戡骏业孝宗敬皇帝继黄离而乘六丕鬯鸿恩睠龙象于炎昆涣綈纶于福地锦绣重披宝界云霞顿丽银庭盖念五凤七麟曾肇王基于旧迹千秋万岁或游魂梦于故乡而物力尚饶周泽方渥故能起雷霆于指顾回螭蛇于腾飞千楣万拱俄盈既烬之墟龙发螺文复见

维新之象无何胜地不尝劫灰再焰祇树香沉于户鸟率陀影散于空花四照枝残醉象
搅藤萝之月三华叶烂毒龙沉舍卫之城由正嘉而来历八十余禩则詹御史事讲曹郡
守时聘李郡守骥千先后图之大殿甫成羣工未辑丹雘虽勤藩垣未具又二十年而庭
鞠茂草法熄残僧于时则张郡丞大孝从董兵使元学议再图之而以马郡丞協綜焉谋
金同于羣策数更极于百年大开觉路于明幽共唱慈风于法俗筇鳩竹马骛香阙以枝
华玉■〈乡步〉珠纓望鸚林而布地由是续往因于未断合大力于几成虹蜺通双殿
以峥嵘八龙忽涌星日绚重廊而隐现两鶴重飞鸳瓦促鱼鳞增琼垣于下岁鶴轩迭鴈
齿敞笏室于中巖盖晒慧日以耀昏衢洒法云而清火宅尔其焕星幢于羽仗杂鱼梵干
嵩呼昙雯迎剑佩以疑华鬢彩结簪纓而鬪色踟踟阳马之牺而??先趋规地戛戛风鸣
之呶而疑接中天则严威俨若朝廷愀肃于辟士若夫庭俯乔松牕含远岫瓜剖华京
之浩穰蚪蹲汤沐之崇隆喷薄阴阳之气于重閤之年而斐斐??幕远发挥川岳之精于
方通之侯而■〈山双〉■〈山双〉盈衿则峰标欲界之仙都天挺明神之窟宅又若
仰斗电之重华拾天花于巫雨挹紫云之黄彩竞界线于金铺赤字第一山入微尘而不
灭瑶文无尽藏销劫石以靡穷又若瞻故里于新丰恭承桑梓攀遗弓于鼎峽爱永松楸
阅先帝之经营忆创守维艰之会缅仁王之貽翼追天人相与之符则投戈而栖意慈
林高祖所为寓神武于不杀也抚遗而游心丰芑二宗所为寄无念于昭兹也呜呼庆鍾
长发则维明袞嘉而尔卜之传日永神应远期则重熙累洽而百神之护弥周盖先天启
钥嘿契玄扃后圣含灵阴扶帝脉此诸君子所为临彼岸以褰裳悲化城而反袂报初禎
于功德昭申命于圣神也由斯以谈祝厘之典为文存树之思未大岂与夫掇者耆之金
供伊兰之饌恣尘尾之逸风披虎溪之胜韵哉至于妙度羣品尽出幽厄万感咸通一思
必应则真如能事姑不论焉乃作颂曰

干函万钥坤轴九维灵氛葱菀嘉祉葳蕤崇因効法上圣膺期日悬大觉天度羣迷
鳌柱斯标龙宫斯奠如鸞于嗜如鹿于苑花雨环纓彤云拂檻日月法灯风雷鱼梵为我
摩尼斗极皇皇为我祇园楚疆章章忍亦弗界福亦弗堂三吴于左荆汝于阳江流漫漫
淮流漫漫孤山巉巉凤山翼翼是名淶池是名方石度亦非航卓亦非钗莲花宝墨贝叶
龙文天与如大佛与如尊蒸蒸法力消我劫焚彤彤法宇食我德芬列圣有作爰清毁
宅我皇穆清嘿軫人力二三力臣式我觀画奉宣睿谟还我赫赫神谋于旧人谋于新
詎曰力饶而酬国禎詎曰伟观而重国根以归帝力以洽帝心智炬不然慈云不餽其然
非空其餽非色羣力则共羣心则忒神武圣慈乃见天则

○重修观音寺碑

余读法华见佛告无尽意菩萨略谓观音游娑婆世界现种种身处处为诸众生说
法能掇护娑婆世界诸众生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一心称名实时观其声
音皆得解脱即入水不溺即入火不焚即入黑风罗刹不堕盖金刚三未授自如来故慈
力亦复如如来遂令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始自佛身终至人非人等皆以无作妙力

自在成就夫无作妙力者真净智慧慈悲之性也真性见故不自观音以观观之夫不自观音以观观之者离尘复性之真观也离尘复性则诸妄自脱故能令苦恼众生蒙我真观实时解脱而不焚不溺不堕盖见觉为火闻听为水一心称名万念归一故见觉旋则离火尘闻听旋则离水尘幻尘既离真性斯复故烦恼不焚于火宅贪爱不波于情海又何漂堕而罹罗刹之难乎总之体合心心合气气合神神合无其有介然之声唯然之音远在八荒迤在眉睫来于我必尽知之乃不知为是我七窍手足所觉五脏六腑心虑所知其自知而已世人不能即身释尘遂至离身求观妄谓称七日而难免诵千周而身全岂其然乎然性说难觉福田利益易入世人认迷为真且尸而祝之几遍娑婆世界盖妄希称名解脱以忏生平而达人开土亦或藉其法以宣慈和而动所不忍且或令悍者驯狡者恣蒙者发其覆即居士身尚以簠緝之余为檐褕于或家则其尸祝一念可知也高阳齐公彦戎以居士身佐比丘惠禄孳兄续而成祠以供观音迹其心岂其置人于焚于溺于漂堕者而浸假化身为宰官其利益宁有量乎寺经始于隆庆庚午仲秋讫工于辛未仲夏越三十年而其嗣君大鸿胥敬才始挖其先志而勒之珉余固有感于是时物力饶而能以其余它及也盖隆万之际寓内宴如能饶益一切众生充满其愿如清凉地能满一切诸渴乏者故一切众生之得时如寒得火如裸得衣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贾得海而大炉之焰不熏大陆之波不扬大宇之黑风漂堕不遭盖国家仁恩泽涌德教翔洽其明见仁与则普门徧照而葩屋绳枢亦若一心称名而得度一切诸苦故民间得以宽然有奇赢而成其普济之愿然则是役也 主上之赐也岂其以居士身饶为之乃居士而愿不焚不溺不堕其念可嘉也予其欲风宰官身冀世人无或循声流转然于无作妙力远矣岁辛丑予以计偕作是记勒诸石又三年而阅其舛错为订数言又四年而磨且重镌若夫屋以云霄貌以金碧则有籍者兹不具论其偈曰

迦叶何源	菩提何树	一尘瞥起
六入胶固	风涛斯波	火轮斯炷
如来太子	乃睽中土	高谢四流
俯宏六度	臂色金光	髻光如雾
三十二应	百千万蠹	一心称名
万念同聚	解脱尘缘	妙明心愫
水火永离	风海不怖	如寒得衣
如饥得食	自在成就	此何以故
金刚三昧	同佛慈煦	知见既灭
人情孰鬻	不自观音	无向尝住
幽谷空函	洪钟虚铸	有至斯向
无求不副	于昭我明	兼开觉路
色界虽迷	希夷未什	抱朴观空

函元归素 重拙玄津 更为释作
乃焕金姿 乃扬宝树 八表慈云
九干甘露 十身不毁 曼寿以护
勒此贞珉 万年永固

○保定府重修敕赐忠祠碑

旌忠祠者明忠臣杨公祠也公家郡之容城名继盛字仲芳别号椒山嘉靖乙未进士历司马员外郎会大将军鸾主市议公力言谬不可鸾间入贬临洮无何诛鸾召还公公则极言大学士嵩奸罪状嵩主吏议传上刑会县官欲论它囚公不免其后七年嵩败嵩子世蕃伏诛而嵩寄食以死又三年而 庄皇帝奉遗诏褒录诸死谏者赠公太常少卿录一子大学士无何用言官言赐公谥忠愍更赐祠于郡额曰旌忠其祠故湫溢无以风观者王郡公锤嵩议它迁未遽泊武郡公衷懿来乃相地得西闾之墟衢大其宇分涂于掖貌公南面铸相嵩父子若鸾以铁反接北向跽有患者得随所患杖之郡公以不佞史为公里人当有辞勒丽牲之石呜呼古称燕赵多慷慨之士夫慷慨者或偶发于一击一不中且悔而一中已足以豪即不悔于不中若不豪于中而慷慨亦复有善有不善公独尽言于慷慨至 主上予再生而公竟死世此公于殷帝之含光谓公之功乃在一死夫人臣委身于朝死職死言死亦其常独其尽言于職可不问纤巨而言在職外则无敢琐科于毛细而谨图其大当 肃皇帝倾心股肱而嵩得怙主威熏轶天下一时福于踰踰而祸于谔谔公自度坏天下惟嵩而非公谁言即当其议马市于職一兵子蜡嘯而大臣相视莫敢先发此又非公谁为言嗟乎两逆忧在社稷而公以死言故公之言即不死亦足以功即不用亦足以死而况公用其死于言上用其言于死死且不朽矣夫公脱负戴适赧佩或自固不肯言及起贬所挈风裁以传其天地文理乐律兵甲之学即不言亦可以望容皇路乃复慷慨不顾器忌而邀必至之祸于身至梦惊长乐之新封魂返太虚之浩气抑何楚楚激烈也而公且甘之若饴盖生平志分自矢出松柏之上而一凌太岳之颠顿悟无穷国家二百年正气所荣绩持偶□□□人以破天下佞舌薄胆而时所称要人者□觉无留恩即觉无留威即一跌不足以当公而一未尝负公一死乃其死竟何如呜呼朝阳之凤既摧依人之鹊安在后世之君子尚慎指尝于覆餗而无良臣之愿谢不敏于公哉予迹公生平侃侃大节固已撑拄宇宙乃其于父子兄弟罔不以变为常而匹士分一行亦足以生倘弃冕之伦遭逢明圣而不能副作新大雅安在生慷慨之乡称忠愍里人也嗟乎要人之子姓不愿树颊胥于其先人而啖名之徒或愿寄籍于公即其解形回面似已恣然自悛然塞下■〈才弃〉万死拾一切而繄袴冒之则吏议其后彼邪于侧入曾无体惭而一旦掇遗渚于狐蹲遂欲衣餽其大疵以冒万死之功予请援往例以丸泥为公塞之勿为若辈狂托溷忠衣爪牙之途云武郡公名文达戊戌进士陕西之泾阳人而郡丞高君登明新任姚君光祚郡判郑君廷英郑君宏司理张君铨新任夏石嘉遇皆常有事于祠者盖予读忠愍集至其苦阴雨泪辄淫淫下乃効其韵为大招

其辞曰

帝闵三灵予惨黜结遗公下扫予駢辔绝简之霜棱棱予剑石寒笔之沛淋漓予易水咽众欲僚兮独苦心烦憺予报主聒啁啁兮深丸迎狺狺予没羽哲誓谢再生生更回恩留后死死仍语排 帝阁予忽分下帝兮气氲浴语虞渊兮未上挥鲁戈兮既曛含光濡兮六符平灏气还太虚晴丹心万古天王圣明

○保定府太守嘉祥高公去思碑

予往入对平台恭愿 皇上固结天下人心仰见天颜粹穆若有槩于下臣及下臣居东当急氛更验人心之当固结盖今天下急在惠养元元而靖诸氛独诸氛急不得顿靖而徭赋繁兴故上苦吏慢下苦吏急顷盖屡厪诏书予以宽 大至令藩臬面饬之其惩焚除苛与一切治不及格者并下而亲民大吏惧慢忘急其赋取盈罚取重簿书期会取速小民遂若苦烦苛而目不睹宽大故吏治雅称明辨而天下人心似犹未结嗟乎汉诏以二千石共小民安危曾不深念也东嘉高公以进士高第历留曹视予郡风规峻整而渊粹之气如春既收二十区筋络节辘于掌股而斤剖理解其办若新乃简竦直捷则承影含光其芒尽敛念师帅倚手长吏遂合黄墨之绶综检规猷至燕见若转檄辄椎所当否果其议便民而及格即引为絜令既不执绳墨约结亦不以罟驾弛绳墨盖迺接良廸共提口玉其黄绶而下法饬之恤其杂应殊不以喋喋易许丞也时推择乘障吏务取铃略试如格不得以属不得以鬻文吏好操切故武口胸则威施蒲伏眇或激而为睥公一切礼持之至品鹭文武行能则又识胸甲于庭纤辨面垢于执拗或类不可洗乃曰劝廉之驾不若解墨之组也郡赋合田租口钱岁可五十万公初为兑解期目不涓一锱寻以州邑不便仍旧格而终不涓一锱故金谷掾无纳向而州邑长吏砥节言公遂且奉德意结我殫人盖岁可留数什伯千于小民合二十区质成不矫以嫌入不徇以势出诸长吏既不令周内为逢更不令钩束中二千石之牒盖错可贷斑可捩拭其求生希忤若列眉而终无敢有巧法馱郡有卫兵有府兵有乡兵其府兵有扞擻之锐公选其锐时其食饬其械四应萑蒲而不为扰合州邑乡兵额可三万檄长吏慰饬之料所备勿器长吏议予饷急从之曰有兵乃备有饷乃兵郡以军余充城复操其身以缓议罢以急议复公谓集无饷之卒不足与守而且苦卒不若计饷而后计守卫之屯百六十余区不下五千余顷其本折色属之卫弁武太守衷懿谗其厉且逋也请属之有司而武吏哗欲复公力持不可而罢郡以七州邑寄罔牧以十三州邑供罔俵公如法以官市而尽祛其瘠其它应声之征若津粮亦复从倚郭以官余而岁可苏中产百余家即十驿五通官总之尽绝耗滥而额需岁可十万槩不异入出而吏手如洗念大警重仍饬二十区缮城堡增井灶备器械先自郡城其修桥梁罢税课革行户平量衡恤茆独要以表百城而冗及笃癯细及睚眦无一不入大慈其于郡绅冕雅相为重而与廷尉不托邑予则子况风槩可掬也其于端文学直以朴谨为程盖蒋翁任童随俗磨厉又尝捐俸大 修学官以率长吏无虑不饬我如砺以脱推颖者当是时二十区大吏式于廉平以仰应大令而野无悬耜室

无断机即潢池之氛西邻晋东邻瀛南逼恒阳独不得阑入子称备若二十区赤白丸合
徂伺牙孽为羣终睥睨戈戟而不敢逞盖乌攫凤集非奇而鷗鹖之会见驯雉随鹤亦以
行春故旱可雨饥可穰政成而式歌且僂语曰大夏龙雀可以怀远可以柔迹公之所为
大乎夫今天下俗吏之病不在急趋功令而在愚天下以功令之急乃至附上行私更借
下以罔上予观汉神爵间吏务严急至不奉恩诏独外宽内明者令小民知上意而安其
宽明卒以大用由斯知朝廷有必不可不举之政百姓有必不可不念之苦歎民而逢上
抗公而邀民汉有已事矣公种种治状总所称宣上泽以下究求人瘼以上闻其斟酌于
上下直令天下晓然于朝廷之宽大即急需亦以为民以故事治民安上下交鬯予不知
治状何如汉吏要以为朝廷固结人心者公也公尝之白檀过予问政予谓公业以豪杰
手抒真实心则树麾紫水作翰白檀平天下若斯矣公以为然公器望疑练有胆干而
□□□□惊可愕徐应之不禁其学不阿世之余而补世之不足外宽内明公可谓大臣
矣公讳斗光号星垣山东嘉祥人己未进士以癸酉冬备兵密云以次年七月纪其政其
继公视郡事为某地李公名缙征郡丞倅为某某某公某许公敏儒黄冈官公抚极节推
为辽东张公国臣清苑张公若麒咸乐观其成盖二十区人吏藉王孝廉束问记云

○雄县王令公遗爱碑

□□课□是唯小民安田里而无叹嗟不□以□□可□□政然吏为可喜可愕或
易而令小□安田里□叹嗟或难盖地大赋繁易为愕□□销叹嗟于繁剧之罢眈力乃
什伯而不给雄□易阳地也周宋尝益津游□井称雄关□□蓄塘水限□马入我明
乃在日月光际更□□北之逵轮蹄辐睽且地饶中下而五方杂□□生好□其田不
□五千丁不满四万而赋□□数曹掾或习为黠长吏治簿书饬□传即不□可喜可
□而一登序阅方问怨讟又□问叹□禹州王明府以世学治谱解□于雄而□笃□决
耻为媿趋予友马孝廉数□其视利若□也至则□大要素民所叹嗟未□者□□以
□水旧道岁□于水故塞□上决□□□□于□□□宁□罪塞于决也明府不
□□□□而□□□□□力疏□王河以渐□流□□□千□□庐于□□□□诸要人
穀相□□□□□□□途失期不可问倘其结凭轼之□□□□□明府一切按故
事核名实□涓□以□□丞横索每格不得行至破其□出所□冒白□之羔岁省千百
佣糈于行□岁□之羨隶首□以中长吏长吏遂以自予故额缩罪额羨不□□府为立
平输令自投诸楮而羨即还之□纾□期会即一失期为再期不以诟租吏侵人□□岁
省千百庸□之钱于点胥予顷□东□□□议有谓长吏出其羨可辨者因念州邑额
□长吏或以羨实橐而日我宜然至应声之征□□索之菜佣而又攢糜曰苦明府以
□税□□□额税尽察其为百姓患苦者力湊罢之□□□省千百金钱于椎酤俗竞而
残骨肉□□□□□儒吏一闻□自杀辄不难破敌产供□□□孤子者死相籍明府下
令自杀勿坐时核其□□坐之意在销豪寇苏蹄顿故犊可佩雉□□其治□□之狱必
以情无论曹掾禁不□□□□无主先词无主先□即诸贵人无□□□一溷乃公者盖

又岁培千百元命于猷牖雄以首善渐磨帝泽而学殖也不治且落明府低徊俎豆间久之为大筑学宫月简诸生高等督课之给笔札食饩而亲第其甲乙即间右俊民力不受读者立塾授之又为复忠孝祀事广厉风尚不独令坐该蟬简也已念城当大河之滨既染瓦济通行李又议建浮图以培风气即税驾于纸而惓惓以金遗明府岂其以地为邮也者斯雄人士所为思明府乎明府种种猷念岂必其可喜可愕乃小民庶几安田里而无叹嗟夫小民安田里而无叹嗟非有可嘉可愕也而豪杰之才或倭誣而不能盖豪杰担任天下惟是气骨而胆能疆骨智能疆气其销天下豪杰之胆智而靡其气骨者惟利士一中于利将藉于口者重其为地藉者乃轻故事至而左顾右支卒陷与倭誣而不敢任明府负豪杰之才视利若染其身尝为世藉必不以世藉其身故瘁身于罢曠而骨疆于胆气疆于智凡俗吏啮指巧吏翹足明府直身任之而不辞又安在其可喜可愕而又安在不可喜可愕也斯宁独百里才哉予以乙卯冬过雄明府顾予于邸稍及河渠之政其忉然胸春也明年予以休假而明府亦以繁调予何敢以一夕知明府特稍从王孝廉乔栋悉明府之大若曰是且禔雄之福未艾也因念如砺之地谊不敢谣黔哲其交口而赞者必其心所同然其不然者即日在宇下必不肯为阿而况后恩也明府即以宝坻去而继治者且以政治殊不忘喻于鱼藻也遂次其语干石明府讳则古字某别号且茨河南禹州人登癸丑进士其尝知予郡有威惠曰鍾嵩公讳述古者明府之兄也盖公家棠荫在燕赵云

◆记

高阳县修城记

高阳县重修儒学记

猗氏县重修庙学记

拟奉诏撰重修都重二城功成碑记

洮河济军仓记

周令公重修横堤记

武强县重修汉前将军关公祠记

山海关重修显功庙记

○高阳县修城记

当圉人不戒口阑入为纷予既奉 诏居东而畿南警报狎闻羣心惶骇于时儿辈同邑诸生父老子弟佐故捐李元治为城守捐贖饲乡勇训火器诸借乱为乱者禁不得发然诚实土搏而跋羊凌其上难语守会明年月涇阳王明府来登陴而望曰其筑斯城乎下令清外隍阔一丈有八尺深及泉木?斩陂岸而齐之城下得基视阔有加以其半附土于城而杀其上合雉堞而止量社甲为初报蚤竣者予扑众疑之曰是当以期日竣而蚤者外坚内浮也圯之果然遂相视登登有声而莫敢漫告成如削池乃深壁乃坚役方兴而傍伺者不敢发矣又为门四倍金木之费于往穴其中之下可炮仍为悬桥接楼櫓

为垣高厚可城之半桥以木絙环铁为卧则方约起则重墉一时按部公多其略盖旧筑内取土于岬而外有覆隍故外失其高内基日洼而城日坏憩杵而頹明府所低徊为计也工兴于庚午二月再踰月而告成诸生齐光裕黄应聘以士民之意来谒记予按城非顛頊之旧也以洪武三年从旧城徙今封家淑以天顺四年邹平鲁公能始为城万历中滇南乔公继科始为埤垝以砖晋陵钱公春始修葺筑浚称坚好而丸邑殫残民力弗任且天下无大兵革以为垣障而已嘉靖庚戌警□初以木为栅遂童其郊今已报□□白沟警更严于庚戌城得明府为缮完而人心乃固鲁公以来功未有烈于明府者也予初应 诏入对天下大计首言都城为天下雄峻宁得窥其峽岬然固结人心为天下大计特反复明所以重人心以应问有 旨丞称善盖有城则人心固有人心乃固此城故曰众心成城明府自健令廉公有干法所在如山而慈煦于冬日往多不字于科而借应声为交征明府独捐例所自予者以予民而佥人所应有者以还民如邑马之额不给予邮而旧所自予可三之一明府尽破例以苏民至庙学坊宇若衙治酌力可为而葺餽之曰过此则民重劳也治内出废井而甘众为颂甘泉覩人心矣往盗八城而高春蓍蓍徒有骇叹摭诸良氓擄掠之为塞而牙蠹索失主钱几千万瓜分之明府不独靖邑盗又为捕它盗至为捕犖下之逋释 主上軫虑嗟乎予邑人心当沸郁而愤如积阴沉晦思得迅霆长风破此为快所幸得明府之明威亦既摄不逞而心誓之乃一发而草薶又能固结人心以大慈其建威销萌为神皋屏翰天下而循吏得如公百立致太平而在餽乱于城明府治状不独一城工而城其一云顷有 旨以捕大盗功叙录明府且嚶鸣而上矣予又急不得请倘得投绂入里门尚与明府讲积甌之法为邑久计明府王姓讳者佐号申之以乡进士初视河南之叶县上从吏民白其诬改视予邑其尉则云凤曲沃人署教谕则举人严恪长治人训导则明经唐若虚成安人法得并书

○高阳县重修儒学记

□□□□□□稍不□俗未有不欲天下回□□□□□□□□□□务者然土肥则力充□□□□□□□□得以缘餽俎豆敦说诗礼□□□□为曾□咄□而办若夫弹丸瘠土俭□□□力不□阜□而政岁蝉联顿欲启大明□□□是何□假□□以空拳试公输以痍木也予□□学□改邑来□二百余年而继修者□□□□□涂□□□□牲方勒函席顿倾□□堂绝金丝壁余□□盖李下之蹊不言而庭□之草可鞠矣□明府始视争辄低徊久之然□□未捐疮痍未起赋不忍有羨金词不忍有□□□鱼沸于渠蛙沉于灶三水薄城家无射□之弩九馗通道人有濡首之厄兼之萑苻□警行李露宿野稀佩犊室葑织蛩嗟乎民不安作□敢烦兴明府于时百嗇节物一意宁人一之岁除苛政二之岁综百维三之岁定经制□□长驾渐沉澹灾故乃防龙河梁马水徼潢□绥下里其子士也引恬抑躁优异惠贫肆有田社有饩馈醕有仪简束有渠以故愈夫起俞扁之门曲士直绳墨之侧然后鸠材集力谏日起苴告成积寡者虽有兴作终废是以图之三年成之一日自殿堂廊庑门庭齐厨以至帷帐簠簋之属□不撤

旧图新而前启圣于二祠则又崇尼山之脉而识绝曩今也于休哉基坏于难因功同于甫泐矣夫吏士者轻蘧庐重厨传迂繇圣人之道何如近结要人之欢而况卧辙难再歌襦有期尚犹不忘我人士而勤邹鲁之思我人士无忘圣人之道其敢忘明府而无忘明府其敢忘圣人之道夫士生如砺扑不习拾级颖不习抚席其自负以才者直揆藻拾华耳然高阳氏之才乃在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当是时苍舒隳斲功名才略烂然勋华而逶逶交让至与之天下不受士柰何便孝先之腹侈桓生之绶而况未涉风云顿生宦况甫窥月露遽傲老宿也夫见如佐光华之旦私淑登美富之堂口是明诚之目而寔夫子所惓惓旃厦者千秋学脉始自吾乡而且当弹冠振衣之会朴者近诚颖者近明岂其若蠖屈于叶唯所苍黄者予澡发登庠事几令公矣当其两相厌薄则学将落于原伯较几毁于然明乃若幕无请间庭无非公而爰则慈父畏则神君无亦有引之绳斯材置之沟斯窾者乎虽然祝辕则欲远襁田则愿奢斯皆不缘功令不谋父兄而独趋驰王路登获情田则入埴之玺尚假平倾跃冶之金间狎陶铸夫告之则顽是谓不月舍之则囂是谓不诚斯亦高阳氏所不才也才不才之间不可以顿身而况鼓笥则炳炳麟麟踵堂则闾闾秩秩明府为大邑所难而吾党不为乐岁所易其何以不愧才名也予观古兴学者雅不欲弄笔墨徼利达而其大节在臣死忠子死孝夫忠孝非明诚不立而许睢阳之舌刘户侯之肝尚芬彤管则夫率其朴与为明率其颖与为诚合明府数年之诲而复吾乡明诚之才将在吾党矣吾党无忘圣人之道也乃其无忘明府明府为予同年进士讳春号梅谷武进人

○猗氏县重修庙学记

予读诗至曹风疾苞稂之见浸而忼念周京其卒章曰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因叹贤伯之功力能使它邦士氓至于明王同思而不知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郇之封乃在今猗氏夫曹苦于侵刻而思郇意郇盖劳心字人捐去烦苛而无征怨于百姓又意其亲佩父兄光烈以浸被下土者既深且厚或又谓郇尝祀文于封也予恠汉人置邑不以郇显而偏受猗名至于今吏劳诟租更不称猗将茧丝劳人寤叹而曾不能膏雨芃芃耶抑弗曳弗萎尚守唐风也予郡人贾令君治猗既膏以雨载易其风于是合庙学大修之其邑人卫参知廉诵君曰明府殆比因于荆明府谓令不毖祀不修文其宁食下咽顾岁不登而率举之为饬耳乃谋诸前论王君佐而覲画于衿绅盖相次输者三百金而明府且捐一岁俸为倡于是以不佞廉司入出而以张孝廉泰洎父老有心计者佐之以郑丞续之经始末而以金簿守赋王幕嘉征佐之以李谕启计料劝工而以侯训绍芳田训凤鸣佐之庙则先大成殿次若门若庑若祠若亭学则先明伦堂次若斋若楼而又易隙地以广促隘工以二月朔始以五月终竣且工以力成而实以工食力也盖匡困资无弃责薄敛既给廩廩乃修宫墙畚缶合而兴文衿绅借而左食则丁庸不扰劝法不名谊联循畔之农信结咫闻之士矣于是邑人王计部国瑚以其言来问记不佞观古先圣王立学则遴其地之耆硕有德行道艺者为之师今天下共师孔子其道既与天下

其之然而贤圣生于其地或所尝临莅者则又倍切亲仰上或执所仰而格之为易从盖习闻于长老之诵说而中有先八也郇伯以文王之子同彔箴于武周而又尝祀文王于其地然则文不在兹乎予不为诸君称八士三相而文王之文与天地为昭者所为历武周而及孔子也令君力修郇政无敢侵刻其民而又执郇之世学以徇邑邑即不念令君亦不念其乡之文乎文之大在君臣父子之交不在同章第土之人习于顿之操术而富既易艳于利而文之道开武周以及孔子者方且与君言仁与臣言敬与子言孝与父言慈则见为迂阔而害于顿之术或又见世之诵法孔子者间侈田庐有顿心也博士之工词章者渐即于利夫官先事士先志耳今天下官事不修士志不立唯是利以为相计独廉吏可不扣于利乃能利天下而消其鄙悻之心故士捐利而趋于谊夫捐利而趋于谊所以为文者也而唯官与士先之不然郇用其地及东之人而今曾不能厌苞粮之欲于地予曷敢为吏上者愿之顿小人也以东之人来用其地遂以赀雄而今以土之人渐被圣贤乃不能毕义于朝廷而仰追唐风之良士予又曷敢为士愿之士勉矣修道如修学然阙可补奇可扶至其基坏栋倾非力除而大剏之予友也讳钶字容甫号衔恤予郡清苑人与其嗣君先后举于乡而独以义檄视猗盖有远局云

○拟奉诏撰重修都重二城功成碑记

我 成祖文皇帝奠鼎燕畿以建都城扼吭拊背维万世之安我 世宗肃皇帝念生齿滋繁比庐溢郭重愆庚戎之役 诏从侍郎臣邦瑞议筑外郭于三门凡以固宇宓师尊宸极消奸萌也今 皇帝甲辰夏恒雨坏民庐舍无筭城有圯于是秋十朔朔工尚书臣某以灾异上闻若曰天不忘根本肆不辑于两城而衅于雨夫众心为城外颓中陷是且有土崩之象将无弥缝其阙而固吾宇也其何变之能图盖时报圯者方三百丈未甚也又旬日雨溢渠计都城且七百七十七丈有奇重城亦三百三十丈有奇而埤垝亭舍不与于是臣某再以数上闻若曰灾不可玩备不可弛玩灾弛备不可以宁是时皇上方以帑金十万理民庐舍疏入不即问乃臣某再以修葺上闻若曰刻期我惟筑无宁狗故尝而不虑事以授岂其不秋防是虞若犹是枕篆而不以闻也则少不逞即■〈豸 可〉户而逸者四走无际它其谁捍御之其若掌故何定鼎来是壙是壑有基勿坏方今千丈之瑕秋防之候即三旬而成尚虞窥乎况其平板干称畚筑非卒办也而缮司困惫曾糗粮之不具则登登之筑无宁泄泄也于是 天子下其议停一切小修若曰上天示儆恒雨坏垣尚亟修之固我保障口怠毋玩乃以缮部郎中臣某同员外郎臣某寔专料理而科臣某台臣某实专巡察时以行口者督其不勉者盖以八月趋事明年某月告成功日发丁男若干金钱若干 天子重念劳人升赏各月差且 诏臣某为之记臣以为城以盛民也我 上先民居而后两城其以巩 皇图绥蒸庶意深远矣然威灵遐鬯夷裔率服方且极覆为城极载为池岂其介在藩篱是豊芑之谋不藉为大耳不然百家之聚尚勤藩垣岂其根本天下而不以备然臣窃有警也昔我肃皇帝议建永定外郭而难其守臣谓守在城郭者危守在四夷者安守在民力者疏守在民口者密今天下浚膏实之

而罢力筑之则民不堪嘆溢灾之而筑凿苦之则天且苦甚忍于民夫民不堪将生心而天不忍或其未忘也我 皇上惕于生心而幸是未忘必且以 祖宗之□□维法度而上为百姓守法下且为朝廷守国顷所为慎重而不轻用民意在斯乎夫慎重□□轻用民先王之所以为天下也臣谨稽首□首而为之言铭曰

皇明御宇奄有万方燕畿奠鼎抚背扼吭文经武纬细大毕张是凭是式系于苞桑泰有茹汇城□覆隍 天子曰吁其固我防乃度广袤乃察相翔司徒计赋乃刍乃粃司马献旅乃谷乃扬司空鳩役乃饬乃奖万雷奋万雉云长悦以忘劳迄可大康 天子曰都惟尔众襄词臣载笔俊迹用章小臣稽首曰惟 帝光匪城不易惟守未遑过城则倾恃城则亡于铄 帝赉比于金汤惟 帝念功无怠无荒亿万斯年民悦无疆

○洮河济军仓记

国家兵制有主有客而岁饷有运屯租以给主兵有例发京运以给客兵顾京运以在朝廷之度支而脱巾是思即度支不得不时请而一入塞则客兵为橐中装乃屯租既多诡没而郡邑习抚字之虚声又辄以逋负见风裁故民运难而主兵时苦不给然水旱为虐即客兵之橐亦不足实枵腹而主与客两病故常平之遗不独可行郡邑而裔土戍卒更急也洮河倅徐君始为济军仓于洮其法以赎缓之羨与给公之羨为余资而岁丰则居积以待岁歉则平出以给仍留其值以为资此不独主兵无岁乏即客兵有荒乏之需盖巡道荆公尝试于朔方而徐君能析心计仰承之以再试之洮河公且檄河仓羨地为别贮而益出节省之羨为资洎临洮兰州相继立庾而三卫主客之兵始宽然有投石超距之气然则出此言之九边可庾也而独三卫乎不佞尝谓一方之产即可给一方而患在吏土者不尽以遗民即有廉吏亦徒毕目前之局而妨事端之始故地方千百里水旱辄扼腕而仰内帑夫当其事非不致憾于前人而事过则为盍且之计不复计后人之无措嗟乎天下而如洮河之法忧饥民哉然常平社仓世习闻之而无一效非无法也上有意而下不能承既认指为日下有奇而上不能析则又时掣其肘也故天下事其始而成之必上与下两得而一再传则继之难其人至下为衅端而上为道旁之舍即幸而继之人又相得也然法久弊生有浚于入而稍其入之羨为授者苦有克于出而积其出之羨为受者苦且风雨之浥湿盘诘之供亿力则出单弱之家粟则入豪强之腹甚而渔于官贾其裋于吏又甚而渔于吏贾其裋于官又甚而渔于官若吏而贾其裋于民则法始与人交相为愈譬之建浮图者愿为新不为旧曰旧不如新之福利大也而修旧者又缘为它利而徒愚其众嗟乎守法者而无为世人之浮图也利远矣徐君来间记遂书以告后之守洮河者

○周令公重修横堤记

北之河九而汇于蒲阴者三曰滋曰塘曰沙岁领秋渌径博陵历蠡吾入于邑距城南可三里而从岸瞰城如眺盆盎一不戒则弹丸宛在水中其毁民田庐遂以波及于濡其一时仓襄号呼不翅兵荒而异时诟租追逋涂葶沟瘠姑无问盖王弇州行部予邑曾

从吏民号睥睨中其寓书中丞真予邑监门图也今 上丁丑则维扬冒令公守愚徧河东西为堤且力请于 上得坊邑以南曰横堤起延福迄塔儿头可七里许又三十年晋陵钱令公春续为堤可三里许遂及于留祥左其后河益壅溢益且远深盖庚辛壬癸水溢者再于时清源周令公之藩既身从畚耜泥淖脱民于鱼复倾橐而雇役大筑之日佣二十有奇凡八日而竣佣可二十千费制泉七十千有奇计当中金伯盖三老洎诸佣咸曰明府不难出俸钱食我卫我吾侪其敢念四支不力千役假令以调起丁佣当十倍其费而坚厚不复如法是役也力省而成速功坚而民逸无问城无鱼沸室无蛙沉而留七十万钱于民间亦足以起翳桑敦望杏予始叹廉吏可为也廉吏饶瞻知视帑藏秋毫皆可为民用而不自为用故不复攒糜于不可为夫周令公饮高阳一盂水耳俸入几何且以治坊予澡发事几令公其强力有为若冒若钱无不廉智如公然予观公精敏鹺和当惚剧迨如也盖有远局焉向从公于风雨蟻蠓中人真见其恳恻切怛非复世人噤然噉名者殆廉吏也仁人也弇州之述民言曰旁邑踵困无所移食乃或曰可活变也嗟呼昔谓民之于仁也甚于水予谓民之于不仁也亦甚于水乃从闾邑之请勒其事于珉而告后来者曰廉吏为仁人云

○武强县重修汉前将军关公祠记

汉有死义之臣曰前将军假节钺都督荆州事汉寿亭侯谥壮缪关公羽古忠臣龙逢裔孙也章乡之难子平死汉亡孙彝又死岂忠义之苗裔远与何代多义烈也当侯起草泽始事盖在幽蓟而又尝依公孙于冀故燕冀之人往往能道侯与张车骑飞佐昭烈之雄风而武强又用武之国多鞞鞫君子即士人雅负朔气且其地北走涿鹿南望白马则从龙馘蚺之故墟东跨冀平西接中山又恍见司马部曲而张苏之侠气犹存故壮缪祠无问辙迹至不至而此更为显赫其倚郭而据子午之冲有祠隘于民庐而侯生某始损其居益之某乃以众醪鳩其成而问记予以为天地精英之气分之百千万亿以满此宇宙而间聚之一二贤豪以撑拄其颠躋而扶持其破坏幸而世尽其用则英气散为勋劳而万物各归其分其人亦复舒和而就于平即不幸而不尽其用然用不尽正若用而或有所私与夫赍志以歿而不笈于日?夕吻未忘之人则其气亦且时聚时散而不必常留于天地唯是志嘘既烬之炎誓与死生而鸟林之役未皇西州之怀不竟其名为贼而貉视者方欲草雉而禽斲之而反骈首其人故一腔孤愤散在百千万亿之人心而即合百千万亿以靖之为明神其俯视此百千万亿中有复如狐如鲸不异曩时者不草薶而禽散之不巳故百世而下静庸易向面背易辞生死易交成败易志平生诩诩而趋热反复者往往遭所谴诛若雷霆之不测而世之福于善祸于慚者无虑不神是属夫神岂必龙旗火马髯磔磔如戟无亦百千万亿有侯之心尔尝观世人患难而恍见其凜凜生面亦或居平而逢呵怒若不容将无隐衷不愧旦烛而慚德实比于貉与盖侯之论心曰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之上夫日明则金节赤旂日黯则天兵鬼斧故曰日在天之上者普照万方然则忠义在人心而独祈向于侯侯尚犹用百千万亿之心也武隧固多义烈倘回

照其心以悉侯之心乎则请观于日

○山海关重修显功庙记

昔在中山王徐武宁公佐我 高皇帝百战而有天下上开日月下奠河山当其定中原驱元于沙漠归守燕蓟者十余年其规画河山为朔乃其藉河山险易阔狭短长远近为因盖天地设河山之险以待经纶补凑而先笃一代 圣□合羣策力于四方又笃生佐运之豪杰以补河山之缺而佐 圣明所为裁成辅相以中还礼乐□章于一代之人心予阅关以东北山南海向东北去可千百里而关为扼要一垣蜿蜒若蛟螭□□家方员曲直锐之大略而三十里内外□□用□尽可用奇初武宁经营辽蓟以大宁护喜峰以辽护山海 文皇帝予□□宁而固守辽盖□辽无以护关无关无以护辽西以护神皋予□□□下之□复辽以守关顷以蓟人不戒虏从西□怵怵乎关之不守而得与文武将吏凭关□□则武宁之功不独在□燕蓟之年而更在□□之凭燕蓟为守当□□帝即□之二年□□大将军取燕都□郡□明年冬巾河山带□之誓赐铁券授开国辅□推诚宣力武臣特□□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右丞相魏国公□军国事食禄五千石使子孙世世承袭后追封中山王谥武宁呜呼武宁之烈与 高皇帝所以酬武宁盛矣予读武宁券辞嘉大将军之功□唐汉名将虽得中原四□□尽宾服言□将军自起兵以来为首将十□六年廓□汉清淮楚电扫两浙席卷中原威□所振直抵塞外其间降王缚将不可胜数呜呼□元以天下之力不能抗武宁而今以天下之力岂不能歼 元所殄灭之遗□而为武宁唱喙武宁以百战之余略规画守计令千百世不可移而今循武宁之计踳踳思不可守而何以战凡我文武将吏瞻庙貌企想英风岂其念高皇帝百战之天下又当 今皇帝中兴之年曾不急为天下决一战而踳踳于守更踳踳于不能守其何以护北关以护神皋呜呼以武宁之烈 高皇帝嘉其班师星驰而饬以高危满溢后人功未一班而赏同懋宁不读武宁金书而心悸予以 哲皇帝二年视师山海以五年予告以 今皇帝二年再视师每率文武将吏俯仰高深辄披大烈而叹曰将之圣也判山海沈承源副将军叶时新等重修公显功祠予题其坊曰河山大烈盖高为仰止深为向若凡我文武将吏仰瞻日月俯履河山日游文章礼乐之中宁独以祠报武宁云

孙男之滂编次

卷十八终

●高阳集文卷之十九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茅元仪止生较

尺牋 【 上】

◆尺牋 【 上】

答徐永平守

答李本宁太常
柬马总戎
答游直指肩生
答永平饷司周之夫
答岳石梁
答李直指应升门人
柬毛总兵文龙
谕孟游击
答王霁宇
答沈总兵有容
答张永平道春
答遵化道张朴
答张涵月
答岳石梁
答孙总兵祖寿
答刘义齐招谏
答王总戎威
谕赵率教
答沈总戎
答岳石梁
答林主事
答陈给事尔翼门人
答袁节庵中丞
柬马总戎
柬关内道
答冀其道王完虚
答冯木衷
柬陈直指九畴
答赵副将
答毕白阳总宪
答马总戎
谕副总兵孙谏
谕杨家谟等
答董秀才

答郭户部林兵部二主事
谕陈九德
答刘崇宇
启叶首揆
又启
答唐令公
答王典史
答王霁宇总督
柬马总戎
答山西刘开府范董
答马总戎
谕参将刘永昌
答王威总兵
谕王牧用
答王霁宇总督
答张永平道
答袁山石
答尤总戎
答李总戎
答郭主事户部
柬李兵垣精白
柬叶老师并五阁老赵兵书
又柬魏阁老道冲
答朱工部门人国盛
柬李御史应升门人
柬熊坛石操江
答马总戎
答程中丞公祖
答翟凌玄中丞年丈
答原任遵化道高中白年丈
答唐令公
答叶首揆
答永平徐太守廷松
答尤总戎

答袁开府节庵

答张总戎士显

答王总戎威

答王总戎世钦

答毕白阳

答钱饷道士晋

答山石道袁

答关内道刘

答赵兵书明宇

答王总督

東山西开府刘范董按院徐卿伯

答昌平部镇道

東喻养初抚院

東高澍寰观察

答李太常京山

東左金宪

谕帖

答户部郎曹履吉

答茅赞画

答吴总督

○答徐永平守

以粮料之议向独议及于门下甚为不快而何得更为别言大约任事之人那得不遭口语愿门下安之不但虏警汹汹也率言

○答李本宁太常

每从宦辙见经济皆文章再读大集见文章皆经济世人不知公者曰徒有文章即知公者徒曰有文章即不肖自号为知公然纔得公以文章为世重而曾不得世人以经济重公以公经济大手胡不揆席而落落留都令枵腹借口皋夔乎甚以季公晤言为快且得悉老先生动定独爱莫助之耳季公自悉鄙意

○東马总戎

今天下安危系吾辈一身而猛检此身于天下安危何如昨阅车同不食不寐气咽而不下想将军同之也初作车营岂敢遽求合式但各将冥悍视如儿戏可恼可恨如昨果系统炮炸裂便当近前拊恤破伤兵丁仍贵成先为验试或药有过分如止系兵丁失疏便当近前拏究其人凡阵前要暇要整当两军对敌如营中失火众军乱惊当何如即炮有炸裂俱要各守信地不得轻动一步如轻动即梟方成军令纷纷扰扰到底一场空

话可柰何车营议几月矣将军为全辽大将而部下不能成一车营窃为将军耻之吾辈原不着急那得责成各将昨赏尤岱岂赏其能练特赏其勤勤恳恳如饥思食如寒思衣奖之以为劝然总吾辈急切则诸将动耳将军肯减去驺从之镇兵以成一车营凡解到各车整成者俱随兵给发责令如法操演何人不可车何地不可车乎古大将旧事暇时可涉猎一念之本阁部原以腐儒冒据诸将之上愧无能振诸将以报朝廷惟将军可为我释此念

○答游直指肩生

仆意以佳总督制两佳开府率胆识诸道便可并心齐力好为之最直捷最简易非敢裁总督非敢去抚也世有会心人如公肝胆为君倾矣旧曾识孟生肯与我共鞭弭乎烦典记为仆一从臾之敢不下榻以俟

○答永平饷司周之夫

一入维娄两庚岁钥古人拊髀而叹今且几无髀矣荒徼宁复问春华乎过承问信璧谢不既

○答岳石梁

当事须以胆目今人心汹汹正需稚圭胆以镇之谁谓谢太傅为矫也项子假特予之

又

关外屯种需耕牛甚急而仆遂行有司之事可叹也除此中派买尚需千余敢藉台指下教诸城共成之业拟端官解价令以赴启下先此仰闻不既缕缕

○答李直指应升门人

得佳总督提两佳抚各兼防款而边事可几定仆欲合总督之任重两抚之权非敢裁督且以去款也年来边人苦楚乘暇为言耳此地此时以刻为岁而囊锥不可况画饼乎仆抵关裁汰不急之官五百余人而汰兵一万二千营将非有羨员独调来有未任事者以备急需而三大将当无事为多一有事则少其佩鹊者未易材也独不得门下一阅关城遂以榷诸要急耳以五方杂沓之众而饷不继刍茭不继即继而米珠薪桂之区曾不能加秋毫于日饷之外久羁之法绳之日与讲亲上死长望其固结之我诚难然有法在焉日提掇其将而气可振今立十车营而已成其六遂觉有生色也独众议守关而边人遂以关外为不可有必欲驱十余万人仍赭此二百里地其以五千顷为屯而买耕牛万具耕牛子种各万开新煤煮旧盐尽以为惹贼而中右之役幸曰宜然一部署曰杀我曰遣戍我一闻警辄发家眷而人心汹汹永平芻如丝韩稚圭不许人以胆夫胆诚未易许也锥不必有颖而何论囊乎仆岂辞怨而经抚去者二矣边事何堪屡变仆处何地敢不佩诸公药言以图大计惟门下为我一体言者之意耳仆不计生死宁计毁誉独在事文武一闻言而顾盼则仆所谓心更苦也儿辈念仆学业俱荒兼以待试久遣之铨儿欲得礼教可以笥余及之乎门下念我予以肝膈之言再四披读殊切感佩附谢

又

凡客兵利速战主兵利久守今以进战之备为久守之需而精料不继责以亲上死长为仁义之师固已难矣即兵果仁义不遁不哗而年复一年坐食便自坐困今天下曾有计及此者乎故以僚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为便计而今又以为生事端于关外不如闭关待贼来却之假令关可终闭贼可即却仆亦有心胸敢图关外更念贼一据宁远由觉华以百船渡大洋则关城百无一据而天下安危尚忍言哉兄自口心悉大计可为我策之仆不好刺刺饶舌以兄爱我情见乎辞敢略言之惟亮

○柬毛总兵文龙

再披报牒具见将军功高心苦即叨主上鉴知惟益宏胆智之大建设将军弟云龙固天子之命官即有过当曲全之或放之归此微独将军家事也念之

○谕孟游击

谕游击将军向在都门识将军以文洎将军将八千众于东而羣器纷纷卒不闻乱更识将军以武游直指以旷世人豪抱社稷远虑称将军不置将军其为我强起助我跂望之矣特谕

○答王霁宇

讲以为抚也应增与否惟老公祖芋赋之耳即谕王番趋启下幸惟蚤结以省纷纭之口为竚

○答沈总兵有容

以将军之材胆而仆竟不能得其用甚愧之庙堂如有人当不令将军去戏下有可遗我者乎联以寄用将军之意何如

○答张永平道春

太守自佳可谕以安心保此冲疲不必纷纷也其诸无故而去者有法在

○答遵化道张朴

当殫残之地听纷噐之口顿不知春色撩人而况甲首庚呼听子迭来安得揽条风以破眈俗也种种有怀面倾何日辱函教璧谢可既

○答张涵月

仆何敢裁总督为不款也欲得佳总督如壮猷者善为款防耳岂其不自揣而妄任以世方维娄之而一总督募地短长令一镇回头顾盼遂无可共手者心不独苦哉年兄真堪了此仆所愿同鞭弭而当局自有一流人不知好家居顿令纤儿撞破也承教悒悒

○答岳石梁

一出抱关再更岁钥沧海未全禹贡谁作金汤薊门自是尧封尚资锁钥揽条风之甫鬯恠口沸之争鸣可念匈奴未灭偏惊听子方噐敢烦惠爱之频仍殊切韶华之迅迈有怀明德不尽衷言敬璧并谢

又

此等事谁好来而谁不好去以公真肝胆乃急于谢人言乎仆欲得佳总督耳非裁也每见世人闻警亦自忙乱而一片伎俩心肠却自偏多奈何

○答孙总兵祖寿

新添兵虽不称大将军和门然亦足支柱矣愿惟勉作功名无失我幽燕本色耳槩绝交际非于将军为不恭也璧谢

○答刘义齐招谏

以慷慨豪杰遭时挤排此同襟所为短气也贼未灭安得遽废豪杰哉只今在何处言之惘然兄何地何时而烦问遗耶别函幸密图之

○答王总戎威

身在行间刻刻如临大敌此自大将军事不必问听子真讹也关隘新旧官兵甲马钱粮烦逐一相闻刁斗声中那见关门春色唯将军嘘此黍谷耳

○谕赵率教

丈夫精神当为世用无何一等人全躯念重耳将军可为我倡之守备自是将军佳儿待大用之

○答沈总戎

闻柴下且整春防矣喜甚即有微恙似不妨从宅中指画诸将也奈何遽去矍铄翁何人不盼入马革乎烈男子何得尔尔甚为心惋条次明悉便当入告惟慎眠食自重此中已图所以联东下矣

○答岳石梁

天下事真自真贗自贗我不能为贗如人不能为真只得与我周旋耳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做小人岂不然哉翁如泰山乔岳世人安得高下之执吾所谓真听天下自为贗亦不过□一时便宜却亦有一时亦不得便宜者吾不□为贗何得不认真以仆之迂借筹为助自是本心然何尝敢轻以朝廷官爵相许与乎此等直付之喟喟口也率尔又

□两年之逋却以此时来想机神之佐正人乎迹自它人获以启下它人以兵启下以游徼功不百哉定有隆恩以酬明庸惟在帷幄诸君子无易突薪也壮猷大略宁独仆藉之而一流议论姑妄听之耳以总督与翁仆所未敢而翁何不宜者然仆未敢者势不敢也姑妄听之

○答林主事

此弁号崛疆却有志介闻山石道云业为门下认过可恕也仆岂敢纵甲冑以傲缙绅但愿满绅同养此甲冑之气而粗豪者定裁之以法如此并顽不晓礼当以法治

○答陈给事尔翼门人

朱升非将也丞倅和解手耳此地枝柱为艰而重念募主遂及所任将然颇以火器称仆初抵关每下各营教演本并成熟者近千人而百人中三孔者三之一曾与宁武营

特赏其将以下有差而檄下五部以劝比两抚院相次以赘自名仆多居关外或帷中而营各懈一日下雄武则本弁自为下把日仄不遑且其下加少为多借稔为药种种无一有却又借此以惩古称知人善任使即本弁随其材局都可任使但愿诸公无过为边人设方略而佐以军需一听边人为之必有以仰报朝廷如近者无一人肯来而却从净地说法无论说不当于边人而此中亦自嗟嗟也中朝当力责恢复诚其轻进边人尚得提掇诸将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如上下只有一怕中外却说中守边人合诸将缩项敛足在陴■〈卩儿〉□何日是出头世界岁坐养十数万乌合之众既难久守又难更番即奴酋永世不来而天下自当大乱兄以为然否

○答袁节庵中丞

岁又载长发其日短念不敏之支碌碌伤高材之足踈踈仰快雄猷俯惭雌甲春风细柳拊大树以凌霄夜雪鹅池对六花而视草谁能揽镜殊忝投觚敢劳桑梓之素怀遂极情文之慰藉谨璧谢不尽

又

一流人祇顾身家不顾朝廷而却坚持人短长予以所不必有此之不能销而欲销鲸狐乎杨弁何如能如旧弁支撑北岸乎今岁似有机括愿兄努力好为之也如祇从世语谨防南岸料非豪杰手所甘心矣袁进等有欲第调来者可乎兄为弟密言之

○柬马总戎

连日各营有事乎幸无辞劳怨以报朝廷前云徐璉管广武营似妥以高见管捷武营未妥也此骑兵将而人似闪铄进不能杀人退不欲人杀者耳门下可悉心计之见教如高不可便不必□前议以胡维宁屯种可来乎

○柬关内道

盐锅成造几口可尽数给发宁远以业流佣无使有三月无盐之叹也

○答冀其道王完虚

念骢轡既□□中而弟且自麾辽左千里明月共此胡天不知□火秋□摇人耳目也亦时念长安膝语乎弟未即殁此短狐而九塞清宁一隅易竟所为倚云中君严此北钥耳误承重任遂遭维娄以月之三日抵宁远绥此殫残以固吾圉也几不知春光度关门矣附谢可既

○答冯木衷

一行抱关遂不问家园事接手函便如对桥梓在家园论文时也字人之吏最是亲人一念好心肠便是四境福泽亦是吾家福泽然存心要仁恕立身要廉□处事要明了泽必究于莛独法不□于□□□清廉不要钱而衙门要钱仁恕不□人而衙门善人祇是自了汉此最要十分留心十分防闲兄以明用恕自是精妥仆好作腐儒语想亮我意真也巡方君将及瓜乎清俸纔六月似于期为少须满十月乃可耳附寄一牒可令人酌投之附谢远致

○柬陈直指九畴

念东人未职得清饬为激扬遂以绥此殄残其于鞲墨长吏若精俞跗然糜哺之而参苓养之时护其冷薄也解墨之组更加于劝廉之驾哉一行抱口遂口口猷谬以迂腐误任危疆台丈不为梓谊一引手乎章丘冯令材操自入大衡念其人志介远也敢希嘘植想可不负狄笼乎惟报章之录率尔

○答赵副将

虎酋之部不扰乎其数的可约畧报我兵事惟悉心远计是倚念我为谢

○答毕白阳总宪

读四大议殊偏深心大臣以道事君应若斯矣宁独劲骨直肠以事见乎仆齿发日残迂腐日甚徒有仰雄猷愧此雌甲耳拊细柳之春风对六花于夜雪殊觉骏狼之景为速也过承函注可任主臣敬壁并谢

又

登威远山望觉华岛方揽结高深于怀袖忽接手函始觉春光随马度关门也已而阅殄残之籍则二百里濯濯十五万嗷嗷顿不知关门有春光矣内部之八万宁作西江乎马骨为丘而不言似忍言之又觉谢过翁以为当何如谆谆之爱敢不佩之

○答马总戎

闻车营有次第殊欲聚观于关门东也渐集渐熟便有生色人情初拉之使入尚觉牵合久习之不知当自安妥惟门下深念之此仆与门下大关系事诸所调度俱有条理其车之应更即更只取有便军前耳此时便得怕人怨到得不怕自家怨时方是豪杰

又

以御史之兵合船与车共来屯防此大便益事可速令之出高将自是聪明人第世间人乖猾多以聪明误耳甚爱之故与兄商榷此等官都未易得也昨闻刘定邦出门有辽人随行颇多此俱吾辈大业债也然俱是朝廷赤子何得不念关外兵民可十五万矣假令有十五万蚁虫忍蹙之死乎捐一身以全十五万人仁者为之矣愿与兄共念之

○谕副总兵孙谏

念将军为诸将翘楚第要倾此一片肝胆仰报朝廷则百事自理尹将军器有次序乎本官气不宜于众凡百需用未得称手将军可夹持为之此自将军事也老成人那得不念之附谢我念

○谕杨家谟等

闻五车营颇有次叙此大将军勤心亦将军等勤力也吾辈生在上既为人进在朝中又为官若缩项抽头延挨时日便不是人如何是官此本阁部所目念愿与诸将共念之附谢念我

○答董秀才

久别为念何时坐齐头与兄细论文也附谢念我试竣当早向塾中为望

○答郭户部林兵部二主事

关城十万众赖二兄为拊为防即朽腐余生苟延宵旦然安知有生之乐乎事非不可为而心力不一令晋公英人矣附谢

○谕陈九德

将军精勇有胆识凡吾辈要识以用胆车营好为之以久失约束之兵拊而有之徐以束于法使见吾之德而不觉相安于法将军饶为之矣附谢念我

○答刘崇宇

以百弟子约腹而入者凑来饷弟那得有此段福力受用平生只为少兄折干钱见受远谴那敢再惹业债乎不敢受不敢受淹下几多受了气的刚鬣曰头嫂又吃斋可办肥麪筋当肉乎宾甫维翰到此几满一年独不得与兄盘桓耳一官何物牛马维娄读李白子夜歌未尝不念今昔苦乐也益津风景尽佳更喜三堂为一州属不以春秋奏琵琶记乎州尊积厚德人想念青毡客也唯仁兄恺悌以待诸友无以教官脸令人不亲三等薄那得送许多人甚无使势人必亲之昨闻入贺抵都门怅怅于不得晤言为念齐刘两兄欲还弟以正月之三日出略宁远且一月矣两兄殊苦今年当抛此官跨蹇益津一问白头乐事兄可预备以待

○启叶首揆

总督之议门生两疏自明总谓此中只要一总督两抚院此边疆之福也不必要经略况于督师门生之自请督师原为整顿促督成一家当便可交付当事目今身既不得脱而却令旁人促督此身矣合一镇将吏听命一人而同心戮力共图大业者凡以此一人能可否上下之也今同事之大吏以旁议予夺而此一人且若有口无欲为则拗手相左不为则局已开而不就口不独在一身老师固明如观火而忍不为门生一念乎如止系门生一身亦何敢告苦告难目今关外十五万兵民而议赶尽关门谢绝辽左此等议论即老师难任也初有抚命即上疏持此议得老师止不上何忍不为门生一言令数月来坚让其有为而曾不一为独曰赘曰五字巡抚曰杀我曰教我充军此等景色老师明知之而犹疑门生以不任岂真不任乎门生苦矣欲终不言则口何等关系而可泄泄一有言则为悞为諄拗一世之论而目持其祸宁有既乎惶恤我躬天下事又安忍言老师通天下为一身必有以教门生

○又启

初三传牌之信非的也屡遣人至广宁独西虏伺截辽人之从东归者耳近已两次遣谍人贼巢矣有回乡自新城来者信颇真然防守则不敢不严关门之守却倚关外以宁远难民之心加以城守将士自可无患门生以人日抵宁远与诸将共春防矣中后前屯则关门所倚在此即关门炮火尽可支撑而将士之矫矫者尽可以战其谓将吏不尽奉行则以一柄各操左顾右盼至关外之屯盐修筑安插不肯着身即练车营则将士肯为而文吏或不着意曰只守关以内耳此最关天下安危安得老师一临关塞尽此情形

也如缩足关内可以守关门生岂独负痴愚好为危事以天下为徼幸乎凡客兵利速战主兵利久守今关城合秦晋川胡齐梁燕赵之众尽客兵也五方乌合额饷而外不能加毫末于身而责其捐坟墓弃妻子固结于我已自为难而况粮料不继即其继也能固结于我不通不晬而坐食便自坐困竭天下物力每岁养十数万坐食之人事久变生师老财匮天下之安危宁在贼之来不来哉今以速战之备为久守之谋进则不足守则必变局外计止眉睫局中敢忘久远故兵必议土著而守关以内则辽人亦客兵也是以从辽人之便西入者安插前屯东来者安插宁远二百里两卫三所边腹二十七堡兵民可十余万城必不可不修田必不可不屯又为掘煤煮盐请修边垣曰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近又立十大车营以为攻战之具已完其半然此等事尽非守陴赅地之旧而大不便于死而乞生生而乞来者之意兼亦合天下只有一怕夫初怕而开铁失退守辽阳再怕而辽阳失退守广宁三怕而广宁失退守山海目今山海之怕更急更切曰辽阳三十万而败广宁十八万而败以十万乌合当三败之后何恃不怕而缩项敛足不思为计徒延挨时日以了眉睫曰勿惹夫安坐而不为计关内更难于外也且开铁以来谁为惹者甲冑为谎缙绅为蒙以吐心吐胆之腐儒强作支撑而一流人左顾右盼不肯实做肝胆如鸡如兔一闻出关曰遣戍曰杀我老师试念亦有以此中关外必不可为只当守关以内相告者乎此即不奉于下之人非将士也然守关以内亦必有道岂得坐而不为古之夷狄之祸莫惨于宋玉帛子女与而又与疆场土地退而又退当其时亦只一怕以断送社稷由今观割地使诸君诚万世罪人然当时却亦贤人盖上自朝廷下至吏士无一不怕正无可奈何却有一救眉睫劝和人出以纾众怀却亦能事男子众心倚赖假令计行而社稷终安斯其人岂不为千古识时务俊杰哉惟与而至于无可与退而至于无可退社稷丘墟而为天下唾其病却在自护其局以偏任一种人遂至于戕杀忠义而不顾方今庙堂当以恢复为大计责边臣以酌量进止勿信孱胆苟且之徒自护自蒙以必守关内减兵省饷为主边人乃得提掇将士以振其杀贼之心而机会未起边人自不敢强进如庙堂专戒以内守则五方乌合之众坐食坐困边人何所借以提掇纔令之出曰上只责内却教我外怨外有警而内无兵矣且关外不填实各城岂非于东无以为外护即西虏便在八里舖杀人放火如门生初抵关时门生初来西虏尽绕关门毳幕旃车杂沓岗阜一登门而腥膻之气扑人日报刦杀惊传烽火门生苦令抚官初移之中前为四十里再移之前屯为七十里又再移之中后为百里又再移之宁远为二百里近总兵官以两協提各路将分以信地仍以抚夷将统兵驻边堡仍隶以邻堡即抚即防而脉络分明支节贯注更以中右之役扬兵捣剿而各部远遁再得市货稍真通官不假自可为防而今议守以关内则虏可频入关以抚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环聚于关门其外之二百里地十余万人何所安插而忽造语曰人怨不知谁逐之出所怨者谁由此言之即防西虏不可不实宁前而况东虏据宁远天下安危宁忍言哉守不在关外不守战不在关外不战款不在关外不款至于总督之议门生只欲得一佳总督督两佳抚院合款防而边事定

岂其不自揣而揽不可胜之任其可以任者只在两抚院老师为社稷远计两抚于门生同异何如门生之议守议战如此两抚素具议于老师何如老师必见之真盖门生不能为局外之观老师必不忍于门生而况肯忍于天下必有以教门生至于粮料不继军需不补众口虽嚣而曾不一念岂有内阁临戎终年不准一见即往返十日亦不许曰是欲卸担曰是欲复窥中书之堂昔范希文自参知出安抚西边过郑州见吕夷简语暂出之意或曰参政岂可复还李伯纪巡边奏曰臣之行无有复还之理中亦引希文事且言使臣既行之后无阻碍无谗谤无钱粮不足之患则进而死敌臣之愿也万一有朝廷执议不坚臣自度不能有所为即须告陛下求代罢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义门生乞入覲抵欲稍通脉络无使有钱粮不足之患岂其患逐某人以逐及仆者然天下亦有以逐为不快者乎督且不必推而门生所愿请于 皇上者望老师一为门生计之以全门生所为仕年来无不合而硬加以不合予以人又不问合不合而硬加以不任至于议以佳总督提两抚为款防而硬加曰裁督曰罢款门生所为苦众口者此类是也非敢计毁誉也人至于不计生死而宁计毁誉

○答唐令公

每念弹丸小邑乃不为高贤所鄙夷自是名世真儒非复世人宦学也儿辈仰荷涵照令边人不问室家然常念其蠢愚或不足辱大治耳敝邑殫残百无一经费而各衙门每为乡官题门一檄动至数十金向者周父母遂以额赋借支积数多而竟不能补颇为继治者持之仆曾尽出所受上官之问遗以济库胥之急今且自念秋毫无补于梓里而动烦多费其为父母患苦甚大今敢为父母约凡上官有赠送仆者止将原帖付儿辈即令具贱姓名谢帖以还报上官仆令儿辈开具上官交际之谊偶于往复致谢决不可那移借支强为馈送以朝廷之正赋为上官供私交仆诸生时曾见薛侍御继茂曾为贵乡孝感今后改文安仆时读书其地文安泽国也一时乡绅十余人而八差赠送岁可千金旧以水泊舟居畸零户口钱充费薛公叹曰戕人无家忍剥其膏为乡官大嚼乎遂免畸零税每一檄下辄致诸长者帖而不持一物时舍亲姜中丞曾开府贵乡郟阳者倡同襟齐具谢状亦不烦一物仆时窃心识之盖欲学薛公而今独不可学姜公乎愿父母俯体鄙私两相便益仆凡百朴诚不敢为丝毫欺诈惟鉴谅为希

○答王典史

里中信来闻贵厅清廉不受乡坊敛钱又明断仰佐堂上共为小民福泽又曾出私钱募救火者上官当有优崇清俸几多可远来送礼乎仆在家尝供贵厅之前任者米面以愿其清廉以后不劳送礼可也璧谢

○答王霁宇总督

佛僧如野鹤性意灵通何以顿西也承命当备询之以开所未解仍当咨送之耳敬复

○柬马总戎

连日各营銃炮及车营尝练乎王大将军体力何如曾相见乎尹将所造诸器可催督之仍与该道言可作速应付之此公家事非可以其人倔疆而令之悞也刘永昌岂得不荐尹应聘岂得又参此武官不低眉于文官之故耳天下事到如此地步尚较量如此何以做事可惜吾辈一片肝胆矣府中有家下人来宁远可遣数人伴来马有稳者拣一二匹付之永平战车一百二十辆小车八十辆已行该道调取矣密云车及遵化车尚可调也前所改造极便

○答山西刘开府范董

世人语贼无不变色郗步而独勇于纷嚣之谈兼以举世皆怕而望兵以勿怕举世皆逃而望兵以勿逃夫推而百计不敢来来而百计不敢任者赴调乎着伍乎以国家养士深恩士大夫廉耻道谊何如而一推经督满朝无一应其来者亦复求脱真可谓无人而腐儒不解事独携空肝胆冒任天下之重诚念主上深恩臣子不宜薄报宁复念黄阁之雍容丹徼之驰驱乎老父母真心体国一意急公年来关门受益宏多倘肯低徊于此乎驻宁远忽接手函便觉春光随马仰快雄风俯惭雌甲何当远注敬谢

○答马总戎

留此一片不媚世之心便足办贼只管练兵只管提掇各将以共愤共怒勿使其相习为玩愒之风此皆它人所不得制所不得挠即有言者姑妄听之夫极言者之害不过杀此身而吾方捐身以为朝廷曾此身之不计而况吾辈实实做事即言者安得杀此身果如实实做事即见杀于言者皇天后土宁不鉴之门下深念勿再纷纭于众口以致耽阁大事吾与门下共担天下不觉言之痛切惟念

○谕参将刘永昌

以将军之贤而漏关院之荐则将军之品更高仆初为怵怵后更为善即尹扞武又加疵焉世事可念也将军尚平此气留为大敌之用不必一一与世人较也爱之重之特为此语将军其体我

○答王威总兵

兵之发当酌量缓急不妨陆续来其要紧地方仍酌量以得力兵防门下老成历练为国忠贞定不率且也小侯可令善调勿躁勿急平其心气节其嗜欲早出以为国定戡定大乱勿见难而思退勿惑于自便之言而相与以为知几目今士大夫不念朝廷养我辈以高爵厚禄谓何闻推则抵死不来既来则抵死要去门下看目前缙绅不为我辈羞乎令弟好官可大家做好

○谕王牧用

将军劳苦矣如何买货不来岂不知为春季用乎将军悉心调停着意检查勿令下人冒滥仍要好待诸部渠既有戎索我自当守汉法抚款之道也勿以适间小小得些须功便傲以加之可注意

○答王霁宇总督

仆腐儒也何知老公祖悉心为大计耳仆从来议论原不执定汉法祇愿稍为操纵如此一事既有赏功成约便可不待讲而与之既费讲而撤坐门杀将官便可稍为断赏之说待中有端绪而后议然终无不赏者今不以杀人断赏而却以杀人增赏得无悔之杀乎将杀贼已加贼赏贼杀将仍加贼赏夷狄贪汉财物亦复何厌仆所低徊以此耳然终是小家数计米调汤学问适为大方笑也又念丈公祖方以蚤竣此事为意不得不如此处分是唯指纵诸弁蚤竣仆非敢持异议也朱梅已急促西来矣

○答张永平道

久不闻高议心甚悬悬乃至勤大旆于荒原殊佩胆识之阔远也以门下勤勤高谊何贼不灭哉大将军武人不必绳以深理此中独有此人下佚一叶

○答袁山石

（上阙）苦也

○答尤总戎

此小敌易为也惟大将军所以同图腊长鲸者火器要紧可急练之然不可任吾意而于各营之不合于心者为轻重也处此危疆只念朝廷勿念私意大将军德气自当念之

○答李总戎

仆与大将军同来此地凡以弹压兵民安绥中外无使惊讹遂图远略至于采木架梁当以裨将出行不必烦大旆也况贵体未平宁宜劳瘁于风日之中而过伤脾胃昨朱参将来俱言门下当省心力仆意正是如此愿养精神以剪鲸妖耳惟珍摄勿躁

○答郭主事户部

仆不善相人而善相心年来与兄周旋辄得其心方今真品也贞不绝俗通不失已自是有用豪杰此中诸公急拟借重关门独恐未肯许耳言念高谊可任企切昨见贵衙门以所还抵所措办此一时搪塞语耳兄可为贵堂翁一语

○柬李兵垣精白

方令虚而可实者东江也省而成费者登镇也实而疑虚省而嫌费者渝关也读大疏顿关天下安危只在解人耳宁独负痾腐儒信为枚发乎小疏乞诸种种正欲奉台教忍不为边人一引手乎踣颊之极兄又忍不为一念梓里乎每不敢空函烦报言遂疏致疏阔张凤老体健否附问

○柬叶老师并五阁老赵兵书

宗病甚诸镇道辑其所需以请而幕中诸君为辞惟老先生酌裁可否而务在必遂其请乃可为危边计伏枕次言不尽百一惟老先生念天下大计一主持可任恳切

○又柬魏阁老道冲

数得手教如对面披直肠快语也弟实衰病之极诸公独不一怜而放之必令死于荒塞不足为中书羞乎旧督欲□戎政尚有六七公书而汪文言尚有揭救也相方何如

岂以弟尚□□中书之堂乎病于外而愈于内宁有彘余

○答朱工部门人国盛

以门下久勤而所至功高其节缩每至千万乃靳一加衔乎宦如噉蔗徐而得味更佳腐儒行径不合世论而冒任天下之重遂且维娄之今天下怕贼甚于辽广而备贼更省于辽广多方误所忌之人而不思已多方误所怕之事以金缯予虏付二三游弁而曰真以粮料予兵合文武大吏而曰冒宋专恃和议谓贼不再来诏减秋防之兵故李伯纪谓祸生于忽然所防之虏即所和之虏也今恃款西虏而议减东兵愚于宋矣将杀贼增贼之赏四千贼杀将增贼之赏一千以通官张大金质虏庭邀来喜峰增千金仍绑我被虏之人充为逆贼令仆杀之忍乎身任重而反制于藏身之固者阴持议而多方以误之李伯纪笑人矣

○柬李御史应升门人

向在讲筵从众伸解江道长事仆谓边事任人要专而议论不妨待边吏推敲岂其身当事而罢天下议论皆绝勿进凡仆所饶舌以其妨边事不以其防身也仆岂唯不敢涣大羣而疑其地即其人其小羣毫有忤懽无彘余矣年来上所去而仆不能留众所用而仆不能止而诸公却以为仆曾去某留某而仆实未尝去之用之也小疏曰百计同仇番成自用一筹未展已见轻敌兄为我喟嗟乎其于诸将则尤王两总兵取其气锐未浣东尘而经理百务惟马世龙真可任将仆以正月三日诣宁远而尤于腊嘉平之廿七先行凡仆出则总兵护行而其未即久驻宁远者以城室未缮完不得即以大将安插而仆之在宁远酌料一切以呼镇道之从关而应盖在关皆办关外之务而非亲见关夕之急者未能为呼客岁以大吏送家口而中外惊惶非蚤出不定而彼已情形东西着数水陆机宜盐屯要务一切非宁远不可审酌岂其防□□应未条而轻为无所事事之浪游也王帅自是朴茂心亦灵省而尤帅猛率可战两人俱病而尤更重此中人情不乐久处危边武人更甚操纵去留一不得宜则众皆鸟兽散矣特议强有力于此升迁弱善病于此死亡即劳不它调即病不轻脱独脆而无能猾而有疵者时栉梳之而供抨弹其于兵马初就见在格数不得遽更诸大吏议调十万八万后至五万三万仆再四执驳止调一万二千盖不调则汉目逋逃不备眉睫之患多调则征进无期遂切坐糜之忧然遽此之数便已省减而减之又减即大豪杰不能窃念三败之后贼势更张我兵更减而今天下士大夫怕更甚于前兵更欲减于后以金缯予虏真费真冒而不敢问以粮料予兵日缺日乏而反曰虚徒思多方误所忌之人不思已多方误所怕之事宋专恃和议谓金人不再来诏减罢秋防之兵大半故靖康不守李伯纪谓祸生于忽然所防之虏即所和之虏今恃款西虏议减东兵愚于宋矣当是时以亲见亲尝之事立言百不见信而从旁道路之口一讹即真据其意既以立言之人为悞为迂不可信而却又不令弗悞弗迂之人代其任天下事岂悞者迂者可任即其人愚不足怜而众所公怕之天下可轻于一掷乎 皇上既未悉仆之不肖而误为任又未悉天下之真弃不肖以阴为格而不得任天下既借

仆之愚以塞众人所不欲任又借 皇上之任以遂所不便其去之意而更欲代所同者以任其患而好官自为窃恐贼一日未平则兵一日不解目前急以辽人换西兵仅可省征调更番之苦不致有劫掠逋噪之患而规模大定须俟所成就而酌今人俱曰进取相机曰待时夫时机未至诚不可进岂时机未至却谓之安而省兵饷以守仆方惴惴于坐待不□守而今人已惴惴于仆之不肯为守而好进□令立十二车营设防而外马步可九万六千□成者半使战辎不得不亲马步不得不合将卒不得不联炮矢更番分合便捷而马不足者二万兵不足者万有奇约杂费可六十万金而办审时相机则贼之残暴已极辽之愤怒已深我之精锐已奋□诸在辽者威劫未附欲逃未能而草木□□可以因兵可以因粮过此则辽化为□□之守驱之战俱可以逆颜行而马不资于草人不资于稼则辎重之费多盖利钝敢□□□而时机不可顿失如曰贼必不来我但不去而兵可省饷可减仆未能也仆身为大臣受 皇王何等付托而敢为巧持敢为拙擲第身任重而制于藏身之固者又有一流人以身所徼幸月?迷天下之心目者为能而令边人程能干下仆观自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重患莫大乎中有蓄蠹待溃之人今天下众倚为盟者或含怒以待所忌将岳忠武不免于割地主人而宁唯李伯纪流落不偶也兄爱我何以策我

又

曾为友人有言曰今天下急不难于用小人缓不难于摘君子前阅大奏有患难用小人之□甚快来教一一奉复惟教我吴本如为先臧方兄同门先大理兄同僚最悉本如川大中业而又为我辈正当人其心事自是正当真社稷之福也此中原无难事只要心肠正当百事可做大豪杰手饶为之矣突突语无以示人作谈柄也谢

○柬熊坛石操江

念惟真正英雄为人伦皈倚故留京关天下安危而壮猷远略遂且安留京以安天下顾何得别天下于留京乎渝关之政亦天下一方而其需舟车也如左右手趋履下为募舟而适读龙华之牒殊作胸春也台台得无意乎无纷于议而济于行渝关倚台台为命矣率尔附言惟鉴在为荷

○答马总戎

条次周详明晰最见心上经纶可一一为诸将阐明仍令诸将为其部下讲明只摆设熟惯□自晓然以战车为主而辎车佐之具骑步马□器具俱隶于战车则条贯自明门下劳心□□乃得有此法得二三好将官演习熟自是雄□

○答程中丞公祖

念惟四履当天下雄要以外联万寓内护神皇仰藉壮猷遂且康乂元元惠此京国盖重地殫人唯是字人之吏销惊疑于驯雉慎操割于烹鲜而水鉴冰壶高悬日月其于墨组清襟数黑白而式叙之也安三辅以安天下即抱关吏借□筹为北钥矣猥以腐儒自逢维娄亦不遣一介于建节过承函私殊深悚戢率尔附谢不既

○答翟凌玄中丞年丈

亟拟借箸筹于渝塞了此五日而屏息听中朝之议未敢发声顿令壮猷远略作美西方犹是渝关也独不得共鞭弭乎东荒耳年兄真品真心其于固宇宁人犹掇也天下事只要一真西于东若橐钥然安一隅以安天下惟年兄帷帐中余筹也弟之腐如昨误入维娄祇作蜗枯年兄何以教弟附谢不既

又

此中兵独所调万二千为雄而万人中独履下之甲为雄盖将吏矫矫乎见少也得指纵于拔旆时旌旗变色矣可任同舟之感新调诸鞞鞞君子原议再岁为瓜期今已积口余为安家矣独是天下熙熙何当此万余人往来而得一东人减一西人以土换客蹠蹠乎其欲其即叙也计客兵之数不能顿为进计客兵之情不能久为守而一流人聊不动念将岳思武不免何止李伯纪流落不偶也天下事堪此否也

○答原任遵化道高中白年丈

今天下以平东之政为楷不借外兵不费资粮而岿然京观其于建威销萌犹掇也当减兵之朝而议三十万吾兄安得以六奇之一脱登围而建节乎蓟封渔鼓之间乎得手教頓悉壮猷敢不一一佩之大英雄推枰敛手而以学子作老章方且遭维娄孚偃仄何得拔旆当雄风于□□□便其留不欲其去世为此待弟矣微大英雄谁脱此者念之

○答唐令公

恭念声实腾茂蔚为重地星凤即荒徼劳人借輿诵以解东筱之思也河水为邑一大利害微明德迄无安流盖筑而不浚旋筑旋圯而况筑不如法乎一劳永赖明德远矣腐余钱虏两相谤张其一流亲戚或与其奄曾相游者或不无援护之意在台下自有公法谁得干之然法如其罪而于中少从宽假微独省纷求抑大慈也至于逃亡没产似宜稍迟时日倘捕获而理之予以应得之罪如捕必不可获然后酌而行之亦须量其罪合如此而后行仆闻人家父母于子弟严诛之宽释之俱是一家之天地仆固子弟之列忍不为有罪子弟乞宽政于父母乎一二孝廉百惟宽之此等事微承教决不得与闻即闻决不敢与议生平与若曹不甚往还世魁以京官颇相认其后生亦不知其名总以父母言及之而言然非为若曹也惟亮在

○答叶首揆

裁巡抚勿裁总督其说似而非也设总督而去巡抚其总者何督者何将以门生为巡抚总蓟抚以督之乎门生原疏意在合总督之任重两抚之权盖苏有苏抚便可为苏辽有辽抚便可为辽以一督总其中而权实轻惟两抚重则事可做惟总督之权轻则两抚乃重若宣云然此祖宗成法蓟辽旧例今人不言重两抚只言重总督不知两抚重则总督为受成立断之人而款防得力全在两抚即镇道一心齐力惟抚是听而大事可定其曰停推则以方今不便其留不欲其去之计行遂念向之可来而来涉于误身今以可去而不欲其去更以误天下诚若总督一流人居静地而特匆剧之短长意合则强予之

意不合则必去之试不避琐括而略言其易见者如论三镇独王世钦品在不激不随论三道独万有孚功在不见不闻论两抚独张凤翼善谈可忧可悯论诸将则陈九德刘永昌可以不荐尹应聘可参查国宁可提问赵率教可杀独孙谏可予善地倪庞可起用以万化孚之千疮百孔亟宜登坛论买马则黄明臣为经略题委而镇道刚驳至十余两一匹突曰十八两独万邦孚可买马且兼招兵而迄今有未完之为论增兵则通津之兵可裁石匣之兵可缓关门之兵冗而可减可汰独王威之兵可急论各道则张朴刘复初之不调于化孚遂不置齿牙而独张凤翼三四人可开府刘诏以永平令三年移之危关而指其过药济众以永平守年半移之昌平而大其功门生岂谓所与尽不肖然而实有不肖亦岂谓所不与尽贤然而实有贤总之蓟镇以万化孚为主盟而岳和声受其口舌辽镇以万有孚为主盟而张凤翼在其提索得孙谏李秉诚为之羽翼以锦衣万孚邦在长安中时为含沙时为拭秽以广宁驮来之金遍拜强有力为座主兼以御史为之入手故两镇之人以占风验草谓强项者受裒低眉者得名即王总督之博大李侍郎之谨饬不为人藉而群小实藉之近者总督闻忧侍郎去万有孚参而群小之势稍减是以凤翼四顾彷徨不觉无所依而借御史以求自裁今且以忧去矣本官既得遂其庸怯不任之念国家亦得去一选懦观望之臣至于羣小中奸贪逋逃姑不深言令其解组以全大臣之体盖抱忠义之心者明知天下有巧宦不忍言而工于避难者反谓天下不复有忠义之人而可以语言簸弄以行其不便于留不欲其去之计老师执玄镜以照人羣岂其于此不真知灼见而令迂腐老生怅怅闾室秋老师于此时似当明为分断如门生之謏薄不足图大便宜明告 皇上即 皇上真不欲去门生老师亦当直指其当去如以门生材虽中下颇负肝肠便当明教以众人之意勿令迂腐依依以误天下老师固社稷臣其身为社稷身必不得自私其身以求退为急而委天下于不计荷老师慈念曰门下困苦如此岂无分忧共痛之念度无能为助故只得委而去之去门生可委而去也门生所任何事是天下之安危也可委而去乎以门生之病骨阖门两月不可去乎幸无败坏尽可抽身然四顾茫茫谁为负荷士人与人祖父结交尚其以孤幼相托也则后死者忍不念之当孤剑之纷纭委而去之即天下未有肝胆不必交谪而谓此心何方今总督关抚都当急推但要重两抚之权合总督之任以门生为客官则天下自定如明知其人不以抚兼蓟不以蓟兼辽不以战为守只守关门不肯出一步是弃天下者非独弃辽东也惟老师万万注神筑墙之议自是天下大计独此时班兵急在关门而车营之费更急未敢出口耳乞发帑金数万惟老师主持并诸公力持之为天下大计至可为督抚者门生原未有欲用之人老师幸予以可共事者无令庸而且狡如买臣之妻千方百计只是它适穷措大竭力供养无一遂意却令阖室不得安生苦矣

又启

议者以总督当推而不言重两抚则仍以总督专款而别于两抚之任此其失立法之意为边患甚大门生备尝之而后敢言乞老师立为主持以蓟抚重蓟以辽抚重辽以

总督合款防督两抚于上而主断受成无掣两抚之肘更使两抚力得率镇道为款为防至于门生定在当罢免即真是 皇上不欲罢免然不过客居稍佐未议便不必下行有司之事其得力全在两抚尽力为之今当拣择有胆识者四人以新此局使旌旗变色亦快事也不然纷纭一会竟落旧巢天下事必不堪此搏弄念老师为社稷远计定有主持门生此身不敢问也门生胸中原无欲用之人适霁宇石梁同日谓遵化道张朴可代蒞总在庙堂定议门生决不敢与闻

○答永平徐太守廷松

以门下材操而横有议论乎愿平心应之无怵怵也中外为我不甘我乃见

○答尤总戎

尤智何顿如此病何不且于此温养而劳移之

○答袁开府节庵

得诸将北发再得兵力稍给便成联络大局而世人省事者少徒有延挨日月令当事者受其极重不返之势柰何惟翁力图所以为社稷远计袁进辈肯効于北岸何必在轩较下即来此亦借为觉华之役也以沈弁云欲来耳功不必问其虚饷不必问其实庙堂以此鹮突了事真可浩叹登饷岂可去司马曹胸中无九边而瞪目臆谈若斯矣

○答张总戎士显

大将须挺然独立耻为媿喙方是须眉丈夫若鞠躬缩项输纳豪门争为延誉及一闻警报便如猬如蜗藏身刺壳此何足为用于时怕内贼临敌怕外贼只一怕便了一生昨语诸将曰能以怕死之心怕生便是豪杰将军雅负胆识当为我□所以腊长鲸者□小敌耳草草

○答王总戎威

予之以事而不予以事料盖实其责虚其应类若斯矣姑就见在家当整顿之聊可为备也

○答王总戎世钦

少年易病而少年之病亦易痊大将军其慎调之当此地而抽身门下何以为身以此时而仆在事有少年告归之大将仆何以为心惟平气安心节饮食寡嗜欲勿急勿躁移居外室令相知讲古名将安身立命方法其正气日克邪气自退惟门下念之勿再言告归令天下流亡我两人也

○答毕白阳

鸟倦飞而知还吾辈人也独无倦乎还乎审时酌势中有所不忍耳以壮猷真品梦绕乡邦谁复有念关魏阙者津门为辽海命脉那得不心悸百凡倚台衡为重愿无作惊人语也衔尾如期当不必秦鸟为快

○答钱饷道士晋

年来极悉苦心故聊为将士忍死未敢相尤也衔尾如期枵腹可鼓且日望之矣糙

春为劳

○答山石道袁

吾辈做天下事只论人不论天然天道安可诬也此一流人非天去之又搅多时吾辈安得不善承天意亟为勉图

○答关内道刘

凡百心劳为念然心不劳事不集正须忘此劳耳诸弁中有亟需便亟发之彭姜辈既无大失姑从宽可也西洋药可令亟制之为念

○答赵兵书明宇

方今安危在边徼而大政在中枢承教曰抚防兼施战守迭用显与公共图之总督自当推但稍理鄙意总蓟总辽总款总防以遵祖宗成法无徒以大司马躋岁币则两抚之责成不得不重而总督之任合读来教曰蓟门总督似更遣辽遗防乎幸亟推之仆意原未敢裁也特世人略鄙意耳春防且尽业理旋策矣如可守宁城可守也如不可守关城更不可守也敢不佩良规马世龙自是大将愿无听一流人细语而曰可杀边人之幸也率尔

○答王总督

读大疏便觉晓鬯岂有执板道理向夷狄说者操其机构而稍就吾理足矣仰藉明猷苦心敢不为边人谢

○柬山西开府刘范董按院徐卿伯

念一隅未靖九野为骚年来百凡军需其取诸赐履犹掇也唯是同仇大谊不以篱落为私耳敢不为边人以谢□年家张司隶抱忠烈公之孤愤而寄志铍于兵也为边人开治于卿诸所关切竚惟呵护敢不为边人再谢

○答昌平部镇道

疆事参差独藉诸公北门之钥为续命缕耳敢烦典记以惠函私敬璧并谢不尽

○柬喻养初抚院

阅余目中外欣欣相告也蔚以北钥载重东偏诸文武大吏合十万军声望新旌为色矣腐儒巽在床下日卜台星之至止也羽便驰函竚惟蚤发为荷

○柬高澍寰观察

念惟壮猷大略载战南服拔旆东来遂且绥此杼轴以建威销萌蔚为重地殫人涵和响育而予之生全也独不得顿藉德威为辽泽腊此长鲸耳弟一行抱关便遭维娄予之可为而格之以不可为腐儒何足念独恐诸公之志铍于兵耳年兄何以教弟

○答李太常京山

以何时北上乎祥麟威凤于郊于庭中外耳目蔚尔光华即边人亦歌一舜且也拟为诸奏草乞椽笔未敢遽

○柬左佺宪

近事何以纷纭如此边人远在荒徼不能悉穀下一字惟老公祖一一教之然此何伤于正人独是诸公之意所为似有大主张者为之仆病中茫昧幸惟密示决不敢妄语人也一病潦倒遂不可支特愿借大司马以轻熟代之得正首丘盖此中不必怕幸司马来亦可以尽悉此中兵马之可用不致鹮信人口也惟老公祖亮在为宗念之

○谕帖

内阁谕游击将军郑继魁近接具禀知将军与张盘協守金州以为后劲往复接济辽人便可全其壮者为兵然须精而熟道路者大兵一动便可前进为导仍以招降我遣人以其声势但尔等远在岛屿本阁部日向督饷为尔等催促□米不知可曾陆续到否将军忠勇可与盘悉□以报

○答户部郎曹履吉

读易直指车疏直诵其为胆智豪杰最后从中翰□□丈之深心也益佩豪杰胆智及今得□□□□何称而稳该而辨坚而不冗乎精心大力哉豪手也仆合一营为冲者四各有督冲得□所名曰小冲抑何雅相符也车家防冲突为守仆欲且战且前故以冲名雄哉不以人为冲而以铙为冲也不以十百步为冲而以相去里许为冲也中翰且去渝水而独牵此小冲来岂非天□腐儒无一日敢忘黄龙玄菟其敢忘丈之明德谨移文以乞缮部即高车悬铙不可得便乞其人幸兄一一为赞发腐儒肝胆殊不愧丈而铃略无一有然一片肝胆固愿天下豪杰同之也谨谢

○答茅赞画

世人有相为藉者乎但足了公事不必尽同也船为重且急兄可急图之耳诸种种在兄处此中不为制也想自如法惟蚤为慰赵都司西北人而用之东南可时照顾之无令举目无可晤语为悒悒也地方不知其为官更善但我辈当念其为官耳若瘁心瘁力姑不敢为兄称苦

○答吴总督

微乎兵也时其缓急轻重而用之雾老于此自是老手大约急时无弗急也缓时无弗缓也即渝关摘去两总兵而闭关谢两虏以三万人作泥丸胡不可者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十九终

●高阳集文卷之二十

高阳孙承宗稚绳着

门人茅元仪止生较

尺牋 【 下】

◆尺牋 【 下】

谕帖

答吴本如总督

柬马总戎
答袁山石
答山石道
答毛文龙总兵
答尤总兵
答密云道叶兵备
答白完白
柬薛正亭开府
答吴御史关院之仁
答徐知府
答刘横海亲丈
答王霁宇
答邓环丘蓟抚
答宁前道袁
答马总戎
答吏侍李湘洲
答岳石梁
答马总戎
答项锦衣
柬王总戎尤总戎
答袁山石
答毕白阳饷院
答南京抚院周
答柯和山通政
答李户书崧毓
柬马总戎
答宁前道
谕鲁之甲
柬田少保亲丈徽弦
答魏道冲阁老年兄
答袁山石
答徐永平廷松
答游御史监军
答薛给事大中门人

答张屯院御史汝懋

答王霁宇

答傅仲纶御史

柬内阁

答徐永平太守廷松

答岳石梁抚院

答永平道张春

答高阳唐令君

柬叶相公老师

柬韩象云相公

又启何昆柱相公

答张总兵士显

答刘御史方壶

答孙司务元化

答沈总兵有容

答毛总兵文龙

答马总兵

答王霁宇

答杨修龄年丈

佚名

柬汤阴令

答登莱田监军一井

答梅长公开府

答周饷司之夫

答陕西抚院孙洪阳

答登莱抚院袁节庵

答赵兵书明宇

答何主事天津赞司意

答马总戎

答通州卢兵备维屏

答冯御史按浙沟水

柬王总督霁宇

答岳石梁顺抚

柬叶相公老师

答玄节推门下
答侯秀才武强
答王霁宇总督
答岳石梁顺抚
答李懋明侍郎
答袁节安登抚
答沈总兵有有容
答王霁宇总督
答岳石梁巡抚
答马总戎
答蒲圻令吴门人炳
答祈夷度臧方同年
答王总戎威
答李松蔚尚书
答岳石梁
柬叶台翁老师
答李庶常若琳
答门人
答刑主事江用世门人
谕协守满中军
谕西虏
柬叶老师首揆
柬赵济鹤吏书
答沈总兵有容
答齐庶常心孝
答李兵侍懋明年兄
柬唐令公
答游直指肩生
答李总兵
答广宁道

.....

○谕帖

谕鲁参将之甲将军沉略深心百几谨慎所捕生口既无寻问者便可收牧但要约束官兵勿妄生事端至闯边捕杀不禁也特谕

○答吴本如总督

朵酋之部纷纷乞增于额外而额内缿絮百犹示备即抚金急需上请惟候大旆俨临为计耳拟向西来一阅诸乘障吏遂得仰聆指教而口抚军未有期也徒有只且耳依切

○柬马总戎

关外出防之兵当计向来出防数酌其劳逸为先后此时所在要挟宜以兵势先折其萌未可姑徐徐也贼所狂肆之地依旧单薄可速计之

○答袁山石

陶士行以运船作兵船曰总是公家物仆窃欲効之门下更欲以兵船作运船亦自便计独念兵非用之水当为陆练即其用之水当东习水道而人鹜于利竞相希冀至夹带为奸利当致纷纷就中推诿插和似难究诘此久戍无事之计如目前果为大计则此法似未得便行门下可悉心计之船为实用何如盐政自可如此惟速之为利数城诸将好作事者亦曾不闻有鉴铁论意可知也兄可蚤计拱酋妥惟兄调停力即高台堡亦当以无事为福目今风雨时若公私俱曰再得款抚无恙而大家毕力一场是同口深愿也兄居外久为念且每欲面诸种种急不可得

○答山石道

念北中大讫则门下当辞山石而专宁前乃可有为其种种俱辽之急要不独复辽土后也抚口门下谁能为计此不独清其费而一操一纵口口口心用光明藏乃可耳读门下光阴人命之说??双然为念也愿悉念为之仍当与门下细论

○答毛文龙总兵

念将军壮猷远略所覆何地而忍不为之计乎报捷员役想悉鄙意也然外搔之而不能深则彼之坚自若数肆之而不能入则我之计且穷又况乎兵粮未足将士或虚未必其数肆而数搔之也究竟当何如将军观天人相与之际得无意乎鲜人事一闻本阔部即为深计令登莱曰此当令毛将军做人情便可停妥而就中节目不必烦琐目今可定也一水盈盈企思可既每见仪牒从来未受将军可检入毋为役人干没

○答尤总兵

惟门下平心气以重此身仆所望门下不在一时有勇气也虎胆当为索之

○答密云道叶兵备

口得出略宁城而不烦西顾倚有深心大力于重地也顾安得顿借此一段心力为东重乎皎皎英英云日为怀矣檀之兵敢溷为借以霁老闻仆之爱若曹而许之殊未敢受也向顾曰当急时或不恇为用耳敢以护行而留之作此孟浪贵属兵马关隘部署新旧多寡缓急之数及各该文武之在兵者烦节略见教不必为高文大册也悬切

○答白完白

一流人好硬坐是非或断章取意或栽木移花令不知者骇然而是非之实自不可

诬睨消冰释公道定不尽淆而况事迹昭然白日者独未悉于此时突有此论肝肠是何向弟于线缘缘由殊未解也敢不为年兄深虑

○柬薛正亭开府

□楚甸高牙为蜀黔司命西南半壁唯是壮猷□略为支撑耳以仆之謏薄冒结孱胆宁无黏□之□乎公祖何以绪余为教也

○答吴御史关院之仁

今天下自是全盛而危疆之苦如同舟遇风唯是理舵持楫或可帆樯无恙傥载呶载呼各顾行李几不胥溺矣念唯壮猷大略社稷式凭而清饬遄临竚见旌旗生色是又危疆相依为命也迂拙腐儒徒怀肝胆既不能仰释主上忧劳将何以塞天下士大夫同舟远念昔李伯纪曰臣既行之后无阻难无谗谤无钱粮不足之患则进而死敌臣之愿也万一有朝廷执议不坚臣自度不能有所为即须告陛下求代罢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义仆三复此言殊愧伯纪矣

○答徐知府

设有公费将一切供应取给焉岂其留公费为节省之名而予小民以加派之实乎业与幕僚言槩以诸役从公费矣且幕中诸君子行以匹马相从原未敢一一为骚也仆以侨居故不敢辄为纷更然此之纷更想吾辈不咎也年来秋毫无益于地方而敢为地方累

○答刘横海亲丈

念惟仁兄以真悬慈衷运精明大略盖朱幡紫马所至止顿成福泽弟方苦维娄中何得游部下称太平也信来悉起居阖宅清吉且大政旁达上下交颂正可力图有成而忍言它适乎岁余嚶其鸣矣似可耐此驹隙也

○答王霁宇

念光仪渐远顿失师程独有奉忠荃之极思侔颠危之钤记耳寻常虔告敢烦典记之词敬拜一帛附谢

○答邓环丘蓊抚

唯翁丈以开济深心抒擎天大略念节钺俨临旌旗变色矣往复手函真可为边人醒发至曰誓不以妻子功名之念忽封疆利害之图而惓切于诱张酖毒真立身冰玉之中矢念埃壙之外矣敢不佩为韦弦哉仆尝与毕白阳张蓬玄言吾辈身不入利害中不亲心不超利害外不远乃今闻大教信之年来坏边防搅人耳目总撮要言是痴肠人一再读所为涕覆面也锁钥余筹冀惟赖藉而望需云可胜为社稷庆

○答宁前道袁

此何地敢爱其身此何地敢不爱其身得手教乃快此惓切也当瘁喏时愿惟少加静息自爱正以爱此地耳种种计略俱为稳切不可恃必不可无兵间要妙惟所运设乃舟车道路细加体察何高何深何远何近未可臆度者须一一明了幸一一筹策为望

○答马总戎

扞武营车器如可蚤完便可出就已发之兵如车器未可顿成便当撤前兵回营以就训练但忽出入似非事体可酌量有说方可

○答吏侍李湘洲

窃念主上圣明当有真豪杰为声应更念翁一出顿关运数将社稷式凭之宁独先山启为蒲征雪虚声也一行抱关无复心快偶阅大疏知台驾过大河不觉破颜众语曰天下自此平矣帷中诸君子独无意乎以寤寐思服而亦不以一介仰候唯翁谅此偏仄也

又

兵事微而实粗也要于台教所云事力将备以需瑕宁见瑕而后备凡备尽战具也而实为守世遂曰夫夫将为大且安得一流兼材而用之诸君子肯明指庸迂逐之去宗且九顿谢适小疏曰百计同仇翻成自用一筹未展已见轻敌知翁为宗喟喟也语云天下安用腐儒宗之腐何敢望翁所指教诸君子

○答岳石梁

仆尝于师友去国或力佐其去而了不顾念适亦佐翁为高而独惘然不悻于衷者日来汔无宁宇平助高蹈为易宅险剖同心为难耳低徊孤剑身世同浮正念吾辈之晤言有日国家之平定无期三复教言敢不佩为明谟独主上付以雪耻除凶之任而日揽于禁殊愧此尚方矣闻兰征有卜愿少憩中林携麟儿出为佐太平也

又

读四大议尽迂儒所力图者安得同襟在事遂令迂儒得息肩乎诸种种金缯方在综核而藏头缩尾实繁有徒且以贪橐耐诸君子咀嚼而口齿不肯啖名爱其兄而弟之不翅若身也适所绑献乃汉人之自东归而截以塞我其忍不问而死之一流人至此岂不可闵

又

黯别为遥而更烦函念皎皎明月英英白云随翁怀袖者便以持赠

○答马总戎

天下朴直人加学问则事体尽安确不学而朴直其幸而当者天资之偶合其资所不及便觉支离此处正当覘其人果是真朴真直真未尝学问便是无它肠如其人妆聋作哑却是机关变诈而又尝读书学问便是倨傲骄恣仆抱关二年矣如以语言文字责文武将吏只有唯日救过不暇而全人妥事有几如门下所云正当说明申饬一一改正却不宜种种留之心胸口为话柄藺生不云乎先国家之急而后私讎况错失乎念之

又

向来羣公正欲如此挑激吾辈直须开朗心胸其御诸将如人家有才子弟肯为我持家即有过失可申饬改正毋令旁观者交相为愈且略击短狐而遽有纷纭宁不为向

来羣公笑乎

○答项锦衣

□心做事人或阻之亦有人不能阻之者须得实其心虚其腹耳

○柬王总戎尤总戎

□虎燕违和殊切分炙之思特具公费三十两□佐酬医之需愿为平气慎身澹焉
无躁仆怀□虽切然不敢迫兄以未平之体临事也珍重□重

○答袁山石

粮料之筹悉矣倘得衔尾如期何遽乏绝乎宁城之兵尽为屯筑而左既为哨祖更为抚其所备架护之兵独甘固耳柰何驃武随两帅来而不再计也车略有绪而辎车未具即练稍合马步而战辎相倚相容马步相兼相藉百未一知何得称既回既攻乎练车而不问辎此关内之套车不念进取者到底以事力未备坐失事会为解耳奈何

○答毕白阳饷院

于时受舌击者方借东西为声援而心战者以一片全躯保妻子之念顿令中外震惊然而东西实且徂伏未有迹也十余万殒残宁忍隔垣而付之一二鞞鞫君子吾辈枯万骨以为功乎宁劳一身以活十数万众乎此处着一毫功名利害想其有彘余者士饱马腾倚命幄筹惟愿深心大力开济艰难耳附谢

○答南京抚院周

□比水师乎海上忽接□言使如登燕矶龙关□雄风对当眼莺花也一望凋残更不知春度玉门独有佩心知以快此胸春耳茅生买舟诣宇下幸惟呵护想豪杰深心不共世人肝胆也阃兵遂为楼船最罩都护固自铮铮兵将在鼓其气而用之何得尽卫霍而亦何遽不卫霍有粤政而人尽卫霍矣诸种种倾语可时

○答柯和山通政

一行抱关遂不得时时晤语三复教言恳切周摯尽是渝关方略正弟所为与文武大吏竭力以图者独朝听未彻势难衿肘安得所称壮本朝之威乎稍得议论不杂则道将同心天下事尚可为也年丈抱匡济远猷弟所亟为推毂但高谊一展错便作社稷大计以年丈生平真肝胆真作用唯希一愿来耳腐儒■〈牛骨〉■〈牛骨〉维娄中徒作蜗壁奈何近立十二车营而成其半似有生色再借恳衷一调度事其济乎刘弁夙知其佳欲一见而称病尚未见也附谢

○答李户书崧毓

当三空四尽何得不坚决以行当七言八语又何得不坚决以行大力深心边人实佩之矣此中起伏啾应殊令人心悸诗不云乎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仆不嫌以五万二千利商实思以五万二千抵草价耳淮商十二万自贵衙门利边人何利焉然亦何尝不利念之为悒

○柬马总戎

车营合是如此但用事者未得发明详尽得大将军议始令天下知有车营之妙此社稷之福也深心大力敢不念之图中虚中为将似当明注以兼领马步者为主将而仍以步将一骑将一为佐庶将有专责而势常合每车一曲便以马兵几何旅兵监兵夫兵杂兵几何牛马等几何器甲等几何凡在此曲之后者俱属于此四车而以八辘车供其饷俱要相亲相傍认定主顾使二百人合马步战辘为一仍以步兵百总以总之而二曲则以马兵百总以总之以听于千总而分听于偏将以合听于主将此俱图中不言而具者特捻出问之左旅等旅字当改作冲以旅字仄声嫌于不雄也左冲右冲前冲后冲取古兵车冲车耳凡图可列者俱是正法其法之行却有奇即如此板做去还有应有不应行之以奇便可无敌于天下惟兄深念之

○答宁前道

主客分合视其多寡均其劳逸更为之酌其迟速此自门下当熟计之中间却防一流人谓空薊门以修关门而又空关门以修宁远则班兵之当速其所急而仍回关门可念也惟门下熟计之盐事当早计勿■〈牛骨〉■〈牛骨〉令奸利者久不归公家屯田何如暇时一算宁城之车与牛骡若干民间者

○谕鲁之甲

谕鲁将军之甲据报以夷赶夷马当是偶为之此决不可尝试者贼不可纵也衅亦不可开也贼越边堡便奋勇捕杀贼在草地任其住牧但口防之当略费以结真有力者为我应呼即夷众来投当细加体察勿中狡计将军沉毅有大略其深念之勿以小利尝试特谕

○柬田少保亲丈傲弦

阅邸报甚喜仁兄入清穀犖也家口尚据大第衷殊哄赚未安借兄为择一小宅居之何如一行抱关遂疏亲戚情话弟所为以元正三日抵宁远凡以镇定人心调习士气遂以密察彼已情形而安辑十六万兵民于五城二十七堡之中令之且屯且筑修守修战岂其无所画而轻以身尝险者人人畏险而曰重此身天下事安可为乎近车营成其七八矣何得仁兄一教之答长安诸公书奉览薄肃奉候惟仁兄鉴在为荷道冲兄何得不念弟仁兄为我言

○答魏道冲阁老年兄

再奉教言悉起居佳胜清健倍常此正人之福社稷之庆也主上万安人心欢悦正须开济诸公斟酌调剂计年兄之心为深力为大耳弟甚赚赚于年兄不听羣公逐弟于丁巳之纷纭遂永绝长安之路而今乃自为维娄也年兄何以安弟遂以安天下而无致误天下以误其身肝膈切至之谈惟年兄曲为弟念耳弟诣宁远稍以镇定中外人心遂以安辑其众且体察彼已情形此地殊饶为之岂其了无计划而轻以身常险者弟自谓西虏当抚至其生事便当力捕之而就中酌强弱别近远时其喜怒而操纵之乃可抚如将杀贼既以四千赏贼而贼杀将又以一千赏贼其充绑献者仍以我人听杀嗟乎中

国之耳目可涂而戎心益长戎橐益富边将之心益灰国家之物力将何底极而动曰所加不多可即此自是大患况东贼徂伺众心惴惴人顾其私身图其便喙喙争鸣何曾一念社稷之安危者年兄深心大力即不为弟独不为天下然则推择真豪杰以了此纷何得不念

○答袁山石

适处前屯之逋卒固令饬以拊恤勿急兵丁于工而做我官也以春班修两卫以秋班修两所自是畏言适已前计之独关门之急工不可不急未敢尽出为两卫耳然所余固无多也惟门下悉计

又

其部署各兵最悉深念连山自当修复但宁远未固姑稍待之以连山之修复又当勤兵力不宜省之宁远而更费之连山仍疲我训练也为物力计自合如此第稍出左将军兵分班探防之当再积一哨探营合左辅为五千作行营前哨耳目下后营便令之出矣门下独劳为念

○答徐永平廷松

重地殫人即一州邑之自给为苦也而况非时之艺应声之征四出小民何以堪且所设更有尽当裁省者以此系经略衙门而偶来当事不敢暨为区画业令该道查酌约无患苦小民耳

○答游御史监军

朔之日从蓐中出诣海上徧阅兵船相与叹当事之苦心中间一物一事那非阿堵而说见成话者宁知天下有忠义之肝胆乎续到者十只余且至矣特谢

○答薛给事大中门人

久不通长安贵人牒遂不悉动定殊怦怦于道体也然不知尚居长安接手函为快士卒未有与将领不协其以逃闻则贵乡新到健丁既无屋更无钱适霪雨为虐以骁雄不事生理之夫牵骑雨立荒野予之米而无薪无盐菜悍卒一鼓遂有纷纭谕之以牌辄环牌而哭真可念也其悍者梟之其逃者逋之其归者各予之法而安乃若旧营之兵固未有动也如手函云饱暖有资安插有所为急务矣乃若队伍分明千百约束岂其有漏焉仆之衰更以病湊而一柄两操世人未有信者兼以中朝不谙此中情形好以臆断而此中之在事者不敢不回头照顾时口殊为害也倚榻率言不尽同病相念何得烦口遗敬璧并谢

又

李同知有材局亦未尝闻有它说然事闻有未当而仆于若曹多念之以危边新剏即号为官也而曾不当它地之一人且各直指之参劾乡士夫之评鹭乃若临莅其上者又耳而目之世鲜兼材人鲜兼善舍其短皆可用也适永平道有白弁之议然仆实先闻之矣不得不一究结巡方使者想在弹文乎仆固怜念之深者函言为佩

○答张屯院御史汝懋

今天下文吏多拥兵自卫而骄语训练盖自保阳而外五大将军俱未有兵而多纒千余少不满百乃四万之众合之万马则岁费百万皆统之文吏而大将军不敢问乃诸公惓惓关城之兵不知关城号十四万者有修工班兵三万有奇工完则去非兵也木铁舟车匠役夫工万有奇非兵也合关内外泊台头营九万有奇而关外自中前至宁远合之边堡可二万有奇而实在关城者可七万近有火炮手四十火鎗手一万六千而弓箭手可三万新调之健丁与各部之新丁后部之调丁约束之拊绥之自可用独是稳着之说成而懦夫奉为圣书又惓惓议在□内曰关外部署便引贼来且曰资盗粮是以□□狙伺为乏二百资具而在在溃陷皆兵引之也岂不愚哉今之计不守而浪战者败绝念不到恢复而曰守必不能守仆今百计以修关门之守而余力以修前屯得前屯之备如关门则更以余修守宁远是谓近守而合毛沈二弁以觉华之兵通再以夷官托广宁为招携之号是谓远守然机会适合工力既备静则为守动则为进取此似不必讳言而予人以罪案辄曰此人要恢复夫恢复自是兵事独事机未到则不可岂得讳言而以此为罪者公祖不鄙仆而肯为同襟者肯为开诚以教企望企望

○答王霁宇

读连衡招携之论抑何痛快切挚也事属虚弹而得台论为大敢不佩之独是王雱未厌人心惟老公祖有所以振之耳么么胡孽而以未谙边事者主其论何以行关城将吏之苦甚何念也老公祖议为作劝敢不为将吏佩之是唯台酌昨言虎酋感疑抚之恩咄咄称王太师三世矣谁谓虏欲无厌不可怀哉倚榻率尔

○答傅仲纶御史

仆独携空胆而门下兼有略乃敢以豪杰归之即空胆之身尚不敢自同巧宦而况胆略兼之门下何得私其身乎安滇之计行则滇可安便当蚤出以共图安社稷者仆之衰残即退黜林壑尚企望之直指手尚顾嫌德怨天下无官矣附谢

又

调船耳非调兵也北人不堪乘船故连人买之耳此中亦不须水战要以水师从旁扰之而世人不解祇知有文龙而不谙地势姑妄倚之奈何此事原无妨于地方亦可不致噪呼然实以兄在事为我筹划当耳茅生自是佳书生那得便作统军以渠有言于所知云曾向兄论议及兵也遂欲借其能事而受命于兄今直自为买舟耳王尚贤在乎是所谓有肝胆者刀铙之助最动天下有心人之心佩之佩之

又

仆之乞退亦必如函教而后退非敢条次几篇腐烂头巾话遂可高议韬铃也今天下岂堪此等潦草乎独是今天下不乏有忠荃人而解人少却更有一种不愿意荃者从旁弄舌即今逆贼狙伺尚如去岁春初时而谓相谓曰安且曰兵不招不可调不可冗议亦凿凿而不知关城之兵号十四万而修工班兵三万二千局役运夫下六千有奇分防

关外及海山间可四万有奇实在驻关者纔五万伍千除城守外仅可设伏作奇兵而世人未解兼以度支无法而谩口设兵至于欲减额饷几致它变以仆不避嫌怨顾若斯矣天下事堪言乎又何待两星作祟也小疏奉览亦足以见鄙怀 近衰病之极然不敢以身念草此牒毕便当出驻前屯为营田计护赵弁作关门外护仆向谓经抚计便当退永平今仆不敢退居但当进驻关外令臆缩者不得不随耳赵弁名率教大得力人特出而与之做成一重关守率尔言不尽种种

○柬内阁

猥以迂腐谬荷 圣明重任即今捐摩顶踵未报明恩岂敢卸担推托且自任而自辞之乎但忝冒班行终年不得一覲 天颜凡一切中外人心便视同外吏谁肯遵服法令盖久玩而褻人情自是如此三位老先生最悉大体可为不肖一奏 皇上暂召入覲以见 皇上不忍弃病臣于外之深恩即不肖借一覲以入为中朝发明边城事体使晓然尽知战守机宜不肖更得仰借 天威抗颜将吏往回不过十余日耳不肖此意总为朝廷大体倘一行少有差错决不妄计也今日出关整顿前屯矣病中附言惟□在为荷

○答徐永平太守廷松

□放之议自严而三军之不愿实真似非当事者敢屑越也吾辈养儿女决不忍明知不可食之物而□之食兄以为然乎天时地理加以人事之疏奈何独咎兄一人乎嗟嗟然不必一一为辞也何如

○答岳石梁抚院

枰之局须子仍须手豪杰手未即得而随手布局者更难即当局者真成手谈耳关外兵民不下十万独前屯以三千金牛种得可三万有奇而民间可四万差可了此城乃宁远新归殊令人深念不得不远计耳诸落受抚今可粗完虎酋之用必不可落旧格者独以夷官借活着或可为也宁远以西未得妥何得取广宁数日有小疏当请教何敢承厚雅

○答永平道张春

以天下之好恶尽付天下之贤愚即我不得为爱憎人何得为是非行役□城率答不画

○答高阳唐令君

弹丸之地仰借鸾栖殊为屈重然罢邑凋残灾害丛生微名世大手其何以倚命所幸法在必行泽无不究遂使善良安于田里而萑苻之发即扑无遗此宁独弹丸为幸是社稷之福也关吏额手诵明德矣读函教深佩慈明盖敝邑捕盗者通盗则武进钱父母曾力除之而以盗诬攀寄赃于富家则祥符王父母曾几为大害自微父母仁明小民安得安堵乎敝邑旧事一为访犯而家富一为贼之家属而家富非以其犯其贼也轻所访而访之干连者反重缓于贼而家之诬窝者猝未能脱势不得不交相贿买原口至其祥声于下而暗索其贿者更多父母霹雳手雨露心吾侪小民世世诵明德哉敢为罢劫凋

残以谢

○柬叶相公老师

以今天下而老师急欲去乎忍矣试念 神皇帝于老师何如而忍若此门生以□□□□□狗马之病共疲于豺虎之羣乃可去耳老师不先予门主以去忍乎新抚明爽有干略真可任者此中事体有次第可做而贼来可抵乃敢言去惟老师亟为门生深念耳小疏愿老师主持门生可任依切

又答

方今财赋匱缺而议修筑自知不合时局然边成固百世之利也门生率诸有计略者以数十日历数百里野宿毳幕以尽险易大势盖众山迤透天已为基得此一边则山海为重关而神京在千里此中用山用海修守修复势险节短自属可据之地顷驻宁远遂可日得??页谍即恢复后必不可少惟老师无以迂儒鄙之似可为边疆大计

○柬韩象云相公

读老先生诸所拟述得持大体成朝廷之尊 不独抱柝吏藉生色也日来殫迂腐之力遂及年余关城似有次第矣即新抚晓畅有心有略□可□此但得无摇□无掣肘以地方付之而□其成即逆奴不足忧也宗真可去惟老生为国家大计方为主持宗之迂腐不计一身想在慈亮即小疏言不尽意统惟老先生主持临楮可任企切

○又启何昆柱相公

久不举老先生教雅遂且成老兵顷有小疏乞身念不肖素承知爱得无为深念乎以鳧鴈之身抱狗马之病杂豺虎之羣者岁余矣新抚真可大任但求无以舌战挠耳宗在师中久致且□轻人玩更以一柄两操与二柄一操俱败道也老先生知宗非敢区区为身计者惟祈为国家远计蚤为主持可胜大愿

○答张总兵士显

既受兵柄当振起精神为之其事不在我而诋及者当自明也注意

○答刘御史方壶

客岁晤言抵掌而曰可可者敢不申微而图独是 肝胆了无矜略耳逆奴狙伺遽谓曰安而省兵省饷之议纷出正恐目前猛发那得有舌击者关东十数万残人贼来何以护贼不来何以餬其口师老财匱进取何期即营兵稍有次第而招携设间略见机局第大教所云奴狡殊甚安得谓赭地斫人顿作下策也秦中当天下之半得清讐为安遂以安天下边人藉风猷矣率尔不既

○答孙司务元化

阅邸抄为快然以豪杰俛而就此更为嗟嗟又念豪杰何渠不可而嗟嗟也乃更为快还朝可冀遂得朝夕闻快语嘉币未敢承念兄清橐那得饷人者亮亮

○答沈总兵有容

费多少心力一理卧楫而遂欲嗟嗟去乎豪杰那得如此时惊时扰勿堕术中自是

切要如顷者侦所蕴崇而火焉更挫其气于一战最为有得而实心同心更所愿于豪杰手者甚欲以觉华与登兵联比而三岛距盖套半日程使通呼吸快语快语马参谋自佳那得灰心求去者潍县之兵可用乎麾下用之此中多欲调取仆以北汛之岸直须用辽人乎其以教我大将军工于图成拙于说鬼此不肖亟欲得全臂耳仆目下可西旋愿门下为我留一罄豪杰之用率尔

○答毛总兵文龙

当事不理该镇之饷亦不问该镇之兵独有功则喜有索则漫然或许而不与即关城时复中之仆且西旋当入覲为主上一奏该镇之苦心也金州毕竟何如仆欲联比三镇于海上而风汛不时猝难得通呼吸也大将军为我图之丈夫为朝廷图大业须是大其心胸勿较尔我天下事固非一手一足可了也愿将军念之

○答马总兵

岂连日风尘劳瘁乎何以病大将军者惟善调之夷情种种人情亦种种更惟善调之关中料理统侍门下可蚤发

○答王霁宇

何日不防而况已到边乎正念回纥之巫须见大人而返耳候教东贼之报自料非的仆乞归而开府公以此报乎稍止之矣

○答杨修龄年丈

闻年丈入长安为快朝廷得大豪杰凑集便自有撑柱气色计此等场局正须年兄豪杰手了当耳昔人称天下安用腐儒弟徒抱腐肠何堪世用而况豪杰所不了者弟且退矣承函教便对披豁也率尔

○失名

以笔底灵心写眼底真象故说病处却有疗方正须药笼中物耳承教附谢辅臣慷慨至饮至策勋令人羞不掩面百惟易之为祝不然同心说隔心话也真切小疏请教以誊抄者迟未得遽闻大疏幸稍迟数日不然我两人却似不相照管也者（再嘱）

○柬汤阴令

家信来稍悉邑状遂悉老父母治邑状邑之凋劫而难理也往或罢百务以护百姓不能今何以百姓安堵而百务俱兴无论文里武祠与学宫并焕即邑乘固向来所迂置不道而今得以书行顿令千百年忠臣义士不至沉沦土壤其功德又不独在父老子弟间也敢不与鸛笳马竹式歌且舞若寄踪远地者遂得为列名维桑将高曾而下式勒之独是枳丛久羁鸾栖想当内召以重酬劳勩耳薄备愧不成事惟粲入为荷卢父母祠记并邑乘序当稍俟解严勉为之以副台意又言

○答登莱田监军一井

以吾兄深心远略菟不得施弟远柅关门急不得飞凌东海与吾兄共图大业偶不觉愤为题祠倘吾兄肯终竟海上之师固社稷之福也沈毛二师当需兵几何今兵几何

用饷几何今饷几何舡只器甲有无几何当何以备办今计当何如从何处下手今且何如后当何如其机会走什么时候愿吾兄一一密教之兄所约豪杰弟已佩之辽兵可用否并问吾兄检举事弟不口了缘由未敢答其处鲜人事甚有法度弟有疏乞还不知上意何如病中草率

○答梅长公开府

今天下竟须铁老底定矣稍鬯风猷以快天下而尽抒实力以竟缓急谁谓间散可终置也周饷司沉心远略最谨最精更可快者孚彩发扬而殊无贵乡别段贵人之气此年兄所云落落穆穆脚踏实地者乎敢不佩之此中经抚原不必兼设合用一真汉子提两道以令诸将天下自可为也一柄两操便自纷纭而罢镇归者饶为口语即如旧经抚早释之所在以省长安议论便是边境福泽弟且乞身矣尚须为主上图一明此段公案也宁远旋偶病率言不尽远念企切

○答周饷司之夫

每欲接豪杰大论以豁腐怀而百余里遂相隔也辽人之在东者相次复业遂作关吏胸春不得不计所以护之养之兵屯远计终非腐儒可妥幸兄教之为荷

○答陕西抚院孙洪阳

往田司马之复松山也唯善用番耳构两酋于■〈虫裔〉蚌自是豪杰妙手凡抱关而蹢蹢篱下者诂云守乎此中颇以此法而効要令之猜忌残暴不独行于天都野利也独是一事两柄必纷三柄一操必竟方在乞身以无掣建牙之肘而尚禾得也过承注雅可任企切

○答登莱抚院袁节庵

即节钺临海滨而猷略屹然中柱何渠不司马而况东叙乎明命远闻边人手额喜可知也海上之谎日新而老成者又复称病中朝竟未有悉其事者即悉其事而不敢问国家何赖乎读大疏晓鬯精严想可寒荒弁之胆乎仆乞骸未即遂独此中一柄两操终未便耳倚榻率尔聊附抃蹈之私

○答赵兵书明宇

今天下大计窾握中枢以边邮之利害念庙社之安危仰藉壮猷指挥九塞遂以固圉宁人释主人僑焉四顾之怀盖途出所曾经方由所尝试也抱关将吏式稟明谟快焉额手指纵在望矣率尔

○答何主事天津赞司意

得高贤佐箸遂司百万人命脉有怀明德何得晤言殊为饷帷庆也

○答马总戎

仆以门下之病而病矣幸善调之闻闰以内亦多病也可有善医乎别事便如议行矣昨谕饷司如何尚未放当促之惟门下稍息心气便自愈

○答通州卢兵备维屏

官兵之耳目即明神之鉴在谁得以冷眼忌我者载佩壮猷服膺远计遂作神皋重镇也宁独见热肠乎天下热肠人原不管冷眼惟丈安心为社稷计竟此热肠耳率复

○答冯御史按浙洵水

念清讐至止建威销萌安一方安天下矣语云天下安用腐儒仆腐儒也以空肝胆当丸泥其余有几碌碌腐儒俱在后先录列而实应且憎或憎而不应然就所应而罄竭迂腐祇合如此耳虏狡如故方狙伺正虞猛发即乘间招携使其相猜相惨似有机局而关外十数万难人殊费区画总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为大意而精核发守宁得尽是深心独年来火炮千二万有奇差可抵贼来一战而关外西卫三所城垣俱筑完里口来岁四月可坚也野无可获而坚壁以守或从北山南海有自出焉则日前之急也总之大兵据宁远东南以沈毛与觉华相联使贼日备二千里海防而广宁以夷官招携为声则渝水为重关而神京在千里乘间抵隙以守以取必不可易而毛不足精沈不足兵觉华兼不足船世人曰贼不从水来只缩足关内贼以千里馈粮必蹶延挨时日聊可容头过身天下亦安用此不腐者昨出关外三百里内编察河山议以徐中山建山海关法筑宁远边以戚大将军法备兴水以西真百世战守之利也独时拙举盈不合时局然不敢不入告兄为社稷深计独不念我维桑也幸悉教之企切企切此中只得一豪杰手提镇道可了必不可经抚兼设仆于此时便觉为赘盖一事三柄三柄一操必纷必竞在当事而祸中边疆此最易晓晰而世或欲仆以无所事事处此而需其敝想亦不念朝廷耳仆向未敢以肝胆向人以兄相念为切遂不觉饶舌附谢不一

○柬王总督霁宇

闻牙旌东向以张吾军遂以协彼狡虏仆病未能从也殊为嗟嗟以宋人协款虏仆唯唯不患正恐効不効为噓耳此日山人亦当在老公祖指挥中则可或法成而待临敌任使者善即抚虏不必有山人也今天下奇袞羣同吾辈身为大臣而老公祖吏身系天下之重其事虽细其口全德人心甚大且以四家丁而不能用于予之千万何为即诸虏定当协于老公祖威德受款而退如其势在披猖又安得忽之近关也乃若以兵协虏以虏练兵则老公祖弄丸大手腐儒佩之矣仆百凡佩大教为师程想知老公祖大道兼容用山人于戏噓耳敢以腐肠为拗然有腐肠敢不吐露

○答岳石梁顺抚

仆之去留在 主上乃它人借之而 主上未尝借它人也昨小疏入而 圣意未可知适两地之警报仆阻之而更至遂以为辞此中殆有机局焉而我不得执天下事留则任之去则顺之强以其身任天下则天下之去我者更深而我终不得如其任仆今亟欲图去天下而非独去关翁所教我自是豪杰手乃腐儒自有腐肠耳

○柬叶相公老师

惟 主上德福崇隆万方庆戴即老师不得不迫而出是社稷之福也门生略理关外几五十日殊未有可以入关者即回乡口未的也东夷近虞猛发而后有可图西夷近

可支撑而后实可惧东之猜暴以我搅之而日甚此中似有机局即猛发于千里我当有以应之独恐彼以狙伺不发为坐困之术而我更以望困养之其发更大然贼中独一二人狡不杀我人或知其去而纵之为可恶耳此时辽人归者日归居者日图归而敢怨叛人各有携心即王世忠之兄兀尔忽答贼中号为王都都者适闻贼疑之不令管事但得再搅此机一动则贼日孤而发易制然在我坚持要领而必不以此为正着以堕其中耳西夷之中行说尽我人为之近如宫学文不减曩之哈舟陈通事推计除之稍可请耳浪素贵英近肆要挟以新号贵英不强杠于我不雄行于夷而宫学文为汉患顺抚逆剿原无难事独两应之为虞不得不忍而为之图徐可自定也金缙口富生口日繁后之可思今为之曼矣挨时□□眉睫亦可容头过身乃若远虑深念通身汗出有食不下咽者尚烦老师擘画也门生腐儒所陈奏无甚高论而着着为实惟老师主持此时新抚真可为而经抚决不可两设只以一抚提镇道为之自是直捷国家于□辽原以一总督两巡抚即门生自觉为赘盖去年门生不来尚无端委今即中材可为而况高材者门生此时无可着身处必当长往姑去□以谢此局老师岂不为门生念此时人情乎当今之世了无益于人而孤言行意宁得久乎惟老师亟为门生念之

又启

西虏大汪黄台吉颇晓事独浪素贵英乃长昂之后西挟不遂而去矣此酋原无秋赏以射猎抵边如到有迎风等赏业已领讫乃尽撤望门夷人有暖大号为忠顺者阻不欲撤而浪素不从暖太怒先回巢浪素亦已回巢我提??葍索为操纵狡夷亦时为阴阳只得随机操纵之持之以兵而往复讲誓似可无患虏入犯未的独在我刻刻谨备之耳湖广土兵土官九千有奇旧派北山防守去岁五月间曾合营逃经略以袁山石抚曰杀数人稍定而遂不敢问以副将王光有统之终任未识官兵之面门生设法减汰其官遂以旧抚减汰其兵而土兵每教兵为乱先以山石道发四千于关外后以参将陈九德代胡伯灏统领乃尽出其难补者七百于宁远汰其病弱者百余人附粮船去仍行各营南兵不许补北兵不许补南而湖兵之官弊以清□兵之精悍俱可用陈九德乃陈璘之子非九德湖兵竟不得用矣此时官兵有火炮千万二□调战车并在镇新旧车可二千关外三营前屯二营宁远二营而关外合城俱可完筑里口炮俱日夜催攒略具即贼来坚守勿战而城无可破人有愤心自可无虞独关内外兵统计城守车炮尚有未足者八千余人当即言补而部借军需未还尚在窘手若随时训练则抚镇以各将为之而新抚马帅俱可一一了当门生自关外回亦多阖门行文书耳烦老师清念敢率具一一

○答玄节推门下

念门下明允奏成自当清要甚快别指既悉矣同乡在所据者想可有往复乎仆之迂腐冒任天下之重独持一片痴肠耳东南时棼狙伺猛发俱为可虞而世人浑欲减兵省饷待恢复而后议兵不知何时是恢复兵从何处便集也病榻率谢不一

○答侯秀才武强

令公之议之才自是伟大独此中事听该部为之不敢以内阁参部权也亲丈可细言之独是身为大臣知其才而不能用于为惭耳仆在此遂绝交际一切问遗俱不受亲丈亮之

○答王霁宇总督

甚快牙旌之东指宁城也壮发覆额之民既已含甘吮滋而垂结之毳狂而顿远盖向来鞠为茂草不图我三车至止也独嗷嗷狡狡终费踌躇是需齿余耳仆必不可留老公祖明知之而忍作世语乎此躯何足捐正以捐于不可为遂以误天下竟负此肝胆为惧也渐远台仪殊觉无以为范可任悒悒

○答岳石梁顺抚

即若曰黑熊不二心而世固马牛维娄之安见非雉兔??每置之??今蹕而行徒受粲于彼美尚不敢问行于楼居而复共歌车于甲舍乎正恐仁义之市负此蒯猴为逐客者掩口耳无亦自念曰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虽然东海之波臣可甘涸鲋而愿祝北溟之化鲲凌风九万也其敢忘之读大疏皎若白日

○答李懋明侍郎

今天子大政在中枢得豪杰胆识便可指纵边陲非复视糜睫于决物者敢为社稷庆新铨之政强意若斯矣快人快人居镇之苦即边人之甘愿无忘捋荼念此如芥者耳此中经抚决不可兼设而况腐儒菀菀久居乎更愿年兄□□此论更以为社稷庆

又启

毛弁殊具材谕凡以调于所指挥而惮于所程故尽洗其肝肠以自献其长大英雄驱羣力类若斯耳左启之豪岂敢忘之独以歼贼未期而咄咄为将吏叙劳亦足羞也尚在低徊耳扬州兵可檄发所需以速之矣岁病又作急不得罄语

○答袁节安登抚

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世人喜掩耳窃铃而耳竟不可掩也沈将军强为公家出便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无藉人言为释负计兄顷言其病也然乎以大将军旗鼓仅三千余自是难责以展错惟酌计海上诸兵如淮远之兵俱可授之立图大计其一切舟楫器械有无多寡敢烦典签综料以□此中决不可兼设经抚而□□□人□□□附谢

○答沈总兵有有容

每接大将军报辄往复点识之然亲其人与地岂其不念此而同世人汶汶耶贼狙伺未发而羈糜家言助牵制家言扯掩耳窃铃辈顿欲省兵省饷当缩颈渝关内为守不知狙伺者猛发而两家竟□如河西之陷岂无两家耶仆力倚将军与东如骨干敢不术闻吉语独恐虚套一成败乃公事骄人之要领宁足膏斧钺乎愿将军为远志勿菀菀于瞶瞶者兵马舟楫乘时为其予日望之

○答王霁宇总督

日又长矣发更短焉拊孤剑以惊心坐??匆旗而乘暇敢怀后効实倚前筹察阴阳之战惟微徒守闭关诚令见天地之心曰复尚看硕果精神敢烦未厌之施殊切不恭之惧谢

又启

抚事幸以指发方蹇而边夷不戒遂有中□□惨痛念兵以防东逆而已不格西款矣抚以期効顺而又已杀部将矣吾辈所焦心劳思冀得一当而战与抚两无据也似当以兵临边根踪失事所直部落而大创之正恐护痈终溃为害日深又恐割瘵俱伤所患不浅名世大手何以教之

○答岳石梁巡抚

尝险予雄当为警骨彼其心腹乎奈何轻撼岳家军

○答马总戎

凡百需兵只问当否宁得以前司既去遂可罢支乎可再酌之山东兵与戢武营兵可如议即行但以此防逃非计也中右之行似当统兵临边以问相直部落方是堂堂正正度可行乎此地既无主将可蚤发以安人心查核一切并分明兵马钱粮即马矿亦督令蚤发诸应行事宜可细心计议关外各地方一一申饬严谨东贼闻此骇异便自生心可令宁远等将十分戒□即城工勿太急促致人心怨惟注意

○答蒲圻令吴门人炳

目今铨政渐清以门下才品声实自当清要但勿急勿躁静以俟其自来但觉相得回想念昔日风波却是目前受用彼当时用事者不能害人岂能利人哉别指既悉矣岁底有还朝之期当为门下一问之

又

以空肝胆作老革殊愧此孤剑也一柄三操必纷必竞日乞身而主上未允遂令世人牛马维萎之而雉兔??每置之也仆去年不来不可今年不去更不可以兵将当整顿而事权当归一人在今日以一人提数道自可了当耳不见黔蜀之督抚乎用间招携遂动逆贼杀机其残忍猜忌固中国之利也病榻率言

○答祈夷度臧方同年

前大司马谓赵弁杀夷曰杀款虏也欲以赵弁谢之再四分明白而罢今且以要挟杀参将矣护痈割瘵西虏之患宁减东虏乎边事累人口知也年兄名世手不来了此乎图说最悉深心演习数人便送火器镇收造以试其成衰病又发倚榻不罄欲言

○答王总戎威

念贵镇之关中外也宁待东酋秋西虏所在纷嚣而护痈终溃其患何如文官坐拥大兵武帅日攒零卒而中枢无一醒眼偶一警闻便四顾旁皇纔一少却稳如泰山高坐而议减兵减马省兵省饷天下事尚堪言乎疏议晓鬯定当如议惟着实力图之中朝内责贵镇外责赵协当有深心将军为我一鬯此怀为祝

○答李松蔚尚书

九边倚命慈衷唯是真实作用透底清严破情持法如衣有衿如带有结其章幅方员各得其所方今法未行而力沮之意格之谁肯坏自私面皮成大家公世界台丈从来真实不作世格只有深心大力坚久不摇以究心衙门条件如今日作用便是生息此外括索终成画饼更生枝节然乎底须要得人如此中马兵仆既减汰其官随以旧抚清汰其兵后先减去万二千而日搜日汰如拂几尘要知逃亡有报补伍有法自可无大虚冒湖兵初有八千余人去岁四月曾聚族而逃旧经以山石道抚而面杀数人而纷纷不定遂不敢问其兵并不敢问其官今年易去协将而以陈弁司之遂觉清彻百事惟在得人耳此中兵马必不敢不清必不可为减似当议辽之旧饷为关外计目今借支未还方属窘手草束未办更切然眉惟愿蚤计以慰穷人病蓐率言不尽惓惓

○答岳石梁

彼其之子何得遽撼岳家军近事或欲留髡而谓饷客耶敢不佩台教

○柬叶台翁老师

门生独有老师关心它人何关盖主上饶口以门生当泥丸塞责而力又不能令中贵人言中间有好者以门生不可去关苦为有益其有嫌者以谁教之去且教之在此姑以马牛维娄之甚或欲雉兔??每置之然皆借主上之不可行而非主上借众人之议以不可也门生之出以自请岂中朝忌之而特逐以出遂拒而不入乎门生今日求去实以身既病此中再久便又以巡抚为赘又是门生不合门生堪此乎边事堪此乎只一巡抚提镇道为之大事自定不见抚格及今之黔蜀乎事久变生议论叠出非计也此中不责撻伐只来则御之尽可支撑无难独此中议论令人顾盼难支惟合并一人乃可耳门生不与陆宗本往复去岁解貂来此一见曾无言及去留门生想宗本定不敢造此语惟老师勿听此搏弄宗本者或借以间门生乎独姜云龙有与岳抚书今录呈然门生亦不敢问蒙老师远念厚赐附谢

○答李庶常若琳

一作抱关遂废一切身世即兄家大事相仍亦未得一奠得手教殊切悒悒惟冀读礼之暇留心经济勿学衙门俛首低眉故套然须要着实为之又勿如不肖空肝胆冒任天下也不肖料理岁余今不去恐一柄两操终致纷纭且衰病不堪驰驱非敢脱维娄也附谢推意

○答门人【徐绍泰 江用世 车梦瑶 吴淑 赵洪范】

一出抱关遂作老革矣得函教宛如披对羣英不知身在金戈戎马间也独是晤对为隔不得箸筹为我助耳方今字人之吏最为亲切固饶大吏耳目而诸子曹吏作日月光际亦繁旁核综惟检束至行不减方袍矩领时也经济实学益深益练无若仆之提空肝胆冒任天下徒为天下维娄附谢不一

○答刑主事江用世门人

以门下材具当以白云曹为邮耳然此曹固自重慎乎其身而明恕行之何曹不可礼之所弃法之所收可以明法可以检礼此中却有大经纶吾辈随地深念当是长安得力处仆衰病深肝胆既竭而马牛维娄之将雉兔??每置之如天下何昨读沈云升疏殊令人自念兄为我致谢诸兄雅念感切不尽

○谕协守满中军

适令就见在小车运米送宁远可于前屯三处设法借运目今海可已冰当不患无粮马匹近日何如天寒地冻兵马关心中军远防心甚念之但大丈夫身报朝廷敢辞艰苦中军与总兵自有定体只要在下者谦恭行手本还未妥勿恠总兵有言中军防宁远之议是各道公议而万道更先之不与总兵相干总兵还有不欲用之意中军可安心勿与人较计如今疆场事大只要勉力报効朝廷不须分辨礼文小事只如本阁部何曾敢在这面做阁老中军可体我意日后做总兵便可体悉人情东西塘报可加意堤备其发去器械炮銃可到否冰此时可坚当急运之抵城不然亦当设法致之即冰未坚可纔闻行辽船心甚悬念此事可报来

○谕西虏

谕滚吉把拜贵英等右哨大小头目近据副总兵官报称尔等哨守勤慎昨以你哈喇慎家达子中右可坏事都该停赏绝款仍剿杀不可分哨准款但副总兵官说你未彻坐门夷人又差人报事尔等又具禀帖分明不曾作夕尔可安心守本分朝廷抚赏不是小可都要学好尽忠如背义忘恩定遭剿杀大祸如今天朝明分顺逆学好便许安妥如常该赏即赏不学好便行剿杀不肯姑容尔等可安心守分特令谕

○柬叶老师首揆

门生之当去独以此地不宜两操祇今黔之督抚可悉也即王霁宇亦苦矣当与门生同去独择一精强有干而又老成沉毅者以总督薊辽两抚院以关抚提镇道为之操纵归一政无两大社稷之计也岳石梁必去以浙人为世人侧目乃其人尽有条理无负边疆者统惟老师蚤为酌裁边方事体重大未可以去留未完之身为世揶揄而能有为者小疏字字肝膈亦边人心事登抚去则两镇愈无着落今既加銜当责成节制两镇其兵马钱粮俱属料理毛弁未必真而声势可喜昨来报功特赏其人于通衢三爵三炮仍寄大红蟒緞二银杯二彩亭盛之其邸盖借以鼓动边吏沈弃胸中真自有略而世人未知纔欲有为而罾者踵至遂令短气然可作而使也有登莱一着以合觉华方于平岛合局唯老师酌斟以教

○柬赵济鹤吏书

藉名世大手司人伦之鉴而风纪之司得蓝公继名世后此等盛事顿关天下安危敢为社稷庆乃若雄要地再得一二人则在司人鉴者矣顷读太疏与幕僚译良心语谓心体廓然太公无方无体其用在好恶其机只在与人相近故曰莫知其乡孟夫子论说一乡一国便落方所天下古人便不落方所往复旧着每合羣力以摈一隅然一隅起落

世运随之亦同类亦入轮回劫数记曰同弗与异弗非也似以善恶同异不以同异彼我择善以庸黜之调停使其党类自相忏悔却是廓然太公却是莫知其乡计名世兜罗臂拔此刳于太平也蓊抚方落劫中必去矣然此人实可用宗以空肝胆为世维萎而一柄两操黔之督抚可悉也翁何以教

○答沈总兵有容

目今兵于何征船于何取攻守于何计大将军为我念之亦知月前稍有微患而今且虎燕衍如也即以仆之惓惓大将军其忍负之令仆为天下笑

○答齐庶常心孝

读手函最悉肝膈之爱敢不一一佩之独是时可去而尚作牛马维萎七尺何足念恐边事日纷不见黔之督抚乎仆与抚同主批断而兵马钱粮各有司存今曰仆当委抚做胜如弄弁流不知兵马不归镇协钱粮不归饷部而尽归之抚其将能乎除此又无可做若有异谋奇计尽自说出谁为阻拦前抚以八月任历至次年四月止得点兵马一次清汰过一万二千是抚之得为而余俱与仆同今抚以今年七月任阅边后仆即议以点兵马以兵将屡出屡入迄今尚未完前抚以仆之疏有纲纪责抚道以训练责镇协而谓任抚者轻仆笑曰天下实而有据之事皆虚而无据之法为之假令以训练责抚道以纲纪责镇协有不为天下笑者乎它镇抚院标兵三五千自可提将领身为训嫫便觉有事做此中十余万人那得一人为之付之众弁而以一人调度此一人足调度而有一人下不得自训练上不得主训练即有批断只得曰候主者行此旧抚所自名为赘也近又曰总兵只忙文书不知总兵之文书在初尚多以此中端绪纷乱方在整理既有端绪自无冗杂即有申呈特见行格套至委用一参游则镇道与抚议定仆给之札其中千等则镇其二道选一闻之仆令镇札给此等事皆抚院可自主而有仆则抚为无事是抚所可做皆仆揽之而非镇协揽抚之事也仆故曰一事三操必纷三柄一操必竞以更有总督在蓊分当为也此仆所以自乞身不见黔之督抚乎以一总督提两抚旧法自善而总督要强有力识边事者仆去年必不可不来今年必不可不去今未曾杀贼何得言必不可不来殆未敢一一道也盖主者在远近水陆彼我险夷潜天潜地可言不可言而人欲以事欲以事求亦何必主者病榻率言惟教我

○答李兵侍懋明年兄

望牙旌入长安遂为边人运幄筹也岂其于此时忍作昼游乎满拟过津门一披雄风而遭世维萎遂不得越渝泽一咫徒惋此盈盈耳虜欲何厌而将杀贼既以杀贼罪将贼杀将又以贼杀罪将一时将者不亦难乎蒙之极也何乱不成遣将待边而匿不见虜有相机剿之耳深入为疲何得不念承函注可任依切谢不既

○柬唐令公

关城丛杂天下之恶皆归焉先闻有田廷臣为老父母严捕而逋抵关城乞容于杜武库不可得闻仆问之而去适又有刘廷梅作假亲识潜住关城此夙昔不做好事者以

巡捕官报特解送本籍仍稍给之路费盖借以惩作奸犯科者勿得以此为藪非敢薄桑梓也惟老父母宽之

○答游直指肩生

念公自为计得不言去乎以公为天下计安得言去乎减兵省饷之说成而身在当场不无顾盼却令真肝胆真豪杰抽身去胡马一嘶诸舌尽敛谁复为念虽然人患不真耳真如公者要不以此番而竟为钻石也公以官家费烦而远问遗乎附谢

○答李总兵

风雨撩人劳大将军远涉为念独是狡虏方潜未可下手而我人为疲殊可念也门下可与诸君酌计以行仆以此番杀我一将而了不动身以临边何以馭众至于远涉深入恐诸君末口能也姑酌量待之宁远药弹即令关内道给发矣此事两道如何不报一字

○答广宁道

念贵体未痊而强起于冰雪中甚为念之目前当杖策以出不令门下独苦也广宁主款宁前主剿以门下所款之夷杀门下道属主剿之将门下何以报我山石道亦不言此事一字两道俱受檄而不报徒各相推诿浪为大言边城任事宁有几人而作如是观仆非迫诸君强以力之所不能也门下何以报我

○答袁山石

以所云不足烦一割者曾一割之未能而曰大盘山横据今人只为怕大盘山横据便了却一生宁足与深谈天下事乎如此么么而左顾右盼前推后扯仆直以此试共事而心死矣奈何奈何门庭间不敢问浅深远近而远行数百里亦不过如两大将军一道两副六参提四千马兵以三十驼载半月粮望西虏烟尘却步直入锦州为椎埋之行耳仆至今羞不掩面兼以中右之议更勘破世人顾盼心肠口惠而实不至者宁足与深谈天下事乎小小题目便左右顾那得此工夫世有好手不必入覲即可做世无好手入覲何为以天下之智勇材力何坚不克而谁堪为智勇材力

○答毕白阳副都

骑吏之不调兼以刍料之未尽而马之伤者不容不问矣然何得独委刍料也公祖深心大力边人佩之读函教心为背芒矣久疏枯管遂涸螺髻惟教

○柬叶台翁老师

数承呬诏更荷再四仰达 圣心是老师始终曲成大冶门生感佩可任适以两疏入奏俱系此中紧要真切必不可缓者惟老师斟酌裁决盖关城以一总督近制蓟抚提三镇为蓟辽抚口三镇为辽远制登抚提三镇为登而蓟抚合一更无推卸督师经略一切永罢此最直捷最急切之着非敢饕谈也至于阁下自任特一段不得已深情耳不足听也元旦一行惟老师赞助中议为望

○答王总督霁宇

以此时此纷而值名世宅忧天下事可知矣曩承谕宣抚佳而亦以忧报奈何急不得一借函间为语奈何近中右事以无可奈何之日为无可奈何之行然何敢孟浪也仰赖深念为感

○柬孙蓝石

适小疏论蓟总督事惟老公祖酌为我裁决然仆非敢为饴谈也近从登镇知有田监军一井盐船事本官古直有大节所至为民兴利至不苟一介独愿做好事而任之过曾忆与老公祖论敝郡王太守云当为天下留此一流血性男子想老公祖或在念也指其不当而原其心事足矣以本官为登镇监军仆与有共事之谊念其人甚苦而世人未有知者盐台之议自善惟老公祖注意为荷

○答广宁道

事不得不如此做耳昨沙河亦一机会而坐失之事可知矣贵体近何如关外起居自是不便惟酌量可旋以旋无过苦也关外诸君有可旋者不妨语以同旋此时兵马为苦不翅我辈

○答张总兵士显

正拟一疏得报为据报中所云旧抚八百者岂调至关城之外尚有八百耶

○答岳石梁蓟抚

边备何时可不伸傲而况听子杂投乎吾辈以七尺投戎马中那得多多照顾世人一刻未患便觉语难为张皇借诸公忙乱正可急为边计耳小疏奉览聊以倾愚于维娄幸教之

○答袁山石

适有疏入奏明言当诣宁远然何敢以车徒为扰正欲以后部更番之兵同行不则骑舍中马单骑往耳边城仍当详计而同舟落落那得不独任乎屯田何如煮盐何如□舟何如糗□何如车二千辆而无人肯任日买驮骡而不掩炮只得仍行有司之事如持钵募化执扑而临之饥思食寒思衣以边事为饥寒者仆当顿首

○答岳石梁开府

中枢聚如许豪杰而不肯一诣塞上徒坐而画可否掇拾齿余以狗雄要耳李侗则曰执而问之浪素则曰绑献不知谁执而谁绑之今天下边议类若斯矣住夷于口而不令人入殆此类乎读大议最可醒愚

○答徐成

此旧衙门事以众议而罢亦若京师九门之铙台然此辈揽工时想有所费要以工完所得偿之一罢工而苦矣朝廷实未欠此辈钱也内阁不受辞讼只有众人要费仆要省未有众人要省仆敢费者

○答马总戎

骁捷之兵随满副出者当如何更番昨孙副议更仆以出者方稍宁帖即应出者亦

新从关外来遂且正门下可同山石酌定其便闻从宁远来者说有煤炸果然乎盐锅并农器特以关内道委铸其屯田事昨已与山石言可大家计筭修边业奉明旨但不知皇上肯少发帑否其班兵当调而山势高低顺逆门下再与山石同吴守礼辈细为打算较阅仆于天气稍和时当诣一图之口外道路诸夷部落原当平时哨探明白不必今日有事也此事原议只合如此所谓以将临边即不见虏而还亦可耳岂能深入乎门下可旋即旋

○谕赵副将

各城屯田事门下可为我细计今诸人只好买马买骡招兵招丁至与炮车屯盐了与兵事若不相关战车二千余辆曾无一敢问者促之领去而不知演再促之演止供促者之耳目而不知自家性命亦合在此门下有心计一一为我图之官路如何常有零失可加意做备务发狼捕捉当亦知做

○答广宁道

痍所时有也菀则日积以兄爽朗襟抱蚤出视事便觉气鬯神流无枯坐兀兀也望之望之

○答郭饷司

闻饷至而病良已饷乃吾辈司药也小愈更宜慎调无以急起为快

○柬叶首揆

抚之而勿动便是虏为我用安得不抚独是司抚者专抚非法也霁宇当纷乱自合专力且其道大而容然于今已纷纷矣及今不急为合一自是国家大害门生实常实见一片痴诚却亦老师主裁国是之大窾门生非嗾嗾于抚亦非嗾嗾于抚之人独念偏抚之害流蠹边方者不小至于督师不效而又要去总督则身危心苦老师固已量之此中人情向背老师洞鉴再合门生非妄也款防合一蓟辽兼重去总督便益为国家便益然而无害于佳总督愿老师为国家深念门生于诸老不敢偏启

○答岳石梁蓟抚

豪杰任事须以胆识一闻参差而左右顾几不令韩稚圭笑人乎小疏奉览见台丈所谓血心人真念耳读新奏顿可醒发瞶瞶者当事豁眼以听社稷之福也台车那得发岂独边人倚命乎独不得促对语以图释 冲圣忧劳奈何

○答赵老师

从戎马间读经世名集便如入羣玉山峡岬尽琼壁也文字精绝遂为世界奇珍乃台衡大业尽在缥緲宁独文字乎胡不即正台席而尚作清地翱翔乃若羣心向美则太平之托也觉华大议世人未解惟老师拈出便是关城机要敢不心佩以周旋原拟归阙趋函下而急不可得谨肃芹私聊伸疏旷之忱伏惟老师鉴涵可任悚切

○柬关内道

凡给支钱粮须具缘由支过仍具项款明白未可含糊也门下所斟酌自是法理关

外行时曾借有用数当随手明白为当

○柬李松蔚尚书

关门安危倚命握筹此中百不凑乎惟以借支□补幸惟注意不独边人之福也闻造有子母□风鎗百惟检发为关城式更荷

○答王户樵体三亲丈

从来樵关之难也取盈取绌易怨嗔额于常难□而扣舷凭轼兢兢而过者易谨而难满即今之边关亦若斯矣读于教既剔百蠹而又怵怵于岁之不易其额不减而无过盈盖正中以通矣惟明恕而谨持之调酌于情事间大约我北人常恐过直任心理之所在不顾利害然亦有害事处仆生平多落此病亲丈严而有节所至法行而人安之甚快甚快此中贼易杀心难一唐裴晋国督师以一众心而仆之督师心更分殆不独力减于唐而众安于宋耳前之所云云上之当事日去而下之后生日新愿亲丈静密而安之附谢函教之辱

○答万广宁

□中无一人肯为计□计饷而日日索□求疵如人以莫须有皆不肖之迂拙不厌众望而众诸君也 主上圣明自有主握即当事无不悉就中情事而久念风略者愿安意静俟为朝廷爱此身耳珍重珍重

○答马总戎

此何等时向何等人作何等语非所望于大将军也郁郁容面谈

○答通州道邓环丘

潞阳地重而器兵不独急堂奥也其于饬严将士建威销萌给以澄清之余略矣大旆俨临新旌变色重地尚有长城哉久佩风猷接函为快来沙兄无恙乎附问

○答山石道

诸将有材胆者当留为关外用闻之以它岐不为向者笑人乎门下外内俱重可旋矣诸将饬之演射打明侦探择细心人察诸发种种者柴若干炭若干砖若干门下向所计者以未得一一如议也然亦曾有可见之数乎众口嗷嗷何以给屯田法竟何如

○答岳石梁

谁欲裁督抚者欲合督之任重抚之权或可并力齐心以安残土耳硬予之以所未曾而曰裁督曰卸担曰渐图居密夫世岂尽聋尽聩而抑岂不聋不聩今天下秋毫不结于人而孤立行一意能乎然今天下不孤立行一意而秋毫求结于人能乎公论何时不在太平竟未有期吾辈身为大臣言可尽则尽力可竭则竭至于尽言曰翹人过竭力曰徒自苦而世有一种好官还我为之者曰是迂是腐此等宁有彘余乎公以真肝胆实为朝廷而奈何轻言去读大疏爽然

○柬毕饷部

刘参将永昌东省之叙二级而得一何也有调□庐塘以游击管参将事高见以西

叙仍得游击而未履战阵者累累若若矣永昌真有节制即其人亦自育风尚今议留其兵将为关门用固台台注念关门雅意也而其兵不足二千特以翟子勋兵及毛兵请益永昌欲得合为大营耳毛兵尚有几何统希酌发为荷

○答广宁道

关门何人不遭口语独有平定全辽或可少免而以今日胸臆即平定当亦有言而平定何时幸门下仰体 圣明鉴注未敢遽强出门然切念此地此时当不得久居私寓也有怀耿耿悬倚为切

○柬关内道

岁云暮矣计切耕事殊令人心悸拟一示未敢即出烦门下与镇抚商确倘不妥无嫌往复以图稳便诸种种统惟速计

○答昌平部镇道

念惟神皋岁月又已更新荒塞旌旗未堪变色俯惭孱胆殊深拊髀之思仰接瑶函特切同舟之愿敢□大赐远介孤踪敬璧谢

○答阳和王总督麟郊

猥以结胆之孱当兹重地亦唯是长城在望无虞震邻则北门之锁钥精坚耳方今西虏既开东偏相顾不复旧格终虞仓攘为搅也安得借大经纶五日了此哉附谢不既

○答毕阳督饷

坐而待哺者不念持筹之苦如骄稚未知约口而嗷嗷疾呼于庚索也言之可胜惭恧读大疏再接函教其于以恤此殫人也析秋毫矣台台不惮悉力以为边人即边人何得不自为以仰体维楫之思真切

○答于念东开府

伏念 主上慎简元僚若弄印以待而重予之独雅重明德?以节钺岂非念百二名区文武重地索全材附之耶固知宸心难慎微独重名位也抑重地以重人耳自昔大业多起西□今台下负韩范之畧承特达之知而适当其地将安攘之业中外其式赖之文吏尚得搦管纪盛美也读翰教念凋瘵甚于防羌虏计关以西有益祝多陵遽附言冀惟鉴灼不尽

○答郭光字潍县

当双鳧东下未得一握语为歉计鸣槩乎神山渤海之间且浹岁矣挹清节于孤峰想溉泽于白浪遂以历囊沙之雄风而并收焉洋洋峩峩之调意四履有环应焉蜚英腾茂蔚荐旁达在粉榆者日望夕郎之佩矣别谕敢不如指第台丈岂以人重而望微如藁者能为台丈重乎顷出口东更嗔研北陵遽不尽

○柬涇阳令马年兄

念鳧鳧西来遂成间阔而邮筒急不得闻问顷独得载心兄蒲葵诗耳老年丈蜚英腾茂浹于穀下不独其泉冶谷间诵統如也二三兄弟窃俟夕□佩于春明矣研北快鱼

鹿鹿如昨无足溷宓琴也

○答田平埜

儿辈远承勤念而竟负雅望也近闻台驾更入西岩殊令拍浮尘堞者南望歌张平子四从也此时此论渐明无复向时矜焦烂尽忘徒薪之功者矣山中杂咏何得不以示弟乎

○答梁吉斋判官

闻年丈清操干局雅为当事重也喜甚愿年丈始终一清字乃足成其材耳

○答鄂齐云建昌太守

念紫马驰江右既及三年而课吏安民诸治状遂为天下第一宁独表江右百城哉主上嘉唯良而安小民于田里亦唯是鹿车是倚尚有大擢以昭显陟车盖会且高矣潦倒蟬断者每见三事攒眉于不可为而辄谓师帅可为乃更钦大有为于年兄也

○家书

弟前因李家偏词遂极意劝二哥诚恐有累一向养重之德且念它为铉侄亲家此敬其亲则彼亦敬其亲子侄等乃可联属成一家愿二哥念想数年来家门何等安静德望何等隆重又想数年前口遭人辱岂皆它人不是总之我静人自静我重人自重我原无过人即疑我辱我久当自明自消且省事省心养自家德福积子孙善祥亦可教子侄相和相厚至于闲事必不可管闲气必不可生子侄有不合道理者而教之教有不从亦当如天地含容草木夫天地岂与草木校多寡哉愿二哥清心寡气看诸子诸孙读书闲暇时同老友说今道古有客到便随意菜酒笑语即诸侄过活亦不必替它经营古云心间即是仙弟所望于二哥者如此夫兄弟如手足岂有手好而足不愿足好而手恼者哉弟于兄弟子侄间苦口苦心正不欲外好里差正不欲此好彼歹也

○答刘中丞如纶

藉羣公之力■〈牛骨〉■〈牛骨〉四年尚以虏遗君父罪足死乎更藉羣公之力以存封疆终倚有羣公耳愿羣公奋为扞御了此局场腐儒从来不愿居功也中贵人来自是边人倚借为用但无拗之为高无顺之为护惟是贯通中外接济给足此边人之福也任吾好乎当自有就

○答督师王任吾

念惟文武壮猷蔚为世础主上安京国以安渝关是以有白檀之命今且安渝关以惠此京国其所藉固圉恢疆自是社稷远计独念四载■〈牛骨〉■〈牛骨〉不蚤借新旌耳衰病腐儒伏听新纶殊蹻然欲起而忘其倭誑也

○答汤阴李令君

以弹丸下邑仰藉高贤盖鹤山漾水待高深焉至单宗二三孤子荷在干覆遂得比于怙冒而孙辈更荷陶成将先大理矢颗结哉衰病腐儒何日扶策而南一抚光尘也

○柬李元治少詹

日侍帝学无乃为劳然劳一身以安天下知亲又愿之矣

○答蠡县令吴公

腐儒徒抱肝肠耳荷戈未能退而秉秉所赖高贤大良拥琴下里遂得两地二天三异一同踉跄衰病且苟此视息于丘壑即残废以来未敢通问而实受其福矣

○答满都督

以大将军勇略为方今第一名将不宜在闲散然中外无不知大将军者闻且仍往关门便当柔和性气安其身以仰报 皇恩大将不难有功而难居功即人不尽知我功或人欲冒我功姑且听之天下后世自是明白不必一一着念仆一向都用此道受用大耐军可念我相爱之言凡百谦和忠谨便是大将之道大将军清贫与我一般何得遣人问我

○答沙县令解门人学夔

以高材鸿略展措名城大政既成锋车且至腐儒负痾便从丘壑中望罽津剑气光起沙源也日念废残仰辜 明主正倚名豪酬此短铗耳坐使问信遂愜离怀附此谢不既

○答阎凤阳少司马

以擎天手静综百花屿上是社稷以经纶宁独同襟之藉顷者勤方召于中枢正有深心惟年兄无忘渝海之波臣也将中外式凭之即向者代斲腐指欣欣向荣矣支离病骨抵里加衰独有从一丘一壑中赞诵明猷耳

○答旧令公唐

支离病骨生入里门殊悒悒于棘丛鸾凤更罹网罗也独废弃散材无堪为念耳

○答仰二亲丈

阿鸿蜚天去矣金昆得无意乎客類多以应龙天蜚也愿亲丈以纸帷作墨帷耳水晶盘更以饷远念此为感哉

○柬李元治

里中俵运每藉为罔寺言适邑父母具言亲丈而更以仆为属要以邑小费繁为我父老子弟存生计也亲丈或可于相知及之丘壑中人兵借为安不肖衰病中闻东事愤懑欲死但愿容口人自存方略便是太平机括耳

○谕杨副将

中外为将军旧守地去将军墓舍仅百里可一意为地方计久远要知日日整练兵马日日图谋恢复乃可为守如闻警便怕不闻便歇曰我只为守其何能守惟将军念之抱病归来今且口病无复能为天下大计矣

○答管关主政陈令威

口所倾心豪杰而未能稍罄豪杰之用又况乎瞋目豪杰者念开济深心自不忍世人眈于官而当其呕心为话不以听也其奈之何腹之于边兵之于虏尚有厘豪杰之忧

者乎吾兄当一□了关务耳何如

○答礼垣叶君实门人

腐儒窳胆无能灭此朝食而苟焉视息澳焉死矣蹒跚归来自念向所部署未甚错乖独九月□扉渐离公署而抚镇奉中枢之议撤外固内□无更□何至后来咄咄作惊人□也腐儒不能灭贼便自可死宁须别加耶从来不愿分辨明嫌以有它肠乃门下体念敢不略为明白然不必向人言也

○答杜总戎文焕

以兵铃半料便可尺捶走名王而分东西乎守钊辽皆关也出则关皆远也一督两抚三大将军傲军实而予之饷再得庙堂无为边人设方略也忧匈奴哉读三授四登之咏其宁负此兵铃乎勉修世业仰报 明恩即丘壑陈人望风猷也

○答尚书张

每拟起豪手于檀以振家猷遂以弭时难而我躬不遑徒有振腕不图嗣后纷纭也盛德大业海内昭然况 圣明在御大道为公安得以私心蔑口掩此一段公案哉仆抱痾颓檐自谓脱要人网罗为快而偶要一二齿及者遂致多口顷以头陀语答友人云官人有好光景便有不□光景等待在出家人只这等吾辈当学个只这等且可为兄发一笑也读种种言心事如白日但耐心听一切风涛会自倚息也

○答唐令君文安

仆谓征书便及里门乃更蜚鳧焉而仍靳双鸶 圣明在御若或尼之何心皮覆叹惋殊切怵怵然吾辈处世宁使世界负欠我便自宽硕想豪抱不作怵怵

○柬潘学道旧令公

念小邑以枳丛栖鸾凤也遂得比于一同即后来豪手或不能顿易规画抉所已剗擷所已革数年来于食有福则喁喁颂德爱无兼量乃丘壑腐儒更佩明德每读题稿大叙至乘闰数椽未尝不三叹同心兰语也世人未悉残废之人无复世想而误相猜恚想为同襟一喁喁乎儿辈式于呬召尚犹戴笠策蹇行径独未能以学问比成人仰副德铸耳

○答仇员外门人

读谁阁税议遂悉通商裕国大政盖方今财用为国家要务而急在国便缓在民安得两不病为鲜于侁如门下公忠慈敏哉腐儒既绝世想而一流人以为可遂有一流人以为不可总之既绝世想宁念此鸬吓也

○答岳石梁延绥中丞

方今取虏大略以款为羈而兼剿乃坚款台翁以东绪了西徧故綵纒易就也延卒旧固难驯独以师贞丈人在遂且忍死为用耳此自属中枢老手而建插两酋终待老手是丘壑中日望以安此丘壑耳胡不中枢而议踳踳也 圣明在御蒲坂翁且至矣解结宜鬱平此偏枯其在斯乎

○答玄给事

当坏敝既深骤调大化自是志锐望急而一时人材止是如此那得立携太平以奏阶阡者正恐九陞孤高举世无以应其求或有一流僮巧持富强纷扰天下者是亦言路所关心也门下静观时宜固办此矣丘壑陈人自谓安之无端为世人可可否否然丘壑自在也惟待台衡为我以安此丘壑耳坐使悉兴居为快

○答满总兵

方今以门下忠勇有大略特择世人所难了者借大将旗鼓以绥靖之其旧所绥靖者不妨以其稍亚者为之此朝廷所为善将将也门下勉建大业勿念难易勿计劳逸人臣以身报効朝廷知有朝廷而已勉之勉之朝廷终不负人也

○答易州道沈兵备

睽兹如砺仰倚台衡想宪府之清凝快颓檐之偃曝一私未罄百惠仍嘉佩不倦之隆施以心愧以心藏矣

○与陈失名

世界平治须先为平治储豪杰由今计豪杰柄用时殆世界平治时耳出处与隆对替岂不真豪杰乎读大对具经纶远手政平治所为明略也意当初羽便且翀天而犹矫矫十余负青天而九万也正以隆替对出处耳豪杰作用天其缓丘壑中人须臾尚及见之

○答张卢龙

念金昆玉季以两地棠阴庇我丘壑遂令鸠筇马竹日在清凉界也卢龙之颂倍于樊亭今且应满征乎环瀛之泚三异十奇再见摩天之羽亦神皋华萼奇事也

○与陈失名

方今紫蒙赤甸仰倚明猷乃金马五堂亦复辉暎中外既季方躄躄洗林似不分阿鸿摩天固知瑶林尽珍将陟羣玉峡岬而目骇心与相庆德门嘉祉关国连隆治也修方召之业以卫社稷而馭二龙于天衢用雨用霖作卫社稷之略熙朝功人哉丘壑人宁独为一庭快也得种种书读之入丙夜乃又登羣玉峰头快一庭之多奇

○家信 【 寄高苑令铨】

钱粮既有明示开征便可如期速完一半劝谕一半严督自是官方要务百姓必且难怨上官必日分明自前官亦难致辞上司差人既循法度我便当以待上司差人道理假以颜色灾民纳钱自是委曲慈爱但数如市数八十五文易银或难又致等行有怨或收头多索于八十五文之外更致繁言此又当调停要使惠及戡人而勿妨它人斯善耳俸银不必分来媳妇可安心大家做清官以清官为孝三公不易也我儿大家勉力尔于应接要合礼法语言象数勿露世家之色令人窥我浅深

○答武邑谕郭生居行

兄教化大行惟是令门人坐春风不必严立雪也想做子弟时便是做师长耳

○答汤门人

新城之功遂为天下雄而绩叙不闻何也庶其积阶以填抚斯人乎岁月又新陈人自陈耳贼退殊不见州邑为备得无以劳人未有殊渥乎何不以守新之役详录以诏诸长吏

○与南兵枢范质公

□□计台履所及一则亲密而紧一则专独而要至于既重且大既危且急则两地顿关世界自非经纶天地之才其宁一手干旋而以弱为强以危为安直令忠而愚者释其愚奸而庸者悔其料而不得乐其灾乃明目之大人击节曰固知有是社稷之役哉往代两老子固经纶手不知于此何如至于履危图安抗议定谋破一切庸狡之猜揣而维根本大计则又往代所难比日来朝廷知任最得着之盛事窃为熙明诵之而世有不知然世有不知所以为豪杰乃此际所关大矣倘其不知之言一行世界将何如国家万年德福当无是耳中原一片闻控弦南闻鸣镝北乃若不潢不绿匪羌匪胡莽戎而冠沐者猛发而盐人遂无可窜然则抒成谋而靖世氛舍名世经纶手而谁望哉丘壑中人无可为计独有日祝 圣明用豪杰正人更祝豪杰正人着着得力能为 圣明用耳

○与蜀抚傅元轩

□闻□氛之入泰也将无闻先声而遁乎警鹤□□□乌待整于以靖所未靖虞所再虞当重烦猷念也既历险以入险更出险以历险而入不截击出不追击入历出历曾不一扼击寓内险要有大于川蜀者乎当是兵分而不凑权分而不一遂使结胆不张合筹不定乎大豪杰握一尊以整戎旅而用蜀备蜀将胆开于神筹预于识颖国家大业其式凭之任豪而弗参弗贰天下自此定乎

○与汤阴家书

处家要和睦同心既有参差即分居亦省语言但要万万忍耐倘家不和便有不好人易入语言以致家道衰败侄年渐长可恳切向家间申明此语

○答人论地方战守

□今之旧即不污菜即不顾觅亦不足守而况战盖贼以千万冲一口而我应以一口之设备□见敌而逋耳不见冷口旧令之人出乎世人坚守戚帅当百千款虏之法而不依其车□□截应援量远近险夷为率然首尾应声而至奈何真保自当增兵除向来戍守合保镇战兵以镇整练额自为战守似当于抚道各统万人以三参游骁勇者分镇之骁勇自可入敌而无道又可提携不至持钵于镇视贼从何入即就其近地截杀仍随所至为应援不然新兵止可护新人旧兵止可护旧镇抚道张空拳而同责任乎既州邑当有真可战守之实兵实饷不宜以半饷不饷之乡兵为掩耳偷铃之计以苟且功令而相率为死州邑不设备而勤士民守死当诛州邑州邑设备而士民四散及置家口于地方而以身浮寄遂至失陷则士民当死今试简告陷之州邑其州邑士绅几人生者几人死者几人再简生何以生死何以死生者不罪则人何不生死者不恤则人何以死念此

则绸缪亦可寒心而况仓襄不为远计乎州邑可守抚道口战懦且骄之将立以齿剑岂
忧匈奴哉不然口以数万兵养骄以百万生灵成懦节制既不能令调发人无 可往州
邑懦怯尽以一死裹地方而一番杀督抚大口天下堪此数数乎以弄丸手借新刃而为
所当为戢有机乎凡北皆豪手余事独恐秉枢之议不一而难言耳向闻尊颜为地方瘠
也此何等事而不令人瘠也然战胜而肥亦在今日耳

孙男之滂编次

卷之二十终